

送更司選集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匹克威克外傳

駱駝書店發行

蔣天佐譯

迭更司選集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匹克威克外傳

迭更司著 蔣天佐譯

(下)



1948.2



目次

上 冊

作者序	(一)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一)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結果	(五)
第三章 一位新相識。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一個討厭的打擾，和一場不愉快的遭遇	(三)
第四章 野外演習和露營——又是些新的朋友和一個下鄉的邀請	(四)
第五章 這章不長——除了別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寫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從事於趕車，文克爾先生如何騎馬；以及他們做得結果如何	(五)
第六章 舊派的一局牌——牧師的詩句——歸囚的故事	(六)
第七章 文克爾先生倒不是打鴿子打殺烏雅，却是打烏雅傷了鴿子；丁格來谷板球隊大戰『金瑪格爾頓』，而『金瑪格爾頓』大吃『丁格來谷』	(六)
附帶其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六)
第八章 真情實愛的軌道不是鐵軌，這情形，這裏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六)

- 第九章 發現和追逐……………(一〇二)
- 第十章 金格爾先生性格的剛正與否的一切疑問(假使有任何疑問的話)，——掃而空。……………(一一九)
- 第十一章 另外一個旅行和一個考古的發現。說到匹克威克先生決定去出席一個選舉大會；還包括老牧師的一部手稿。……………(一二五)
- 第十二章 描寫匹克威克先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於他的一生是個新記元，對於這部歷史也是。……………(一三一)
- 第十三章 關於伊頓斯威爾；關於那裏的政黨的情形；關於一個選舉——給這個古遠，忠誠，和愛國的市鎮選出一位參加國會的議員。……………(一三六)
- 第十四章 包括對集合在孔雀飯店的一羣的簡單的描寫，和一個旅行商人講的故事。……………(一三七)
- 第十五章 這裏有兩位出色人物的忠實的肖像畫；還有在他們府上舉行的「大早餐」的精確的描寫；這場早餐引出和一位舊相識的相遇，於是開始另外一章。……………(一四一)
- 第十六章、一場內容豐富得非常簡單的描寫所能形容的奇遇。……………(一四九)
- 第十七章 說明在某些情形之下寒風濕病有激發創造才能的作用。……………(一五三)
- 第十八章 簡單的說明兩點；——第一，希斯底里克的威力，第二環境的力量。……………(一五六)
-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樂的收場。……………(一六九)

第二十章 這裏可以看出這應道孫和福格是辦事的人，他們的辦事員是無所事事

的人；怎麼維勒先生和他的失散多時的父親有一場傷心的相見；還可以看出聚在「喜鵲和殘椿」的是何等高尚的精靈，及下面一章一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第二十一章 老頭兒踏上了他所偏愛的話題講了關於一個古怪的當事人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碰到一件跟一位帶黃色捲髮紙的中年

婦女有關的羅曼蒂克的奇遇。……

第二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在他本人和屈拉倫先生的酬答比賽中大顯身手。……

第二十四章 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起了妬忌心，中年婦女起了疑心，因此匹克威克

派們落了法網。……

第二十五章 在許多趣事之中，說明奴普金絲先生怎麼威嚴而大公無私。維勒先生

怎麼打回假·屈拉倫的毆子，像打來的時候一樣重。還有另外一件事

情，讀下去自然分曉。……

第二十六章 這裏是巴德爾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進行情形的一班。……

第二十七章 沙姆意爾·維勒到道金巡禮，看到他的繼母。……

第二十八章 與高采烈的聖誕節的一章，其中記述一個結婚和其他一些玩兒；這些

雖則都是甚至像結婚一樣好的風俗，但在這種墮落的時代，却不能完

完全全宗教味兒了。……

插圖目錄

上 冊

匹克威克先生在西社演說.....	(一)
好鬥的街車夫.....	(六)
機靈的狗.....	(一〇)
史倫謨醫生向金格爾挑釁.....	(一〇)
臨死的丑角.....	(一三)
匹克威克先生追帽子.....	(一五)
出發.....	(一五)
文克爾先生感化那不受感化的馬.....	(一六)
胖孩子這次倒是清醒的.....	(一六)
外德爾和他的朋友們吃了太多的鮭魚.....	(一九)
半路翻車.....	(二六)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初次露面.....	(三五)
巴德爾太太暈在匹克威克先生懷里.....	(三四)

伊頓斯威的大選舉.....	(一七五)
略·亨特爾夫人的化裝早餐會.....	(三〇三)
女子學校的意外事件.....	(三三三)
狗在指點.....	(三五二)
匹克威克先生在公欄里.....	(三六〇)
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在代理律師事務所.....	(三六六)
海林和那老頭的最後相見.....	(三九三)
中年婦女在雙舖房間里.....	(四〇一)
維勒先生襲擊伊普斯威的執法官吏.....	(三四四)
假·屈拉倫在末時爾先生的廚房里碰到沙姆.....	(三五〇)
外德爾先生家里的聖誕夜.....	(三五三)

目次

下冊

-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雜役的故事……………(三九九)
-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們如何結識了兩位屬於某種自由職業的可愛青年，他們如何
在冰上遊戲取樂；以及他們的訪問如何結束。……………(四〇〇)
- 第三十一章 這裏完全是關於法律，有諸多精通法律的偉大權威們。……………(四〇〇)
- 第三十二章 比歷來的宮廷記者都遠為詳盡的描寫一個單身漢的宴會——寶·索要
先生在他的波洛的寓所請客的情形……………(四〇三)
- 第三十三章 大維勤先生對於文章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的箴言，並且由兒子沙姆意
爾幫助，把可敬的紅鼻子紳士的舊賬稍微付了一點兒……………(四〇〇)
- 第三十四章 這章全部用來把巴德爾控匹克威克案的可紀念的審判作詳盡而忠實的
報告……………(四〇六)
-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到巴斯去好；因此他就去了……………(四〇六)
- 第三十六章 這裏的要點是有賴都德王子的傳說的可靠記載，和降臨於文克爾先生
的一件極其意外的災難……………(四〇七)

第三十七章

志實記敘維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寫他被邀參加的夜會；並且說到他是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託，去辦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

(五九九)

第三十八章

文克爾先生爬出油鍋，却大大方方高高興興的跨進火……

(五三三)

第三十九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被託付了愛情的使命，加以執行；結果如何，下文分曉……

(五四六)

第四十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介紹到人生的偉大戲劇之中的新的一場，並且是並不乏味的一場……

(五六一)

第四十一章

進了弗利脫之後，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麼事；看見了些什麼人；以及怎樣渡過了第一夜……

(五七三)

第四十二章

這裏好像前一章，說明一句古話，災難使人結識陌生的同夥者。還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對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出奇而驚人的宣告……

(五八五)

第四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煩……

(六〇〇)

第四十四章

敘述弗利脫監獄裏發生的一些小事，和文克爾先生的神祕的行為；並且說明那可憐的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獲得解脫……

(六一六)

第四十五章

描寫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和家屬們一場動人的會晤。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居於其中的小世界遊歷一番，並且決定將來和宅打成一片，要儘可能避免……

(六二〇)

第四十六章

記述微妙的情緒的一幕動人的情景，連帶着道餘和福格兩位先生所做

的趣事……………(六四八)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關於公事，和道孫和福格的得到實惠。文克爾先生在異常的情景之下重新出現。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證明出比他的頑固更有力。……(六五〇)

第四十八章

敘述如何匹克威克先生由沙姆意爾·維勒幫助着，企圖輕榮加明·愛倫先生的心，解洛波·索裏先生的怒。……(六六〇)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六六二)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執行他的任務，以及他如何在一開頭就得到一個極其意外的幫手的增援。……(六六九)

第五十一章

這裏，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舊相識。讀者在這件幸運的事情裏所應感謝的主要是一些動人心魄的趣事，那是關於兩位有權力的大名人的。……(七二〇)

第五十二章

維勒家發生了嚴重的變故，紅鼻子的史的金斯先生太早的跨了台。……(七二二)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爾先生和假·屈拉倫的最後的退場，附帶在格雷院方場裏這天早上大辦一番正事；貝科先生門上的一陣雙響的敲門結束全章。……(七三二)

第五十四章

包括關於那敲門聲的一些詳細情節，和其他的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交待，那是有關史拿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士，而對於這部傳記決不是不相干的。……(七四二)

第五十五章

沙樂門·派爾先生，由一個高尙的馬車夫委員會協助着，處理老維勒

第五十六章

先生的事務。.....(七〇)

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意爾。推勒之間開了一次重要的談判，沙姆的父

親參與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紳士意外的來臨.....(七三)

匹克威克社終於解散，而一切事情都結束得使一切人滿意.....(七六)

.....(八三)

譯、後記

.....(八三)

插圖目錄

下 册

弄晚飯.....	(扉頁)
妖怪和教堂雜役.....	(四一)
匹克威克先生滑冰.....	(四六)
第一次拜訪史納賓大律師.....	(四三)
發楞泰因.....	(四六)
審判.....	(四七)
巴斯的打牌室.....	(五〇)
大門碰上的時候文克爾先生的處境.....	(五一)
寶·索要先生府上飲酒作樂.....	(五〇)
匹克威克先生坐着被『畫像』.....	(五三)
看守的房間里.....	(五〇)
在弗利脫發現金格爾.....	(五六)
在老地方.....	(五五)

紅鼻子演講.....	(三九)
巴德爾太太在牢里遇到匹克威克先生.....	(六七)
文克爾回來得古怪.....	(六八)
鬼郵車上的鬼乘客.....	(六九)
寶·索亞先生旅行的樣子.....	(七一)
作對的編輯先生.....	(七二)
史的金斯先生的垮台.....	(七三)
瑪利和胖孩子.....	(七四)
維勒先生和朋友們喝酒祝派爾先生.....	(七七)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雜役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事情一定是真的，因為我們的曾祖父都無條件的相信是真的。據說，在本鄉的一個古舊的修道院裏，有一個名字叫加布利爾·格勒勃的雜役兼掘墓人。要是誰以為一個人做了雜役經常被死亡的徵象所包圍，所以就變成一個怪癖的和憂鬱的人了，那是完全不對的。喪事承辦者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我還跟一個執紼人打過密切的交道，他在私生活方面不執行職務的時候，着實是個滑稽有趣的傢伙，好像無牽無掛，永遠啾啾唧唧的哼着什麼撈什子歌，喝着酒來一口氣就是滿滿的一杯。但是，雖然有這些相反的例子，加布利爾·格勒勃卻是個壞脾氣的頑梗乖戾的傢伙——是個怪癖的和孤獨的人，跟誰都合不來，除了跟自己，還有就是一隻舊的柳條花的瓶子，那是塞在他的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裏的。每張愉快的臉孔從他身邊經過，他總用那種惡意的和不高興的眼光對它脫視，誰見了都難免要害怕的。」

「有一次，聖誕前夜，快近黃昏的時候，加布利爾擱着鏟子點了燈籠，向那古舊的教堂墓地走去；因為有一隻攻要在明晨之前掘好，而且他心情不好，他以為假使立刻去工作的話也許可以打起精神來的。他走在那條古老的街道上，看見從窗戶裏透露出來的活潑的爐火的光輝，聽見圍繞着火爐的人們高聲喧笑，他注意到人們在忙着準備過節，聞到因此之故從廚房窗的一陣陣飄出的種種芬香氣味。這一切都叫加布利爾·格勒勃恨得心裏發痛。成羣的小孩子們從屋子裏跳出來，連跑帶跌的竄向對街去敲門，半路上遇到半打捲髮的小流氓，包圍着上樓去玩聖誕遊戲消夜的他們；加布利爾見了發笑一下更緊的



捏住鑰子柄，一面想到癢疹，癢紅熱，癢癢子，百日咳，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聊以自慰。

「加布利爾在這快樂的心境之下大步走着，時而有他的鄰居從他的身旁經過向他好意的打個招呼，他就回報一聲短促的、惡狠狠的咆哮。這樣一直走到那通坎地的黑暗的小路上。這條黑暗的小路，一般說，是個陰森森的地方，鎮上的人們，不想走進去，除非是在大白天，太陽亮堂堂的；所以，加布利爾在這自從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時代，自從光頭和尚的時代以來就叫做棺材弄的神聖地方聽見一個小頑童大聲唱着快樂的聖誕節的歌，他可憤慨得不小呢。他向前走着，歌聲越來越近，他發現那是從一個很小的孩子來的，他正急急忙忙的走着，想趕上那條老街上的伙伴，一則爲了破除寂寞，一則爲了作獻唱之前的練習，用肺部最大的勁在「叫」着歌，所以加布利爾就站住等那孩子走過來，隨即跟他到一個角落裏，用手裏的燈在他頭上敲了五六下，爲了教他把嗓子調節一下。那孩子唱得過不相同的調子，抱頭鼠竄而去了。加布利爾·格勒勃非常開心的格格大笑一陣，走進墓地，隨手鎖了門。

「他脫下上衣，放下燈籠，跨進那未完成的坟墓，高高興興的工作了個把鐘頭。但是土給凍硬了，掘它開來和鑿它出去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雖然天上有月亮，卻是一彎新月，所以並沒有多少光明照到教堂陰影下的墓穴裏。要是在任何別的時候，這些阻礙是會使加布利爾·格勒勃很憂鬱和不樂的，但是今天他因爲阻止了那小孩子唱歌，所以是這樣的高興，也不管工作進展的緩慢了；當他做完夜工，懷着陰森可怖的滿意從地上對墓穴裏看看，一面收拾着東西，一面喃喃的哼着——

「勇敢的宿舍，勇敢的宿舍，

冷土幾尺深，生命不存在；

頭邊一塊石，腳邊一塊石，

一頓豐盛飯，好給蟲類吃，

上面是茂草，周圍是濕泥，

勇敢的宿舍呵，在這兒聖地！」

「噹噹」加布利爾·格勒勃哈哈大笑，向一塊平整的墓碑上坐了，摸出柳條酒瓶來，這塊墓碑是他所戀愛的休息之處。「聖誕節來一口棺材！一隻聖誕節的禮盒噹噹！」

「噹噹」緊靠他後面，有一個聲音重複他的笑聲。

「加布利爾有點吃驚，在把柳條瓶舉到嘴邊的動作中間停住，回頭去看他身邊的最古的坟墓的底，也不比這灰白月色之下的坟場更寂靜，和安甯呵。白色的冷霜在墓碑上發光，在這古教堂的石頭彫刻物之間像一排排的寶石似的閃耀。雪硬而脆的凍在地上，它像一張潔白平整的鋪蓋掩蔽着密佈的坟塚，白茫茫的一片，彷彿全是覆蓋了屍布放在那裏的屍首。沒有絲毫聲響破壞這嚴肅景象的深刻的甯靜。連聲響也似乎已經凍結，一切是如此的冷和寂靜。」

「是迴聲吧，」加布利爾·格勒勃說，重新把瓶子舉到唇邊。

「不是的，」一個深沉的聲音說。

「加布利爾站了起來，並且吃驚和恐怖得生根在那里了，因為他的眼光落在一個使他的血發冷的形體上。」

「緊靠着他，在一根筆直的墓碑上，坐着一個奇怪的，妖異的人物，加布利爾立刻覺察出那不是人間的生物。他的奇形怪狀的長腿，本來可以踏在地上的，卻縮着蹲在虛空，並且離奇古怪的交岔着，筋肉發達的手臂裸露着，兩隻手搭在膝頭上。他的短而圓的身體上穿了一件緊身的蔽體之物，上面開了些小岔，一片短斗篷飄在背後，衣領裁成奇怪的尖形，就算代替了十六世紀式的綉領或者領巾，鞋子的前端向上翹起很長一個頭子。頭上呢帶了一頂闊邊的寶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結滿了白霜，看樣子，那妖怪像是很舒服的，一直坐在那塊墓碑上兩三百年了。他正完全靜止的坐着，舌頭伸在嘴外，像在嘲弄，並且正對加布利爾·格勒勃做着唯有妖怪纔做得出的怪笑。」

「不是迴聲，」妖怪說。

「加布利爾嚇得麻痺了，答不出話來。」

「聖誕前夜你還在這裏幹什麼？」妖怪嚴厲的說。

「我是來搨一口坟墓的先生，」加布利爾·格勒勃吃吃的說。

「在像今天這樣的夜裏還在坟山墓堆裏勾留着的是誰呀？」妖怪說。

「是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幾乎充滿坟場的一陣狂暴的合唱般的聲音這樣喊。加布利爾恐懼的回頭看看——什麼也看不見。

「你那瓶子裏是什麼？」妖怪問。

「杜松子酒，先生。」雜役回答說，抖得更厲害了；因為這酒是向走私的人買來的，他恐怕他的整間家也許是妖怪裏面的國產稅局裏的人。

「是誰在這樣的夜裏，在坟場上獨自一個人喝杜松子酒呀？」妖怪說。

「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那狂暴的聲音又喊起來。

妖怪對嚇壞了的雜役惡意的斜視一眼，於是提高了喉嚨說——

「那末，我們的正當而合法的俘獲物是誰呀？」

「不可見的合唱隊又作了回答，那聲調就像許多合唱者跟着教堂風琴的强有力的節奏在唱歌——彷彿是這歌聲隨着一陣狂風括進雜役的耳朵，又隨風而去的樣子；而那回答的內容還是一樣，「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

「妖怪比以前更惡毒的怪笑一下，說，「那末，加布利爾，你有什麼話說？」

「雜役喘着氣。」

「你覺得怎麼樣，加布利爾？」妖怪說，把腳在墓碑兩邊臨空踢上來，對那雙翹鞋頭滿意的看着，就像是在端詳着全套特得最時髦的一雙威林頓牌的鞋子。

「那是——那是——很奇怪，呵，先生。」雜役回答說，嚇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想我要去把我的工作做完呢，先生，對不起。」

「工作！」妖怪說，「什麼工作？」

「墓，先生，掘一個墓。」雜役吃吃的說。



「啊，掘墓嗎？」妖怪說，「當別人都在快活的時候，卻掘着坟墓並且自得其樂的是誰呀？」

「那許多神祕的聲音又同答說，」加布利爾·格勒勃！加布利爾·格勒勃！」

「我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哪，加布利爾，」妖怪說，把舌頭更伸長了頂着他的嘴巴子——那是一根極其誇人的舌頭呵——「我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哪，加布利爾，」妖怪說。

「對不起，先生，」嚇壞了的雜役說，「我想他們不見得要我，先生，他們不認識我呵，先生，我看那些先生們從來沒有見過我先生。」

「啊，不錯的，他們正是需要你，」妖怪回答，「我們認識那人的，他老是帶着氣虎虎的臉色和惡狠狠的眼光，他今天晚上從街上走過來的時候對小孩子們投射惡意的眼光並且發狠的捏緊鑰子，我們認識那人，他出於內心的妬嫉，打了一個孩子，因為孩子快樂他自己卻不能夠。我們認識他，我們認識他。」

「說到這裏，妖怪發出一路響亮而尖銳的大笑，引起了二十倍的響應；隨後他把兩腿伸在空中，用頭——或者不如說是用他的寶塔糖式的帽子的尖頂——倒豎在墓碑的狹邊上，並且用超凡的本領從那裏甩出一隻獨腳鞍子，巧巧落在雜役的脚下；於是用縫衣匠坐在櫃檯上的姿勢向上面一坐。

「我——我恐怕我是一定要離開你們了，先生，」雜役說，努力想走開。

「離開我們，」妖怪說，「加布利爾·格勒勃要離開我們了。噹！噹！」

「妖怪一笑，雜役忽然看見教堂的那些窗口光輝燦爛的亮了一下，彷彿滿屋子都點了燈；光明消失之後，風琴鏗然奏起一個輕快的調子來，大眾的妖怪們，也就是第一個妖怪的對手們，擁進了墳場，開始把墓碑做對象玩跳背的遊戲，一刻也不休息，一個接一個的「打破」最高的記錄，技巧是熟練得驚人。第一個妖怪跳得最了不得，別的妖怪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他；雜役雖在極端的恐怖之中，卻還看得出，他的朋友們只能滿足於跳過普通高度的墓碑，而他把拱頂、鐵欄等類，看得和路牌一樣的輕易。

「最後，遊蹤到了最動人的頂點；風琴奏得越來越迅速，妖怪們跳得越來越快，把身體捲成一團在地上翻筋斗，像足球似

的彈過墓碑，動作的速度使雜役的腦子旋轉起來，妖精們在他眼前飛得他的腦子亂，這時，妖王突然敵到他面前，伸手拉住他的衣領，拖着他鑽進了地面。

「下降的迅速把加布利爾·格勒勃的呼吸剝奪了片刻，當他把它重新獲得的時候，發現自己似乎是在一個大地窖裏，四面八方都是大羣醜而醜惡的妖怪，在屋子中央，一隻高出來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女場裏的朋友，他自己就緊靠在他後面站着，失去了動彈的能力。

「『今晚上冷呵，』妖王說，『非常的冷，弄杯什麼熱的喝喝吧！』

「聽見這命令，就有半打獻慫的妖怪——他們臉上掛着永遠的微笑，因此加布利爾·格勒勃以為他們是宮庭臣僕——連忙走開，很快又帶了一大高脚杯流質的火，遞給妖王。

「『啊！』妖王叫了一聲，他把火焰灌進肚子的時候，嘴巴和喉嚨都是透明的，『這教人暖和，也照樣弄一杯給格勒勃先生。』

「不幸的雜役徒然推托從來沒有在夜裏喝任何東西取暖的習慣；一個妖怪捉住他，另外一個妖怪把那燃燒着的液體灌進他的喉嚨，他又咳又噎，抹着從眼眶裏衝出來的痛苦的眼淚，把那着火的酒吞下去，引得聚集在那裏的全體妖怪尖聲大笑。

「『那末，』妖王說，異想天開的把他的賣塔糖帽子的尖頂刺戳雜役的眼睛，使他受了極其劇烈的痛苦；『那末，讓這悲慘和憂鬱的傢伙，看幾幅我們的大倉庫裏的圖畫！』

「妖怪說了這話，隱蔽着地窖一端的濃雲逐漸捲開，清清楚楚的顯出遠遠有一間小小的、陳設簡樸的，但卻整齊清潔的房間。一羣小孩子集合在一爐旺火周圍，牽着母親的袍子，圍繞着母親的椅子跳躍。母親呢，時而站起來拉開窗簾，像是尋覓在期待中的什麼對象；一頓儉約的飯菜已經開在桌上；還有一隻圈椅放在靠火的地方。傳來一聲敲門的聲音，母親去開了門，孩子們簇擁在她周圍，高興的拍着手；父親進來了。他潮濕而疲倦，抖掉衣服上的雪，孩子們擁在他身邊，熱心的忙着搶過他的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在房裏奔走。隨後，他在爐火前面坐下來吃飯，孩子們爬上他的膝頭，母親坐在他的身邊，一切都似乎是幸

福而舒適的。

「但是景象發生了變化，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背景換到一個小小的臥室裏，那裏有一個最可愛年幼的孩子躺著要死；玫瑰色從他的頰上消失了，光從他的眼睛裏消失了；雖然連雜役也懷著空前未有的興趣看著他，而他卻是死了。他的兄弟姊妹們擠在他的牀旁邊，拉他的瘦手，那是如此的冷而重；他們接觸之下縮回了手，恐怕的看看他的臉；因為雖然那美麗的小孩子像是那麼平靜安甯，像是在休息和和平之中安睡，而他們看得出他是死了，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安琪兒，從光明幸福的天堂下顧他們，祝福他們。」

「輕雲重新從那畫面上飄過，題目換了。父親和母親現在是老了，沒有幸福了，他們膝下的兒女已經減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們每張臉上都表現出滿足和愉快，圍著爐火，講著和聽著往昔的故事。父親慢慢的和平安的沉入了坟墓，不久，他的一切憂煩苦難的分享者也跟隨他到了休息的地方。少數的後死者跪在他們的墓旁，用眼淚灌漑那些掩蔽著坟墓的綠草；然後站起來，走掉，憂傷而悲哀，但是沒有哀哭或是絕望的嘆息，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會重見，於是他們又和煩忙的世界混在一起，他們的滿足和愉快又重新恢復。雲遮上了那幅畫面，雜役看不見什麼了。」

「你看了那個有什麼感想？」妖怪轉過他的大臉孔對加布利爾·格勒勃說。

「妖怪把兇狠的眼光俯盯他的時候，加布利爾才喃喃的說那是非常的好看，並且有點害羞起來。」

「你這可憐的人！」妖怪說，聲調裏含着極度的輕蔑。「你」他像是想再說些話，但是忿慨哽住了他。所以他就拾起一條非常柔軟而韌性的腿，在比頭高些的空中揮動一下，踏個準，然後結結實實的踢了加布利爾·格勒勃一下；因此那些隨侍妖王的妖怪立刻也都擁到倒楣的雜役身邊不留情的踢他，正如人世間的宮臣們的已成的不變的習慣一樣。他們踢王上所賜的人，捧王上所捧的人。」

「再給些他看看！」妖王說。

「他說了這話之後雲退掉了，眼前顯出一片富庶而美麗的風景——這時候，在離那古修道院鎮市半哩之內的地方，正有這樣的一片景色。太陽從明淨的藍天上發出光明，水在它的光線之下閃着火光，在它的鼓舞之下，樹像是比平常更綠，花比

平常更愉快。河水發着快樂的聲響，泛着微波流去。樹在微風中沙沙發響，微風在葉叢中喃喃，鳥在枝頭歌唱，百靈高翔着謳歌地對早晨的歡迎。是的，那是早晨——光明的，發香味的夏季早晨；最小的樹葉，最小的一片草，都是充滿了生命。螞蟻爬着去進行牠的日常勞作，蝴蝶在溫暖的陽光下取暖和撲翅；無數的昆蟲展開了牠們的透明的翼，狂歡的消度牠們的短促而幸福的生存。男子們昂然出場，得意於這片景象，一切是光明和璀璨。

「你這可憐的人！」妖王說，聲調比以前更輕蔑。於是妖王又把腿揮舞一下，而腿又落上了雜役的肩膀；那些侍從的妖怪又學了領袖的樣。

「那雲去了又來許多次，它給了加布利爾·格勒勃許多教訓，但是他呢，雖然肩膀被妖怪的腳踢了又踢因而痛得像針刺，卻一直是懷着怎麼也不能減低的興趣看下去的。他看到，工作勤奮，用勞動的生活換取少量麵包的人，是高興而快樂的；而對於最愚昧無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臉孔是歡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精細的高尚的教養之下成長起來的人，處於窮困而不沮喪，受到痛苦而能超脫，因為在他們自己心裏就有快樂、滿足和安甯的資料，雖然他們的遭遇是足以使許多質地較差的人被壓得粉碎了。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創造物之中最溫柔最脆弱的女人，卻常是最能够超脫憂煩苦難的，而他看到那是因為她們在深心裏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熱情和獻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像他自己的人們，咒罵別人的歡樂，卻是這美好的世界上的最污穢的莠草；於是他把世上的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惡去比，他得到一個結論，這世界到底還是一個很可喜可敬的世界。他一達到這個結論，那遮蔽着最後一幅圖畫的雲，似乎就籠罩了他的知覺，撫慰他休息。那些妖怪一個一個從他眼前消失了；到最後一個消失的時候，他就睡着了。

「加布利爾·格勒勃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他發現自己是筆直的躺在墳場裏的一塊平的墓碑上，柳條瓶子空空的落在他身旁，他的上衣、錐子和燈散在地上，被一夜的霜雪染成白色了。他最初看見妖怪坐的那裏墓碑，筆直的豎在他面前，而他隔夜所掘的墓穴也就在他身邊不遠。開頭他懷疑他的遭遇的真實性，但是他想爬起來的時候感覺到肩膀上的劇痛，這證實妖怪的踢是真的。他記得那些妖怪把墓碑做跳背遊戲，而雪上卻沒有留下絲毫痕迹，所以他又懷疑起來，但是很快他就了然了，因為他想起來，他們既然是妖怪，當然是不留痕迹的。所以加布利爾·格勒勃掙扎着爬起來，因為他的背痛呢；他刷掉上

衣上的霜，穿起來，轉身向鎮上走。

「但是，他是已經改變了，而他又願意回到從前的環境裏，因為他怕他的改悔給人嘲笑，他的革新被人不相信。他猶豫了一會兒，隨後，信步所之的流浪到別處找麵包了。」

「那天人們在牧場裏發現了燈籠、鑿子和柳條瓶。最初，關於雜役的命運有許多多的猜測，但是很快就決定他是被妖怪帶走的，有些可信的見證人，曾經清清楚楚的看見他騎着一匹栗色的馬掠過空中，那馬是瞎了一隻眼睛，獅子的後腿熊的尾巴。最後，這一切都熱烈的相信了，那新來的雜役還常常把一件證物給好奇者看，換一點微小的報酬，那東西是教堂頂上的風信雞的一部分，蠻大的一片，據說是事後一兩年上述的馬臨空飛過的時候偶爾墜下來，而被他從牧場裏拾到的。」

「不幸，這些故事被十年之後加布利爾·格勒勃的出人意外的重現所稍稍擾亂了。他出現的時候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心滿意足的，害風濕病的老人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訴了牧師，也告訴了市長，後來這事漸漸被認作了一樁歷史，就這樣一直流傳到今天。風信雞的故事的信徒們把自己的信任錯放了一次就很不容易被說服得改變過來，所以他們就儘量裝作聰明，聳聳肩，摸摸額頭，並且咕嚕的說是加布利爾·格勒勃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平墓碑上睡着了；他們故意把他所謂在妖怪的地窖裏親目所睹的種種作這樣解釋，說是他見過世面，變得聰明些了。但是這種意見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成爲普遍流行的意見，慢慢的就消滅了，且不管事情究竟如何，既然加布利爾·格勒勃害了風濕病，一直到死，那末這個故事至少有一個寓意，倘使沒有更好的教訓的話——那就是，假使一個人發起乖戾的脾氣，獨自一個人在聖誕節喝酒的話，他可決不要想弄到一點點兒好處，縱使喝的是再好沒有的酒，縱使超過標準濃度許多度數，像加布利爾·格勒勃在妖怪的地窖裏所看見的那樣的東西。」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們如何結識了兩位屬於某種自由職業的可愛的青年，他們如何在冰上遊戲取樂，以及他們的訪問如何結束。

「喂，沙姆，」聖誕節的早晨，匹克威克先生在那位被寵的僕役拿了他的熱水走進他臥室的時候說，「還結冰嗎？」
「洗臉盆裏的水也結了一層冰囉，先生，」沙姆回答說。

「嚴寒的天氣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對於穿得暖暖的人正是好時候呢，就像北極熊在溜冰的時候對他自己說的囉，」維勒先生答。

「一刻鐘我就下樓，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解着睡帽。

「很好，先生，」沙姆回答，「下面有兩個鋸骨頭呢。」

「兩個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喊，坐起身來。

「兩個鋸骨頭，」沙姆說。

「什麼鋸骨頭？」匹克威克先生問，不大明白究竟是什麼活的動物還是什麼吃的東西。

「什麼？你不知道鋸骨頭是什麼嗎，先生？」維勒先生問，「我以為人人都知道鋸骨頭就是外科醫生呵。」

「啊，外科醫生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一下。

「正是呵，先生，」沙姆答，「可是現在這兩個在下面的，卻不是真正的道地的鋸骨頭，他們是還在學。」

「換句話說，他們是醫學生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沙姆·維勒點點頭。

「我很高興，」匹克威克先生說，用勁把唾嚥向被單上一擡，「他們是可愛的傢伙——非常可愛的傢伙；有由於觀察和思索而成熟的判斷力，和由於閱讀和研究而提高的嗜好，我非常之高興。」

「他們在廚房裏爐灶旁邊抽雪茄，」沙姆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搓着手，「洋溢着自然的感情和充足的元氣。正是我所歡喜的。」

「他們，」沙姆說，不注意他的主人的插嘴，自管自說下去，「他們中間一個把腿擱在桌上，喝不屢水的白蘭地，另外一個呢，那個帶夾鼻眼鏡的，膝頭裏夾一桶牡蠣，飛快的剝開了吃，把亮子照準那小盞睡蟲扔，他是坐在灶角裏睡得很結實。」

「天才們是各有偏愛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去吧。」

沙姆因而去了。在一刻鐘完結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下去吃早飯。

「他到底來了！」老外德爾說，「匹克威克，這位是愛倫小姐的哥哥笨加明·愛倫先生。我們叫他笨，你要的話也不妨這樣叫他。這位紳士是他的非常知己的朋友。」

「寶·索要先生，」笨加明·愛倫先生插上來說，說了這話，寶·索要先生和笨加明·愛倫先生同聲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向寶·索要先生鞠躬，寶·索要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躬。隨後，寶和他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極其專心的對面前的食物開始工作，匹克威克先生就得了偷看他們的機會。

笨加明·愛倫先生是一個粗氣的、肥胖的、闊厚的年輕人，黑頭髮短短的，白臉孔長長的，他帶了眼鏡，圍了白領巾。在他那件一直扣到下巴的黑色的單排鈕扣式的緊身外套的下面，露出椒鹽色的——通常數目的腿子，腿子完結的地方是一雙沒

●椒鹽色是胡椒和鹽參雜在一起而成的黑白斑點的顏色。如今上海俗語所謂「椒鹽」往往是指「集鹽」——把鹽炒成研成粉末，用以撒在油氽花生等上。那是另一回事。

有充分擦油的靴子。他的上衣的袖子雖短，卻看不見袖口的踪影；他的臉雖則足夠容許襯衫領頭的侵佔，卻沒有絲毫頹乎這種附屬品的東西光臨。他的樣子，整個的說，是一副有點兒上了靈樣子並且發出加了充份香料的古巴斯[●]的氣味。

寶·索要先生呢穿了一件粗劣的藍色上衣，那既不是大衣也不是緊身外套，卻分擔兩者的作用，他有一種不修篇幅的漂亮，和一種昂然的步態，那是某種青年紳士們所特有的，他們白天在街上抽煙，晚上在街上叫嘯，喚侍者的時候稱他們的教名，還有其他同等詼諧的種種行爲。他穿着一條格子花的褲子，一件大而粗的雙排鈕扣式子的背心，出門的時候，帶一根有個大顯頭的粗手杖。他不帶手套，從大體說有點像一個放蕩的魯濱孫·克魯梭[●]。

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在聖誕節的早晨向早餐桌上就坐之後被介紹結識的兩位人物。

「美麗的早晨呵，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寶·索要先生微微點頭表示同意這個意見，就向笨加明·愛倫先生要芥末。

「你們今天早上是從遠地方來的嗎，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問。

「從瑪格爾頓的藍獅飯店，」愛倫先生簡單的回答說。

「你們昨天夜裏就來纔好哪，」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寶·索要先生答，「但是白蘭地太好了，不能夠一下子就丟開呵；是不是，笨？」

「當然，」笨加明·愛倫先生說，「雪茄也不壞呀，還有猪肉糜子也是的對嗎，寶？」

「的確確確，」寶說，兩位特別要好的朋友重新對早餐進餐起來，比先前更加放肆，好像隔夜的晚餐的回憶使飯菜增加了新的滋味。

● 或係雪茄或香煙之牌子，因愛倫先生好抽煙，渾身烟味。

● 見英國小說家狄福(Daniel Defoe, 1687?—1731)所作魯濱孫·克魯梭，中譯魯濱孫·克魯梭流記。

「上勁呀，寶。」愛倫先生對他的伙伴鼓勵的說。

「可不是嗎。」寶·素要回答。說句公平話，他是上了勁的。

「再沒有比解剖更能叫人胃口好了。」寶·素要先生說，對桌上的人環顧一眼。

匹克威克先生微微的一抖。

「對嘍，寶。」愛倫先生說，「你已經把那條腿解剖好了嗎？」

「差不多了。」素要回答，一面吃着半隻鷄。「在小孩子的中間，那算是筋肉很發達的了。」

「是嗎？」愛倫先生不經意的問。

「很發達。」素要說，嘴裏塞得滿滿的。

「我已經登記了弄一條手臂。」愛倫先生說，「我們分着做一個題目，大家分派得差不多了，就是找不到一個認下腦

袋的人。我希望你認下來吧。」

「我不。」寶·素要回答，「我吃不消那麼大的化費。」

「廢話！」愛倫說。

「吃不消，真的。」寶·素要說，「一副腦子我倒不在乎，但是整個一隻腦袋吃不消。」

「別說了，別說了，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聽見女士們的聲音。」

匹克威克先生說過之後，女士們果然由史拿格拉斯、文克爾和丟普曼諸位先生慇懃的陪伴着回來了，他們是出去作清晨的散步的。

「嘿，笨！」愛拉貝拉說，那聲調表示出她看見她的哥哥之後驚訝超過愉快。

「來接你今天回去。」笨加明答。

文克爾先生臉色發了灰白。

「你不看見寶·素要嗎，愛拉貝拉？」笨加明帶點責備的問。愛拉貝拉大大方方的伸出了手，對寶·素要招呼。寶·素要

握那隻伸給他的手的時候加了可以覺察的一捏，文克爾先生心裏起了一陣仇恨的震顫。

「笨，親愛的！」愛拉貝拉說，紅着臉，「你——你——你已經和文克爾先生介紹過沒有？」

「還沒有，但是我很高興介紹一下的，愛拉貝拉。」她的哥哥莊嚴的回答。於是愛倫先生冷冷的向文克爾先生鞠一躬，而文克爾先生和寶·索要先生從眼角裏互相投射不信任的眼光。

這兩位新客的來臨，以及因此而發生的對於文克爾先生和那位靴子口上帶毛的青年女士的牽掣，一定會使這個盛會受到不快的阻礙，要不是有阿克威克先生的活潑和主人的與緻盡了最大努力維持公安的話。文克爾先生漸漸讓自已對於笨加明·愛倫先生的風度生了好感，甚至和寶·索要先生作友善的談話了，寶呢，被白蘭地、早餐和談話弄得活躍起來，逐漸發展成熟到了極端詼諧的地步，非常有趣的敘述一位紳士如何把頭上的瘤割掉的趣話用一把割牡蠣的刀和一块八分之一磅的麵包作比擬，使在座的衆人大獲教益。隨後，全體上了教堂，笨加明·愛倫先生在那裏呼喚大賈寶·索要先生爲了把思想擺脫開塵世的事物，就從事於一種精巧的手工，在座位上刻自己的名字，刻得大大的，每個字母有四吋長。

「喂，」他們用過一頓實惠的點心，並且喝够了那些可愛的強烈啤酒和櫻桃白蘭地之後，外德爾說了，「你們覺得怎麼樣——到冰上去玩一個鐘頭好不好，我們有的是功夫。」

「妙！」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頂好！」寶·索要先生喊。

「你當然會溜冰的囉，文克爾，」外德爾說。

「唔——是呀，是的，」文克爾先生回答，「我——我——是有點兒生疏了。」

「噢，你溜吧，文克爾先生，」愛拉貝拉說，「我歡喜看得很哪。」

「啊，那是多優美呀，」另外一位年輕女士說。

第三位年輕女士說那是文雅的，第四位表示意見，說那是「天鵝一般。」

「那我是非常之幸福了，我相信，」文克爾先生說，臉紅起來，「但是我沒有溜冰鞋。」

這個困難立刻被克服了。屈倫德爾有一雙，而且胖孩子說樓底下還有半打；文克爾先生聽見這話說是極端的高興，而他的神情卻極端的不舒服。

老外德爾率領大家走到一片很大的冰旁邊；胖孩子和維勒先生鏟和掃了隔夜落在上面的雪，賓·索與先生穿上溜冰鞋，手法的熟練使文克爾先生不勝驚異；穿好之後，他就用左腿打着圓圈，畫成阿拉伯式8字的圖形，接着又一口氣在冰上刻了許多別種可喜可驚的圖樣，使西克威克先生、普曼先生和女士們極其滿意；熱烈的情緒達到最高點的時候，那是看見老外德爾和笨加明·愛倫在賓·索與的幫助之下完成了某種神祕的動作——那玩兒他們叫做大轉身。

在這期間手和臉被凍得發青的文克爾先生，在比一個印度人更不懂得溜冰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協助之下，把兩隻腳底都讓螺絲鑽鑽過，把鞋尖鞋根弄個顛倒向腳上穿著，並且把帶子弄成亂得不可開交的狀態。但是終於藉維勒先生之助，把那不幸的溜冰鞋牢牢的旋好螺絲結好帶子了，於是文克爾先生被扶着站了起來。

「現在行了，先生，」沙姆用鼓勵的口調說，「溜吧，教他們看看怎麼個玩法。」

「慢，沙姆，慢！」文克爾先生說，抖得很厲害，像要淹死的人那麼用勁吊住沙姆的手臂。「多滑呵，沙姆！」

「那在冰上是不希奇的呀，先生，」維勒先生答。「站住，先生！」

維勒先生的這最後一句是對文克爾先生的警告，因為他忽發奇想，要把腳伸到空中，把後腦瓜子向冰上撞。

「這雙——這雙溜冰鞋真是不行，是嗎，沙姆？」文克爾先生問，口吃着。

「我怕是一位不行的紳士穿了它們囉，先生，」沙姆回答說。

「喂，文克爾，西克威克先生喊，完全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岔子，「來吧，女士們都等急了。」

「是了，是了，」文克爾先生回答做了一個面無人色的微笑。「我就來了。」

「就開始吧，」沙姆說，試想脫開身。「那末，先生，出發。」

「等一下，沙姆，」文克爾先生喘着說，格外依戀的吊住維勒先生。「我發現家裏有兩件上衣是我用不着的，給你穿了吧，

「謝謝你，先生。」維勒先生答。

「不用敬禮了，沙姆。」文克爾先生連忙說。『你不必抽開手去敬禮。我今天早晨想給你五先令做聖誕節的禮，回頭下午給你吧，沙姆。』

「你真好，先生。」維勒先生答。

「一開頭的時候扶住我，沙姆好嗎？」文克爾先生說。『哪——對了。我很快就順手的，沙姆。不要太快，沙姆；不要太快。』

文克爾先生彎着腰，幾乎把身體摺成雙重，由維勒先生幫助着在冰上滑過去，那樣子非常古怪而不像天鵝，這時候，忽然，匹克威克先生完全無心的從對岸喊了起來——

「沙姆！」

「先生？」

「來，我要你來。」

「讓我去，先生。」沙姆說。『你不聽見主人在叫嗎？讓我去，先生。』

猛烈的一揮，維勒先生擺脫了那位痛苦的匹克威克派的把握，而他這樣做的時候，給了不幸的文克爾先生很大的一股推動力。那不幸的紳士就用一種爲任何熟練技巧所不能達到的準確性直衝進冰場的中心，正當賽·索要先生在那里完成一個其美無比的花樣的時候，文克爾先生猛然向他身上一撞，呼的一聲之下，兩個人都重重的跌倒了。匹克威克先生奔到出事地點，賽·索要已經爬了起來，但是穿着溜冰鞋的文克爾先生卻毫無辦法。他坐在冰上，作着強韌性的努力想笑，但是滿臉只見痛苦。

「你受傷了嗎？」笨加明·愛倫先生非常着急的問。

「不厲害，」文克爾先生說，狠命的揉着背。

「讓我給你放血吧，」笨加明先生非常耽憂的說。

「不用，謝謝你，」文克爾先生連忙回答。

「我想你真是請我弄一弄好。」愛倫說。

「謝謝你。」文克爾先生答：「我想這是不。」

「你看呢，匹克威克先生？」賽·索亞問。

匹克威克先生是激昂而憤慨。他招呼維勒先生過來，用嚴厲的聲音對他說：「把他的溜冰鞋脫下來。」

「不，我真的不過剛開始呀。」文克爾先生抗議的說。

「給他脫下來。」匹克威克先生堅決的重申前意。

這個命令是不能抗拒的。文克爾先生讓沙姆執行了它，一言不發。

「扶他起來。」匹克威克先生說。沙姆幫他爬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從旁觀者們身邊退開幾步，招呼他的朋友過去，用探索的眼光盯着他，低聲的可是清楚而強調的說了如

下的值得注意的話——

「你是個吹牛皮的先生。」

「是個什麼？」文克爾先生說，吃一驚。

「是個吹牛皮的先生。我可以說得更明白些，假使你願意的話。你是個騙子，先生。」

說了這些，匹克威克先生就慢吞吞的轉過身，走到朋友們那邊去了。

當匹克威克先生在發洩上述的感慨之際，維勒先生和胖孩子已經合力做成一片滑坡，用非常熟練而漂亮的姿勢在玩了。沙姆·維勒正在表演一種美麗的花樣，那通常叫做「敲修鞋匠的門」，是一隻腳在冰上溜，另外一隻腳時而像郵差敲門似的在冰上敲。那滑坡很長很好，而這種動作裏有種種什麼東西，使站着不動因而很冷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能不妒忌。

「那似乎是很妙的取暖的辦法呵，是嗎？」他問外德爾說：那位紳士是累得氣都透不過了，因為他用堅持不屈的態度把自己的腿變成一對羅盤針，在冰上畫了許多複雜的圖樣。

「呵，是末的確。」外德爾答：「你滑嗎？」

「我小的時候時常在陽溝裏這樣玩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現在試試看吧，」外德爾說。

「啊，滑呀，請你滑吧，匹克威克先生！」全體女士們叫喊說。

「本來，假使我能够教你們發發笑，我是很高興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這玩意兒我已經三十年沒有弄過了。」

「呸呸廢話！」外德爾說，用他一切行為上都特有的那種性急的樣子脫掉了溜冰鞋。「來，我陪你來吧！」這好脾氣的老傢伙隨即走上斜坡滑起來，速度幾乎跟上維勒先生，至於胖孩子則完全不在話下。

匹克威克先生猶豫了，考慮了，脫下了手套，放在帽子裏；跑了兩三趟短距離的跑步，照老規矩自己反悔起來，而終於，又跑了一趟步，把腳岔開一又四分之一碼的樣子，在全體旁觀者的滿足的呼聲中，慢而莊嚴的從斜坡上滑下去。

「不要洩氣呀，先生！」沙姆說；於是外德爾又滑，隨後匹克威克先生又滑，隨後是沙姆，隨後是文克爾先生，隨後是賓·索要先生，隨後是胖孩子，隨後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個個緊跟着前面的人滑下去，又一個接一個奔跑上來，那麼急切，就像他們的前途的幸福取決於他們的迅速。

那是極其緊張有趣的，看着匹克威克先生在這樣的場面裏完成他的一份時的神態；看他因為背後的人緊緊迫着幾乎要把他撞翻因而急得要命的樣子；看他逐漸消耗着開頭鼓起來的一股狠勁，在斜坡上慢慢的轉過身把臉對着出發的地點；看他滑完一段之後臉上所籠罩的嬉戲的笑容，和掉轉身來追着前面的人的那種着急，黑靴子愉快的在雪裏踩着，眼睛從鏡片後面射出活潑和快樂的光。當他擇了交的時候（那平均每三個來回有一次），那更是你所能想像的最使人興奮的奇觀；他的臉上容光煥發，抬起了帽子，手套，和手絹，連忙重新插進隊伍，那種熱心簡直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使它減退的。

遊戲正在它的最高點，滑冰正進行到最高速度，笑聲也是最響的時候，忽然聽見尖銳而猛烈的拆裂聲，於是發生了一陣向岸上的奔逃，一陣女士們的尖叫，和普曼先生的一聲叫喚，一大塊冰不見了，水冒上來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手套，和手相纏在那片水上，而任何人所能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祇剩了這麼多。

每一張臉上都是憂愁沮喪；男子們臉色發白，女士們昏厥過去；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互相拉住對方的手，懷着



瘋狂的焦慮盯着他們的領袖掉下去的地方，而普曼先生呢，爲了作最迅速的援助，並且爲了使任何可能聽見的人最容易到得發生了災禍的概念起見，就用他最大的速度奔向田野，拼而大叫：『失火！』

老外德爾和沙姆·維勒小心謹慎的走近那冰洞，而索加明·麥倫先生正和寶·索要先生在匆匆的商議要不要勸大家都放一放血，因爲他們覺得應該用他們的擅長來把局面加以少許的補救，正在這個時候，從水下面冒出一個人頭，一張臉孔和兩個肩膀，正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尊容，還帶着眼鏡。

『你叫自己站住一刻兒呀——祇要一刻兒！』史拿格·格拉斯先生哀號似的說。

『對呀，站住一會兒呀，我求你——爲我的緣故！』文克爾先生深深激動的喊。這個請求似乎有點兒不必要；因爲，假使匹克威克先生會爲了文克爾以外的別人的緣故而拒絕站住，那他是會同樣爲了自己的緣故而站住的吧。

『你踏着底嗎，老傢伙？』外德爾說。

『當然囉，』匹克威克先生答，抹着頭上和臉上的水，喘着氣。『我跌了一個背朝下，一開頭爬不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的上衣上留着很多泥土，證明了他的話的正確，再加胖孩子忽然記起那片水沒有一處有超過五呎的深度，使旁觀者們的恐懼更減少了許多，於是救他出來的勇敢的盛舉就被實行了。大大的灑水、裂冰、和掙扎一番之後，匹克威克先生終於平安解脫了他的不愉快的處境，而重新站在陸地上。

『呀，他要凍死的，』麥米來說。

『親愛的老傢伙，』麥拉貝拉說。『讓我把你用這披風裹起來吧，匹克威克先生。』

『啊，這是最好的辦法了，』外德爾說。『你把披風裹好之後就儘你的腿勁趕快跑回家，立刻鑽進被窩。』

馬上就有一打披風供獻出來。挑選了三四件最厚的裹上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就在維勒先生的指導之下跑走了；在人們眼前呈現出一個古怪的景象：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渾身濕滴滴的，頭上沒有帽子，兩隻手臂被包在身體兩側，並無任何顯著的目的，用每小時足足六英里的速度在田野裏狂奔。

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在這極端的場合卻顧不了那些，他在沙姆·維勒的催促之下保持着他的最高速度，一直跑到馬

諸莊廚的門口，丟普曼先生比他先到了大約五分鐘，並且已經把老太太嚇得心在七上八下的亂跳，因為他的報告使她堅定不移的確信廚房裏起了火——這是祇要她的旁邊有誰表現出絲毫的昂奮，她腦子裏就會活龍活現想到的災難。

「匹克威克先生直到鑽進被窩為止沒有憩一下。沙姆·維勒在房裏生了很旺的火，替他開來了飯，飯後端上了一碗五味茶，大喝一頓，穩穩他的安全。老外德羅不讓他起身，所以他們就讓匹克威克先生把牀做椅子當了主席。第二碗第三碗繼續叫來；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來一點不覺得有風濕病的徵象，這寶·索要先生說得很中肯，證明在諸如此類的場合熱五味茶是再好不過的，而假使熱五味茶竟沒有發生預防劑的效力，那完全是因為病人犯了通常的過失——沒有喝足。

歡樂的聚會第二天早晨散了。分離在我們學校時代是美妙的事，但在後來的生活裏卻是痛苦得可以。死亡、自私、自利和命運的變動，每天都在拆散許多快樂的伙伴，把他們分得遠遠；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的時代是不可再得了。我們並不是說現在他們這個情形就是如此；我們要告訴讀者的不過是，聚會中不同的人們各人回到各人家去；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重新坐上瑪格爾頓馬車頂上的座位；愛拉貝拉·愛倫回到了她的命定之處，不知是什麼地方——我們原不妨說文克爾先生知道，但是我們承認我們確實不能這樣說——總之是在她的哥哥索·索要先生的照應和指導之下罷了。

但是，在分手之前，那位紳士和索·索要先生帶着點兒神祕的神色把匹克威克先生拉到旁邊；寶·索要先生把食指戳戳匹克威克先生的兩根肋骨之間，一舉而同時表現了他的天真的談諧和對於人體構造的解剖學的知識，問他說——

「喂，老朋友，你歇在那兒呀？」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他暫時是住在喬治和兀鷹飯店。

「我希望你來看我，」寶·索要說。

「那是我再快樂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住址在這裏，」寶·索要先生說，拿出一張卡片。「波洛的蘭特街，靠近蓋斯，對於我是近便的，你知道。你走過聖喬治教堂就不遠了——打大街上向右手旁邊轉灣。」

「我會找到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下個禮拜四來，把那幾個傢伙也帶着。」寶·索亞先生說；「那天夜裏我要約幾個醫藥界的人。」

匹克威克先生表示他很樂於見醫藥界的人；寶·索亞先生告訴他那天是預備舒舒服服的集會一下，並且說他的朋友笨也是與會者之一，然後他們就握手分別了。

我們覺得敘述到這裏的時候，我們是可能被問，在這場短促的談話進行之間，文克爾先生有沒有向愛拉貝拉·愛倫講什麼私話？假使講了，那是講的什麼？而且史拿格拉斯先生有沒有和愛米來·外德爾單獨談話？假使談的，他又說些什麼？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的回答是：不管他們有沒有跟女士們說什麼，總之他們是一直走了二十八哩沒有跟匹克威克先生或者普曼先生說一句話，並且，他們常常嘆氣，拒絕強麥酒和白蘭地，顯得憂鬱。假使我們的善於觀察的女讀者們能够從這些事實得出任何可以滿意的推論，我們要求她們一定做一下呢。

第三十一章

這裏完全是關於法律，有諸多精通法律的偉大權威們。

在法學院（Faculty）的各個洞穴和角落裏，到處是些黑暗而污穢的房間，在這些房間的裏裏外外，在假期是整個早晨，在學期是半個晚上，都可以看見律師們的辦事員們幾乎川流不息的忙著來來往往，手臂裏挾着和口袋裏塞着紙張文件。律師的辦事員有幾等。有一種是訂了長期契約的辦事員，他付過一筆酬金，他的未來的遠景是代理人，就可以欠裁縫鋪子的賬，收到請客帖子，認識在高裁衙的某家在塔維斯篤克方場的某家，他每逢長期休假就下鄉看他的養着無數馬匹的父親；總之一句話，他是辦事員中唯一的貴族。有一種是拿薪水的辦事員——外勤也好，內勤也好——他把每星期三十先令薪水的大部份化在個人的取樂和裝飾上，至少每星期到亞德飛戲院半價看三次戲，看過戲就在賣蘋果酒的地下室裏大模大樣的放蕩，他的模樣是半年前消滅的時髦的惡劣諷刺畫。有一種是中年的書記，有一個人口衆多的家庭，他是經常穿得破破爛爛，慣於喝得醉醺醺，還有是公事房的僕役，穿着他們的第一件緊身外套，他們對於日校的茶房們抱着合宜的鄙薄，因為晚上回家的時候合夥吃乾臘腸和黑啤酒，他們覺得那是一點兒不像『生活』。辦事員們種類繁多，不勝列舉，但是無論怎麼多法，在這些規定的工作時間之內總可以完全看到他們，在我們上面說過的地方忙著來來去去。

這些隱僻的角隅就是法律業務的公開的辦事處所，在這裏，訓令被發出，判決書被簽字，陳述書被送達，還有其他許多高尚的機械都是在這裏爲了國王陛下的臣民們的苦難，以及以法律營生的人們的安樂和酬勞而被運用的。這些大部份是低

繞的發霉的房間，裏面有無數卷在過去一世紀來暗暗轉潮的羊皮紙，透出一股悅人的味道，白天是和乾燥的腐物^①的氣味混合在一道，夜裏是和從濕潮的斗篷、霉爛的傘、和最粗劣的牛油蠟燭發散出來的各種氣味結合。

大約在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回到倫敦之後十天或者兩個禮拜光景的一天晚上，七點半鐘左右，有一個人匆匆走進了這些辦公室之一，這人穿着帶銅鈕子的褐色上衣，長頭髮一絲不苟的盤在他那磨塌了絨的帽子的邊下，污穢的褐色襪子緊緊的吊在半統靴上，以致他的膝頭隨時有掙破褲管出來露面的危險。他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片狹長的羊皮紙，由主管人員在上面蓋了一個模糊難辨的黑色的戳子。於是他又拿出四只同樣大小的封套，每封裏面都有印刷了同樣文字的一片羊皮紙，那文字上留了一個人名的空白，把空白填寫好，把五個文件都放進了口袋，他就連忙走了。

這位穿褐色上衣，口袋裏放着神祕的文件的男子，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舊相識，孔黑爾的弗利曼胡同的道孫和福格事務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並不同到他打那兒來的事務所去，卻逕自走向太陽胡同，一直走進喬治和兀蘭飯店。打聽有沒有一位匹克威克先生住在裏面。

「湯姆，叫匹克威克先生的當差來，喬治和兀蘭的酒吧間侍女說。」

「不用麻煩，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辦公事來的。請你們告訴我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間，我自己進去。』」

「魯姓呀，先生？」侍者說。

「匹克威克，」那位辦事員回答。

侍者上樓去通報，但是匹克威克先生省了他的麻煩，緊跟着他上樓，並且一直走進了房間，不等侍者來得及說出一個字。那天匹克威克先生正請了他的三位朋友吃飯，匹克威克先生出現的時候，他們正圍爐而坐，在喝葡萄酒。

「好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對匹克威克先生點點頭。

那位紳士鞠了一躬，顯得有點驚訝，因為匹克威克先生的相貌已經不留在他的記憶之中了。

「我是從道孫和福格事務所來的，」賈克孫先生用解釋的聲調說。

「聽見這話，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來，『我請你去找我的代理律師，先生在格雷院的貝科先生，』他說，『茶房，帶這位紳士出去。』」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賈克孫說，不慌不忙的把帽子放在地板上，從口袋裏拿出羊皮紙來，『但是由辦事員或者代理人專誠拜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在一切法律形式上，先生，最要緊是慎重呵！』

說到這裏，賈克孫先生把眼光落在羊皮紙上，然後把兩手擱在桌上，帶着動人的和有說服力的微笑向大家看一眼說，「哪，來吧，不要讓我們對於這樣一點小事都說不了一句話，你們那一位是叫史拿格拉斯呀？」

史拿格拉斯先生聽見這句問話，非常真率 and 顯而易見的吃了一驚，所以其他答覆是不需要的了。

「啊，我想是你呵，」賈克孫先生說，態度更溫柔了，「我有點兒小事麻煩你，先生。」

「我，」史拿格拉斯先生叫。

「不過是一張傳票，請你在巴德爾和匹克威克的案子裏替原告做個證人，」賈克孫回答說，從那些紙張裏選出一份，又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個先令，「大審期之後就開庭，我們希望是在二月十四日；我們指定它是一個特別陪審官的案子，而現在纔有了十個呢，這是你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賈克孫說了這話，把羊皮紙送到史拿格拉斯先生眼前，把傳票和先令塞在他手裏。

丟普曼先生正在沉默的驚訝之中看着這一切的時候，賈克孫先生卻突兀的開口對他說——

「我想假使我說你叫丟普曼的話不見得錯吧？」

丟普曼先生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但是沒有從那位紳士的睜得大大的眼睛裏得到叫他否認的鼓勵，就說——

「是的，我是叫丟普曼先生。」

「另外那位紳士是文克爾先生了，我想，」賈克孫說。

文克爾先生吞吞吐吐的作了肯定的回答，於是兩位紳士每人都被老練的賈克孫先生送了一片紙和一個先令。

「哪，」賈克孫說，「我怕你們嫌我麻煩了，可是我還要找一個人，假使那沒有什麼不便的話，我這裏有沙姆意爾·維勒的名字呢，匹克威克先生。」

「茶房，叫我的當差來，」匹克威克先生說，侍者大為驚奇的去，了，匹克威克先生招呼賈克孫坐。

一個痛苦的停頓，但終於由那位無辜的被告打破。

「我想，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他一說話，就憤慨起來——「我想，先生，是你的東家他們想我自己的朋友的證明來坐實我的罪名吧？」

賈克孫先生用食指在鼻子的左側敲了幾次，表示他不想在那裏洩露監獄裏的祕密，祇開玩笑的說——

「不知道，難說。」

「那末爲什麼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追問，「假使不是爲了這個緣故，那爲什麼給他們傳票？」

「你的手段非常之好，匹克威克先生，」賈克孫回答說，慢吞吞的點着頭，「但是那沒有用。試試沒有關係，不過你卻不能從我得到什麼。」

賈克孫先生說到這裏，對大家再微笑一次，把左手的大姆指按在鼻尖上，用右手在周圍繞着，彷彿在轉一架想像中的咖啡磨子，表演了一齣非常優美的手勢戲（那時候很風行，可惜現在幾乎絕跡了），那玩意通常是叫做「上磨」。

「算了，匹克威克先生，」賈克孫作結論說，「貝科的一批人一定猜得出我們弄這些傳票幹麼，倘使猜不出，他們等到開庭的時候自然曉得。」

匹克威克先生對他的不速之客投射了極其鄙夷的眼光，而且很可能對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大加一番咒罵，假使不是

① 英俗，在什麼東西的左邊，是不好的或不吉兆的意思。敲敲鼻子左側，暗示要倒楣。

② 「Taking a grinder，」姑譯爲「上磨」，是一種滑稽的手勢，做法已如文中所述，意思是向對方表示「你不用轉我的念頭。」

沙姆恰巧在這時走了進來把他打住的話。

「沙姆意爾·維勒嗎？」賈克孫詢問的說。

「算是你許多年來說的話裏頂對的一句了。」沙姆答，態度極其鎮靜。

「這裏有你一張 *subpoena*（傳票，維勒先生，」賈克孫說。

「那在英國話怎麼講呀？」沙姆問。

「這是原本，」賈克孫說，避開了所要求的解釋。

「那一張？」沙姆說。

「這個，」賈克孫答，晃動着那羊皮紙文件。

「啊，那是原本是嗎？」沙姆說。「唔，我很高興看見了原本，因為這是很叫人滿意的事，叫人放心得很了。」

「這是一先令，」賈克孫說。「是道孫和福格給的。」

「道孫和福格真是了不得的漂亮呵，跟我這麼沒有交情，還送禮來，」沙姆說。「我認爲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禮數，先生，對於他們這是非常光榮的事，因為他們知道怎樣報答人家的功勞。而且，這真打動人的心哪。」

維勒先生說過之後，用上衣的袖子在右眼上輕輕的一擦，模仿演員們表演家庭間的悲哀動作的時候那最被人嘉許的一手。

賈克孫像是被沙姆的言論和行爲弄得有點惶恐；但是，既然已經送掉了傳票，沒有話再要說的了，所以他就裝腔做勢帶上那一隻他平常不帶，祇是拿在手裏裝派頭的手套，回事務所報告去了。

匹克威克那一夜幾乎沒有睡着，他的記憶被很不愉快的喚起了關於巴德爾太太的官司的事。第二天早晨他按時吃了早餐，就叫沙姆陪着上格雷院方場去。

「沙姆，」他們走到氣普沙德的盡頭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向四面看看說。

「先生，」沙姆說，跨一步走到主人旁邊。

「走那條路？」

「走紐蓋脫街。」

匹克威克先生並不立刻轉灣，卻茫然的對沙姆臉上看了幾秒鐘，嘆了一口重氣。

「什麼事呀，先生？」沙姆問。

「這場官司，沙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就要開庭了，說是在下個月十四號。」

「那是很妙的巧合，先生，」沙姆答。

「怎麼說呢，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發楞瑟因節日呵，先生，」沙姆答，「真是審毀棄婚約的好日子。」

維勒先生的微笑並沒有在他主人的臉上引起高興的容光，匹克威克遽然轉過身去，默默的居前而行。

他們這樣走了一程，匹克威克先生以小而急的步子居先，沉浸於深思之中，沙姆跟隨在後，是一副極其可妬可羨的一切滿不在乎的神氣；忽然，那佬是特別熱心於把自己所知道的隱秘消息報告給主人的沙姆，加快脚步趕到匹克威克先生的背後，指着他們正經過的一個人家，說——

「那是個很出色的豬肉舖子呵，先生。」

「唔，好像是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有名的香腸製造廠，」沙姆說。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嗎？」沙姆帶點兒侮慢的重復他的話說，「我卻認為它是囉，嘿，先生，保佑你的天真的眉毛，那裏在四年之前有過一

● Valentine，羅馬時代之基督教殉教士，相傳係被殺於二月十四日。英國古俗，於是日拈鬚擇情人，被拈着者為拈者。N. Valentine，送以禮物，又相傳為類，每年開始於是日擇配。

個可敬的商人神祕的失了蹤。」

「你不見得是說他被人悶死了，棄屍首給人解剖吧？」沙姆。西克威克先生說，連忙四面看看。

「不，我不是這意思，先生。」維勒先生答，「我倒希望我能這樣，因為那是更壞的哪。他是那個鋪子的主人，先生，是那有專利權的永遠不歇的香腸蒸氣機的發明人，那機器是，假使有一塊人行道上的大石頭太靠近了它，它也會吞它下去，容容易易的磨成香腸，就像是個嫩娃娃一樣。他是很得意這機器的，而那是當然的囉，所以他常常到地窖子裏站着看它開足了馬力轟着，直到高興得十足發響起來。他除了這個機器，還有兩個可愛的小孩子，先生，他真可算得是很幸福的人了，要不是他的老婆是個非常之不要臉的潑婦的話。她老是跟着他一步不離，在他耳朵裏嘖嘖呱呱個不歇，弄到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我對你說得老實吧，我的親愛的。」有一天他說，「要是你堅持這麼鬧下去的話，」他說，「我要不上美國去，我就不是人，這是真的。」「你是個懶鬼，」她說，「我希望美國人做得成你的生意。」接着她又不斷的把他罵了半個鐘頭，隨後跑進鋪子後面的小房間裏叫，說他簡直要她的命，這麼發作了整整三個鐘頭——有一陣子完全是叫和踢，第二天早上，丈夫不見了，他沒有從抽斗裏拿一樣東西——連大衣都沒有穿——所以很明白的，他並沒有上美國。第二天沒有回來，第二個禮拜也沒有回來，老板娘登了廣告，說是只要他回來，一切都不追究（這是很寬大的，因為見到他根本沒有做什麼末，）陰溝也淘了，以後兩個月，每逢淘到一個屍首，就當作正經事兒似的抬到香腸鋪子去。可是一個都不是的，所以大家說他是跑掉了，她也照常做着生意。一個禮拜六晚上，一個矮矮瘦瘦的老紳士跑到那鋪子裏，很興奮的說，「你是這裏的老板娘嗎？」是呀，」她說。「唔，老板娘，」他說，「我是來告訴你，我和我的家裏人是不預備給什麼東西咽死的呵。還有呢，老板娘，」他說，「請你允許我說一句，既然你們不肯用頂好的肉做香腸，那末我想你們不妨用點牛肉，因為牛肉也不比鈕子貴多少呀。」「鈕子，先生，」她說，「鈕子呵，老板娘，」那矮小的老紳士說，散開一包紙露出二三十顆半斤頭的鈕子。「褲子鈕頭是香腸的好作料呀，老板娘。」「是我丈夫的鈕子呀，」寡婦說，要疊過去了。「什麼？」矮小的老紳士喊，臉色非常灰白。「我懂了，」寡婦說，「他一時之間發了神經，就冒冒失失把自己做成了香腸，」他正是這樣的囉，先生，」維勒先生說，緊盯着西克威克先生的嚇得不成樣的臉孔，「要不然就是他跌進了機器，但是不管怎麼吧，總之，那位一生一世特別歡喜香腸的矮老頭兒發瘋似的衝出了鋪子，從此以後就不知去

向！

這段私生活的可悲事件的敘述，讓主僕兩人走到了貝科先生的房間。洛頓先生正把門半開着，在和一個衣服污垢而神色可憐的，穿着破了頭的鞋子和沒了手指的手套的男子在談話。那人的瘦長的飽經憂患的臉上有貧窮困苦的——幾乎是絕望的——痕跡。匹克威克先生走近的時候，他向樓梯口的黑角裏退縮，顯然是自覺到自己的窮相。

「非常的不幸呵，」那客人說，嘆一口氣。

「非常，」洛頓說，用筆在門框上亂塗他的名字，然後又用羽毛擦掉。「你要不要我給你轉達什麼呢？」

「你想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呢？」客人問。

「完全說不定的，」洛頓答，當客人把眼光低向地面的時候，他就對匹克威克先生婆婆眼睛。

「你覺得我等他是沒有用的吧？」客人說，不甘心的對辦公室裏張望。

「呵自然，我想是一定沒有用的，」那位辦事員回答，稍稍移向門口的中央。「他這個星期是一定不會回來的，下個星期還說不定，因為貝科每次下了鄉總是不急於回來的。」

「下了鄉，」匹克威克先生說，「呵呀，多麼不幸！」

「不要走，匹克威克先生，」洛頓說，「有一封信要給你。」那個客人似乎猶疑不決，又低頭向地面看着，於是辦事員偷偷的向匹克威克婆婆眼睛，像是暗示有一件很妙的幽默的事情正在進行，但那究竟是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卻無論如何猜不透。

「進來吧，匹克威克先生，」洛頓說，「那末，你要我轉達什麼嗎，瓦堆先生，還是你再來呢？」

「請他務必通知一聲我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那人說，「看上帝面上不要忘掉呵，洛頓先生。」

「不，我不忘掉的，」辦事員答，「進來吧，匹克威克先生，早安，瓦堆先生，這個天氣步行很好呵，是嗎？」他看見那客人仍然逗留未去，就招呼沙娜·維勒跟他主人進來，隨即對着那人的臉把門關了。

「我相信，自從開天闢地以來，決沒有像這窮鬼這麼討厭的人，」洛頓說，像受了損害的人的樣子，把手裏的筆攔開。「他的案子離開上法庭審理總還有四年，而他——該死的東西——他卻一個禮拜要來麻煩兩次。這邊來吧，匹克威克先生，貝科

在家，他要見你的，我知道。冷得要命。」他恨恨的加上一句，「站在門口跟這樣一個破破爛爛的流氓浪費時間！」這位辦事員用一根特別小的燈火棒，猛撥起了一片特別大的火之後，就領路走向他的上司的私室，通報匹克威克先生的來訪。

「啊，我的好先生，」矮小的貝科先生說，連忙從坐椅上起身，「唔，我的好先生，你的事情有什麼消息嗎？」呢？關於我們的在弗利曼胡同的朋友有什麼新消息嗎？他們並沒有睡覺，我是知道的。啊，他們是非常能幹的傢伙呵——真是非常能幹的。」

這位小人兒說完之後，大大的吸了一撮鼻煙，作為對於道孫和禰格兩位的能幹表示稱頌。

「他們是太大的流氓，」匹克威克先生說。

「呢，呢，」小人兒說，「那是各人的見解問題，你知道呵，而我們並不爭執名辭，因為當然不能希望你用專門的眼光來看這種問題。那末，我們已經把一切必需的都做了。我找着了史納賓大律師。」

「他是個好人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好人，」貝科回答說，「上帝保佑你的心和靈魂，我的好先生，史納賓大律師是他這一行裏的頭等角色。法庭上的本事，比任何人要好三倍——每件案子都參加。你對外面人不要說，但是我們——我們本行的人——都說史納賓大律師牽着法庭的鼻子。」

小人兒說了這話之後，又吸了一撮鼻煙，對匹克威克先生神祕的點點頭。

「他們給我的三個朋友送了傳票，」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他們當然要這樣的，」貝科回答，「重要的證人，看見你那次微妙的處境的。」

「可是她是自己昏厥過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她自己鑽到我懷裏來的。」

「很像是的，我的好先生，」貝科先生回答，「很像，也很自然。再像不過了，我的好先生——真是。可是誰能作證呢？」

「他們也給我的僕人一張傳票，」匹克威克避開上面那一點說，因為貝科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使他有點說不出話來。

「是沙姆？」貝科說。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是。」

「當然囉，我的好先生；當然囉。我知道他們要這樣的；一個月之前我就可以叫你知道的。你知道嗎，我的好先生，假使你把事情委託了律師之後又要自作主張，那你就也要自食其果。」說到這裏，貝科先生懷着自覺的尊嚴挺一挺腰，從襯衫褶襖上拂掉些鼻煙屑。

「他們要他去證明什麼？」匹克威克先生沉默了兩三分鐘之後說。

「我想是說你差他到原告那裏去提議和解。」貝科答：「不過那沒有多大關係；我不相信人家會從他嘴裏弄到多少東西。」

「我想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雖然煩惱，想像沙姆出庭作證的情景不禁發笑起來。「我們用什麼辦法呢？」

「我們是只有一個辦法，我的好先生。」貝科先生答：「反詰證人，信任史納賓的口才，把灰投在審判官眼裏；把我們自己投在陪審官面前。」

「假設判決是於我不利的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貝科先生微微一笑，大大的吸了一撮鼻煙，撥撥火，聳聳肩，含意深長的保持着沉默。

「你以為在那樣情形之下我一定得付損失賠償金的了？」匹克威克先生很嚴厲的注視着他那簡截的無言的答覆之後說。

貝科又把爐火非常不必要的撥動一下，說：「我怕是要的。」

「那末對不起，我告訴你，我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是無論如何不付賠償金。」匹克威克先生極其強調的說。「一個錢不付，貝科。我的錢是一鎊一辨士也不進道孫和福格的腰包。那是我的經過深思熟慮而決不更改的決定。」匹克威克先生把面前的桌子用勁一推，來證實他的立意的不可更改。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呵。」貝科說：「你自己當然最知道得清楚呵。」

「當然。」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史納賓大律師住在什麼地方？」

● 撒灰在眼睛里，愈為蒙蔽；投身於陪審官，愈為應響發落。

「在林肯院方場，」貝科說。

「我想去看看他，」四克威克先生說。

「去看史納賓大律師嗎，我的好先生！」貝科先生說，大吃一驚。「噫，我的好先生，不可能的。去看史納賓大律師，保佑我的好先生，這種事情從來沒有過的，除非先付了顧問費，並且先約定了時間。那是辦不到的，我的好先生，辦不到的。」

然而四克威克先生卻認定那不但可以辦得到，而且應該辦得到。所以結果是，他聽了一定不可能的斷語之後的十分鐘之內已經由他的代辯人帶到偉大的史納賓大律師的公事房的外間。

那是一個相當寬大的沒有地毯的房間，有一張大寫字檯放在靠火爐的地方。桌面上的粗呢早已完全失去了原來的綠色，而由於灰塵和年歲的關係逐漸發了灰色，除了被墨水的污漬掩蔽了它的本來色彩的部份。桌子上面有無數小卷的紙張，都用紅色毛線繫着；桌子後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紀的辦事員，他的光滑的臉孔和沉重的金錶鍊強有力的暗示出史納賓大律師的業務是多麼發達和得利。

「大律師在家嗎，馬拉德先生？」貝科先生說，極其恭敬有禮的送上自己的鼻煙壺。

「在家，」他回答，「但是他忙得很。你看，這些案子，他一個還沒有給意見，而這些是都付過辦理費的。」辦事員說了這話，微笑一下，吸了一撮鼻煙，他那津津有味樣子像是鼻煙使他歡喜又像是費用使他高興。

「好生意經呵，」貝科說。

「是呀，」律師的事務員說，拿出自己的鼻煙壺，非常和藹的遞給貝科，「而最好的一點是，除我之外世上沒有誰認得大律師的字迹，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等他提出意見之後還要等我抄寫出來，哈——哈——哈！」

「那末我們就知道除了大律師是誰要當事人多費幾個了呢？」貝科說，「哈哈，哈哈！」聽了這話，大律師的辦事員又笑起

○英國那時官場習慣，公文都用紅色毛線捆紮，律師的辦公室內亦是如此。故「紅色毛線」又轉指「官樣文章」，「官僚習氣」。

來——那不是一種發亮喧嘩的笑，而是低沉的內在的格格之聲。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歡喜聽的。當一個人內部出血的時候，對於他自己已是危險的事；但是當他內部發笑的時候，對於別人卻也沒有好處。

「你還沒有把我應該付的費用開出來吧，嗎？」貝科說。

「唔，還沒有。」辦事員答。

「請你開來吧。」貝科說。「我接到賬單之後就送支票來。可是我看你是太忙着收現款，所以沒功夫去想到欠賬的人了，呃，哈哈，哈哈。」這句俏皮話似乎很叫辦事員高興，所以他又自己把無聲的笑享受一下。

「但是，馬拉德先生，我的好朋友。」貝科說，突然復歸於莊重，拉着對方的衣襟把那偉人的偉人拖到角落裏；「你一定要勸大律師接見我和我這位當事人。」

「嘿，嘿。」辦事員說，「那倒不壞呀。要見大律師，那是太荒唐了。」然而，儘管這個提議荒唐，辦事員還是讓自已被輕輕的拉到匹克威克先生聽不見說話的地方，經過一番耳語式的簡短談話之後，他就輕輕的走進一條黑暗的小過道，隱入那位律師界的泰斗的聖殿，不久就顛着腳趾走回來，對貝科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說，大律師被說服了，打破從來的成例，允許立刻接見。

史納賓大律師是一位燈籠臉孔、面帶病容的男子，大約四十五歲，或者如一般傳說所說是五十歲。他那並沒有神采的腫眼睛，是常常可以在那種從事於多年乏味而辛苦的研究的人們頭上看到的；而且，毋需有那套在頸子上的黑色闊絲帶吊着的眼鏡，它們已經足夠告訴一個陌生人他是非常之近視了。他的頭髮稀薄而柔弱，那一部份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化費過多大的時間去修飾，一部份是因為二十五年來常常帶那掛在他身旁一隻架子上的出庭用的假髮。上衣領子上的髮粉的痕迹，和頸子上的洗得不清潔結得不成樣的白領巾，顯出他下了法庭之後還沒有得到空閒時間來改換一下服裝；而他的衣服的其他部份的不整潔的樣子，也可以叫人看出縱使他有時間也不能使他的儀表改善多少。業務有關的書籍，一堆堆的文件，拆開過的信，散亂在桌上毫無秩序，也毫無加以整理之意；房裏的傢具舊得很，東西歪的，書櫥的門的鉸鏈已經朽壞，灰塵隨着每一步從地毯裏一陣陣飛出，遮窗板由於年歲和污垢而變成黃色，房裏的每件東西都明白無疑的表示史納賓大律師是太過於

專心業務，所以對於個人的享受不大注意了。

當事人進房的時候，大律師正在寫着什麼，匹克威克先生由貝科先生加以介紹之後，他就對他心不在焉的鞠了一躬，隨後向他們示意坐下，小心翼翼的把筆插進了墨水台，就抱起了左腿，等待人家開口。

「史納賓大律師，匹克威克先生是巴德爾和匹克威克案子裏的被告，」貝科說。

「那案子請了我，是嗎，」大律師說。

「是請你的呀，先生，」貝科答。

大律師點點頭，等待別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急於要拜訪你，史納賓大律師，」貝科說，「是爲了在你着手處理之前告訴你，他不認這件控訴他的案子有任何的理由或者藉口；除非絕不行使賄賂，並且憑良心可以拒絕原告的要求，他是根本不出庭的。我相信我是正確的傳達了你的意見，不是嗎，我的好先生，」小人兒對匹克威克先生說。

「十分正確，」那位紳士答。

史納賓大律師打開眼鏡，舉到眼睛上，懷着很大的好奇對匹克威克先生看了幾秒鐘之後，掉頭對貝科先生說，一面很輕微的笑着：

「匹克威克先生的案情是很有把握的嗎？」

代理人聳聳肩頭。

「你們打算找些證人嗎？」

「不。」

大律師臉上的微笑更明顯了些，他的腿子搖得更猛烈了些，隨後，向安樂椅的靠背上一躺，咳嗽一聲，頗爲懷疑的樣子。大律師對這案子的預感的徵象雖則輕微，匹克威克先生卻沒有忽略。他把眼鏡——他是通過它注視了律師讓自己流露的感情表現的——更緊些擱在鼻子上，於是完全不顧貝科先生揚肩頭發眼睛的種種勸阻，用很大的勁說：



「我爲了這樣的目的來拜訪你，先生，那似乎，我相信，在像你這樣必然而然見識過許多這類事情的人看來，一定是很少的事吧。」

大律師努力要嚴肅的對火爐看着，但是那個微笑卻回到了臉上。

「你們這一行業的紳士們是，先生，」阿克威克先生繼續說，「看着人性的最壞的一面——它的爭執，它的惡意和它的壞血液，一切都呈現在你們面前。你們根據法庭上的經驗知道（我不是輕視你或者他們）效果是如何重要；而你們往往把使用某些工具的慾望委之於抱着欺騙和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別人；對於這些工具，懷着純粹誠實和高尚的目的而且有爲當事人盡力做去的可佩意願的你們，由於經常運用的緣故是非常熟知它們的性質和價值的。就這一點說，我真的相信不妨應用一種粗俗而很流行的批評，說你們這一種人是多疑的，不信任的，過慮的。我明明知道，先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你說這樣的話的不利，但是我來拜訪是因為要叫你清楚的瞭解，正如我的朋友貝科先生所說，我是無辜被認罪的；同時，雖則我非常明瞭你的幫助有無可估量的價值，但是，先生，我不得不請你允許我說一句，除非你誠懇的相信這一點，我是與其獲得你的大才的助益甯可喪失它們。」

這一套我們不得不說是阿克威克先生特有的非常令人厭倦的議論距離尚遠的時候，大律師早已沉入心不在焉的狀態了。但是隔了幾分鐘之後——這期間他已經重新拿起了他的筆——他似乎又意識到他的顧客的在場；於是從紙上拾起頭來有點不高興的說。

「是誰幫我辦這個案子？」

「奎箕先生，阿史納賓大律師，」代理人回答說。

「是的，他很年輕，」代理人答，「他是不久之前纔出庭辦事情的。讓我想看看——他在法庭上還不到八年哪。」

「啊，我想是的末，」大律師說，那種憐憫的聲調好像平常人說到一個非常可憐的幼年的孩子一樣，「馬拉德先生，去請

請——

「查箕先生，他在荷蘭蓬胡同，格雷院。」貝科插上去說。（順便說一句，荷蘭蓬胡同即現在的南方場。）「記住，是查箕先生，請告訴他，假使他能夠來一下，我很榮幸。」

馬拉德先生去執行他的任務，史納賓大律師沉入心不在焉的狀態，直到查箕先生被介紹相見。

他雖則是個嬰兒一般幼稚的律師，卻是個完全成長的男子。他的態度非常神經質，說話時帶着苦巴巴的遲疑；那似乎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羞懼的結果，那是出於「只好低頭」的自覺，因為缺乏財產、勢力關係，或者老臉皮的原故。他在大律師面前是感到被憐服對貝科先生是恭而且敬。

「以前還沒有拜識過呵，查箕先生。」史納賓大律師說，帶着傲慢的謙虛。

查箕先生鞠躬。他倒是拜識過大律師的，並且還對他懷着一個窮苦人的妬忌，有八年帶三個月了。

「你是和我一同參加這個案子的吧，我想？」大律師說。

假使查箕先生是一位富人，他會立刻叫他的事務員來問；假使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會把食指摸着額頭，努力記憶，倒底在他的不勝計數的聘約中間有沒有這一件；但是他既不富有又不聰明（至少在這個意味上說），所以他紅了臉，鞠一躬。

「你看過那些文件沒有，查箕先生？」大律師問。

又是一樣，查箕先生應該說他已經把這案子的詳情忘掉；可是他自從受聘為史納賓大律師的下手以來，案件的進行中，送到他面前來的全部文件他都讀過，而且兩月以來無論走路或睡覺都是專心一意的想着這些，所以他更是更加紅了臉，又鞠一躬。

「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大律師說，把手裏的筆向那位紳士站着的那面一揮。

查箕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一躬，那種恭恭敬敬的態度會叫一個初次打官司的當事人永遠不忘記；隨後他又轉過身去，向他的領袖垂着頭。

「也許你可以把匹克威克先生帶去吧，」大律師說，「嗯——」也許匹克威克先生有什麼話要說給你聽的。我們將要商量一下，當然的囉。」這樣暗示了他已經被打擾得夠長久之後，這位早已越來越心不在焉的史納賓大律師就把眼

鏡臨時應用一下，微微的向周圍哈哈臉，重新更專心的埋頭在桌上的案件了。那是一件永無休止的訴訟，起源於大約一世紀前病故的某人的一件行爲，他曾經封閉了一條小路，而那小路是一頭從來沒有人走進，另外一頭從來沒有人走出的。

奈箕先生不肯走出任何一扇門，除非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先他而出，所以是很費了些時間大家纔走到方場上，他們就在場上走來走去，討論了許久，結果認爲判決究竟如何是很難說的，誰也不能預料訴訟的結果，他們沒有讓對方請到史納賓大律師是非常幸運的事，還有其他可慮的和可慰的論點，不外是這類事情所共具的那些。

於是維勒先生被主人從持續了一小時的甜蜜睡眠中喚醒，他們和洛頓說了再會，就回市區去了。

第三十二章

比歷來忠實廷記者都遠為詳盡的描寫一個單身漢的宴會——
寶·索要在他的在波洛的寓所請客的情形。

在波洛的蘭特街有一種甯靜，給人以溫和的憂鬱。這街上老是有許多房屋出租，而且這是一條偏僻小路，它的沉悶是使人甯靜的。按照嚴格的定義來說，蘭特街的房屋不配稱為第一流的住宅，然而它是最令人中意的地點，倘使有人要超脫塵世的囂煩，要避開誘惑，要置身於沒有引誘他窺探窗外的任何可能性的地方，他應該無論如何住到蘭特街。

在這幸福的隱僻處所住了少數裁衣匠，一些做日工的訂書工人，破產法庭的一兩個監獄官吏，幾個僱傭於場上的小戶主，數得出的幾個女服裝縫，還夾雜幾個包工的裁縫。居民的大部份不是把精力用在出租有傢俱的房間，就是獻身於那有益健康增加氣力的事業——斬肉。這街上的沉靜的生活的主要徵象是綠色的百葉窗，召租條子，黃銅門牌，和門鈴把手，活潑的東西的主要標本是酒店裏的下手侍者，做鬆餅的青年人，和烤馬鈴薯的人。人口是流動性的，常常有人到結賬日●就不見了，而且通常是在夜裏。國王陛下的賦稅是難得征收到這幸福之谷的，租額是不規定的，自來水是常常被斷。

寶·索要在預先約定了請四克威克先生的那天晚上，老早就裝飾了他的二層前樓的火爐的一邊，另外一邊卻是笨·愛倫先生收拾的，接待客人的準備似乎已經完成。過道裏的雨傘已經堆到後房的門外的小角落裏，女房東的女僕的

● 結賬日 (quarter-day) 英倫古 Lacy Day (三月二十五日) Midsummer Day (六月二十四日)
Michaelmas Day (九月二十九日) Christmas Day (十二月二十五日)

鋪帽和披肩已經從扶梯上拿掉，靠街的大門口的擦鞋毯上不過是兩雙木屐；一支廚房用的蠟燭，蟲出一根很長的燈芯，在樓梯口的窗櫺上活潑的燃着。賈·索要先生親自到大街上的地下酒店買了酒，而且趕在送酒的人之前回了家，防止送錯人家的可能。五味茶做好在臥室裏的一口淺鍋裏，一張鋪綠色粗絨被布的小毯子已經從客堂裏借了來，預備打紙牌用的。這一家的所有的杯子，以及特地從酒店裏借來的一些，都排列在一隻淺盤裏，放在門外面的樓梯口。

這一切佈置雖然是非常令人滿意的，而坐在火爐旁邊的賈·索要先生臉上卻罩着一重雲。不僅如此，緊盯着爐子裏的深發楞的笨·愛倫先生，臉上也有一種同情的表情，他打破長久的沉默開口說話的時候，聲調裏也帶着憂鬱。

「真是倒楣，她偏偏在這時候發作起來。她至少應該等到明天呀。」

「那是她刻毒呵，那是她刻毒呵。」賈·索要先生暴燥的 answering 說。「她說既然我能够請得起客，應該能够付得起她那混賬的『小小的賬單』。」

「拖了多少時候了？」笨·愛倫先生問。順便說一句，所謂賬單，實在是人類歷來的聰明才力所創造的一個最特異的火車頭，它可以「拖」過人的最長的壽命，決不會無緣無故自動停止一下。

「不過是一個月帶個把星期的樣子。」賈·索要先生答。

笨·愛倫先生絕望的咳嗽一聲，對火爐頂上的兩根鐵條之間若有所覺的看了一眼。

「假使他們都來了之後，她偏在那時候鬧了出來，那不是糟糕透頂嗎？」笨·愛倫先生終於說。

「可怕。」賈·索要答，「可怕。」

房門上發出輕叩的聲音。賈·索要先生對他的朋友含有深意的看看，說了請進，於是一個穿黑色棉紗襪子的骯髒的，拖鞋搭脚的侍女——人家會當她是一個窮困不堪的衰老坡坡夫的女人兒——伸進頭來說，

「對不起，索要先生，願得爾太太要跟你說話。」

賈·索要先生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女孩子一扭就不見了，彷彿是有人在她背後用勁把她拉走的；這神祕的退場剛剛完成，門上又起了敲聲——這是一種銳利的敲聲，似乎是說：「我來了，我就進來了。」

實·索要先生帶着窮酸的恐懼神色●對朋友一瞥，又喊一聲「進來。」

這一聲招呼根本是不需要的，因為實·索要先生還沒有開口之前，一個矮小的兇狠的女子已經跳進房間，激昂得全身抖顫，忿怒得滿臉發青。

「呵，索要先生，」矮小兇狠的女人說，強作鎮靜，「請你把我這筆小小的賬付了吧，謝謝你，我今天下午要付房錢哪，房東現在正在下面等着。」說到這裏，那矮小女人搓搓手，把視線越過實·索要先生的頭頂，緊盯着他後面的牆壁。

「我是非常的抱歉，對不起你，賴得爾太太。」實·索要先生恭恭敬敬的說，「但是——」

「啊，那倒沒有什麼對不起。」矮小的女人答，發出一聲尖銳的嗤笑，「今天以前我不一定要這筆錢；至少，保存在你那裏和保存在我這裏是一樣的，因為反正是給我的房東。你答應我今天下午算賬的，索要先生，在這裏住過的每一位紳士都守信用的，因為無論誰既然自稱紳士就當然應該如此呵，先生。」賴得爾太太昂昂頭，咬咬嘴唇，更着力的搓搓手，對牆壁更固執的緊盯着，顯然可見的，當實·索要先生用東方寓言的方式說話的時候，她是發起火來了。

「我是非常的抱歉，賴得爾太太。」實·索要先生說，卑恭得無以復加，「但是事實是這樣的，我今天上城（指倫敦市區）是失望而回。」——所謂城真是個奇異的地方，常常有數量可驚的人在那裏失望呢。

「哦，但是，索要先生，」賴得爾太太說，牢牢的站在豈得明斯脫花絨地毯的一棵紫色的花椰菜上，「那干我什麼事呢，先生？」

「哦——哦——我相信，賴得爾太太。」實·索要先生避開她的問題說，「在下星期三之前我們可以把這事解決得妥妥當當，而以後就可以按照比較好的辦法進行下去。」

這正是賴得爾太太所需要的，她上不幸的實·索要的房裏來，就是一心想發作一下，明知道討賬的事是一定不會成功，只會失敗。她事先和賴先生在廚房前間交換了開場的客套，所以很得體的先放鬆了一點。

「那末你以為，索興先生，」賴得爾太太說，提高喉嚨叫鄰居們都聽見，「你以為我一天又一天的讓人家白佔着我的房子，不但決不想付房租，連買新鮮奶油和方糖給他吃早飯的錢還有每天送到大門口的牛奶的錢都不付嗎？你以為一個辛辛苦苦勤力的女子，在這條街上住了二十年的一个女子，（十年在對街，九年和九個月就在這座房子裏，）她就沒有別的事可做，只好替一些懶鬼白做到死，讓他們永遠抽煙喝酒和打蕩，卻不去用手做點什麼來幫助他們還債你以為？」——

「我的好人，」笨加明·愛倫先生勸慰的插嘴說。

「請你把意見留着對自己說吧先生，」賴得爾太太說，突然打住她的言語的激流，用動人的緩慢和莊嚴對第三者說起來。「我並不知道，先生，你有任何的權利向我說話。我想我並沒有把這房子租給你呵，先生。」

「當然囉，你沒有租過我，」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很好，先生，」賴得爾太太答，帶着傲慢的客氣。「那末，先生，也許你還是自管自的去弄斷醫院裏的可憐人的手臂和腿子好，先生，否則的話說不定這裏有人就要替你了，先生。」

「可是你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女人呵，」笨加明·愛倫先生進諫的說。

「我請你原諒，青年人，」賴得爾太太說，氣得冒一陣冷汗。「請你再這樣叫我一遍吧，好不好，先生？」

「我說那個字眼並沒有什麼得罪你的意思呵，師娘，」笨加明·愛倫先生答，替自己想想有點不舒服起來。

「對不起，青年人，」賴得爾太太用更大和更斷然的聲調質問說。「你所謂女人是說誰呀？你那是指我嗎，先生？」

「唉，保佑我的心！」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你是不是說的我，我問你，先生？」賴得爾太太惡狠狠的打斷他說，把門一推，開得大大的。

「噢，當然是的呵，」笨加明·愛倫先生答。

「是末，你當然是的，」賴得爾太太說，逐漸退到門口，把聲音提到最高度，特地爲了給廚房裏的賴得爾先生聽見。「是末，你當然是的，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在我自己家裏侮辱我，同時我的丈夫卻坐在樓下睡覺，就把我當作椅上一條狗似的，不去介意他應該自己羞呵（賴得爾太太說到這裏抽咽一下）讓他的妻子受這班年輕的剝削活人身體的東西，這

班叫公寓坍台（又抽咽一下）的東西這樣對待，讓她受盡人家的凌辱；他是個下賤的沒有骨氣的膽怯鬼，不敢上樓來對付這些流氓氣的人——不敢——不敢上來！」賴得爾太太住了嘴，聽聽是否這些反覆的辱罵已經激動了她的配偶；她發現那並未成功，於是帶着數不清的抽咽趕下樓去；這時候，大門上發出連綿兩下的叩擊聲；因此她就發作了希斯底里的哭泣，還帶着悲哀的呻吟，這樣延長到敲門聲重複了六次的時候，她忽然在一種不可控制的精神痛苦之中，把全部雨傘統統擱在地上，鑽進了後客室，嚇人的哐一聲帶上了門。

「索要先生是在這裏嗎？」大門開了之後，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的，」女僕說，「二樓。走上樓梯之後，你面前那扇門就是。」這個在塞得克的土著之間長大的女僕這樣指點過之後，就走上廚房的階梯去了，手裏帶着一支蠟燭；她充滿意於自己，以為她在那種情景之下可能需要她做的都做了。

史奈格拉斯先生最後進來，打算把門關好；幾次努力都歸於無效，他就把鐵鏈扣上；朋友們蹣跚的爬上了樓，才受到索要先生的接待，他不敢下樓迎接，因為怕賴得爾太太忽然從半路殺出來。

「諸位好嗎？」那位狼狽的學生說——「很榮幸——當心那些杯子。」這一句是提醒匹克威克先生的，因為他把帽子放在那淺盤裏了。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原諒呵。」

「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實·索要說，「我這裏的房子實在太小了點兒，但是你們假使去看一個年輕的獨身漢，那是一定不能計較這些的了。請進，你們是見過這位紳士的吧，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和笨加明·愛倫先生握手，他的朋友們也跟着照做。他們剛剛各自就座，又聽見兩聲一連的敲門聲音。

「我希望是賈克·霍布金士，」實·索要先生說，「聽，是他上來，賈克上來。」

樓梯上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賈克·霍布金士出現了。他穿了一件黑天鵝絨背心，上面有黑地白點的鈕子，藍色條紋的襯衫上裝了白色的假領。

「你遲了吧，賈克，」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在巴多洛米夫家裏就攔了，」霍布金士答。

「有什麼新聞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祇是有個蠻好的偶然事件，已經送到臨時病房裏了。」

「那是什麼意思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過是一個男子從第四層樓梯的窗戶裏跌下來；——但是那情形非常之好——的確是非常之好。」

「你是說病人的情形是很容易痊愈的吧？」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霍布金士不以為意的回答說：「不，倒不如說他是很容易痊愈的。但是明天卻要有一次出色的手術——假使是史賴攝動手那就大有可觀了。」

「你們認為史賴攝先生的手術很好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世上最好的，」霍布金士答：「上星期他把一個孩子的腿從關節裏割下來——那孩子吃了五隻蘋果和一塊薑汁餅——就在一切完成了兩分鐘之後，孩子自己還不知道，他說他不能躺在那裏讓人家開開玩笑，假使再不開始，他要告訴母親了。」

「嗚呀！」匹克威克先生吃驚的說。

「吓！那有什麼，什麼也沒有呵，」賈克·霍布金士說：「是不是，寶？」

「一點兒沒有什麼呵，」寶·索要先生答。

「順便告訴你，寶，」霍布金士說，幾乎不可覺察的向匹克威克先生凝神注意的臉上一瞥：「昨夜裏我們收了一個奇怪的病人。是個小孩子，他吞了一副項圈。」

「吞了什麼，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打斷他說。

「項圈，」賈克·霍布金士答：「不是一下吞下去，你知道，那是太大了——你也吞不下，別說小小的孩子了——呢，匹克威克先生，哈哈，」霍布金士似乎非常滿意於自己的談話，接着說：「不，經過是這樣的——那個小孩的父母是窮人，他們

住在一間弄室裏，小孩的大姊姊買了一副項圈——普普通通的項圈，大大的黑色的木質珠子串起來的，小孩因為歡喜玩具，就偷了項圈，藏著玩，弄斷了索子，吞了一粒珠子。小孩覺得那很有趣，第二天又來吞了一顆。」

「保佑我的心。」匹克威克先生說，「多可怕的事，請你原諒我插嘴，先生，說下去呀。」

「那一天，小孩吞了兩顆珠子，再一天就吞三顆，這樣下去，一個禮拜的光景就把項圈都解決了——一共是二十五顆。姊姊呢，她是個勤勉的女孩，難得用什麼裝飾品的，所以失掉項圈之後，幾幾乎把眼睛哭出來，上上下下的找，但是，不用說，我不到過了幾天，一家人正在吃飯——燒羊腿，下面糊馬鈴薯——那小孩不餓，在房裏玩，這時候忽然聽見一陣古怪的聲音，像是下一小陣冰雹，「不要弄出這種聲音，我的孩子，」父親說，「我沒有弄呀，」小孩說，「唔，不要再弄就是了，」父親說。短時間的沉寂之後，那聲音又響了，比先前更響，「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我的孩子，」父親說，「我就馬上把你放上牀去。」他爲了叫那小孩服從，就抓住他搖一搖，但是因此起了一陣從來沒有聽過的格拉拉的聲音，「嘿，見鬼啦，那是在孩子的裏面！」父親說，「他生馬脾風生錯了地方啦，」不是的，父親，」那小孩說，開始哭了，「是項圈，我吞了它，父親。」——父親抱起孩子奔到醫院裏，孩子胃裏的珠子一路震動得格拉拉響，人們向天上看，向地窺裏看，不知道那特別的聲音是哪來的。他現在在醫院裏了，賈克·霍布金士說，「他弄出那麼響的聲音，所以他們只好用一件守夜的人的上衣把他包起來，因為怕他吵醒別的病人！」

「這真是我所聽過的最奇怪的病哪，」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桌上一拍，加強語氣。

「啊，沒有什麼呀，」賈克·霍布金士說，「是不是呵？」

「當然沒有什麼，」賈克·霍布金士說，「索要先生答。」

「我告訴你吧，我們的職業上常常遇到這類怪事的，先生，」霍布金士說。

門上又發出叩擊聲，進來的是一位大頭的青年人，帶着黑色的假髮，他帶來一位長身軀的害壞血病似的青年人。其次一位來客是襯衫上裝飾着一隻粉紅色的鰻的紳士，他後面緊跟着一位帶了包金表鍊的臉色蒼白的青年，最後到了一位穿潔淨的亞麻布襯衫和布靴子的故作矜持的人物，於是賓客到齊。有綠色粗絨布檯毯的小桌子被推了出來，裝在一隻白色壺裏。

的第一道的五味茶被拿進來了；以後的三小時就化在「廿一點」上，規定是輸一打算六辨士；這三小時祇有一次因為壞血症的青年和粉紅色船錨的紳士之間的輕微爭執使牌局停頓了一下；在爭執之中，壞血症的青年暗示有一種如焚的慾望，要托帶着希望的象徵的紳士的鼻子。那位紳士呢，爲了答覆這一點，就表示堅決不願意在無代價的條件之下接受任何的「無禮」，無論是出於那位壞血症臉色的易怒的青年紳士，還是出於任何有一隻腦袋的別人。

當最後的「白癡」被宣佈之後，賭賬算到教全體都滿了意實。索要先生就拉鈴叫開晚飯，客人們都讓到牆角裏去等晚飯開出來。

那並不如有些人所想的那麼容易開出來。首先，女僕把臉伏在廚房的桌上睡着了，得叫醒她，這費了一點兒時間，等她應召而來之後，又費了一刻鐘的功夫作無效的努力，爲了使她的腦子恢復任何微弱的理性。貫牡驪的時候沒有吩咐賣的人把它們割開，用一把輕棍桿的小刀或者一把兩齒叉來割牡驪，卻是件很困難的事，所以這方面的工作完成得很少。牛肉也是差不多沒有預備好；火腿（也是街角上的德國香腸鋪子裏買的）也是類似的情形。然而在一隻馬口鐵罐子裏有充分的黑啤酒，而且乾酪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爲它很臭，所以整個說來，也許這頓晚飯並不壞，因爲所謂晚飯大多如此呵。

飯後，第二壺五味茶上了檯，同時還有一包雪茄和兩瓶酒。隨後，卻來了難堪的停頓，引起這場停頓的是這類場合常有的，一件很普通的事，雖然也是很教人心煩的事。

事實就是女僕要洗杯子。這一家自負有四隻杯子。我們記述這事絕對沒有誹謗顯得爾太太的意思，因爲即使現在也決沒有一家公寓是不缺乏杯子的，女房東的杯子是小而薄的棕色沒腳杯，從酒店裏借來的是些害水腫病似的大傢伙，每一只有一條粗大的腫脹的腿。這倒是足以使在座的諸位受到質惠的，可是那位包辦一切工作的青年女子防止了那些紳士們在腦子裏對於這一點發生任何誤解的可能，她硬把每人的杯子拿掉，雖然杯子裏的啤酒灘喝完還遠，她不顧實。索要先生的

① Vingt Et Un (Twenty And One) 用撲克牌玩的一種花樣，二十一點爲最高，過頭稱爲「白癡」。

② 基督教以鴉片爲希望的象徵，謂希望猶如鴉片之鴉。

眼色和阻止，大聲的說，要拿下樓去立刻洗出來。

凡事都有弊也有利。那位穿布靴子的過於拘謹的人在玩牌的時候一直想說個笑話而不成功，現在看見有了機會就利用起來。杯子一拿掉，他就開始講一個長長的故事。關於一位他已經忘了名字的大人物對另外一位卓越而著名的人物作非常之中肯的答覆，這人呢，他是從來沒有攪清楚是誰，他相當加長和極其詳細的說到一些附帶的事情，那些是隱約跟一件現成的趣事有關的，但是這件趣事究竟如何他偏偏在那時候死也記不起了。雖說過去十年來他是慣於用這故事博得熱烈的采聲的。

「噫呀，」穿布靴子的人說，「今天真是古怪。」

「我很遺憾，恰巧你忘記了，」寶·索要先生說，急巴巴的對門外瞟一眼，因為他自以為聽見了玻璃杯叮叮噹噹的聲音——「非常的遺憾。」

「我也是，」拘謹的人同感的說，「因為我知道那是會叫人大感興趣的。不要緊，我敢說，大約過半個鐘頭的樣子我就會想起來的。」

拘謹的人說到這裏，恰好杯子回來了；一直在專心注意着的寶·索要先生就說，他是非常的希望聽完這個故事，因為，照已經聽到的說，那一定是他所聽過的故事裏最好的一個。

看見杯子，使寶·索要先生恢復了某一程度的鎮靜，那是他自從見過女房東之後就沒有了的。他的臉色開展了，開始感覺到十分歡暢。

「喂，貝特賽，寶·索要先生非常和藹的說，同時把女僕放在桌子中央的那惹人心亂的一小羣玻璃杯分給衆人；「喂，貝特賽，拿熱水來，快點兒，好女孩子。」

「沒有熱水給你，」貝特賽回答說。

「沒有熱水！」寶·索要先生喊。

「沒有，」女僕說，頭一搖，那是比最豐富的語言所能表達的還要更堅決的否定。「賴得爾師母說不給你熱水。」

客人們臉上所顯露的驚訝，使主人添了新的勇氣。

「馬上拿熱水來——馬上。」寶·索要先生說，嚴厲得要命。

「不，我不能。」侍女僕回答，「賴得爾師傅在去睡覺之前把灶裏的火扒掉了，把水壺鎖了。」

「啊，不要緊，不要緊，請你不要爲這樣的小事介意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寶·索要臉上顯出內部感情的衝突的樣子，他看見了，「冷水也很好的。」

「啊，可敬可敬，」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我的女房東是發了什麼輕微的神經錯亂，」寶·索要帶一個怕人相的微笑這樣說，「我怕我必須給她警告了。」

「不，不要，」笨·愛倫說。

「我怕是一定要，」寶說，懷着英勇的堅決。「我要把欠她的付給她，明天早上給他警告。」可憐的傢伙，他是多熱烈企望他能够。

寶·索要先生買其餘勇的最後一擊，對於大家發生沮喪的影響，爲了提高精神，他們的大多數就特別和冷水沖的白蘭地親密起來，這樣所產生的最初的顯著效果就是壞血症的青年和穿那襯衫的紳士之間的敵對行爲的復活。交戰雙方用種種色色的擠眉噙鼻發洩互相輕視的感情，這樣弄了一些時候，直到壞血症的青年覺得有使這件事更爲水落日出的必要，於是事情就有了如下的發展。

「索要，」壞血症的青年說，聲音很大。

「呃，納第，」寶·索要先生答。

「假使我在任何朋友的席上造成了不愉快，索要，」納第先生說，「我總是非常難過的，何況是在你的席上，索要，——我是非常抱歉，但是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告訴根他先生，他不是紳士。」

「而我也非常之抱歉，索要，假使我在你住的街上造成任何擾亂的話，」根他先生說，「但是我恐怕我是非把剛纔說的話的人甩出窗戶叫鄰居們吃驚不可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先生？」納第先生問。

「就是我所說的意思，先生。」根他先生答。

「我倒高興看看你實行出來哪，先生。」納第先生說。

「半分鐘之內你就會感覺到我實行它了，先生。」根他先生答。

「我要求你賞光把你的名片給我吧，先生。」納第先生說。

「我可不給，先生。」根他先生答。

「爲什麼呢，先生？」納第問。

「因爲你會拿去貼在你的火爐架上，騙你的客人，叫他們以爲有一位紳士來拜訪過你了，先生。」根他先生答。

「先生，明天早上我的一個朋友要去等你。」納第先生說。

「先生，多謝你預先通知，我要特別吩咐僕人把調羹鎖起來。」根他先生答。

說到這裏，其餘的客人們插了進來，規勸變方的行爲的不當；因此，納第先生要求發言說，他的父親是完全如同根他先生的父親一樣的可尊敬，根他先生就回答說，他的父親是充分的等於納第先生的父親的可敬，而他的父親的兒子是正如何時候的納第先生一樣是個大丈夫。因爲這種話似乎是重新開始口角的序幕，所以大家又來干涉，因此大大的討論和喧嘩了一番；在這中間，納第先生逐漸讓自己的感情克服了自己，承認他對於根他先生從來就抱着熱烈的私慕，對於這話，根他先生回答說，整個而言，他愛重納第先生尤甚於自己的兄弟，納第先生聽了這話就寬宏大量的站起來把手伸給根他先生，根他先生用動人的熱忱握住了它；於是每人都說，在這場口角裏，從頭到尾，參與其事的變方的態度都是極其高貴的。

「那末，」賈克·霍布金士說，「讓我們繼續歡聚吧，費我倒不在乎唱一隻歌。」因此，霍布金士就在隱然的采聲的敲鑼

● 給名片是提議決鬥的意思，納第並不自己先拿出名片給根他，正是幽默處。
● 也是提議決鬥的規矩之一。

之下立刻唱起「天佑吾王」來。他儘量的大聲唱，唱成一種折衷於「比斯開譚」和「一隻青蛙」之間的新奇調子。這首歌的精華尤其在於合唱，而因為各位紳士都是按照自以為最好的調子去唱，所以結果真是非常之驚人。

在合唱的第一節完結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抬起頭來做出諦聽什麼的樣子，歌聲剛剛靜止，他就說：

「別騙我，請你們原諒，我似乎聽見什麼人在樓上叫喚哪。」

立刻是深深的靜默，而實·索先生的臉色變了。

「我想我現在聽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請把門開了吧。」

門一開，一切的疑惑都解決了。

「索先生，索先生，」一個尖銳的聲音在第二層樓梯上面叫喚。

「是我的女房東，」實·索說，大為沮喪的向大家看看。「噯，賴得爾太太。」

「你這是什麼意思，索先生？那聲音答話說得非常之尖銳和急速。」被賴得爾房錢和墊付的錢，又被你的不害羞自稱男子的朋友們辱罵和侮辱，難道還不夠嗎？就非被鬧得家破人亡，並且在這樣大清早上的兩點鐘大呼小叫的把救火車叫來不可嗎？——趕他們這些東西走。」

「你們應該替自己羞啊，」賴得爾先生的聲音說，那似乎是從遠遠什麼地方的被蓋下面透出來的。

「自己羞，」賴得爾太太說。「你為什麼不下去把他們一個個打走？假使你是一個男子你就該去。」

「假使我是一打男子我就去，我的愛，」賴得爾先生答，平心靜氣的。「但是他們人數比我多呵，我的愛。」

「哼，你這膽小鬼，」賴得爾太太答，極度的鄙夷。「你到底趕不趕他們這些東西走呵，索先生？」

「他們就走了，賴得爾太太就走了，」可憐的實說。「我怕你們還是走的好，」實·索先生對朋友們說。「我覺得你們是弄得聲音太大了。」

● Having the house turned out of window 原為「破家」吃光寶盤」之說

「這是非常不幸的事。」那位拘謹的人說。而且我們正是很舒服的時候，拘謹的人的忘掉的故事正開始大有想起來的希望哪。

「這是很難忍受的，拘謹的人說，四面看看。」很難忍受呵，是不是？」

「簡直不能受。」賈克·霍布金士回答。「我們來唱另外一節吧，寶來，開始！」

「不，不，賈克，不要。」寶·索要插上來說。「這首歌是很好，可是我怕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再唱。這裏的些人，是非常粗魯的呵。」

「我要不要上樓去把那房東痛罵一頓？」霍布金士問。「或者把鈴子儘拉着不停，或者到樓梯上去吼叫，你娶我怎麼都可以的，寶。」

「我非常感激你的友誼和好意，霍布金士。」可憐的寶·索要先生說。「可是我以為避免任何進一步爭執的最好的辦法是我們立刻散場。」

「喂，索要先生。」賴得爾太太的尖銳的聲音嘶叫着說。「那些畜生倒底走了沒有？」

「他們不過是在找他們的帽子呵，賴得爾太太。」寶說。「他們馬上就走。」

「誠走。」賴得爾太太說，把帶睡帽的頭伸過樓梯來看，正當匹克威克先生和跟着他的普曼先生從房裏走出。「就走！根本他們幹麼要來？」

「我的親愛的老閨娘。」——匹克威克先生抬起頭來勸諫的說。

「去你的吧，你這老東西。」賴得爾太太答，連忙縮回睡帽。「年紀大得够做他的祖父了，你這流氓！你比他們誰都更壞。」

匹克威克先生發現辯白自己的無辜是沒有用的，所以連忙下樓走到街上，緊跟着他的是普曼先生，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由於喝酒和興奮而沮喪不堪的笨·愛倫先生陪着他們走到倫敦橋。一路上，他把文克爾先生作爲一個特別可取的可以託以祕密的人似的告訴他說，無論是誰，祇除了寶·索要先生，要想博取他的妹妹愛拉貝拉的情感的話，他一定要去割斷他的喉嚨。他用適當的堅決表示了實行做阿哥的這種痛苦責任的決心之後，忽然哭了起來，把帽子拉下來遮住眼

購，急急忙忙回頭就走，在波洛市場的大門上作變響的敲擊，敲不開就坐在石階上打一個小盹，打了盹又敲門，這樣輪流的弄到天亮，因為他堅決以為自己是住在那裏，祇是丟掉了鑰匙。

客人們都順從賴得爾太太的有點兇咄咄逼人的要求走了，剩下不幸的寶·索要先生自己一個人來玩味明天可能的事故和今天晚上的樂趣。

第三十三章

大維勒先生對於文章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的箴言並且由兒子

沙姆意爾幫助把可敬的紅鼻子紳士的書賬稍微付了一點兒。

二月十三日這天，這部確鑿有據的故事的讀者們都知道的，正如我們一樣，那是規定審判巴德爾太太的案子的日期的緊前一天；這天早晨是沙姆意爾·維勒很忙的時候，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二時，並且包括這兩個鐘點在內，他是不斷的從喬治和兀應到貝科先生的公事房跑來跑去，並不是有什麼事情要做，因為商議是已經商議過了，採取何種進行的步驟也是已經最後決定了的，祇是匹克威克先生激動得不得了，一定要不斷的送小條子給他的代理人，卻又不過是這樣問，「親愛的貝科——一切都進行得好嗎？」貝科對於這話老是給這樣的答覆，「親愛的匹克威克——都盡可能的，好。」事實上呢我們已經暗示過，並沒有什麼在進行，無所謂好還是壞，總之等到第二天早晨上法庭就是了。

但是，無論自願或者被迫而第一次和法律打交道的人們，發生一些暫時的煩惱和焦慮，卻也情有可原。而沙姆呢，因為對於人類本性的意志薄弱的缺點有合宜的容忍，所以抱着一貫的善良和泰然的鎮靜，來服從了主人的一切的斷然命令，那正是他的最動人最可喜的特性之一。

沙姆用一頓極其可口的午飯慰藉了自己之後，正在櫃檯邊等着那杯匹克威克先生叫他喝來解除上午奔波的疲勞的熱混合飲料，這時候，來了一個大約三呎高的青年人，帶着毛茸茸的便帽和穿着粗斜紋布的罩褂，他的打扮說明他有一個可嘉的野心，到了適當時機就要升做馬夫；他走進喬治和兀應的過道，先向樓上看，再對過道裏看看，又對酒吧間裏看看，好像

要我一個人交待什麼任務；因此，酒吧間侍女覺得那所謂任務也許說不定竟和酒店裏的茶匙或湯匙有關，就招呼那人說：

「喂，青年人，你幹什麼？」

「這兒有什麼叫做沙姆的人嗎？」那青年人問，聲音高大，勝過應有的三倍。

「姓什麼？」沙姆·維勒說，掉頭看看。

「我管它！」青年紳士在毛茸茸的便帽下面敏捷的回答說。

「你是個伶俐的孩子，真是，」維勒先生說，「不過我假使是你的話，我是不會把鋒頭露得太多的，因為怕給人家割斷。你幹麼像個野蠻的印度安人似的，沒規沒矩的到旅館裏來找沙姆呀？」

「因為一位老紳士叫我來的，」那孩子說。

「怎麼樣的老紳士呢？」沙姆問，懷着深深的鄙夷。

「他是開伊普斯威馬車的，他用我們的房間，」那人回答說。『昨天早上他對我說，今天下午到喬治和兀羅來找沙姆。』

「是我的父親哪，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用解釋的神氣對酒吧裏的一個青年女子說，「他要不知道我姓什麼那就算

我該死。那末，小芽兒，怎麼呢？」

「怎麼嗎？」那人說，「就是要你在六點鐘的時候到我們那裏去看他，因為他要看你——在來登霍市場的藍色野公豬。我對他說你要來的嗎？」

「你不妨冒失點兒這麼說吧，先生，」沙姆答。那位青年紳士被這樣付與權力之後就走了，一路走出院子一路吹了幾丈極其洪亮的唿哨，引起了滿院的迴聲，那種迴聲是車夫們的唿哨的忠貞而極端正確的模倣。

四克威克先生是在那種興奮和心煩的狀態之中，絕不會不高興祇剩自己一個人，所以維勒先生獲得出假的允許，於是走了；那時雖約定的鐘點還早，有充分的時間讓他處置，他竊聽到公館大廈，停留在那裏，帶着頗為冷靜和遠觀的臉色觀察那些聚集在那有名的熱鬧地點附近，使那兒的老太太輩的居民大為恐怖和憤怒的，無數的短程馬車夫役。維勒先生在那裏勾留了大約半小時，然後就開始通過許多小路和胡同，上來登霍市場去，因為他是在消磨空閒的時間，幾乎要停下脚步察看眼

光所接觸的每一件東西，所以，毫不足奇的，他終於站在一個賣文具和版畫的小鋪子櫺窗前面了。但是假使不加以進一步的解釋，如下的事卻有點奇怪。他的眼光一落在那些放着出賣的版畫的某些張上，他就突然一驚，用勁把右腿一拍，大聲的喊：『要不是這個東西，我就把它都忘掉了，等想起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沙姆·維勃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所盯着的那一幅畫，色彩鮮明，畫的是兩只人心被一支箭串着，在一堆旺盛的火上烤，有一男一女兩個穿摩登服裝的吃人生番，紳士穿了藍色上衣和白色褲子，淑女穿了深紅色的外套，打了一把同樣顏色的陽傘。露着飢餓的眼光從一條通到火那邊的彎彎曲曲的石子路走向烤着的肉去。還畫了一位顯然不雅的青年紳士，有兩隻翹膀別的什麼都沒有，正在照料着燒烤的工作，遠遠露出圍罕曠場的教堂的尖塔，這全部就構成一張『發楞秦因』。●櫺窗裏的題字說，這種貨色店裏備了許多，普遍發售給同胞們，定價克己，每張減售一先令六辨士。

『要不我就忘掉了，要不我真是忘記掉了！』沙姆說，說着馬上跨進那文具鋪子，說要買一張最好的金邊信紙，和一支硬頭子的保證不洩墨水點子的筆，很快買了這些之後，他就用跟剛才蕩馬路大不相同的大步子一直向來登霍市場走去。到那邊四面一看，找到一塊招牌，那上面由畫師用他的藝術描畫了一個東西，依稀類似一隻天藍色的象，祇是有一隻鷹鈞鼻子代替了長而粗的象鼻。他正確的猜想那就是所謂藍色野公豬了，於是跨進酒店，打聽他的父親。

『他有三刻多鐘沒有在這裏了，』一個管理藍色野公豬的內部事務的青年女子說。

『很好，我的親愛的，』沙姆答。『給我九辨士的溫水白蘭地，再拿個墨水缸來，好不好，小姐？』

溫水白蘭地和墨水缸送進了小房間，青年女子小心的遏制了爐火，免得它燒旺起來，並且拿走了撥火棒，因為它會誘導一種可能性，就是不先徵求並且取得藍色野公豬的參與和贊助就去撥火，於是沙姆坐上靠近爐子的一口箱子，拿出那張金邊信紙和硬頭鋼筆來，然後，仔細看清了筆尖上並沒有頭髮，並且褪了桌子，免得信紙下面有麵包屑，就捲起袖子，曲起手肘，專心專意寫起信來。

對於不習慣於從事書寫的女士們和紳士們，寫一封信並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在這類情形之下，往往認為寫字的人必須把頭倚在左臂上，以便把眼睛儘可能接近紙頭的水平，斜瞥着他所寫的字，並且用舌頭在嘴裏構成想像中的字母和手裏相應。這些動作雖然對於作文大有幫助，可是相當延緩了作者的進行。沙姆用很小的正楷寫着，寫錯的時候就用無名指擦掉，重新寫上，但是新添的往往要重複描過，纔能從墨漬裏看得出，這樣不知不覺竟寫了一個半鐘點，直到房門開了，他的父親走了進來，纔把他驚動。

「喂，沙梅，」父親說。

「喂，我的普魯士藍，」兒子答，放下了筆。「後娘的最後公報」^①怎麼樣？」

「維勒太太一夜平安，但是今天早上卻異常的乖張和不樂。大維勒老爺宣誓簽署，那就是最後發表的公報呵，沙梅，」維勒先生回答說，脫下披肩來。

「還沒有好些，」沙姆問。

「一切的徵象更惡化了，」維勒先生答，搖着頭。「但是你那是在幹什麼——苦巴巴的求知識嗎——呃，沙梅！」

「我已經弄好了，」沙姆帶點兒窘態說。「我是寫東西。」

「我看見的，」維勒先生答。「我希望不是寫給什麼年輕女人的吧，沙梅。」

「你說不是那也沒有用呵，」沙姆答。「那是一個發楞泰因^②。」

「一個什麼？」維勒先生喊，顯然被那字眼嚇壞了。

① Prooshan Blue (Prussian Blue) 或譯紺青，未必有何隱喻。沙姆往往信口開河，此處或因其父開房間於

Bine Boor，故附搭上一個 Bine 字。

② 滑稽的說法。若譯「最後消息」似更明瞭，惟因緊接之下文所限，只得直說之。

③ 這里是指發楞泰因發發的情書。

「一個發楞因，」沙姆答。

「沙姆維爾，沙姆維爾，」維勒先生說，是帶責備的聲調，「我想不到你會這樣。你看到你父親的壞嗜好的教訓，你聽見我關於這個問題所說過的一切，你又親身見過你的後娘，還和她相處過，受了這種道德的教訓，我以為是無論哪個一生一世都忘不了。」這些感慨使這位好老年人太受不了了。他把沙姆的大酒杯舉到嘴邊喝光裏面的。

「你怎麼啦？」沙姆說。

「不礙事，沙姆，」維勒先生答。「那會叫我終身受非常痛苦的磨難，不過我身體是很結壯的，那是一個安慰，就像那老火雞說的，『應當農民說恐怕不能不殺掉牠賣到倫敦市場去的時候。』」

「什麼磨難啊？」沙姆問。

「看你結了婚呵，沙姆——看着你變成一個被欺騙的犧牲，想着你無緣無故受那樣的罪，」維勒先生答。「那對於一個做父親的人的感情是可怕的磨難呀，沙姆。」

「廢話，」沙姆說。我可不忙着結婚，你不用心煩啦，我知道對於這些事情你是個鑑定家。叫人把你的煙斗拿來抽上，我把信唸給你聽吧。」

我們不能明確說，究竟是由於抽煙的預感，還是由於一種自慰的想法：結婚是他們家族的血統裏遺傳來下的命中註定的安排，沒有辦法的，使得維勒先生的感情鎮靜下去，憂愁趨於消退的。我們倒是想說，那個結果是兩種安慰共同造成的，因為他幾乎不斷的低聲反覆說着第二點，而同時拉鈴叫人拿第一件東西。隨後他就脫掉外套，點上煙斗，背對火靠近爐子站着，以便擷取它的全部熱力並且可以倚在鐵架子上，於是用由於煙草的和緩作用而大為寬慰的，臉孔對着沙姆，教他「開火。」沙姆把筆插進墨水裏預備作必要的塗改之用，開始用非常舞臺腔的調頭吟起來：

「『可愛的』」

「慢，」維勒先生說，拉拉鈴。「來兩杯還是那老花樣，我的親愛的。」

「就是啦，先生，」侍女說她來去，回來再去，都是很快。

「他們似乎很摸得着你的脾氣呀，」沙姆說。

「是的，」他父親答，「我從前常來，在年輕的時候。唸下去，沙梅。」

「可愛的人兒，」沙姆唸。

「不是詩吧？」他父親插嘴說。

「不，」沙姆答。

「我很高興，」維勒先生說。「詩是不自然的好好的人誰都不唸詩，除非是教區差役在贈子日才說說詩呀，瓦楞的鞋墨和勞倫的油呀，或者這些什麼下等東西。你決不要讓自己墮落得唸詩，我的孩子。重新開始吧，沙梅。」

維勒先生帶着批評的嚴肅神情重新啣了煙斗，而沙姆就重新如下的唸起來。

「可愛的人兒，我覺得該死了。」——

「那不好，」維勒先生說，從嘴裏拿開煙斗。

「不，不是「該死了，」」沙姆答，把信對光舉起來，「是「羞死了，」那裏有個墨水點子——「我覺得羞死了。」」

「很好，」維勒先生說。「唸下去。」

「我覺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我忘了這裏是個什麼字，」沙姆說，用筆搔着頭皮，徒然努力要想它出來。

「那你爲什麼不看紙上呢？」維勒先生問。

「我是在看着呀，」沙姆答，「可是那裏又是一個墨水點子。我只看見一個黃蓋頭。」

① 贈子日 (Boxing-day) 聖誕節之次日，若適爲星期日，則爲再次一日。英俗在這一天贈送物品給郵差、脚夫、雜役等。

② 開頭沙姆說的是 'a-damn'd'，後來改成 'a-samn'd'。

③ 這里原意是只有一個 o，一個 i，還帶一個 d，所以下面大維勒說也許是 'chremvent-d (被陷害)」。而沙姆寫的其實是 'chremserib-d'。

「也許是被陷『害』吧。」維勒先生提醒他。

「不，不對。」沙姆說「被限『定』，那就對了。」

「那不如被陷害好呵，沙梅。」維勒先生莊嚴的說。

「是嗎？」沙姆說。

「那是再好不過的字眼。」他父親回答。

「但是你不覺得那意思太過火嗎？」沙姆問。

「唔，也許你那麼說法更溫柔一點。」維勒先生略加思索之後說。「唸下去吧，沙梅。」

「覺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定了要和你談話，因為你是個可愛的女孩子，的確確是的。」

「那是非常之好的情話。」大維勒先生說，拿開煙斗給這句話讓路。

「是末，我認為是有點兒好的。」沙姆說，大為得意。

「我對於這種寫法，」大維勒先生說，「是歡喜它的沒有那些名字夾在裏面，——什麼維納斯囉，諸如此類。把一個年青

女人叫做維納斯呀安琪兒呀有什麼好處呢，沙梅？」

「啊！可不是有什麼好處？」沙姆答。

「你叫她魔獅也是一樣的，或者就叫她獨角獸，或者就擺擺統統叫她紋章。」那種東西大家都知道全是些神話裏的怪

獸。」維勒先生繼續發議論說。

「正是一樣末。」沙姆答。

「開下去吧，沙梅。」維勒先生說。

沙姆照辦了，繼續唸信，他的父親繼續抽煙，臉上帶着特別足以使沙姆獲益的混合着聰明和喜悅的表情。



「我沒有看見你之前，以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樣的。」
「她們是這樣的。」大維勒先生加入插句似的說。

「但是現在，」沙姆繼續說，「現在我發現我從前真正是個笨頭笨腦的多疑的大蠢蛋，因為誰都比不上你，而我卻是誰都看不上，偏看上了你。」
「我以為說得過火一點是更好呵，」沙姆說，抬頭看看父親。

維勒先生嘉許的點點頭，沙姆於是接着唸下去。

「所以我利用這個日子的特許，瑪利我親愛的——就像那經濟困難的紳士在一個禮拜天出去走走的時候說的囉——來告訴你，自從我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看見你之後，你的相貌馬上就攝在我的心裏了，比照相機（你也許聽說過這東西的吧，瑪利，我的親愛的，）還要快得多和清楚得多，雖說它是只要兩分十五秒就可以拍好一張相片，並且裝好了玻璃和匣子還帶一只好掛的鈎子。」

「我恐怕那是很近乎詩了，沙梅，」維勒先生說，猶疑不定的。

「那不是，」沙姆答很快唸下去，避免爭執那問題——

「「拒」受我，瑪利，我的親愛的，作你的發楞泰因，^⑤把我說的話好好想想——我的親愛的瑪利，我現在就此結束。」完了，」沙姆說。

「那有點兒像是突然煞住的，是嗎，沙梅，」維勒先生問。

「一點也不是，」沙姆說，「叫她希望還有些話，這正是寫信的大藝術呀。」

① 這句原文是：For there's not nobody likes you though I like you better than nothing at

all. 花樣玩在 'like' 一字上，無法直譯，故略加改動。

② 這字沙姆寫錯了，應作「接」。

③ 這里是指發楞泰因節選定的情人。

「唔，維勒先生說，『那倒有點道理，我但願你的後娘說起話來能照這有教養的原則行事就好了。你不簽個名嗎？』」

「難的就是這一點，」沙姆說：「我不知道簽什麼名字好。」

「簽上維勒，」這個姓氏的最年長的尙存的所有主說。

「不行，」沙姆說：「決不能在發楞泰因上簽自己的真姓名的。」

「那末就寫上『匹克威克』吧，」維勒先生說：「這名字很好，而且是很容易寫的。」

「一點兒不錯，」沙姆說：「我能够寫一節詩結束，你覺得怎麼樣？」

「我可不歡喜，」沙姆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可尊敬的馬車夫寫過詩，祇除了一個，他因為路劫被上絞刑，在前一夜寫了幾節動人的詩，但是他祇是一個坎波威爾人，所以那是不足為例的。」

可是沙姆卻不能被勸得打消寫詩的念頭，所以他在信的末尾簽上了

「你的相思客

匹克威克。」

於是把信很複雜交錯的疊好，在一個角上寫了一行向下傾斜的密密的字：「寄薩符克州伊普斯威市奴普金絲市長家女僕瑪利收。」封了，放在口袋裏預備送到郵政總局去寄。這件重要事情辦好之後，大維勒先生就進行提出另外幾件，那是爲了它們把兒子叫來的。

「第一件是和你的東家有關係的，沙梅，」維勒先生說：「明天他要被無問了，是嗎？」

「是要審了，」沙姆答。

「那末，」維勒先生說：「我想他需要找幾個證人來證明他的人格，或者證明他當時不在場。我把這事盤算過，他放心好了，沙梅，我已經找到幾個朋友可以替他去證明隨便哪一點，不過我的忠告是這樣的——不要介意人格，咬定了不在場什麼都比不上說不在場好，沙梅，再好沒有了。」維勒先生發表了這種法律意見之後，臉上露出深謀遠慮的樣子，然後把鼻子埋在

大酒杯里，從杯子上面向他的吃驚的兒子垂着眼睛。

「噢，你這是什麼意思？」沙姆說，「你不是以為他是上中央刑事審判廳受審吧？」

「那是不在考慮之內的，沙梅。」維勒先生答，「不管他是在哪裏受審，證明不在場總是好的，能够救他。我們叫托姆·威爾德斯巴克，免了誤殺罪，就是用不在場的證明，那時候所有的律師都一致說沒有法子解救沙梅，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假使你的主人不採取不在場的證明，他就像意大利人說的要倒楣了，那是一點兒不成問題的囉。」

大維勒先生堅決不移的相信，中央刑事法庭是全國最高的法庭，它的審判的規則和形式足以約束任何其他法庭的措施，所以他的兒子爲了說明「不在場」的，不能採用而作的論證他是完全不聽，祇猛烈的抗議說：「西克威克先生是『被犧牲了』。沙姆看出把這問題再討論下去是沒有用的，就轉換話題，問他的可敬的父親所要和他商談的第二點是什麼。

「那是個內政政策的問題，沙梅。」維勒先生說，「那個史的金斯。」

「紅鼻子嗎？」沙姆問。

「正是他。」維勒先生答，沙梅，那個紅鼻子的人，來看你的後娘，來得那麼勤，那麼親密，我從來沒有見過。沙梅，他成了我們家的一個這樣要好的朋友，離開我們他就不舒服，非到又有什麼事來找我們之後不會安心。」

「我要是你的話，就給他一點東西，讓他像在他的記性上擦了松節油和擦了蜜蠟，過這麼十年也忘不了。」沙姆插嘴說，「你慢說。」維勒先生說，「我正要告訴你，他現在老在走的時候帶去大約裝一扁瓶波羅糖酒。」

「他回來的時候瓶就空了，我想是吧？」沙姆說。

「乾乾淨淨。」維勒先生答，「決不剩下什麼，祇除了瓶塞子和糖酒的味道，這你放心他吧，沙梅。那末，我的孩子，今天晚上那些傢伙要去開會，那是「禮拜堂聯合節制協會布力克街分會」的月會。你後娘本來要去的，但是害了風濕病，去不成，我呢，沙梅——我就拿了送給她的兩張票子。」勒維先生非常得意的宣佈了這個秘密，之後就一個勁兒儘量眼睛，叫沙姆以爲他一定是右眼皮上害了面部神經癱瘓病。

「呵？」那位年輕紳士說。

「唔，他的前聲說，非常小心的四面看看，『你和我去，準時到場。助理牧師是不能夠的，沙梅助理牧師不能夠。』說到這裏，維勒先生發了一陣格格笑，逐漸變成一種上了年紀的人所能平安經受的類乎哽噎的東西而止。

「噯，我出生出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老鬼哪。」沙姆喊着說，一面擦着老紳士的背，那麼用勁，足以叫他被磨擦得着起火來。『你笑的什麼呀，胖子？』

「別發沙梅，維勒先生更加小心的四面看看，用耳語聲說，『我的兩個朋友，在牛津路上開車的，種種色色的玩意兒都內行，他們把助理牧師抓在掌心裏了。』沙梅，在他到禮拜堂聯合會去的時候，（他是一定去的，因為他們要把他送到門口，必要的話還要把他扔進會場）他一定喝飽了甜酒，像他在多金的格蘭塔侯爵一樣了，且不說更加厲害。」維勒先生這時又過度大笑起來，結果又是轉成那種半哽噎的狀態。

有計劃的暴露紅鼻子人的真實的習性和品質，是再投合沙姆·維勒的心情不過的；時間已經很快要到開會的鐘點，所以父子倆立刻動身上布力克街；走在路上的時候，沙姆並沒有忘記把那封信送進郵局。

「禮拜堂聯合節制協會布力克街分會」的月會，在一條安全而寬敞的樓梯頂上一間很大的房間裏愉快而活潑的開。主席是直隸子安托尼·赫姆先生，他是個皈依的救火員，現在做教師，偶爾做做巡行傳教士大會祕書是白納斯，末奇開雜貨店的是個熱心而公正的「傢伙」，他賣茶給會員們。正式開會之前，婦女們坐在長板橙上喝茶，喝到她們認為宜於離座的時候為止；一隻很大的木質的錢箱，顯目的放在會議桌的綠色粗絨毯上，祕書立在後面，帶着慈慈的微笑，感謝增加那藏在箱裏的大量板銅的每一次捐贈。

在這個場合，婦女們喝起茶來真是到了極其可驚的地步，大為驚怖的大維勒先生，完全不管沙姆勸誠式的推他碰他，瞪着眼的東張西望，掩飾不住自己的驚訝。

大維勒的酒店的牌號，讀者應能記憶也。

Verbal 即「人」聖經上稱人爲 Verbal，意謂人爲容受上帝恩惠或賞罰之器具，參看第一部第二卷的註解。

「沙梅，」維勒先生噓噓的低聲說，「這些人裏面有幾個明天要不是需要錐孔來放水，我就不是你的父親，一點都不含糊。這個在我旁邊的老太婆要把自己淹死在茶裏了。」

「別說話，你不能嗎？」沙梅咕噥的說。

「沙梅，」隔了一會，維勒先生用深沈的興奮的聲調說，「聽着，我的孩子，假使祕書那傢伙再這麼攪五分鐘，他就要被土司和水壓破了。」

「噯，讓他去，只要他高興，」沙梅答：「那不干你的事。」

「假使再這麼儘攪下去，沙梅，」維勒先生說，還是那種低沈的聲調，「我，作為一個人類，是義不容辭要站起來發表意見了。那邊第二條板凳上有個年輕女人，已經喝了九早餐杯半，我看着她顯然脹大了起來。」

無疑，維勒先生是要把他的善心付之實行的，要不是技巧事情發生了變化：一大片杯子碟子被放下的聲響，宣佈喝茶終結。機器被拿開了，綠色粗絨蓋毯的桌子被抬到房間中央了，這晚的正事就由一位矮小的令人注目的男子發動開始：他是禿頂，穿了褐色短袴；冒着折斷穿在短袴裏的兩條瘦小腿子的危險，他突然狂奔上樓說：

「女士們和紳士們，我推我們的優秀的教友安·托尼·赫姆先生做主席。」

婦女們聽了這個提議，集體的揮動了精美的手絹，那位性急的短小男子就抓住赫姆先生的肩膀，把他「推」進一張曾經是隻椅子的桃花心木做的東西。手絹的揮動重起了一陣，那位瘦弱的、永遠冒汗的、白臉的赫姆先生，謙恭的鞠了一躬，使婦女們大為稱頌，於是正式就座。隨後穿褐色短褲的小人兒要求大家肅靜，赫姆先生站起來說話——他說，在布力克街分會今天到會的諸位兄弟姊妹的允許之下，祕書可以宣讀本分會幹事會的報告。這個提議又引起手絹的一陣揮舞。

祕書用一種非常令人注目的方式清了鼻子，而每當會場上有什麼大事要做就總會降臨於會衆的那種咳嗽也已經適度的完成之後，如下的文件就被宣讀了：

「禮拜堂聯合節制協會的

布力克街分會幹事會報告書

「幹事會在過去一月中進行他們的愉快的勞動，以莫可言宣的快慰報告「節制會」會員的新發展如下。

「赫·華柯，裁縫，妻子一人，孩子兩個，承認在境况比較好的時候有經常喝強麥酒和啤酒的習慣，他說他不能確定二十年來是否每星期不嗜兩次「狗鼻子」。這幹事會經過詢問之後知道是一種混合飲料，裏面有熱的黑啤酒、濕糖、杜松子酒和薑蕙質。（一聲呼，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叫了一聲「一點不錯」現在是失了業，不名一文，以為一定是由於黑啤酒（歡呼）或者是由於他的右手失了效用，究竟哪一點拿不定，但是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可能：假使平生只喝水不喝別的，他的工友們決不會用一根鏘針戳他，以致造成他的災禍（大歡呼）。他是除了冷水別無可喝的了，但從來沒有覺得口渴（大鼓掌）。

「貝賽·瑪丁，寡婦，一個孩子，一隻眼睛，白天出去做短工和洗澡；生來就祇是一隻眼睛，但是知道她的母親喝黑啤酒，所以那假使是這個原故的話並不足怪。（大歡呼。）覺得並不是不可能的，假使她一直禁酒，也許她這時候有了兩隻眼睛也未可知（大鼓掌）。她到每一處工作總是要每天十八辨士，一派因脫黑啤酒和一杯燒酒，不過自從做了布力克街分會的會員，她就改要三先令六辨士了（這一極其有意味的事實的宣佈，獲得了令人耳聾的熱帶的擁護）。

「亨利·貝勒，在各種社團的宴會上做祝杯司儀，有許多年，那時候他時常喝許多外國酒，也許有些時候曾經帶過一兩瓶回家，已經不能十分確定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假使他帶過，那一定是喝掉的，他覺得很消沈和憂鬱，非常的心神不安，而且經常覺得口渴，他相信一定是他常常喝的那些葡萄酒的原故（歡呼）。現在是失業了，從來沒有利用任何機會喝過一滴外國酒（巨大的讚美聲）。

「市長和執行官和市議會的幾位委員的貓食承辦人，托馬斯·波登，宣佈了這位紳士的名字的時候引起了屏息無聲的高度興趣。）有一條木腿，他發現，在石子上走路，木腿是很破費的，常常是用用過的舊木腿，每天夜裏經常喝一杯熱水換杜松子酒——有時候兩杯（深深的嘆息聲。）發現舊木腿很快就拆裂和腐爛，得到堅決的勸告，說是木腿的構造是受了杜松子酒的暗中損害（持久的歡呼）。現在買了的新木腿，只喝水和淡茶，新木腿比從前那些舊的雙倍經用，他把這完全歸功

● Toast-master, 大宴會中領導乾杯祝賀之儀式，或報告祝辭之類的人，我國所謂「上流社會」中，似尚未備此一格。

於他的節制（勝利的歡呼。）」

安托尼·赫姆現在提議大家唱個歌取樂。爲了他們的合理性的和道德的享受，莫特林教友把「誰不知道那快樂的船夫」的美麗辭句配上了「第一百首古歌」的調子，他唱的時候要請大家和唱（大鼓掌）。他要借這機會表白他的堅強的信念，他以為這首詩是已故狄布丁先生看到自己早年生活的罪惡，寫來表現戒酒的好處的。它是一首「節制歌」（歡呼的旋風）。那動人的青年人的服裝的整潔，湯漿技巧的熟練，那使他能够做到如同詩人的美麗辭句所說的

「搖啊搖，什麼都一點不去想到」

的可如美的心境，這一切都證明他一定是一位喝水者（歡呼）。啊，怎樣的一種有德性的快樂呀！（狂熱的歡呼。）而且那青年的報酬是怎樣的呢？讓今天在座的青年們都牢牢記住罷。

「處女們都欣然湧向他的小船。」

（大歡呼。處女們也參加在內。）多好的一個例子！處女們，簇擁着青年船夫，激勵他沿着責任和節制的河流前進。但是，難道祇是下層社會的處女們溫存他，安慰他，和支持他？！

「他對於漂亮的城市女郎們，永遠是一等划手。」

（大歡呼。）柔淑的性別，全體像一個人一樣——他抱歉，是像一個女人一樣——集合在青年船夫身邊，而對於喝酒的人鄙夷的掉頭不顧（歡呼）。布力克街分會的男教友們是船夫（歡呼和大笑）。這間房子是他們的船，這些聽衆是處女們；而

① Water-drinker: 意謂不喝酒，祇喝水。

② 意爲最能得美女之歡心。

③ 赫姆先生掉文，稱女性爲 *Salt box*（其實應作 *Saltier box*）*soft* 除通常作「溫柔」解，又可以解爲「易欺」。

「好說話」下文維勒先生所指即後一意。原文神味在於將錯就錯，利用 *soft* 一字，故無法充分修譯現在勉强將赫姆的說譯作「柔淑」，以便維勒去改作「嫵弱」，還要希望讀者說「嫵弱」發展出「易欺」的意思來。

他（安托尼·赫姆先生）雖則卑微不足道，卻是「一等剝手」（無限的讚美聲）

「他所謂軟弱的性別是說什麼呀？沙姆；維勒先生問是噓噓的耳語。

「女人們，沙姆說，也是那樣的聲音。

「他說得倒不錯，沙姆；維勒先生答；她們一定要成爲軟弱的性別了，——很軟弱的性別哪——假使她們聽他這樣傢伙的鬼話的話。」

唱歌開始打斷了老紳士任何其他的議論；正式唱之前，安托尼·赫姆先生先把歌辭每次兩行的唸了一遍，使聽衆們中間還不熟悉這個奇談的人知道。唱的時候那穿褐色短褲的小人兒走開了，唱完的時候趕回來，用極其嚴重的神氣對安托尼·赫姆先生搗了幾句鬼話。

「我的朋友們，赫姆先生說，舉手作懇求的姿勢，叫那些還有一兩行沒有唱完的胖老太太們靜默；我的朋友們，本會的多金分會的代表史的金斯教友在樓下等着。」

手絹又出現一次，比以前揮得有勁，因爲史的金斯先生在布力克街的婦女界是非常得人心的。

「他可以上來，我想，」赫姆先生說，帶着遲鈍的微笑四面看看。「泰傑教友，讓他上來吧。」

被叫做泰傑教友的穿褐色短褲的小人兒用很大的速度趕下樓，馬上又聽見他帶着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踏着樓梯上來的沉重腳步聲。

「來了，沙姆，」維勒先生低聲說，因爲抑制着笑，把臉漲得發紫了。

「什麼都不要對我講，」沙姆答，「我不要聽。他靠近門口了。我聽見他把頭撞着牆板和泥灰。」

沙姆剛說完，小小的門開了，泰傑教友出現，緊跟着的是史的金斯先生，他一進門，就起了一大片拍手和頓腳的聲音，和手絹的揮舞，對於這一切快樂的表示，史的金斯教友毫無反應，祇是向桌上蠟燭燈芯的最尖端瞪着茫然的眼睛，帶着呆板的微笑；同時，前後的幌着身體，站都站不穩的樣子。

「你不舒服嗎，史的金斯教友？」安托尼·赫姆對他耳語。

「我很好，先生。」史的金斯先生答，是兇猛而又發音極其遲鈍的聲調；「我很好，先生。」

「啊，好吧。」安托尼·赫姆先生答，退縮了一兩步。

「我相信這裏沒有人敢說我不是很好吧，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說。

「啊，當然沒有。」赫姆先生說。

「我勸他還是不那樣說好，先生；我勸他還是不。」史的金斯先生說。

這時聽眾們完全寂靜無聲，有點焦急的等待着會議繼續閉下去。

「你對大家講點話嗎，教友？」赫姆先生說，邀請的微笑一下。

「不講，先生。」史的金斯先生答；「不講，先生，我不講，先生。」

會衆抬起眼皮互相看看；一陣驚訝的喃喃聲傳遍全房間。

「我認為，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說，解着上衣，說得很緩；「我認為，先生，這個大會是喝醉了，先生。泰傑教友，先生！」史的金斯先生忽然增加了語調的兇猛性，突兀的對穿褐色短褲的小人兒說；「你喝醉了，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說着就給泰傑教友一拳，因為他懷着一個可讚美的慾望，要增進大會的清醒的程度，和排除一切不正當的性質；這一拳準確無比的打中了他的鼻尖，使那褐色短褲像閃電一般消失了。泰傑教友是被打下了樓梯，頭朝下。

看見這事，婦女們發出一陣高聲而悲哀的嘶叫，分成三三兩兩衝向她們所愛的男教友們，張開手臂抱住他們，避免危險。這是一個情感問題的實例；它幾乎送了赫姆的命，因為他特別深得人心，護擁而上吊住他的教子的女性信徒們，和她們給予他的成堆的擁護，幾乎把他悶死。大部分燈火忽然熄滅，整個房間裏祇剩一片喧嘩和混亂。

「那末沙梅。」維勒先生說，非常鎮靜的脫下外套；「你且出去，找個守夜的人來。」

「那你在這裏幹麼？」沙梅問。

「你不用管我，沙梅。」老紳士答；「我要跟那個史的，辦個小小的交涉。」沙梅還沒有來得及加以阻止，他的英勇的父親已經鑽到那房間的一個遠遠的角落裏，用熟練的手法對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進攻了。

「走吧！」沙姆說。

「來吧！」緬勒先生叫了一聲，就不再邀請，伸手在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頭上打了開始的一拳，而後在他周圍輕捷而有彈性的跳躍起來，以他這樣年紀的一位紳士，那樣子真是可觀之至。

沙姆發現一切勸告歸於無效，就把帽子緊緊壓在頭上，把父親的外套搭在臂彎裏，上前抱住老頭子的腰，拖他下樓，拖到街上，拖到轉角，這纔放鬆了手，讓他站住。他們在那裏聽見居民們的叫罵，那是他們在看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被送到拘留所。過夜他們還聽見向各方分散的人羣的喧聲，那些都是「禮拜堂聯合節制協會布力克街分會」的會員們。

第三十四章

這章全部用來把巴德爾控匹克威克案的可紀念的審判作詳盡而忠實的報告。

「我不知道陪審長——且不管他是誰——吃什麼東西做早餐。」在二月十四日這個多事的早晨，史拿格拉斯先生這樣說，爲了維持談話。

「啊！」貝科說，「我希望他是好好的吃了一頓。」

「爲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我的好先生，」貝科答，「吃了一頓飽飽的滿意的早飯的陪審官是容易對付的，不滿意的或者帶厭的陪審官呢，我的好先生，老是作有利於原告的判斷。」

「保佑我的心，」匹克威克先生說，很若有所思的樣子，「他們這樣做幹麼？」

「嘿，我不知道，」那位矮小的人回答說，冷冷的，「節省時間吧，我想假使快到吃飯的時間，陪審官退了席的時候，陪審長就拿出錶來說，「噯呀，紳士們，我告訴你們，差十分鐘就是五點了，我是五點鐘吃飯，紳士們。」「我也是的，」其餘每人都這樣說，只除了兩個人，他們大概是在三點鐘吃了的，所以似乎多半想支持下去。陪審長微笑一下，放下錶，「那末紳士們，我們怎麼說呢？原告還是被告，紳士們，我倒覺得，這是我個人的意見而言，紳士們——我說呀，我倒覺得——但是不要讓這影響你們——我倒有點兒覺得原告是對的。」聽了這話，其他兩三個人一定說他們也是這樣覺得——那是當然的囉，於是他們談

得非常一致和愉快了。九點十分了！矮小的人兒看看錶說：『是我們動身的時候了，我的好先生，毀棄婚約的審判——這案子，法庭上的人常常是滿的，你最好是拉鈴叫他們弄部馬車，我的好先生，否則我們怕要遲到了。』

匹克威克先生立刻拉了鈴馬車弄到之後，四位匹克威克派和貝科先生鑽了進去，開向吉爾德霍爾，沙姆·維勃，洛頓先生，和一只藍色文件袋，在後面一輛小馬車裏跟着。

『洛頓，』他們到了法院的外面一間廳堂裏的時候，貝科說，『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們帶到學生席去；匹克威克先生最好是和我坐在一起。這裏走，我的好先生，這裏走。』小人兒拖着匹克威克先生的上衣袖子，領他到剛好的高等辯護律師的桌子下面的低座位上，這種座位是爲了辯護士們的便利而設，他們可以從那裏對首席辯護律師耳語，給他審判進行中或許需要的某些指導。旁觀者的大部分不能看見坐在這位置上的人，因爲那裏的水平比律師或者聽衆都低得多，律師和聽衆的座位是昇在地板之上的，當然他們是背向着這兩者臉向着法官。

『那是證人席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指着左手一處有黃銅欄杆的像個講壇的地方說。

『是證人席，我的好先生，』貝科答，從藍色文件袋裏掏出一一些紙來——那文件袋是洛頓剛送到他腳下的。

『還有那個，』匹克威克先生說，指着右手被圍成另外一片天地的兩排座位，『那是陪審官坐的吧，是不是？』

『正是，我的好先生，』貝科答，拍着鼻煙壺的蓋子。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興奮的立起來看法庭上的景象。走廊裏已經有一大簇的旁聽者，在律師席上也集合了許多帶假髮的紳士，他們作爲一個整體來看的話，已經具備了使英格蘭律師界馳名於世的一切有趣而變化多端的鼻子和鬍子。那些有摘要書拿在手裏的，就儘可能把它拿得顯眼，並且時而用它去搔鼻子，使旁觀者們心目中的印象更爲加強。其他沒有摘要書可『顯』的紳士們，臂下挾着漂亮的八開本大書，後面拖着一條紅色書袋，外面是那種『半生半熟的麵餅皮色』的面子，專門技術的說法叫做『法律小牛皮』。『還有些紳士，既沒有摘要書也沒有大書籍，就把手插在口袋裏，趁心趁意的做出聰

明樣子來，再有些呢，非常不安和焦急的走到這裏走到那裏，爲了喚起那些門外漢的讚美和驚異，使匹克威克先生很驚奇的是全部的人們分成許多小集團，用一種最漠然無動於中的態度閒談着當天的新聞——好像根本沒有要開庭審判這麼回事。

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被賽箕先生所吸引，他走了進來，對他鞠一躬，坐上了高等律師座位後面的座位。他剛剛回答了一個躬，又看見大律師史納賓先生進來，馬拉德先生跟在背後，他把一隻大得遮掉大律師一半身體的大紅色文件袋放在大律師桌上，和貝科握了手，就退出了。然後又進來兩三個大律師，其中有一位胖身體紅臉孔的，向大律師史納賓先生點點頭，說了一句今天天氣很好。

「那個說今天天氣很好，向我們的律師點頭的紅臉孔的人是誰？」匹克威克先生低聲說。

「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貝科答：『他是我們的敵對方面的首席律師。在他後面的那位紳士，是史基平先生，他的下手。』匹克威克先生很憎恨這人的冷血的罪惡，正打算問貝科爲什麼替對方辯護的大律師不知弗知好意思對着他辯護的史納賓大律師說什麼天氣很好，這時候忽然律師們一致起立，法庭上的官吏們大聲的叫『肅靜』！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審判官出庭了。

審判官史太爾勒先生（首席審判官因爲不舒服缺席，他算是暫代）是一個極其難得的矮人，卻又那麼胖，所以彷彿他全部只是臉孔和背心。他在兩條小小的變了形的腿上滾進來，莊嚴的向律師們鞠了躬，他們也向他莊嚴的鞠了躬，他就在桌子下面放了小小的腿子，在桌子上面放了小小的三角帽子，這麼一來，所能看到的審判官史太爾勒先生就只剩了一雙古怪的小眼睛，一張闊大的粉紅色的臉，和大約半副大而很滑稽相的假髮。

審判官剛剛就座，在法庭正廳裏的一位官吏就用命令的口氣喊『肅靜』！據此，在走廊裏的另一位官吏就用發怒的態度喊『肅靜』！因此，又有三四位傳達官用憤慨的訓叱的聲調大叫『肅靜』！這之後，坐在審判官下面的一位黑衣紳士就一個一個叫陪審官的名字，經過很大一陣叫鬧，發現祇有十個特別陪審到庭。因此，大律師不知弗知就要求補足缺額，於是黑衣紳士着手找兩位普通陪審塞進去，馬上就找到了一位賣新鮮蔬菜的人和一位化學藥品製造者。

「點一下你們兩位的名，紳士們，因為你們要宣誓的。」利查·厄普威。」

「有，」賈新鮮蔬菜的人說。

「托馬斯·格拉分。」

「有，」化學藥品製造者說。

「拿了聖經吧，紳士們。你們要正直而忠實。」——

「請法庭上原諒，」化學藥品製造者說，他是高而瘦的黃臉孔的人，「我希望免除我出席。」

「還什麼理由呢，先生？」審判官史太爾勒先生說。

「我沒有助手，大人，」化學師說。

「那我管不了呀，先生，」審判官史太爾勒先生說。「你應該僱一個。」

「我僱不起，大人，」化學師答。

「那末你應該使你能够僱得起，先生，」法官說，臉上發紅了；因為審判官史太爾勒先生的脾氣是近於容易發怒的一種，

受不了抗辯。

「我知道是應該的，假使我能够過得像我該過的那麼好的話；不過我並沒有呵，大人，」化學師答。

「叫他宣誓，」法官斷然的說。

那位法庭上的官吏纔說了「你們要正直而忠實，」又被化學師打斷了。

「要我宣誓嗎，大人，是不是？」化學師說。

「當然囉，先生，」暴燥的矮法官說。

「很好，大人，」化學師答，是退讓的態度。「那末在這審判完結之前，就要發生謀殺案了；就是這樣。宣誓吧，隨你的便，先

生；」法官還沒有找到要說的話，化學師已經被宣過了誓。

「我不過是想說，大人，」化學師說，很慎重的就座，「我鋪子裏只留了一個打雜差的孩子。他是很好的孩子，大人，但是他

不熟悉藝術品，我知道他腦子裏的想法是，草酸就是瀉鹽，雅片精就是菸那糖漿，就是這樣呵，大人。」說了這話，瘦長的化學師讓自己坐成舒適的姿勢，臉上做出快樂的表情，似乎預備好了等最壞的事情來。

匹克威克先生正懷着最深切的恐怖之感，看着化學師的時候，法庭上發生了一陣可覺察的小騷動，隨即看見克勒平斯太太扶着巴德爾太太，被引了進來，垂頭喪氣的坐在匹克威克先生坐的凳子的另外一頭。隨後，道孫先生送來一把特別大的雨傘，福格先生送來一雙木屐，兩人都特地裝好一副最表同情的和憂傷的臉色。山得爾斯太太隨後出現，帶來了巴德爾君。巴德爾太太看見她孩子的時候吃了一驚，突然又鎮定下來，用發狂的樣子吻他，然後這位好太太沈入一種希斯底裏的衰弱狀態，並且說，請問她是置身何處了。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爾斯太太把頭掉開，茫然飲泣，作為回答，而同時，道孫和福格兩位則請求被告寬慰一點。大律師不知弗知用一條白色大手絹下勁的擦擦眼睛，並且對陪審官投以呼籲的眼光，同時，審判官顯然被感動了，還有幾個目擊者用咳嗽抑壓自己的感情。

「非常之好的主意，實在是。」貝科對匹克威克先生耳語，「道孫和福格那兩個傢伙了不得，妙主意，我的好先生，妙。」貝科說了之後，巴德爾太太開始慢慢的逐步恢復正常，同時，克勒平斯太太把巴德爾君的沒有扣全的鈕子和扣子洞仔細考察一番之後，就叫他在他母親面前的地板上坐好，——這是一個控制全局的地位，他在那裏不會不喚起審判官和陪審官的充分的憐憫和同情。坐是坐了，不過並不是沒有經過那位小紳士的許多反抗和許多眼淚，他心裏有某種疑慮，以為把他放在審判官的眼光之充分投射之下，祇是一種正式的初步手續，隨後馬上就要拉他出去，羈捕，至少也是放逐海外，一世都不得回來。

「巴德爾和匹克威克案，」黑衣紳士喊，表示那列在表上的第一件案子正式開始。

「我是原告律師，大人。」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說。

「誰和你一道呀，不知弗知兄？」審判官說。史基平先生鞠了一躬，表示那是他。

「我是被告方面的大人。」大律師史納賓先生說。

「有誰幫助你嗎，史納賓兄？」法官問。

「審判先生，大人，史納賓大律師回答。

「原告律師，不知弗知大律師和史基平先生，」審判官說，一面說一面寫在他的記事簿上，「被告律師，史納賓大律師和滑稽先生。」

「請大人原諒，是審判。」

「呵，很好，」法官說，「我抱歉以前從來不知道這位紳士的名字。」審判先生鞠躬微笑，審判官也鞠躬微笑，於是審判先生羞紅了臉，連眼白都紅，想裝做不知道每個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樣子，而這卻是還沒有哪一個曾經做到的事，也是在一合理的可能範圍之內永遠做不到的事呵。

「進行下去，」審判官說。

傳達官們重新喊了肅靜，史基平先生就着手「打開話匣子」，但是匣子打開之後，似乎裏面貨色很少，因為他把自己知道的完全留給了自己，所以經過大約三分鐘光景他就坐下了，讓陪審官的智慧完全停留在先前的階段，毫無所獲。

於是大律師不知弗知帶着這種行動的莊嚴性質所需要的一切威嚴起立發言，他先向道爾耳語幾句，和翻格略作商談，把長袍向肩頭上拉拉，把假髮整理整理，於是對陪審官訴說。

大律師不知弗知開頭說，在他的職業經歷的全部過程中——從他從事於法律的研究和實用的第一瞬間起——從來沒有遇到過一件案子使他抱着這樣深刻的熱情，或者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這樣重的責任——這個責任，他可以說，簡直重得叫他擔負不起，要不是有一個強烈的信念支持他的話，這信念就是，真理和正義的理由，換句話說，他的極度被損害和被壓迫的當事人的理由，一定會說服他面前的陪審席上的十二位高尚而明智的人們。

① 原是 Mr. Monkey (猴于先生) Monkey 和 Plunkly 音近，「滑稽」和「蠢笨」也算差不多。

② 這里原文是 Open the case, 為法庭上之成語，即「原告律師開始辯論之謂」，但作者利用 case 一字的另一涵義，接着說「匣子打開之後……」，所以不能譯成「開始辯論」，姿勢強用俗語中「打開話匣子」相代，似尚可維持上下文之啣接。

律師們往往是這樣開始發言的，因為這使陪審官們很高心，並且使他們覺得他們一定是多伶俐的傢伙。一種顯而易見的影響立刻產生了，有幾位陪審開始用極度的熱心作長篇浩浩的記錄了。

「紳士們，你們已經聽見我的飽學的●朋友說過了，」大律師不知弗知繼說，「明知道陪審的諸位紳士根本沒有從他所指的那位飽學的朋友聽到什麼東西——」你們已經聽見我的飽學的朋友說過了，紳士們，這是一個毀棄婚約的訴訟，要求賠償損失一千五百鎊。不過你們還有沒有聽見的，因為那不在我的飽學的朋友的職份之內，所以他沒有說，那就是這案件的事實和情形。這些呢，紳士們，等我來詳細報告，並且由諸位面前那原告席上的無可指摘的女性加以證明。」

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在原告席幾個字上用了很多的重音，於是大拍一聲桌子，對道孫和福格瞥了一眼，他們呢，點點頭，表示對大律師的讚嘆和對被告的鄙夷。

「紳士們，」大律師不知弗知繼說，是溫和而憂傷的聲調了，「原告是一個寡婦呵；紳士們，寡婦已故的巴德爾先生作為國賦的保護人之一而受到君主的尊敬和信任有許多年，而後幾乎無聲無臭的從世界上消失，去尋求稅卡上所不能有的休息和平。」

用這樣悽惻的辭句描寫了那位在地下室酒店裏被人用一夸的大酒壺打在頭上死掉的巴德爾先生之後，飽學的大律師把話停頓了一會兒，然後感情洋溢的說：

「他死之前已經留下他的骨像在一箇小孩子身上。巴德爾太太就帶着小孩子——她的棄世的稅吏的唯一一質物——追求高斯威爾街的退隱和安甯；她在這裏的前客堂的窗戶裏掛了一個招貼，上面寫着這樣的字句——「房屋帶傢俱出租，高尚單身男子可進內洽看。」」說到這裏大律師不知弗知停頓一下，有幾位陪審把這個文件記錄下來。

「那文件沒有日期吧，先生？」一位陪審官問。

「沒有日期，紳士們，」大律師不知弗知答，「但是我據原告所說，知道那是離現在剛好三年的事。我請陪審官注意這文

件上的措辭——「高尚單身男子可進內洽看」紳士們，巴德爾太太的對於異性的意見是根據對她的失去的丈夫的無可估價的品質的長期觀察得來的。她沒有恐懼——她沒有顧慮——她沒有懷疑——全部是信任。「巴德爾先生」寡婦說，「巴德爾先生是堂堂的男子漢——巴德爾先生是說話算數的男子——巴德爾先生不是欺騙者——巴德爾先生從前也是單身的紳士對於單身紳士，我尋求保護尋求幫助尋求安慰尋求慰藉——對於單身紳士，我始終會看到一種東西使我想起巴德爾先生是怎樣的，當他最初獲得我的年輕而無經驗的愛情的時候；那末，所以對於單身紳士，我的房子纔出租。」被激動於這美麗而動人的衝動，（我們的並非完善的天性之中最好的衝動之一呵，紳士們，）這位寂寞而孤獨的寡婦揩乾眼淚，收拾好二層樓，把她的天真無辜的孩子擁抱在為母者的懷裏，於是在客堂窗戶上貼了召租條子。那個招貼有沒有留在那裏很久呢？沒有。蛇是在守候着，導火線是已經裝好，地雷是在準備着，工兵是在工作着。招貼在客堂窗戶裏沒有留到三天——三天，紳士們——就有一個東西，站在兩條腿上，外表完全像一個男子，而不是像一個妖怪，來敲巴德爾太太的門。他「進內洽看」了他租房子了；而在第二天就搬來住了。這個人就是西克威克——被告西克威克。」

這樣滔滔不絕弄得滿臉通紅的大律師不知弗知，說到這裏停住了，以便喘息一會兒。寂靜喚醒了法官史太爾勒先生，他立刻拿起毫無墨水的筆寫了些什麼，並且顯出異乎尋常的莊嚴，爲了使陪審官們相信他老是在閉着眼睛的時候思索得最深刻。大律師不知弗知繼續發言。

「關於這個西克威克，我不打算多說；這題目幾乎毫無足以引動我的地方，因爲我是紳士們，正如你們一樣，對於令人作嘔的毫無心肝，對於有計劃的邪惡，可不高興去費腦筋。」

西克威克先生在沈默中痛苦的扭着身體已經有一會兒了，聽到這話的時候，忽然大跳起來，好像他心裏起了一個念頭，要在神聖森嚴的法庭上給大律師不知弗知一頓毆打，貝科的勸阻手勢約束了他，他只得聽那位飽學的紳士說下去，他的憤慨的臉色跟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爾太太的欽佩的臉色成爲強烈的對比。

「我有計劃的邪惡，紳士們，」不知弗知大律師說，他眼睛不看着西克威克先生而嘴卻針對着他；「當我說有計劃的邪惡的時候，被告西克威克假使今天不是到庭的——據說他是到庭的——那末我告訴他，他最好是已經走掉，那就算他比較



漂亮，比較適合，有點兒思想和感覺。讓我告訴他吧，紳士們，假使他要任法庭上作任何異議或抗辯的表示，那是沒有用的，不會騙得了你們的，你們會知道怎樣估計那些表示，讓我再告訴他，正好像法官大人要告訴你們的紳士們，一個律師為他的當事人盡責的時候，決不怕威脅或者恫嚇，或者壓制，任何這樣的企圖，想做無論這一樣或是那一樣，無論第一點或是最後一點，結果祇是落在企圖者自己頭上，無論他是被告還是原告，無論他叫做匹克威克，還是諾克斯，還是史托克斯，還是史泰爾斯，還是布蘭，還是多姆孫。」

從本題這樣稍稍扯開一下，所當然而產生的效果是一切的眼睛都對着匹克威克先生了。大律師不知弗知從自己驅策自己而達到的道德的高昂狀態局部恢復過來之後，繼續說：

「我就要讓你們看到紳士們，匹克威克在巴德爾太太家裏安定的繼續住了兩年沒有離開過。在那整個期間，巴德爾太太侍他，照料他，煮他的飯菜，把他的襯衣送出去給洗女婦，還要拿回來補縫，和作其他讓他好穿的準備，總之，在那兩年之間她受到他的最充分的信任，我要讓你們看到，有許多次他給他的孩子半辨士的銅板，還有幾次甚至給六辨士的，我要請一位證人——他的證詞是我的飽學的朋友所決不能駁倒或削弱的——給你們證明，他有一次拍拍小孩子的頭，問他最近有沒有贏到大石彈或者普通石彈（我知道這兩者都是那鎮上的孩子們非常珍愛的大理石做的玩意兒，）後來還說了這句大可注意的話——「你高興有一個另外的父親嗎？」我要證明給你們看，紳士們，大約一年之前，匹克威克突然開始常常不在家了，而且出去很多日子，好像存心要逐漸和我的當事人破裂了，但是我也要告訴你們，他的決心在那時候還不充分的堅強，或者是他的高尚的感情戰勝了，假使他有高尚的感情的話，或者呢，是我的當事人的嬌力和才能克服了他的非大丈夫的存心，有一次，他從鄉下回來的時候，曾經清清楚楚的用明白的言語向她提議結婚，但是事先作了特別謹慎的佈置，不讓他們的莊嚴的契約有見證人，我為了給你們證明這一點，可以請你們聽他自己的三個朋友的證詞——這三位極端非自願的見證人——紳士們，極端非自願的見證人呵——在那天早上發現他把原告抱在懷裏，用他的愛撫安慰她的興奮。」

這位飽學的大律師的這一部分話，使聽衆產生了一個顯然的印象，他拿出兩片很小的字條繼續說——

「那末現在紳士們，祇要再說一句話了，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兩封信，那是被告的親筆，確實關係重要。這些信也足以說明

這人的性格，它們不是光明正大的、熱情的、雄辯滔滔的書信，充滿了誠摯的愛戀的語言，它們是遮遮掩掩的、偷偷的、隱秘的通信，但是幸而它們卻比用最熱烈的詞句和最詩意的形容寫的還要確實得多。——這些信必須用細心而懷疑的眼光去看。

——這些信顯然是匹克威克當時故意這樣寫的，爲了蒙混和欺騙容或拿到它們的任何第三者。讓我唸一唸第一封吧。

「自加拉衛」十二點鐘親愛的太太——斬肉和番茄醬，你的匹克威克。紳士們，這是什麼意思，斬肉和番茄醬？你的匹克威克，斬肉我的天，還有番茄醬紳士們，不是一個敏感的輕信的女子的幸福就可以被像這樣的淺薄的詭計輕易糟塌掉呢？第二封信沒有日期，這一點本身就是可疑的。——「親愛的太太——我要到明天纔能回家，慢車。」而下面就是這句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話——「你不要爲了湯婆子費心了。」湯婆子，嘿，紳士們，有誰爲了湯婆子費心的嗎？什麼時候有過一個男子或者女子的心境的和平被湯婆子所破壞或擾亂的？這東西本身是個無害的、有用的，而且我還要說是個令人舒服的家庭用具，呵，紳士們，爲什麼巴德爾要被這樣熱心囑咐着不要爲了這個湯婆子動感情呢？除非那是（而且無疑是）一個對於隱藏的火的掩飾——一個對於某種親愛的字眼或諾言的代替，適合於預先商定的通訊方法，而且是匹克威克爲了實行預謀的遺棄而狡猾的想出來的，但那卻不是我所宜於解釋的了。還有所謂慢車是暗示的什麼呢？據我看來，也許就是指匹克威克自己，他毫無疑問的在整個這件事情裏是一部犯罪的慢車；但是他的速度現在卻被非常意外的加速了，他的輪子呢，紳士們，是他自作自受，很快就得被你們給加上油了。」

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在這裏停頓了一下，看看陪審們是否聽了他的談話而發笑；但是除了那賣新鮮蔬菜的沒有別人，他對這句話的敏感很可能是因为今天早上剛巧把一部輕便馬車這樣弄過的原故。飽學的大律師覺得在結束之前稍微來一下悲哀，方爲得策。

- Garrigue's 是英國 Cornhill 的 Change Alley 的有名咖啡店，十六世紀設立，一直開到十八世紀中，共二百餘年。
- Chops and Tomato-sauce, chops 一字意義甚多，斬肉，排骨肉，碎肉，嚼肉，才床，商標，牌子，品類……但又作「憂心」
- 「替換」Chops and Changes 爲一成語。

「但是，別說這個了，紳士們。」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說，懷着發痛的心來笑是難的；在我們的最深的同情被喚起的時候說笑話是不好的，我的當事人的希望和前途是被毀了，而且並不是過甚其辭，她的職業也真的毀了。招租條子已經不貼了——但是裏面並沒有房客。高尚的單身紳士們一個一個走過——卻沒有叫他們進去問或者在外面問的邀請。整個屋子裏都是憂傷和寂靜，連小孩子的聲音也被緘默了；他在母親悲哀的時候作嬰孩的遊戲也沒有心腸了；他的「大石彈」和「普通彈子」都被遺忘了；他忘記了他所習慣的種種遊戲。●他的手是空的，而匹克威克呢，紳士們，高斯威爾街的沙漠中的家庭綠洲的這個無情的破壞者匹克威克，這個閉塞了泉眼和在草地上撒了灰的匹克威克，這個今天帶着他的凌心肝的蕃茄醬和湯婆子到你們面前來的匹克威克——卻仍舊昂着他的不害臊的鐵臉皮的頭，一口氣也不咳的-looking 着他的所造成的災難。賠償損失，紳士們——重重的一筆賠償是你們所能加於他的唯一處罰；也是你們所能判歸我的當事人的唯一補償。她現在正是爲了這筆賠償，向她的文明的同胞——明達的高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心平氣和的，富於同情的，冷靜觀察的陪審們呼籲。」做了這個美麗的結論，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坐下了，大法官史太爾勒先生也醒了。

「噯，伊利沙白·克勒平斯。」大律師不知弗知隔了二會兒之後帶着重振的精神站起來說。

最靠近的傳達官噯伊利沙白·特平斯，稍爲離遠一點的那個噯伊利沙白·吉普金斯，第三個呢，跑得透不過氣來，衝到國王御力竭聲嘶大叫伊利沙白·墨粉斯，叫到噥了噥子。

同時，克勒平斯太太在巴德爾太太，山得爾斯太太，道孫先生和福格先生的聯合協助之下跨上了證人席；她安全的棲息在最高一級之後，巴德爾太太就一隻手拿了手絹和木屐，另外一隻手拿了大約可以裝四分之一派因脫嗅鹽的玻璃瓶子，站在最下一級，以防有任何的意外。眼睛緊盯在法官臉上的山得爾斯太太，站在她身邊拿着大雨傘，把右手大姆指插在彈簧上。那種急切的神氣彷彿說明她已經充分的預備好，一得到通知就立刻可以把握傘撐開。

● 這里原文是 *he forsets the long jawlins cry of "knock down", and at tip-chesse, or odd and even, ...* 其中前兩種遊戲莫名其妙，無從譯出。

「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師不知弗知說，「你不要難過了，太太。」當然囉，克勒平斯太太一聽到這安慰的話，卻哭得更厲害了，她表現了幾平昏厥的種種驚人的徵候，或者如她自己以後所說，感情太多得自己受不了的徵候。

「你記得嗎，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師不知弗知先問一兩個不重要的問題之後這樣說了，「你記得嗎，在去年七月裏某一天早上，你在巴德爾太太的二樓後間，那時候她正替匹克威克的房間揮灰塵？」

「是的，法官大人，我記得，」克勒平斯太太答。

「匹克威克先生的起坐間是二層樓前間，是嗎？」

「是的，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答。

「你在後房裏做什麼呀，太太？」矮法官問。

「法官大人，」克勒平斯太太說，顯出動人的興奮，「我不騙你。」

「你還是不騙我的好，太太，」矮法官說。

「我在那裏，」克勒平斯太太繼續說，「巴德爾太太是不知道的，我是拿了一只小籃子上街，紳士們，要買三磅紅馬鈴薯，三磅是兩便士半，那時候我看見巴德爾太太的大門鎖着。」

「什麼着，」矮法官問。

「部分的開着，我的大人，」史納賓大律師說。

「她說的鎖着，」矮法官說，做一個狡猾的眼色。

「都是一樣的大人，」史納賓大律師說，矮法官表示懷疑，說要記下來研究。克勒平斯太太繼續說：

「我就走進去，紳士們，想對她說聲早安，用沒有妨害的態度上了樓走進後房，紳士們，前樓裏有說話的聲音，我——」

「你就聽了，我想是吧，克勒平斯太太？」不知弗知大律師說。

「對不起，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用高貴的態度說，「我不屑做這種事。聲音非常的響，先生，它們自己硬塞進我的耳朵。」

「唔，克勒平斯太太，你沒有去聽，你祇是聽見聲音裏面有沒有一個是匹克威克的？」

「有的，先生。」

於是克勒平斯太太清清楚楚的說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向巴德爾太太求婚。然後，籍許多詢問之助，慢慢的把那一番談話覆述了一遍，那番談話是讀者早已知道的了。

陪審官們顯出懷疑的神色，大律師不知弗知先生微笑一下，坐了下來。史納賓大律師申明說，他不打算反詰證人，因為匹克威克先生願意明白說明這一點，就是，她那樣說法，在她基本上是合宜的，她的話在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使他們都覺得極端的尷尬。克勒平斯太太既然已經打破了冰，覺得這是稍為扯到自己的家務上去的一個好機會，所以，她老實就對法庭上報告她眼下正是八個孩子的母親，而她有確實的希望，可以在大約六個月之後給克勒平斯先生第九個。剛說到這個有趣的地方，矮法官非常暴躁的加以干涉了，結果是，這位可敬的太太和山得爾斯太太一同在賈克孫先生的護衛之下被客客氣氣送出了法庭，毫無磋商的餘地。

「那生弗爾，文克爾！史基平先生說。

「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文克爾先生進了證人席，合式的宣了誓，很恭敬的對審判官鞠一躬。

「不要看着我，先生。」法官狠狠的說，作為對敬禮的報答，「對陪審官看着。」

文克爾先生服從命令，向他認為最可能是陪審官所在的地方看着，因為在他當時那種心亂如麻的狀態之下，是談不到看見任何東西的。

於是史基平先生就把文克爾先生盤問一番。他是一位前途無限的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對於一個大家都知道是天然偏袒對方的證人，當然是盡力去齊他了。

「那末，先生，」史基平先生說，「請你讓法官大人和陪審官們知道你叫什麼吧，好嗎？」於是史基平先生很尖刻的側着

① Address 說話，又作求婚辭（說求婚性質的懇懇語。）此處故意用道字眼，使人得「求婚」的印象，而於必要時又可狡賴。

頭傾聽文克爾先生的回答，同時對陪審官們瞥一眼，彷彿表示他預料文克爾先生由於愛作偽誓的生性會說個什麼假名字出來的。

「文克爾，」證人回答說。

「教名叫什麼，先生？」矮法官怒沖沖的問。

「那生聶爾，先生。」

「鄧聶爾，——有別的名字嗎？」

「那生聶爾，先生——不，大人。」

「那生聶爾·鄧聶爾呢？還是鄧聶爾·那生聶爾？」

「不，大人，祇是那生聶爾——根本沒有鄧聶爾。」

「那你爲什麼對我說是鄧聶爾呢，先生？」法官問。

「我沒有說，大人，」文克爾先生答。

「你說的，先生，」法官答，嚴厲的皺皺眉頭。「要不是你對我說過，我怎麼會在簿子上記了鄧聶爾呢，先生？」
這個論證當然是無可辯駁的。

「文克爾先生的記性不大好，我的大人，」史基平先生插嘴說，又對陪審官們瞥一眼。「我敢說，我們要想法子恢復他的記性纔能跟他說得下去哪。」

「你是小心點好，先生，」矮法官說，對證人惡狠狠的盯一眼。

可憐的文克爾先生鞠了躬，努力裝出自在的態度，但在那種惶惑的心情之下，那樣子反而叫他像個狼狽的扒手。

「那末，文克爾先生，」史基平先生說，「請你聽我說，先生：讓我奉勸你，爲了你自己的好處，記住法官大人叫你小心的訓誡。我相信你是被告匹克威克的一個知己朋友，是不是？」

「我認識匹克威克先生，據我現在這時候所能記憶的，差不多——」

「對不起，文克爾先生，不要閃避問題。你是，還是不是，被告的一個知己朋友？」

「我正打算說。」——

「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回答我的問話呀，先生？」

「你假使不回答問話，你就要被押起來了，先生。」矮法官從筆記簿上翻起眼睛來插嘴說。

「說吧，先生。」史基平先生說，「是或者不是，聽你的便。」

「是的。」

「唔，是的。那你爲什麼不立刻說出來呢，先生？或許你也認識原告的吧——呃，文克爾先生？」

「我不認識她；我見過她。」

「啊，你不認識她，但是你見過她？那末，請你把你這句話的意思告訴陪審席上的紳士們吧，文克爾先生。」

「我的意思是說我和她不熟，但是我到高斯威爾街去看阿克威克先生的時候見過她。」

「你見過她多少次數呀，先生？」

「多少次數。」

「是呀，文克爾先生，多少次數？我可以把這句問話複述一打遍數，假使你需要的話，先生。」這位飽學的紳士說了這話，表示堅決的皺一皺眉，把兩手撐在腰後，表示懷疑的向陪審席上微微一笑。

於是就來了那有益的「神色打擊」——那是這種事情上常有的。一開始，文克爾先生說，要他說見過巴德爾太太多少次數，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史基平先生就問他，他看見巴德爾太太有沒有二十次，他就回答說「當然有——還不止。」隨後他又被問，他看見她有沒有有一百次——他能不能發誓說見過她不止五十次——他能否確定說見過她不止七十五次——等等；最後所得到的滿意的結論就是他還是小心點好，不要忘記他是在幹什麼。證人被用這樣方法弄進那種必需的心神混

● *Brow-beating* 以表情或神色給對方以打擊；或有譯爲「色拒」似不甚確切。更有譯「威脅」「鄙薄」等尤爲不當。

亂的狀態之中，盤問就繼續如下：

「請問文克爾先生，你還記得在去年七月裏，有一天早上你到高斯威爾街的原告家裏去看被告匹克威克嗎？」

「是的，我記得。」

「那次同你一道去的朋友，有一個叫丟普曼，另外一個叫史拿格拉斯？」

「是的。」

「他們今天在這裏嗎？」

「在這裏，」文克爾先生答，非常急切的向他的朋友們所在的地方看着。

「請你注意我，文克爾先生，可不用介意你的朋友們，」史基平先生說，又向陪審官們富於表情的看看。「他們必須不預先和你商量就供他們的證詞，除非你們已經有過什麼商量（又對陪審席上看一眼。）現在，先生，把你那天早上走進被告房裏的時候所看見的告訴陪審官們吧。來吧，說出來，先生，我們遲早總會聽到的。」

「被告匹克威克先生正抱着原告，兩只手抱着她的腰，」文克爾先生答，自然而然的帶着遲疑。「原告似乎昏厥了的樣子。」

「你聽見被告說什麼沒有？」

「我聽見他叫巴德爾太太好人，我聽見他要她平靜一點，因為假使有什麼人來了那成什麼樣子，或者是這種意思的別的話。」

「現在，文克爾先生，我只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了，並且我請你記住法官大人的警告，你能否宣誓說被告匹克威克在當時沒有說「我的親愛的巴德爾太太，我的好人，平靜一點，因為你是免不了這個樣子的，」或者是這種意思的別的話，你能嗎？」

「我——我沒有以為他的話是這種意思，當然的囉，」文克爾先生說，對於把他聽到的字眼作這樣巧妙的湊合感到驚異。「我是在樓梯口，不能聽得很清楚，我腦子裏的印象是——」

「陪審席上的紳士們並不需要你的腦子裏的什麼印象，文克爾先生，那種東西我怕對於誠實的正人君子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史基平先生插嘴說。「你是在樓梯口，沒有聽得清楚；但是你不能宣誓說匹克威克沒有說我所引述的那些話。我有弄錯你的意思嗎？」

「是的，我是那意思。」文克爾先生答；於是史基平先生帶着勝利的臉色坐下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奏子進行到如此有趣的一步，似乎再沒有加以任何懷疑的餘地了。但是它卻未嘗不可以讓人作比較好些的看法，假使還可能的話；因此喬賽先生站起來說話，他想用反詰從文克爾先生得到什麼重要的東西。究竟他得到沒有，讀者馬上可以知道。

「我相信，文克爾先生，喬賽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不是一個青年人了。」

「啊不是了，」文克爾先生答；「老得够做我的父親了。」

「你對我的飽學的朋友說過，你認識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很久。你有沒有任何理由設想或者相信他是打算結婚的？」

「啊沒有，的確沒有。」文克爾先生回答得那樣的着急，喬賽先生是應該儘可能趕快使他走出證人席的。法律家們說有兩種證人是特別壞，一種是勉強的證人，一種是太情願的證人。文克爾先生的命運是兼演這兩種角色。

「我還要再問你些哪，文克爾先生，」喬賽先生用一種最溫和而懇切的態度繼續說。「你是否曾經看見過匹克威克先生對異性的態度和行為裏面有任何東西使你相信他在近幾年曾經想過結婚生活呢？」

「啊沒有，的確沒有，」文克爾先生答。

「他對於女性的行為，是否老像一個年紀過了一大半，滿足於自己的事業和樂趣的人的態度，祇是父親對女兒一樣的對她們？」

「毫無疑問，」文克爾先生答，全心的。「那——是的——是的——的確。」

「據你所知道的，他對巴德爾太太或者任何其他婦女的行為，決沒有絲毫可疑的地方吧？」喬賽先生說，打算坐下去了；因為史納賓大律師已經對他發了眼睛。

「唔——唔——沒有，」文克爾先生答，「除了一件小事，那件事情呢，我完全相信是很容易解釋的。」

假使不幸的泰賓先生在史納賓大律師對他蒙眼的時候就坐下來，或者假使不知弗知大律師在開頭就阻止了這不當的反詰（他知道不必如此，因為看到文克爾先生的焦急，他知道是非常可能引出什麼對他有用的東西的），那末就不致於引出這段不幸的供詞了。文克爾先生的話一完，泰賓先生坐下了下來，史納賓大律師就連忙叫文克爾先生退出證人席，他對於這一點原是打算欣然照辦的，這時不知弗知大律師阻止了他。

「且慢，文克爾先生——等一下！」不知弗知大律師說，「請法官大人問他好嗎——那位年齡大得好做他父親的紳士對於女性的行為上的這一個可疑的事例是怎樣的？」

「你聽見那位飽學的律師說的話了，先生，」法官對可憐的和痛苦不堪的文克爾先生說，「把你所提到的事情敘述出來。」

「我的大人，」文克爾先生說，急得發抖，「我——我偏不。」

「也許吧，」矮法官說，「但是你不得不。」

在金法庭的深沈的靜默之中，文克爾先生吞吞吐吐的說出了那可疑的小事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半夜裏在一位女士的臥室裏被發現，結果是他相信，那位女士的鑿刻好的婚姻破裂了，並且，他知道的，他們全體都被強迫帶到伊普斯威市鎮的行政官和保安官喬治·奴普金老爺面前。

「你可以離開證人席了，先生，」史納賓大律師說。文克爾先生離開了證人席，用精神錯亂的速度衝到喬治和兀鷹，幾個鐘頭之後侍者發現他在房裏大聲而可悲的呻吟，把頭埋在沙發墊子下面。

屈拉西·丟普曼和奧古斯脫·史拿格，也被分別叫進了證人席，兩人都鞏固了他們的不幸的朋友的證詞，也都被過度的窘困弄得幾乎死去活來。

隨後叫了蘇三娜·山得爾上來，由大律師不知弗知盤問，大律師史納賓反詰。她老是說，並且老是相信，匹克威克娶巴德爾太太，她知道，自從七月裏的昏厥發生之後，巴德爾太太和匹克威克訂了婚的事成了隣居們談話裏面的流行題目，她

自己是總執布機舖子的墨俾利太太和上緊的笨金太太說的，但是沒有看見這兩位在法庭上。聽見過匹克威克問小孩子高興不高興有另外一個父親，並不知道巴德爾太太在那時候和麵包師傅在一塊兒，但是知道麵包師傅那時候是獨身漢而現在結了婚。不能宣誓說巴德爾太太並不喜歡喜麵包師傅，但是可以說麵包師傅是並不喜歡巴德爾太太，否則他不會娶了別人，認為巴德爾太太在七月那一天早上的昏厥是因為匹克威克先生叫她定一個日子當山得爾斯先生叫她（證人自己）定日子的時候她就是暈過去的，石頭一般的挺硬，而她相信每一個自以為是女士的人遇到這種情形都會這種做法的。聽見過匹克威克問小孩子關於彈子的問題，但是她可以發誓說卻不知道大石彈和普通石彈有什麼分別。

附帶陳述——當山得爾斯先生在一塊兒的期間，也會經收到情書，像其他女士們一樣。在通訊中間，山得爾斯先生常常叫她「母鴨」，卻從來沒有叫過「斬肉」或者「番茄醬」。他是特別歡喜母鴨。假使他是這樣的歡喜斬肉和番茄醬，也許他會這樣叫她，作為親愛的稱呼。

現在，大律師不知弗知帶着比以前所表現的更莊嚴的神情——假使那是可能的話——立起來大聲叫喊說，「叫沙姆意爾·維勒。」

其實是完全不需要叫沙姆意爾·維勒的，因為他的名字剛被說出，他就輕快的跨上證人席了；他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手臂扶在欄杆上，用非常高興和快活的態度對律師席烏歐一下，對審判席概觀一番。

「你叫什麼名字，先生？」法官問。

「沙姆·維勒，大人。」那位紳士答。

「你寫起來用絞絲旁還是用豎心旁？」法官問。

「那就要看寫的人的嗜好和興趣了，大人。」沙姆答，「我出生出世只有過一兩回寫它的機會，我是寫的豎心旁。」
這時候走廊裏有一個聲音大叫起來，「很對呵，沙姆意爾，很對。寫豎心旁，大人，寫豎心旁。」

● 這里關於拼法的實例原指 Walter 一字的第一字母是 W 還是 V，茲依以前的辦法改譯。

「那是誰，敢在法庭上這樣說話？」矮法官說，抬起頭來，「傳達官。」

「有，大人。」

「馬上把那個人帶上來。」

「是，大人。」

但是傳達官找不到那人，所以沒有把他帶上來；經過一場大騷擾，站起來看犯罪者的人都重新坐下了。矮法官等到怒氣漸漸能夠說的話來的時候就問證人說，

「你知道那人是誰嗎，先生？」

「我猜想那是我的父親，大人。」沙姆回答說。

「你看見他現在還在這裏嗎？」法官說。

「看不見，大人。」沙姆答，死死的盯着法庭的天花板上的燈。

「假使你能够指認他出來，我早就立刻把他押起來了。」審判官說。

沙姆鞠躬表示領教，於是帶着毫無遜色的高興的臉孔轉身對着大律師不知弗知。

「那末，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

「那末，先生。」沙姆答。

「我相信你是替這案子的被告西·克威克先生做事的吧。說吧，假使你高興，維勒先生。」

「我是要說的，先生。」沙姆答，「我是替那位紳士做事的，事情還不壞呢。」

「做的少，弄的多，我想是吧。」不知弗知大律師說，帶着談諧。

「啊，弄到的真不少，先生，就像人家命令打那兵士三百五十鞭子的時候他所說的囉。」沙姆答。

「你可不要告訴我們那個兵士或者什麼別人這些什麼，先生。」法官插嘴說，「那不是證據。」

「很好，大人。」沙姆答。

「你記得你被告僱用的第一天早上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體沒有嗎，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

「是呀我記得，先生。」沙姆答。

「請你把那事情告訴陪審官吧。」

「陪審席的紳士們，我那天早上得到一套新衣服，」沙姆說，「對於那時候的我，那是個很特別很不平常的事情囉。」

這話引得大家發了笑，矮法官從公事桌上抬起臉來生氣的看着他說，「你是小心點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時候也這樣說，大人。」沙姆答，「而我是對那套衣服很小心的呵，很小心的，大人。」

法官嚴厲的看着沙姆，足足兩分鐘，但是沙姆的臉上是如何的充分鎮靜而泰然，所以法官不說什麼，示意大律師不知弗知繼續下去。

「你的意思是說，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裝腔作勢的抬起手臂，並且半向着陪審席，好像無言的保證他就斐叫證人受審了——「你的意思是說，維勒先生，別的證人們所敘述的原告昏聩在被告的懷裏的事你一點沒有看見吧？」

「當然沒有，」沙姆答，「我是在過道裏，等他們叫我去的時候，那個老太婆已經不在那裏了。」

「現在注意，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把一支大筆插進前面的墨水缸，嚇嚇沙姆，表示要把他的話記錄下來了。

「你在過道裏，但是卻看不見有什麼事情在進行。你有眼睛嗎，維勒先生？」

「有呵，我有眼睛的，」沙姆答，「而且那是一點不假的眼睛。假使它們是兩只新發明的二百萬倍的有超等效力的氣體顯微鏡，也許我能够透過一段樓梯和一扇樅木門看見什麼了；不過它們祇是你所看見的這兩只眼睛，所以我的眼界是有限的。」

這個答覆說得一點火氣都沒有，態度是極其單純和平靜，引得旁聽者吃吃而笑，矮法官也不禁微笑，而大律師不知弗知卻異常的難乎爲情了。跟道孫和福格略作商議之後，飽學的大律師重新對着沙姆用痛苦的努力隱藏着自己的煩惱說，「那末，維勒先生，我要問你一個關於另外一件事的問題，假使你高興。」

「假使你高興囉，先生，」沙姆答說，懷着極大的愉快。

「你記得去年十一月有一天夜裏，你到巴德爾太太家去的事嗎？」

「阿是的，不錯。」

「阿，你記得的，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精神恢復起來，「我想我們終於要說到重要的東西上來了。」

「我正也是這樣想呢，先生。」沙姆答聽了這話，旁聽者們又吃吃的笑了。

「唔，我想你是去談一談關於這件訴訟的事吧——呢，維勒先生？」大律師不知弗知說，以為得計的對陪審席上看看。

「我去付房租的，但是我們談了一下關於訴訟的事。」沙姆答。

「阿，你們是談了一下訴訟的事的。」大律師不知弗知說，由於預感到某種重要的發現而高興起來。「那末關於訴訟的談話怎樣的呢，請你告訴我們好不好，維勒先生？」

「再好沒有了，先生。」沙姆答。「今天在這裏被問過的兩位好德性的太太先說了些不重要的話之後，女太太們就對道孫和福格先生的可敬的行爲大大的稱讚起來——他們就是現在坐在你附近的兩位紳士。」這話當然把一般的注意引向了道孫和福格，他們就儘可能的做成有德性的樣子。

「他們是原告的代理人。」大律師不知弗知說，「那末，他們大大的稱讚原告的代理人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的可敬的行爲，是嗎？」

「是呀，」沙姆說，「她們說他們是多麼慷慨，辦這個案子是投機，一個費用都不要，除非從匹克威克先生弄出錢來。」

聽見這個非常之意外的回答，旁聽者們又吃吃的笑起來，道孫和福格呢，臉上緋紅，傾身就着大律師不知弗知的耳朵絮促的低聲說了幾句話。

「很對，」大律師不知弗知大聲說，帶着假裝的鎮靜，「那是完全沒有用的了，大人，要想從這個證人的不可救藥的愚笨獲得任何證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再問他任何問題來麻煩法庭了。下去吧，先生。」

「有沒有別的哪位紳士高興來問問我呀？」沙姆問，拿起了帽子，極其逍遙自在的四面看看。
「我不問維勒先生謝謝你。」史納賓大律師說笑着。

「你可以下去了，先生，」不知那知大律師說，不耐煩的揮着手。於是沙爾下了證人席；他已經給了道孫和羅格爾位先生他所能給的最大的傷害而儘可能的少說到匹克威克，這正是他心裏一直抱着的目的。

「我不反對確定這一點，大人，」史納賓大律師說，「假使可以免得再訊問一個證人，我不反對確定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從職務退休，而且他是有一筆很大的獨立的財產的紳士。」

「很好，」不知那知大律師說，交出兩封要宣讀的信。「那末我也是一樣，大人。」

隨後，史納賓大律師就向陪審官們發言，替被告辯護；他發表了一篇非常之長，非常之着力的演說，那是對匹克威克先生的行爲和性格盡最大讚美的頌辭；不過，我們的讀者們是遠比他能够對那位紳士的真正價值有正確的估計的，所以我們不覺得有記載這位飽學的紳士任何言辭的必要了。他企圖說明對方所發表的兩封信，不過是說匹克威克先生的飯食，或者房間裏爲了他從鄉間旅行回來所作的準備，他爲了匹克威克先生，我們用一般的說法來說是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就够了；而盡了最大努力呢，大家誰都知道，照這句老話的意思講來，也就是已經無能爲力了。

法官史太爾先生按照久已相沿成習的最妥善的形式作總結了。他好像闡釋一篇極短的小評似的儘可能加以擴充把他的簡短的摘錄給陪審官們聽，一面隨時把一些證據加以解釋。假使巴德爾太太是對的，那末顯而易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錯了，假使他們認爲克勒平斯太太的證辭值得置信，那末他們就相信它，而假使他們不認爲，那末就不相信。假使他們同意那是毀棄婚約的犯罪行爲，那末他們就替原告要求一筆他們認爲適當的賠償金；而假使相反的，他們覺得並沒有婚約的存在，那末他們就根本不要求給原告任何賠償金。陪審官們於是退席到他們的休息室裏討論這件事，審判官也退到他的休息室裏用一盆排骨羊肉和一杯白葡萄酒提神。

使人焦急的一刻鐘滑過去了；陪審官們回來了；審判官也被找回來了。匹克威克先生帶上眼鏡，帶着一副興奮的臉色和懷着一顆急跳着的心凝視陪審長。

「紳士們，」那位穿黑衣服的人物說，「你們商議定了你們的裁決嗎？」

「我們商議定了，」陪審長回答。

「你們是贊助原告嗎，紳士們，還是被告？」

「原告。」

「要求怎樣的賠償，紳士們？」

「七百五十鎊。」

匹克威克先生拿下眼鏡，小心的擦擦玻璃，摺起來放進盒子，把盒子放進口袋；一面極細心的帶好手套，一面一直凝視着陪審長，然後就跟着貝科先生和藍色文件袋出了法庭。

他們在一間廂屋那裏停下來，貝科去付開庭費，匹克威克先生在這裏和他的朋友們會了齊。他又在這裏碰到了道孫和福格兩位，他們得意的搓着手，露出滿意的一切徵象。

「喂，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喂，先生，」道孫說：「替自己也是替他的伙伴作答。」

「你們以為可以弄到你們的辦事費了，是不是，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福格說他們認為那未嘗不是可能的。道孫微微一笑，說他們要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吧，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興奮的說，「但是你們不要想從我弄到一個銀板的費用，或者賠償，縱使我把以後的生命都消耗在債務人監獄裏。」

「哈哈！道孫大笑。」在下次開庭時期之前，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呢，匹克威克先生。」

「希，希，我們不久就會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福格露出牙齒歪着嘴說。

匹克威克先生氣得話都說不出來，讓他的代理人和朋友們把自己拉到門口，一同坐進一輛出租馬車，那是那位永遠發揚着的沙姆·維勒預先叫好了的。

沙姆收上了踏脚，打算就跳上御者座，忽然覺得肩膀上被輕輕的一拍，回頭一看，他的父親站在他面前。老紳士的臉上

● 舊式大馬車有可以放下收上的踏脚板。

帶着悲傷的表情，嚴厲的搖着頭，用諷刺的聲調說：

「我知道像這樣辦事會得到什麼結果的末。啊，沙梅，沙梅，爲什麼不弄一個不在場的證明！」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到巴斯 ● 去好；因此他就去了。

「但是我的好先生，」矮小的貝科在審判後一天的早上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房間裏說，「當然你不是當真——當真的和嚴正的，撇開氣惱——不付訟費和賠償費吧？」

「一個銅板不付，」匹克威克先生堅決說，「一個銅板不付。」

「堅持這個原則就像放債的人不肯把債據轉期的時候說的囉，」維勒先生說，他是在收拾掉早餐的器皿。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下樓去吧。」

「是囉，先生，」維勒先生答，照匹克威克先生的指示走了。

「不，貝科，」匹克威克先生說，態度非常認真，「我這裏幾位朋友都勸我改變這個決心，但是沒有用。我要照常的過日子，直到對方獲得了權力，由法院來強迫執行，而假使他們下流到這步田地，用這種手段來拘捕我，我可以高高興興的甘心情願讓他們幹。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這樣做呢？」

「他們可以，我的好先生，可以在下次開庭期發出強迫執行賠償和訟費的訓令，」貝科回答說，「離現在正好兩個月，我

● Bath, 英國 Somersetshire 州之都會，以溫泉著名。

的好先生。」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到那時候為止，我的好朋友，讓我不聽聽到一句關於這事的話。那末現在，」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帶着高興的微笑對朋友們環視一周，眼睛裏閃着眼鏡所不能減弱或掩蔽的一種火花，「唯一的問題是，我們下一處地方是到那裏去？」

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被他們的朋友的英雄主義感動得不能作任何回答了。文克爾先生還沒有充份從他在審判中作證的事恢復過來，不能對任何問題表示任何意見，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是白等。

「好的，」那位紳士說，「假使你們讓我來提出我們的目的地，那末我說是巴斯。我想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去過。」

沒有誰去過，並且這個提議被貝科熱烈支持，因為他認為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看到一些新鮮和愉快，他就要好些的想一想他的決定，壞些的想一想債務人監獄，那是極其可能的，因此就一致通過了。於是沙姆立刻被派出去，到白馬地下室買五張明天早晨七點半的馬車票。

裏面只剩兩個座位，外面只剩三個座位，所以沙姆全部買了，賣票員給他的錢頭有一隻鉛的半克龍錢幣，他們因此談了幾句閒話，隨後他走向喬治和兀鷹，一直忙到睡覺的時候，因為要把外衣和襯衣儘可能放得不佔地方，並且施展他的機械的天才，想出種種聰明的辦法把箱子蓋弄牢，在既沒有鎖又沒有搭絆的箱子上。

第二天是個對於旅行不吉利的早晨——悶熱，潮濕，細雨濛濛。車站上要開出去的，和開了進來的馬匹，冒出那麼多煙霧，車子外座的旅客都被遮得不能看見。賣報的人看上去是濕的，聞起來是霉的，賣橘子的把頭伸進馬車窗口的時候，帽子上的水往裏滴，彷彿給旅客沖洗一下提神。兜裏五十刃削筆刀的猶太人在絕望中把刀闕上，兜裏袋中書本的人把它們真正放進了口袋。錶鍊和土司又都在減價，鉛筆盒子和調羹也不吃香。

馬車一停，就有七八個脚夫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的行李野蠻的撲過來，他們來得其實早了二十分鐘，所以讓

① Pocket-books, 可解作「袖珍小書」, 亦可解作「懷中記事冊」。此處該係後義。實即一種「皮夾子」。

次烟去拯救行李，他們自己走到旅客休息室去躲雨——那是人類的沮喪的無可奈何的辦法。

白馬地下室下的旅客休息室當然是不舒服的，那簡直不是旅客休息室，假使不叫做旅客休息室的話。那是一間將就充數的客室，裏面像是走進了一隻高聳的廚房爐子，伴帶着一副反叛的撥火棒、火鉗和煤鏟。它被隔成許多格，讓旅客們可以分別佔坐；裏面有一隻鐘、一隻穿衣鏡，和一個活侍者。這最後一件東西的用處是在房間一角一個小水槽上洗杯子。

那些隔開的座位之一，這時被一個大約四十五歲的目光嚴峻的男子佔據着，他的頭禿而發光，兩旁和腦後卻有許多黑頭髮，還有一部黑色的大鬍子。他穿着一件一直扣到脖子的棧色上衣，帶一頂大大的海豹皮旅行帽。一件大衣和披風搭在背後的椅子上。匹克威克先生走進來的時候，他從早餐上擡起頭來看，那種神情是兇狠和專橫，而且非常之傲慢；當他對那位紳士和他的同伴們盯了一個稱心之後，就用一種古怪的態度哼了一聲。那態度好像是說，他有點兒懷疑有人要佔他的便宜，不過那是不行的。

「茶房，」那大鬍子紳士說。

「先生！一個帶着一張髒臉和一塊同樣的毛巾的僕人，從那已經說過的水槽那兒鑽出來客廳。」

「再拿些土司來。」

「是，先生。」

「塗了白搭油的，記住，」那位紳士狠狠的說。

「馬上拿來，先生，」侍者回答。

大鬍子紳士又用先前同樣的態度哼了一會，走到火爐前面，等土司拿來，並且擦起上衣的後襟，揀在手裏，看着自己的靴子，沉思起來。

「不知道這馬車開到巴斯的什麼地方停，」匹克威克先生溫和的對文克爾先生說。

「哼——呃——說什麼？」那個怪人說。

「我是對我的朋友說話，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永遠打算跟人家交談的。「我不知道巴斯車開到什麼旅館停下

來也許你能告訴我吧。」

「你到巴斯去？」那個怪人說。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別的那幾位？」

「也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是內座吧——假使你們是，就算我該死，」那個怪人說。

「我們不全體都坐在裏面，」匹克威克先生說。

「呵，不是全體，」那古怪人強調的說。「我買了兩張票。假使他們要把六個人擠進那只能坐四個的下地獄的車廂，我就去坐驛車，而且跟他們打官司。我是付了車錢的，那不行，我買票的時候，就告訴賣票員那是不行的。我知道有過這種事情，我知道這種事情每天都有，但是我從來沒有忍受過這種事情，將來也決不會忍受。那些最知道我的人，最知道這一點，打死我！」說到這裏，兇狠的紳士猛烈的拉鈴叫來了侍者，對他說他最好是在五秒鐘之內就把土司拿來，否則他就要問問那是什麼理由。

「我的好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允許我說一句，這是很不必要的激奮的表現呀。我是只買了兩張內座。」

「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那位狠人說。「我收回我的話，我表示歉意，那是我的名片，讓我跟你結識。」

「極其榮幸，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們就要做旅行的同伴了，我希望我們互相發現對方的同伴們可以投合。」

「我希望會，」兇狠的紳士說。「我知道會的。我歡喜你的相貌，它們使我愉快。紳士們，給我你們的手和名字，認識我。」

當然，接着這種優禮有加的話之後是交換了友誼的禮數，於是兇狠的紳士立刻就用同樣的那種短促、突兀和抽縮的句子告訴大家他的名字叫做道羅，他是到巴斯去玩，他從前是在陸軍裏，現在是做自己的事業，他是靠利息過活，他買的另外一

① 這句似乎來得突兀，其實不過是表現那傢伙的急躁，隨口亂罵，並沒有特別含義。

張車票正是給他的太太，道羅太太用的。

「她是一個好女人，」道羅先生說。「我因她而驕傲，我有理由。」

「我希望我有加以判斷的榮幸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帶着微笑。

「你就要有我的，」道羅答。「她要認識你，她要尊重你。我追求她的時候情形很特別。我發了一個輕率的誓就得到了她。這樣的。我看見了她，我愛了她，我求婚了，她拒絕了——「你愛別人」——「不要叫我難為情。」——「我知道他。」——「是的。」——「很好，假使他就在這裏，我就剝他的皮。」

「上帝！」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的喊。

「你剝了那位紳士的皮沒有，先生？」文克爾先生問，臉色非常灰敗。

「我寫了個條子給他。我說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的確是的末。」

「當然呵，」文克爾先生插嘴說。

「我說，我是一個紳士，說話算話，我說了要剝他的皮。我的人格是孤注一擲了。我沒有轉彎的餘地。作為國王陛下的軍隊的一個軍官，我是不得不剝他的皮。我悔恨這必要，但是它必須被做到。他是沒有主張的人。他看到軍隊裏的規律是斷然不二的。他逃走了。我娶了她。馬車來了。那是她的頭。」

道羅先生說完的時候，指着剛開來的一輛馬車：它那開着的窗口裏有一張帶了淺藍色軟帽的有點漂亮的臉正對着人行道上的人羣張望。最大可能是正在找這位輕率的人。道羅先生付了他的賬，急忙拿了旅行帽、大衣、和披風趕出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們跟着也就出來，去找他們的座位。

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格拉斯先生坐在馬車後面的座位上。文克爾先生進了車廂。匹克威克先生也正打算跟他進去。沙

● Spare my kindness, 其實就等於說「是的，」不過難為情，說不出口。我們中國小姐們不習慣這樣的說法。她們會說「我不知道，」或者說「你不用管。」

姆·維勒忽然走過來，對主人的耳朵裏輕輕說有話要告訴他，態度深的神祕。

「說吧，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什麼事呀？」

「這裏在出花樣了，先生。」沙姆答。

「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這個呵，先生。」沙姆回答，「我恐怕，真正恐怕，先生，這個車子的老闆是在跟我們過不去了。」

「這是怎麼講呀，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沒有把我們的名字寫上乘客表嗎？」

「不但把名字寫上了，乘客表，先生。」沙姆答，「而且還把一個名字漆在馬車的門上了。」沙姆說着，就指一指車門的一處，那裏通常是漆着車主的名字的，而那幾個大大的金字明明白白正是「匹克威克」這魔鬼的名字。

「噫呀！」匹克威克先生喊，被這巧合的事弄得大為驚駭了，「多麼少有少見的怪事呀！」

「是呀，不過還不止這樣哪。」沙姆說，又指引他的主人注意那車門，「寫了匹克威克還不夠，他們又在前面加上「西」，這我說是傷害加上侮辱，就像他們把鸚鵡從他家擲弄出來還要教他說英國話的時候他所說的囉。」

「這真是够古怪的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假使我儘站在這裏講着，我們的座位就要沒有了。」

「怎麼，難道就這麼算了嗎，先生？」沙姆喊，對於匹克威克先生的冷靜大為駭異，匹克威克先生是打算維持着這樣的冷靜坐到車廂裏去了。

「算了嗎？」匹克威克先生說，「不算了又怎樣？」

「不要把什麼人揍一頓教訓他們這種放肆嗎，先生？」維勒先生說，他是預期至少會准許他向車掌和車夫挑戰，當場來一下鬪拳比賽的。

「當然不，」匹克威克先生急切的回答說，「無論如何不，馬上跳上你的座位吧。」

「我真的很恐怕是，」沙姆走開的時候對自己咕嚕的說，「恐怕是東家出了什麼古怪毛病囉，要不然他決不會這麼安安靜靜忍受的。我希望那場官司沒有打垮了他的精神，不過看樣子很壞，非常之壞。」維勒先生莊嚴的搖搖頭，還有值得一提的。

直到車子開到肯辛頓稅卡，他是一句話都沒有再說，這可以說明他把這件事記在心上的時候所抱的態度。在他保持如此之久的沉默，可以說完全是破例的事。

旅程中沒有值得特別一說的事情。道羅先生講了許多逸事，全部是說明自己是怎樣的勇猛和不顧死活，一面講一面講道羅太太加以證實而道羅太太就一貫不變的用附錄的形式追加一些道羅先生所遺忘，或者出於謙遜略而不提的可注意的事實或情景，無非是說明道羅先生是比他自己所說的還更奇怪的一個傢伙。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爾先生極爲欽佩的聽着，有時跟那位非常可喜的迷人的道羅太太談幾句。因此由於道羅先生的故事，道羅太太的風采，匹克威克先生的好興緻，文克爾先生的好耳朵，這幾位內座旅客一路上弄得非常融洽。

外座的呢，做了外面的人們所永遠做的。他們在每一站的開頭都是非常的活潑和多話，到中間就非常的憂鬱和渴睡，到末了卻又非常的輕鬆和清醒。有一位穿了印度橡皮披風的青年紳士，整天的抽雪茄；另外一位大衣上有一首至詩的青年紳士，也點了很多支，而吸了第二口就顯然覺得不舒服，於是在他以為沒有人看他的時候丟掉。第三位青年人是坐在御者座上，他願意學習養牛的智識；坐在車尾的一位老年人卻熟悉農事，經常有一串在工裝和白色上衣之中的教名，被車掌招呼着來「搭一段」。這條路上來來去去的每一匹馬和每一個馬夫他們都是認識的；還有一頓每一口要便宜到半克龍的午餐，假使你能够在那時間之內用少數幾口吃掉它的話，到了下午七點，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們，道羅先生和他的太太，都各自坐在他們的私人起坐間裏了；那是在巴斯的大，對面的白牡鹿飯店，那裏的侍者從服裝看來可能被認爲韋斯明斯脫的僕役，祇是他們的行爲好得多，足以打破這種幻覺。

第二天早晨，早餐器皿剛收拾掉，就有一個侍者拿來道羅先生一張名片，要求介紹一個朋友來見面。名片送來之後，緊接着道羅先生本人也就帶着那位朋友來了。

這位朋友是個不出五十歲的可愛的年輕人，穿着釘了光輝閃耀的鈕子的淺藍色上衣，黑褲子，和一雙皮子極薄極薄擦得雪亮雪亮的靴子。頸子裏有一條短短的黑色闊絲帶，吊着一副金邊眼鏡；左手鬆鬆的抓住一隻金的鼻烟壺；手指上的數不清的金戒指子閃閃發光，襯衫褶綳上閃耀着一隻大大的金鋼鑽的鑲金別針。他有一隻金錶和一根帶着一只大金圖章的粗

大的金環鑲鑽，他還拿着一根柔韌的烏檀木手杖。上面是沉重的金頭子。他的襯衣是那種最白的，最好的，和最漿得硬的；他的假髮是那種最光亮的，最黑的，和最卷曲的，他的鼻烟是王子們的混合藥品，他的香水是帝王的珍品，他的面部組成一個永遠的微笑，他的牙齒是如此的齊整，離得很近也看不出哪一隻是真的，哪一隻是假的。

「匹克威克先生，」道維說：「這位是我的朋友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爺，班頓掌禮官；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互相認識。」

「歡迎到巴里斯來，先生。真是莫大的榮幸。極其歡迎到巴里斯來，先生。長久了——很久了，匹克威克先生，你沒有喝這裏的水。好像有一世紀，匹克威克先生。有——味兒！」

這就是掌禮官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爺握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的時候說的話；他把他的手抓住不放，聳起眉頭，連串的鞠躬，好像他真正是捨不得把它放掉。

「的確我是很久沒有喝這裏的水了，」匹克威克先生答：「因為據我所知道的，我以前是從來沒有到過這裏。」

「從來沒有到過巴里斯嗎，匹克威克先生！」這位掌禮官喊，讓那隻手在驚訝中落下了。「從來沒有到過巴里斯！希希！匹克威克先生，你是個滑稽家。不壞，不壞，好，好，希希！有——味兒！」

「我覺得丟人，但是我必須說，我完全是說的實在話，」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以前真的沒有到過這裏。」

「啊，我說，」掌禮官喊，非常高興的樣子：「是的，是的——好好——更好。你是我們聽說過的那位紳士；是的，我們知道你，匹克威克先生，我們知道你。」

「是那些混賬報紙上關於審判的報告吧，」匹克威克先生想：「關於我的種種他們是都知道了。」

「你是住在克勒普罕·格林的那位紳士，因為不當心，喝了葡萄酒之後多吃了冷的，四肢失去了效用——動一動就覺得劇烈的痛苦，他就拿巴斯的一百零三度的溫泉裝瓶用貨車運送到他的臥室裏，用這水洗澡，打了噴涕，幾天就好了。非常之

● 烏檀木而又柔韌，經有譯。Balan或勉強解作「粗長的」乎？

有味兒！

匹克威克先生知道這個假設所包含的恭維，但是他克制自己加以拒斥；他就利用掌禮官的片刻的沉默，要求讓他來介紹他的朋友丟普曼先生、文克剛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這個介紹當然又使掌禮官歡喜和榮幸得不得了。

「班頓，道羅先生說，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們是客人，他們一定要留下簽名，那簿子在哪裏？」

「到巴斯來的貴客的登記簿今天兩點鐘的時候可以拿到柳筒間，掌禮官回答：「你願意把我的朋友領到那堂皇的建築裏面使我能够獲得他們的簽署嗎？」

「好的，道羅答：「拜訪的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們得走了；過一個鐘頭我再來走吧。」

「今天晚上有個舞會，掌禮官起身要走的時候，一面又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一面說：「巴斯舞會之夜是從天堂裏擷取來的寶貴的時間，所以如此的令人銷魂，是由於音樂、美、風雅、派頭、禮儀，以及——以及——尤其重要的，由於沒有商人參加；他們是完全跟天堂不調和的，而他們自己每兩個星期在商會裏有一次集合，那少說些也是很有味兒的。再會，再會！」於是這位掌禮官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爺，一面在嘴裏儘說着他是極其滿意，極其愉快，極其承情，一面走下樓梯，跨進等候在門口的一輛非常漂亮的雙輪馬車，得的開走了。

到指定的時間，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由道羅先生護送着走到集會室，在簿子上寫下了名字，這件賞光的事使安其洛、班頓覺得格外的感激不盡。當夜的舞會の入場券是預備大家都有的，但是現在不在手頭，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決定叫沙姆在四點鐘到王后方場的掌禮官的家裏去取，不顧安其洛、班頓的一切異議說要叫人送來。他們在這城市裏作了短程的散步，得到一個一致的結論說派克街是非常之像一個人在夢中所看見而絕對不能接近的垂直的街道，於是回到白壯，打發沙姆去完成他的主人發誓要他去做的事。

沙姆·維勒很隨便而優雅的帶着帽子，兩手插在背心口袋裏，極其悠閒的步行往王后方場去，一路打唿哨，吹了幾隻當時最流行的調子，那是完全用新的節奏處理了的，爲了可以適用於那高貴的樂器——嘴或體腔。走到王后方場他所要去的，那一號，停了唿哨，在門上活潑的一敲，立刻就有人開了門，那是一個穿華麗的僕服，頭髮上拍粉，身軀均稱的當差。

「這兒是瑪頓先生家嗎，老朋友？」沙姆·維勒問，那頭髮拍粉的多漂亮，僕服的人的華麗使人奪目，但是他一點沒有粗形見細的羞慚。

「什麼事呀，年青人？」是拍髮粉的當差的傲慢的詢問。

「假使是這裏，你就拿這名片給他，說維勒先生在等着好嗎？」沙姆說，說着就冷靜的走進客廳，坐了下來。

拍髮粉的當差很用力的碰上了門，很嚴厲的皺了眉頭，但是碰門和皺眉頭都對沙姆毫無作用，他在端詳着一座桃花心的雨傘架子，用種種顯露的徵象表示他的批評式的讚許。

顯然是，主人對於名片的接受使拍髮粉的當差對沙姆的好感增加了，他遞了名片回來，用友誼的態度微笑一下，說是答覆馬上就有的。

「很好，」沙姆說，「告訴那位老紳士不用忙得出一身大汗，不忙，高個兒。●我吃過飯了。」

「你吃得早呀，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

「我覺得早些吃飯的話晚飯的胃口就好些，」沙姆答。

「你在巴斯多時了嗎，先生？」拍髮粉的當差問，「我以前還沒有聞你的大名的榮幸哪。」

「我現在是還沒有在這裏出過什麼大風頭，」沙姆答，「因為我和別的幾位時髦人物是昨天夜裏纔到這裏的。」

「好地方呵，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

「好像是吧，」沙姆說。

「愉快的交際圈，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非常討歡喜的僕人們，先生，」

「我希望他們是，」沙姆答，「是一種聰慧的，坦白的，不對人亂說什麼的人。」

「呵，的確是這樣的，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把沙姆的話認為是很大的恭維，「的確是這樣的，你聞不開鼻烟的，先生？」

高個兒當差問，拿出一隻小鼻烟，頂上有一隻狐狸頭。

「我不能不打噴嚏，」沙姆答。

「那是不容易的先生，我承認，」高個兒當差說。「要慢慢的來，先生。咖啡是最好的實習。我用咖啡用了很久，它是很像鼻烟的，先生。」

這時候，鈴聲尖銳的响了一下，使得拍髮粉的當差有一種可羞的必要。把狐狸頭塞進口袋，並且帶着卑屈的臉色連忙到班頓先生的「書房」裏去。順便說一句，我們知道，一個人儘管是既不讀也不寫，但是卻要弄一個小小的房間硬叫它書房的。

「這是覆信，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我怕你會覺得它太大得不方便了。」

「沒有關係，」沙姆說，拿了那封內容很少的信。「我的小力氣正好吃得消。」

「我希望我們再見，先生，」拍髮粉的當差說，搓着手，跟着沙姆走到門口的階級上。

「你客氣得很呀，先生，」沙姆答。「現在，不用勞步把你累壞了吧，那總是好人囉。想想你對社會的責任，不要讓你工作過度，傷了身體爲了你的伙伴們儘量使你自己安靜下來吧，想想你那樣的大損失！」說了這些富於同情的話，沙姆就告別了。

「一個非常之古怪的青年人，」拍髮粉的當差說，帶着顯然是一點摸不着沙姆的頭腦的臉色，目送他的背影。

沙姆什麼都沒有說。他雲裏眼睛，搖搖頭，微微一笑，又雲裏眼睛，臉上帶着彷彿碰到什麼使他非常開心的事的表情，愉快的走掉了。

恰恰在夜晚八點鐘之前二十分鐘，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爺，掌禮官，在會議室的門口從他的雙輪馬車裏出來了，還是同樣的假髮，同樣的牙齒，同樣的眼鏡，同樣的錶和圖章，同樣的那些戒指，那隻襯衫別針，和那根手杖。他的外貌的僅有的可見的改變是他穿了一件更淺的淺藍色的用白色絲質襯裏的上衣，黑色的緊身褲，黑絲襪，黑舞鞋，和一件白背心，還有就是假使可能的話，好像更香了一點。

這樣打扮了的掌禮官，爲了那嚴格履行他的非常重要的職務的重要責任，站在房間裏招待大家。

巴斯擠滿了人，與會者和買茶的六辨士，成羣的擁進來。舞廳裏，長方的牌室裏，八角形的牌室裏，樓梯口上，過道裏，許多說話聲和許多脚步声充分的使人迷醉。衣服沙沙作響，羽毛搖蕩着，燈光照耀着，珠寶閃爍着。有一片音樂聲——可不是四組舞的樂隊奏的，因為那還沒有開始，卻是輕盈的小脚步的音樂，時而帶一聲清脆的歡樂的笑——笑聲低而溫雅，但是非常悅耳。女性的聲音大抵如此，不僅在巴斯爲然。由於愉快的預期而發光的亮眼睛，從四面八方掃射着；無論你向哪裏一看，都看得見美麗的身材從人羣中優雅的滑過，剛剛消失，就有另外一個來接替，也是同樣的美麗迷人。

茶點室裏，伏在那些牌桌周圍的，是好多古怪的老太太和龍鍾的老紳士在討論着張長李短之類的閒話。那種顯然津津有味樣子充分說明了他們從這種工作獲得的快樂達到了何等程度。屬雜在這些集團之中，還有三四個撮合婚姻的媽媽們，她們似乎完全專注於她們所參加的談話，但是並沒有忘記時時向她們的女兒們丟一個心焦的斜眼。女兒們呢，她們記得慈母的訓諭，要把青春作最好的利用，已經開始了她們的初步的賣弄風情，失落圍巾，帶上手套，放下杯子，等等，固然都是微枝末節，可是在熟能生巧的實踐家做來卻可能獲得驚人的效果。

一羣羣年輕的傻瓜們徘徊在近門的地方和遠端的角落裏，表演他們的種種得意和愚笨；用他們的笨相和自滿叫附近的一切有理性的人好笑，而快快樂樂自以爲他們是大家所讚美的對象。至於這種讚美，那是一種聰明而慈悲的施予，沒有一個好人會反對的。

最後，那些坐在一些後排的板凳上並且已經把那裏作爲晚會的座位佔據着的，是幾個過了大關口●的未婚的女士們，她們不跳舞，因爲沒有她們的舞伴，也不打牌，因爲怕坐下來之後成爲不可挽救的單獨一個人。●所以，只有她們是處在可以罵一切人而不必反省自己的那種有利地位。簡單說，她們能夠罵一切人就因爲一切人都在場。那是一種快樂和豪華的場面，有的是穿戴華麗的人們，美麗的鏡子，刻了白粉的地板，多枝燭臺，和輝煌的蠟燭；而在這場面的一切處所都有蹤影；沉靜而溫

● Grand climacteric, 六十三歲。

● Bridge, whist 等牌戲，要兩人一組，兩組對坐，所以必須有搭擋。

柔的從這裏滑到那裏，對這一夥人諛媚的鞠躬，對那一夥人熟識的點頭，對全體則是滿意的微笑的，正是衣飾都顯的安其·西魯斯·班頓老爺，司儀禮的官兒。

「到茶點室去。請用你們的值六辨士的茶吧。他們放了些滾水，就叫做茶。喝罷，」道羅先生大聲的說，指引着道羅太太的手臂走在他們這夥第一排的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就走進茶點室去，班頓先生看見了，連忙像螺旋旋子似的從人羣裏鑽過來，狂熱的歡迎他。

「我的好先生，我是大大的榮幸了。巴一斯有幸，道羅太太，你使會場生色了。我慶賀你的羽毛。有味兒！」

「到了些什麼人嗎？」道羅懷疑的問。

「什麼人？巴一斯的精華。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見那位帶紗帽的太太嗎？」

「那位胖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天真的問。

「別管我的好先生——在巴一斯沒有誰胖或者老。那位是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

「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何消說得，」掌禮官說。「別管。靠近點兒，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見那位走過來的穿得華貴的青年人嗎？」

「是那個長頭髮的額頭特別小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正是。巴一斯現在最富有的青年人。凌丹海德爵爺公子。」

「你的話當真？」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你馬上就可以聽見他說話了，匹克威克先生。他要對我說話的。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位紳士，穿紅色小背心，留黑鬚子的，是克魯希頓大人，他的至交。你好嗎，爵爺？」

「熱喜（死）了，班頓，」爵爺說。

「很暖呵，爵爺，」掌禮官答。

● 替着口齒不清，所以這樣下筆此。

「熱得混賬」，克魯希頓大人表示同意。

「你看見過爵爺的郵車沒有呀，班頓。」稍為隔了一會兒之後，克魯希頓大人這樣問，在那間隔的時間裏，波丹海德小爵爺是想凝視匹克威克先生使他惶恐，克魯希頓先生是在思索什麼話題是他的爵爺最歡喜談的。

「啊呀，沒有見過。」掌禮官回答說。「一輛郵車，多好的主意！有——味兒！」

「我的腦（老）天爺！」爵爺說，「我以為每輪（人）都看見過那新郵車了，那喜（是）戲（世）上用輪雞（子）跑的東希（西）裏頭最精巧，最漂亮，最可愛的了——漆了紅顏色，帶奶油色的斑點。」

「有一隻真正的信箱，全套俱備。」克魯希頓夫人說。

「前面有個瞎瞎的坐位，裝了鐵欄杆，預備開車雞的輪坐的。」爵爺接着說。「有一天早上我開了它，香布列希托爾，我穿了大紅上衣，帶兩個當差的在後面離我幾分雞一哩跟着，真見他的鬼，那些輪都從草棚雞裏跑出來，攔住我的路，問我喜不喜郵政局的偉大，偉大！」

對於這件事，爵爺笑得非常開心，聽的人當然也是。隨後，波丹海德爵爺把手臂套住那位諂媚的克魯希頓先生的手臂，就離開了。

「愉快的青年人呵，那位爵爺。」掌禮官說。

「我想是吧。」匹克威克先生淡漠的回答說。

跳舞開始了，必要的介紹都作過了，一切準備手續都佈置好了，安其洛·班頓又找住匹克威克先生，帶他到牌室去。

他們剛走進，那位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和別的兩位舊派打扮好像愛打灰斯脫牌的女太太正伏在一張空着的牌桌上，他們一看見安其洛·班頓護衛之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就互相交換了眼色，知道他正是她們所需要的可以湊成一局的人。

「我的親愛的班頓，」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說，哄小孩似的聲調，「給我們找一個可愛的人來湊成一局吧，好人哪。」碰巧匹克威克先生這時正看着別處，所以那位夫人就對他點點頭，示意的皺皺眉頭。

「夫人，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一定是極其高興，我相信的，有——味兒哪，」掌禮官說，「懂得那個暗示。」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這位是史納方納夫夫人——這位吳格斯比上校夫人——這位劉六小姐。」

匹克威克先生對每位女太太鞠了躬，而他發現逃避是不可能的，就拈了牌。●匹克威克先生和劉六小姐一組，對史納方納夫夫人和吳格斯比上校太太。

在第二副的開頭，王牌剛翻出來的時候，有兩位年輕女士匆匆走進房來，分別在吳格斯比上校太太的座位兩邊坐好，耐心的等這一副打完。

「那末，珍，吳格斯比上校太太對兩個女孩子之一這樣說，「什麼事呀？」

「我來問你，媽，我要不要和那個頂小的克勞來先生跳舞，兩者之中比較漂亮也比較年輕的一個用耳語聲說。

「好上帝，珍，你怎麼想得這種話來的，」媽媽憤憤然的回答說，「你沒有一再聽說他的父親只有八百一年的進款，他一死就跟着完了的嗎？我為你羞，絕對不要。」

「媽，」另一位低聲說，她是比妹妹大得多，而且非常的沒有風趣而做作，「波丹海，德爵爺已經被介紹給我，我說我想我是還沒有訂婚，媽呵。」

「你這甜蜜的寶貝，我的心肝，」吳格斯比上校夫人答，用她的扇子拍拍女兒的嘴巴子，「你是永遠叫人放心的，他了不得的發財呵，我的親愛的，祝福你。」說了這些，吳格斯比上校夫人極其愛護的吻了長女，對另外一個用警告的態度皺皺眉頭，於是理她的牌。

可憐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從來沒有和這樣精工的三位女牌手打過。她們是這麼要命的厲害，完全把他嚇壞了。假使他出錯一張，劉六小姐的眼睛就像製造匕首的小兵工廠假使他停頓下來考慮哪一張牌好，史納方納夫夫人就向椅子背上一仰，帶着不耐和憐憫兼而有之的眼光對吳格斯比上校夫人微微冷笑；而因此吳格斯比太太就聳聳肩，咳嗽一聲，就好像是說，她

● 拈牌定座位，有如打麻將的拈座。座位既定，兩對面為搭檔。



懷疑他是不是還會把牌打出來了。於是，每一副打完之後，剝六小姐總是帶着陰鬱的臉色和責備的嘆息來整問匹克威克先生爲什麼不回送那一張紅方塊。●或者爲什麼不先出金花菜，爲什麼不理掉黑雞心，爲什麼不偷一偷紅雞心，爲什麼不連出大牌，爲什麼不打愛斯，爲什麼不配合老開等等；而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一切嚴重責問的答覆，卻完全不能說出任何理直氣壯的口實；他這時是把打牌的門徑完全忘記了。而且有些人走過來旁觀，那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神經衰弱。除了這一切，桌子近旁還有使人分散注意力的滔滔不絕的談話，那是安其洛·班頓和兩位馬丁脫小姐；這兩位小姐因爲孤孤單單湊不成搭子，所以對掌禮官大獻殷勤，希望弄到一兩個失羣的伴侶。這一切再加上不斷的人來人往的喧聲和擾亂，所以匹克威克先生不免打得壞了點兒，並且牌也跟他作對；當他們在十一點十分歇手的時候，剝六小姐氣得了不得的立起身來，涕淚滂沱的坐了轎子逕自回家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會了齊，他們卻異口同聲的說幾乎沒有消度過比這次更愉快的夜晚；大家一同回到白牡廂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喝了些熱東西鎮靜了感情，就上牀睡覺，幾乎一上牀同時就睡了過去。

● 紅方塊，金花菜，及其他等等，是按照上海通行的說法譯的。

第三十六章

這裏的要點是布賴都德王子的傳說的可靠記載，和降臨於文克爾先生的一件極其意外的災難。

因為打算在巴斯至少勾留兩個月，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覺得應該給自己和朋友們找些房子作這一期間的私寓；而由於一個很好的機會使他們在寬和的條件之下租到了在新月街的一所房子的樓面，那房子太大，他們用不了，所以道羅夫婦就提議分租一間臥室和一間起坐間。這提議立刻被接受了，三天之內他們都搬進了新寓所，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就開始用最高度的勤勉喝礦泉。匹克威克先生喝起來是有規律的。早餐之前喝四分之一派因脫，喝過了就爬上一座小崗子；早餐之後又喝四分之一派因脫，於是爬下一座小崗子；而每喝過一次，匹克威克先生總是用極其莊嚴而強有力的字句宣稱他覺得身體好了許多。這話使他的朋友們非常的快慰，雖則他們以前並不知道他的身體有什麼不好。

大卿筒間是一個廣大的沙龍裏，面有科林多式的●柱子，一個音樂廊，一隻大掛鐘，一個納照像，●和一片金色的銘記，那是所有喝泉水的人都得拜讀的，因為它呼籲他們行善有善報的善舉。有一條大櫃檯，上面有一隻大理石的花瓶似的東西，唧筒抽水從那裏面放出來；櫃檯上有許多黃澄澄的淺腳大杯，人們就是從這裏面喝水；看着他們吞咽的時候那種堅毅和莊重

① Corinth，科林多為古希臘之都，其建築富麗堂皇，獨成一式，流傳至近代。

② Nash (Thomas)，英國戲劇作家及小冊子作家，1857—1901

的樣子，是極其有益而使人滿意的。附近有洗澡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就在裏面洗澡；後來就有樂隊奏樂，慶祝那些留在外面的
人已經洗過。另外還有一個柳筒間，不健康的女士們和紳士們坐了椅子或車子被推進去，那些形形色色的椅子和車子之多
令人吃驚，假使有什麼冒險的人用正常數目的腳趾走進去，立刻就有失掉幾個走出來的危險；還有第三個柳筒間，那是好辭
的人去的，因為那裏比另外兩處都少些喧嘩，有盡情的散步，用拐杖或者不用，帶手杖或者不帶，還有大量的談話，活潑和快樂。
每天早上，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在內的有規律的喝水人互相在柳筒間相遇，各人喝了他的四分之一派因院，於是按照保
差法去散步。到了下午的散步或運動，卻是一個大集合，包括漢丹海德伯爵，克魯希頓大人，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吳格斯比
上校夫人，和所有的大人物，以及所有的早晨去喝水的人。這之後，他們就從柳筒間走出去，或者驅車出去，或者坐了浴椅被推
出去，於是又重新相遇。這之後，紳士們就上閱覽室，又遇到一部分。這之後，他們就各自回家。假使夜裏有戲，也許他們又在戲院
相遇，假使夜裏有集會，他們就在會場相遇，假使兩樣都沒有，他們就在第二天相遇——這是一個很愉快的程序，或許稍為有
點兒刻板。

有一次，匹克威克先生這樣消磨了一天之後，獨自一個人坐在房裏，在記日記。他的朋友們已經去睡覺了。這時候，房門上
輕輕的一聲敲，驚動了他。

「對不起，先生。」女房東克來多克太太說，伸進頭來：「你是還需要些什麼吧，先生？」

「不要什麼了，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小女兒睡了，先生。」克來多克太太說，「道羅先生要好，他說他要坐等道羅太太，因為預料晚會要很遲纔散呢；所
以我想，假使你不需要什麼的話，匹克威克先生，那我就去睡了。」

「請吧，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祝你夜安，先生。」克來多克太太說。

「夜安，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克來多克太太關了門，匹克威克先生繼續寫下去。

日記在牛個鐘頭之內寫好了。西克威克先生小心的用吸墨紙擦了最後一頁，用上衣尾子的裏子的下端擦了筆，打開文具盒子的抽屜把它小心的放進去。那抽屜裏有幾張寫字用的紙，上面密密層層的寫滿了字，圓體字的標題摺在外面，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從標題知道那並不是私人的文件，又似乎是關於巴斯的事，而且很短，所以他就把它展開，點起大約可以够他看完文章的寢室蠟燭，把椅子拉近些火爐，讀讀如下：

布賴都德王子的真實的傳說

「在不到二百年之前，這城市的公共浴池之一裏面，出現了一塊碑，是紀念它的偉大建立者，有名的布賴都德王子的，那塊碑現在已經磨滅了。

「還在那時候的好幾百年之前，就有一個代代相傳的古老的傳說，說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子從古雅典收穫了豐富的智識回來的時候得了癲瘋病，於是避開了父王的宮庭，快快樂樂的，和同農夫和豬做伴。在畜羣之中（傳說裏這樣說），有一隻面容莊嚴的豬，王子對於牠有志同道合之感——因為他也是聰明的——這豬有深恩的和持重的風度，是一隻優於牠的同伴們的畜生，牠的哼聲是可怕的，牠的嘴是厲害的。王子看見這偉大的豬的臉孔就要嘆氣，他想到他的父王，他的眼睛被眼淚所濕潤。

「這賢明的豬歡喜在厚厚的濕泥裏洗澡，並不是在夏天，像現在的普通豬那樣，洗澡取涼；即使在那古遠的時代，普通的豬也是那樣的（這證明文弱的光輝已經開始照射了，雖然還弱）；牠卻是在冬季嚴寒的時候洗澡。牠的衣服永遠是那麼有光澤，牠的容貌是那麼清潔，所以王子決心要試一試他的朋友常用的那種水的淨化性能。他試了在那黑色的濕泥下面，冒着巴斯的溫泉。他洗了澡，病就醫好了。他連忙趕到父親的宮庭裏，給父親請安，很快又趕回來，建造了這城和它的著名的浴池。

「他懷着他們先前的友誼的全部熱忱找到那隻豬——但是，傷心！溫泉送了牠的命。牠不當心在溫度太高的水裏洗了

「這祇是傳說，請聽真的。」

「好許多世紀之前，有一位威風很大的君王，就是鼎鼎大名的魯德·黑地白拉絲，不列顛的國君。他是一位偉大的君主。他走路的時候都震動，因為他是那樣的非常之胖。他的人民用他臉上的光彩取笑，因為它是那樣紅而亮。他的確每一吋都是君王。而他卻又是有許多吋數的，因為，雖然他不很高，卻有很大的圍圍，在高度方面所失的吋數，他在圍圍上補足了。在近代這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君主們之中，假使硬要找一位在若干程度上足以和他比擬的話，我說那祇有可敬的科爾王。」

「這位好國王有一位王后，她呢，在十八年之前，生過一個兒子，叫做布賴都德。他被送進他父親領土上的一所初級神學校讀書，讀到十歲，然後就負了一位忠實使者的責任，被派到雅典去進一所進修學校，因為在假期裏並不要繳額外的費用，而一個學生的遷移也不需要先期的通知，所以他在雅典就了長長的八年，到臨了，他的父王派了侍從長去付他的膳和接他回來。侍從長辦好這件差使，大受歡呼，並且立刻被賞了恩俸。」

「魯德王看見王子，就是他的兒子的時候，發現他已經長成那樣好的一個青年，他立刻覺得，倘使馬上叫他結婚，那該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因為這就可以生出小孩子來，延續魯德的光榮血統，直到世界的最末後的時期。根據這個想法，他就遣派了一個特別使節團，由那些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又沒有什麼獲利的行業的大貴族們組成，派到那國去，要求那個國王把漂亮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申述他是渴望和他的弟兄和朋友極度的推誠相愛，但是同時，假使他們對於這件婚事的意見不能一致，那他就有一種不愉快的必要，侵犯他的國土，並且挖出他的眼睛。對於這話，那位國王（他是兩者之中的弱者）答覆說，

① Neutral philosopher, 又可解作「物理學家」。

② Piny 指普林尼 (Caius Plinius Scaevndus) 爲古羅馬的博物學家，紀元 23—79。此處作者當然是借口開河。

③ 每一吋都是意即「激蕩激尾是」。

④ King Cole, 未必真有其人。

⑤ 他的弟兄和朋友，指另一國王，所以「假使他們……」的他們是指這兩位國王。

日記在半個鐘頭之內寫好了。匹克威克先生小心的用吸墨紙擦了最後一頁，用上衣尾子的裏子的下端擦了筆，打開文具盒子的抽屜把它小心的放進去。那抽屜裏有幾張寫字用的紙，上面密密層層的寫滿了字，圓體字的標題摺在外面，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從標題知道那並不是私人的文件，又似乎是關於巴斯的事，而且很短，所以他就把它展開，點點大約可以够他看完文章的發室蠟燭，把椅子拉近些火爐，讀讀如下：

布賴都德王子的真實的傳說：

「在不到二百年之前，這城市的公共浴池之一裏面，出現了一塊碑，是紀念它的偉大建立者、有名的布賴都德王子的。那塊碑現在已經磨滅了。」

「還在那時候的好幾百年之前，就有一個代代相傳的古老的傳說，說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子從古雅典收獲了豐富的智識回來的時候得了癲瘋病，於是避開了父王的宮庭，快快不樂的同農夫和豬做伴。在畜羣之中（傳說裏這樣說），有一隻面容莊嚴的豬，王子對於牠有志同道合之感——因為他也是聰明的——這豬有深思的和持重的風度，是一隻優於牠的同伴們的畜生，牠的哼聲是可怕的，牠的嘴是厲害的。王子看見這偉大的豬的臉孔就要嘆氣；他想到他的父王，他的眼睛被眼淚所濕潤。」

「這賢明的豬歡喜在厚厚的濕泥裏洗澡。並不是在夏天，像現在的普通豬那樣，洗澡取涼；即使在那古遠的時代，普通的豬也是那樣的（這證明文弱的光輝已經開始照射了，雖然還弱），牠卻是在冬季嚴寒的時候洗澡。牠的衣服永遠是那麼有光澤，牠的容貌是那麼清潔，所以王子決心要試一試他的朋友常用的那種水的淨化性能。他試了。在那黑色的濕泥下面，冒着巴斯的溫泉。他洗了澡，病就醫好了。他連忙趕到父親的宮庭裏，給父親請安，很快又趕回來，建造了這城和它的著名的浴池。」

「他懷着他們先前的友誼的全部熱忱找到那隻豬——但是，傷心溫泉送了牠的命。牠不當心在溫度太高的水裏洗了。」

況於是這位自然的哲學家。就沒有了他的後繼者是普林尼。他也是因為渴望智識而做了犧牲。
「這話是傳說諸聽真的。」

「好許多世紀之前，有一位威風很大的君王，就是鼎鼎大名的魯德·黑地白拉絲，不列顛的國君。他是一位偉大的君主。他走路的時候都震動，因為他是那樣的非常之胖。他的人民用他臉上的光彩取笑，因為它是那樣紅而亮。他的確每一吋都是君王。而他卻又是有許多吋數的，因為雖然他不很高，卻有很大的圍圍，在高度方面所失的吋數，他在圍圍上補足了。在近代這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君主們之中，假使硬要找一位在若干程度上足以和他比擬的話，我說那祇有可敬的科爾王。」

「這位好國王有一位王后，她呢在十八年之前，生過一個兒子，叫做布賴都德。他被送進他父親領土上的一所初級神學校讀書，讀到十歲，然後就負了一位忠實使者的責任，被派到雅典去進一所進修學校，因為在假期裏並不要繳額外的費用。而一個學生的遷移也不需要先期的通知，所以他在雅典就了長長的八年，到臨了，他的父王派了侍從長去付他的賬和接他回來。侍從長辦好這件差使，大受歡呼，並且立刻被賞了恩俸。」

「魯德王看見王子，就是他的兒子，的時候，發現他已經長成那樣好的一個青年，他立刻覺得，倘使馬上叫他結婚，那該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因為這就可以生出小孩子來，延續魯德的光榮血種，直到世界的最末後的時期。根據這個想法，他就遣派了一個特別使節團，由那些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又沒有什麼獲利的行業的大貴族們組成，派到鄰國去，要求那個國王把漂亮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申述他是渴望和他的弟兄和朋友極度的推誠相愛，但是同時，假使他們對於這件婚事的意見不能一致，那他就有一種不愉快的必要，侵犯他的國土，並且挖出他的眼睛。對於這話，那位國王（他是兩者之中的弱者）答覆說，

① Natural philosopher, 又可解作「物理學家」。

② Piny 指老普林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 為古羅馬的博物學家，紀元 69—113。此處作者當然是信口開河。

③ 每一吋都是意即「澈頭澈尾」。

④ King Cole, 未必真有其人。

⑤ 他的弟兄和朋友，指另一國王，所以「假使他們……」的他們是指這兩位國王。

他是非常之感謝他的朋友和弟兄的全部好意和慷慨，他的女兒是現成的，隨便布賴都德王子什麼時候來帶她去。

「這答覆」到不列顛，全國都歡喜得神魂顛倒。到處聽不見其他聲音，只有飲宴取樂的聲音。——此外就是金錢的叮噓聲，那是爲了應付快樂的典禮的開消，由人民向國課徵收者繳納金錢的時候弄出來的。這時候，魯德王高坐在圍滿羣臣的寶座上，感情洋溢的立起身來命令司法長去叫人弄最好的葡萄酒和宮庭樂人來。這一件「皇恩浩蕩」的事，竟由於傳統的史家的無知而被歸之於科爾王，在那馳名的詩句裏對國王陛下的描寫是：

要他的烟斗來抽，要他的酒壺來喝。

還要他的提琴手三個。

這在對於魯德王的紀念的意義上說，是一個顯然不公正的錯誤，而對於科爾王的功德是一種不誠實的抬高。

「但是，在一切種種的這種狂歡之中，卻有一個人，在翻騰的美酒被傾倒出來的時候不喝，在樂人吹奏的時候不跳舞，這不是別人，正是全國人民這會兒正爲了他的幸福而勉強着喉嚨和錢袋的那位布賴都德王子。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那位王子忘記了外交部長有爲了他的利益而去戀愛之無可置疑的權利，卻違反政策和外交的一切前例而爲了自己的好處已經戀上了愛，對一位高貴的雅典人的美麗的女兒私訂了終身。

「這裏，我們看到文明和修養有多方面的好處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假使王子是活在後世，他可以立刻娶了他父親所選定的對象，然後狼命的着手工作，來解除他的沈重的負擔。他可以努力用有計劃的侮辱和怠慢使她心碎，或者假使她由於女性的精神，由於對所受的冤屈的驕傲心而熬得住這種虐待，他也可以想法子要她的命，實際而有效的把她剷掉。但是布賴都德王子是哪一種解除法都沒有想到，所以他要求他的父親讓他私自朝見，把事情告訴了他。

「一切都管，就是不管自己的感情，那是君王們的由來已久的特權。魯德王大發雷霆把王冠甩到天花板，又伸手接住——因爲在那時代，君主們是把帽子帶在頭上，卻不是藏在襖裏裏的——他頓脚，鋪額頭，說是真不懂怎麼他自己的血肉會

● 這裏意思就是說，布賴都德王子和外交部長兩重性格，外交部長應爲王子的利益而戀愛。

反叛他自己，最後，他叫來了衛士，命王子立刻到一座很高的角樓去受審，這是古代的君王們很通用的對待兒子的辦法。當兒子們的婿親傾向跟他們自己的不是同一角度的時候。

「布賴都德」王子在高高的角樓裏被關了大半年，他的肉體的眼睛前面除了一堵石牆沒有別的，他的精神的視線之前也只有長期的囚禁，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要打逃走的主意，而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終於完成自己走掉，卻體貼入微的留了一把餐刀在他的獄卒的心裏，因為否則，那可憐的傢伙（他還有家庭）就要被認為暗中參與他的逃獄而受暴怒的國王的處罰。

「兒子的逃走使國王忿怒若狂，他不知道對誰來發洩悲傷和忿怒纔好，幸而想起了把他兒子帶回國的侍從長，於是革掉了他的恩俸同時也革掉了他的頭。

「同時，年輕王子有效的化了裝徒步在他父親的領土上流浪，由於對那位雅典姑娘的甜蜜的思念而在一切的困苦中獲得鼓舞和支持，她是他的令人疲憊的苦難的無辜禍首呵！一天，他在一個鄉村歇下來休息，看見有快樂的跳舞在草地上進行着，快樂的臉孔來來去去，就鼓起勇氣問一個站在他附近的鬧酒的人，這樣作樂是爲了什麼。

「你不知道嗎，陌生人。」回答說，「不知道我們的施恩的國王最近發的佈告嗎？」

「佈告！不知道，什麼佈告？」王子回答——因為他都是走的偏僻小路，所以不知道大路的事情。

「嘿！」那個農民答，「我們的王子願意娶的那個外國女人已經嫁給她本國的一個貴族了，國王宣佈了這事件，並且叫大家共同慶祝，因為現在布賴都德王子當然要回去娶他父親選定的人了，據說她是漂亮得像正午的太陽呢。祝你健康，先生。上帝保佑我們的國王！」

「王子不再留着聽下去，他逃開了那裏，鑽進附近一座森林的最密的地方，他無目的的走着，走着日以繼夜，在閃耀的日光之下，也在冷冷的蒼白的月光之下，經過正午的乾熱，也經過深夜的濕冷，在晨曦的灰暗之中，也在晚霞的赤紅之中，他本來是想往雅典去，但現在卻完全忽略了時間和對象，飄飄蕩蕩的到了巴斯。

「那時候還沒有巴斯這城市，那裏是荒無人跡，根本不會有巴斯這種名字，但是有那高貴的土地，有那綿互的山丘，有那美麗的河道靜靜的流，流向遠方，還有那崇高的山嶺，像人生的阻難一樣，在遠遠的地方展現，部分的被早晨的迷霧所掩蔽，失

去它們的崎嶇險峻，而好像是很坦易和溫柔了。王子被這景象的柔美所感動，頹然坐在綠色的草地上，用淚水浸洗他的腫脹的脚。

「啊！不幸的布賴都德說，合着掌，悲傷的抬起眼睛向着天空，『但願我的流浪終結在這裏吧，但願我用來悲悼誤寄的希望和被鄙棄的愛情的這些感恩的眼淚從此永遠流在和平靜謐之中吧！』」

「這願望被神聽到了。那是異教徒的神道的時代，這種神道常常直截了當的接受人們的禱詞，而且那裏迅速，有些時竟是其粗獷。大地在王子的脚下張開了，他陷進了裂口，而那裂口馬上又在他頭上永遠閉堵了，只留了他的熱淚從地底下流出來的一個口子，而從此以後它就永遠從那裏逆流而出。

「到了現在，可以看見許許多多失望於獲得伴侶的年長的女士們和紳士們以及同樣衆多的急於獲得伴侶的年輕的男女，每年到巴斯來喝這泉水，從它獲得許多力量 and 安慰。這是對於布賴都德王子的眼淚的好處的高度的讚譽，也是這個傳說的確實性的強有力的證明。」

匹克威克先生讀完這篇小小的手稿之後打了幾個呵欠，小心的把它摺好，放進了抽屜。於是帶着顯得極度疲倦的臉色，點着了臥室臘燭，上樓去睡。

他按照慣例，在道羅先生門口停住，敲敲門道夜安。

「啊！道羅說，『睡了沒有嗎？我但願已經睡了。陰鬱的夜，括風，是嗎？』」

「風很大，」匹克威克先生說，『夜安。』」

「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進了臥室，道羅先生重新坐上他的在火爐前面的椅子，爲了實踐他的鹵莽的諾言，坐等他的妻子回家。比坐着等人更難過的事是很少的，尤其是那被等待的人是在什麼晚會裏的話。你忍不住要想到時間在他們是過得多快，而在你却拖得如此的沈悶，你越這樣想，你想他們快來的希望就越覺得微弱。而且，時鐘的的答答走得那樣響，你假使獨自

一人坐着，彷彿身上穿了蜘蛛網做的貼肉衣服。開始是有什麼東西爬你的右膝，然後這種感覺又煩擾到你的左膝。你剛變換了坐的姿勢，那玩兒卻上了你的手臂；你把四肢都不知所措的扭成奇妙的姿勢的時候，你的鼻子上卻突然發作了這毛病。於是你就去抹鼻子，彷彿想把它抹掉——無疑你是要抹掉的，假使你能够的話。眼睛呢，也是成了祇是一種累贅；你儘在睡眠醜陋的剪一根燭芯，另外一根卻又是一吋半長了。由於這些，以及許多其他小小的傷腦筋的花樣，所以夜深人靜的枯坐決不是一種叫人愉快的樂事。

這正是道羅先生現在的意見；他坐在火爐跟前，很正當的對於使他坐夜的在晚會中的那一切沒人性的人發生憤慨。他雖然想到因為自己在傍晚的時候覺得頭痛所以纔留在家裏，但是也沒有因此改善了他的心情。最後，經過了幾次的打盹，幾次的把頭衝向火爐圍欄又及時的縮了回去，得免於把臉打上烙印，他就決定輪到後房的床上去思索，思索——當然不是睡覺。

「我是個睡死覺的人。」道羅先生輪上床之後說。「我必須醒着總行；我想我在這裏是聽得見敲門的。是的，我想是的。我聽見守夜的人哪。他在走着，現在聲音模糊些了。模糊了一點點，他轉彎了。啊！道羅先生想到這裏的時候，他就轉了那要轉不轉，逡巡許久的彎，結結實實的睡着了。

時鐘剛敲了三點，一頂轎子拾到新月街來了，裏面就是道羅太太。兩個轎夫是一個矮而胖，一個高而瘦；他們一路爲了保持自己的身體的垂直就很費了事，更不用說還要抬着轎子了；但是在那一帶高地上和在新月街上，風刮得那麼兇，像是要把路上砌的石子捲起來似的，轎子就像狂怒一般更難對付了。所以他們很樂意的放下轎子，在大門上着着實實的敲了一個響。

他們等了一會兒，卻沒有人來。

「僕人們是在帕普斯^①的懷裏了，我想。」矮轎夫說，伸手到拿火把照路的孩子的手上去，把火把上去烘。

「我希望他捏他們一把，讓他們醒過來。」高個兒的說。

「再敲吧，請你們。」道羅太太在轎子裏喊。「再敲兩三回，請你們。」

矮胖子是非常願意儘早把這工作了結的，所以他就站在階沿上敲了四五個極其驚人的響響，分開來就是八下或者十下之多。同時那高個兒就走到路當中，抬頭看窗子裏有沒有燈光。

沒有人來，依然是一片寂靜和黑暗。

「噫呀！」道羅太太說。「你一定要再敲，請你。」

「有沒有門鈴呀，太太？」矮驕夫說。

「有的。」拿火把的孩子插嘴說。「我一向拉慣了的。」

「那祇剩一個把手了。」道羅太太說。「線斷了。」

「我但願斷了的是這些僕人的頸子。」高個兒咆哮的說。

「我必須麻煩你們再敲門了，對不起。」道羅太太極其有禮貌的說。

矮胖子又敲了幾次，沒有產生絲毫效果。高個兒非常的不耐煩了，就上去代替了他，連續不斷的兩下兩下的大敲起來，像個發瘋的郵差。

終於文克爾先生開始夢到在一個俱樂部裏開會，會衆非常的不聽指揮，所以主席不得不大敲桌子來維持秩序；後來，他模模糊糊的夢到一個拍賣行，裏面沒有人開價競買，拍賣的人把什麼都自己買進；最後，他開始覺得可能是有人在敲大門。爲了弄個明白，他靜靜的在床上留了十分鐘的樣子，聽着；他數到三十二三次，覺得很够了，於是深相自己是很清醒的。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門環繼續響下去。

文克爾先生跳下床，一點兒想不出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匆匆穿上襪子和拖鞋，把浴衣裹在身上，從火爐的微火上點

着一支扁鐵燭，趕下樓來。

「到底有人來了，太太。」矮轎夫說。

「我願意在他後面把小錐子戳他一下。」高個兒咕嚕的說。

「是誰呀？」文克爾先生喊着練條。

「不要儘把問題來就擱時間了，你這生鐵腦袋的傢伙。」高個兒很鄙夷的回答說：以爲問的人一定是僕役。「快點開門。」

「開呀，趕快，木頭眼皮子的。」另外一個加上這一句，作爲鼓勵。

文克爾先生半睡半醒的，機械的服從了命令，把門開了一點向外窺探。他看見的第一樣東西是小孩子手裏的火把的紅光。被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懼所驚，以爲可能是房子失火，就連忙大開了門，把臘燭舉過頭頂，急切的凝視在面前的一個大東西，不知是轎子還是救火車。這一瞬間，括來一陣大風，臘燭被吹熄了；文克爾先生覺得身不由己的被推向階沿下去；門也被吹得呼的一聲關上了。

「唔，青年人，你這下可好了！」矮轎夫說。

文克爾先生從轎子窗戶裏看見一張女人的臉，連忙轉過身來，拼命的敲門環，並且發瘋似的喊轎夫把轎子拾走。

「拾走，拾走。」文克爾先生喊。「有人從別處的房子裏出來了；讓我躲進轎子裏去，把我藏起來——幫助我！」

他一直在冷得打抖；而每次舉手打門環的時候，風就把他的浴衣吹得不成樣子。

「那些人走到新月街來了。裏面有婦女；用什麼東西把我遮起來吧。站在我面前！」文克爾先生吼叫說，但是轎夫們笑得太累了，一點幫助也不能給他，而婦女們是一步一步來得更近了。

文克爾先生作了最後一次的絕望的敲門；婦女們已經只隔幾家門面了。他丟掉熄了的臘燭——那是他一直高舉在頭上的——斷然的跳進道繼太太的轎子。

現在，克來多克太太終於聽見敲門的聲音和人聲了；她把什麼比睡帽像樣的東西帶上頭之後，立即趕到二樓的前間，打

算看看是不是道羅，太太回來了。她像文克爾先生衝進轎子的樣子推上了窗框，她一看見下面所進行的事情，立刻發出一聲猛烈而可悲的尖叫，喊道：道羅先生趕快起來，因為他的太太正要和另外一位紳士私奔了。

一聽這話，道羅先生突然像印度橡皮球似的跳出來，衝到前開裏，他到一只窗口的時候正好西克威克先生推上了另外一只，他們兩人的眼光所觸到的第一個景象，正是文克爾先生鑽進轎子。

「守夜的，」道羅暴怒的說：「阻止他——抓住他——看牢他——關他在裏面，等我下來。我要割他的喉嚨——給我一把刀——割一個半圓口子，克來多克太太。我要割！」於是，這位憤慨的丈夫擺脫了尖叫着的女房東，和西克威克先生，拿了一把小小的餐刀衝上街去。

但是文克爾先生並不等他。他一聽見勇猛的道羅的可怕的威脅，就跳出轎子——完全像跳進去的時候一樣迅速的——把拖鞋向街上一攪，赤脚在新月街上兜圈子跑起來，後面緊緊追着他。他保持着跑在頭裏，第二次回到門口的時候門正開着，他就跑了進去，呼的把門衝着道羅的臉帶上，自己上樓進了臥室，鎖了門，堆了一只洗手盆架子，一頂衣櫃和一張桌子抵住它，並且包好了少數必需品，預備天一亮就逃走。

道羅趕到門外面，從鑰匙孔裏申明他的堅強的決心，在第二天割文克爾先生的喉嚨。隨後，起坐間裏起了一大片喧嚷，其中西克威克先生的聲音清晰可聞，是在努力獲取和平；這之後，同居者們各自回到自己的臥室去了，一切又復歸於寂靜。

在全部這一段時間裏，沙姆到那裏去了，這問題並非不可能被提出，下一章我們就要說一說他的去處。



第三十七章

忠實記敘維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寫他被邀參加的夜會，並且說到
他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託，去辦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

「維勒先生，克來多克太太說，就是在那多事的日子，當天早上，『這兒有你一封信。』」

「那倒古怪哪，」沙姆說，「我怕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囉，因為我想不到我的熟人中間有誰是會寫信的。」

「也許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吧，」克來多克太太說。

「一定是什麼非常不平常的事，所以纔會在我的朋友中間弄出一封信來，」沙姆答，懷疑的搖搖頭，「簡直是天翻地覆，就像那青年人發病的時候說的囉。這信不會是老頭子寄來的，」沙姆說，看着信封上寫的姓名地址，「他老是寫的印刷體，因為他是從賣票房的大佈告學寫字的。這封信到底是那裏寄來的，這真是很奇怪的事。」

沙姆說了這話，像許多人在攪不清寄信人是誰的時候常做的那樣，看看封緘，又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又看看側面，又看看姓名地址，然後，作為最後的辦法，以為不妨看看裏面，也許可以有所發現。

「是用金邊信紙寫的，」沙姆拆開信來的時候說，「拿青銅色的鑲用大門鑰匙的頭子封的口。現在且看看吧。」維勒先生於是用非常莊嚴的臉色讀之如下。

「巴的僕役們的一部分優秀份子對維勒先生表達他們的敬意，並且請他光臨今晚上的友誼的宴會，●席間有一

一隻養羊腿和其他普通的附屬菜。晏會就席時間爲準九點半鐘。」

包着這請帖的一張條子，上面寫着——

「約翰·史毛科先生，就是幾天之前很榮幸和維勒先生在他們大家熟識的班頓先生家裏相見的那位紳士，現在給維勒先生奉上這份請帖，假使維勒先生可以在九點鐘去看約翰·史毛科先生，他就可以陪維勒先生同去，以便加以介紹。」

(簽名) 「約翰·史毛科。」

信封上寫的是寄到阿克威克先生家，給維勒——老爺。左角上用了一個括弧，裏面寫了「連達」兩個字。是給送信人的指示。

「唔，」沙姆說，「這真是有點兒太起勁了。我倒從來沒有聽說過一隻養羊腿就叫做晏會。我不懂他們要把紅燒的叫做什麼了。」

雖然如此，沙姆並不化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逕自走到阿克威克先生面前，要求允許他這晚出去。請假順利照准，沙姆·維勒到了約定的時間之前一會兒，就帶了大門鑰匙逍遙遶遶大步向王后廣場走去；他一走到那裏，就滿意的看見約翰·史毛科先生在前面不遠的地方站着，把他的拍粉的頭倚在一根路燈柱子上，用一根琥珀煙嘴抽着雪茄。

「你好嗎，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說，一隻手優雅的舉一舉帽子，同時用謙和的態度把另外一隻揮動着。「你好

① Smarr, 爲法文 *soiree* 之誤，作夜會解。茲譯作「晏會」而誤書爲「晏會」。

② 因爲不知道維勒的名字，所以留個空白。

③ 「連達」之誤。

嗎，先生？」

「噫，照理的健康，」沙姆答：「你自己覺得怎麼樣呀，我的好朋友？」

「只算馬馬虎虎，」約翰·史毛科先生說。

「啊，你是工作得太辛苦了，」沙姆說：「我怕你是的吧，那不行，你知道，你決不能放任你那種頑強的精神呀。」

「那倒沒有什麼，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答：「還是壞酒的作用大，我怕我從前是太放蕩了。」

「啊，那就是了，是嗎？」沙姆說：「那是很壞的毛病呵。」

「可是，你知道，那種誘惑，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說。

「唉，可不是的囉，」沙姆說。

「鑽進社會的漩渦裏了，你知道，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說，嘆一口氣。

「真是可怕！」沙姆答。

「不過那總是這樣的，」約翰·史毛科先生說：「假使你的命運引導你走進社會生活和社會地位，那末，別人能夠擺脫的誘惑，你卻只有對它們屈服的份兒。」

「恰恰和我的舅舅走上出風頭的路的時候說的一樣囉，」沙姆說：「而這位老紳士是很對的，因為他在不到三個月的樣子就把自己喝送了命。」

約翰·史毛科先生對於把他和一位已故的紳士之間劃上了等號，露出深深的憤慨；但是沙姆的臉上是毫無所動的鎮靜的態度，他就寬心了一點，臉色重新和善起來。

「也許我們是就去的，好，」史毛科先生說，看了看埋在很深的錢袋底裏的一隻銅錢；把那隻錢提到袋口上來的是一根黑色的帶子，帶子另外一頭扣了一隻銅鑰匙。

「也許是，」沙姆答：「否則他們解決了晏會，那也不用去了。」

「你喝了泉水沒有維勒先生？」他們一路向大街去的時候，他的同伴問。

「喝了一次。」沙姆答。

「你覺得怎麼樣，先生？」

「我覺得是特麼特別的不舒服。」沙姆答。

「啊。」約翰·史毛科先生說，「你大概是不歡喜冷熱鐵的『味道吧？』」

「我不大懂那玩兒。」沙姆說，「我覺得它們有很強的、熱生鐵的味道。」

「那就是冷熱鐵呀，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鄙夷的說。

「得，假使是的，那也不過是一個非常之沒有意義的字眼。」沙姆說，「也許是的吧，不過我是對於化學不大在行的，所以不能說什麼囉。」說到這裏，沙姆·維勒開始打起口噴來，使約翰·史毛科先生大為驚訝。

「對不起，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說，被那極端不文雅的聲音弄得痛苦不堪了，「你挽着我的手臂好不好？」

「謝謝你，你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不想要它。」沙姆回答說，「我倒是歡喜把我的手放在口袋裏，假使那對於你都是一樣

的話。」沙姆說了這話就實行起來，並且比先前更響得多的打着唿哨。

「這裏走。」他的新朋友說，當他們走上一條小街道的時候，他顯然放心得多了，「馬上就到了。」

「是嗎？」沙姆說，完全不因為接近巴斯的優秀僕役們的宣佈，有所動容。

「是的。」約翰·史毛科先生說，「不要驚慌呵，維勒先生。」

「啊不會。」沙姆說。

「你要看到一些非常漂亮的制服了，維勒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繼續說，「也許你會覺得有幾位紳士在開頭有點兒高傲，不過不久他們就好的。」

① Kilibento, 應作 Kilibito (藍綠礦) 若作 Kiseite (硫酸苦土石) 似亦可能, 但究不知前者音近, 故訛譯為「冷熱鐵」。

「那是要多謝他們了，」沙姆答。

「你知道，」約翰·史毛科先生說，帶着高尙的保護者的神氣，「你知道，因為你是一個陌生人，所以或者他們在開頭會對你不客氣一點。」

「不過，他們總不會很殘酷吧，是嗎？」沙姆問。

「不會，不會，」約翰·史毛科先生答，掏出那隻狐狸頭，紳士派的吸了一撮鼻煙。「我們中間有幾個滑稽的傢伙，他們要說說笑話的，你知道，不過你決不要介意，決不要介意。」

「我努力領教他們的好手段吧，」沙姆答。

「那好，」約翰·史毛科先生說，放下狐狸的頭，昂起他自己的，「我幫你。」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一個小小的新鮮蔬菜舖子門口，約翰·史毛科先生就走進去，沙姆跟在後面，他一落到他背後，就拉開嘴巴做了一連串最暢快的歪嘴，還有其他的表情，顯出他是在一種內心愉快的可妬羨的狀態之中。

穿過新鮮蔬菜舖子，在它後面的一條小過道裏的架子上放了帽子，他們走進一個小小的客堂，整個的堂皇的場面就衝進維勒先生的眼睛。

兩張桌子拼在一起放在客堂中間，上面鋪了年輪不同，洗滌的日期也不同的三四塊檯布，儘這些條件所允許的整理得像是一塊整的。這上面放了六客或者八客刀叉。刀子的柄有些是綠色的，有些紅的，有些黃的，而所有的叉都是黑色的，所以合起來，顏色非常醒目。和客人數目相當的盤子放在火爐圍欄後面拱着，客人們自己是在它前面拱着，其中為首的最重要的一位，似乎是那個胖胖的紳士，穿了有長尾巴的鮮明深紅色的上衣，鮮紅色的短袴，帶了一頂翻邊帽子，他背朝火爐站着，顯然是剛進來的，因為除了頭上還保持着翻邊帽子之外，手裏還拿着一根長長的手杖，那是他這職業的紳士們慣於斜舉在馬車頂上的。

「史毛科，我的朋友——你的手指，」帶翻邊帽子的紳士說。

史毛科先生把他右手小指的第一個關節和帶翻邊帽子的紳士的那個關節扣了起來，並且說看見他身體這樣好覺得

被迷了。

「唔，他們對我說我是氣色好得很，」蒂爾邊帽子的人說，「而那真是怪事哪，我在過去兩個禮拜裏每天要跟着我們的老太婆兩個鐘頭不斷的盯着她鈎住屁股後面的該死的薰香草色長袍子的那種樣子，倒並沒有叫我悲觀得活不下去，拿不成薪水。」

聽了這話，在場的優秀份子們很高興的大笑起來；一位穿着有花邊的黃色背心的紳士，對附近一位穿綠色滾邊短袴的耳語說，德克爾今天晚上高興。

「且說，」德克爾先生說，「史毛科，我的孩子，你——」其餘的話卻對約翰·史毛科先生耳裏低低的說掉了。

「啊呀，我倒忘記了，」約翰·史毛科先生說，「紳士們，這位是我的朋友維勒先生。」

「對不起，我搖着你烘不着火了，維勒。」德克爾先生說，隨即便點一點頭，「你不冷吧，維勒。」

「一點兒不，勃來息士。」沙姆答，「假使有你站在對面還覺得冷，他一定是你的一個非常怕冷的部下。你可以省掉煤，假使他們把你放在公共場所的休息室裏的火爐圍欄後面。」

這個答覆似乎隱射德克爾先生的大紅色的僕服，所以那位紳士顯出威嚴的樣子有幾秒鐘之久，但是隨後逐漸離開火爐，發出一個勉強的微笑，說那倒不壞。

「多謝你的稱讚，先生，」沙姆答，「我們一步一步的進步，待會兒我們再來一個更好的。」

這時，談話被打斷了，因為到了一位穿橘黃色絲紗天鵝絨袴子的紳士，還同着一位穿紫色號衣露出一大截襪子的紳士，新來的被先來的歡迎過之後，德克爾先生就採決了大家一致提議的用晚餐。

賣鮮貨的和他的妻子於是把那滾熱的寬羊腿放在桌上，還有竅隨子醬、羅爾和馬鈴薯。德克爾先生坐了主席位置，桌子的另外一頭是橘黃色袴子的紳士。賣鮮貨的帶上一雙羚羊皮手套以便遞送碟子，站在德克爾先生的椅子背後。

① Hraach，是沙姆爾口給德克爾起的渾名，意為「火焰」，就是說他紅紅的像一爐火。但這一字又作「地獄」解，是罵人話。

「哈里斯，」德克爾先生用命令的聲調說。

「先生，賣鮮貨的人說。」

「你帶了手套沒有？」

「帶了，先生。」

「那末把蓋子揭開。」

「是，先生。」

賣鮮貨的用極卑恭的態度照做了，並且詭媚的給德克爾先生遞上切肉刀；遞刀的時候，他偶然打了個呵欠。

「你這是什麼意思，先生？」德克爾先生說，很鄙夷的樣子。

「請你原諒，先生，」喪了氣的賣鮮貨的回答說，「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昨夜裏睡得很遲，先生。」

「我告訴你我對你的意見，哈里斯，」德克爾先生帶着含有深意的神氣說，「你是個粗齒的野獸。」

「我希望紳士們，」哈里斯說，「希望不要對我太嚴厲，我真是非常之感激你們紳士們，因為你們給我的保護，有什麼附

帶的幫助時候的工作你們總推薦我，我也是非常之感激。我希望紳士們，我可以使你們滿意。」

「你不行，先生，」德克爾先生說，「差得遠哪，先生。」

「我們認為你是個不賣力的流氓，」橘黃色僕服的神士說。

「一個下流的賊，」綠花透短袴的神士接着說。

「一個不可教的蝦溜坯子，」紫色號衣的神士說。

這些小小的性質形容詞被賜給他的時候——那是最小的暴戾行爲的表現——可憐的賣鮮貨的祇是卑屈的鞠躬；每個人都說些什麼表示了自己的優越之後，德克爾先生開始割切羊腿分享衆人。

「你很客氣，先生，」沙姆說。「你是多麼幸運的傢伙呀！」

「你是說的什麼呢？」穿藍色衣服的紳士問。

「那個小姐呵，」沙姆答。「她心裏有數的，她呵，我知道末。」維勒先生閉了一隻眼睛，兩邊來回地搖著頭，那是一種可以使藍色衣服的紳士的虛榮心大為滿足的樣子。

「我怕你這人是一個滑頭呵，維勒先生，」那人說。

「不，不，」沙姆說。「我把這奉讓給你。比起我來，它跟你接近得多了，就好像瘋牛走進胡同的時候在花園圍牆裏面的一位紳士對牆外面的人說的囉。」

「得得，維勒先生，」藍衣服的紳士說。「我想她是注意過我的風度的，維勒先生。」

「我相信那是她很擺脫不了的囉，」沙姆說。

「你現在有沒有這一類的小小的故事呀，先生，」穿藍色衣服的被寵的紳士問，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根牙籤來。

「未必，」沙姆說。「我那裏是沒有什麼女兒們，否則的話，當然我是已經弄上一個了。雖說如此，我不認為我會跟比不上侯爵夫人的人去做什麼。我也許可以中意一個有很大財產卻沒有爵號的年輕女人，假如她惡狠狠的愛我的話，別人談不上。」

「當然談不上，維勒先生，」藍衣服的紳士說。「人不能受罪呀，你知道，我們曉得，維勒先生——我們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曉得一身好制服過早總會對女人發生作用的事實上，你我之間不妨說這種職業所以值得做，也不過是爲了這樣東西呵。」

「正是呀，」沙姆說，「是那樣的，當然囉。」

這種知己的對話進行到這裏的時候，杯子已經在各人面前放好了，各位紳士就儘酒店沒有打烊之前叫了自己最歡喜的飲料，在座的人們之中最愛打扮的兩位——穿藍色的和穿橘黃色的兩位——要了「冷菓汁水，」但是對於其餘的人，羅水杜松子酒，似乎是被寵愛的飲料。沙姆把那賣鮮貨的叫做「忘命的惡棍，」要了一大碗五味茶——這兩件事似乎使他在

那些優秀份子們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身價。

「紳士們，藍色衣服的人用十足的花花公子派頭說，『我給你們女士們呵來吧。』」

「聽呀聽呀！」沙姆說，「是年輕的太太們呀。」

這時起了一聲「秩序」的高叫，約翰·史毛科先生以維勒先生入會的資格要求他聽他發表一點意見，就是他剛纔所用的字眼是不合於會議習慣的。

「是哪個字眼呀，先生？」沙姆問。

「太太們，先生，」約翰·史毛科先生答，表示警告的皺了一下眉頭，「我們這裏不承認這種身份的特徵。」

「啊，很好，」沙姆說，「那末我就修改我的話，她們可愛的東西，假如勃來息士允許我的話。」

綠色花邊短袴的紳士的腦子裏發生了一種懷疑，把主席叫做「勃來息士」究竟可不可以，但是大家似乎比相信他的理由更傾向於相信他們自己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被提出。帶翻邊帽子的人呢，呼吸急促，對沙姆盯了好久，但是顯然的，他終於認為還是不說什麼為妙，因為怕要給自己惹來更壞的東西。

沈默片刻之後，一位穿了拖到腳跟那麼長的繡花外套和纏住他腿子一半的繡花背心的紳士，把他的屬水杜松子酒下勁攪了一下，經過一番大努力之後突然立起來說，他想對大家說幾句話。帶翻邊帽子的人就說大家無疑是很高興聽的，無論那位穿長外套的人想說什麼。

「我現在來說話，紳士們，我覺得很惱羞成怒。」長外套的人說，「因為我不幸是一個開馬車的，祇是作為一個名譽會員來參加這種可愛的宴會，但是我覺得不能不，紳士們——假如我可以用這說法的話，那就是迫不得已——來告訴大家一件我已經知道的事情，這事可以說是我每天都念念不忘。紳士們，我們的朋友灰非爾斯先生（每人都向橘黃色衣服的人看，）我們的朋友灰非爾斯先生退職了。」

聽的人全都吃驚了。每人都對隣座的人臉上看看，然後又一致把目光轉向站着的馬車夫。

「你們都大吃一驚是當然的囉，紳士們，」馬車夫說，「我不想解釋造成工作上的這個不可補償的損失的原因，不過我

要請灰非爾斯先生自己說一說，讓他的羨慕的朋友們可以作個參考。」

這提議被熱烈贊成了，灰非爾斯先生就加以解釋。他說他當然是願意繼續擔任他所辭掉的職務的。制服是極其精美豪華，那家的女性們是非常之和藹可親，至於職務呢，他不能不說，也並不太繁重。所要求於他的主要工作是儘可能多多注意客廳窗子外面，另外還有一位紳士，和他一同擔任這種工作，那人也辭了職。他本來不願意叫大家聽那痛苦的和討厭的詳情，但是既然要求他解釋，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冒冒失失和明明白白的說，就是他曾經被吩咐吃冷的食物。

這一表白在聽衆們胸中所喚起的憤慨，是不可能想像的。「不要臉」的大聲叫喊，夾雜着嘆氣和噁聲，持續了一刻鐘之久。

隨後灰非爾斯先生接上去說，他恐怕這種橫暴的事有一部分還是由於他自己的容忍和隨和的性格招惹得來的。他清楚記得曾經有一次同意了吃鹹白塔油，而且還有一次那家的人突然生病，他竟那樣的忘了自己，把一煤斗的煤捐到二層樓上。他相信他不致於因為坦白說了自己的過失而被朋友們看不起，假如不免的話，他希望他對於剛纔說過的那個最後一次不正派的暴行的反抗的迅速，可以恢復他在朋友們中間的榮譽。

灰非爾斯先生的演說的反響是一片讚美的高呼，大家用極其熱烈的態度舉杯祝這位動人的殉道者健康。殉道者回答了謝意，提議和他們的客人維勒先生照杯，因為他雖然和他還不很熟識，但他既是約翰·史毛科先生的朋友，那就是對於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的任何紳士社會的一封充分有效的推薦信。因此，他是想喝乾滿滿一杯表示對維勒先生的健康充分祝賀的，假如朋友們是喝的葡萄酒，但是既然他們爲換口味而喝了燒酒，而每次祝飲都乾一大杯的話也許是不便的，所以他提議對於祝飲加以諒解。

他的發言結束的時候，每人都喝一小口表示對沙姆的敬意，沙姆給自已用杓子舀了滿滿兩杯五味茶喝掉，就作了一個簡潔的演說致謝。

「非常之感激，老朋友們，」沙姆說，用無以復加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啜着五味茶，「感激這個忒維，它是如此這般的來頭，所以非常之動人。關於你們諸位我曾經聽說過許多許多，不過我決沒有想到你們是像我所發現的這麼難得的可愛的人們。」

我祇是希望你們當心自己。不要把你們的尊嚴作任何讓步。走在街上的時候非常使人着迷的這種尊嚴的派頭，我從小就老是歡喜看着的。那時候我還只有我的朋友那位勃來息士的銅頭子手杖的一半高呢。至於那破黃色衣服的做了壓迫的犧牲品，我所能說的是，我希望他得到他應該得到的職位；在那裏不再有什麼冷菜宴會來麻煩他。」

沙姆帶着愉快的微笑坐了下來，他的演講受到喧騰的讚賞，於是大家散會。

「噢，你的意思不是就要走吧，老朋友？」沙姆·維勒對他的朋友約翰·史毛科先生說。

「我真是不得不走了。」史毛科先生說：「我答應過班頓。」

「啊，很好。」沙姆說：「那就又當別論了。也許你失了他的約，他就要辭職了。你不走吧，勃來息士？」

「我是要走。」帶翻邊帽子的人說。

「什麼，留下大半碗五味茶走掉嗎？」沙姆說：「廢話，坐下來吧。」

德克爾先生並不堅決反對這個邀請。他把剛拿好的手杖和帶好的帽子放在一邊，說是爲友誼的關係，他願意喝上一杯。藍色衣服的紳士和德克爾先生是同路，所以他也被留下來了。五味茶喝掉一半的時候，沙姆又從鮮貨鋪子裏買了些壯麵；這兩者的效力是如此的極其有活躍作用，所以德克爾先生帶了翻邊帽子和手杖在桌子上的牡蠣壳之間跳起舞來。而那位藍衣紳士用一把梳子和一片捲髮紙做成一種機巧的樂器給他伴奏。最後，五味茶喝完了，夜也差不多要完了。他們纔出發各自回家。德克爾先生一走進空曠的天地，立刻被一種突然的慾望所襲，要躺在人行道上；沙姆覺得反對他是怪可惜的，就讓他照自己的意思做了。因爲翻邊帽子假使留在那裏的話難免要弄髒，所以沙姆很週到的把它掀扁在藍衣紳士的頭上，把那根大手杖也放在他手裏，把他推在他的大門上倚着，拉了門鈴，自己纔靜靜的走回家去。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一清早比平常早得多的起了身，穿得整齊齊齊走下樓，拉鈴叫人。

「沙姆，」當維勒先生應召而來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說：「關上門。」

● 跳的是 Frog Hornpipe，鄉村間殘留的一種舊式舞，未悉其詳。

維勒先生照做了。

「昨夜裏這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說，「那事情使得文克爾先生有某種理由害怕道羅先生施行強暴。」

「我在樓下聽老太婆說過了，先生，」沙姆答。

「而且不幸，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帶着極其狼狽的臉色繼續說，「因為害怕的原故，文克爾先生已經走掉了。」

「走掉了，」沙姆說。

「今天早上——清早就離開了家，事先一點都沒有和我商量，」匹克威克先生答，「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完全不知道。」

「他應該留在這裏闖一闖呀，先生，」沙姆回答說，鄙視的樣子，「解決那個道羅並不大費事呵，先生。」

「唔，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對於他的勇敢和決心也不免懷疑。不過，不管怎麼樣吧，文克爾先生是走了。一定要找到他纔好，沙姆——找到他帶回我這裏來。」

「假使他不願意回來呢，先生，」沙姆說。

「一定要弄他回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誰去弄呢，先生？」沙姆帶笑問。

「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很好，先生。」

「很好，先生。」

說了這話，維勒先生就走出房間，隨即聽到靠街的大門被帶上的響聲。兩個鐘頭之內他回來了，就像是爲了最平常不過的差使被打發出去一趟似的鎮靜，帶回來的消息說是一個從各方面說都像文克爾先生的人在當天早上坐了皇家飯店的馬車上布列斯托爾去的。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握住他的手，「你是一個能幹傢伙，一個無價之寶，你一定要去追他，沙姆。」

「當然囉，先生，」維勒先生答。

「我一找到他就寫信給我，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他想逃走，就打倒他，或者關閉他。我給你全權，沙姆。」

「我要很當心的，先生。」沙姆答。

「你告訴他，」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很激動，很不高興，並且自然是很憤慨，因為他採取了這種非常突兀的辦法。」

「就是了，先生。」沙姆答。

「你告訴他，」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他不和你一同回這個屋子，他就得和我一同回來，因為我要去找他的。」

「我要對他說的，先生。」沙姆答。

「你想你能找到他嗎，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焦急的注視着他的臉說。

「啊，無論他在哪裏我都找到的，」沙姆很自信的回答說。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越早去越好。」

匹克威克先生這樣指示了之後，放了一筆錢在他的忠心的僕人手裏，命令他立刻動身上布列斯托爾，去追那逃亡者。沙姆放了少數必需品在一隻蹣跚行李袋裏，預備出發，他走到過道盡頭的時候，停住了腳，又靜靜的走回來，把頭伸進客

堂。

「先生，」沙姆噓噓的低聲說。

「唔，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給我的指示我是完全理解的吧，是嗎，先生？」沙姆問。

「我希望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關於打倒這一層是正常的瞭解吧，對嗎，先生？」沙姆問。

「完全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澈底是的，你認為必要的你就做。你是根據我的命令。」

沙姆點頭表示懂得，把頭縮出門外，懷着輕快的心出發作他的巡禮去了。

第三十八章

文克爾先生爬出油鍋，却大大方方高高興興的跨進火。

那位流年不利的紳士，不幸造成一場不尋常的紛擾，用前面所描寫的那樣方式驚動了新月街的居民，而自己非常惶恐和憂慮的過了一夜。於是離開他的朋友們還在睡覺的屋子，自己也不知道往哪裏去的走了。促使文克爾先生採取這一步驟的那種優良和審慎的情緒，決不能加以過高的估價或者過於熱烈的讚美。假使，「文克爾先生在心裏盤算，」假使這個道羅真娶（我相信他一定要）實行他對我施行強暴的狠話，那末論理我有義務叫他出來。●他有妻子，那妻子屬於他，而且依賴他。天哪！假使我在憤怒的胡作胡為之下把他殺了的話，我此後一生的心緒還得了嗎！「這個痛苦的願慮在那位仁慈的青年人的感情上起了很強的作用，使得他的膝頭互相敲擊，使他臉上流露出內在情感的驚人的表現。他被這種思慮所驅使，就抓了行李，偷偷爬下樓梯，儘可能輕聲的帶上大門，走了。走呀走的到了皇家飯店，看見一輛馬車正要開到布列斯托爾去，他覺得到布列斯托爾或者到別處在他都是一樣，就爬上御者座，讓那兩匹每天要在這條路線上跑兩個來回光景的馬把他拖到了目的地。

他在布列斯托爾開了房間，打算暫時不給西克威克先生通信，等道羅先生的怒氣或許可能相當消散之後再說；於是走出

●就是說，接受道羅的威脅，堂堂正正叫他出來，進行決鬥。

去看看這個城市，但是這裏給他的印象卻是一個他所見過的最污穢的地方。他觀察了船塢和船舶，看了大教堂，按照問路所得的指點向克利夫頓走去。但是，正如布列斯托爾的人行道不是世上最寬闊和最清潔的，它的街道也不是最直和最不複雜的，文克爾先生被它們的無數轉彎摸角弄得糊裏搭塗，想找一個適合的舖子重問一下道路。

他的眼光落在一所新油漆的市房上，那房子是新近改裝的，又像舖子又像住家，有一盞紅色的燈伸在大門上的扇形窗戶上面，所以即使那從前是前客堂的房間的窗戶頂上沒有「外科」這兩個金字漆在貼牆板上，也足夠說明那是一個行醫的人的住所。文克爾先生覺得這是問路的一個適合的地方，於是跨進放著貼了金色簽條的抽屜和瓶子的舖面，他發現那裏沒有人，但是裏面後間的門上也有「外科」的字樣——這是漆的白顏色，爲了免除單調——所以他斷定那是內室，或者有人在裏面的，因此他用一隻半克龍銀幣在櫃檯上敲着吸引人家的注意。

第一次敲過有一種先前可以清楚聽見的像有人用火鉗和火箸之類在對打的聲音突然停止了；第二次敲過，就有一個帶綠色眼鏡手裏拿了一本很大的書籍，像是很用功的青年人靜靜的滑到舖面裏，走到櫃檯後面探問來訪者有什麼貴幹。

「對不起，麻煩你了，先生，」文克爾先生說，「可不可以請你指點一下！」——

「哈哈！」用功的青年紳士大笑起來，把手裏的大書向天空一拋，又趁它落下來幾乎要把櫃檯上的瓶子統統打得粉碎的時候很巧妙的接住。「怪事！」

怪事，無疑的，文克爾先生看見這位醫藥界的紳士的突兀的行爲，驚怪之極，不由自主的退向門口，對這種奇怪的接待顯得非常之莫名其妙。

「怎麼，你不認識我嗎？」那位醫藥紳士說。

文克爾先生啞嘴的回答說他並沒有拜識過。

「嗨！」醫藥紳士說，「我還有的是希望哪，布列斯托爾一半的老太婆都要請我看病的，假使我有點小運氣的話，你這發霉的老流氓，滾！」醫藥紳士的後面這句嚴厲的命令是對那本大書說的，他很敏捷的把那書踢到舖子的裏面一頭之後，拿下綠色眼鏡做了一個歪臉笑，原來卻是從前在波洛的蓋斯醫院家住蘭特街的洛波·索要先生。

「你不見得不是來找我的吧？」賓·索要先生說，用友誼的熱情握住文克爾先生的手搖着。

「我的確不是。」文克爾先生答，回報以壓力。

「我不懂你怎麼沒有看見那名字？」賓·索要說，使他的朋友注意大門上用白漆漆的幾個字，「索要，前諾克莫夫。」

「它們絕沒有讓我看到。」文克爾先生答。

「天，假使我知道是你，我要衝出來擁抱你了。」賓·索要說，「但是還我生命說，我以為是收稅的人。」

「啊！」文克爾先生說。

「真是的。」賓·索要回答說，「我正打算說我不在家，假使你有什麼話說呢？我可以轉告我自己，因為他是不認識我的，煤氣和修路」公司的人也是。我想教堂收捐的人猜得出我是哪一個的，並且我知道自來水公司的人認識我，因為我初到這裏的時候替他拔過一隻牙齒——但是進來吧，進來吧！」賓·索要先生這樣喋喋不休的說着，把文克爾先生推進了

後房，那裏坐着一位紳士，用燒紅的撥火棒在火爐架上鑽着小洞消遣，正是笨加明·愛倫先生。

「噯！」文克爾先生說，「這真是我沒有想到的一件快樂事情，你們這個地方多好啊！」

「括括叫，括括叫。」賓·索要答，「那次可貴的聚會之後，不久我就派司了過去，我的朋友們給我湊了開業必需的東西，所以我穿上一套黑衣服，帶上一副眼鏡，到這裏來盡量裝作莊嚴的樣子了。」

「而你的生意盤可以呀，無疑的囉？」文克爾先生說，很有數的樣子。

「很可以。」賓·索要答，「是這樣好，幾年之後你可以把所有的賺頭放在一隻酒瓶裏，用一張洋蓍葉子蓋住它們。」

「你不是說當真話吧？」文克爾先生說，「這些貨品就——」

「空城計。」賓·索要說，「一半的抽屜裏什麼都沒有，另外一半是不能開的。」

① 'Sawyer, Jate Nookendorf', 爲賓·索要醫師診所，前爲諾克莫夫商店。此種招牌極其古怪，下文改譯爲「索要醫師。」

「瞎說！」

「事實——信譽」寶·索要答，走到外面的鋪面裏用勁把那些假充的抽屜上的鍍金球形把手拉了幾下。「鋪子裏真的東西差不多只是水蛭，而它們還是舊貨。」

「我真不相信」文克爾先生大為驚訝的喊。

「我希望你如此，」寶·索要答，「否則裝樣子的用處在哪裏呢？但是你喝點什麼呀？照我們的樣——好的，我的好人，把手伸進碗櫃拿專利的消化劑出來吧。」

笨加明·愛倫先生微笑表示樂於照辦，於是從他手肘旁邊的壁櫃裏拿出一隻裝了半瓶白蘭地的黑瓶子。

「你不沖水吧，是嗎？」寶·索要說。

「謝謝你，」文克爾先生答，「現在時間還早，我倒歡喜沖淡一點，倘使你不反對的話。」

「一點不反對，只要你自己安心，」寶·索要答，說完就一口喝掉了一杯，很津津有味的樣子。「笨小盞！」

笨加明·愛倫先生從同一隱秘的地方拿出一隻小小的銅吊，可以看出寶·索要對它覺得很得意，特別是因為它看上去很合乎他的業務的派頭。隨後，寶·索要先生從一個貼了「蘇打水」的籤條的有實用價值的舊座裏，鑿出幾小鑄煤，在相當時間之後那把職業性的銅吊裏的水燒開，於是文克爾先生沖了他的白蘭地，當談話在三人中間普遍展開的時候，進來了一個孩子，他穿一身素淨的灰色制服，帶一頂金邊帽子，臂彎裏掛了一隻有蓋子的小籃子，寶·索要先生一見他就喊：「湯姆，你這遊手好閒的來。」

孩子走了過來。

「你是倚過了全布列斯托爾的路燈杆子了，你這懶惰的小無賴！」寶·索要說。

「不，先生，沒有，」孩子答。

「你最好是沒有」寶·索要先生說，做出威嚇的神情，「人家看見一個行醫的人的伙計老在陽溝裏打彈子或者在馬路上放鴿子，你想還有誰來請教這行醫的人嗎？你對於你的職業一點都不懂嗎？你這下流東西！你把藥統統送掉了沒有？」

「送了先生。」

「小孩子吃的藥粉，送到那住了新人家的大房子裏，一天吃四頓的丸藥送到害腿痛風的壞脾氣的老紳士那裏，沒有錯嗎？」

「是的先生。」

「那末帶上門，照應舖子去。」

「喂，」文克爾先生在孩子出去之後說，「事情倒底並不像你要我相信的那麼壞呀。還是有一些藥送出去的啊。」

寶·索要先生窺探了舖子裏沒有生人，就俯身向文克爾先生低聲說：

「他都是把藥送錯人家。」

文克爾先生莫名其妙，寶·索要和他的朋友大笑。

「你懂嗎？」寶說，「他走到一家，拉拉鈴，塞一包沒有姓名地址的藥在僕人手裏就走。僕人拿到餐室裏，主人拆開來讀那籤條，「藥水臨睡時服——藥丸同前——洗滌劑照常——粉劑索要醫師按處方精密配製，」等等。他拿給妻子看——她讀籤條到了僕人們手裏——他們也讀籤條。第二天孩子走上門來，「很對不起——他的錯誤——生意太忙——好許多藥要送——索要先生致意。」名字就傳開了，那就是吃醫藥飯的辦法呀，我的朋友，保佑你的心，老朋友，那是比世上的一切廣告都好的。我們有一隻四盎斯的瓶子已到過布列斯托爾的一半的家庭，並且還不算數哪。」

「嗚呀，我懂了，」文克爾先生說，「多出色的計劃呀！」

「啊，索和我想出了一打像這樣的法子呢，」寶·索要很得意的回答說，「點燈燈的人每星期得到十八便士，夜裏巡行的時候每次走到這裏就拉十分鐘夜鈴，我的夥計老趕到教堂裏叫我出去，都是在唱聖詩之前，因為那時候人們沒有事，祇在東張西望。」嗚呀，」每人都說，「什麼人害急病了來請索要了。那個青年人的生意多好！」

這樣洩露了醫藥界的若干秘密之後，賓·索要先生和他的朋友笨·愛倫各自向椅子背上一仰，狂笑起來。他們笑得稱了心，談話轉到了文克爾先生更直接發生興趣的題目。

我們記得我們在別處暗示過，笨·索要先生有在喝了白蘭地之後變得感傷的習慣。這並不是他所特有的情形，我們自己就可以證明，因為我們偶爾也會碰到犯同樣毛病的人。而這一時期的笨·索要先生，也許比以前更容易發醉態。這毛病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他在賓·索要先生這裏已經登了差不多三個星期，賓·索要先生並不善於節制，笨·索要先生也是並沒有很堅強的理性，所以在全部上述的時期中，笨·索要先生祇是在部分的醉和完全的醉之間搖擺着罷了。

「我的好朋友，」笨·愛倫先生諛贊賓·索要暫時隱到櫃檯後面去施捨幾條用過的水蛭的時候說，「我的好朋友，我是非常的可憐呵。」

文克爾先生表示，聽了這話替他深深難過，他是否能夠做點什麼來減輕那位受苦的學生的悲哀。

「你是無能為力，我的好朋友——無能為力，」笨·索要說，「你記得愛拉貝拉嗎，文克爾——我的妹妹愛拉貝拉——黑眼睛的女孩子——那時候我們是在外德爾家，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她——這個可愛的孩子，也許我的相貌會使你記起她的臉孔來吧。」

文克爾先生並不需要任何東西來使他記起漂亮的愛拉貝拉；而這於他倒是幸運，因為她的哥哥笨·索要的臉嘴對他的記憶力祇是一種未必可取的恢復劑呢。他靈力裝做鎮靜的回答說，他完全記得那位小姐，並且忠誠的相信她是健康如昔的。

「我們的朋友賓是個快樂的傢伙呵，文克爾，」這是笨·愛倫的懂有的回答。

「很快樂呢，」文克爾先生說，不很了然把這兩個名字緊緊聯繫起來的意義。

「我預定他們是一對；他們是鑄就的一對，天生的一對，生成的一對，」笨·愛倫先生說，很着力的放下杯子，「那裏面有一種特別的定數，我的好先生；他們的年齡只差五歲，兩人都是八月裏的生日。」

文克爾是太急於聽下去了，所以這個不平常的偶合之事雖然有趣，並不足以引起他表示多大的驚異；因此，笨·愛倫先

生流了一兩滴眼淚之後就繼續說，愛拉貝拉卻不管他對他的全部尊崇敬仰，而莫名其妙的和不順從的表示對他的爲人極堅決的不歡喜。

「我想是，」笨·愛倫先生結論說，「我想是有了先入爲主的愛情。」

「你不知道那對象可能是誰？」文克爾先生問，狼狽不堪了。

笨·愛倫先生抓起撥火棒用戲鬧的姿態揮舞，掠過他的頭，對一顆想像中的頭顱惡狠狠的打去，並且用非常之含有深意的態度說了一句作爲結束，但願他能够猜到是誰——那就好了。

「我要讓他知道他把他看做什麼東西，」笨·愛倫先生說，撥火棒又揮過來，比前回更兇狠。

這一切當然對於文克爾先生的感情是很可惡的，他默然幾分鐘，但是最後鼓足勇氣探問愛倫小姐是不是在肯脫州。

「不，不，」笨·愛倫先生說，放了撥火棒，顯出很狡猾的樣子，「我不認爲外德爾那裏是適合於一個倔強的女孩子的地方，因此，既然父母死了之後我是她的天然的保護者，我就把她帶到這邊來，到一個老姑母的舒適而閉塞的地方去過幾個月，我想那樣能够醫好她，我的好朋友假如不能呢，我就帶她到外國去過些時試試看。」

「呵，這位姑母是在布列斯托爾嗎？」文克爾先生躊躇的說。

「不，不——不在布列斯托爾，」笨·愛倫先生答，把大姆指向右肩上面一指，「在那邊——那一方面，但是，別攪實來了，一字不提，我的好朋友，一字不提呵。」

這場談話雖短，卻引起了文克爾先生最高度的興奮和不安。那所謂的先入爲主的愛情使他的心發痛，他會不會就是這愛情的對象？會不會就是爲了他，所以美麗的愛拉貝拉對活潑的寶·索要加以輕視，或者不是他還另有一位順利的敵手，他決定去看她，不惜任何代價，但是這裏出現一個不能克服的阻礙，笨·愛倫先生所謂「在那邊」和「那一方面」究竟作何解釋呢，是離開三哩呢，三十哩呢，還是三百哩呢，他是一點也猜不出來。

不過這時候他卻沒有機會來思索他的愛情，因爲寶·索要的回來是麵包舖叫來的一塊肉餅的直接的先導，於是那位紳士堅決留他一同分享，藉由一個計日給資的女傭羅好——這女傭並非經常雇用的，她的職務是做寶·索要先生的管

家——第三副的刀叉也向穿灰色制服的孩子的父親借來了（因為索要先生的家務還是在有限的規模之內呢。）於是他們坐下來吃飯了；啤酒，照索要先生的說法，是「裝在原聽裏」喝的。

飯後，索要先生要來了鋪子裏最大的乳鉢，着手在那裏面釀造甜酒五味藥。他用乳杵攪和那些材料的手法，非常可佩，而有藥劑師派頭。獨身漢的索要先生家裏祇有一隻大酒杯，就讓給了文克爾先生，因為他是客；而笨、愛倫先生卻被推薦了一隻漏斗，底下塞了軟木塞。笨、索要自己選了一隻敞口的玻璃器皿，那東西上面刻了許多神祕的字，原是藥劑師們配藥的時候慣於用來量液體藥劑的。這些預備妥當之後，嘗了嘗五味茶，說是括括叫；於是約好，文克爾先生每喝一杯，笨、索要和笨、愛倫可以隨意喝兩杯，大家就很滿意也很友善的開始了。

沒有唱歌，因為笨、索要先生說那不合於他的職業，讓人聽了不像樣；爲了補償這一損失，就大量的談笑，但是談笑聲卻可能而且簡直不免一直傳到那條街的盡頭。他們的談話使時間輕快，使笨、索要先生的小伙計獲益非淺，他平常消磨夜晚時間的辦法是在櫃檯上寫自己的名字，寫了又擦掉，今天卻一直從玻璃門上向裏窺望，一面看一面聽。

笨、索要先生的快活很快成熟而爲狂熱。笨、愛倫先生很快陷入了感傷；五味茶也幾乎是沒有了；這時，孩子匆匆跑進來，說，剛纔有個青年女子來請索要先生馬上去看病，在過兩條街的人家。這打斷了他們的盛會。經過大約二十次覆述纔聽懂這消息的笨、索要先生用一塊濕布素住頭使自己清醒，等這有幾分成功之後，就帶上綠色眼鏡出發了。文克爾先生遂反叫，他等他回來的一切要求，因爲他發現完全不可能和笨、愛倫先生作任何可理解的談話，無論是最近他的心的題目或者其他，於是告辭而出，回布廝去。

他的心神的不安和愛拉貝拉所引起的無窮思緒，使他分享乳鉢中的五味茶而不能獲得在別的情形之下可以獲得的效果。所以他在酒吧間喝了一杯白蘭地屢屢打水之後，又走進咖啡間去，晚間的遭遇非但沒有使他精神好起來，反而更加沮喪。

坐在火爐前面，把背對着外面，是一位穿灰色外套的高高的紳士；他是這間房裏僅有的另一估據者。就那個時節說來，那是一個比較冷的夜晚，所以那位紳士把椅子挪開一點，讓新來的人看得見爐火。但是，這麼一來，文克爾先生卻發生了怎樣的



一種感覺呢？當他看到那張臉孔和那個人體不是別人，原來是報仇心切的和渴血的道羅的時候！

文克爾先生的第一個衝動是要把最近便的鈴把手用勁拉一下，但是不幸那把手卻緊靠在道羅先生的頭後面。他向那邊走了一步之後又制止了自己。而當他走過去的時候，道羅先生已經連忙退開了。

「文克爾先生，冷靜一點。不要打我。我可不能忍受的。打決不行的！」道羅先生說，樣子比文克爾先生對於一位那麼兇勇的紳士所預料的要溫順些。

「打嗎，先生？」文克爾先生吞吞吐吐的說。

「打先生。」道羅答。「鎮靜一點吧。坐下來。聽我說。」

「先生。」文克爾先生說，從頭到脚的抖着。「要我同意坐在你旁邊或者對面，那假使沒有一個侍者在場，就一定要有其他的諒解作爲保證。昨天夜裏你對我施行了威脅，先生——一個可怕的威脅，先生。」說到這裏文克爾先生臉色變得非常蒼白，突然住了口。

「是的。」道羅答，臉色是幾乎和文克爾先生的一樣灰白。「情形是可疑的。它們已經被解釋過。我尊敬你的勇敢。你的感覺是正直的。自信是無辜的。我的手伸出來了。握它。」

「真是的先生。」文克爾先生說，猶疑着伸不伸出手來；而且幾乎恐懼着是騙他伸出手來好捉住他打。「真是的先生，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道羅插嘴說。「你覺得被損害了。很自然的囉。假使是我，也這樣的。我錯了，我請你原諒。和和氣氣原諒我。」說了這話，道羅慇懃的握住文克爾先生的手，極度猛烈的搖起來，說他是一個有極其高尚的精神的人，而他是比以前更對他尊重。

「那末，」道羅說，「坐下吧。告訴我經過的種種吧。你怎麼找着我的？你什麼時候追着我來的？坦坦白白。告訴我。」

「是很偶然的。」文克爾先生答，被這場晤會的奇怪而意外的性質弄得很不知所措。「十分偶然。」

「很好，」道羅說。「我今天早上醒過來。我的狠話我已經忘掉。我把那事情遺之一笑。我覺得很好。我這樣說的。」

「對誰說的，」文克爾先生問。

「對道羅太太。」你發了一個誓，」她說。「是呀，」我說。「那是冒失的，」她說。「不錯，」我說。「我要道歉他在哪裏？」

「誰呀？」文克爾先生問。

「你呵，」道羅答。「我下樓去，找不到你，匹克威克的樣子很難過。搖搖頭，希望不要發生暴行。我把話統統說了。你覺得被侮辱了。你走了，或許是去約一個朋友。可能是弄手鎗，「高尚的精神，」我說。「我佩服他。」」

文克爾先生咳了一聲，他開始看出形勢來了，就做出儼然的神氣。

「我留了一個條子給你，」道羅繼續說，「我說我很抱歉。我是這樣呵。要緊的事情叫我到這裏來了。你不滿意。跟來了。你需要口頭的解釋。你是正當的。現在都過去了。我的事情也完了。明天我回去。一道去吧。」

道羅進行着解釋的時候，文克爾先生的臉色越來越顯得尊敬。他們這場談話的開端所含的神祕性質，得到解釋了；道羅先生對於決鬪的反對正和他是一樣，簡單說，這位說大話的尊嚴的人物正是世上最厲害的膽怯鬼之一，他根據自己的恐懼來理解了文克爾先生的出走，於是採取了同樣的步驟，小心的躲起來等一切的憤激消除下去。

當文克爾先生的腦子裏有了事情的真相之後，就顯出非常可怕的神情，一面說他現在是完全滿意了，一面卻表示出一種態度，使得道羅先生毫無其他餘地。惟有相信他假使沒有得到滿意，那末某種最可怕的具有毀滅性的事是一定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了。道羅先生似乎對於文克爾先生的寬洪和大度獲得了應有的認識，於是這兩位交戰者分別就寢，作了許多永久友誼的保證。

大約十二點半的時候，文克爾先生正在他的第一階段的睡眠中盡情享受了大約二十分鐘光景，突然被房門上的很響的敲聲驚醒，那敲聲以漸增的猛烈重覆着，使他從床上跳起來問是誰和什麼事。

「對不起，先生，有個青年人說馬上就要見你，」臥室侍女的聲音回答說。

「一個青年人，」文克爾先生喊。

「那是沒有錯兒的，先生，」另外一個聲音從鑰匙孔裏回答說，「假使這位有趣的青年的人兒不能夠馬上被放進房來。」

那就很可能他的鬚子比他的臉先進來囉。」青年人說了這句暗示的話，就在房門下部的板上輕輕踢了一腳，好像用以增加這句話的效力似的。

「是你嗎，沙姆？」文克爾先生問，跳起床鋪。

「不看見一個人，卻想對於他得到任何程度的滿意的認識，是完全不可能的囉，先生。」那聲音答，是斷然的口氣。

文克爾先生並不怎麼懷疑青年人是誰，就開了門，門剛開，沙姆意爾·維勒先生連忙衝了進來，把門小心的在裏面鎖上，把鑰匙謹慎的放在背心口袋裏，於是對文克爾先生從頭到腳打量一番之後，說——

「你是個非常滑稽的年輕紳士呵，先生。」

「你這種行為是什麼意思呀，沙姆？」文克爾先生憤憤然的問。「出去，先生，馬上。你這是什麼意思，先生？」

「我是什麼意思嗎？」沙姆反唇相說。「得啦，先生，這不免是太够味兒了，就像那個小姐跟糕餅師傅爭論的時候說的囉，因為他賣給她的豬肉餅裏面全是肥肉，我是什麼意思，嚇，那倒不壞哪，那倒不壞哪。」

「把鎖開了，馬上離開，先生。」文克爾先生說。

「我要離開這個房間的時候，先生，正是你要離開的時候。」沙姆用強硬的語氣回答，並且很莊嚴的坐了下來。「假如我覺得有必要把你駝在背上出去呢，那當然我是要比你先一點點兒離開這房間了；但是允許我表示我的一個希望，請你不要迫得我走極端，出下策；我這樣說，只是借用一個貴族對一隻倔強的螺絲說的話囉，他不肯跟着一根針出牠的壳子，所以他開始覺得恐怕要逼不得已把牠在門縫裏軋碎了。」維勒先生說了這段在他是難得這麼冗長的話，把手撐在膝蓋上，正視着文克爾先生的臉，自己臉上帶着一種表情，表示他絲毫沒有讓誰當作開玩笑的意思。

「你是一個本性可愛的青年人，先生。」維勒先生繼續說，是曉以大義的責備的語氣。「那我就希望你不要叫我們的可貴的老頭子吃盡千辛萬苦，在他決心要把一切都貫徹着原則的時候，你比這採壞得多，先生；至於爾格，我認為比起你來他是天生的安琪兒。」維勒先生在每隻膝頭上拍了一下，強調的說出這個感想之後，就帶着很鄙夷的神情抱起兩臂，向椅子背上——靠，彷彿等候罪犯的申辯。

「我的好人。」文克爾先生說，伸出一隻手來，他的牙齒在他說話的時候互相敲擊着，因為他在維勃先生大發宏論的期間一直是祇穿了睡覺的亵衣站着的。「我的好人，我尊敬你對我的優秀的朋友的忠誠，而我增加了他的不安真是非常之難過的。握我的手，沙姆。」

「唔。」沙姆說，有點愾怒，但是同時把文克爾先生伸出的手握了恭恭敬敬的一搖。「唔，你原是應該這樣的，而我很高興看到你是一樣，因為，祇要我能够，我不願意任何人使我苦惱，那是頂要緊的囉。」

「當然呵，沙姆。」文克爾先生說，「握個手，現在去睡吧，沙姆，明天早上我們再談吧。」

「我很抱歉。」沙姆說，「但是我不能去睡。」

「不睡。」文克爾先生重複沙姆的話。

「不。」沙姆說，搖搖頭，「不行。」

「你的意思不是說今天夜裏你就回去吧，沙姆。」文克爾先生大吃一驚的追問。

「並不，除非你願意回去。」沙姆答，「不過我決不能離開這個房間。東家的命令是斷斷乎要辦到的。」

「聽說沙姆。」文克爾先生說，「我一定要在這裏就攔兩三天，而且呢，沙姆，你也要留着，幫助我找一位小姐——愛倫小姐，你記得她吧——我在離開布列斯托爾之前一定要看看她。」

但是沙姆對於這些情勢的答覆祇是極堅決的搖搖頭，着力的回答說「不行。」

雖然，經過文克爾先生盡力爭辯一番，並且把和道羅相遇的事情詳細說明之後，沙姆開始動搖了；最後，雙方獲得了妥協，其主要的條件如下：

沙姆可以退出，讓文克爾先生不被打擾，獨佔他的房間，但是他要讓沙姆把房門反鎖起來，帶走鑰匙，以便萬一有火警或者什麼意外的話，房門可以立刻打開。第二天清早就要寫一封信給匹克威克先生，由道羅轉交，要求他同意沙姆和文克爾先生留在布列斯托爾進行已經說過的那件事，要他馬上覆信交下一班車寄來，假使得到同意，這兩位仁兄就留下，假使不呢，立刻動身回巴黎。最後，文克爾先生要自己知趣，發誓不採取跳窗子爬火爐架之類的手段潛逃，規定了這些條款之後，沙姆鎖了

門走了。

他幾乎要到樓下的時候，忽然停住脚，從口袋裏拿出鑰匙來。

「我把打倒這一層完全忘掉了，」沙姆說，轉過半邊身體。「老闆明明說那是要做到的；我真是笨得要死！不要緊，」沙姆又說，高興起來，「無論如何，明天總容易辦到的。」

維勒先生這樣一想，顯然安穩得多了，於是重新把鑰匙放進口袋，不再想什麼的走完其餘的梯級，而不久就和住在這裏的其他人們一樣入了睡鄉。

第三十九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被託付了愛情的使命，加以執行結果如何，下文分曉。

第二天一整天，沙姆緊緊看守着文克爾先生，下了全部決心一刻也不讓眼光離開他，直到從源頭另外來了指示。文克爾先生雖然對於沙姆那種嚴密的看守和高度的警戒很不樂意，但是他覺得與其強硬反對而冒被用武力帶走的危險，還是忍受的好；關於用武力，維勒先生已經不止一次的強烈暗示過，那是嚴格的責任感促使他作與要採取的行動方針。幾乎毫無疑問，沙姆是會把文克爾先生捆了手脚弄回巴斯，這樣來很快的平息了他的疑竇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道羅帶去的信迅速作了答覆因而預防了這類事情的話，簡單說，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自己走進了布朗旅社的咖啡室，帶着微笑，使沙姆大為放心的對他說，他做得很對，現在不需要再從事於警戒了。

「我思想是親自來的好，」匹克威克先生在沙姆替他脫下大衣和旅行披風的時候對文克爾先生說，「爲了在同意你教沙姆做這件事之前弄清楚你對於那位小姐的確是十分的热烈和認真。」

「認真，從我心坎裏——從我靈魂裏！」文克爾先生非常着力的回答說。

「記住，」匹克威克先生說，眼睛裏射着光，「我們是在我們的優秀的和懇誠款待我們的朋友家裏遇到她的，文克爾，輕浮的，沒有適當考慮的玩弄那位小姐的感情，那是一個壞的報答。那我不准的，先生——我是不允許的。」

「我沒有這種意思的確，」文克爾先生熱烈的喊，我把這事好好的考慮了很多時候了，我覺得我的幸福和她結合在一

起了。

「那就是我們叫做索在一個小包裏面的囉，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和善的微笑一下。

對於這個打岔，文克爾先生板起了有點嚴厲的臉孔，匹克威克先生呢，鬱怒的要求他的侍者不要拿人性的最好的感情之一來開玩笑；對於這，沙姆回答說，「假使他早知道的話，他是不會的囉，不過這一類的東西這麼多，所以他聽見提到它們的時候，簡直弄不明白哪些是最好的了。」

文克爾先生於是複述他自己和愛拉貝拉的哥哥索·愛倫之間所經過的那一段事情；說他的目的是拜訪一下那位小姐，把他的熱情加以正式的宣佈，並且說，他根據索的某些模糊的暗示和自言自語，相信她現在被幽禁着的什麼地方一定是在岡子附近。而這就是他對這問題所知道的或者所疑惑的全部。

既有這渺茫的線索可以指導他，就決定讓維勒先生在第二天早上出發去找；同時決定，對於自己的力量比較少有自信的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爾先生要在市街上遊行，偶爾出其不意的走到索·索要先生那裏希望碰巧看到或者聽到關於那位小姐的消息。

因此，第二天早上沙姆出發搜尋了，前途希望雖然非常黯淡，而他並不沮喪；他不斷的走過一條街又走上另外一條——我們打算說他走下一條坡子又走上另一條坡子，不過在克列夫頓卻是上坡路呢——他沒有遇着任何東西或任何人能給他的問題最微弱的一線光明。在馬路上溜馬的馬夫們，在小路上帶孩子散步的保姆們，沙姆同他們交談了很多，但是無論從前者或從後者都不能引出和他的費了一番心機探問的目的有任何最微弱的關聯的東西。許許多多人家都有年青的小姐，其中的大部分是被男女僕人乖覺的懷疑做深深眷愛着什麼人，或者是充份的準備如此，只要有機會。但是這些小姐裏面卻沒有個愛拉貝拉·愛倫小姐，所以沙姆所得到的智慧還是跟原來的完全一樣。

沙姆在岡子迎着強勁的風掙扎着前進，懷疑是否在這處地方你永遠需要用兩隻手掀住帽子；他走到一個多樹木的偏僻處所，在那一帶散散落落的有一些顯得安靜和隱僻的小別墅。在一條不通的長而黑的小徑盡頭馬廐的門外面，有一個穿便服的馬夫在偷懶，顯然還自以為是用一把錘子和一輛手推車在做着什麼正經。這裏我們不妨說一句，任何在馬廐附近偷

嫻的馬夫而不多或少成了這種奇怪的自欺的幻覺的犧牲者，那是幾乎沒有見過的。

沙姆覺得不妨和這個馬夫談談，正如和任何別的馬夫談談一樣，而且他是走得很累，在小車的對面就有一塊很大的石頭；所以他大步走上小徑，在那石頭上坐了，用他所特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態度開始了談話。

「早上好，老朋友，」沙姆說。

「下午，你是說下午吧，」馬夫答，對沙姆射了惱怒的一眼。

「你很難對老朋友，」沙姆說，「我是說下午呢。你好嗎？」

「嗯，我不覺得見了你更好，」壞脾氣的馬夫回答。

「那倒奇怪了——奇怪，」沙姆說，「可是你的樣子這麼高興，而且簡直是這麼興高采烈，叫人見了你心裏舒服哪。」

含怒的馬夫聽了這話，似乎更高興了，但那卻不足以影響沙姆，他馬上帶着很急切的臉色問他，他的主人是不是叫華柯。

「不是，」馬夫說。

「也不是布朗吧，我想？」沙姆說。

「不是，」

「也不是威爾孫？」

「不也不是，」馬夫說。

「唔，」沙姆答，「那末是我弄錯了，我以為他和我認識的光榮，他卻沒有。你不用守在這裏表示對我客氣了，」馬夫推起小車，打算開上園門的時候沙姆說，「用不着多禮呵，老朋友，我原諒你的。」

「我要敲掉你的腦袋，爲了半個克龍，」惱怒的馬夫說，把園門的一半門上。

「可不要邊這個條件就幹，」沙姆回答說，「它對於你至少值你一世的工錢，還算便宜的。替我在裏面問候問候。教他們不要等我吃飯，他們隨意吃光什麼都不要緊，因爲等我來的時候要冷掉的。」

聽了這話，那大怒起來的馬夫咕嚕出他有要傷害什麼人的願望；但是他沒有加以實行就走了。呼的把門在他身後帶上，完全不顧沙姆的熱情的要求——要留一把頭髮給他帶走。

沙姆繼續坐在大石頭上想着怎麼最好，腦子裏轉着一個念頭，要敲遍布列斯托爾周圍五哩之內的門。每天敲這麼一百五十家或者二百家，用這方法來找愛拉貝拉小姐。但是，這時候，突然之間，「偶然」給了他縱使在那裏坐一年也找不到的東西。

他坐在那裏的那條小徑，裏面有屬於三四家的三四個園門，那幾家人家是分宅的，不過它們之間所隔的祇是花園。花園大而長，種植了許多樹木，所以屋子不但離得遠遠，而且大部分是幾乎被遮着看不見的。在那馬夫進去的園門過去一家園門，外面有一個垃圾堆，沙姆把眼睛盯着它，腦子裏卻一心在想着他現在這個任務的困難。這時門開了，一個女僕走了出來，把什麼臥室地毯在抖灰。

沙姆正專注於自己的思想，所以很可能他祇是抬頭說一句她的身材長得非常漂亮也就罷了，要不是他的豪俠的感情被極強烈的引動了的話，因為他看見沒有人幫她忙，而那地毯似乎太重，為她獨力所難勝任。維勒先生是有他自己的特點的一位極豪俠的紳士，所以他一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從大石頭上站起來向她走去。

「我的親愛的，」沙姆說，用很尊敬的態度輕輕走過去，「你要把你的漂亮身體弄得不像個樣子了，假如你一個人抖那麼地毯的話，讓我幫你忙。」

那位害羞的裝做不知道有一個男子在附近的年輕女士，聽見沙姆說話的時候轉過身來——無疑是爲了拒絕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所作的這種提議（確如她以後所說呵）——但是，她任何話都沒有說，卻是吃驚的退一步，發出一聲半退制住的叫喚。沙姆也幾乎是同樣的驚異，因為他看見那漂亮女僕的臉孔原來正是他的發榜泰因奴普金絲先生的美廬女僕。

「啊，瑪利，我的愛，」沙姆說。

「噯，維勒先生，」瑪利說，「你把人嚇壞了！」

沙姆對於這個招呼沒有作語言的回答，我們也不能夠確切的說他究竟作了怎樣的回答。我們祇知道隔了一小會兒之

後瑪利說：「噯呀古部，維勒先生」還有就是稍前一會兒他的帽子落在地上了——根據這兩個徵象看來，我們不妨說他們發生過一次接吻；或者不止一次。

「死，你怎麼到這裏來的呀？」瑪利在那被阻擾的談話恢復了的時候說。

「當然是來找你的囉，寶貝。」維勒先生答，讓他的感情戰勝他的誠實一次。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瑪利問，「有誰會告訴你我到伊普斯威的別人家做了，而他們後來又搬到了這裏呢？是誰能告訴你呀，維勒先生？」

「啊可不是，」沙姆說，做了一個狡猾的眼色，「那真是一個問題呵，是誰告訴我的呢？」

「不是末時爾先生吧，是嗎？」瑪利問。

「啊不是，」沙姆答，莊重的搖一搖頭，「不是他。」

「那一定是廚娘，」瑪利說。

「當然一定是的囉，」沙姆說。

「啊，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情！」瑪利叫。

「我也是的啊，」沙姆說，「但是瑪利我的愛——說到這裏沙姆的態度顯得極端的多情了——「瑪利，我的愛，我手上還有一件非常之要緊的事情呢。我的東家有一個朋友——文克爾先生，你記得他吧。」

「那個穿綠色上衣的嗎？」瑪利說，「是呀，我記得的。」

「唔，」沙姆說，「他是害了可怕的思想病，弄得昏頭昏腦，死去活來了。」

「天呀！」瑪利插嘴說。

「是末，」沙姆說，「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找到那個小姐那都不要緊了。」於是沙姆忠實的敘述了文克爾先生目前的憤

狀——並且隨時查閱本題扯了許多關於瑪利的美麗，和他從最後看見她以來所經驗到的說不明白的苦楚。

「嘿，」瑪利說，「我從來沒見過。」

「當然囉，」沙姆說，「誰也沒有這樣，誰也將來不會這樣，而現在弄得我這麼走走丟丟像個流浪的猶太人——這種古怪傢伙也許聽說過的囉，瑪利我的愛，他永遠跟時間作對頭，絕對不睡覺——爲了我這個愛拉貝拉·愛倫小姐。」

「什麼小姐，」瑪利說，大吃一驚。

「愛拉貝拉·愛倫小姐，」沙姆說。

「我的老天爺，」瑪利說，指着那壞脾氣的馬夫進去關上的閘門，「就是那一家呀；她在裏面住了六個星期了。那是有一天早上，家裏人都沒有起床的時候，那個上手娘姨，也是侍女，告訴我的。」

「什麼，就在你們旁邊一家？」沙姆說。

「就在緊旁邊末，」瑪利答。

維勒先生聽見這個消息被感動得這樣深，以致絕對需要抱住他的美麗的报告消息者取得支持了；在他們之間經過了種種小小的愛情節目之後，他這纔恢復到能够重新討論這個题目的常態。

「好了，」沙姆終於說，「這假如還不算有噱頭，那就沒有什麼算得上了，就像那市長說的囉——因爲內閣大臣在飯後提議喝酒祝他太太的健康。就是那旁邊的人家，我要給她報個信，我一整天就是爲了這。」

「啊，」瑪利說，「不過你現在不能報信，因爲她祇在黃昏的時候在花園裏散步，而且祇是一會兒；她從來不出門，除非有那老太太在一起。」

沙姆想了一會兒，最後想到了如下的辦法：他到黃昏的時候再來——那是愛拉貝拉經常作散步的時候——由瑪利帶進她那家的花園，從一棵可以給他有效遮蔽的大梨樹的突伸的樹枝下面爬過垣牆，給她報個信，並且，假使可能的話，佈置一個會晤，讓文克爾先生在隨後一天同樣的時候來。很快作了這樣決定之後，他就幫助瑪利作那就擱甚久的抖地毯工作。

抖那些小小的地毯，這件事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天真，一半也沒有。至少是，雖然在抖的時候並無大害，而摺疊它們卻是

件非常含有隱伏的危險性的事，當科灰繼續之際，兩個人相隔一毯之遙，那是可以設想而知的一件天真的樂事；不過，當摺疊開始，而他們之間的距離逐漸減為原來的二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以至十六分之一，以至三十二分之一的時候，那就危險起來了。我們不能精確的知道那時他們摺了幾條地毯，不過我們可以冒昧說一句，地毯有多少條數，沙姆就吻了那美麗的侍女多少次數。

維勒先生在最近的一家酒店裏有節制的款待自己，直到將近黃昏的時候，纔走向那條不通的小路。他由瑪利放進了花園，又接受了這位女士叫他當心四肢和頸子安全的種種警告之後，就飛進梨樹的掩蔽，等候愛拉貝拉走過來。

他久久等候，而那被急切期待的事並不發生，但當他開始覺得根本不會發生的時候，聽見碎石路上的輕微腳步聲，隨後就看見愛拉貝拉若有所思的走了過來。她剛走近樹下，沙姆就做出種種邪惡極惡的聲音，算是溫和的表示他在那裏；他那種聲音，對於一個從嬰兒時期就害了發急性喉嚨痛哮喘兼百日咳的中年人，也許倒是蠻自然的。

那位小姐對那些可怕的聲音所自而來的地方急忙看了一眼，她看見樹枝中間有一個男子，所以她先前的驚駭一點也沒有減少，幸而是恐懼剝奪了她行動的能力，使她難進由於幸運而碰巧就在她旁邊的一張花園坐椅裏，否則的話，她多半是要逃走，把家裏人驚動起來了。

「她最過去了，」沙姆在大為惶恐的狀態中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回事呀，這些年輕女人們偏偏要在不應該發聲的時候疊過去。喂，年輕女人，鋸骨頭小姐，文克爾太太，不要呵！」

究竟是由於文克爾這個名字的魔力，還是由於室外空氣的清徹，還是由於有點兒記起了維勒先生的聲音，使愛拉貝拉神志復甦的呢，那無關緊要。她抬起頭來失神的問：「是誰呀，幹什麼呀？」

「別響，」沙姆說，輕輕溜到牆上，把身體縮在儘可能小的範圍裏伏在那裏，「是我呵，小姐，是我。」

「西克威克先生的僕人。」愛拉貝拉熱烈的說。

「正是，小姐。」沙姆答。「文克爾先生是真正要死要活的不得了啦，小姐。」

「啊！」愛拉貝拉說，走近垣牆一點。

「的確末，」沙姆說。「昨夜裏我們恨不得要給他穿上緊背心了；他整天的發瘋；他說假如健明天夜裏爲止這不能見到你，他要不投水淹死的話就不是人。」

「呵不能，不能，維勒先生！」愛拉貝拉說，合着手掌。

「那是他說的呀，小姐，」沙姆答。「他是一個說話算數的人，照我看他會做的，小姐。他從那帶遮眼的鋸骨頭們聽到了你的一切。」

「從我的哥哥吧！」愛拉貝拉說，對於沙姆的描寫有些模糊的認識。

「我不大清楚哪一個是你的哥哥呢，小姐，」沙姆答。「是不是那兩個中間頂髒的一個？」

「是的，是的，維勒先生，」愛拉貝拉回答說，「說下去，快一點，請你。」

「好，小姐，」沙姆說，「他從他聽說了一切；東家的意思，假如你不趕快見他，那些鋸骨頭們就會弄得他滿腦袋的鉛，以後要浸在酒精裏就不行了。」

「啊，我能用什麼辦法阻止這些可怕的爭吵呀！」愛拉貝拉喊。

「都是爲了一個懷疑，說是有先入爲主的愛慕，」沙姆答。「你是見他好，小姐。」

「但是怎樣呢？——在哪裏呢？」愛拉貝拉叫。「我不敢單獨離開這裏。我的哥哥是這麼不和氣，這麼不講理，我知道我這樣對你說話顯得多麼奇怪，維勒先生，但是我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幸呵！」——說到這裏可憐的愛拉貝拉那感傷心的啜泣起來，沙姆的豪俠心爲之大動。

● 拘束犯人動作的緊身衣，未必一定是背心。

● 遮眼，爲羅馬推磨時所帶，擲人以此語稱眼睛。這是原文 *bandage*，俗語眼鏡。

● 意謂要害得他舉鎗自殺，那麼這腦袋就不能做浸在酒精裏的標本了。

「你跟我商量這些話也許是很奇怪的小姐。」沙姆很興奮的說，「但是我能說的是我不懂準備而且情願做點什麼叫事情弄好，假如用得着把銀骨頭們隨便哪一個摔出窗子的話，你找我好了。」沙姆·維勒說了這話，不願跌下牆頭的危險，從牆上拾起身來，倦袖口，表示他準備立刻實行。

這些好意的表白雖然是這樣的叫人歡喜，愛拉貝拉卻堅決拒絕加以利用（沙姆覺得真是不可解呵）。她執拗的拒絕沙姆所請求的給文克爾先生一面，但最後，因為有不被歡迎的第三者要來，談話受到被打斷的威脅，她纔匆匆使他瞭解，那僅有一種可能就是，在明天晚上比現在遲一點鐘的時候，她也許會在花園裏，沙姆充分的理解這一點，於是愛拉貝拉對他作了最甜蜜的微笑之一，溫雅的碎步走了，讓維勒先生留在對於她的風姿和神采的高度讚美的狀態之中。

維勒先生安全的從牆上下來，並沒有忘掉用幾分鐘時間從事於同樣部門的他自己的事，然後就趕回布煦那裏的人因為他的長久的出外已經發生了許多的猜測和若干的驚懼了。

「我們一定要小心呵，」文克爾先生傾聽了沙姆的敘述之後說，「不是爲了我們自己，是爲了那位小姐。我們一定要很謹慎呵。」

「我們」文克爾先生說，是很着重的語氣。

文克爾先生被這種語氣引起了一種暫時的憤慨的神色，但是他答話的時候已經變成他所特有的仁愛的表情。

「我們，先生！我要陪你去。」

「你」文克爾先生說。

「我」文克爾先生溫和的答，「那位小姐給你這個會面機會的時候，她是採取了一個自然的，但也許很不慎重的步驟。假使我——變方的一個朋友，年齡大得足夠做變方的父親——在場的話，誹謗的聲音就無從對她發出了。」

文克爾先生這樣說的時候，他的眼睛因為對於自己的預見的快慰而發光了。文克爾先生被他這種對於朋友的年輕的女被保護者的微妙敬意所動，懷着類於尊崇的敬仰之情握住他的手。

「你要去就去吧，」文克爾先生說。

『我要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沙姆把我的大衣和披肩預備好，明天晚上叫一部車子在門口等，最好比絕對必要的時間提早一點，讓我們可以及時趕到。』

維勒先生舉手觸帽作爲服從命令的保證，出去作出發必需的準備了。

馬車按指定的時間來了，維勒先生好好的把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爾先生安排在車廂裏之後，在御者座上讓車夫坐好。他們按照預先的約定，在距離離會地點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下了車，叫車夫等他們回來，就徒步前進。

到這時候匹克威克先生纔帶着許多微笑和種種得意的表示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遮光燈來，那是他特地爲這事預備的，他一路走一路給文克爾先生解釋它的手工的精美，使路上碰着的少數行人吃驚不少。

『我那次夜裏在花園裏假使有這個東西就好了；呃，沙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得意的回過頭來看看在後面跟着跋涉的追隨者。

『東西是很好的，假如處置得好的話，先生。』維勒先生答：『不過，當你不要被人看見的時候，我想它們倒是在蠟燭熄掉之後比點着的時候更好。』

匹克威克先生似乎被沙姆的話打動了，他重新把燈放進了口袋，大家默然前進。

『走這兒，先生。』沙姆說。『讓我帶路。那小胡同就是這條，先生。』

他們走上小胡同，那裏黑暗得可以。他們摸索前進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把燈拿出來用了一兩次，它投射出一片很亮的光在他們面前，直徑大約一呎。那是非常好看的，不過似乎使周圍的東西更顯得黑暗了。

最後他們到了那大石頭跟前，沙姆推薦這石頭給他主人和文克爾先生坐了，他就去偵察一番，並且看看瑪利是否還在等着。

沙姆去了五分或者十分鐘，回來說，園門是開着的，一切寂靜。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爾先生用偷偷的脚步跟着他，不久就到了花園裏。在這裏每人都說了許多次『別響』，而這樣做了之後，每人似乎都不甚了然。第二步再做什麼了。

『愛倫小姐還在花園裏嗎，瑪利？』文克爾先生問，非常的激動。

「我不知道，先生，」那美麗的女僕答。「最妙的辦法是，先生，讓維勒先生把你舉到樹枝裏面，四克威克先生不妨費心看着，有沒有人走進胡同來，我呢在花園那一頭看守着。嗚呀，那是什麼？」

「那該死的燈要把我們大家的性命都送掉了，」沙姆發脾氣的喊。「當心你，在做着什麼，先生；你剛好是把一道光送進後客堂的窗子裏了。」

「嗚呀！」四克威克先生說，連忙掉開，「我並不是要那樣做的呀。」

「現在是對着第二家了，先生，」沙姆抗辯的說。

「啊，嗚！」四克威克先生喊，又掉轉一下。

「現在是照着馬房，他們要當作那裏失火了，」沙姆說。「關掉，先生，你關不關呀？」

「這真是一盞我生平所見過的最古怪的燈，」四克威克先生叫，被他這樣無意之中所造成的結果弄得大為狼狽。「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強的反射鏡。」

「那對於我們是要太強的呢，假如你這樣照下去的話，先生，」沙姆答，那時四克威克先生經過幾次不成功的努力之後，把遮光片關起來了。「那位小姐的脚步聲來了。喂，文克爾先生，上去吧。」

「慢，慢，」四克威克先生說，「我一定要先和她說說，幫我爬上去，沙姆。」

「輕點兒，先生，」沙姆說，把頭抵在牆上，用背做成一座階臺。「跨上那隻花盆，先生，那末現在上來吧。」

「我怕我要弄得你受傷呢，沙姆，」四克威克先生說。

「不要介意，先生，」沙姆答，「扶他一把，文克爾先生，站穩了，先生，站穩了，這就行了！」

沙姆說着的時候，四克威克先生用對於他這樣年齡和體重的紳士幾乎是超自然的努力，爬上了沙姆的背；沙姆慢慢的拾起身體，四克威克先生緊緊抓住牆頭，同時文克爾先生牢牢抱着他的腿子，就這樣他們費力的使他的視線剛剛超出牆頭的覆瓦之上。

「我的親愛的，」四克威克先生說，對牆那邊看看，看見了愛拉貝拉。「不要怕，我的親愛的，是我。」

「呀，請你走開吧，匹克威克先生，」愛拉貝拉說。「叫他們都走。我是害怕得要命。親愛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要在那裏。你會跌下來摔死的，我知道。」

「現在，請你不要驚慌吧，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推慰的說。「一點沒有害怕的理由，我保證你。站穩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回頭看看下面說。

「是啦，先生，」維勒先生答。「最好是不要太久了，先生。你是重了點兒哪。」

「祇要再一會兒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不過是要你知道，我的親愛的，假使你所處的環境使我的青年朋友沒有任何改變餘地的話，我是不讓他在這樣鬼祟崇的方式之下見你的。這一步驟的不恰當可能使你不愉快，不過，我的愛，你知道我是在這裏，那你也許會滿意的。就是如此，我的親愛的。」

「真的，匹克威克先生，我是非常之感激你的好意和謹慎，」愛拉貝拉答，用手絹拭乾眼淚。她可能還要說些話的，但是匹克威克先生的頭忽然迅速的消失了，因為他在沙姆的肩膀上踏空了一腳因而突然跌下了地。然而他馬上爬了起來，一面對文克爾先生趕快去把相會完成，一面跑到胡同裏去守望了勇氣和熱心完全像個青年。文克爾先生在那情景的鼓勵之下馬上上了牆，祇停留了一下叫沙姆照應他的主人。

「我要當心的先生，」沙姆答。「把他交給我就是了。」

「他上哪去了？他在幹什麼呀，沙姆？」文克爾先生問。

「保佑他的老鞋韋子，」沙姆答，看着花園門外面。「他是拿着那盞光燈在胡同裏望風，像個有趣的蓋·浮克士[●]似的。」

●蓋·浮克士(Guy Fawkes)為所謂「火藥陰謀」(Gunpowder plot)的主犯之一。今指奇裝怪狀之人。1605年有少數羅馬天主教徒陰謀在十一月五日國會開會時用火藥爆炸殺死英王詹姆士一世事。蓋·浮克士即為預定執行爆炸者。

「嘿！我出生出世沒有見過這樣有趣的人。見鬼啦，我真相信他的心一定比他的身體遲生了二十五年呢，至少！」

文克爾先生可不停留著去聽這對他的朋友的稱讚。他跳過了牆，這時已經投身於愛拉貝拉脚下，誓言他的愛情的忠誠，雜辯滔滔一如匹克威克先生了。

當這些事在室外進行着的時候，相隔兩三家的屋子裏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有科學成就的紳士，正坐在他的書房裏寫一篇哲學論文。時時用筆在他旁邊的一隻看來令人肅然起敬的瓶子裏面的紅葡萄酒潤濕他的身體和勞作。這位老紳士在苦苦構思中有時看看地毯，有時看看天花板，有時看看牆壁，而無論地毯、天花板或者牆壁都不能給他他所需要的靈感的時候，他就看着窗子外面。

在這種創作的停頓狀態之一，科學家老紳士正茫茫然凝視着外面的濃厚的黑暗，這時候，非常驚異的看見了一道強烈的光在離地面不高的地方滑過，而幾乎隨即消失了。隔了不久這現象又重現了不止一兩次，而是幾次；最後，科學紳士放下了筆，開始思索這種現象是出於什麼樣的自然原因。

它們不是流星；它們太低。它們不是螢光蟲；它們太高。它們不是鬼火；不是流螢；不是螢的幼蟲。它們是什麼呢？是自然界的什麼特異而奇怪的現象，還沒有任何哲學家見過吧；是什麼特地保留給他來發現的現象吧，他要因此使後代獲益而把名字垂於不朽了。科學紳士一腦子這種想頭，重新拿起了筆，在紙上把那些獨一無二的現象記錄下來，記了年、月、日、時、分，以至出現的那一秒。這一切都是未來的一部有高深研究的浩翰大著的材料，那著作一旦發表，一定要驚動在這文明的地球上任何部分呼吸的，一切的大氣學哲人的。

他向安樂椅背上一靠，沉浸在他的未來的偉大的夢想之中。那神祕的光比先前更明亮的出現了；像是在胡同裏跳上跳下；這邊那邊的閃着；就像慧星似的循着離心的軌道運動着。

這位科學紳士是個獨身漢。他沒有妻子可以來叫吃驚，所以他按鈴叫了僕人。

「普魯夫爾！」科學紳士說，「今天夜裏空氣裏有種非常特別的東西。你看見嗎？」科學紳士說着就指指窗子外面，因為那光重新出現了。

「是的，我看見，先生。」

「你想是什麼，普魯夫爾？」

「我想嗎，先生？」

「唔，你是生長在這裏的，你覺得這些光是什麼道理呀？」

科學紳士微笑的預料普魯夫爾是回答說他一點說不出任何道理，普魯夫爾想着。

「我想是小偷們，先生。」普魯夫爾終於說。

「你是個傻瓜，你可以下去了。」科學紳士說。

「謝謝你，先生。」普魯夫爾說，他下去了。

但是科學紳士不能安靜，因為就心他所計劃的聰明的論著不能出世，而假使機伶的普魯夫爾先生的想法不能在一落地的時候就被撲滅，那種結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他帶上帽子迅速走進花園，決定把事情考察出一個究竟。

且說，正當科學紳士走進花園之前不久，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儘快的跑回來，爲了報告一個錯誤的信息，說是有人走過來了。他一路時而把燈上的遮光片拉開照自己跨過一條溝渠，警報發出了之後，文克爾先生馬上滾過牆來，愛拉貝拉馬上跑進屋子，園門被關上之後，三位冒險家儘快走出胡同，恰巧碰上科學紳士開他的園門。

「站住。」沙姆用噓聲說，當然他是走在最前的一位。把燈光放出一秒鐘，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照做了，沙姆看見離他自己的頭半碼遠的地方有一個男子的頭在很細心的探望着，就用捏緊的拳頭給它輕輕一下，使它撞在園門上發出一聲空洞的聲音，極其突然而熟練的完成了這一偉舉之後，維勒先生把匹克威克先生向背上一推，跟着文克爾先生跑出胡同，那種速度着實可驚，因爲他所負的重量是要考慮在內的呢。

「你透過氣來了嗎，先生？」他們走到胡同頭上的時候沙姆問。

「好了——現在好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那末來吧，先生。」沙姆說，把主人重新放在自己腳上站了。「走在我們中間，先生，沒有半哩路跑呵，你只當是耍錦標，先

生現在開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這樣鼓勵之下儘量撒開了腿子。可以大膽的說，從來沒有一雙黑色鞋罩子比匹克威克先生的這雙在
這可紀念的場合跑在路上的姿態更出風頭的了。

馬車在等着，馬是精力充沛的。路是好的，車夫是起勁的。在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平下喘息的時候，大家已經安全的到了
布照。

「馬上進去吧，先生，」沙姆說，扶着主人出馬車。「經過這一番運動，一秒鐘也不要，不要在街上耽。請你原諒，先生，」沙姆繼續
對下了車的文克爾先生說，並且舉手觸帽致敬。「希望是沒有先入為主的愛慕吧，先生？」

文克爾先生握了他的卑微的朋友的手，湊着他耳朵說，「都很好，沙姆，很好，」聽了這話，維勒先生在鼻子上「清一楚的
敲」了三下，表示懂得，微笑一下，婆娑眼睛，着手把腳踏翻上去，臉上帶着活潑的滿足的神情。

至於那位科學紳士，在一篇傑出的大著裏說明了那些奇怪的光是電力作用，爲了清晰的證明這，他詳細敘述了如何當
他探首門外的時候有一道光在他眼前一跳，如何他就受了電力的震擊，使他昏迷了整夜一刻鐘之久，這篇論著使一切的科
學團體高興得無可形容，並且使他從此以後被公認爲科學界的光明。

第四十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介紹到人生的偉大戲劇之中的新的一場並且是並不乏味的一場。

匹克威克先生在巴斯逗留的時間的其餘部分過得平平常常沒有發生任何重要事情。三一期開始了，在它的第一週終結時，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們回了倫敦，他就照樣由沙姆侍候着遲自到了他在喬治和兀隆的老下處。

他們到了之後的第三天早上，正是滿城的大鐘各別打着九下，合起來大約九百九十九下的時候，沙姆在喬治廣場散着步，忽然看見一輛油漆全新的古怪的車子開了過來，從裏面很敏捷的跳出一位古裏古怪的紳士，隨手把韁繩丟給了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胖子，那位古裏古怪的紳士好像生就了是為坐那車子的，那車子也像是做就了為給他坐的。

那車子並不是一輛 *cab*，也不是一輛 *hackney*。既不是通常所謂的 *dog-cart*，又不是 *hackney-coach*，又不是 *omnibus*，又不是 *gilt-fringed omnicoles*，但是這各種車輛的特性它卻似乎兼而有之。它漆的是淺黃色，車杠和輪子特別是黑色，駕車的人按照正統派的遊戲運動的格調坐在疊成比扶手高出約摸兩呎的坐墊上，馬是一匹栗色馬，怪漂亮的牲口，可是

① *Trinity Term*，英國舊時法院開庭期，從三一節後第一個星期二起至七月底為止。

② *Gilt*，二輪單馬 *standrops*，也是單馬車，但有高座狹背及特別的邊，*dog-cart*，也是二輪單馬，但有兩只背對背的座位；另外幾種俱為二輪單馬輕便車，但其特點未悉其詳。

有一種浮華輕佻的風度，那跟車子和他的主人是配合得無以復加的。

主人是大约四十歲的男子，有黑頭髮和細心梳理好的鬚鬚，穿戴得非常之華麗，帶了大量的珠寶飾物——全部，比一般紳士們帶的要大三倍光景——外面是一件粗質地的大衣罩住了全身。他下車就把左手插進大衣的一隻口袋，同時用右手從另外一隻口袋裏掏出一條非常耀眼的絲手絹，用它揮一揮靴子上的兩點灰塵，然後把它捏在掌心裏，大模大樣的走進了弄堂。

沙嫻在這入下車的時候還注意到一個穿着脫了幾隻鈕子的棕色大衣的襤褸相的男子，他本來是在對街藏藏隱隱的走着，這時穿過馬路走到車子附近站住了。沙嫻對於那位紳士光臨的目的不懂是懷疑而已，所以就走在她前面先到喬治和兀廳門口，突然轉過身來，站在大門的中心。

「喂，我的好傢伙，」穿着粗大衣的人用傲慢的口氣說，同時試想推開沙嫻走進去。

「喂，先生，什麼事情呀？」沙嫻回答說，用復利報答他一推。

「嘿，這要不得，我的傢伙，這樣對我是不可行的。」粗大衣的所有者抬高了聲音說，臉發了白。「來，斯毛區！」「什麼毛病呀？」穿棕色大衣的人惡狠狠的說，他在那短短幾句對話的時間裏已經慢慢溜進弄堂來了。

「不過是這個青年人無禮罷了，」那個首腦說，又把沙嫻一推。

「得啦，別胡鬧了，」斯毛區咆哮說，也把沙嫻一推，推得比較猛。

這最後一推產生了那位老練的斯毛區先生所預期的效果，因為，急於回敬的沙嫻正把那人的身體在門框上擠的時候，那首腦溜進門向櫃檯那邊去了。沙嫻和斯毛區先生交換了幾句性質形容辭的詞句之後，也就跟了過去。

「早上好，我的親愛的，」那首腦對櫃檯裏的年輕女人說，帶着植物灣的大方和新南威爾斯的文雅。●「匹克威克先生

● Pythecolai: 其實就是說了些罵人話的意思。

● 植物灣和新南威爾斯俱澳洲地名。此處意謂並不大方文雅。

的房間在哪裏呀，我的親愛的？」

「帶他去。」女子對侍者說，答話的時候竟不用對那裝束華貴的男子看一眼。

侍者應命領路上樓，穿粗大衣的人跟着他，沙彌又跟着他，一面上樓一面做了種種姿態表示他的極度的鄙夷，使得僕役們和其他旁觀者們說不出的滿意。生着倒了嗓子的咳嗽病的斯毛區先生留在下面，在過道裏吐痰。

過早的來客由沙彌跟着走進房間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還熟睡在床上。他們進房的聲響驚醒了他們。

「光臉水，沙彌。」匹克威克先生從被窩裏面說。

「馬上就光。」匹克威克先生。客人說，拉開床頭的一片帷幕。「關於巴德爾的案子，我奉了執行官的命令。——這是拘票。——民事高等裁判所的。——這是我的名片，我想你要光臨舍間的吧。」那位執行官的屬員——原來他是這樣一位人物

——在匹克威克先生肩膀上友善的一拍，把名片向被子上一丟，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根金牙鑲來。

「姓羅比。」匹克威克先生從枕頭下面摸出眼鏡帶起來看名片的時候，那位執行官的代表說。「羅比，貝爾胡同，科爾門街。」

這時，一直把眼睛盯着羅比先生的油光發亮的海狸皮帽子的沙彌，插嘴說：

「你是個教友派嗎？」沙彌說。

「在我不買你的賬之前要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的，」那憤憤然的官吏回答說。「我要教你些規矩，我的好傢伙，就在這些晴朗的早晨之一。」

● 光或刺 (Guavo) 又作詐財解。此處話中有話。

● Quakers, 1650 意大利人 George Fox 所創之一基督教宗派，自稱為教友派，外人誤稱為「顛抖者」(Quakers) 因

Fox 說，應到上帝的名聲應戰抖。此宗派無特殊教條或主張，勢力不大，現幾消滅。稱人為 Quaker，有嘲諷之意。某種特殊場合則意為「充好漢」「色厲內荏」。此處似為一般的鄙薄意味。

「謝謝囉。」沙姆說。「我也要同樣的對你呢。脫了帽子吧。」說着，維勒先生就用極其熟練的手法把難比先生的帽子敲到了房頂的那一頭。這一下來得那麼猛，幾乎附帶叫他把金牙籤吞了進去。

「你看呀，匹克威克先生，」驚慌失措的官吏說，喘着氣。「我執行我的任務的時候在你的房間裏被你的僕人毆打。我受肉體的威脅。我教你親眼看着呀。」

「什麼都不要看，先生，」沙姆接上說。「你把眼睛閉緊了，先生。我要把他攪到窗戶外去，可惜跌不出多遠，因為外面有鉛板。」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用發怒的聲音說，他的隨從正做着種種敵意的表示，「假使你再說一句話，或者對這個人做一點最小的干涉，我就馬上歇你的生意。」

「但是先生，」沙姆說。

「閉嘴，」匹克威克先生打斷他說。「把那帽子拾起來。」

但是這件事沙姆老老實實斷然拒絕執行；當他被主人嚴厲叱斥之後，那位急不及待的官吏屈尊去自己拾起來了。同時對沙姆發洩許多威脅的話，但是那位紳士泰然由他去罵。祇是說，假使難比先生高興把帽子再帶上的話，他就要再把它敲掉。難比先生呢，也許覺得這樣的事情可能產生對他的不便，所以拒絕提供引誘，接着就喊斯毛區上來。難比先生告訴他，逮捕已經完成，他只要等犯人穿好衣服，於是自己大搖大擺出去，開着車子走了。斯毛區用倨傲的態度叫匹克威克先生「儘可能爽快些，因為這是忙的時候。」拉了一張椅子在門口坐了，等他穿戴完畢。於是沙姆被打發出去雇一輛出租馬車，三個人坐了進去向科爾門街出發。路程幸而不遠，因為斯毛區先生既沒有很動人的談話才能，而且，由於我們曾經提過的他那身體方面的缺陷是一個在狹小的空間之內決不討人歡喜的同伴呢。

馬車開進一條很狹而黑的街，在每隻窗戶都有鐵欄的一座房子前面停了；門柱上寫着名字和官銜，「難比，倫敦，執行官的屬員。」一位可能被當作斯毛區先生被棄的學生弟兄的紳士開了內室的門，他有一把大鑰匙隨身帶着，專為開門的目的。於是匹克威克先生被引到「咖啡間」裏。

這咖啡間是一間前房，它的主要特徵是新鮮的沙和陳舊的煙草煙，匹克威克先生對他進去的時候已經先坐在裏面的三個人鞠了躬，打發了沙妮去通知貝科，就退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懷着幾分好奇從那裏打量他的新同伴們。

其中之一是一個祇有十九歲或者二十歲的孩子，那時候雖然不過剛到十點鐘，他卻喝着沖水杜松子酒，抽着雪茄，從他的發紅的臉色看，這兩種娛樂是他在過去一兩年之內經常熱心從事的。在他對面，用右脚的靴尖在踢着爐火的，是一個粗獷的大約三十歲的青年人，有一張病容的臉孔和一條沙啞的嗓子，顯然是深通世故的，並且有種迷人的寫意派頭，那是從酒店裏和低殺的彈子檯上得來的。這房裏的第三位房客是一個中年男子，穿了一套很舊的黑色衣服，他的樣子蒼白而憔悴，不斷在房裏來走走去，時時站下來非常焦急的望望窗外，好像等什麼人，然後又重新走動。

「今天你最好是借我的剃刀用一用吧，埃里斯利先生，」撥着爐火的人說，一面對他的朋友那孩子丟個眼色。

「謝謝你，不啦，我用不着，」我想在個把鐘頭之內我就要出去的，「那一位匆匆回答說，隨後走到窗口，又一次失望而回，深深嘆一口氣，就走出了房間，另外那兩位於是發了一陣大笑。

「唔，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滑稽，」那位貢獻剃刀的紳士說，他的名字叫做普來斯。「從來沒有，」普來斯先生帶了一句咒罵加強他的斷語，然後又大笑一下，那個孩子呢（他認為他的同伴是世上最出色的人物之一）當然也笑了。

「你總想不到吧，」普來斯對匹克威克先生說，「那傢伙在這裏昨天就是一個禮拜，一次都沒有剃過鬍子，因為他覺得很有把握在半個鐘頭之內出去，所以他以為不妨到了家裏再剃。」

「可憐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他脫離他艱難的機會的確是很大吧？」

「見鬼的機會，」普來斯答，「他連機會的半點影子也沒有，十年之後上街上街走走的機會還是個屁。」說着，普來斯先生鄙夷的彈一彈手指，拉鈴叫人。

「給我一張紙，克魯開，」普來斯先生對待者說，從那人的服飾和一般的樣子看來，像個介乎破產的蓄牧家和破產的牛羊販子之間的人，「還要一杯沖水白蘭地，克魯開，聽見沒有，我要給我的父親寫信，我一定要一樣刺激品，否則就不能夠有聲有色對老傢伙吹一番了。」那年輕的孩子聽了這句滑稽話當然笑得抽筋起來，幾乎是無需說得囉。

「照」普來斯先生說：「不要喪氣。有味兒呵，是嗎？」

「妙」年輕的紳士說。

「你總算有種，你。」普來斯說。「你倒是見過過點兒世面的。」

「我相信我是見過過點兒的。」孩子答。他是從酒吧間的污穢的玻璃窗裏見過過的呵。

這段對話，以及進行這對話的兩個人的神情和態度，都使匹克威克先生覺得頗為討厭，所以正打算探問一下，他能否弄到一個私人房間坐坐。這時，進來了兩三個上等派人頭頭的陌生人，孩子一看見他們，把雪茄向火裏一丟，噓噓的告訴普來斯先生他們是來替他「解決」的，就跟他們坐到房間儘那頭的一張桌上去了。

然而，事情似乎並不如青年紳士預期的那麼快的可以解決，隨着來的是一場很長的談話，匹克威克先生不可避免的從裏面聽到些發怒的斷片，說到放蕩的行為和幾番的憤怒。最後，其中一位最年長的紳士很清楚的說到什麼「十字」，得那青年紳士一聽這話，儘管他有的是「妙」和「種」，再加見過過世面，卻把頭伏在桌上號啕大哭起來。

這青年人的勇氣的突然垮臺和聲調的大為低下，使匹克威克先生非常的滿意，於是他拉鈴叫來了人，依他自己的要求，被領到一個私人房間裏，那裏有地毯、桌子、椅子、食器櫃和沙發，還陳設了一面穿衣鏡和幾種古舊的版畫。他在這裏有機會聽到維比太太在他的頭上彈奏一隻方形鋼琴，同時他的早餐也在準備，後來早飯開來的時候，貝科先生也來了。

「啊哈，我的好先生，」那矮小的人說，「到底被釘住了，呢，慢點，慢點，我倒不覺得難過呢，因為現在你可以知道這種行為的荒唐了。我已經把法院開出來的訟費和賠償金的總數記下來了，我們還是馬上付掉不就攔的好。難比這時候已經回家了，我相信我的好先生，你說是我簽支票還是你簽？」矮小的人一面說一面裝作愉快的搓着手，但是對匹克威克先生臉上一看，忍不住向沙姆·維勒丟一個失望的眼光。

「貝科，」匹克威克先生說，「讓我不要再聽到這種話，我請你，我看留在這裏沒有好處，所以我打算今天夜裏進監獄。」

「你不能上白十字街去呵，我的好先生，」貝科說，「不可能，一間房裏有六十張床，而且鐵門在二十四小時之中有十六小時閉着。」

「假使能够，我願意到別的半夢去坐。」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不能够，我只好在那裏面儘量設法了。」
「假使你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坐牢的話，我的好先生，你可以到弗利脫去。」貝科說。

「那就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一吃過早飯就走。」

「慢，我的好先生，這不是這麼狠命趕進那大多數別人只想出來的地方的時候呵，」好脾氣的矮小代理人說。「我們一定要有人身保護法●的手續。不到下午四點鐘，法官不會到公事房去，你得等到那個時候。」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抱着不爲所動的耐性。「那末我們在這裏吃一頓吧，在兩點鐘的時候。去看看，沙姆，關照他們準時弄好。」

不管貝科的全部勸諫和爭辯，匹克威克先生堅持不動；吃的東西出現了而又消失了；於是他被放進另外一輛出租馬車，開到法院，動身之前等難比先生等了大約半個鐘頭，因為他有個午宴，決不能加以打擾。

在大律師院當班的有兩位法官——一個是高等法院的，一個是高等民事裁判所的——假使拿着一束束文件忙得進進出出的那些律師的辦事員們的人數可以作證，那末有待於在兩位法官面前辦理的公事似乎多得很呢。匹克威克先生他們到達大律師院入口處的低拱門之後，貝科逗留了一會兒和馬車夫爭論車錢和找頭；匹克威克先生呢，站在一邊讓開那些進進出出的人潮，抱着幾分好奇看着周圍。

最吸引他的注意的是三四個破落戶樣子的男子，他們對經過的許多代辯士們鞠躬致敬，似乎有正經事情的樣子；匹克威克先生卻猜不透是什麼事。他們是些樣子古怪的人。一個是瘦弱而有點跛腿，穿着變了色的黑衣服，圍一條白領巾；另外一個是胖而粗蠢，穿着同樣的衣服，頸子裏圍一大條黑而帶紅的布；第三個是一副矮小、枯萎、醉了酒似的身材，一張多粉刺的臉。

● 人身保護法 (Habeas corpus) 源出「大憲章」而於一六七九年頒布施行的法令。其要點爲防止濫行拘押，由法官訓令將被拘押者本人提到法庭審判，並由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官決定其有無犯罪。凡被捕者至遲須在二十日內送交法院正式審訊。

他們在那裏徘徊着，手背在身體後面，時而帶着焦急的臉色對匆匆過去的挾着文件的紳士們耳裏裏揭幾句鬼話。匹克威克先生記得他走進拱門之後，看見他們好多次在拱門下面徘徊；他的好奇心大發，想知道這些羅織相的遊蕩者們可能是屬於怎樣的職業部門。

難比緊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旁邊，吮着小姆指上的一隻大金戒指，匹克威克先生正打算把疑問向他提出，這時貝科匆匆趕來，說時間不能耽擱了。就領着路進院，匹克威克先生跟着走的時候，那跛腿的人走過來對他慇懃的觸一觸帽子，遞上一張寫好的卡片，匹克威克先生不願意拒絕而傷害那人的感情，就有禮貌的接過來放在背心口袋裏。

「喂，貝科說，要走進辦公室之一，事先轉過身來看看他的同伴們是否緊跟在後面。」進去吧，我的好先生。哈囉，你有什么事呀？」

這最後的問話是對跛子說的，他在匹克威克先生不在意的時候已經插足於他們一羣之中了。他聽見這句問話，就用盡全部的禮貌又觸一下帽子，並且對匹克威克先生指點一下，作為回答。

「不，貝科帶笑說：『我們不需要你，我的好朋友，我們不需要你。』」

「請你原諒，先生，跛子說：『那位紳士接了我的卡片。我希望你雇用我，先生。那位紳士對我點頭的。我要他自己決定。你對我點頭的，呵，先生？』」

「呸，呸，廢話。你沒有向任何人點頭吧，匹克威克，呵，誤會，誤會。」貝科說。

「那位紳士把他的卡片遞給我，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從背心口袋裏掏出卡片來，『我接下了，因為他似乎是願意這樣——我的確是有点好奇，想看一看它上面，等我有功夫的時候。我——』」

矮小的代辯士發了一聲大笑，把卡片遞給了跛子，對他說那完全是誤會；那人帶怒走開的時候，他湊着匹克威克先生的耳朵告訴他那人祇是一個保人。

「一個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個保人，貝科答。

「一個保人。」

「是呀，我的好先生——這裏有半打這樣的人呢。無論多大的數目都保你，而且只要半克龍的費用。這一行生意古怪吧？」貝利說，款待自己一撮鼻煙。

「什麼？竟有這樣的事，這些人維持生活的辦法就是在這裏等着，到堂堂的法官面前罰偽誓，一個罪惡換半克龍。」西克威克先生喊，對於這件事的透露大為駭異。

「嘿，關於偽誓這層我是不確實知道的，我的好先生。」矮小的紳士答。「難聽的字眼呵，我的好先生，真是難聽的字眼。那是法律上的假定呵，我的好先生，如此而已。」說着代辯士聳聳肩，微微一笑，吸了第二撮鼻煙，領頭走進法官的書記的辦公室。這是一間特別骯髒的房間，天花板很低，貼牆板很舊，而光線又是如此之壞，雖然是大白天，桌子上卻點着粗大的獸脂燭。房間一頭有門通到法官的私室，圍着那門聚集着一羣代辯士和辦事員，他們按照約定的次序，被叫進去。每次門開了出來，一組人，第二組就急急忙忙衝進去，而且，除了等着見法官的紳士們之間的無數交談之外，還有那些見過法官的人的大部分，在作種種的爭吵，所以那裏人聲之嘈雜是達到那小小的房間裏所可能發生的喧嘩的限度了。

而衝身而來的還不懂是這些紳士們的談話聲。在房間的另外一頭一帶木欄後面的踏腳臺上站着一位帶眼鏡的書記，他在「辦宣誓陳述書。」這東西由另外一個書記一次一次大批送到法官那裏去簽字。要宣誓的代辯士的書記們是很多的，「下子把他們都宣誓好又是推論起來也不可能的，所以這些紳士爲了接近帶眼鏡的書記而起的掙扎，就像國王陛下光臨戲院因而羣衆向正廳的門裏擁擠的情形。另外一位公務員時時運用他的肺葉叫喚那些已經宣誓過誓的人的名字，爲了把經過法官簽定的宣誓陳述書交還給他們。這又引起了一些爭奪，這一切同時進行着，所發生的喧嘩使最活動的和易於興奮的人也覺得儘够受的了。然而還有另外一批人——他們在等着他們的雇主拿出來的傳票以便出席，而出席與否在對方的代辯士是隨意的——他們的工作就是時時叫喚對方的代辯士的名字，爲了確定這一點，就是他是不通知他們而出席的。舉例說，倚在牆上，緊靠着西克威克先生的坐位，是一個十四歲的公事房小廝，次中音的喉嚨，靠近他有一個習慣法書記，低音的喉嚨。

一個書記拿着一束文件匆匆走進來，四周圍的張望。

「史聶格爾和布林克。」次中音喊。

「巴金和史那勃。」低音吼。

「史登畢和德肯。」新來的人說。

沒有人答應；走進來第二個人，於是全體三個人都向他呼喚；而他又叫喚別人；隨後又是什麼人大聲吼叫別人等等。在這全部時間裏，帶眼鏡的人辛苦工作着，叫書記們宣誓，誓詞老是那一套，不加任何標點頓挫，大多是如下的字眼：

「把聖經拿在右手，這是你的名字和親筆，你宣誓你的陳述書內容真實，上帝幫助你，一先，你應該有零錢，我沒有錢。」

「喂，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他們是預備好人身保護法公文了吧。」

「是吧。」沙姆說，我希望他們把人生不二法門使出來。要是我，這時候半打人生不二法門都準備好了，頭頭是道的。」

究竟沙姆·維勒把人身保護法的公文當成了什麼玩意，那不知道，因為貝科這時走過來，帶着匹克威克先生走了。通常的手續辦過之後，隨後不久，沙姆意圖·匹克威克的正身就被交付給警吏看守，以便押送到弗利脫監獄去坐牢，等到巴德爾控匹克威克案所判的賠償金和訟費的總數完全付清纔能出來。

「那是個很長的時期呢。」匹克威克先生說笑着。「沙姆，再叫一部馬車，貝科我的好朋友，再會啦。」

「我要同你一道去看你在那邊平平安安住好。」貝科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倒願意除了沙姆之外不帶別人同去。我弄妥當了之後馬上就寫信通知你，希望你立刻來。那時候再會了。」

匹克威克先生說了這話，坐進了剛剛開到的馬車，警吏也跟着坐了進去，沙姆坐上馱者座，於是馬車滾走了。

「真是個古怪透了的人。」貝科說，停下來帶上手套。

● 匹克威克先生說的是 Habens Corpus（見前註，沙姆說成 ha've-his-carcase。此處譯文因欲傳達詳情，故加以改動。

「他這樣的破產者到少有少見呢，先生。」站在旁邊的洛頓先生說。「他要使那些辦公事的人窘死了他們說要押他，卻根本不在乎，先生。」

這位律師聽了他的書記對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這種職業的批評，似乎並不十分高興，一言不發的走了。

那輛出租馬車，在弗利脫街頭窺着前進，像出租馬車的老調門，他們前面有着什麼的時候，據車夫說，馬就「走得好些」，（假使前面沒有什麼呢，他們就不得不用非常特別的步子走了），所以馬車就跟在一輛卡車後面，卡車停，它也停；卡車再走，它也照樣。匹克威克先生坐在警吏對面，警吏坐在那裏吹口哨，把帽子夾在兩膝之間，看着馬車窗外。

時間完成奇蹟。在這有力的老紳士的幫助之下，運出租馬車也走下半哩之遙了。他們終於停下，匹克威克先生在弗利脫監獄的大門口下了車。

警吏扭過頭來看見他的責守所在的人是緊跟在他背後，就領頭走進了監獄；他們進門之後向左一轉，從一隻敞開的門走到一所守望亭裏；那裏面有一扇沉重的鐵門，正對着他們進來的門，並且有一個拿着鑰匙在手裏的胖獄卒在看守着，這門就直達監獄的內部。

他們在這裏停住，警吏遞了他的公文，匹克威克先生被通知說要留在這裏等老門檻的人們所謂「坐着弄你的畫像」的儀式完成。

「坐着弄我的畫像！」匹克威克先生說。

「把你的肖像畫下來呵，先生。」胖獄卒說。「我們這裏都是畫像的能手，不一會兒就畫好的，而且都很像。請進來吧，先生，安心點兒，只當在家裏一樣。」

匹克威克先生同意這個邀請，坐了；那時候站在椅子背後的沙姆對他耳語說，所謂坐着畫像就是讓各個看守把他察看一番，使他們能够把他和來賓們分別出來的另外一種說法。

「那末，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希望這些畫家們就來吧。這裏是個人來人往的地方呀。」

「他們就來的，先生，我相信。」沙姆答：「有一隻德意志鐘呢，先生。」

「我看見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還有一隻鳥籠，先生，」沙姆說。「輪子裏有輪子，監牢裏有監牢。可不是嗎，先生。」

維勒先生說了這句哲學味兒的話之後，匹克威克先生發覺他的「坐着」已經開始。胖看守從鎖那裏走過來坐了，時而不留心的對他看看，一個瘦長的看守也走過來，站在對面對他長久的盯著。第三位有點兒好發脾氣的紳士，他顯然是去吃茶點被打斷了來的，因為進來的時候還在解決着麵包皮和白榻的最後的殘餘。他緊靠匹克威克先生的旁邊站着，把兩手揀在腰眼裏，緊緊的察看着他；另外還有兩位夾雜在他們中間，帶着極緊張而深思的臉色研究他的相貌。匹克威克先生在這行為之下蒙了許多次的眼睛，似乎在椅子裏坐得很不自在；不過從這工作進行到完成的時間裏他一句話都沒有跟誰說，連沙姆在內。沙姆呢，俯身在椅子背上，想着心思，一則是想他的主人的處境，再則是想，假使把聚集着的看守們全都狠狠的揍一頓，是合法而穩當的話，他就大為快意了。

最後，肖像畫好了，匹克威克先生受到通知說現在他可以進監獄了。

「我今夜睡在哪裏？」匹克威克先生問。

「今天晚上，的話我可不大清楚哪，」胖看守答：「明天你可以被派在什麼人的房裏同住，那就舒舒服服的了。第一夜通常是不大定心的，但是明天你就可以一切都解決。」

討論了一會兒，發現看守們之一有一個鋪位出租，匹克威克先生可以租了過夜。他很高興的同意了。

「你跟我來，我可以馬上讓你看看，」那人說：「它並不大，不過真正內行的人就知道它的好處。這裏走，先生。」

他們穿過了裏門，下了一小截階，沿鑰匙在他們背後轉上了。匹克威克先生平生第一次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於債務人監獄的圍牆之內。



第四十一章

進了弗利脫之後，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麼事；看見了些什麼犯人，以及怎麼渡過了第一夜。

湯·洛科先生陪着匹克威克先生進監獄的那位紳士，下了那短短的階沿之後，突然向右一轉，領路前進；穿過一重正開着的鐵門，跨上另外一層短短的階沿，就進了一條狹而長的過道，那裏是污穢而低，下面鋪了石頭，光線很壞，只有相隔頗遠的兩頭各有一隻窗戶，透進些很微弱的光。

「這裏，」那位紳士說，把兩手向口袋裏一插，掉過頭來不以爲意的看看匹克威克先生，「這裏是做廳組。」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低頭看着一層黑暗而污穢的階級下面，那裏有一排地下室，潮濕陰暗的石拱頂，「那些呢，我想是犯人們貯藏他們的少量煤斤的小地窖吧。那種地方走下去是不大愉快的，不過很方便，我相信。」

「是呀，要說它們很方便呢，我是相信的，」那位紳士回答說，「因爲明明有人非常舒服的住在裏面呢。那是市場，那裏。」

「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不當真是說那些不成話的地牢裏有人類生活着吧？」

「我不嗎？」洛科先生答，做了一個憤憤然的驚訝表情，「我爲什麼不呢？」

「生活在那下面，」匹克威克先生叫。
「生活在那下面，是末，還死在那下面呢，常常有的，」洛科先生答，「那有什麼呢？有誰講過什麼閒話嗎？生活在那下面，那是在裏面很好生活的地方呢，不是的嗎？」

洛科對匹克威克先生說這些的時候帶着惡狠狠的神情，而且還用激昂的態度咕嚕着關於自己的眼睛、四肢和血液的什麼不愉快的祈禱，因此後面一位紳士覺得還是不再繼續這個談話為妙。隨後洛科先生走上另外一層階梯——像通到曾經成為討論題目的地方的階梯一樣的污穢——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緊跟着他爬了上去。

「應」洛科先生說，停下來喘氣那時候他們走到一條像下面的一樣大小的過道裏了，「這是咖啡間組，這上面是第三層，再上面是頂層而你今天晚上去睡的房间是看守室，打這裏去的——來吧」洛科先生一口氣說了這話就爬上另外一層扶梯。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維勒跟在他後面。

這些樓梯從一些靠近地板的窗戶得到光線，窗戶外面是很高的磚牆圍住的一塊鋪石子的空地，牆頂上有銳鹿角。那塊空地從洛科先生的話裏看來，是拍球場；又據這位紳士所說，似乎在最靠近法林登街的監獄那一部分，有一塊小些的場子叫做「畫場」那是因為這樣的事情而得名的，在很久以前，它的牆壁上曾經出現過類似於滿帆而駛的若干戰艦的繪圖和些別的藝術產品，都是一位坐牢的畫師在閒散無事的時候畫的。

他說了這些消息，他的目的顯然不僅為了啓發匹克威克先生，而更多是為了宣洩胸中的一件要緊事情。最後，他們到了另外一條過道裏，於是這位嚮導者領他們走進盡頭處的一條小過道，打開一扇門，出現一個看樣子一點不討人歡喜的房間，裏面有八九張鐵架子的床鋪。

「瞧」洛科先生說，用手推往開足了的門，得意的掉頭看着匹克威克先生，「括括叫的房間」

然而，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對於他的寄寓之所所表現的滿意卻如此之少，洛科先生只好盯住直到現在儘保持着傲然的沉默的沙姆·維勒的臉，尋求感情的響應了。

「括括叫的房間呵，青年人，」洛科先生說。

「我看見，」沙姆，答，平靜的一點頭。

「你在法林登旅社也找不着這樣的房間，你想是嗎？」洛科先生說，喜洋洋的微笑一下。對於這維勒先生的回答是把一隻眼睛隨便而自然的一閉，這可以被認為表示他想是的，也可以被認為他想不是，也可

以說是他根本沒有去想都還觀察者的想像去判斷。他這麼幹了一下之後，重把眼睛睜開，就問那一張床是預備洛科先生所恭維做內行的人去睡的。

「那就是，」洛科先生答，指著在角落裏的一張很鏽的。「那張床呀，它能使任何人睡覺，不管他們要不要睡。」

「我想是的吧，」沙姆說，用極其輕蔑的眼光看一看問題中的那件傢俱。「我想鴉片煙比起它來，算不了什麼囉。」

「談也不用談，」洛科先生說。

「並且我想，」沙姆說，對他的主人斜瞥一眼，好像想看出他的決心有沒有被所見所聞的事動搖的任何徵象。「我想睡在此地的別的幾位都是紳士們吧。」

「可不是麼，」洛科先生說，「他們中間有一位，一天喝十二派因脫強麥酒，並且是煙不離嘴，那怕在吃飯的時候。」

「他一定是個頭等角色了，」沙姆說。

「那麼溫，」洛科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即使聽了這種消息，也一點不喪氣，微笑的宣佈他決定今天夜裏嘗一嘗那張催眠性的床的滋味。洛科先生告訴他，隨便什麼時候他要睡就睡，無需再作任何通知或手續，於是走了，留下他和沙姆立在過道裏。

天黑下來了，那就是說，有幾個煤氣噴口在這從來不明亮的地方點着了，作為對於降臨室外的夜晚的致意。因為天氣有點兒熱，過道兩旁無數小房間裏的居住者們有幾個就把房門半開着。匹克威克先生走過的時候帶着好奇和興趣向裏面張望。有一間裏面有四五個粗大漢，籠在一重煙草的煙雲裏隱約可見；他們俯身半空的啤酒瓶之上，喧嘩叫囂的談論着，或者用一副非常之油膩污垢的牌玩着全福四。在鄰近的房間裏可以看見什麼一個孤獨的人，精獸一脂燭的微弱光線注視着一束污垢而破碎的紙，由於塵灰而變成黃色，由於年代久遠而脫落成一張張了；在上面第一百次的寫着訴訟悲苦的冗長陳述，預備給什麼大人物看去，雖然它是永遠不能達到他的眼前或者永遠不能觸動他的心。第三個房間裏，可以看見一個帶着妻子

● 全福四 (All-fours)，一種紙牌戲，High, Low, Jack, Game 為四分滿四分為勝，其詳未悉。

和大羣孩子們的男子，在打着偻偻的地舖，或者在兩三張椅子上鋪着被褥，給最小的孩子睡覺。還有第四個房間，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又是喧嘩，啤酒，煙草，煙紙牌，等等一切，比先前更為強而有力的重現。

就在過道裏，尤其在樓梯口上，也有許多人逗留著他們之來，有些是因為房間裏空洞而寂寞，有些是因為房間裏擁擠而熱鬧，而大部分則是因為不安和不舒服，並且沒有得到如何自處的祕訣。這裏有許多階級的人，從穿著粗麻布上裝的勞動者到穿著披巾花樣的浴衣——當然是破得露出手肘來了——的破產的蕩子；但是他們全都有一種神氣——一種沒精打采的，囚犯派頭的，滿不在乎的大模大樣。這種光棍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風度，完全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但是任何人假使願意，就都能够立刻理解它，祇要他抱著匹克威克先生那樣的興趣，把腳踏進最近便的債務人監獄去看一看在裏面看到的第一羣人。

「我很吃驚，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倚在扶梯頂的鐵欄干上，「我很吃驚，沙姆，負債而受監禁簡直不是什麼處罰。」

「你以為不是嗎，先生？」維勒先生問。

「你看這些人是怎樣的喝酒，抽煙和叫喚呀？」匹克威克先生答，「要說他們怎樣介意監禁，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啊，問題正在這兒囉，先生，」沙姆答覆說，「他們並不介意，對於他們，是道地的休假——整個兒是黑啤酒和九柱戲。吃不清的倒是別的一些人，這些沮喪的人是既不能直着嗓子灌啤酒，又不會打九柱戲；他們只要出得起錢總是出了拉倒，被關起來的話就難過了。我告訴你一個道理吧，先生，那些老在酒店裏玩的人呢是根本不受害，那些老是盡力工作的人呢倒受害不淺，「不公平呵，」就像我的父親看到酒精和水不是一半對一半屬起來的時候常說的囉——「不公平，毛病就出在這裏。」

「我想你說得不錯，沙姆，」匹克威克先生想了一會兒之後說，「很對。」

「也許常常有些誠實的人是歡喜這種事情的吧，」維勒先生用深思的語調說，「不過我回想起來卻是一個都沒有聽

說過，除了那穿棕色上衣的髒臉孔的矮小的人，而那是習慣的力量。」

「他是誰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嘿，問題就在這兒囉，什麼人都不知道末。」沙姆回答說。

「但是他做了些什麼呢？」

「啊，他做了那時候許多比他有名的人都做的事，先生。」沙姆答，「他和警察賽跑，贏了。」

「換句話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就是他負了債了。」

「正是，先生。」沙姆答，「結果呢，到時候他上這裏來了，數目並不大——執行的是九鎊，費用五倍；不過他還是坐了十七年。假使他的臉上有縐紋，也是給污垢遮了，因為他那副髒臉和那件褐色上衣，從開頭到末了，完全是「原封不動。」他是個非常溫和善良的矮小的人，老是忙着替人家做事，或者打打壁球，卻從來不得勝；到後來，看守們弄得非常之歡喜他，他每天夜裏都在看守室和他們閒談，講故事，等等。一天夜裏，他照樣又在那裏，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一個很老的朋友，那時候當班管着鎖。忽然，他說了，「畢爾，我好久沒有看見外面的市場了。」他說（那時候弗利脫市場是在那邊的）——「我好久沒有看見外面的市場了，畢爾。」他說，「有十七年了。」「是呀，」那看守說，抽着烟斗，「我很想看它——會兒呢，畢爾。」他說，「很可能是的。」看守說，很鬼的抽着烟斗，裝作不知道那小人兒要的是什麼。畢爾，「小人兒比先前更冒失的說，」我想到一件事，讓我在死之前再看一次大街，除非得了中風，五分鐘之內我一定回來。」「假如你竟中風了，那我怎麼辦？」看守說，「嘿，」那矮小的人說，「無論誰看見我都會把我弄回來，因為我有卡片在口袋裏呢。」他說，「第二十二號，咖啡間組。」那是真的，的確確，每當他結識一個新來的人的時候，總是掏出一張小小的卡片，上面就是那幾個字，沒有別的，因為這個緣故，他老被叫做二十號。看守盯着他看了一會兒，最後用嚴正的態度說，「二十號，」他說，「我信任你，你不要叫你的老朋友為難呵。」「不，我的朋友，我希望我這裏面還有點好東西呢。」那矮小的人說，說着就在他的背心上用勁一搥，於是每一隻眼睛都冒出一顆眼

● 意謂「我相信我是有良心的。」所以他把胸口一搥。

漢那是非常之特別的事情，因為大家認為水是決不會碰到他的險的。他和看守握手，就出去了。」

「就一去不返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這回偏說錯了，先生，」維勒先生答，「他回來的，還早了兩分鐘，氣得要命說是幾乎被一輛出租馬車壓死；他是弄不慣了；還說他發誓要寫信報告市長。他們終於使他平靜下來，而此後的五年，他連到向守衛望的大門外面張一眼都不。」

「在那時期終了的時候他就死了，我想是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沒有死，先生，」沙姆答，「他起了一個念頭，到對街的一家新開的酒店裏喝啤酒，那裏是非常之好，所以他後來每夜都去，這樣有好久，每次都在關大門之前一刻鐘回來，一切都是舒舒服服的。最後，他開始寫意得太過份，就常常忘掉時間，或者根本不把時間放在心上，越來越遲回家，後來有一夜，他的老朋友正在關門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把鎖旋上了——他纔回來。「慢一點，畢爾，」他說，「什麼，你這纔回家嗎，二十號？」看守說，「我以為你早進來了。」「沒有呵，」小人兒說，微笑一下。「那末，我要告訴你，我的朋友，」看守說，很慢的並且不高興的把大門打開，「我認為你搭了廢夜的壞朋友了，那是我很不贊成的。現在，我不願意叫你下不去，」他說，「不過，你假使不能把穩自己和好人在一道，確確實實像你現在站着那樣按時候回家的話，我就要把你根本關在外面了。」小人兒嚇得大大的抖了一陣，從此以後沒有再走出過監獄的圍牆。」

沙姆說完之後，匹克威克先生慢慢的踏着步子走下樓梯。天黑了，畫場上幾乎闌無一人，他在那裏若有所思的兜了幾轉之後，告訴維勒先生說，他認為是他去歇夜的時候了；他叫他在附近的酒店裏找一張舖位，早上早一點來，準備到喬治和兀蘭搬主人的衣服來。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對於這個要求盡量恭順的加以服從，然而又帶着很強烈的勉強表情。他甚至試作種種無效的暗示，表示他躺在石子上過夜的便利，但是他看到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種提議固執的不理會，最後只好退出了。

無可否認，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很沮喪和不樂——並不是因為沒有人作伴，因為監牢裏人多得很，而一杯葡萄酒就馬上可以買到一些優秀份子的最高友誼，無需其他任何介紹的禮節；不過他是獨自置身於粗俗的羣衆之中，因為想到自己已被囚禁而沒有解放的希望，當然感覺到精神的沮喪和心情的消沉了。至於滿足道孫和賴格的辣手而解救自己，這個念頭卻一瞬都沒有走進他的思想。

他在這種心情之下重新走進咖啡間組的邊道，慢慢的來回走着。地方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饒，烟草的烟十分的令人窒息。那些房門不斷的隨着進進出出的人發出呼呼嘖嘖的響聲；人們的話聲和腳步聲的喧嘩經常在過道裏迴盪而又迴盪。一個青年婦女，手裏抱着一個由於衰弱和貧困幾乎還不會爬的嬰孩，和她的丈夫在過道裏走來走去談話，因為他沒有別的地方接待她。他們從匹克威克先生身旁走過的時候，他聽見那女子抽咽；有一次，她的悲傷爆發起來，不得不倚在牆上，以免跌倒，而男子就把小孩抱過來，並且試想安慰她。

匹克威克先生的心實在是在太沈重得不能再忍受了，就上樓去睡覺。

那間看守的房間雖然是很不好，裝璜和設備的每一點都比一所州立監獄的普通病房要低幾百等。但是現在卻有一個大好處，就是除了匹克威克先生之外，裏面沒有一個人。所以他在他的的小鐵床的腳頭坐了，開始設想看守每年會遭這污穢的房間弄多少錢。他用數字的計算滿足了自己，知道那大約相當於有着倫敦近郊一條小街的產權的年入。於是又想到是什麼引誘力使那隻在他褲子上爬着的暗色蒼蠅不到外面儘可以讓他飛翔的空曠地方去，卻鑽進這狹小的牢房裏來。他的思想進程所達到的不可避免的結論是，那昆蟲發了瘋，解決了這一問題，他開始發覺自己是渴睡了，所以就從口袋裏拿出早上特地塞在裏面帶來的睡帽，從容的脫了衣服，進了被窩，睡着了。

「**嶄頭起脚尖來——快跑——幹呀，西風！——歌劇院要不是你的地盤算我該死。幹下去。嗎拉！——**這些話的聲音非常之響亮，並且隨之而起的是幾聲雷鳴般的哄笑，把匹克威克先生從沈睡中驚醒了。他這一聽實際上祇睡了半個鐘頭光景，但是睡的人彷彿覺得已經延長了三四個禮拜似的。

聲音剛靜下來，房屋卻搖得窗子都在櫃子裏震動，他的床架子又重新發抖起來。匹克威克先生吃驚的坐起身，在默默的驚恐之中對眼前的景象發了幾分鐘的楞。

● Zephyr, 古典神話中西風之名，他是 Aeolus 和 Anora 之子，Flora 之情人。現用指一般柔和的微風。這裏算是那人的神號。

在地板上，有一個穿著橘綠色上衣，凸花棉布短褲和灰色棉紗襪子的男子，正在表演最通俗的角舞的步法，那種粗俗而滑稽的優雅和活潑，配上他的服裝的非常別緻的特色，荒唐得無以形容。另外一個男子顯然是大醉了的，也許是被同伴們擡上床的吧，坐在被子裏搖頭晃腦的想背出一隻滑稽歌，帶著極其緊張的感傷的表情。第三位呢，坐在一張床上，帶着一位高明的鑑賞家的神氣稱讚着兩位表演者，用詞彙驚醒匹克威克先生的那種洋溢奔放的感情在鼓勵他們。

最後這位是某種階層的一個可敬的標本，那是唯有在這種地方纔能夠見到他們的充分的完整形態的；——在馬廐的院子裏和在酒店裏間或可以遇到在不完整的狀態中的他們，但是除非在這種溫床裏他們決不能發展到全盛。這種溫床幾乎像是立法機關專為培植他們而苦心設計的。

他是一個高個兒，有一張樵子形的臉，黑色的長頭髮，一副很濃的在下巴下面連成一片的落腮鬍子。他沒有打領帶，因為打了一整天的球，他的敞開的襯衫領子裏露出茸茸的毛。頭上帶着一隻普通的十八辨士一頂的法蘭西式便帽，上面垂下一大撮漂亮的繯絡，和他的粗斜紋布上衣很快樂的配合着。他的腿子很長，而苦於衰弱，穿上一條深灰色的褲子，緊緊裹着兩股，足以顯出它們的均稱。不過因為扣得馬虎，而且掉了些鈕子，所以兩條褲管不甚雅觀的垂在一雙後跟塌得厲害的鞋子上，露出一雙很髒的白襪子。他全身有一種邪毒的，光棍派頭的時髦和一種囂張的流氓氣，是舉世無雙的無價之寶。

第一個發現匹克威克先生在旁邊看着的，就是這位，因此他對那位西風雲雲眼睛，用嘲弄的莊重態度請他不要驚醒那位紳士。

「嗶呀，保佑這位紳士的誠實的心和靈魂！」西風說，轉過身來做出極端驚訝的樣子：「這位紳士已經醒了。喂，莎士比亞你好嗎，先生，瑪利亞和撒拉怎麼樣，先生，還有那位在家裏的親愛的老太太呢，先生——」呢，先生，請你把我的問候附在你要送過去的第一個小包裏好不好，先生，就說我早想奉上了，祇是怕在貨車裏打破掉呵，先生！」

「不要用平常的禮貌來麻煩這位紳士，你不看見他是急於要喝點什麼嗎？」落腮鬍子帶着開玩笑的神情說：「你爲什

● 這里不過是些信口胡說的話；瑪利亞和撒拉想必是指聖經裏的，老太太云云並無所本。總之是問候匹克威克的家屬之輩。



麼不問這位紳士要喝哪一樣呢？」

「嗶呀——我倒忘了。」那一位答。「你要喝什麼呢，先生？你要紅葡萄酒還是白葡萄酒，先生？我可以推薦強麥酒，先生；或者呢，你高興嘗一嘗黑啤酒吧，先生，允許我有這樣的榮幸，替你把睡帽掛起來吧，先生。」

說着，發言者就從匹克威克先生頭上擄去那件服用品，一霎眼套上了那醉漢的頭，醉漢呢，還是堅決相信他是在博取一個人數很多的集會的歡笑，繼續用無以復加的最憂鬱的調子亂哼着滑稽歌。

用粗暴的手法從一個人頭上拉下睡帽，並且帶上一個骯髒的、不相識者的頭，無論這事本身是多麼巧妙的談話，卻無疑是一個所謂惡作劇。匹克威克先生的看法恰恰是如此，所以他絲毫不透露目的的，猛然跳下床來，給那西風當胸一拳，打得結結實實，使他失掉那有時帶上他這名字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隨後，奪回了睡帽，勇敢的把身體擺成一副防禦姿勢。

「那末，」匹克威克先生說，由於激昂，也同樣由於耗費了太多的力氣，而喘息着，「來吧——你們兩個——兩個都上來！」說過這句大方的邀請的話，這位可敬的紳士把他的捏緊的拳頭做了一個旋轉的動作，顯一顯他的拳術來，嚇倒敵手們。或許是匹克威克先生的非常出人意外的勇敢，或許是他跳出床來，連頭帶腳撲向跳舞者的那種微妙複雜的樣子，感動了他的敵手們吧。他們是被感動了，因為，他們並沒有照匹克威克先生暗中預料的立時，和就地進行殺害人命的勾當，倒是停止了動作，互相凝視了一會兒，而終於哄然大笑起來。

「好，你有種，我因此更歡喜你了，」西風說。「還是跳上床去吧，否則你要害風濕病了。沒有惡意吧，我希望是。」那人說着，伸出一隻手來，像手套，舖子的門上，有時掛着的一叢黃色的手指，那麼大小。

「當然沒有，」匹克威克先生很敏捷的說，與喬已經過去，他開始覺得腿子有點冷了。

「賞我一個光，先生，」那位落腿鬍子的紳士說，伸出右手，他把光說成公。●

●指空氣，意謂一拳打得他胸口癢了許多氣。

●原文是把 Honor 的「音」說出來，國人讀光成公者的確是有的。

「榮幸之至，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作了長久而莊嚴的擲和搖之後，重新進了被窩。

「我的名字叫史門格爾先生，」落腮鬍子的人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是叫米文士，」穿長統襪的人說。

「我很樂於知道，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哼，」史門格爾先生咳嗽一聲。

「你說什麼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我沒有說什麼，先生。」史門格爾先生說。

「我以為你是說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一切都是很文雅而愉快的，而爲了使得事情更加愉快，史門格爾先生多次的保證，匹克威克先生他對於一位紳士的感情抱着很高的敬意；這話的確使他獲得了無限的信譽，因爲假使他不說，那無論如何不能設想他居然懂得的。

「你是正在過庭嗎，先生？」史門格爾先生問。

「正在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說。

「上法庭呵——葡萄牙街的——解決那個——你知道的。」

「啊，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不是。」

「要出去了吧，也許是？」米文士試探說。

「我怕還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拒絕付賠償費，所以就到這裏來了。」

「啊，」史門格爾先生說，「紙頭毀了我。」

● 指葡萄牙街的破產法庭。後文詳及。

「做文具生意的吧，我猜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天真的說。

「文具生意！不，雷打火燒！不是那麼低三下四呢。不做什麼生意。我所謂紙頭，是說賬單呵。」

「啊，你的話是這樣意思。我懂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該死！一位紳士一定要走逆運的。」史門格爾說。「那又怎樣呢？我現在是進了弗利脫監獄了。唔，好呀。那末怎樣呢？並沒有更壞呀，不是嗎？」

「一點兒沒有呵。」米文士先生答。他是很對的，因為史門格爾先生的情形非但一點沒有壞，倒是好了些，爲了使自己適合於這地方，他已經不化代價的弄到些珠寶飾物，那是在許久以前進了當舖的。

「得啦，但是。」史門格爾先生說。「這是枯燥的工作呵。讓我們弄一點滾燙的白葡萄酒漱漱口吧；新來的人會東，米文士去攪，我呢幫忙喝。無論如何，那是公平，而紳士派的分工呵——見他的鬼！」

匹克威克先生不願意再來一次爭吵的風險，高高興興贊同了這提議，把錢交給米文士先生。這位呢，因爲那時已經快十一點了，就不作耽擱，立刻上咖啡間去完成他的使命。

「我聽呀。」史門格爾看見他的朋友一出房間就用噓噓的耳語聲說：「你給他多少錢的？」

「半鎊。」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是個邪氣可愛的上流的傢伙。」史門格爾先生說：「可愛得要命。我不知道還有誰超過他；不過——」史門格爾先生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用曖昧不明的態度搖搖頭。

「你不是說他有把錢作個人用途的任何可能性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不——注意，我不是那樣意思；我老老實實說，他是個邪氣上流的傢伙。」史門格爾先生說。「不過我覺得或許有個把人下去看看也好，免得他偶然之間把他的嘴巴伸進酒壺或者做出什麼該死的失誤，上樓的時候把錢落掉。喂，你老兄跑下樓去一趟，照應照應那位紳士好不好？」

這要求是對一個矮小的畏葸的神經質的樣子顯出非常窮苦的男子說的，他這一齣一直是蹲在他的床上，顯然對於自

已處境的奇異完全不知所措。

「咖啡間在哪裏你知道的，」史門格爾說：「跑下去吧，告訴那位紳士你來幫他拿酒。或者——慢——我對你說吧。我要告訴你我們要叫他怎樣，」史門格爾說，做了一個狡猾的眼色。

「怎樣呢？」阿克威克先生說。

「告訴他叫他把錢頭買雪茄，好主意。跑去告訴他吧，聽見沒有錢不能浪費，」史門格爾轉過來對阿克威克先生說：「我要抽煙。」

這個手段玩得如此出色的巧妙，而且出之以如此不動聲色的安詳和冷靜，使阿克威克先生簡直不想加以干涉，縱使他有這樣的權力。不久米文士先生拿着白葡萄酒壺回來了，史門格爾先生拿兩隻裂了縫的小小的有柄杯遞了酒，體貼入微的說，在那樣環境之下一位紳士是不能太講究的，就他自己而論吧，就着酒壺來喝也不是太值得驕傲的，爲了表示他的誠意，他於是就着酒壺喝一大口取信於衆人，這一口就把裏面喝掉一半。

由於這些，促成了互相間的出色的諒解，史門格爾先生於是敘述他過去不斷發生的種種羅曼蒂克奇遇來款待他的聽衆，那裏面有許多插曲是關於一匹純種的馬和關於一位華貴的猶太婦女，這兩者都是並世無雙的美，也都是這些國度裏的貴族和上流社會所垂涎欲滴的。

遠在這些從一位紳士的傳記裏摘出的優美精華被敘述完畢之前，米文士先生已經上了牀，呼呼大睡了，留下那位畏縮的陌生人和阿克威克先生充分享受史門格爾先生的經驗的利益。

但就是這最後提到的兩位紳士，也沒有充分受到那些被敘述出來的動人的情節所應有的啓迪之益。阿克威克先生打了一陣瞌睡，後來模糊糊得那個醉漢重新大唱起滑稽歌來，所以史門格爾先生用一隻水壺作爲媒介，給了他一個溫和的暗示，表示他的聽衆是不歡迎音樂的。隨後他又睡着了，有一個混亂的感覺，史門格爾先生仍舊在講着冗長的故事，其中的要點彷彿是，他在他加以詳細敘述的某場合同時之間「對付了」——一筆賬單和一位紳士。

● 其意實爲「騙過了」或「深迷了」。

第四十二章

這裏好像前一章說明一句古話，災難使人結識陌生的同牀者。這包

括匹克威克先生對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出奇而驚人的宣告。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第一樣看見的就是沙姆意爾·維勒，他坐在一隻小小的黑皮箱上，顯然是深深的心不在焉的狀態之中注視着雄糾糾的史門格爾先生的魁梧的身體。而史門格爾先生呢，已經穿好了一部分衣服，坐在自己的床上，從事於絕望的拼命的努力，想用眼光把維勒先生瞪得畏縮起來。我們說絕望的拼命，是因為沙姆繼續不變的用心時看到史門格爾先生的帽子、腳頭、臉、和鬚子這一切的那種泛泛的眼光看着他，從一切徵象都表示出他是很高興的滿意。不過對於史門格爾先生本人的感想如何卻沒有介意，正如他是在觀察一座木頭的影像或者一個肚子裏塞草的蓋·浮克士一樣。

「得啦，你還會再認識我嗎？」史門格爾先生說，繞一下眉頭。

「走到天邊我都可以宣誓認你了，先生，」沙姆答，與沖沖的。

「不要對一位紳士無理，先生，」史門格爾先生說。

「一點也不是，」沙姆答。「假如他醒了之後你這樣對我說，我就照最超等的好禮貌做了。」這話有種隱約的傾向暗示

● 用草製成的蓋·浮克士係關於蓋，已詳上面「火藥陰謀」的註。

史門格爾先生並不是紳士，使他光起火來。

「米文士，」史門格爾先生說，帶着激昂的神情。

「什麼樣？」那位紳士從他的床上回答說。

「這鬼傢伙是什麼人？」

「嗨，」米文士頹頹的從被子下面對外看看說，「我得問你呀，他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史門格爾先生答。

「那末把他打下樓去，對他說，在我去踢他之前不要妄想爬上來，」米文士先生答，作了這敏捷的忠告之後，那位高尚的紳士就重新睡他的覺了。

這談話透露出這些無疑的徵兆是快要打架了，西克威克先生認為到了宜於插嘴的時候。

「沙姆，」西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那位紳士答應。

「昨天夜裏以來有什麼新的事情沒有？」

「沒有什麼值得說的，先生，」沙姆答，管一眼史門格爾先生的鬍子，「最近流行的悶得緊騰騰的空氣倒是有利於茅草的生長，長起來怕死人，不過那個例外的事情卻平靜得很。」

「我要起來了，」西克威克先生說，「給我些乾淨衣服。」

不管史門格爾先生可能抱了怎樣的敵意，他的思想卻由於皮箱的打開而很快轉換了方向，那裏面的東西好像使他立刻對西克威克先生發生了最高的好感，而且對沙姆也是一樣，所以他趕緊利用機會，用大得足以使那位怪癖的人物聽見而有的聲音宣稱他是真正的激頭撒尾的奇人，而因此正是中他的意的人。至於對西克威克先生呢，他的擊愛更是無限。

「現在有什麼事情我可以效勞的嗎，我的親愛的先生？」史門格爾說。
「我想是沒有多謝你了，」西克威克先生答。

「沒有襯衣要送給洗衣婦去嗎？外面有一個討人歡喜的洗衣婦，一個禮拜來兩次取我的衣服，而且該死——什麼鬼運氣呀！——今天正是她要來的日子。我把那些小東西放在我的一起吧，不用客氣了。混賬王八！假使一個紳士鬻了零頭，卻不肯稍爲犧牲，一點來幫助另外一位同樣處境的紳士，那末，人性是什麼東西呀？」

史門格爾先生這麼說着，同時把身體儘可能鑽近皮箱，做出極其熱情而毫無私心的友愛表情。

「你沒有什麼東西要拿去給僕人刷的嗎，我的好人，有嗎？」史門格爾先生繼續說。

「什麼都沒有，我的好朋友。」沙姆把答覆搶過來說，「也許讓我們中間哪一個去幹，不用麻煩僕人，那對於大家都更好些呢，就像教員在那些小少爺反對給司膳去打鞭子的時候說的囉。」

「沒有什麼東西要放在我的箱子裏送給洗衣婦嗎？」史門格爾丟開沙姆對匹克威克先生說，態度有點狼狽。

「什麼都沒有，先生。」沙姆用同樣的話答覆他，「我怕那小箱子一定給你自己的東西塞滿了。」

這話伴隨着對史門格爾先生的這一部份服裝釘着的非常含有深意的眼光——襯衣的外貌是洗衣婦的技巧的一般考驗呵——使他不，由得不裝做轉過身去，而對於匹克威克先生的錢袋和衣箱打的一切主意無論如何在目前只是只好放棄了。因此他怒沖沖的出了房間到拍球場去把隔夜買的雪茄抽了兩支，算做一頓輕鬆而衛生的早餐。

米文士先生是不抽煙的人，而他的雜貨舖零星物品的賬也已經寫到了石板底下，並且已經「轉」到另外一面，就繼續留在床上，照他自己的話來說，「用睡覺來貼補。」

匹克威克先生的早餐是在毗連咖啡間的一個小房間裏用的。那小房間被題了「雅座」這個動人的名稱，裏面的暫時佔據者因爲付一小筆額外費用的原故，就可以享受一種說不出的利益，在裏面聽到那個咖啡間裏的一切談話。匹克威克先生叫過早飯並且派了維勒先生去辦什麼必要的差使，就走到「門房」去請教洛科先生關於他的將來的宿處。

「宿處嗎，呢？」那位紳士說，參看着一本大簿子，「那有的是呵，匹克威克先生，你的同房票是在第三的第二十七。」

● 第三的第二十七，係第三組第二十七號，而第三組即在三樓。

「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的什麼，你說？」

「你的同房票呵，」洛科先生答，「你懂不懂？」

「不大懂，」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微笑一下。

「噯，」洛科先生說，「那是像索爾茲貝里一樣明白呵。你在第三的第十二十七有一張同房票，在那房裏的人們就是你的同房。」

「他們人多嗎？」匹克威克先生問，猶疑不定的。

「三個，」洛科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聲。

「他們中間有一個是牧師，」洛科先生說，一面說一面在一小片紙頭上填寫什麼，「另外一個是屠夫。」

「哦，」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個屠夫，」洛科先生重複一遍，把筆尖在寫字桌上敲，醫治它書寫不便的毛病。「他真是多徹底的好漢呀！你記得湯瑪丁嗎，難得，」洛科先生對門房裏另外一個男子說，那人正用一把二十五刃的小刀子削鞋子上的泥。

「我想是記得的，」被問的人回答說，在人稱代名詞上用了很重的重音。

「保佑我的好眼睛！」洛科先生說，慢吞吞把頭兩邊搖着，茫然凝視着面前的鐵欄窗戶外，好像沈溺的回憶着他青年時代的什麼和平的情景，「他在那碼頭旁邊的狐狸岡，擄那運煤夫的事就像是昨天哪。我覺得我現在還能夠看見他由兩個守衛的人扶着走在海濱路上，傷痕使他消腫了點兒，右眼皮上有一塊敷了醋，貼了褐色紙，還有那隻後來咬那小孩子的可愛的小惡狗跟在他後面，時間真是多古怪的東西呵，是不是，難得？」

● 索爾茲貝里 Salisbury, 英國地名, 在愛丁堡附近彼威多荒山稱為 Salisbury Oreg, 由於曾隨愛德華三世征伐蘇格蘭人的索爾茲貝里侯爵而得名。

「這些話被說給他聽的那位紳士，似乎是沈默寡言的好深思的一類人，僅僅應了一聲，洛科先生擺脫了剛纔沈溺於其中的詩意而憂鬱的思緒，遷就了生活上的平凡事務，重新拿起筆來。」

「你知道那第三位是什麼人嗎？」西克威克先生問，關於他的未來友伴們的這種描寫，並不十分使他滿意。

「那個辛普生是什麼樣的人，難得？」洛科先生對他的同伴說。

「哪個辛普生？」難得說。

「就是這位紳士要去和他同住的，第三的二十七號面的那個呵。」

「啊，他呀！」難得回答說，「他算不了個什麼，從前是個賣狗皮膏藥的。」他現在是個一條腿。

「啊，我想起來了。」洛科先生答，合了那本簿子，把那一小片紙頭放在西克威克先生手裏，「那就是要子先生。」

對於他的身體的這種簡捷的處置，使西克威克先生非常之摸不着頭腦，他就走回監房，在腦子裏盤算怎樣做法好些。然而他相信，在採取任何辦法之前，總是先去看看那被提議和他安置在一道的三位紳士並且和他們談談爲是，所以他一直向第三組監房走去。

他在過道裏摸索了一些時，並且試想在昏暗的光線裏辨認各個房門上的號頭，終於還是問了一個酒店雜役，他正好在從事於早晨的收拾酒具的工作。

「二十七號是哪一間呀，朋友？」西克威克先生說。

「過去五個門，」酒店雜役答，「門上有白粉劃的一個人，絞死了，還抽着煙斗。」

西克威克先生依照這個指示慢慢沿着過道前進，遇到上述那樣一位紳士的肖像之後，就用指節在他的臉上敲起來——先是輕輕的，後來響些。這樣重複了幾次而毫無效果，他就冒昧推開門來向裏窺探。

房裏只有一個人，而他是正倚在窗口，幾乎失去平衡的探身窗外，非常堅持的努力用力，口水吐中下面運動場上他的一個

知己朋友的帽頂。無論說話、咳嗽、打噴嚏、敲門、或者其他任何吸引注意的通常辦法都不能使這人覺察來。了客人，所以匹克威克先生遲疑一會兒之後，就走到窗戶跟前，輕輕拉他的上衣後褲。那人很迅速的縮回頭和肩膀，對匹克威克先生從頭到腳打量着，用發氣的聲調問他是什麼——這裏是個罵人字眼——事。

「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參看着他的票子，『我想這裏是第三組的二十七號吧。』」

「怎麼呢？」那位紳士答。

「我因為接到這片紙頭所以到這裏來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拿來瞧瞧，」那位紳士說。

匹克威克先生照辦了。

「我覺得資料是應該叫你到別處同住的，辛普生先生（因為他正是一條腿）經過一種像是不滿意的停頓之後說。匹克威克先生也是覺得如此；但是，在那一切情形之下，他認為保持沈默是可靠的策略。

辛普生先生隨後默默想了一會兒，於是把頭伸出窗戶，打了一個尖銳的唿哨，大聲叫喚幾個什麼字眼，重複幾次。是些什麼字眼，匹克威克先生聽不出，不過他推測那是瑪丁先生的別號，因為下面的場子上有許多紳士們立刻開始大叫「屠夫！」並且是模仿社會上這一有用的階級慣於每天用來使人知道他們出現在廣場柵欄附近的那種聲調。

隨後的事情證實匹克威克先生的印象的正確，隔了幾秒鐘，一位照他年齡說來發胖得過早的紳士，穿着職業的藍斜紋布長衫，翹頭子的高統靴子，趕得幾乎上氣不接下氣的進了房，後面緊跟着另外一位紳士，穿的是非常襤褸的黑衣服，戴一頂海豹皮便帽，後面這一位上衣用一隻鈕子夾一隻別針，這便帽扣到下巴底下，有一張很粗的紅臉孔，看上去像個醉酒的附屬牧師，而他的確是的。

這兩位紳士輪流看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字條之後，一位發表意見說那是「搗蛋」，另外一位的意見認為那是「一個麻煩。」他們用這些非常清晰易懂的字眼記述了感慨之後，保持着難堪的沈默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並且互相看看。

「真是氣人，我們三個人正睡得舒舒服服的，」附屬牧師說，看看那各自用毯子包起來的三副污穢的被褥；它們在白

佔據着房間的一角，形成一條木板似的東西，上面放了一隻普通的帶藍花的黃色瓷器，裂了縫的舊盒子兼做口瓶和肥皂缸，「氣死人。」

瑪丁先生用稍爲強有力的字眼表示了同樣的意見，辛普生先生呢，用許多沒有任何實質名詞作伴的多餘的形容詞「大放厥詞」之後，捲起衣袖來開始洗菜預備吃飯了。

當這在進行之際，匹克威克先生觀察了房間，那是污穢不堪的髒，和悶得不堪的濁。那裏是毫無地氈、韓幕、或窗簾的迹像。甚至一個壁櫥也沒有，毫無疑問，縱使有一個的話，也沒有多少東西可放不過，雖然東西的種類少，數量小，卻還是有麵包塊的殘餘、乾酪片子、濕手巾、肉屑、服用的衣物、殘缺的瓷器，沒有嘴子的風箱和沒有頭子的烤叉之類散亂在三個無所事事的男子共同起坐和睡覺的小房間裏，而形成叫人看來不舒服的某種景象。

「我想這有辦法可以解決，」很長久的沈默之後，屠夫說。「你覺得爵一爵怎麼樣呢？」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答。「你說的什麼，我不大懂。」

「你覺得爵一點錢行嗎？」屠夫說。「正規的同房費是兩個半，你出三實吧？」

「還有一個變變兒，」做牧師的紳士說。

「得，那也沒有關係，不過每人多兩辨士罷了，」瑪丁先生說。「那你覺得怎麼樣？我們爵你三先令六辨士一星期來吧！」

「還要會東一加侖啤酒，」辛普生先生附和着說。「注意！」

「當場喝下去，」附屬牧師說。「來吧！」

「我真是完全不知道這地方的規矩，」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所以你們的話我還是不懂呢。我能够住在別的地方嗎？我想是不能的吧。」

聽了這種問話，瑪丁先生用極其驚訝的臉色對他兩個朋友看看，隨後三位紳士各自用右手的大姆指伸到左手肩膀上。

● Bander, 俚語，指六辨士的銀幣，姑譯爲「檸檬兒」；原文 Bo, 指「先令的銀幣，以前已註釋過。」

面一挑。這個動作有一個不充分的語言的解釋，就是那非常之不得力的成語「約約乎」●「它由若干位慣於一致行動的紳士們或紳士們實行起來的時候，有非常優雅和活潑的效果；它的意味是一種輕鬆的諷刺。

「能够。」瑪丁先生重複匹克威克先生的話，帶了一個憐憫的微笑。

「唉，假如我是那樣不懂得人生，我就吃我的帽子，還把搭扣吞下去。」做牧師的紳士說。

「我也要這樣。」好運動的那位，莊嚴的加上一句。

在這引導的序言之後，三位同房者於是一口氣告訴了匹克威克先生，金錢在弗利脫正和在外面一樣；他所需要的一切，它幾乎都能立刻使他得到；假使他有錢，並且不反對化它，那末他祇要表示願意獨自住一間房子，他就可以佔有一間，而且是有傢俱和裝修的，一切祇要在半小時之內都可以辦妥。

隨後，大家分手了，雙方都很滿意。匹克威克先生重新走回門房，那三位同伴呢，把集會移到咖啡間，去化掉那位牧師出於可讚美的謹慎和遠見而特地向他借來的五先令。

「我知道末。」匹克威克先生把回去的目的說明之後，洛科先生說，並且格格的笑了一聲。「我不是說過的嗎，難得。」那包羅萬象的小刀子的哲學氣的主人咕嚕了一聲肯定。

「我知道你需要一個獨住的房間末，好人。」洛科先生說。「讓我看。你需要些傢俱的。你要問我租的吧，是嗎？那纔對呢。」

「非常之贊成。」匹克威克先生答。

「在咖啡間裏有一個括括叫的房間，那是屬於一個高等法院的犯人的。」洛科先生說。「要破費你一個禮拜一鎊。我想你不在乎吧？」

「一點都不。」匹克威克先生說。

● 原文爲：'Over the top'，是表示不相信、懷疑、否認之意，語氣頗強，或有譯爲「正相反」、「決不可能」等，實不甚確切。
茲用江南普通話中通行的「約約乎」譯之。

「那末就同我去，」洛科先生說，很迅速的拿起帽子，「事情只要五分鐘就可以解決。天哪！你爲什麼不早說你是願意把事情弄得漂漂亮亮的？」

正如看守所預言，事情很快辦妥了。那高等法院的犯人住在那裏長久得失了朋友、財產、家庭和幸福，卻有獨自住一個房間的權利。然而，既然他是在常常缺乏麵包的不便的情況之下，所以他熱心的傾聽匹克威克先生租房子的提議了。爲了每週二十先令的租費，他是樂於立下契約讓渡那房間的單獨佔有權，讓要住的任何人或任何人們去負擔的。

他們的交易辦妥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帶着痛心的關切觀察他。他是高高的，消瘦的，面無入色的，穿着一件舊大衣和一雙拖鞋；兩頰深陷，眼光不安和銳利，他的嘴唇沒有血色，骨節突出和瘦削。上帝救他！囚禁和貧困的鐵齒已經慢慢磨了他二十年。

「那末你以後住在哪裏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把預付的第一星期的租金放在那搖搖幌幌的桌子上。

那人用戰抖的手把錢集攏起來拿了，回答說他還不知道；他得去看看他能把他的床搬到什麼地方。

「我恐怕，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手輕輕的和表示同情的捉住他的手臂；「我恐怕你不得不在什麼嘈雜的擁擠的地方住了。那末，請你在需要安靜的時候就把這房間當作自己的吧，或者在你的朋友們有誰來看你的時候。」

「朋友們！」那人插進來說，他的聲音在喉嚨裏軋軋的滾動。「假使我死了，躺在世界上這最深的地洞的底裏，牢牢的釘了釘子和錘了縫紉在我的棺材裏；在那在這監獄的地基下面流着粘泥的黑暗而污穢的溝裏腐爛；我也不會比現在在這裏更被遺忘和不理睬了。我是一個死了的人——對於社會是死了，甚至沒有獲得他們給那些靈魂去受審判的人們的憐憫。朋友們來看我！我的上帝！我在這個地方從生命的盛年，沈入了老境，當我死了，躺在床上的時候，不會有一個人在上面舉起手來說一句，「他去了，倒是天恩！」」

當他說着的時候，那使他臉上發出一種不常有的光采的興奮，到他說完之後也就消失了。他把枯萎的兩手匆促而慌張的拱一拱，拖着步子走出房間。

「倒是個強，」洛科先生說，微笑一下。「啊！他們是像那些象；他們隨時會心血來潮發起野性來！」

說了這種深表同情的話，洛科先生開始佈置房間；他辦得如此迅速，不一會兒，房裏就有了一張地毯，六張椅子，一隻桌

子、一張沙發床、一把茶調子、和許多小物件，這些都是租的，租金非常合理，每星期二十七先令六辨士。

「那末，現在還有什麼事我們可以替你做的嗎？」洛科先生問，懷着極大的滿意四面看看，快快活活的把第一週的租錢擺在手裏弄得叮噠的響。

「啊，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他是在沈思了一會兒。「這裏有什麼人可以使喚了去做點什麼的嗎？」

「打發到外面去的吧，你的意思是？」洛科先生問。

「是的，我是說能夠到外面去的人，不是犯人們。」

「不錯，有的，」洛科先生說。「有個不幸的傢伙，他有個朋友在窮人部，他情願做這一類的任何事情。他做着零碎的雜差，已經有兩個月了。我要去叫他嗎？」

「就請你吧，」匹克威克先生答。「慢——慢——不。窮人部嗎，你說？我想去看看——我自己去找他吧。」

債務人監獄的窮人部，正如它的名稱所說明的，裏面關的是負債者中間最窮苦和最賤的階層。派到窮人部的犯人不用付租金或者同房費。他的費用照他坐牢的日期折減，他有權利得到一份少量的食物，那是因為時常有少數慈善人士在遺囑裏指定區區的遺贈而得以供給的。我們的讀者們大多數都還記得，直到最近幾年之前弗利脫監獄的圍牆裏面還有一種餓餓子存在，那裏面站了一個饑餓的男子，時時把錢箱搖着，用可憐的聲音叫喚，「做做好事，記住窮苦的負債人，做做好事，記住窮苦的負債人。」這箱子假使有任何收入，就分給窮苦的犯人，而這下賤的工作是由窮人部的人互相輪值的。

雖然這個習慣已經廢除了，錢箱子現在是用木板遮起來了，而這些不幸的人們的悲苦和貧窮的情形依然如昔。我們不再讓他們在監獄的大門口向過路的人們哀求佈施和憐憫了；但是，爲了，讓後代尊崇和稱羨，我們的法令卻變字不改，公正而健全的法律規定了強壯的兇犯應該給吃給穿，而不鳴一文。的負債人卻只能聽任他們餓死凍死。這並不是假的，沒有一個星期不是各個債務人監獄都有人由於窮困的慢性痛苦而不可避免的死亡，要不是被他們的難友們救濟的話。

西克威克先生一面爬上浴科先生把他帶到它脚下爲止的樓梯，一面把這些事在腦子裏想着，逐漸使自己沸騰了起來。他被對這問題的思想弄得如此興奮，以致他已經被引導着衝進了他要去的房間而自已還不知道置身何處或者所爲何來。那房間的全貌使他馬上醒悟了；但是他剛把眼睛對一個俯身於積了灰的火爐上面的男子看了一眼，不覺讓手裏的帽子掉在地板上，驚駭得呆呆的站住，動彈不得。

是的，衣服破爛，沒有上裝，普通的白細布襯衫發了黃而且成了碎片，頭髮披在臉上，面色被困苦改變了，被飢餓扭曲了，這坐着的正是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他的頭支在手上，他的眼睛定在火爐上，他的整個形象表現着貧窮和落魄。

靠近他站着，不安的倚在牆上，那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鄉下人，用一根損壞的狼鞭在輕輕抽着穿在右腳上的高統靴；左腳呢（因爲是隨隨便便穿的）伸進了一隻舊拖鞋。馬、狗和酒把他亂七八糟的弄到這裏來了。那孤獨的靴子上有一根生鏽的馬刺，他時時把它錫向空虛的空中，同時就把靴子痛快的抽一下，嘴裏還咕嚕着獵人催馬的一種聲音。這時候他是在想像之中騎馬作什麼拚命的競渡比賽吧。可憐的傢伙他騎着他的重價換來的馬羣裏最快的牲口去競賽，但是決沒有一次比得上他在以那脫利爲終點的路上狂進的速度的一半呵。

在房間的另一邊有一個老年人坐在一隻小木箱上，眼睛盯在地板上，他的臉構成一副最深沈最絕望的灰心的表情。一個小女孩子——他的小孫女——纏在他旁邊，用千百種孩子氣的計策努力想吸引他的注意；但是老年人既不看她也不聽，她在他曾經好比音樂的那種聲音，和好比光明的那兩隻眼睛，現在他是冷冷的毫無感覺。他的四肢由於疾病而搖顫着，麻木病控制了他的腦子。

房間裏另外還有兩三個人，集成一小羣在喧嘩的談論着，而且還有一個瘦削醜陋的女人——一個犯人的妻子——她在很操心的澆水給一棵枯萎的植物的殘株，那棵東西顯而易見是決不會再放出一片綠葉來的。——那也許的確是她到這裏來的任務的一種象徵呢。

這些就是西克威克先生駭然四顧的時候呈現在他眼睛裏的東西。什麼人急促的蹣跚而來的聲音驚動了他。他把目光轉向房口，遇到一個新來的人，他透過這人的襤褸衣服、污垢和窳相，看出熟識的假·屈拉倫先生的相貌。

「匹克威克先生！假大聲的喊。

「噯？金格爾說從坐的地方跳起來。「啊——正是的末——古怪的地方——稀奇的事——報應得好——非常之。」說了這話，金格爾先生把雙手向他的褲袋所在之處一插，把下巴垂到胸口，重新坐回椅子上了。

匹克威克先生被感動了，這兩個人顯得這樣的可憐，金格爾對假帶進來的一小片生的羊腰所投射的不由自主的銳利的眼光，比兩個鐘頭的解釋更能夠說明他們的惡劣的處境，他溫和的看著金格爾說：

「我想和你單獨談談，你走出來一會兒好嗎？」

「當然。」金格爾說，連忙站起來。「走不遠——這裏沒有走得太吃力的危險——斯派克——揚子括括叫——浪漫，就是不大——開放給大家參觀——家庭就在街上——家長要命的小心——非常之。」

「你忘了上衣了。」他們把門隨手帶上，走向樓梯口去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說。

「呢。」金格爾說。「嘴子——好親戚——湯姆大叔——沒有辦法——得吃呵，你知道，自然的慾望——等等。」你講的是什麼意思呀？」

「去了，我的好先生——最後的上衣——沒有辦法。靠——雙靴子過活——整整十四天。綢傘——象牙柄——一星期——事實——不扯謊——問假吧——知道的。」

「靠——雙靴子和一把綢傘活三個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喊，他是祇聽說過海船遇險之後有這類事情，或者祇從「康斯泰布爾叢書」裏讀到這些的。

「真的。」金格爾說，點着頭。「當歸——這裏的分店——小小的數目——簡直算不了——全是流氓。」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聽了這解釋之後大為恍然了。「我懂了，你當了你的衣服。」

① Spike, 俚語謂貧民收容所。

② Spout, 嘴子噴水口等義，此處照作「嘴子」解。

③ Constable's Miscellany, 1827 年 Archibald Constable 印行之「種康假真有文庫」



「一切——連假的——所有的襯衫都沒有了——不要緊——省得洗不久就完了——躺在床上——餓——死——驗屍——小太平間——窮犯人——普通的必需品——不要聲張——陪審席的紳士們——看守的手藝人——弄得妥當——自然的死——驗屍官的命令——貧民收容所的葬儀——活該——一切都完蛋——閉幕。」

金格爾用他所習慣的滔滔不絕的調頭，並且幾次扭着臉裝作微笑，說完了對於他的人生前途的這種奇奇的概括敘述。匹克威克先生不難看出他的淡漠是假裝出來的，於是正視着——但並不是不和露——他的臉，看見他的眼睛已經被淚所濕潤了。

「好人」金格爾說，握住他的手，調開了頭。「志願負義的東西——哭得無聊——沒有辦法——惡劣的高熱——弱病——餓都活該——可是苦得很——非常之——」這個沮喪的江湖戲子，完全不能够再裝模作樣了，而且或許反而因為所作的努力弄得更壞，向樓梯階級上一坐，用手掩住臉孔像小孩子一樣抽咽起來。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大為感動，「我們想想辦法吧，等我把事情統統弄明白的時候。來呀，假那傢伙在什麼地方呀？」

「有，先生，」假回答說，出現在樓梯口，順便說一句，我們曾經描寫過他有深陷的眼睛，那是在他得意的時候。現在在這窮乏和困苦的情形之下，看來那兩隻眼睛像是根本縮到腦後去了。

「有，先生，」假喊。

「過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努力做成嚴厲的樣子，而四顆大眼淚滾下背心了。「受了，先生。」

受什麼呢？這種說法照通常的情形聽來，應該是受一記打的意思。●照世俗的情形，那應該是結結實實的一拳，因為匹克

● 匹克威克說的是 "take that"，原應譯作「拿去」，但是 take that 或 take this 又是打人的時候通常用來邊打邊喊的話，作者即利用這點來調筆頭，卻苦了中國讀者。勉強譯成「受」，庶幾前後可以貫串。其實在中國人習慣上，打人的時候大罵「揍死你」則有之，甚至不揮手的喊着「叫你嘗嘗滋味」之類的，有但決沒有大叫「你受」「你受」的。

威克先生曾經被這個窮光蛋欺騙和虐待，而現在他卻完全在他權力之下了。我們必須說真話嗎？那是從阿克威克先生的背心口袋裏出來而交給假手裏的時候叮嚀作響的東西呵！而這東西的給予，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使我們的卓越的老朋友匆匆走掉的時候眼睛裏射着一種閃光，心裏充滿着一種自傲。

阿克威克先生走到自己房裏的時候，沙姆已經回來，正在察看着爲他的舒適而作的佈置，顯出一種叫人看來很有趣的兇狠相的滿意。維勒先生因爲根本堅決反對他的主人到李裏去，所以他似乎認爲他有一個重要的道義的責任，對於在那裏所做，所說，所暗示，所提議的一切都不要太高興。

「噫，沙姆，」阿克威克先生說。

「噫，先生，」維勒先生答。

「現在很舒服了，呢，沙姆？」

「很好，先生，」沙姆答，用輕蔑的態度四面看看。

「你見到普曼先生和我的其他朋友沒有？」

「我見到他們了，先生，他們明天來，他們聽說不要他們今天來覺得非常之驚訝，」沙姆答。

「你把我帶的東西帶來了嗎？」

維勒先生回答的時候，指他已經儘可能整齊的放在房間一角的許多包裹。

「很好，沙姆，」阿克威克先生稍爲遲疑一下之後說：「聽着，我要對你說幾句話，沙姆。」

「是囉，先生，」維勒先生答：「放吧，先生。」

「我一開頭就覺得，沙姆，」阿克威克先生很莊重的說：「覺得這裏不是帶青年人來的地方。」

「也不是老年人來的地方呵，先生，」維勒先生發表意見。

「你是很對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老年人會由於他們自己的不當心和不懷疑而上這裏來，青年人會由於他們所服侍的人的自私而被帶到這裏來。對於那些青年，從任何觀點說，都是不留在這裏的好。你懂得我的話嗎，沙姆？」

「不呵，先生，我不懂。」維勒先生答得很固執。

「想想看，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得啦，先生。」稍爲停了一下之後，沙姆回答說，「我想我看出你的意思來了；假使我看得不錯，我覺得你這實在是太厲害了，就像郵件馬車夫對那捲住他的暴風雪說的囉。」

「我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除了我不願意你在這種地方鬼混未來的許多年歲之外，我覺得在弗利脫的債務人而有男當差侍候，也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必須離開我一個時期。」

「呵，一個時期嗎，先生？」維勒先生答，有點譏諷。

「是的，就是我留在這裏的一個時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的工錢我繼續付。我的三個朋友中間任何一個都是樂於用你的，縱使單就爲了對我的尊敬而論。而我能有一天離開這裏的話，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用假裝的高興加上一句說，「假使我有這一天，我答應你可以立刻回到我身邊。」

「我對你說了吧，先生。」維勒先生說，聲調是沈重而莊嚴，「這種事情根本要不得，所以我們再也不要說它了。」

「我是認真說的，而且是決定了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是這樣的嗎，你先生？」維勒先生決然的問，「很好，先生。那末我就只好這樣了。」

這麼說着，維勒先生極其精密的把帽子帶好在頭上，突然走出房間去了。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追喊着，「沙姆來！」

但是，長長的過道裏停止了脚步的迴聲。沙姆·維勒走了。

第四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煩。

在葡萄牙街林肯院裏，有一間光線很壞而空氣更壞的高高的房間，那裏幾乎經年坐着些帶假髮的紳士，有時是一位，有時兩位，三位，四位；他們面前的小小寫字檯是一般法官所用的那種式樣，上面有用法蘭西漆畫的橫線。他們的右手是律師席，左手是破產的債務人；他們的正面是一片斜披，擠滿了非常污垢的臉孔。這些紳士們就是破產法庭的委員們，他們坐在這裏的地方就是破產法庭。

這個法庭，有——並且從不能記憶的時候以來早就有——一個奇怪的命運，就是不知爲了什麼，它被倫敦的一切貧窮的破落戶一致同意當作他們的共同的去處和每天的逃避之所。它永遠是擠滿了人，啤酒和燒酒的蒸氣不斷的昇騰到天花板上，而由於熱度的壓縮就像雨水似的滾下牆壁來。●那裏面在任何一個時間之內所有的一套套舊衣服，比全洪茲區在十二個月之內出賣的還多，所有未經洗滌的皮膚和灰色的鬚子，用從泰本到懷特卻派爾全部的水龍頭和理髮店來對付的話，從日出弄到日落也收拾不了。

可不要以爲這些人中間有誰在他們這麼不厭倦光臨的地方有一點點兒事情的影子，或者和這地方有絲毫最疏遠的

●這句似乎有毛病，因爲蒸氣結成水並非由於室內熱度之壓縮（或濃縮），但原文翰是：“……Being condensed by the heat……”。

關係。假使有那就說不上奇怪，而這事的特異之點也就立刻不存在了。他們之中有些是在開坐的大部分時間裏睡覺，有些帶來小量的可攜帶的食物，包在手絹裏或者突出在破損的口袋之外，一面嚼一面聽，兩者同等的津津有味；但是卻沒有誰表示對於進行着的任何案件有一點最微的關係，不管他們怎樣做法，總之他們是在那裏從一開始坐到最後。在下大雨的天氣，他們都是渾身透濕的進來，於是法庭上的蒸汽就像培養香菌的窪地裏的一樣。

一個偶然來訪的人會以為這地方是褻褻之神們的廟宇，它裏面的傳達或執達吏也沒有，沒有一個穿着爲自己定製的上衣；整個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是尚可容忍的清潔，或者有一副健康的樣子；除了一個矮小的，白頭髮的，蘋果臉的警吏；即使他，也帶一顆浸在白蘭地裏的沒有長好的櫻桃，彷彿由人爲的方法弄乾搗了做成的蜜餞，絲毫不能歸功於自然。律師們的假髮也沒有拍好粉，並且那些髮卷缺少樹紋。

但是那些在委員們之下的空桌子旁邊坐着的辯護士們，尤其是最大的寶貝。這些紳士們之中比較富有的份子，所有的職業配備，就是一隻藍色的公文袋和一個學徒；通常是猶太教門的青年。他們沒有固定的辦公地方；他們的法律事務是在酒店、的房間裏或者監獄的院子裏進行的；他們成羣的聚集在那些地方，像公共馬車的車夫那樣兜攬主顧。他們的外表是油膩和發霉的；假使能說他們是有罪惡的，那也許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喝酒和欺騙。他們的住所通常在「指定區」●的外圍，主要是在聖喬治野場的方尖碑的一哩圍圍之內。他們的神色並不討人歡喜，他們的態度特別。

沙樂門·派爾先生是這學者團體裏的一份子，是個肥胖、鬆軟、蒼白的人，穿着一件一時發綠色一時發褐色的緊身長外套；一隻天鵝絨的領子也是同樣的變色蜥蜴似的顏色。他的額狹，臉闊，頭大，鼻子呢，歪在一邊，好像自然在他初生的時候，看出他的滾出息，於是憤憤的扭了它一把，一直就沒有能恢復過來。然而，他生就了短脖子，並且有喘哮喘病，因此主要是通過這個面部器官呼吸，所以或許是它在裝飾上的缺憾可以在實用上補足了。

「我一定會叫他平安無事。」派爾先生說。

●「The King's」監獄之外指定的區域，允許保證不逃走的犯人居住其中。

「的確嗎？」那位被保證的人回答說。

「當然的確。」派爾答；「不過，假使他去請教什麼不正當的執行業務者，你得注意，那將來的結果我是不負責任的。」

「啊！」那一位說，張着嘴。

「不，那我不負責任。」派爾先生說；於是閉緊了嘴唇，皺皺眉頭，神祕的搖搖頭。

原來，這場談話所在的地點是正對破產法庭的一家酒店，而參與談話的那位正是大維勒先生，他來是爲了安慰一個朋友，那人要求免除執行的申訴是預定今天過庭，而他那時所請教的正是那人的代辯士。

「喬治在哪裏呢？」那位老紳士問。

派爾先生把頭扭動一下，指示後房那方面；維勒先生立刻走到那裏，馬上有大約半打同行的兄弟們用最熱烈和最恭維的態度歡迎他，表示他們對他的來臨的欣慰。那位破產的紳士呢，似乎仍舊是非常之好，並且正在用小蝦和黑啤酒鎮慰他的感情的興奮；他是因爲感染了一種投機的，可是不慎重的熱情，愛兼程趕路，所以給他惹了現在這種麻煩。

維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見面禮節是嚴格遵從這行業的規矩的，包括右手腕的扭一轉，同時把小姆指在空中一挑。我們知道從前有兩個有名的馬車夫（他們現在死掉了，可憐的人們），他們是雙胞兄弟，他們之間存在着一種天然的和熱誠的依戀。他們二十年來每天在達浮路上打一個照面，從來沒有作過這以外的別種招呼；但是，當一個死了之後，另外一個也推掉下去，不久就跟着去了！

「喂，喬治。」大維勒先生說，脫掉外面的上衣，用他慣有的莊重就了坐。「怎麼樣啦？後面都安了，裏面都滿了？」

「都安了，老朋友。」那位觸霉頭的紳士回答說。

「那匹灰色母馬轉手給別人了沒有？」維勒先生操心的問。

喬治點頭作肯定的答覆。

● 這句是馬車夫臨開車時慣於問的話，現在不過是「統統預備妥當了嗎？」的意思。

「電，那很好，維勒先生說，『馬車也安排好了。』」

「交託給靠得住的人了。」喬治答，扯掉半打蝦子的頭，不再麻煩手腳，就吞了下去。

「很好很好。」維勒先生說，「下坡的時候永遠當心着煞車呵，路單已經弄妥送去了嗎？」

「清單。」先生。」派爾說，猜到維勒先生所指何事，「清單是明白而可以滿意，筆墨所能辦到的不過如此了。」

維勒先生點點頭，那態度說明他對於這些處置的衷心讚許；於是，指着他的朋友喬治對派爾先生說：

「你什麼時候把他的衣服脫掉呢？」

「噢。」派爾先生答，「他是被告名單上的第三名，我想大約半點鐘之後輪到他。我關照過我的書記到時候來通知我們。」

維勒先生很佩服的把代辯士從頭到腳觀察一番，加重語氣的說：

「你吃點什麼呢，先生？」

「嘿，真是。」派爾先生答，「你是非常的——我說老實話，我不習慣於——現在還是大清早上呵，所以，的確，我是幾乎好，你不妨給我弄三個便士的甜酒吧，我的好人。」

那執役的少女在他們沒有叫酒之前就預料到了，端來一杯放在派爾面前，然後退出。

「紳士們，」派爾先生說，環顧在座的人，「祝你們的朋友成功！我不歡喜歡牛，紳士們；那不是我的辦法；不過我不得不說，假使你們的朋友不是幸而碰到——但是我不想把我要說的說出來了。紳士們，我向各位致意。」一瞬間乾了杯子，派爾先生種種嘴，滿意的環顧聚集在那裏的馬夫車們，他們呢，顯然是把他看作一個神聖。

●想必是被產者財產之清單，原文為 *Statement*（目錄，一覽表），而維勒所謂路單是他本行的術語，原指乘客登記表或運貨單。

●想必是借用馬車夫脫去馬衣使之準備上路的說法。

「讓我想想。」這位法律權威說——「我剛纔說了什麼啦，紳士們！」

「我想你是說你不反對同樣的再來一次，先生。」維勒先生說，帶着莊重的滑稽。

「哈哈！」派爾先生大笑。「不壞，不壞。而且是個律師在這樣大清早上，那是太好的——一個——罷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你不妨再來一次吧，隨你高興，哼！」

這最後的聲音是一個莊嚴而高貴的咳嗽，因為派爾先生看見他的聽衆裏面有人有發笑的非禮傾向，所以覺得應該這麼來一下。

「已故的大法官大人是非常歡喜我的，紳士們。」派爾先生說。

「而且他是非常之可佩的人呢。」維勒先生插嘴說。

「注意。」派爾先生的當事人贊同的說。「爲什麼他不是這樣的人呢？」

「啊——的確呵！」一個臉孔很紅的人說，他一直沒有說過話，而且看樣子極其不像還會再說什麼。他爲什麼不是呢？大家輪流發出同意的喃喃聲。

「我記得紳士們。」派爾先生說。「有一次和他一同吃飯；祇有我們兩個人，但是一切就像預備二十個人吃的一樣。豐官——一顆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輕便食桌上，一個帶髮髻，穿甲冑的人守着權仗，帶着出鞘的刀，穿了長絲襪——那是永遠如此的，紳士們，無論日夜；那時他說話了，「派爾，」他說，「不是假慳慳，派爾，你是個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過破產法庭的關，派爾，你的國家要因你而驕傲。」這一字一句都是他說的——「我的大人，」我說，「你恭維我。」——「派爾，」他說，「假使我是恭維，我就該受處罰。」」

① Biret wig, 假髮之一種，後部套以蓋。

② Maço, 矛形武器徽象是官權力的儀仗之一種。

③ 原文 I. am damned, 應譯「我就該死」或「我就是混賬王八」這是粗話，不似出於大法官大人之口，所以維勒先生發生疑問。現在譯成「受處罰」實爲照顧下文而不得已也。

「他那麼蠢。」維勒先生問。

「是末。」派爾答。

「唔，那末。」維勒先生說，「我說國會應該研究這句話，假如他是一個窮人，他們早就不饑他了。」

「不過，我的好朋友，」派爾爭論說，「那是私下的呵。」

「什麼的。」維勒先生說。

「私下的。」

「啊，很好。」維勒先生稍爲想一下之後答，「假如他是私下處罰自己，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然是的囉。」派爾先生說，「那分別是明顯的，你看得出的呀。」

「那末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維勒先生說，「說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說了，先生。」派爾先生說，聲調低而嚴肅。「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談話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祕密的，紳士們。紳士們，我是一個律師。我在這一行裏也許很被人看重，也許並不。大部分的人是知道的。我什麼都不說。在這個房間裏，過去老是發生許多議論，傷害我的高貴的朋友的聲譽。你們會原諒我的，紳士們，我是疏忽了。我覺得我不得到他的同意沒有權利提這件事。謝謝了，先生們，謝謝。」派爾先生這麼說了之後把手伸進口袋，惡相的皺着眉頭向大家看看，懷着可怕的決心把三個半辨士銅幣捏得軋軋的響。

這有道德的決定剛做好之後，學徒和藍色公文袋——他們是不可分的伴侶——急忙衝進房來，說（是學徒說，因爲藍色公文袋沒有參加發言），他們的案子馬上開庭了。一接到這消息，全體連忙趕到對街，開始向法院裏擠——這一預備手續照正常的情形計算要費二十五到三十分鐘時間。

維勒先生因爲是胖子，所以立刻衝進人羣，拚命的希望能夠最後擠到一個適合於他的地方。他的成功不十分等於他的預期；因爲他疏忽了脫掉帽子，所以重重的踏了一個沒有看滑的人的腳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眼睛上。顯然，那人馬上後悔自己的孟浪了；因爲他喃喃的發出一聲不明晰的驚呼，就把老頭子拖到過道裏，經過一番猛烈的掙扎解放了他的

頤和殿。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因此而能够看見他的解救者之後，叫喚說。

沙姆點點頭。

「你是個盡責任的和愛父母的孩子呵，是不是？」維勒先生說，「替你的老年的父親把帽子帶在眼睛上呵！」

「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人呀？」兒子答，「你是不是以為我可以從你的腳的重責知道是你？」

「唔，那是不錯的，沙梅。」維勒先生回答說，立刻心裏了，「不過你在這裏幹什麼的？你的老闆在這裏是沒有好處的呢，沙梅。他們不會通過那種判決書；他們不會通過的，沙梅。」於是維勒先生懷着法定的尊嚴搖搖頭。

「什麼一個固執的老滑頭呵！」沙姆喊，「老是什麼判決書呀，不在場的證明書呀，等等。誰說過什麼判決書的呢？」維勒先生不答，但是又極其胸有成竹的搖一搖頭。

「別再把你那腦袋瓜子亂動了，假如你不想叫它的發條根本脫掉，並且要好好行事的話。」沙姆不耐煩的說，「我昨天夜裏到格蘭瑞侯爵去了，你不在。」

「你看見格蘭瑞侯爵夫人沒有呀，沙梅？」維勒先生問，嘆一口氣。

「看見的。」沙姆答。

「那可愛的人看來怎麼樣？」

「很古怪。」沙姆說，「我想她是用太多的波羅甜酒和其他這類猛烈的藥品在慢慢的傷害自己吧。」

「你這話是真的嗎，沙梅？」老的一個說，很急。

「當真話。」小的一個答。維勒先生抓住兒子的手，握一握，又放開。他這樣做的時候臉上有了一種表情——不是憂愁或恐懼，卻更多是有希望的甜蜜和溫和的性質。並且，當他慢慢說出下面的話的時候，一種「由他去」的甚至高興的光彩掠過他的臉孔：「我不能十分確定，沙梅；我不想說我是怎麼肯定，免得將來發生失望。不過我是覺得，我的孩子——我是覺得——那牧人是得了肝病啦！」

「他的氣色不好嗎？」沙姆問。

「他是蒼白得厲害，」父親答，「只有鼻子，那倒更紅了。他的胃口不過平平常常，可是嚼得兜。」

維勒先生說過這話，似乎有些關於甜酒的念頭闖進了他的腦子，因為他顯出憂鬱和有心思的樣子；但是他很快就恢復了，這一連串的蒙眼睛可以證明，因為他祇是在特別高興的時候繼續於如此。

「得啦，」沙姆說，「說說我的事情吧。把你的耳朵張開，並且在我說完之前不要開口。」作了這樣簡短的序言，沙姆就儘可能簡潔的敘述了他和匹克威克先生最後一次的可紀念的談話。

「他一個人留在那裏，可憐的人！」大維勒先生叫，「沒有人陪他！那不行的，沙姆意爾，那不行的。」

「當然是不行的，」沙姆贊成的說，「我來找你之前，我就知道的。」

「唉，他們要活活吃掉他的，沙姆。」維勒先生喊。

沙姆點頭表示同意。

「沙姆，」維勒先生用隱喻法說，「他進去的時候是生的，出來的時候呢，焦得那麼厲害，最熟的朋友也不認得他了。紅燒

鴿子再也比不上的，沙梅。」

沙姆·維勒又點點頭。

「不應該那樣的，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莊嚴的說。

「決不可以那樣，」沙姆說。

「當然囉，」維勒先生說。

「得啦，」沙姆說，「你預言得很好，就像那些六便士的書上簽了像的紅臉的尼克孫似的囉。」

「他是什麼人呀，沙梅？」維勒先生問。

「不要管他是什麼人，」沙姆駁斥的說，「他不是，一個馬車夫，那對於你就够了。」

「我知道一個旅館馬夫叫這個名字，」維勒先生說，想着。

「那不是他，」沙姆說。「這位紳士是個預言家。」

「什麼預言家？」維勒先生問，嚴肅的看著兒子。

「噫，就是能够把要發生的事情說出來的人囉。」沙姆答。

「我們願意認得他。」沙梅。維勒先生說。「說不定他能够對於我們剛纔說的肝病預言些什麼名堂呢，不過他假如已經

死了，又沒有把這生意傳給什麼人，那也就完啦。說下去吧。」沙梅。維勒先生嘆了一口氣說。

「好吧。」沙姆說。「你已經預言過了，東家假如單獨留在那裏的話會怎麼樣。那末你想有什麼辦法照顧他嗎？」

「我想不出。」沙梅。維勒先生帶着思索的臉孔說。

「一點沒有辦法嗎？」沙姆問。

「沒有。」維勒先生說。「除非」——一陣頓悟的光彩照亮了他的臉，同時他把聲音放低，湊近兒子的耳朵——「除非，

沙梅，把他藏在——張翻起來的床裏，或者扮成一個帶綠色面網的老太婆，不讓看守知道，弄他出來。」

沙姆·維勒對於這兩個提議都表示了意外的輕視，重新把他的問題提出。

「不行。」老紳士說。「假如他不肯讓你留在那裏，我就根本沒有辦法。沒有路走。」沙梅——沒有路走。」

「那末，我告訴你怎麼辦吧。」沙姆說。「我要麻煩你借二十五鎊。」

「那幹什麼啦？」維勒先生問。

「沒有關係。」沙姆答。「也許，五分鐘之後你就問我討，也許我就說不給，還大吵大鬧起來。你想不是要把你自己的兒子

抓起來討債，送他進弗利脫去嗎，是不是，你這逆天理的流氓？」

在沙姆這個回答之後，父子兩個交換了一整套點頭和表情的電報號碼，然後，大維勒向一級石階坐了，笑得發了紫。

「什麼一個老偶像呀！」沙姆叫，氣憤這樣的浪費時間。「要做的事多着，你卻坐在那裏把你的臉變成敲門的銅環。」

「那裏？」

「在靴子裏，沙梅，在靴子裏。」維勒先生答，把表情鎮定下來。「拿住我的帽子，沙梅。」

解除了這個累贅之後，維勒先生就把身體向一邊突然屈了，於是技術高明的一扭，掙扎着把右手伸進一隻極大的衣袋，經過好大一番喘氣和勞力之後，從那裏面解放出一本大八開型的有一條大皮帶繫住的皮夾子。從這本總賬簿裏，拿出兩根鞭梢，三四個帶扣，一小袋樣品穀子，最後是一小卷污垢的鈔票；他從裏面選取了所需的數目，交給沙姆。

「那末，沙梅，」鞭梢帶扣，樣品都放回原處，而皮夾也重新放進原來的口袋的底裏之後，老紳士說了：「那末，沙梅，我知道這裏有一位紳士，他能够馬上替我們把其餘的事情弄好——他是法律的肢體。」沙梅，法律的神經就像青蛙的一樣，散佈在全身，直到手指尖上呢；他是大法官大人的朋友，祇要告訴他要怎麼做，他就能把你關上一生一世。」

「我說，」沙姆說，「不要那樣。」

「不要什麼樣？」維勒先生問。

「噯，不要用那些不合憲法的方法呵，」沙姆斥責的說，「人生不二法門，①次於永恆運動，是從來所發明出來的一個最好的東西，那是我常常在報紙上讀到的。」

「可是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維勒先生問。

「是這樣的，」沙姆說，「我要保護那個發明，那樣的進去，不要對大法官搗鬼話——我不歡喜那個主意，而且要重新出來的話，那也許不完全靠得住的。」

維勒先生順從了兒子對這事的意見，立刻去找那位博學的沙樂門·派爾，說明了他要求立刻出一道公事叫一個叫做沙姆意爾·維勒的人馬上償付二十五鎊的債款，還有訴訟費用，至於沙樂門·派爾所應得的酬勞，可以預付。

那位代辯士正是非常之高興，因為那位吃官司的馬車夫已經得到立刻釋放的命令，他極其讚許沙姆對主人的忠心，說那強烈的喚醒了他自己對他的朋友大法官的忠誠的感情，於是立刻領着大維勒先生到法院裏，宣誓遞呈債務的訴狀——

① *Kind of the law*, 指律師、執法官吏、法官等，及其他被雇用作法律事務之人。

② 「人身保護法令」的沙姆特別說法，參照前文。

那是他的學徒鑄藍色公文袋之助當場鑄就的。

同時，沙姆呢，被作為貝勒·羅維奇的維勒先生的子嗣而正式介紹給那位被開脫了的紳士和他的朋友們之後，受到了特別的招待，並且被邀請和他們宴飲，來紀念這個良緣。這個邀請，他一點兒不客氣的加以接受了。

這一階級的紳士們的作樂，通常是莊嚴和沈靜的性質；不過這次卻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宴會，所以他們就相當的放任，不免喧鬧的舉杯祝賀過首席委員和那天表現了那麼卓越的才能的沙樂門·派爾先生之後，一位裹了藍色披肩的，臉上有斑的紳士提議什麼人唱一隻歌，於是有人明白表示，既然斑臉的紳士歡喜歌曲，就該自己來唱；但是這點那斑臉紳士堅決的而且有點惱人的加以拒絕；因此，正如在這類情勢之下並不少有的，接着是一番有點氣惱的談話。

「紳士們，」那位馬車夫說，「爲了免得擾亂這次快樂的聚會的和諧，或許沙姆意爾·維勒先生願意賞大家一個光呢。」

「老實說，紳士們，」沙姆說，「沒有樂器的唱，我是不大習慣的，不過，安靜第一呵，就像那人接受燈塔上的位置的時候說的囉。」

說了這個引子，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立即唱出了如下的粗野而美麗的民間故事，因爲並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們做主加以引述。我們要求諸君特別注意第一行和第四行末尾的單音，那不僅能够讓唱的人在那些地方換氣，而且對於音韻是大有幫助的。

羅曼斯

有一次，勇敢的安賓在洪斯洛·希斯，
騎着他的勇敢的母馬貝斯——嘞，

那時候呀他看見了主教的車子在馬路上得得的奔馳——嘖。他就貼近馬腿飛馳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頭頸。

主教說，「就像蛋是蛋，一樣明顯，這一定是勇敢的安賓。」

合唱

主教說，「就像蛋是蛋一樣明顯，這一定是勇敢的安賓。」

II

安賓說，「你吃下你的話吧。」

弄顆鉛質的子彈當做醬——油。」

所以他拿手鎗伸進他的嘴巴。

把子彈打進他的咽——喉。

主教的馬車夫對這一套不愛。

就催馬飛奔逃開。

但是狄克把兩顆丸子放進他的腦袋，勸阻他停了下來。

● 此中所說經是隨便機構，安賓（狄克）為英國民間傳說中有名的大盜。

合唱（帶讚嘆的）

但是狄爾把兩顆丸子放進他的腦袋，

勸阻他停了下來。

「我認爲那隻歌是對我們這個行業的誹謗，」班臉的紳士這時候插口說，「我要問問那個馬車夫的名字。」

「沒有誰知道，」沙姆答，「他沒有把名片帶在口袋裏。」

「我反對牽涉到政治，」班臉紳士說，「我承認，在我們現在，那隻歌是政治的，而且那並不真實。我說那個馬車夫沒有逃走，他是勇敢的戰死的——像野鷄一樣勇敢，相反的說法我一概不要聽。」

班臉紳士的語氣是非常着力而堅決，大家對這問題的意見似乎分成了兩派，有引起新的角角的危險了，這時，技巧得很，維勒先生和派爾先生來了。

「行了，沙梅，」維勒先生說。

「警官四點鐘的時候到這裏來，」派爾先生說，「我想你不會在這時候逃走吧——呃哈哈！」

「也許我的殘酷的爸爸不到那時候就心曠下來了，」沙姆答，做了一個闊大的露齒笑。

「我可不，」大維勒先生說。

「請吧，」沙姆說。

「決不，」屹然不動的僱傭人答。

「我還你的賬，按月六便士，」沙姆說。

「我不接受，」維勒先生說。

「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在開着他的手續費賬單的沙樂門·派爾先生說，「真是一場很有趣的小風波呵！笨加明，把這抄出來，」於是他叫維勒先生看了總數，又微笑一下。

「謝謝，謝謝，」這位職業紳士接下維勒先生從那皮夾裏拿出來的另外一張油膩的鈔票，說，「三鎊十加一鎊十是五鎊。」

非常感謝。維勒先生，你的兒子是一個極其有價值的青年人——的確，先生，那是青年人的性格裏的一種非常之可喜的品性——的確，派爾先生一面把鈔票扣好在衣袋裏，一面溫和的向大家笑笑的時候，又這樣加了一句。

「多滑稽！」老維勒先生說，發了一個格格笑。「真正是個郎當兒子！」

「浪蕩——浪子，先生，」派爾先生溫婉的提醒他。

「沒有關係的，先生，」維勒先生神氣十足的說。「我知道幾點鐘的，先生，假如我不知道，我就問你，先生。」

到那警官來的時候，沙姆已經使自己如此之深得人心，所以與會的紳士們決定全體一同送他進監獄。他們出發了，原告和被告手挽手的走着，警官在前，八位強壯的馬車夫殿後。走到大律師院^①的咖啡室，全體停留下來喝了一點東西；法律手續完成之後，重新前進。

弗利脫街上引起了一些小的紛擾，那是由於堅持四個人一排，在兩翼前進的八位紳士的與緞太高之故；並且發現了有把斑臉紳士留下和一個有鑑定票的腳夫^②作戰的必要。約好在朋友們打回的時候喊他。一路不過發生了這些小事。走到弗利脫大門口，隊伍向原告通融了相當時間，為被告大聲歡呼三次，然後一一握手而別。

沙姆被正式交付在看守者的看管之下，使洛科大為驚異，甚至無感覺的難得也顯然動容；然後立即走進監獄，一直走向他的主人的房間，敲起門來。

「進來，」阿克威克先生說。

沙姆出現了，脫下了帽子，微笑着。

「啊，沙姆，我的好孩子，」阿克威克先生說，重新看見他的卑微的朋友顯然是歡喜的。「我昨天說的話，我的忠實的孩子，那並沒有傷害你的感情的意思呵。把帽子放下吧，沙姆，讓我稍為詳細一點把我的意思解釋一下。」

① Sergeant's Inn.

② Ticket-porter.

「現在不要吧，先生？」沙姆問。

「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爲什麼不要現在？」

「我想還是不要現在，先生。」沙姆回答說。

「爲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因爲——」沙姆說，猶疑着。

「因爲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很奇怪他的隨從者的態度。「說吧，沙姆。」

「因爲，」沙姆答：「因爲我還有點小事情要做。」

「什麼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問，沙姆的惶恐的態度使他吃驚了。

「沒有什麼要緊的，先生。」沙姆答。

「啊，假使不要緊，」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說：「你就先和我談話吧。」

「我想是馬上去做了它的好，」沙姆說，仍然遲疑着。

匹克威克先生顯出莫名其妙的樣子，但是沒有開口。

「事實是——」沙姆說，突然停住。

「得。」匹克威克先生說：「說吧，沙姆。」

「噢，事實是，」沙姆說，作一次拚命的努力：「也許我是先去看完我的床舖再做別的事情的好。」

「你的床舖？」匹克威克先生驚訝的喊。

「是的，我的床舖，先生。」沙姆答：「我是一個犯人，我被捕了，就在今天下午，是爲了欠債。」

「你爲了負債被捕？」匹克威克先生喊，跌坐在一張椅子裏。

「是的，欠了債，先生。」沙姆答：「那叫我坐牢的人是決不會放我出去的，除非到你出去的時候。」

「保佑我的心和靈魂！」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的喊：「你這話什麼意思呀？」

「就是我所說的囉，先生。」沙姆答：「縱使我再坐四十年牢，我也很高興的；縱使是在新衙門，那也是一樣。現在是真根大白，見他的鬼，一切都解決了！」

沙姆說了這話，並且很沉着而粗獷的重複一遍，在一種極其異乎尋常的激昂狀態之中把脣子向地上一擡；然後交疊了兩臂，堅決而凝神的盯着他的主人的臉。

第四十四章

敘述弗利脫監獄里發生的一些小事，和文克爾先生的神祕的行為。

並且說明那可憐的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終於獲得解脫。

匹克威克先生被沙姆的依戀的熱情感動得實在太厲害，所以對於他所採取的自願無限期委身於債務人監獄的這種冒失行動不可能有生氣或不高興的任何表示了。他所堅持要求加以若干解釋的唯一問題是留難沙姆的債權人的姓名，但是這一點維勒先生卻堅持不說。

「那是沒有用處的先生，」沙姆一再的說，「他是一個壞心腸的、有惡意的、頭腦鄙俗的、怨恨的、愛報復的人，他的一顆狠心是不會軟的，就像那個善心的牧師說那害水腫病的老紳士的囉——因為他說他認為把財產留給他的妻子比拿去遺一個小教堂好。」

「但是你想吧，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勸他，「數目那樣小，是很容易償付的，而且我決定你可以留在這裏，讓你想你假使在外面的話會更有多大的用處。」

「非常之感謝你，先生，」維勒先生莊重的回答說，「不過我不要。」

「不要什麼，沙姆？」

「噢，先生，我不要把自己弄得低三下四去向這個狠心的仇人討情呵。」

「不過教他收下錢來並不是什麼討情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辯解的說。

「請你原諒，先生。」沙姆回答說：「但是這錢給他是個很大的情面，而他是不認的；就是這個原故，先生。」

講到這裏，匹克威克先生帶着有點煩惱的神情，抹抹鼻子，維勒先生覺得爲謹慎計，還是把話題換一換好。

「我採取我的決定是有道理的，先生。」沙姆說：「而你也是有同樣的根據，採取你的，這倒叫我想起那個有道理的殺死自己的人，那你是當然聽說過的囉，先生。」維勒先生說到這裏住了口，從眼角上向他主人射了滑稽相的一眼。

「這裏說不上，當然，兩個字，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儘管沙姆的固執使他不快，卻忍不住逐漸爆發出一個微笑來了。

「所說到的那位紳士的名氣我是從來沒有聽到過。」

「沒有嗎，先生？」維勒先生喊：「你使我大驚了，先生；他是政府機關裏的一個書記，先生。」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呵，先生，」維勒先生答：「而且是個非常之可愛的紳士——是那種嚴謹和精細的人，達到陰濕的天氣就把他們的腳放在小小的印度橡皮消防水桶裏，並且絕對沒有什麼朋友貼心，祇有野兔皮。他有道理的省下錢來，有道理的每天穿一件乾淨襯衫，有道理的和他的無論哪一個親戚說話，怕他們要向他借錢的，確完全是個不平常的教人歡喜的人物。他的頭髮有道理的每兩禮拜剪一次，他的衣服是按經濟的道理定做——一年三套，把舊的送回去掉換，他既然是個非常刻板的紳士，所以每天都在老地方吃中飯，那裏是一先令九辨士割一塊臍子肉，老闆時常眼淚滾滾的說，他割的一塊總是再上算不過的，更不用說在冬天的時候，他把火爐撥得那樣旺，那每天就是四辨士半的絕對的損失，不用說，老闆看見他那樣幹的時候，是氣得不得了囉，而且是那樣的架子，」趕快來伺候，「他每天一走進來就這樣喊：『托馬斯，把泰晤士報，我來看看先鋒報，別人放手的時候就拿來，也不要忘了預先替我定好記事報，把報知就拿來吧。』後來他就坐着把眼睛盯在鐘上，在到一定時候的四分之一分鐘之前趕出去，攔住送晚報來的孩子，把那份報紙看得那樣的起勁和持久，使得其他的顧客簡直要拚命和發瘋，尤其是一位容易動氣的老紳士，老是要侍者在這時候特別當心照應他，免得他用切肉刀做出什麼冒失的舉動得啦，先生，總之他要在這裏把最好的位置佔三個鐘頭，而且吃了飯之後決不再吃任何東西，只有打打瞌睡，隨後他出去到離開不遠幾條街的一個咖啡店裏，吃一小壺咖啡和四隻烤餅，然後就走向肯辛頓的家裏上床睡覺。一天夜裏，他病得很厲害，請了醫

生：醫生坐了一輛綠色的馬車來，帶着一副魯濱孫·克魯梭式踏脚梯，那東西他下車的時候可以放下，上了車子又可以拉上去，這就省得馬車夫下來，也就免得他被大家看出祇有一件制服上衣穿着，卻沒有制服褲子。「什麼事呀？」醫生說。「難過得很。」病人說。「你吃了什麼呢？」醫生說。「紅燒小牛肉。」病人說。「你最後吞的是什麼？」醫生說。「烤餅。」病人說。「那就是了。」醫生說。「我馬上送一盒丸藥來給你，你可再也不要吃它們了。」他說。「不吃什麼呀？」病人說。「丸藥吧？」「不烤餅。」醫生說。「爲什麼？」病人說，從床上跳起來，「我每天夜裏吃四隻烤餅，已經十五年了，有道理的。」「那末你以後是丟了它們的好，有道理的。」醫生說。「烤餅是衛生的，先生。」病人說。「烤餅是不衛生的，先生。」醫生惡狠狠的說。「但是它們是這樣便宜。」病人說，退讓了一點，「而且是這樣的合算。」「再便宜對於你還是貴的，你出錢買來吃就是貴的。」醫生說。「每天晚上四隻烤餅，六個月就叫你完結了。」病人對他臉上緊緊盯着，心裏盤算了好一會兒，最後他說了，「你這話是確實的嗎，先生？」「我可以賭我的職業的名譽。」醫生說。「你覺得一次吃多少烤餅就可以叫我立刻死掉呢？」病人說。「我不知道。」醫生說。「你看半克龍的烤餅能不能夠？」病人說。「我想可能的。」醫生說。「我想三先令的一定能夠了。」病人說。「當然。」醫生說。「很好。」病人說。「夜安。」第二天早上他起來生了火爐，叫了三先令的烤餅，把它們都烤一烤，完全吃了下去，就完了蛋。」

「他這樣做是幹什麼呀？」匹克威克先生突兀的問，他是被這段敘述的悲劇的結束大爲騷動了。

「他這樣幹什麼，先生？」沙姆複述他的話說。「嚶，爲了維持他的烤餅是衛生的大道理呵，爲了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使他改變他的主意呵！」

維勒先生就是用諸如此類的閃避和變換的談話，在他第一夜住到弗利脫的時候來應付他的主人的詢問。匹克威克先生發現一切的溫和勸告終歸無效，最後就勉強同意了他按週計算租了一個住處，那是在上面一層一個禿頭修鞋匠承租下來的一間小小的傾斜的房間裏。維勒先生撥了一副從洛科先生租來的床舖到這卑微的房間裏，夜裏輪到上面的時候，他是那樣的目的，就彷彿他是從小在監牢裏長大，他的整個家族已經在裏面生活了三代。

「你上床之後老是要抽煙的嗎，老公雞？」維勒先生和他的房東兩人都上床之後他這樣問他。

「是呀，小矮脚雞。」補鞋匠答。

「對不起，請問你爲什麼把你的床鋪在那松板桌子下面呀？」沙姆說。

「因爲我沒有到這裏面來之前睡慣了四根柱子的床，我發現用桌子的四條腿來代替是很不錯的。」補鞋匠答。

「你是個怪人，先生。」沙姆說。

「我是一點不古怪。」補鞋匠答，搖着頭；「假使你想一個的話，我怕你會發現，在這個掛號處求你的滿意總是難的。」

上述短短的對話發生的時候，維勒先生正在房間一頭的他的墊褥上躺着，而補鞋匠是在房間的另外一頭的他的上面；照亮那房間的是一盞燈草燈和補鞋匠的煙斗的光。煙斗在桌子下面燒着像一塊通紅的煤。這段談話雖短，卻强有力的使維勒先生對他的房東發生了好感；於是他用手肘把身體撐起來，以便比較長久的觀察一下他的外貌，因爲直到現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意思這樣做呢。

他是個病容滿面的人——一切的修鞋匠都是的；有一部硬而密的鬚子——一切的修鞋匠都有的；他的臉是一個古怪的、和善的、五官不正的精工製品，裝飾了一對從前一定具有非常快樂的表情的眼睛，因爲它們現在還閃着光。他的年齡是六十歲，他坐了多少年牢卻只有天知道，所以他還會有任何歡樂或者滿足的表情，那真是奇怪的。他是個矮小的人，躺在床上的時候，把下半段身體縮上去，看來就像他只有那麼一點長，他嘴裏有一根紅色的大煙斗，一面抽着煙，一面凝視着燈草燈是一種令人妬忌的平靜的狀態。

「你在這裏長久了嗎？」沙姆問，打破了已經持續相當時間的沈默。

「十二年。」補鞋匠答，一面說話一面咬着他的煙斗頭子。

「藐視？」沙姆問。

① Old Cook, 原謂公雞，但通常譯爲「頭目」，「首領」之意；而此處因有下句之呼應，故又譯爲公雞。

② Contempt, 此處想必是 contempt of court, 藐視法令罪。匹克威克先生的罪名也是這。

補鞋匠點點頭。

「那末，」沙姆帶着若干嚴重的口氣說，「你一定要這樣頑固幹麼？在這放大的官立歐欄裏浪費你寶貴的生命幹麼？你不讓步，對大法官說你很抱歉叫他的法庭被藐視了，你不再這樣做了。」

補鞋匠把煙斗塞在嘴角上，同時微微一笑，然後重新把它放回老地方，但是沒有說話。

「你幹麼不呢？」沙姆說，不灰心的追問一句。

「啊，」補鞋匠說，「你不大懂這些事情的。那末你以為是什麼事情毀了我呢？」

「噯，」沙姆說，修剪着那盞燈，「我想開頭是你欠了債呢？」

「一個小錢也沒有欠過，」補鞋匠說，「再猜猜看。」

「那末也許，」沙姆說，「你買了房產，這句英國的妙話就是說你發了瘋，或者，你竟是造房子，這句醫藥術語就是說你是不可救藥了。」

補鞋匠搖搖頭說，「再猜猜看。」

「你沒有打官司吧，我希望是，」沙姆說，很懷疑。

「生平沒有，」補鞋匠答，「事實是，我被毀是因為我得了遺產。」

「呃，」沙姆說，「這什麼話。我倒希望什麼發財的仇人用這種方法來毀我哪。我讓他幹。」

「啊，我敢說你是不會相信的，」補鞋匠說，靜靜的抽着煙斗，「我要是你，我也不相信，不過那完全是真事。」

「怎麼樣的呢？」沙姆問，已經被補鞋匠對他看的眼光引誘得有一半相信了。

「就是這樣，」補鞋匠答，「有一位老紳士，我替他做工的，他是住在鄉下，我的女人——她死了，上帝保佑她吧，並且感謝他這個恩典吧——我的女人是他的一個卑微的親戚，他害了一場病去了。」

「哪兒去了？」沙姆問，他經過白天那種事情之後現在是病睡起來了。

「我怎麼知道他哪裏去了？」補鞋匠說，在對煙斗的熱烈享受中通過鼻孔來說話，「他死過去了。」

「啊，原來如此，」沙姆說。「那末？」

「那末，」補鞋匠說，「他留下了五千鎊。」

「他留下這些遺產那真是合乎身份呵，」沙姆說。

「他把遺產給了我一部分，」補鞋匠說，「因為我娶了他的親戚，你知道的。」

「很好，」沙姆喃喃的說。

「因爲一大堆的姪兒姪女們包圍着他，這些人老是互相爭吵和打架爭遺產，所以他就要我做他的執行人，把其餘的遺產交給我信託保管。」照指定的分給他們。」

「你說信用的遺產是什麼意思？」沙姆問，稍爲清醒了一點。「假如不是現款，那有什麼用處？」

「那是個法律術語，如此而已，」補鞋匠說。

「我不相信，」沙姆說，搖著頭。「那個舖子信用是很少的呢。不過且不管吧，說下去。」

「唔，」補鞋匠說，「那末我去進行遺囑檢驗的時候呢，那些姪兒姪女們因爲沒有得到全部的錢失望得要命，就上了一個請願書。」反對。」

「那是什麼東西？」沙姆問。

「一種法律手段，那意思就等於說，這不行，」補鞋匠說。

「我知道了，」沙姆說，「是人生不二法門的小舅子之類的東西，唔。」

「但是，」補鞋匠繼續說，「他們發現他們互相之間不能一致，結果就不能成立反對遺囑的案子，所以他們撤消了請願書，我就付了一切的訴訟費用。我剛付了錢，有一個姪兒上了一個訴狀要求取消遺囑。這案子過了幾個月之後，在保羅教堂廣

● 信託保管 (in trust) 遺產法之一種規定，繼承人有產權，而保管權則屬於遺囑所信託之他人。

● Caveat，此種請願書特指要求對方在提出反證之前停止法律手續。

場附近的一間後房裏的一位耳聾的老紳士面前審了；有四個法律顧問經常輪流着每天去麻煩他，於是他考慮了一兩天，說了六卷證件就下判斷說，那立遺囑人的腦子不大健全，我應該把全部的錢都交還出來，還要付全部的費用。我申訴了，案子在三四個非常之渴睡的紳士們面前過堂，他們都是已經在別的法庭上聽過這事的，在那些法庭上他們是沒有工作的律師，僅有的不同，就是在那邊他們是叫做博士，在另外的地方叫做代表，那你也許還不懂呢；他們呢，很盡責的坐實了那老紳士的決定。之後，我們就上了高等法院，現在我們還在裏面，而且將來我也是永遠在裏面的了。我的律師早已把我的二千鎊都拿去了，又是「產業」——他們是這麼說法的——又是費用，我要付一萬鎊，所以我就來了，而且還要留在這裏，直到我死，補着鞋子。有人談起要向國會去告，我敢說我不然也這樣做了，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功夫到我這裏來，而我又沒有權力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厭倦了我的長信，就把這事丟開了。這是上帝的真實，沒有一個字減，也沒有一個字加，在這裏和在外面總共有五十個人都是清清楚楚知道的。」

補鞋匠停下來估量他的故事對沙姆產生了什麼效果，但是發現他已經睡着了，他就敲掉煙斗裏的灰，嘆了一口氣，放下煙斗，把被子拉起來蒙住頭，也睡過去了。

第二天早上，匹克威克先生正獨自坐着吃早飯，沙姆是在補鞋匠的房裏忙著給主人的鞋子上油和刷黑色的鞋罩。這時，門上來了一聲敲，而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來得及叫「進來」的時候，接着就出現了一隻毛茸茸的頭和一頂棉紗天鵝絨便帽，這兩樣東西他不難認出是史門格爾先生的私產。

「你好嗎？」那位人物說，伴着這句問話，把頭點了兩下；「我說呀——你今天早上約定了什麼人沒有？有三位男子——括括叫的紳士派的傢伙——在樓下問你，在做鹽組的每一扇門上敲着被那些嫌煩麻的大學生們罵得狗血噴頭。」

「噫呀！他們多笨呵！」匹克威克先生說，站起來。「是的，我相信一定是我的一些朋友，我還以為昨天他們會來的。」

「你的朋友！」史門格爾叫喊說，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不用再說了，我該死，他們從這一分鐘起就是我的朋友了，而

且也是米文士的朋友。米文士是個有趣得要命的紳士派的傢伙呵，是不是？」史門格爾很激昂的說。

「我對於這位紳士知道得如此之少，」匹克威克先生說，猶豫着，「所以我——」

「我知道，」史門格爾插上來說，抱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肩膀。「你將來會更了解他的，你會高興他的。這個人呵，先生！」史門格爾用莊嚴的臉色說。「他有叫掘如禮·倫戲院覺得光榮的滑稽才能。」

「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發誓是真的！」史門格爾答。「聽他做小車子裏的四隻貓吧——一點不含糊的四隻貓，我還榮譽發誓。那你就知道他是伶俐得要死了，真混賬，你看見一個人有這些特色的時候你再也不能不歡喜他呵。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我對你說過的那點小毛病，你知道。」

因為史門格爾先生說到這裏用一種機密的和表同情的態度搖著頭，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他是被期望着說點什麼話的，所以就說了「啊！」於是不安的看着門。

「啊！」史門格爾先生響應他，還帶着一聲長嘆。「他是個快樂的伙伴，這個人是，先生——我不知道什麼地方還有更好的伙伴；不過他有那麼一個美中不足。假使就在這時候他的祖父的鬼魂顯在他前面，先生，他也要問他討那筆借了買十八辨士印花的債。」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是的，」史門格爾先生接着說；「假使他有力量叫他重活過來，他在兩個月和三天之內就要和他結賬的！」

「這些是非常之特別的特色呵，」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我怕我們在這裏談着的時候，我的朋友們卻要我找得很急了。」

「我去指點他們，」史門格爾先生說，走向門口。「日安。我不想當他們在這裏的時候打擾你，你知道。順便說一句——」史門格爾說了最後這五個字之後突然停了下來，把已經打開的門重新關了，輕輕走回匹克威克先生那邊，顛着脚走到他的貼近，用非常溫和的耳語聲說：

「借給我半克龍，到下禮拜末了還你，你方便不方便？」

匹克威克先生幾乎忍不住笑，勉強設法維持着莊重，拿出錢來放在史門格爾先生的手掌裏；因此，那位紳士做了許多點頭和彎眼睛的表情，暗示着深奧的神祕，於是去請那三位客人，並且不久他們一道進來，又咳嗽三聲，點頭如數，彷彿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證一定歸還，然後用一種引人注意的態度和大家一一握手，終於走了。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說，輪流和丟普曼先生、文克爾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所謂三位客人就是他們——握手，「我看見你們很高興呵。」

這三位是大為感動，丟普曼先生悲哀的搖頭，史拿格拉斯先生帶着不加掩飾的感情掏出了手絹，文克爾先生退到窗戶口，大聲的吸鼻子。

「早，紳士們，」沙姆說，恰恰在這時候拿着鞋子和鞋罩進來，「把憂鬱丟下吧，就像小孩子在他的女先生死掉之後說的囑。歡迎到敝校來，紳士們。」

「這個傻瓜，」匹克威克先生在沙姆跪下來替主人扣鞋罩的時候拍拍他的頭說：「這個傻瓜把自己弄得被捕了，爲了靠近我。」

「什麼？」三位朋友喊。

「是的，紳士們，」沙姆說，「我是一——站穩了，先生，請你——我是一個囚犯了，紳士們；我在這裏——坐，」就像生孩子的女人說的囑。」

「囚犯！」文克爾先生喊，用了無可估計的猛勁。

「哈囉，先生！」沙姆答應他，抬起頭來，「什麼事呀，先生？」

「我曾經希望沙姆希望——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文克爾先生慌慌張張的說。

● Continued, 禁於一處之意，又好說「坐牢」，又好說「坐落」成「坐月子」，茲勉強僅取一「坐」字。

文克爾先生的態度裏有種什麼如此之突兀而不安的東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的對他的兩個朋友望着要求解釋。

「我們不知道呵，」普曼先生說用高聲答覆這無言的詢問。「過去兩天以來他一直是非常的興奮，他的整個的神態很不像平常的樣子。我們怕是有什麼事，不過他堅決的否認。」

「沒有呵，」文克爾先生說，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注視之下臉紅起來。「真是沒有什麼呵，我保證沒有什麼，我的好先生。我必須離開倫敦幾天爲了去處理一些私事，我會經希望得到你的允許讓沙姆陪我的。」

匹克威克先生更覺得吃驚了。

「我想，」文克爾先生遲疑的說，「沙姆是不反對這樣的吧，不過，自然囉，他既是這裏的囚犯，那末這事情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一個人去了。」

文克爾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有點驚訝的感覺到沙姆的手指在鞋罩上抖着，好像他不是吃驚就是發慌。文克爾先生說完的時候，沙姆抬起頭來對他看着，雖然他們互相交換的眼光祇是一霎，他們似乎互相了解。

「你對於這事知道不知道，沙姆？」匹克威克先生銳利的問。

「不，我不知道，先生，」維勒先生答，開始極度勤勉的扣鈕子。

「的確嗎，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噢，先生，」維勒先生答應說，「我說的完全確實，在剛纔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的什麼。假如我猜呢，」沙姆加上了一句，同時看着文克爾先生，「我沒有任何權利來說那是什麼事，怕的是猜錯。」

「我沒有權利對一個朋友的私事再追究下去，不管是多親密的朋友，」在短短的沈默之後，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我只能這樣說，我根本不了解這事得——這個問題我們談得很多了。」

這樣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就把談話引導到別的题目上。文克爾先生漸漸顯得比較安心些了，雖然離開完全安心還是很遠。他們要談的話非常多，所以上午很快就過去了，到三點鐘的時候，維勒先生在那小小的飯桌上開出一

隻紅燒羊腿和一大塊大的肉餅，還有許多蔬菜碟子，和黑啤酒壺，放在椅子上，或者沙發墊子上，或者其他可以放的地方，每個人都覺得不能辜負這些食物，雖然肉的和糖以及餅的做和烤都是在附近的監獄廚房裏完成的。

在這些之後來了一兩瓶非常好的葡萄酒，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派人到民法博士會的號角咖啡室買的。所謂一兩瓶，實在是說一或六瓶更為恰當，因為在酒喝完茶用過的時候，通知客人退出的鈴聲已經響了。

但是，假使說文克爾先生上午的行動已經是不可思議，那末，當他在自己的感情的影響之下，並且在分享了那一或六瓶的影響之下，準備和他的朋友告別的時候，那行動是變得完全令人森然可怖了。他滯留在後面，等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走掉之後，於是熱狂的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臉上帶着一種表情，那裏面是深沉而有力的堅決，可怕的混雜着憂鬱所濃縮的精華。

「夜安，我的親愛的先生！」文克爾先生從咬着的牙齒縫裏說。

「保佑你，我的親愛的朋友！」熱心腸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回報他的青年朋友的手的壓力。

「走吧！」普曼先生在過道裏喊。

「來啦，來啦，馬上！」文克爾先生答。「夜安！」

「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說。

又夜安了一次，再又一次，然後又說了半打次數，而文克爾先生還是緊緊抓住他朋友的手，並且用那同樣的奇怪表情盯着他臉上。

「有什麼事嗎？」匹克威克先生終於說，那時候他的手臂已經被搖得很酸了。

「沒有什麼，」文克爾先生說。

「好，那末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說，想把手掙脫出來。

「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光榮的伴侶，」文克爾先生喃喃的說，抓住他的手腕。「不要太苛刻的看待我呵，不要呵，當你知道，被絕望的阻礙逼得走頭無路我！」——

「走吧。」丟普曼先生說，重新出現在門口。「你走呢，還是讓我們都被關在裏面呢？」
「來了，來了，我這就來。」文克爾先生答。於是猛然努力一下，掉頭而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默然的驚訝之中目送他們在過道裏走去的時，沙姆·維勒在樓梯口出現，並且對文克爾先生的耳
朵裏囁囁的說了一些什麼。

「啊當然，你放心吧。」那位紳士大聲說。

「謝謝，先生。你不会忘記吧，先生？」沙姆說。

「當然不。」文克爾先生答。

「祝你幸運，先生。」沙姆說，觸帽致敬。「我是非常之想跟你去的，先生；但是東家自然是第一要緊呵。」

「你留在這裏是你的道理呵。」文克爾先生說。說了這些，他們就下樓去了。

「非常之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說，回到自己房間裏坐在桌子旁邊想心思。「那個青年人要做的究竟是什麼事呀？」
他坐着沉思這事有好一會兒，忽然聽見看守洛科的聲音在問是否可以進來。

「儘管請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給你拿來一隻軟一點的枕頭，先生。」洛科說。「換掉你昨天夜裏臨時用的。」

「謝謝。」匹克威克先生說。「喝一杯葡萄酒嗎？」

「你真好，先生。」洛科先生答，接住遞過來的杯子。「祝你好，先生。」

「謝謝。」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很難過，先生，你的房東今天夜裏不好得很哪。」洛科先生說，放下杯子，察看着他的帽子的襯裏預備重新帶上頭。
「什麼？那個高等法院犯人？」匹克威克先生喊。

「他做高等法院犯人是不会很久了，先生。」洛科答。把帽子轉了一個身，讓廠家的名字正面向上，同時還是向帽子裏面
看着。

「你叫我的血也冷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說的什麼呀？」

「他害癆病很久了，」洛科先生說。「今天晚上他的呼吸非常困難。六個月之前醫生就說過，除非換空氣不能救他。」

「老天爺！」匹克威克先生喊：「這個人被法律慢性的謀殺了六個月！」

「那我不知道，先生，」洛科答，用兩手，握住帽子邊秤着它。「我想他是無論在哪裏都一樣的。他今天早上進了病房，醫生說，要儘可能保持他的元氣，看守替他從他自己家裏送葡萄酒和肉湯等等去。那不是看守的過失呵，你知道，先生。」

「當然不是，」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

「然而，」洛科搖着头說。「我恐怕他是完了。我剛纔和難得打賭這事，我贏了。拿他一隻六辨士，輸了他拿我兩隻六辨士，不過他當然是拿不着的囉。謝謝了，先生。晚安，先生。」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熱忱的說。「這個病房在哪裏？」

「就在你睡過的房間那邊，先生，」洛科答。「我可以領你，假使你要去。」匹克威克先生不聲不響抓起了帽子，立刻跟他去了。

看守默默的領路，輕輕掀起一扇門上的門子，示意匹克威克先生進去。那是一個廣大的，無陳設的，寂寞的房間，有幾隻鐵床架子，其中之一，筆直的躺着一個人的影子，蒼白，灰敗，面無人色。他的呼吸是艱難而急促，一呼一吸之間苦苦的呻吟。床邊上，坐着一個穿修鞋匠的圍裙的矮小的老頭子，籍一副角質眼鏡之助，在高聲誦讀一本聖經。他就是那位幸運的得遺產者。

病人把手觸到陪伴者的手臂上，示意叫他停止。他關了書，把它放在床上。

「開窗戶，」病人說。

他做了。客車和貨車的喧聲，車輪的軋軋，男子們和孩子們的叫喚，充滿着生命和事業的偉大人羣的一切忙碌的聲響，混合成爲一種深沉的嘈雜，湧進了房間。在這嘎音的大喧囂聲之上，時時跳出一聲狂笑，或者是什麼輕狂的人羣裏面所發出的鏗鏘的歌聲的片段，它一下打進人們的耳朵，隨後又消失於人的喧嘩和脚步的踐踏聲中——這些永無休止的生命之海的巨浪，奔騰衝擊，自管自的滔滔前進。對於任何時候的默默的傾聽者都是憂鬱的聲音呵；對於死亡的床邊的看守者那是何等

的憂鬱。

「這裏沒有空氣。」病人衰弱地說。「地方污濁了空氣；它在外邊是新鮮的，我多年以前在外邊走的時候我知道的；它通過這些牆就變得熱悶了。我不能呼吸它。」

「我們一同呼吸它有很久的時候了呢。」那老年人說。「別管它吧！」

他們暫時沉默了一會兒，這時兩個旁觀者走近了床。病人把他的老難友的一隻手拖到自己面前，依戀的把它壓在自己的兩手之間，留着。

「我希望。」他隔了一會兒之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如此之微弱，所以他們把耳朵湊到床上去聽他。那沒有血色的嘴唇所發出的半有半無的聲音——「我希望我的慈悲的裁判者，記住我在世上受到的重罰。二十年，我的朋友，在這可憎恨的墳墓裏二十年，我的小孩子死的時候我心都碎了，而我在他的棺材裏吻他一下也不能夠。從那以後，我在這一切喧嘩和擾攘中間的孤獨，是非常之可怕的呵。上帝寬恕我吧！他看到我的淒涼的，捱時間的死亡的。」

他合了兩手，喃喃的又說了些他們聽不見的話，就睡着了——祇在最初是睡，因為他們看見他微笑。他們互相微語了一會兒，那個看守俯身在枕頭上，又連忙縮回。

「他已經得到他的釋放了，天——」看守說。

他是得到了。不過他在活着的時候已經變成如此之像死亡，所以他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死掉的。

第四十五章

描寫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和家屬們一場動人的會晤。匹克威克先生

在他的居於其中的小世界遊歷一番，並且決定將來和它打成一片，要

儘可能避免。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入獄之後幾天，一個早晨，用盡心機收拾好主人的房間並且看他舒服的坐下來埋頭書籍和紙頭之後，就退出來打算把隨後的一兩個鐘頭自己來盡情享受一下。那是個晴明的早晨，沙姆想到，在戶外喝一派因脫的黑啤酒，一定會使他輕快。這麼個把鐘頭，正像玩點別的什麼小娛樂一樣的。

達到了這個結論，他就走到酒吧間，買了啤酒，並且弄到了「不過是昨天之前一天的」報紙，於是走到九柱戲場子上，在一張板凳上坐了，開始用非常沉着而有法則的態度自得其樂起來。

首先第一，他把啤酒喝了一口提神，其次，抬頭望望一隻窗戶，對在那裏剝馬鈴薯皮的一位青年女子丟了一個柏拉圖式的眼風。隨後打開報紙，把它摺得使警察局的報告露在外面；而這在有風吹着的時候做起來卻是件麻煩而困難的事，所以他完成這工作之後又喝一口啤酒。隨後，他把報讀了兩行，突然停止，去看有兩個人在打的快完的板球，那一局完結的時候，他用嘉許的態度喊了「很好。」對旁觀者們看一遍，估量他們的感覺是否和他自己的相合。這包括又抬頭看看窗戶的必要；

● 柏拉圖 (Plato)，古希臘哲人，427—347 B.C.。柏拉圖式戀愛，已為一般慣用之說法，指強調精神結合之戀愛，實際柏拉圖的戀愛觀並不如此簡單，非隻言片語所能盡也。

而因為那青年女子還在那裏，所以，再丟一個眼風，並且再喝一口啤酒用無言的手勢表示祝她健康，這些普通的禮貌，沙姆都做了之後，於是對一個曾經睜大了眼睛注意他這種行動的小孩子惡狠狠的皺了眉頭，就把一條腿架上了另外一條，兩手捧住報紙，開始當真讀起來。

他差不多纔使自己達到了那必需的出神狀態，就覺得像是聽見自己的名字被人在老遠的過道裏喊着。他是一點不錯，那名字很快的從一隻嘴巴傳到另一隻嘴巴，幾秒鐘功夫空中就充滿了「維勒」的叫喚。

「在這裏！」沙姆用高聲吼叫說：「什麼事呀？誰找他？是有急信來說他擲下家裏失火嗎？」

「做廳裏有人找你，」一個站在附近的人說。

「當心着那報紙和酒壺吧，老朋友，行嗎？」沙姆說：「我就來的。該死，要不是他們喊我上酒吧間，是不會這麼大叫大鬧的。」

沙姆說了這話，附帶在那位不知道自己就在襪尋找的人貼近還狠命尖叫着「維勒」的青年紳士的頭上輕輕一拍，連忙穿過場子，跑上階沿，到廳堂裏去。在這裏，第一個碰到他眼睛的東西是他的被愛的父親，坐在樓梯的最後一級上，帽子拿在手裏，用他的最大的嗓子叫着「維勒」，每半分鐘一次。

「你吼些什麼？」沙姆暴躁的說，那時老紳士剛好又叫完了一聲：「弄得你自己這麼滾熱的就像一個吹玻璃瓶子的人了。什麼事情呀？」

「啊哈！」老紳士答：「我開始在想你不要是繞着攝政公園散步去了吧，沙梅。」

「得啦！」沙姆說：「不要拿貪婪的犧牲品開玩笑，離開那樓梯板吧。你坐在那裏幹麼？我又不住在那裏。」

「我有一樣大笑話告訴你呢，沙梅，」大維勒先生說，站了起來。

「慢一點，」沙姆說：「你背後全是白粉。」

「那倒對了，擦掉吧，沙梅，」維勒先生說，他的兒子替他揮着灰：「在這裏假如身服上帶了白粉，走來走去，是要被人說閒話的，呵，沙梅。」

因為說到這裏維勒先生有了瀕於格格犬笑的確定無疑的徵兆，沙姆就插上來加以阻止。

「別響，請你，」沙姆說，「世上從來沒有像你這樣的一張老畫牌。那末，你高興的什麼呀？」

「沙梅，」維勒先生說，擦着額頭，「我恐怕在這幾天中間我就會笑得中風了，我的孩子。」

「那末你這是爲了什麼呀？」沙姆說，「你要說的是什麼事呢？」

「你想是誰和我一道來的，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說，退回一兩步，閉緊了嘴巴，展開了眉毛。

「派爾？」沙姆說。

維勒先生搖搖頭，他的紅嘴巴被努力找出路的笑脹得凸出來。

「斑臉的傢伙吧，也許？」沙姆說。

維勒先生又搖頭。

「那末誰呢？」沙姆問。

「你的後娘，」維勒先生說，幸而他是說出來了，否則他的兩頰一定要不可避免的裂開，由於那種極其不自然的膨脹。

「你的後娘呵，沙梅，」維勒先生說，「還有那紅鼻子的人，我的孩子；那紅鼻子的人。噯！噯！」

說了這，維勒先生笑得抽搐起來，沙姆對他看看，帶着一個闊大的露齒笑，慢慢的那笑散佈到滿臉孔。

「他們來和你作一次嚴肅的談話，沙姆意爾？」維勒先生說，擦着眼睛，「不要把不自然的事漏了風聲，沙梅。」

「什麼，他們不知道是誰嗎？」沙姆問。

「一點點兒不知道，」他父親答。

● Widower, 由白色塗料之意轉爲掩飾污點之外用物品。作動詞用，爲代人開脫掩飾之意。[谷九指使破產者得免於債務，所以維勒先生借此幽默起來。]

● Picture-card, 指牌中畫人像的那種，或稱花牌。

「他們在哪裏？」沙姆說，酬答老紳士的所有的露齒笑。

「在雅座裏。」維勒先生答，「找紅鼻子的人可不要到有酒的地方去找；他是不去的，沙姆意爾——他是不去的。我們今天早上從「侯爵」來，這一路車子坐得很愉快呵，沙梅。」維勒先生說，這時他覺得自己可以勝任用條理分明的口氣來說話了。「我把那隻老斑馬駕了那屬於你後娘的第一個媽的小雙輪車，搬了一張安樂椅放在裏面給牧師坐。我一點都不慚說，」維勒先生帶着深深輕蔑的神色說——「我一點都不慚說，他們搬了一副活動踏腳在我們門口的路上，給他爬上馬車的呢。」

「當真的嗎？」沙姆說。

「是當真呵，沙梅。」他父親答，「你沒有看見他上車的時候緊緊握住扶手的樣子呢，就像他怕要筆筆直的栽下來跌成論百萬的原子，不過他到底搖搖擺擺的進去了，我們就動身了；而我倒是覺得——沙姆意爾，我說我倒是覺得——我們在轉彎的時候他發現有點顧得厲害哪。」

「什麼，我想你是碰巧撞着了一兩根街上的柱子吧？」沙姆說。

「我恐怕是，」維勒先生答，把眼睛連發一陣，「我恐怕是撞着了一兩根，沙梅；他是一路老飛出那安樂椅。」

說到這裏老紳士把頭兩邊來回的搖着，發出了一陣嘎啞的內在的隆隆之聲，這隨帶着面部的一陣猛烈的膨脹和臉上一切器官的關度的突然增加——這些徵象使他的兒子吃驚不小。

「不要害怕，沙梅；不要害怕，」老紳士說，那是他經過很大的掙扎和許多次在地上抽筋似的頓腳，恢復說話的能力之後。「那不過是我正在學着攪的一種安靜的大笑吧了，沙梅。」

「唔，假如是這樣的話，」沙姆說，「你頂好還是不要再攪吧。你會發現它卻是一個危險的發明呢。」

「你不歡喜它嗎，沙梅？」老紳士問。

「一點不，」沙梅答。

「唔，」維勒先生說，眼淚還在從兩頰往下滾，「我假如把它學好，那對於我是很大的方便，有的時候就可以使你的後娘和我之間省掉許多話；不過我恐怕你是對的，沙梅；它是太像中風那一門子了——太像了，沙姆意爾。」

這說話把他們帶到了雅座的門口，沙姆在門口停一下，扭轉頭對還在後面默笑的他的可敬的前輩詭秘的斜射一眼，隨即領頭走了進去。

「後娘，」沙姆說，有禮貌的對那位婦女致敬，「非常之感謝到這裏看我，牧師，你好嗎？」

「啊，沙姆意爾，」維勒太太說，「這真可怕呀。」

「一點兒不呵，媽，」沙姆答，「是嗎，牧師？」

史的金斯先生抬起兩手，翻上了眼睛，翻到只剩眼白——不如說眼黃——露在外面，但是沒有答話。

「是不是這位紳士害了什麼痛苦的毛病？」沙姆說，對他的後娘看着要求解釋。

「這個好人是因為在這裏看見你，所以傷心了，沙姆意爾，」維勒太太答。

「啊，是這樣的，是嗎？」沙姆說，「我還以為照他的樣子看，他是吃他最後的胡瓜的時候忘掉撒胡椒了。」放下吧，先生。

放下並不要額外化錢的，就像國王斥罵大臣們的時候說的囉。」

「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像煞有介事的說，「我恐怕你沒有因為吃了官司軟化下來吧。」

「請你原諒，先生，」沙姆答，「你賞光對我說的是什麼呀？」

「我就心，青年人，你的本性沒有因為受到這個懲戒變軟了一點吧，」史的金斯先生大聲的說。

● 照笑人口味，胡瓜不撒胡椒，其味不佳，所以吃得做出鬼相來了。

● 原文為 set down，含意甚多，且空泛，此處顯然是叫牧師放下舉起的手和翻起的眼眸，故譯「放下」。但下面緊接的一個「放下」，其意譯得已失原意，乃不得已之辦法，依理而論，第二個 set down，必為「嚴厲斥責」或「辱罵」之意無疑。蓋國王一面罵人，一面自解也。但因上下文語氣關係，不能如此譯。以第一個 set down 和第二個 set down 比較，第一個是主要的，第二個是附帶的，所以只好維持第一個而犧牲第二個。好在沙姆這種就像「誰說的囉」的口頭禪大多是信口開河，我們就假定國王說的是「放下」而不是「斥責」，也沒有多大妨害。

「先生，」沙姆答，「你說這話是太抬舉我了。我希望我的本性不是軟的呵，先生。非常之感謝你的好意見，先生。」

話談到這裏的時候，一種非禮的近乎笑聲的聲音從老維勒先生所坐的椅子那裏發了出來；維勒太太聽見了，她匆匆考慮了這一切的情景，覺得她有慢慢希斯底里起來的義務。

「維勒，」維勒太太說（老紳士是坐在一個角落裏），「維勒過來。」

「非常之多謝你，我的愛，」維勒先生答，「不過我在現在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聽了這話，維勒太太哭了。

「怎麼的啦，媽？」沙姆說。

「啊，沙姆意爾？」維勒太太答，「你的父親叫我難過呵，有什麼東西可以對他有點益處嗎？」

「你聽見沒有？」沙姆說，「太太問你，什麼對於你是有益的。」

「非常之感謝維勒太太的客氣的探問呵，」沙姆，「老紳士回答說，『我想一根煙斗是對於我大有好處的，我能得個方便嗎，沙姆？』」

這時候維勒太太又滴了些眼淚，史的金斯先生哼了起來。

「哈囉！這位不幸的紳士又發病了，」沙姆說，看看大家，「你覺得現在毛病是在那裏呀，先生？」

「在老地方，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回答，「在老地方。」

「那是什麼地方呀，先生？」沙姆問，做出非常單純的外表。

「在心裏，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答，拿着他的雨傘壓在馬甲上。

聽了這個動人的答話，那位完全不能夠壓制自己的感情的維勒太太大聲抽咽起來，並且說她深信紅鼻子的人是一個先知，因此大維勒先生就用低調的聲音冒昧的說，他一定是聖·西門·在外和聖·華柯·在內。這兩者的聯合教區的代表。

「我恐怕，媽，」沙姆說，「這位臉上扭筋的紳士是有點兒口渴了，因為他眼前是這種憂鬱的景象的關係，是這樣的嗎，媽？」

那位可敬的婦人看看史的金斯先生等他的答覆；那位紳士呢，眼珠亂轉，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嗓子，模擬吞嚥的行爲，表示他是口渴。

「我怕是沙姆意爾，他的確是因為傷心所以這樣了，」維勒太太悲哀的說。

「你是喝慣了什麼口味的呀，先生？」沙姆答覆說。

「啊，我的親愛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一切的口味都是世俗的虛幻呵！」

「太對了，真是太對了，」維勒太太說，咕嚕的哼了一聲，並且表示同感的搖着頭。

「唔，」沙姆說，「我相信它們也許是的，先生，不過哪一種是你的特別虛幻呢？一種虛幻你最歡喜它的味道呢，先生？」

「啊，我的親愛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我是統統輕視它們的假使，」史的金斯先生說，「假使它們中間有哪一種比較的不那麼可憎可惡，那末就是叫做甜酒的那種液體了——熱的，我的親愛的青年朋友，還要放三塊糖在沒腳杯裏。」

「真是抱歉得很，先生，」沙姆說，「他們偏就不允許這一種虛幻在這裏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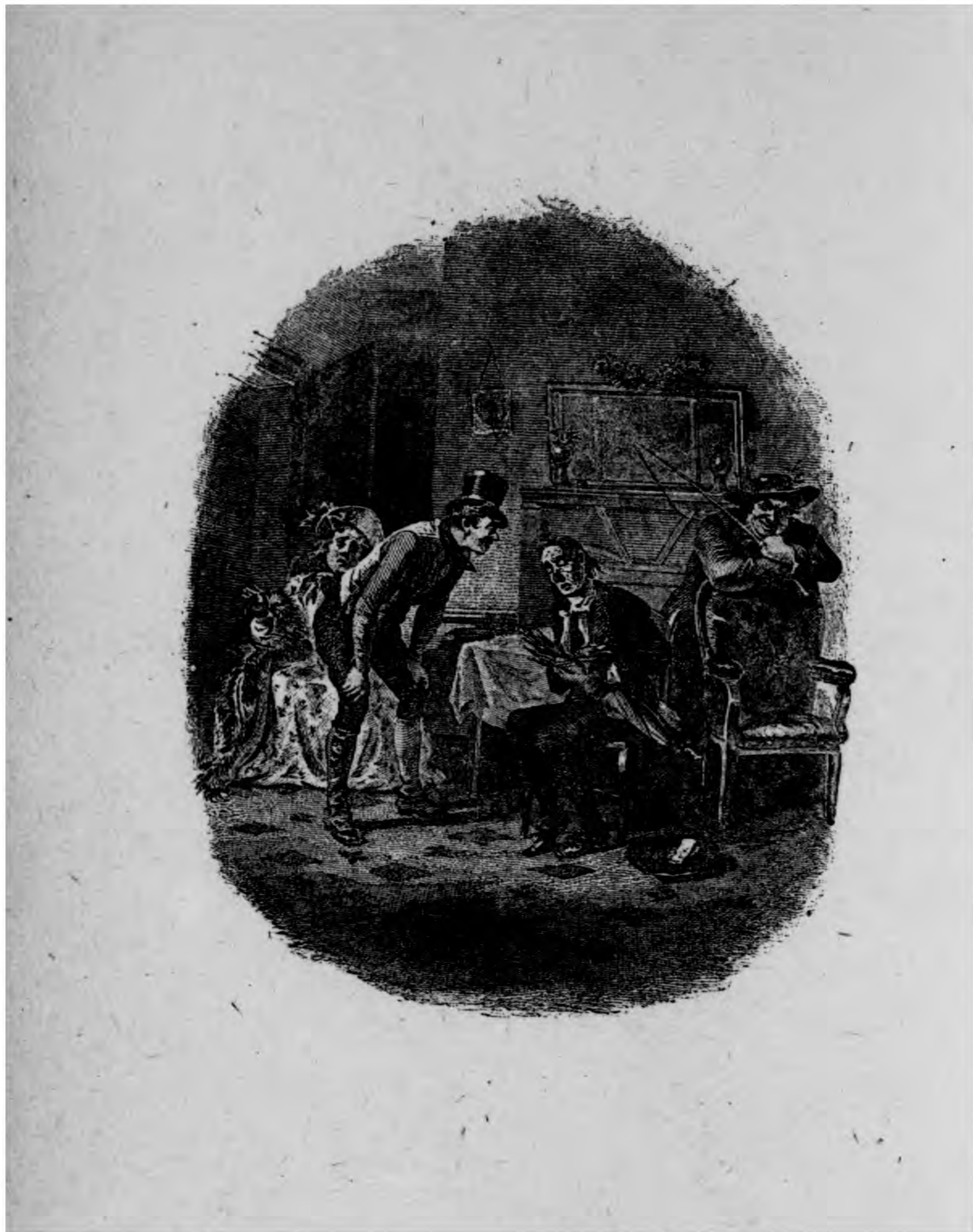
「啊，這些積習難改的人們心多狠呵！」史的金斯先生脫口而出的喊，「啊，這些非人道的迫害者的可咀咒的殘酷呵！」說了這些史的金斯先生重新翻上了眼睛，並且用他的拳拍着胸口，假使我們說他的憤慨的確是顯得非常之真實不偽，

那對於這位可敬的紳士是完全公正的。

維勒太太和紅鼻子的紳士共同用非常有力的態度對這種非人道的辦法加以評擊，並且對它的創設者大發了種種度信而神聖的咒罵之後，後者就推薦一瓶紅葡萄酒，加點兒水、香料和糖，熬一熬，那末既有益於胃，又沒有那許多別的混合品那

● Saint Simon Withoux, Saint Walker Within; 聖·西門·彼得，或稱聖·西門·彼得爲十二使徒之一，聖·華

柯並無其人，英國俚語中 Walker 等於 nouns, use, or ingredients, 可見此處之諷刺（相傳有約翰·華柯其人，爲某大廠之監查員，專門與工人爲難，職權專橫，嚴厲實方，因遭工人一致反對，終被裁撤。）



樣的虛幻。因此就照這樣吩咐了去辦；在等着的時候，紅鼻子和維勒太太對大維勒望着，並且大聲嘆聲。

「喂，沙梅。」那位紳士說，「我希望你能覺得這次活潑的會面使你精神提了起來。非常之愉快而有益的談話呵，是嗎，沙梅？」

「你是個墮落的人，」沙梅答，「我要你不要再對我說那些不體面的話。」

維勒先生非但沒有被這種非常之正當的話教導得好些，反而立刻做出一個闊大的露齒怪笑；這不聽勸告的行為使那位女士和史的金斯先生都閉起了眼睛，難堪的在椅子裏前後搖着而他卻趁興來了幾下手勢戲，暗示要抽和扭那位史的金斯的鼻子；他這麼做做手勢似乎很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有一次老紳士幾幾乎被拆穿秘密，因為那尼格酒送來的時候史的金斯突然一動，把他的頭剛好和維勒先生擔緊的拳頭碰上，因為他那拳頭是伸在離他耳朵不出兩寸的地方描摹空中的爆竹的，已經伸着好一會兒了。

「你幹麼這樣野蠻的伸出手來接杯子？」沙梅很機敏的說，「你不看見你打着這位紳士了嗎？」

「我沒有想打他呀，沙梅。」維勒先生說，因為這意外的事的發生而有若干程度的害羞了。

「試一試內服劑吧，先生。」紅鼻子的人帶着一副悲哀的臉孔搔着頭的時候，沙梅說，「你覺得來這麼一杯瓊漿的虛幻怎麼樣呀，先生？」

史的金斯先生沒有作言語的答覆，不過他的態度是富於表情的，他管了沙梅放在他手裏的那隻杯子裏的東西；把拿放在地板上，又管一口用手輕輕摸了兩三次肚子，隨後一口氣喝完了全部，啞着嘴，伸出那隻沒酒杯要添。

維勒太太對於賞識這混合劑，也不甘落後。這位好太太開始的時候抗辯說她一滴也不能沾——後來就喝了一小口——後來就一大口——後來就許多口；她的感情的性質是屬於容易被強烈的飲料所影響的一種，她每喝一口尼格酒就消一點眼淚，這樣的繼續下去，越來越感傷，最後竟到了非常可觀的可悲的地步。

● Negus，即上述用香料糖等與葡萄酒混合之飲料，為英人 Negus 所創，故名。

大維勒先生帶着許多的鄙夷表示，看着這些情景；當史的金斯先生唱完第二齣同樣的東西開始用悲傷的態度嘆氣的時候，他就公開洩露了對於這全部行為的責難，說了許多不連貫的咕嚕咕嚕的話，其中所僅能聽得清楚的是「胡鬧」這兩個字的忿然的屢次重複。

「我告訴你吧，沙姆意爾，我的孩子，」老紳士對他的太太和史的金斯先生長久而癡神的注視了之後，湊着兒子的耳朵噓噓的說：「我想你的後娘的肚子裏一定有什麼毛病，那個紅鼻子的人也是一樣。」

「你是什麼意思？」沙姆說。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呵，沙梅，」老紳士答，「他們喝下去的好像不落胃，統統變成了熱水從眼睛裏冒了出來。你相信我的話吧，沙梅，那是個天生的缺陷呵。」

維勒先生發表這個科學的見解的時候做了許多幫助作證的皺眉頭和顫腦袋。這些被維勒太太看見了，她認為它們是對她或對史的金斯先生或者對他們兩位的某種誹謗，所以正打算要無限度的發作下去，這時候，史的金斯先生盡力掙扎着站了起來，開始發表一通有教益的演講給大家聽，尤其是爲了給沙姆意爾先生聽；他用動人的字句嚴厲的要求沙姆在這被投入其中的罪惡深淵裏小心警惕，戒絕一切的偽善和驕傲心；並且在一切事情上把他（史的金斯）作爲模範，那樣的話，他遲早可能得到這樣的可慰的結論，就是說，像他一樣他是一個最可敬的和無瑕的人，而他的一切熟人和朋友都是絕對被上帝捨棄的和放蕩的可憐蟲；這種想法，他說，是恰恰足以使他得到最高興的滿足的。

他進一步又要求他，首要的，是避免醉酒的罪惡，他把那比做豬的污穢習慣，說那些被嚼在嘴裏的有毒的和毀人的藥品是要偷掉人的記憶的。演講到這裏的時候，這位可敬的並且紅鼻子的紳士異樣的說不連貫了，在他的雄辯的激昂慷慨之中來回的搖幌着，只好抓住椅背來保持重心。

史的金斯先生並沒有要求他的聽衆警戒那些假先知和可鄙的宗教嘲諷者；這些人既沒有感覺去理解宗教的首要的主義也沒有心去感受它的首要的原則，是對於社會比普通的犯罪者更危險的份子；他們必然是欺騙那些天性最軟弱的和最不明事理的人，輕侮和鄙視那應該被視爲最神聖的事，並且使許多優秀宗派裏的大量善良而端正的人蒙受部分的恥辱。



但是，他倚在椅子的背上許久，閉着一隻眼，把另外一隻大鑿而特鑿，所以我們假定他是想到這一切，不過只保留着給他自己。

演講進行之際，維勒太太在各段的末尾都嗚咽和哭泣。同時，沙姆孀跨着坐在一張椅子上，把手臂擱在椅背的頂端，抱着極溫和而懇懇的態度看着說話的人，時而丟一個認可的眼光給老紳士，他呢，開頭的時候很高興，到了大約一半的時候卻睡着了。

「了不得！非常之妙！」沙姆說，那時紅鼻子的人已經說完，戴上了他的手套，他的手指穿出破洞，指關節也露在外面了——「非常之妙。」

「我希望這對你會有好處，沙姆意爾，」維勒太太莊重的說。

「我想會的，媽，」沙姆答。

「我但願我能够希望這對你的父親也會有好處，」維勒太太說。

「謝謝，我的親愛的，」大維勒先生說。「你覺得那對你自己怎麼樣呢，我的愛？」

「嘲弄者！」維勒太太喊。

「愚昧的●人呵！」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說。

「假如我不能弄到比你的月亮更多的光明，我的可珍貴的人呵，」大維勒先生說，「那末很可能我是耍一直繼續開夜車，直到根本出了馬路了。那末，維勒太太，假如斑馬還在寄喂處健挺下去的話，我們回去的時候他要什麼也挺不住了，說不定那隻安樂椅要連坐在裏面的牧師一道用上什麼樹籬了。」

聽了這個假設，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顯然大為驚恐，連忙拿起帽子和雨傘，提議立刻分別；維勒太太也同意。沙姆陪他們走到看守間的大門口，行了合乎禮節的告別。

● Enlighted, 原意「摸夜的。」所以下面勸維扯到什麼月光和開夜車。

「別笑，沙姆意爾。」老紳士說。

「什麼別笑？」沙姆問。

「得那末再會吧，」老紳士說。

「啊，你就是指的這個呵，是嗎？」沙姆說，「再會了！」

「沙梅，維勒先生不出聲的說，小心的四面望望；」給我問候你的東家，告訴他，假如他把這裏的事情想通了，就通知我吧。我和一個細工木匠想出一個計劃弄他出去。一隻披安奴，沙姆意爾——一隻披安奴，維勒先生說，用手背拍着兒子的胸臆，自己退後一兩步。

「你講的什麼？」沙姆說。

「一隻鋼琴呵，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答，態度更神祕了，「他可以租一隻來的，一隻不能彈的，沙梅。」

「那是幹什麼的呀？」沙姆說。

「讓他叫我的朋友細工木匠來弄它回來，沙梅，」維勒先生答，「現在你懂了沒有？」

「不懂，」沙姆答。

「裏面沒有機器呵，」父親不出聲的說，「把他裝在裏面不成問題，連他的帽子和鞋子都不用脫，呼吸是從腿子，那是空的。預先定了到美國去的船票。美國政府決不會放棄他的，只要他們發現他有錢化，沙梅讓東家留在那裏，等巴德爾太太死掉，或者塞道孫和福裕受了絞刑，後面這一件事情我想是頂可能先發生的，沙梅，後來再讓他回來，寫一部關於美國的書，那就可以用把用掉的錢都攢回來還不止了，假如他把他們罵得够痛快的話。」

維勒先生用非常興奮的噓噓之聲說了他的計劃的匆促的摘要，隨後，好像怕再談下去要削弱了這令人心驚的消息的效果，就行了一個馬車夫的敬禮走掉了。

沙姆剛把被他的尊長的秘密消息所大為擾亂的臉孔恢復到平常的鎮靜狀態，匹克威克先生向他招呼了。

「沙姆，那位紳士說。」

「先生，維勒先生答。」

「我要在監獄裏兜個圈子走走，我要你跟着。我看見一個你認識的犯人正走過來呢，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着。

「哪一個，先生？」維勒先生問，「那個帶假髮的紳士嗎？還是那個穿長統襪的有趣的俘虜？」

「都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你的一個更老些的朋友，沙姆。」

「我的朋友嗎，先生？」維勒先生喊。

「那位紳士你是記得很清楚的，我敢說，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否則你是太不關心你的舊相識了，那不是我所以為的。別聽一句別說，沙姆——一個字別說，他來了。」

匹克威克先生剛說過，金格爾先生走來了。他看來沒有先前那麼可憐相了，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衣服，那是由匹克威克先生的幫助從當舖裏贖出來的。他並且穿着乾淨襯衫，頭髮也剪過了。然而他是非常的蒼白和瘦削，當他倚着一根手杖慢慢爬似的走過來的時候，那是很容易看出他曾經遭受疾病和窮困的嚴重磨難。現在仍然是非常之衰弱。匹克威克先生招呼他的時候，他脫了帽子，並且似乎很卑屈和羞慚，因為看見了沙姆·維勒。

緊跟在他後面走來的是假·屈拉倫先生，在他的罪惡的目錄裏，至少是沒有對伴侶的缺乏忠心和愛戀了。他仍然是襤褸和污穢，但是他的臉已經不像幾天之前初遇匹克威克先生的時候那樣的深陷了。他對我們的仁慈的老朋友脫了帽子，含糊的說了些不連續的感激話，咕嚕着救了他的挨餓什麼的。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耐煩的打斷他，「你和沙姆跟着吧。我要和你說話，金格爾。你能不需要他扶着走嗎？」

「自然，先生——不成問題——不要太快——腿發抖——頭發暈——儘兜圈子——像地震似的感覺——非常之。」

「喂，把手臂伸給我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不。」金格爾答，「不可以的——不用。」

「胡說。」匹克威克先生說；「倚住我吧，我求你，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看見他既窘而興奮，不知道怎樣做好，就直截了當把那失去健康的江湖戲子的手臂拉過來套住自己的，帶着他走，一句話也不再提。

在這全部時間裏，沙姆意爾·維勒先生所顯露出來的那種不可遏制的和癡神的驚訝表情，真是想像力所能描繪的極致了。他在深深的沈默中從假到金格爾，又從金格爾到假的看看他們之後，輕輕的喊着：「唔，我真見鬼了！」並且重複了至少有二十遍之後，似乎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重新在默默的迷惑之中從這個到那個的對他們看。

「來呀，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回頭看看。

「來了，先生。」維勒先生答，機械的跟着他的主人走；但是眼睛還不離開那在他旁邊默默走着的假·屈拉倫先生。

假把眼睛盯着地上，有好一會兒。沙姆呢，因為膠着在假的臉上了，就老是撞着走路的人，碰着小孩子，跌撞着樓梯和欄杆，似乎完全不知不覺，直到假偷偷抬起頭來說：

「你好嗎，維勒先生？」

「正是他呀！」沙姆喊，對假確認無疑之後，他拍了一下腿，打了一個長而尖的嚦哨發洩他的感情。

「我的情形已經不同了，先生。」假說。

「我想是的吧。」維勒先生大聲說，懷着不掩飾的驚奇察看他的同伴的破衣服。「這個不同倒是變得壞些了，屈拉倫先生，就像那位紳士把一隻好好的半克龍換成了成問題的兩先令六辨士吉利錢的時候說的囉。」

「的確是。」假回答說，搖着頭。「現在沒有欺騙了，維勒先生。眼淚——假帶着一瞬間的狡猾的眼光說——「眼淚並不是困苦的唯一證據，也不是最好的證據。」

「可不是。」沙姆富有表情的回答說。

● 吉利錢 Pocket-money，藏於袋中不用的錢幣。

「它們是可以假裝的，維勒先生。」假說。

「我知道來，」沙姆說：「有人是永遠把它們預先裝好，隨時把塞子一拔就來了。」

「是的。」假說：「不過這類事情也不是很容易假裝的呢，維勒先生，而且是很痛苦的事情呀。」他說了之後，指着他的病容的瘦削的兩頰，並且抹上衣袖露出一隻好像一碰骨頭就斷的手臂，它在薄薄的皮肉的掩蓋之下顯得多麼突出和脆弱呵。

「你怎麼磨苦你自己來了？」沙姆答，嚇得往後退。

「什麼也沒有做呵。」假答。

「什麼也沒有！」沙姆回聲似的說。

「過去許多星期我都是一點事情也沒有做，」假說：「吃和喝也幾乎是如此。」

沙姆對風拉倫先生的瘦臉和破衣服總括起來一瞥，隨後，抓住他的膀子，很猛的拖他向別處走。

「你上哪去呀，維勒先生？」假說，徒然在他的舊仇敵的有力的掌握之下掙扎。

「來呀，」沙姆說：「來呀！」他不作任何解釋，一直拖他到酒吧間裏，叫了一瓶黑啤酒，酒很快拿來了。

「那末，」沙姆說：「喝了它吧，一滴都不要廢，喝了把杯子翻過來讓我看，就像你吃藥一樣。」

「但是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假抗拒着說。

「喝下去，」沙姆專斷的說。

被這樣訓誡着，風拉倫先生就把壺舉到唇邊，於是輕輕的和幾乎不可覺察的一點一點把它翹在空中，他停頓了一次，喘一口長氣，祇此一次，而且並沒有從酒壺上抬起臉來，隨後不久，他就伸直了手臂，拿開酒壺，底子朝上，沒有什麼落在地上，除了很少的幾朵泡沫，慢慢的脫離壺邊，瀾洋洋的滴下去。

「幹得好，」沙姆說：「你這麼一來覺得怎樣了？」

「好些了，先生，我想我是好些了。」假回答說。

「當然的囉，」沙姆好辯的說：「就像打氣到氣球裏，我用眼睛也看得出你這麼一來是胖出些了。再來這麼一下你說怎

麼樣？」

「我想不用了，我是非常之感謝你，先生。」假回答說——「真是不用了。」

「好，那末你說來點吃的怎麼樣？」沙姆問。

「多謝你的可敬的東家，先生。」屈拉倫先生說，「在三點缺一刻的時候我們已經吃過半隻羊腿了，那是烤的，下面放着馬鈴薯，省得煮。」

「什麼！他給你們弄了吃的東西嗎？」沙姆加強語氣的問。

「是他，先生。」假答：「還不止那樣呢，維勒先生；我的主人病得很重，他替我們弄了一個房間——以前我們是在狗窠裏——替我們出房錢，先生，夜裏來看我們，一個人都不知道。維勒先生呵！」假說，這次是眼睛裏含着真的眼淚了，「我情願服侍這位紳士，到我倒在他腳下死掉。」

「我說呀，」沙姆說，「對不起，我的朋友——這話別提了！」
假·屈拉倫吃驚了。

「別提這話，我告訴你，青年人，」沙姆堅決的重複說，「除了我，沒有人能服侍他。我們現在說到這話，我就讓你知道另外一個秘密吧。」維勒先生付啤酒賬的時候說，「你注意，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也沒有在小說書上讀過，也沒有在畫子上見過什麼穿緊身褲子和鞋罩的安琪兒——連戴眼鏡的也沒有，照我記得的說，雖說那樣打扮的什麼相反的東西倒也許有的——不過，假·屈拉倫，你記住我的話，不管這一切，他卻是一個真正的澈頭澈尾的安琪兒，我倒要看看，有誰敢對我說他知道有比他更好的呢。」說着這樣挑戰的話，維勒先生把我頭放進一隻側袋裏扣了，順便做了許多加強確實性的點頭和手勢，出發尋找作爲話題的人了。

他們發現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爾在一起，很懇切的談着，對於那些聚集在板球場上的人羣一眼也不看；那些人羣是很混雜的，很值得一看，假便是在無所事事的好奇心之下的話。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時沙姆和他的同伴走近了，「你看得出你的健康怎樣變化的吧，同時你想一想吧，你覺得勝

任這工作的時候就把意見寫出來給我，我考慮了這問題之後就和你討論。現在你回房間去吧。你累了，你還不能在外面走得
太久呢。」

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昔日的活潑勁兒是一星都沒有了，連到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困境中無意間最初發現他的時候他裝出來那點悲傷的興緻也沒有了——不聲不響的深深鞠了一躬，示意假不必現在就跟他去，於是慢慢爬似的走了。

「奇怪的場面呵，是嗎，沙姆？」匹克威克先生高興的掉頭看看說。

「非常之奇怪，先生，」沙姆答。「怪事層出不窮，」沙姆加上一句自言自語，「假如那個金格爾不是玩的灑水車式子的什麼東西，那就是我大錯而特錯！」

弗利脫監獄的這一部份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那裏的那由牆壁圍成的場子，恰好寬闊得足夠做一個板球場。一邊當然就是圍牆，另外一邊是監獄的一部份——這裏正對着（或者不如說假使沒有圍牆的話就是正對着）聖·保羅大教堂。許多的負債者，用種種百無聊賴的神態在那裏蕩着或坐着，他們之中的大部份是在監獄裏等待上破產法庭去被宣告「垮台」的日子，而另外一些卻已經在那裏拘押了一期又一期，俾他們所可能的拖過了許多歲月。有幾個襤褸不堪，有幾個穿得漂漂亮亮，污垢的很多，清潔的很少；但是全都像動物院裏的野獸一樣的沒精打采，在那裏懶洋洋的倚着，閒蕩着，和偷偷摸摸的走動着。

在下臨運動場的那些窗戶裏，倚着許多人，有的和下面的熟人在鬧嚷嚷的談話，有的和下面的一些好事的擲球者玩着球；另外一些在看人家打球，或者注意着孩子們叫喚每一局污垢的拖着鞋皮的女人們在到那位於場子一角的廚房去的路上來來去去；另外一個角落裏，孩子們在叫着、打着、和玩着球柱的翻滾和玩球的人的叫喚，和這些以及其他無數種聲音永久的混雜着；一切都是喧嘩和騷亂——除了在幾碼之外的一個可憐的小棚子裏，那裏寂靜而可怖的躺着昨夜裏死掉的高等法院犯人的身體，在等候驗屍的嘲弄。身體，這個法律家的術語所指的就是構成一個活人的那一切憂慮、愛戀、希望和悲苦之動亂迴旋的集體呵。法律佔有了他的身體了；它現在躺在那裏，裹着屍衣，作為法律的大慈大悲一個莊嚴的見證。

「你要去看看，叫兒舖子嗎，先生。」假·屈拉偷問。

「你說的什麼？」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反問。

「叫兒舖子呵，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

「那是什麼呢，沙姆，鳥店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保佑你的心啊，不是的，先生。」假回答說：「叫兒舖子，先生，就是賣燒酒的地方呀。」於是假·屈拉偷先生簡單的解釋說，任何人都可以把燒酒拿進債務人監獄，違犯的要受重罰；而這種商品卻是拘禁在裏面的女士們和紳士們所極其珍愛的，所以不知哪個投機的看守爲了某種進賬的原故，默許兩三個犯人零售杜松子酒，這被寵愛的東西，讓他們自己落點好處。

「這個辦法，先生，已經逐漸介紹到所有的債務人監獄裏了，」屈拉偷先生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沙姆說：「除了送錢給看守的，無論誰想做這種壞事，看守們都非常當心的禁止，所以有的時候報紙上稱讚他們的機警呢；這有兩個結果——嚇得別人不敢做這生意，和抬高他們自己的品格。」

「完全是這樣的，維勒先生，」假說。

「對，但是這些房間沒有被搜查嗎，看有沒有燒酒藏在裏面？」匹克威克先生說。

「當然搜查過的囉，先生，」沙姆答：「不過看守們先知道，通知了叫兒，你去看的時候大約只好暗自在肚子裏叫罷。」

這時，假已經敲了一扇門，就有一位蓬頭的紳士開了它，他們走進之後，他又把它門了，於是拉開嘴巴露齒一笑；假對這

● Whisting-shop 是從 whistle 這字而來，這字在俚語中由「噓哨」、「尖聲」之意轉而指「噓囉」、「噓子」、「噓酒」。

叫做「潤潤喉囉」，所以 whisting-shop 可直截譯爲「潤喉囉的舖子」，但此處因有匹克威克先生的誤會，不能譯得和「鳥店」離開太遠。

回答了同樣的一笑，沙姆也是。匹克威克先生呢，覺得他或許也是需要如此的，就一直保持着微笑到這會晤的末了。

蓬頭的紳士似乎對於這個生意上的無言的宣佈頗為滿意，從他的床架下面拿出一隻扁平的石頭壺子，那大約可以裝兩夸，從裏面倒出三杯杜松子酒，假·屈拉倫和沙姆用非常熟練的態度喝了下去。

「還要嗎？」那位叫兒紳士說。

「不要了。」假·屈拉倫答。

匹克威克先生付了錢，門拔了門，他們走了出來。洛科先生剛好走過，蓬頭紳士對他作了一個友善的點頭。

匹克威克先生從這裏走出之後，遊遍了所有的過道，上下了所有的樓梯，又重新在院子裏各處兜了一圈。監獄的居民們大體上似乎全是米文士、史門格爾、牧師屠夫和腿子的重重複複。在每一個角落裏都是同樣的污穢、同樣的騷亂和喧囂，同樣的特徵無論在最好的方面或最壞的方面，整個的監獄似乎是不安而騷亂，而人們來來去去的爬過和掠過猶如不安的睡夢中的黑影。

「我看够了。」匹克威克先生投身於自己的小房間裏的一隻椅子上的時候說。「這些景象叫我頭痛，我的心也是。從此以後我要做我自己房間裏的囚犯了。」

匹克威克先生頑強的守着這個決定。整整三個月，他都是整天關在房裏，祇在夜裏偷偷的出去呼吸空氣，那時候他的同獄者們大部份已經睡在床上，或者正在房間裏縱酒。他的健康顯然開始因為禁閉的嚴密而受損害了；但是，無論貝科和他的三位朋友的屢次請求，或者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更常常提出的警告和勸誡都不能使他把頑強的決定改變絲毫。

① 這句原文：But the turnkeys knows beforehand, and gives the word to his whistler, and you

may whistle for it when you go to look. whistler 並非通常的「作噓聲者」而是 whistling-shop 的人；

whistle for it 意為「徒然」「枉費」；whistle 一字的變化多端的運用，譯時不得不略加改動。

第四十六章

記述微妙的感情的一幕動人的情景，連帶着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所做的趣事。

在七月末一週的三天，有一輛單馬雙輪出租馬車，號頭不詳，在高斯維爾街上疾馳而行；三個人擠在裏面，另加車夫一名，他呢，當然是坐在他所特備的那個在旁邊的馭者座上；在帷幕上面，揚着兩條披肩，顯然是屬於坐在帷幕下面的兩位瘦小的潑婦相的婦女的；她們之間埋着一位紳士，被壓縮在很小的範圍之內，他的神態是遲鈍而馴順，每次賈起勇氣來說話，總是被那兩位潑婦相的婦女之一所打斷。這時候，兩位潑婦相的婦女和那位遲鈍的紳士正在向車夫發互相矛盾的命令，目的都是要他把車子開到巴德爾太太門口，不過遲鈍的紳士反對並且公然違拗兩位潑婦相的太太的意見，認為那大門是綠色的，而不是黃色的。

「停在綠色大門的屋子面前，開車的，」遲鈍的紳士說。

「啊！你這頑固的人！」潑婦相的太太之一叫喚說。「車夫，開到黃色大門的房子面前去。」

聽了這話，那位用了突然的努力把車子停在綠色大門的房子面前因而把馬拉得如此之高幾乎使他跌進車子來的馬車夫，就讓那牲口的前腿重新落了地，按轡不動。

「我到底要開到哪裏？」車夫問。「你們自己先弄清楚了吧。我要問的就是一句話，哪裏？」

這時候爭執更加劇烈的重起了，那匹馬被一隻蒼蠅在鼻子上麻煩着，馬車夫就根據抗激法●的原則仁慈的利用閒暇

時間抽牠的頭。

「多數就是勝利，」潑婦相的太太之一終於說了。「黃色大門的房子，車夫。」

單馬雙輪車衝向黃色大門的屋子，「弄出」——照潑婦相的太太之一得意洋洋的所說——「真比坐了自備馬車來還更神氣的聲響。」於是車夫下車扶了兩位太太出來——但是，從一隻窗戶裏伸出來的托馬斯·巴德爾君的小小的圓臉，卻在離開幾家的一所房子裏，那是紅色的大門。

「氣人。」上面說的那位潑婦相的太太說，對遲鈍的紳士射了一個刻毒的眠風。

「我的愛，那不怪我呵，」那紳士說。

「不要跟我說話，你這人，不要跟我說，」那位太太斥責的說。「紅色大門的那所房子，車夫。啊，假使世上有一個女子受着一個兇惡的人的罪，他利用一切機會在陌生人面前羞辱他的妻子，算是得意，假使世上有這樣的女子，那就是我。」

「你自己應該害羞呵，賴得爾。」另外一位瘦小的女人說，她不是別人，正是克勒平斯太太。

「我做了什麼呀？」賴得爾先生問。

「不要對我說話，不要開口，你這畜生，不要害我火起來忘記了我的教規打你，」賴得爾太太說。

這對話進行着的時候，車夫極其可恥的用韁繩拉着馬走到紅門的房子面前，巴德爾君已經開了門在等着了。這是一個卑劣而低三下四的到一個朋友家去的派頭呵，不是用牲口的全部火氣和勁道衝到門口，不是車夫的一躍而下，不是呼哧甸甸的敲門，不是到最後的瞬間纔擦的一聲拉開了帷幕，免得太太們坐在風口里，然後車夫把披肩遞上去，彷彿他是一個自備馬車的車夫，風頭是完全全倒了——比徒步走來還乏味。

「喂，托密，」克勒平斯太太說，「你的可憐的好媽媽怎麼樣呀？」

● 抗激法 Counter-irritation，或譯反對刺激法，實不甚妥，其意爲刺激外部以求內部痛苦之解除，或刺激某一生理系統以解除另一生理系統之痛苦。

「啊，她很好的，」巴德爾君答。「她在前客堂裏，——預備好了，我也預備好了，我。」說到這裏，巴德爾君把兩隻手向口袋裏一插，從口袋的階石的最下一級跳下去，又跳上來。

「還有別人同去嗎，托密？」克勒平斯太太說，整理着長披肩。

「山得爾斯太太要去的，」托密答。「我也去。」

「唔，這孩子，」瘦小的克勒平斯太太說。「他只想到自己。喂，托密，親愛的。」

「唔，」巴德爾君說。

「還有誰去呀，寶貝？」克勒平斯太太用籠絡的態度說。

「啊，洛傑士太太要去的，」巴德爾君回答，他說這個消息的時候把眼睛睜得非常之大。

「什麼！是租了房子的那個太太嗎？」克勒平斯太太脫口而出的喊。

巴德爾君把手向口袋裏插得更深些，點了恰恰三十五次頭表示正是那位女房客，不是別人。

「保佑我們！」克勒平斯太太說。「今天的集會真好。」

「啊，你假使知道碗棚裏的東西，你就要這麼說了，」巴德爾君回答。

「什麼東西呢，托密？」克勒平斯太太用哄騙的口氣說。「你肯告訴我的，托密，我知道。」

「不，不告訴你，」巴德爾君答，搖着頭，又跳到最下一級上。

「唔，這孩子！」克勒平斯太太咕嚕的說，「多惹人生氣的一個小壞蛋來吧，托密，告訴你的親愛的克勒貝吧。」

「母親說我不能告訴的，」巴德爾君回答說，「我有吃呢，我。」在這種展望的鼓舞之下，這個早熟的孩子用更大的勁玩

起他的幼稚的腳踏水車來。

上面這對一個幼年的孩子的盤問進行着的時候，賴得爾先生和太太正和馬車夫作車錢的爭論。這時達到了有利的馬

● 腳踏水車 Treadmill 原為西歐古時獄中處罰犯人作苦役之用。此處或係謂巴德爾君在階石上跨上跨下好像踏水車也。

車夫的終結，賴得爾太太氣得搖搖幌幌的走過來。

「嗚呀，瑪麗·安什麼事情呀？」克勒平斯太太說。

「我全身都發抖了，貝特賽。」賴得爾太太答。「賴得爾不像一個男子漢，他什麼都不管。」

這對於不幸的賴得爾先生是很難算公平的，他是在爭吵開始的時候就被他的好太太推在旁邊並且斷然的命令他閉嘴的。然而他沒有得到辯護自己的機會，因為賴得爾太太顯出了要昏迷的確實無疑的徵象，這被從客堂的窗戶裏看見了，於是巴德爾太太、山得爾斯太太、女房客和女房客的女僕都慌慌張張衝出來，把她帶進了屋子；同時全體一致說着許多憐惜和慰問的話，好像她是這塵世上最受苦的人之一。把她弄進前客堂之後，又把她安置在一張沙發上；那位從二樓來的太太跑了，二樓帶回一瓶揮發鹽，於是緊緊抱住賴得爾太太的頸子，用合乎女人的全部溫和和憐愛，把那瓶子湊在她的鼻子下面，直到她經過許多掙扎終於甘心申明她是確實好些了纔罷。

「啊，可憐的人！」洛傑士太太說。「我知道她的心情的，知道得太清楚了。」

「啊，可憐的人！我也知道的。」山得爾斯太太說。於是所有的女人異口同聲的嘆息，並且說她們知道那是什麼的，而她們是真的可憐她呢。女房客的女僕，只有十三歲大，三呎高，連她都喃喃的訴說她的同情。

「不過究竟是什麼事情呢？」巴德爾太太說。

「嗚，是什麼事情溶解了你呀，太太？」洛傑士太太問。

「我是被弄得很激動呵，」賴得爾太太帶着讀實的態度回答說。因此女太太們都對賴得爾先生投射憤慨的眼光。

「唉，事實是，」那位不幸的紳士說。走近一步，「我們在這門口下車的時候，發生了一點爭執，跟那單馬雙輪車」的車夫——說到單馬雙輪的時候他的妻子發出了一聲高而尖的叫喚，所以下面的解釋都聽不見了。

「你還是讓我們來安慰她吧，賴得爾。」克勒平斯太太說。「你在這裏她就不會好。」

● 單馬雙輪車是出租馬車里最「沒有派頭」的，所以說不得也。

全體女太太們都同意這意見，所以賴得爾先生就被推出了房間，教他到後院呼吸呼吸空氣，他這樣做了大約一刻鐘光景，巴德爾太太來了，帶着莊嚴的臉孔對他說，現在他可以進來，但是要非常當心對他太太的行爲。她知道他並不是存心不善，不過瑪麗·安是很不強健的，他假使不小心謹慎，他會無意中失掉她的，那就造成他以後的一個非常之可怕的回憶了等等。這一切，賴得爾先生極順從的聽着，隨即帶着極端羔羊相的神態回到客堂裏。

「愛，洛傑士太太，」巴德爾太太說，「你還沒有被介紹過呢，夫人，賴得爾先生，夫人，克勒平斯太太，夫人，賴得爾太太，夫人。」

——「她是克勒平斯太太的姊妹，」山得爾斯太太加以提示。

「啊，是麼？」洛傑士太太莊端有禮的說，因為她是房客，而她的女僕是在旁邊侍候着，所以她是莊嚴多於親密，纔適合於她的地位。「啊，是麼？」

賴得爾太太甜蜜的微笑，賴得爾先生鞠躬，克勒平斯太太說，「她確信她是非常之高興有這個機會被一位她久聞大名叫做洛傑士太太的女士所認識的。」——這句恭維，被上述的女士用優雅的謙虛接受了。

「喂，賴得爾先生，」巴德爾太太說，「我相信你應該覺得非常之光榮，因為你和托密是僅有的兩位紳士一路護送着許多女太太們上罕普斯脫德的西班牙園去。你想他是不是呢，洛傑士太太呵？」

「啊，當然的呢，夫人，」洛傑士太太答她說了之後，所有其他女太太們都響應說，「啊，當然的呢。」

「我當然感覺到光榮呵，夫人，」賴得爾先生說，搓着手，露出一點兒略爲起勁的傾向。「真的，說老實話，我說，當我們一路坐着單馬雙輪車。」——

又聽到這些喚起許多悲苦回憶的字眼的時候，賴得爾太太就重新把手絹應用到眼睛上去，並且發出一聲半遏制的尖叫；因此巴德爾太太對賴得爾先生皺皺眉頭，示意他最好不要再開口，並且裝模作樣的叫洛傑士太太的女僕「開席。」

這是把壁櫥裏藏着的財寶顯現出來的信號，財寶包括許多盤橘子和餅乾，一瓶陳得結了皮的紅葡萄酒——是一先令九辨士買來的——還有一瓶十四辨士的有名的東印度白葡萄酒，這些都是爲了招待那位女房客預備的，它們使在座每個

人都獲得無限的滿意。克勒平斯太太的腦子裏曾經一度被引起很大的驚慌，因為托密企圖敘述他怎麼被整開關於現在在行動中的那些食品的情形。（幸而這企圖在一開始就被半杯陳得結皮的『喝不得』所打消，而他的小生命因此受了幾秒鐘的威脅呢。）之後，大夥兒就動身去雇一輛到聖普斯脫德的驛車。車子不久雇到，兩個鐘頭之內全體安全抵達西班牙園的『花園茶座』。在那裏，不幸的賴得剛先生的第一個舉動就幾乎使他的好太太舊病復發，不是因為別的，正是因為他叫了七客茶而實際上（正如女太太們異口同聲說的）讓托密從任何人或每個人的杯子喝是再容易不過的事，只要在侍者不看著的時候就是了。那就可以省掉一客茶錢，而茶卻是一樣的喝得舒服。

然而，沒有辦法了，茶盤端來了，七隻杯子和托子，麵包和牛油如數。巴德爾太太被一致推為主席，洛傑士太太坐在她右手，賴得剛太太在左手，於是這頓吃喝很愉快而輕鬆的進行了。

「鄉村實在是多可愛呀！」洛傑士太太慨嘆的說，「我幾乎願意我能永遠住在鄉下。」

「呵，你不會歡喜這樣的，夫人。」巴德爾太太有點急忙的回答說，因為就房東的立場而言，鼓勵這種念頭是一點兒沒有好處的，「你不會歡喜的，夫人。」

「呵！我想你是不會滿足於鄉村的，因為你太活潑和有人緣了，夫人。」克勒平斯太太說。

「也許是吧，夫人。也許是吧。」那位二樓房客嘆氣說。

「孤獨的人們，他們沒有人關心或者沒有人照顧，或者他們是精神上受了傷害，等類。」賴得剛先生說，打起了一點興致，一面說一面看看大家，「對於他們，鄉村的確是非常之好的，人們都說，鄉村是屬於受傷的精神的呵。」

唉，這不幸的男子，他縱使說了世界上所有的任何東西，也比說這句話好呵。當然的，巴德爾太太哭起來了，並且要求立刻帶她離席，看見這種情形，那深情的小孩子也開始極其悲傷的號哭起來。

「有誰相信嗎，夫人。」賴得剛太太惡狠狠的對二樓房客大聲叫着說，「一個女人會嫁到這樣一個不像男子漢的東西，像這樣每時每刻的作弄女子的感情的，夫人。」

「我的親愛的，」賴得剛先生抗議說，「我的話一點沒有什麼用意呵，我的親愛的。」

「沒有用意！」賴得爾太太重複他的話說，帶着很大的鄙夷和輕蔑。「滾開。我不要看見你，你這畜生。」

「你可不要苦了自己呀，瑪麗·安。」克勒平斯太太插上來說。「你真是愛顧到自己的身體，我的親愛的，但是你老是不走開吧，賴得爾，好人，否則你祇是害她生氣。」

「你最好是一個人去喝你的茶吧，先生。」洛傑士太太說，又應用那嘆氣的瓶子了。

那位依照習慣在忙着應付麵包和牛油的山得爾斯太太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賴得爾先生就安安靜靜的走開了。

這之後，那位抱起來已經太大一點的巴德爾君，大鬧了一陣要贖到母親懷裏，他在這行動中間把靴子伸上了茶桌，在杯子和托子中間引起了一些擾亂。不過，那在婦女們中間有傳染性的昏眩的毛病，是難得持久的，所以當他被好好的吻過，並且小小的哭過之後，巴德爾太太恢復了，把他重新坐好，想着她自己剛纔怎麼這樣笨，於是又斟了些茶。

就在這時候聽見由遠而近的車輪聲，女太太們抬頭一看，看見一輛出租馬車停在花園門口。

「又來了淘伴！」山得爾斯太太說。

「是一位紳士。」洛傑士太太說。

「噯，可不是賈克孫先生，那個從道孫和福格那裏來的青年人嗎？」巴德爾太太喊。「噯呀！匹克威克先生是一定不肯付賠償費的。」

「或者提議結婚呢？」克勒平斯太太說。

「噯呀，那位紳士這麼慢吞吞！」洛傑士太太喊。「他幹麼不趕快一點？」

賈克孫先生對一位剛從車子裏出來手裏拿着一根粗大的櫛木棍子穿了黑色鞋罩的衣衫襤褸的人在說着什麼，女太太們說了那些之後，他纔轉身向她們坐着的地方走來，一路把他的頭髮沿着帽子邊盤好。

「有什麼事嗎？發生了什麼事情嗎？」賈克孫先生。巴德爾太太急切的說。

「什麼也沒有，夫人。」賈克孫先生答。「好嗎，女士們，我得請你們原諒，女士們，原諒我打擾——不過我是爲了法律，女士們，法律。」賈克孫先生嘴裏這樣道歉，微微一笑，包括大家在內的鞠一躬，又把頭髮掠一掠。洛傑士太太噓噓的對賴得爾太太

說他真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人。

「我到高斯威爾街去拜訪，賈克孫接着說，「聽老媽子說你在這裏，就雇了馬車來了。我們的先生們請你馬上就到城裏去呢，巴德爾太太。」

「天呀！那位女士脫口的喊，因為這消息的突如其來的性質而大吃一驚。

「是呀，賈克孫說，咬着嘴唇，「是非常之重要而緊急的事情，無論如何不能就誤。的確的，道孫着重的對我這樣說，福格也是的。我把馬車特地留了好讓你坐着回去。」

「多奇怪呀！」巴德爾太太喊。

女太太們同意那是非常之奇怪的事，不過一致認為那一定是非常之重要，否則道孫和福格不會派人來；並且，既然事情迫切，她就應該立刻上道孫和福格那裏去。

被自己的律師這樣急得要命的我，這是有某種程度的驕傲和得意的；這一點，對於巴德爾太太決不是不中意的事，尤其因為可以不無根據的假設這件事會使她在二樓房客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她微微假笑了一下，裝作極其心煩和疑惑，而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說是她設想她是必須去的。

「不過你走了這麼一趟不要吃點東西嗎，賈克孫先生？」巴德爾太太勸誘的說。

「噯的確是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耽擱了，賈克孫答，「並且我有一個朋友一道，」他繼續說，對那拿格木棍子的人那邊看看。

「啊，請你的朋友過來吧，先生，」巴德爾太太說。「請你叫你的朋友來吧，先生。」

「啊，謝謝你，我想不用了，」賈克孫先生說，態度有點不安。「他不大習慣和女太太們交際，那使他害羞。假使你叫侍者拿點不攪水的東西給他，他不會馬上喝下去的，不會的呢！——不信試試看，」賈克孫先生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手指有趣的繞着鼻子轉着，提醒他的聽衆他的話是說諷口氣。

侍者馬上被派到害羞的紳士面前，害羞的紳士喝了點什麼，賈克孫先生也喝了點，女太太們爲了款待客人也喝了點。

後賈克孫先生說恐怕是動身的時候了；因此山得爾太太、克勒平斯太太和托密（他是被安排了陪伴巴德爾太太的其餘的留下給賴得爾先生照應和保護）都進了馬車。

「伊薩克，巴德爾太太正預備進馬車的時候，賈克孫說了抬頭看看坐在馱者座上抽着雪茄的帶柁木棍子的人。」

「唔。」

「這就是巴德爾太太。」

「啊，我知道，早已知道了，」那人說。

巴德爾太太進了車，賈克孫先生跟着進了車，他們就開走了。巴德爾太太忍不住把賈克孫先生的朋友所說的話細想起來。機伶的傢伙呵，這些吃法律飯的人，上帝保佑我們，他們是多麼會認出人來呵！

「訴訟費是討厭的事呵，不是嗎，」賈克孫說，那時候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爾太太都睡着了；「我是說你的訴訟費的賬單呵？」

「他們拿不到這筆錢我是很抱歉的，」巴德爾太太答，「不過，假使你們這些弄法律的紳士做這些事情原是設機，那末你們一定會遇到受損失的時候呢，你知道。」

「我聽說，你在審判之後給了他們一張你的訴訟費總數的承認字據，」賈克孫說。

「是的，那是作爲一種形式的意思，」巴德爾太太答。

「當然囉，」賈克孫冷冷的回答，「完全是一種形式，完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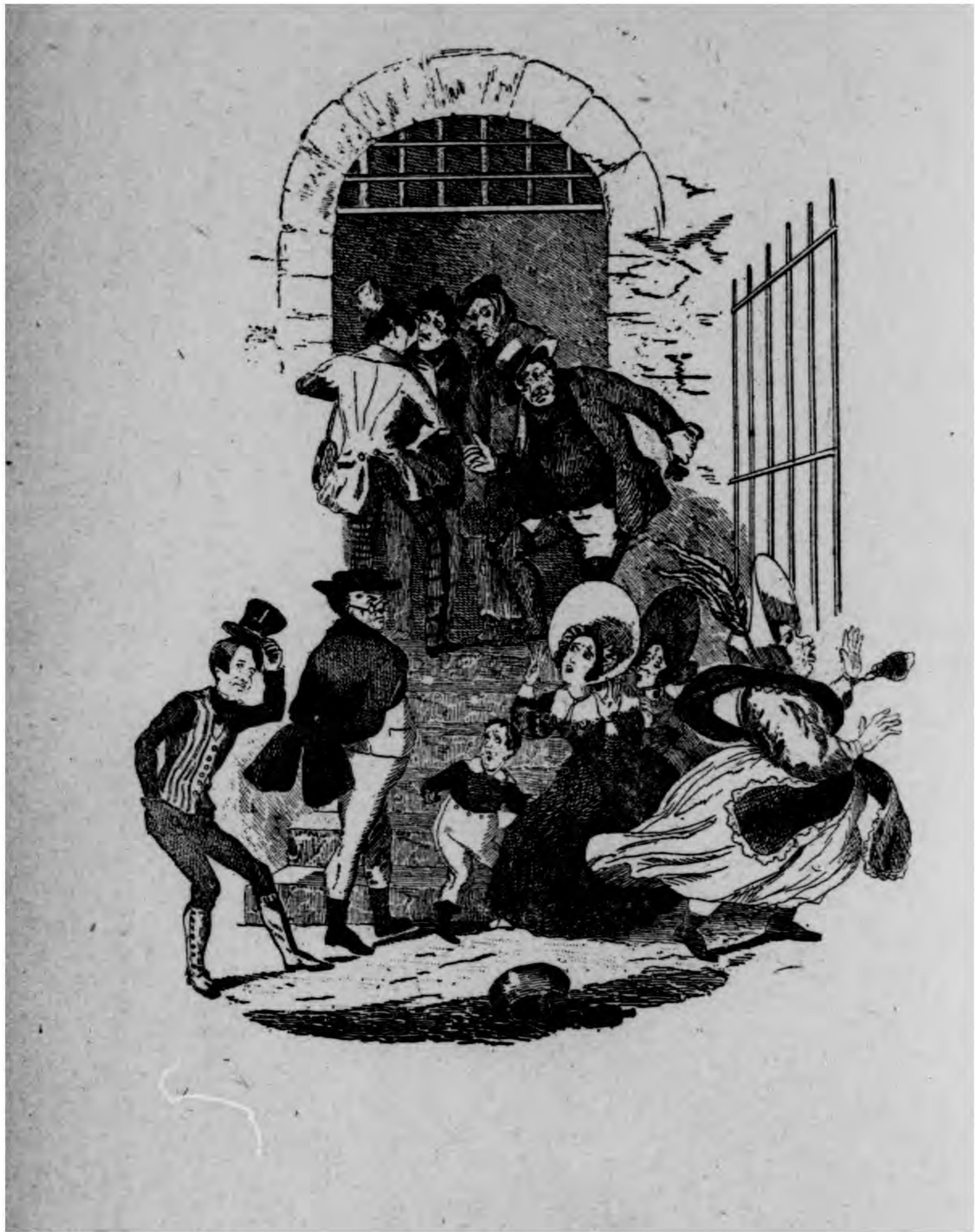
他們繼續前進，巴德爾太太睡着了。過了些時，馬車的停止把她驚醒。

「保佑我們，」這位太太說，「我們是到了弗利曼法庭嗎？」

「我們沒有走那一步，」賈克孫答，「請下車吧。」

還沒有十分清醒的巴德爾太太照做了，那是個奇怪地方——一堵高牆，正中有一道大門，裏面有一盞煤氣燈點着。

「喂，女士們，」拿着柁木棍子的人叫，把頭伸進馬車，推醒山得爾太太，「來吧，」山得爾太太醒醒她的朋友，下了車。



倚着賈克孫的手臂，手裏拉着托密的巴德爾太太已經進了入口，他們跟進去。

她們走進的房間卻比大門還要古怪相。那麼多的男子站在那裏，而且他們那樣的瞪着眼睛。

「這是什麼地方呀？」巴德爾太太問，站住脚。

「不過是我們的公共機關之一呵，」賈克孫答，催她通過一道門，並且回頭看着別的女太太們是否跟着來了。「當心點，伊薩克！」

「安安當當的，」拿掃木棍子的人答。門在他們後面重重的碰上了，他們走下短短的一座階級。

「我們到底到了。一切括括老叫，巴德爾太太。」賈克孫說與高彩烈的四面看看。

「你是什麼意思呀？」巴德爾太太心裏七上八下的問。

「是這樣，」賈克孫答，把她稍為拉到旁邊一點。「不要怕，巴德爾太太。比道孫再漂亮的人是決沒有的，太太，比福格再仁慈的人也是沒有的。那是他們的責任，公事公辦，把你來執行了抵訴訟費，但是他們亟力避免叫你的感情受刺激。你回想一下事情辦得這樣漂亮，心裏有多大的安慰呢？這是弗利脫，夫人，祝你夜安，巴德爾太太。夜安，托密！」

賈克孫匆匆同着那拿掃木棍子的人走掉的時候，另外一個一直在旁邊看着的手裏拿一把鑰匙的人就來領着那位惶惑的女性從另外一座短階級走進一道門。巴德爾太太猛烈的尖叫起來，托密吼起來，克勒平斯太太縮做了一團，山得爾斯太太不管三七廿一，拔脚就跑。因為在那裏站着被損害的匹克威四先生，他是正出來作他的夜間散步；他旁邊倚着沙姆意爾。維勒。沙姆看見巴德爾太太，用譏諷的尊敬脫一脫帽子，而他的主人是憤憤然的掉頭而去了。

「不要為難這個女人，」看守維勒說，「她是剛進來。」

「一個犯人，」沙姆說，迅速的帶好帽子。「原告是誰呀？什麼案子呀？說吧，老朋友。」

「道孫和福格呵，」那人回答，「訴訟費承認字據的執行。」

「假來，假！」沙姆喊，衝進過道裏，「跑到貝科先生那裏去，假，要我馬上來。我看這裏，面有苗頭，好事，噯呀，老闊呢？」但是這問話沒有答覆，因為假一接到任務立刻滿身是勁的去了，而巴德爾太太已經昏厥了，貨真價值的。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關於公事，和道孫和福格的得到實惠。文克爾先生在異常的情境之下重新出現。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證明出比他的頑固更有力。

假·風拉倫向荷蘭狂奔去，絕不減低速度；有的時候跑在街心，有時在人行道上，有時在陽溝裏，全看一路上的男人、女人、小孩、和馬車的擁擠的情形而改變；他不顧一切的阻礙，一步不停，一直跑到格雷院的大門口。然而，不管他這全部的努力，他到的時候大門已經關了足足半點鐘了，而當他找到貝科先生的洗滌女傭的時候已經離開監獄關門過夜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這女傭和一個結了婚的女兒住在一起，女兒是把手給了①一個不住在本區的侍者，他租了什麼一條街上的什麼一號房子裏的前後間，那裏緊靠著什麼一個糟坊，在格雷院胡同的後面的什麼地方。找到洗滌婦之後，洛頓先生還得從喜鵲和殘樁的後間裏搜索出來；假剛達到這個目的，交待了沙姆·維勒的口信之後，鐘已經打十點。

「瞧，洛頓說，『時候太遲了。你今天夜裏進不去了，你被關在大門外了，我的朋友。』」

「不要管我，假答，『我可以在無論什麼地方睡。但是，今天晚上去看貝科先生不更好嗎？那末明天早上一起來我們就可以到那邊去了。』」

「唉，洛頓稍爲想了一下之後回答說，『假使是任何別人的事，貝科不會頂高與我趕到他家去的，既然是匹克威克先

①「把手給了誰」即等於說「嫁了誰」。

生的呢。我想我不妨做主雇一輛馬車去開辦公室的賬。決定了這樣辦法，洛頓先生拿了帽子，求在座的人們在他暫時缺席的期間指定一位代理主席，就領路走到最近的馬車站，叫了一部最漂亮的馬車，叫車夫開到拉塞爾方場的蒙泰馬場。

貝科先生這天正有宴會，足以做證明的是起坐間的窗戶裏的燈光，一隻改良了的大鋼琴的聲音，和一個可以改良的纖細的歌聲，還有一股幾乎壓倒一切的肉味，瀰漫在階梯和入口處。事實是有兩位非常好的鄉村代理者剛好同時上城，所以就招集了一個可喜的小小集會來歡迎他們，包括人壽保險處秘書史尼克斯先生，優秀的法律顧問普勞西先生，三位律師，一位破產法庭的委員，一位法學院來的特別代辯士，一位他的學生，小眼睛的專斷的青年人，寫過一部關於讓渡法的有趣的書，那裏面有許多許多的欄外註解和徵引；另外還有幾位優秀的和出色的人物，矮小的貝科先生被低聲通報了他的書記求見，就從這一羣人中間走出。走到餐室裏，看見洛頓先生和假·風拉倫模樣模糊的顯現在一支廚房燭燭的光線下，面那燭燭是一位爲了按季拿工錢而屈尊穿着絲紗天鵝絨短袴和棉紗襪子的紳士，出於對書記和一切有關「寫字間」的東西的適度的輕蔑，拿來放在桌上的。

「喂，洛頓，」矮小的貝科先生說，闖上房門，「什麼事呀，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信件？」

「不是，先生，」洛頓答，「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那裏來的人，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裏來的嗎，呢？」那位矮小的人說，迅速轉過來對着假，「好，什麼事情呢？」

「道孫和福格把巴德爾太太執行了追訴訟費呢，先生，」假說。

「不會的，」貝科叫，把兩手插進口袋，倚在碗櫃上。

「是真的，」假說，「好像審判過了之後他們就從她弄到一張訴訟費的承認字據了。」

「了不得，」貝科把兩隻手拔出口袋，用右手的指關節敲着左掌，加強了語氣說，「他們真是我所發生過關係的人中間最伶俐的無賴了！」

「我所見識過的最厲害的辦公事的人呵，先生，」洛頓發表意見。

「厲害，」貝科響應說，「倒不知道怎麼對付他們。」

「真是先生，倒不知道，」洛頓答，隨後，師徒兩位深思了一會兒，帶着高興的臉色，好像他們是在思索着人類的智慧所達到的最美麗而聰明的發現之一。等他們從讚嘆的恍惚狀態相當恢復過來的時候，假·屈拉倫就把他的任務的其餘部分也都說了。貝科深思的點點頭，拉出錶來。

「明天準十點我就到那裏，」矮小的人說。「沙姆是很對的。告訴他吧。你要喝杯葡萄酒嗎，洛頓？」

「不，謝謝你，先生。」

「我想你的意思是要，」矮小的人說，轉身向碗櫃裏找酒瓶和杯子。

洛頓的意思是，要，所以他就不再提這，卻用一種可以聽見的低語問假那掛在壁爐對面的貝科的畫像是不是像得出奇。對於這話，假當然是回答了。這時酒倒出來了，洛頓就喝了祝貝科太太和孩子們的健康，假喝了祝貝科穿絲紗天鵝絨短褲和棉紗襪子的紳士認為送寫字開來的人出去是不在他的責任範圍之內的，所以貫徹到底的拒絕應鈴，於是他們就自己送自己出去。律師上了他的起坐間，書記上了喜鵲和殘檯，假就上道院花園小菜場去找一隻菜籃子過夜。

第二天早上鐵準在約定的時間，那位好心的矮小的代理人敲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門了，沙姆·維勒很敏捷的開了門。

「貝科先生來了，先生，」沙姆向匹克威克先生通報客人，那時匹克威克先生正帶着深恩的神情坐在窗口。「非常之高與你先生偶然進來看看。我相信東家有一句半句話要和你談談呢，先生。」

貝科對沙姆遞了一個瞭解的眼光，表示他知道不要說是被請來的，並且招呼他走近，湊着他的耳朵迅速的低聲說了幾句什麼。

「你說真的嗎，先生？」沙姆說，極其吃驚的倒退了一步。

貝科點點頭，微笑。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看看這位矮小的律師，然後看看匹克威克先生，然後看看天花板，然後又看看貝科，拉開嘴巴露一露牙齒，綻聲大笑，最後，從地板上抓起他的帽子，不作其他解釋，跑掉了。

「這是什麼意思呀？」匹克威克先生問，驚訝的看着貝科。「是什麼事情把沙姆弄成這種非常之奇怪的状态呀？」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貝科答。「來吧，我的好先生，把你的椅子拉到桌子旁邊來。我有許多話對你說呢。」

「那些是什麼文件呀？」小人兒把一小卷用紅毛線繫着的文件放在桌上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問。

「巴德爾和匹克威克的案子裏的文件。」貝科答，用牙齒咬開線結。

匹克威克先生把椅子的腿在地上軋軋的一拖，然後重重的向裏面一坐，疊起了兩手，嚴厲的——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真有嚴厲的態度，話——看着他的法律朋友。

「你不高興聽見提到這個案子嗎？」那個小人兒說，還在忙着解結。

「不，的確是不。」匹克威克先生答。

「那真抱歉。」貝科繼續說，「因為它就要做我們的談話的題目了。」

「我倒願意在我們之間決不再提到這個題目呢。」貝科，匹克威克先生連忙插進來說。

「吓，吓，我的好先生。」小人兒說，解開那卷子，犀利的從眼角上看着匹克威克先生。「它是必須被提的。我是特地來的。現在，你預備好了聽我要說的沒有，我的好先生，不忙，你假使沒有預備好，我可以等的。我這裏有今天的早報呢。我總會等得到的。」說到這裏，小人兒把一條腿向另外一條上面一擱，做出開始看報的樣子，很悠閒而且很專心。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嘆一口氣，但是同時又轉化成一個微笑。「說你要說的吧，還是老話吧，我想。」

「有一點不同，我的好先生，有一點不同。」貝科答，慢吞吞折起報紙重新放進了口袋。「巴德爾太太，這案子裏的原告，是在這些圍牆裏了，先生。」

「我知道的。」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回答。

「很好。」貝科用反駁的口氣說。「我想你知道她怎麼會來的吧，就是說，爲了什麼理由，並且是誰控告的？」

「我知道至少我已經聽沙姆說過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裝作若無其事。

「沙姆所說的。」貝科答，「我敢說是十分正確的。那末，我的好先生，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女子要不要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匹克威克先生迴聲說。

「留在這裏呵，我的好先生，」貝科答向後靠在椅背上，並且牢牢盯着他的當事人。

「你怎能問我呢？」那位紳士說。「那在於道孫和福格呀；你知道的，很清楚。」

「我一點都不知道，」貝科反駁說，很堅決。「那不在於道孫和福格；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的，我的好先生，就像我知道的一樣。那完完全全唯一一的在於你。」

「我！」匹克威克先生脫口的喊，神經質的站起身來，馬上又坐了下去。

小人兒在他的鼻煙蓋蓋子上敲了一個響響，打開，弄了一大撮，重新蓋上，重新說了一聲，「在於你。」

「我說，我的好先生，」小人兒繼續說，他似乎在從鼻煙獲取勇氣；「我說呀，她很快得到自由，或者被永遠監禁，那在於你，並且獨獨在於你。聽我說完，我的好先生，請你，並且不要這麼漲勁，因為那不過叫你出一身大汗，沒有別的好處。我說呀，」貝科繼續說，每說一個字就輪流用一隻手指在桌上點一點。「我說沒有別人唯有你能够把她從這悲慘的洞裏救出來；你要救她，只要把那案子的訴訟費——原告和被告雙方的訴訟費——付給弗利曼法庭的那兩條鯊魚就是了。噯，請你安靜一點呵，我的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的臉色在聽這段話的時候發生了極驚人的變化，顯然是瀕於大發脾氣的境地，但是他盡力鎮定他的怒氣。貝科呢，又吸了一撮鼻煙來加強他的說理力量之後，繼續發言。

「我今天早上已經看過那個女子。付了她的訴訟費，你就可以得到賠償金的撤銷；另外——這一點我知道是更多多值得你考慮的一件事，我的好先生——在她的名義之下，寫信給我的形式，發一個自願的陳述聲明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由道孫和福格這兩個教唆、鼓勵和實行的，說她深深的後悔，做了對你煩擾和傷害的工具，並且說她要求我出面調解，請求你的原諒。」

「你是說，假使我替她付訴訟費的話吧，」匹克威克憤憤然的說。「真是個有價值的文件！」

「這裏沒有什麼，」假使，「我的好先生，」貝科得意的說。「我所說的那封信在這裏了。是另外一個女子在今天早上九

點鐘送到我寫字間的我還沒有把腳踏到這個地方或者和巴爾德太太通個任何消息呢。憑信譽說。」矮小的律師從文件卷裏揀出那封信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肘前面，連續吸了兩分鐘的鼻煙，眼睛一霎不霎。

「你所要說的完了嗎？」匹克威克先生溫和的問。

「不見得。」貝科答。「我在這時候還不能說，那承認字據的措辭，名義問題，以及我們所能搜集的關於起訴的全部經過的證據，已經足以辯正那個陰謀的訴訟。我恐怕不能說，我的好先生，他們是太狡猾了，我想我是說，無論如何，把全部事實合起來看，已經足以在一切有理性的人的腦子裏替你辯正了。現在，我的好先生，我來問你，這個一百五十鎊，或者上下一點——算它個概數吧——在你是算不了什麼的。你是受了不利的判決的，對他們的判決是錯的，不過他們是作爲對的來決定的，而那是反對你的。你現在有一個機會，只要輕易的條件，就可以使你的地位和繼續留在這裏大不相同了，你留在這裏，在不知道你的人看來，那完全是出於單純的，執迷不悟的，殘酷的頑固；如此而已，我的好先生，相信我，這機會給你恢復你的朋友，你的舊事業，你的健康和娛樂；它可以解放你的忠誠依戀的僕人，否則他就要陪你坐牢到你死，那末，對於利用這個機會，你還有什麼猶疑？尤其是，它可以使你實行以德報怨——我知道，我的好先生，那是你的心地所使然的——來把這個女子從悲慘和墮落的环境解救出來，那種環境，假使依我的話，任何男子也不應該被送進去，何況加於一個女子，那也許是更加可怕和野蠻呵。那末我問你，我的好先生，不懂作爲你的法律顧問，而且作爲你的非常忠實的朋友來問你，你是否要放棄可以達到這許多目的和得到這全部好處的機會，祇爲了那種無價值的願慮，怕讓不多幾鎊的金錢跑到那兩個流氓的口袋裏，而這錢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除了使他們越多弄到越貪心不足，因而更快的做出必然以毀滅爲結束的舉行動來。我把這些考慮向你提出了，我的好先生，我說得很沒有力量和不充份，但是我請你想一想——把它們好好的想一想，儘管多想一會兒好了；我在這裏非常耐心的等你的回答。」

「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來得及答覆；貝科先生還沒有來得及把如此之長得異常的議論之後，斷然需要的鼻煙吸掉二十分之一，外面起了一陣低低的噤噤咕咕的聲音，隨後，門上發出一聲遲疑的敲聲。

「『噫呀，』顯然已經被朋友的呼籲所激動的匹克威克先生叫起來，『那門多搗蛋呀！誰呀？』」

「我，先生。」沙姆·維勒答，伸進頭來。

「我現在不能夠同你談話，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有事，這時候，沙姆。」

「請你原諒，先生。」維勒先生答。「不過這裏有一位女士，先生，說是有非常要緊的事告訴你哪。」

「我不能見任何女士。」匹克威克先生答，他的腦子裏充滿巴德爾太太的形象了。

「我不大相信呢，先生。」維勒先生堅持着說，搖着頭。「假如你知道在附近的是誰，我相信你會改一改你的調子了；就像那老鷹聽見知更鳥在角落裏唱歌的時候，大笑一聲說的囉。」

「是誰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你見她嗎，先生？」維勒先生問，用手帶住了門，好像他在門後面藏着什麼奇怪的活動物似的。

「我想或者是必須見她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對貝科看看。

「那末好，開始吧！」沙姆喊。「打鑼，開幕，兩個陰謀家出場。」

沙姆·維勒說過，推開了門，那生弄爾·文克爾先生慌慌張張衝了進來，被換着手眼在他後面的一位青年女士，正是在丁格來谷曾經穿過毛皮口子的靴子的那位；她現在由於嬌羞和惶恐的很有趣的結合，以及紫丁香色的絲袍子，漂亮的襪帽，和貴重的有花邊的面紗，顯得比以前更美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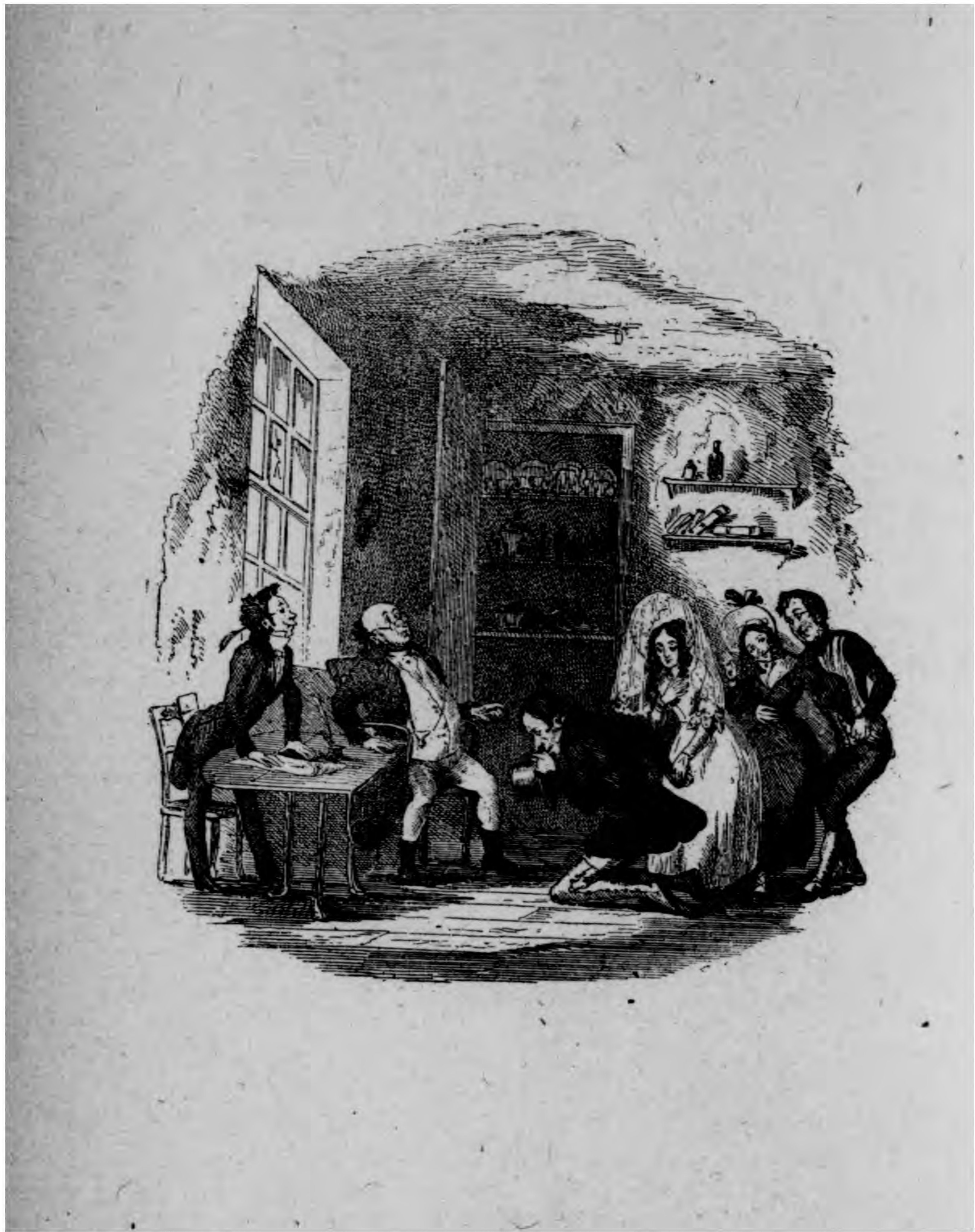
「愛拉貝拉，愛倫小姐！」匹克威克先生喊，立起身來。

「不。」文克爾先生答，跪下來了。「文克爾太太，原諒我的親愛的朋友，原諒！」

匹克威克先生幾乎不能相信或者簡直就不相信自己的感覺，假使不是有其他的旁證，那就是貝科的微笑的臉孔以及在背景上有沙姆和那漂亮女僕的赫然存在，他們正懷着最高興的滿意在靜靜的注視着這些行動。

「啊，匹克威克先生。」愛拉貝拉說，聲音低低的，像是被沉默所墜了，「你能够原諒我的輕率嗎？」

匹克威克先生對這懇求沒有作語言的答覆，祇是連忙脫下眼鏡，抓住青年女士的兩隻手，吻了她許多次——或許比絕對必需的要多出許多次呢——然後，仍舊抓住她的一隻手，對文克爾先生說，他是個無法無天的小伙子，就叫他站起來；文克



爾先生呢，已經在一種悔罪的態度中間用帽子邊括了幾秒鐘鼻子，就照做了；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在他背上拍了幾下，然後熱烈的和貝科握握手，貝科呢，並不在這個致意的機會上落後，用十足的善意恭賀了新娘和漂亮的女僕兩位，又極其誠懇的扭了文克爾先生的手，之後，就用鼻煙來收拾起他的快樂的表示，吸了如此之多，足以叫半打數自有普通構造的鼻子的任何男子打一生一世的噴嚏。

「噫，我的親愛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說，「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來，坐下，讓我聽一聽吧。她多好看呀，不是嗎，貝科？」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一面察看着愛拉貝拉的臉孔，那樣子彷彿她是他的女兒似的得意和狂喜。

「討歡喜，我的好先生，」矮小的人回答說，「假使我不是一個結了婚的人，我就難免要妒忌你了，你這小伙子。」這麼說着，矮小的律師對文克爾先生胸口戳了一下，那位紳士也回報了一下，然後兩人都縱聲大笑，但是沒有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笑得響；他是在碗棚的門的掩蔽之下剛剛吻了那漂亮女僕，鬆動了他的感情。

「我對你是感激不盡呢，沙姆，的確的，」愛拉貝拉說，再甜蜜不過的微笑一下。「我不會忘記你在克利夫頓的花園裏的靈力。」

「不要再提那事情了，夫人，」沙姆答。「我不過是幫助了自然呵，夫人，就像那大夫把那孩子放血放死掉的時候對他母親說的囉。」

「瑪麗，我的親愛的，坐下來，」匹克威克先生打斷這些客套話，說。「那末——你們結婚有多久了，噫？」愛拉貝拉羞答答的看看她的夫君，他回答說，「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嗎，呢？」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你們這三個月是做什麼的呢？」

「啊，可不是，」貝科插嘴說，「說吧，把這懈怠說出個道理來。你看匹克威克唯一覺得吃驚的是，這一切沒有在幾個月之前做好。」

「事實是，」文克爾先生答着，着他的害羞的年輕妻子，「很久我都不能說服貝拉逃出來，等我說服了她，又隔了許多時候纔找到機會。而且瑪麗要早一個月辭工，纔能離開那隔壁人家，而我們沒有她的幫助事情是不大可能辦好的。」

「噯呀呀，」匹克威克先生喊，他這時已經重新帶好眼鏡，從愛拉貝拉看到文克爾，又從文克爾看到愛拉貝拉，他的臉上流露着熱心和溫情所能傳達於人類臉孔的最大的愉快——「噯呀呀，你們所採取的步驟似乎是非常之有系統的。哪，這一切你的哥哥全都知道了嗎，我的親愛的？」

「不，不，」愛拉貝拉答，變了臉色。「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一定只能從你知道——只能從你的嘴裏知道。他是這樣的粗暴，這樣的有偏見，並且是這樣的——這樣的發急幫他的朋友索亞先生。」愛拉貝拉低下頭來繼續說，「所以我怕那結果怕得要命。」

「啊，可不是，」貝科莊嚴的說。「你一定要爲了他們擔當這件事，我的好先生。這些青年人縱使不肯聽別人的話，卻是尊敬你的。你一定要阻止惡作劇，我的好先生。熱血——熱血。」小人兒吸了警告性的一撮鼻煙，疑懼的搖搖頭。

「你忘記了，我的愛，」匹克威克先生溫和的說，「你忘記我是一個囚犯了。」

「不，我自然是沒有忘記，我的親愛的先生，」愛拉貝拉答。「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從來沒有停止想到你在這種可怕的地方你的痛苦要有多大，不過我希望，你爲了自己所不肯做的，也許爲了我們的幸福你肯做。假使我的哥哥從你首先聽到這事，我覺得我們是一定能夠諒解的。他是我在這世界上僅有的親屬匹克威克先生，除非你替我辯解，我恐怕連他也要失去了我做錯了——非常非常的錯，我知道的。」說到這裏，可憐的愛拉貝拉把臉藏在手裏裏痛哭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的天性被這眼淚大爲感動了，但是當文克爾先生替他揩着眼淚，用非常之甜蜜的聲音的最甜蜜的調子哄她和求她的時候，他就非常之不安起來，顯然決不定如何做法纔好，那是在眼鏡片、鼻子、緊身袴、頭和鞋罩上面的種種神經質的磨擦可以作證明的。

貝科先生（好像這年輕的一對在今天早上曾經先到他那裏去過的樣子）利用這些猶疑不決的徵象，就用法律的觀點和伶俐，極力說，老文克爾先生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兒子在人生的階梯上昇了這重要的一步，而這位兒子的前途完全依

着那位老文克爾繼續用不滅的眷愛之情對他，假使這件大事長久對他保持着秘密呢，那末他是看不見得會繼續那樣的；匹克威克先生上布列斯托爾去接愛倫先生的時候，正不妨爲了同等的理由到伯明罕找一找老文克爾先生；最後，老文克爾先生是有充份的權利認爲匹克威克先生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兒子的監護人，和忠告者的，而因此當然也因爲匹克威克先生的個性的關係，他就應該親自和親口去對那位老文克爾先生說明事情的全部情況和他在那裏面所參加的部份。

陳述到這一階段，普曼先生和史拿格先生極其技巧的來了，因爲必須把所發生的一切包括贊成和反對雙方的種種理由，給他們解釋一下，所以全部辯論從頭反覆了一遍，之後，每人都照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長度極力申辯的說一番。到最後，匹克威克先生完全被辯駁和規勸得推翻了全部決定，並且被弄得幾乎有頭昏腦暈的危險，就把愛拉貝拉抱在懷裏，宣稱她是一個非常之可喜可愛的人，他雖然不知道是怎麼的，不過他從一開頭就永遠是非常之歡喜她的，說他的心決不允許他妨害青年人的幸福，他們高興要他怎麼就怎麼好了。

一聽見這個讓步，維勒先生的第一件行動就是放假。屈拉倫到那位著名的派爾先生那裏去，要他交出正式的釋放文件，那是他的謹慎的父親出於先見之明留在那位飽學的紳士手裏以備在任何時間有突然的需要之用的；他的第二件行動是投資他的全部現款，買了二十五加侖性質溫和的黑啤酒，親自拿到板球場上，分給每個要分享的人，做了這之後，就在那建築物的各處歡呼，直到噁了嗓子，然後，安安靜靜的沈入他的通常的鎮靜而哲學氣的狀態。

那天下午三點鐘，匹克威克先生對他的小房間看了最後的一眼，儘可能從那些急切趕上來握他的手的債務人的人羣裏擠出去，走到看守室的階梯上。他在這裏轉過頭來看看他的周圍，這樣做的時候他的眼睛發光了。全部擁擠在那裏的沒有血色的憔悴的臉孔裏面，沒有一張不是因爲他的同情和慈喜而快樂了一點的。

「貝科！」匹克威克先生說，招呼一個青年人過來，「這是金格爾先生，就是我對你說過的。」

「很好，我的好先生！」貝科答，對金格爾緊緊的盯着，「明天，你會再看見我的，青年人，我希望你對於我所要告訴你的會永遠記住和深深感動，先生！」

金格爾恭敬的鞠了躬，抖得非常厲害的握了匹克威克先生伸給他的手，於是走開。

「假你是知道的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先說，介紹那位紳士。
「我知道這個流氓的。」貝科高高興興的說。「照應你的朋友，明天下午一點鐘不要跑開。聽見沒有，現在還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你把我叫你去送去的小包裹交給你的老房東了嗎，沙姆？」

「交了，先生。」沙姆答。「他哭了起來，先生，他說你是非常的慷慨和周到，他但願你能够替他種上。」一場跑馬蹄癆病，因為他的在這裏住了許多年的老朋友死了，他沒處找到第二個。」

「可憐的人，可憐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上帝保佑你們，我的朋友們！」

匹克威克先生說了這臨別的話，羣衆發出一陣大聲的叫喚，他們中間有許多擠上來重新握他的手，這時，他套住貝科的手，臂連忙跑出監獄。這一瞬間，他是比最初進來的時候悲哀和憂鬱得多呢。唉，有多少悲哀和不幸的人被他留在後面了呢！他們又有多少仍然被囚禁在那裏呵？

那天晚上，至少對於喬治和兀爾的一個小集會，是個快樂的晚上，而第二天早上從它的善於款待客人的門口出現的兩顆心是輕鬆而愉快的。這兩顆心的所有者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維勒這兩位之中的前者很快坐進了一部舒服的驛車，車尾有一個小小的馭者座，後者很矯健的跳了進去。

「先生，」維勒先生對他的主人喊。

「嚶，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把頭伸出窗子來。

「我但願這些馬曾經在弗利脫登過三個月呵，先生。」

「爲什麼，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嗨，先生，」維勒先生喊，搓着手，「假如牠們登過，牠們要怎樣的跑法呀！」

● 一種如種牛痘之種，跑馬蹄癆，急性肺癆。

第四十八章

敘述如何匹克威克先生由沙姆意爾·維勒幫助着企圖獲

笨·加明·愛倫先生的心，解落波·索要先生的怒。

笨·愛倫先生和寶·索要先生一道坐在舖子後面的小小的外科室裏，討論着斬碎的小牛肉和未來的希望，這時候，並不是不自然的，討論轉到寶的業務狀況，和他足以從那獻身從事的光榮職業獲得足夠的獨立財產的現有可能性。

「那我想，寶·索要先生說，依循着那題目的線索追究下去，」我想，笨，那是有點成問題的。」

「什麼有點成問題？」笨·愛倫先生問，同時喝一口啤酒磨礪一下智力。「什麼東西成問題？」

「哪可能性呵，寶·索要先生答。

「我忘了，笨·愛倫先生說，「啤酒提醒了我，知道我是忘了寶——是的，是成問題。」

「奇怪得很，笨人是怎樣的眷顧我呀，寶·索要先生說，回想着，「他們整夜的沒有一小時不敲門叫我起來；他們吃藥多到我認為不可能的程度；他們應用發泡膏藥和水蛭的堅持不懈，像是做別的什麼大事；他們給家庭裏添起人口來快得真嚇人。最後這項中間有六個預約，都在同一天，而且都委託了我！」

「那是非常之愜意呵，不是嗎？」笨·愛倫先生說，拿起盤子添一點斬碎的小牛肉。

「啊，非常之愜意。」寶答：「不過還沒有病家因為能省一兩個先令而信任你那樣的愜意。這個生意，廣告裏描寫得很妙，笨，這是一種業務，一種非常之大的業務——就是這樣。」

「寶。」笨·愛倫先生說，放下刀叉，把眼睛盯着朋友的臉孔：「寶，我告訴你。」

「什麼呢？」寶·索要先生問。

「你一定要儘量的趕快使你自己成爲愛拉貝拉的「千鎊的主人」。」

「年利百分之三的整理公債，現在用她的名義存在英格蘭銀行裏。」寶·索要用法定的字眼補充說。

「一點不錯。」笨說：「這錢在她成年或者結婚的時候就歸她所有。她還差一年成年，而假使你買起勇氣來的話，不要三個月她就結婚了。」

「她是非常的動人和討歡喜的女子，」洛波·索要先生答道：「據我所知道，她只有一個錯處。不幸是，這僅有的缺點正是沒有眼光，她不歡喜我。」

「我的意見是，她歡喜什麼她並不知道，」笨·愛倫先生輕蔑的說。

「也許吧。」寶·索要先生說：「不過我的意見是，她不歡喜什麼她是知道的，那是更重要哪。」

「我但願，」笨·愛倫先生咬緊牙齒說，那樣子與其說像個用刀叉吃小牛肉膳的和平的青年紳士，不如說像個用手指挖生狼肉吃的野蠻的武士：「我但願我知道有哪個流氓會經惹過她，企圖獲得她的愛情。我相信我要殺他呢，笨。」

「我要請他吃一顆子彈，假使我發現出他來，」索要先生說，停下來長飲一口啤酒，從酒壺上對外射着惡毒的眼光：「假使這樣還幹不了他，我就再替他開刀拿子彈，那樣結果他。」

笨·愛倫先生心不在焉的對他的朋友默默凝視了幾分鐘，然後說——

「你從來沒有直截了當向她求婚吧，寶？」

「沒有。因為我知道沒有用的，」洛波·索要先生答。

「你應該馬上提出來，還等些什麼，」笨斥責的說，帶着惡狠狠的冷靜：「她會要你的，否則我要弄明白是什麼原故，我要

行使我的權威。」

「得，」寶·索要先生說，「我們看吧。」

「我們要看的，我的朋友，」笨·愛倫先生兇暴的答，停頓了幾秒鐘，他又用被熱情哽咽着的聲音說，「你從你小孩子的時候起就愛她了，我的朋友。」——我們同在學校裏做小學生的時候你就愛她了，即使在那時候，她就任性，輕蔑你的幼小的感情。有一天，你用一個小孩子的愛情的全部熱烈，堅持着要求她接受你用抄本的紙精緻包成一個圓包的兩塊葛隸子餅乾和一隻蜜甜的蘋果，你還記得嗎？」

「記得，」寶·索要答。

「她表示輕視，是吧？」笨·愛倫說。

「是的，」寶答，「她說我把那包東西放在我的起花厚棉布椅子的口袋裏許久，把蘋果烤得討厭的熱了。」

「我記得末，」愛倫先生陰沈沈的說，「因為那樣我們就把它自己吃了，輪流的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寶·索要用憂鬱的縐眉頭表示他對於剛纔提起的那個情景的回憶，兩位朋友保持了一些時的沈默，各人沈浸在自己的思潮裏。

當寶·索要先生和笨·愛倫先生之間交換着這些議論的時候，當那穿灰色衣服的孩子，詫異着這頓飯吃得異常的長，時時向玻璃門裏投射焦急的眼光，爲了不知道小牛因磨終於能給他的個人慾望留下多少這種的內心憂懼而心煩意亂的時候，有一輛添了暗綠色，由一隻肥肥的栗色馬拉着，由一個身穿車夫的上衣而鬍子穿得像馬夫鬍子的脾氣陰陽怪氣的僕人駕着的，私人的轎車，在布列斯托爾的街道上沈着的行駛着，這些外貌是一些有經濟習慣的老太太們所佔有和維持的車子所共同的，這輛車子裏坐的主人和所有者就是一位老太太。

「瑪丁！」老太太從前窗對外喊那壞脾氣的僕人。

「噯？」壞脾氣的僕人說，對老太太欠帽致敬。

「到索要先生那裏，」老太太說。

「我正是向那裏去，」壞脾氣的僕人說。

老太太點頭表示滿意，這滿意是壞脾氣僕人的有預見之明賦予她的感情的；壞脾氣的僕人給了那隻肥馬着着實實的一鞭，大家一道往實·索要先生那裏去了。

「瑪丁，」轎車在洛波·索要先生的門口停下的時候老太太說。

「噢，」瑪丁說。

「叫那小伙計出來看着馬。」

「我打算自己來看，」瑪丁說，把鞭子放在車頂上。

「我不允許，無論如何不允許，」老太太說；「你的陳述將來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帶你到裏面去。我們談話的時候你一定自始至終不能離開我旁邊。你聽到沒有？」

「聽到，」瑪丁答。

「好，那你還等着什麼？」

「不等什麼，」瑪丁答說着，這位用右腳的脚趾尖踏在車輪上平衡着身體的壞脾氣的僕人，悠閒的下了車輪，去喊出了穿灰色役服的孩子，就打開車門，放下踏脚，伸進一隻包了黑色羚羊皮手套的手，拉出了老太太——那不關心的樣子，就彷彿她是一隻硬板紙的大盒子。

「噢呀，」老太太叫，「我是這樣的着急，現在我到了這裏，渾身都發抖了，瑪丁。」

瑪丁先生掩在黑色羚羊皮手套後面咳嗽一聲，沒有表示同情，所以老太太強作鎮定，碎步走上實·索要先生的階梯，瑪丁先生跟在後跟着。老太太剛走進舖子，笨加明·愛倫先生和實·索要先生——他們已經把燒酒和水收拾開，並且打翻了嘔吐藥來驅除煙草味——不勝愉快和感動之至的急忙趕了出來。

「我的親愛的姑母，」笨·愛倫先生喊，「你多仁慈啊，來看我們，這是索要先生，姑母，我的朋友實·索要先生，我對你說過的，關於——你知道姑母，」在這裏當時並不特別清醒的笨·愛倫先生加了一個「愛拉貝拉，」他算是用耳語聲說的，實

醫卻是特別聽得出的、清晰的聲調，任何人都不會不聽見，縱使不想聽。

「我的親愛的笨加明，」老太太說，呼吸非常急促的努力掙扎，從頭到腳的抖着——「不要吃竊，我的親愛的，不過我想我最好是和索要先生單獨談幾句，一會兒——只要一會兒。」

「實」笨·愛倫先生說，「你帶我的姑母到外科室裏去好嗎？」

「當然，實」用極其職業化的口氣回答，「請走這邊，親愛的夫人，不要害怕，夫人，我們能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替你弄得妥妥當當，那是無疑的，夫人，這裏親愛的夫人，現在開始吧！」說着，實·索要先生把老太太攙了坐上一張椅子，關了房門，拉過另外一張椅子，讓她坐好，等着她把什麼毛病的徵候詳細說來，那是他從裏面預見了一大串利益和好處的。

老太太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頭搖了許許多多次數，開始哭起來。

「神經性，實·索要慇懃的說，「樟腦精屬水，每天三次，夜裏吃安神劑。」

「我不知道怎樣開始說，索要先生，」老太太說，「那是這樣的非常痛苦和難過。」

「你不用開始了，夫人，」實·索要先生答，「我能够預見到你來說的一切，頭有毛病呵。」

「我很抱愧，我以為那是心，」老太太說，輕輕呻吟一聲。

「那是最輕微的危險都沒有的，夫人，」實·索要答，「根本的原因是胃。」

「索要先生，」老太太叫，大吃一驚。

「毫無疑問末，夫人，」實答，顯出不可思議的聰明相，「藥，及時的吃，親愛的夫人，就可以防止這一切。」

「索要先生，」老太太說，比先前更激動了，「這種行為，不是對於像我這種處境的人的一個大大的無禮，就是因為你不瞭解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假使是什麼藥的力量，或者我可能利用的什麼預見，能够阻止所發生的事情，我當然早已採取了。我更要緊的是能够立刻看見我的姪女，」老太太說，憤憤的旋着她的手提袋，一面說一面站起來。

「慢一點，夫人，」實·索要說，「我恐怕是沒有瞭解你，是什麼事呀，夫人？」

「我的姪女，索要先生，」老太太說——「你的朋友，的妹妹。」

「喂，夫人。」賈說，非常的不耐煩，因為老太太雖然很興奮，說起話來卻是極其叫人發急的慢吞吞，那是老太太們常行的「喂，夫人？」

「三天之前離開了我家，索要先生，藉口是去看我的一個姊妹，她的另外一個姑母，她是辦着一個蠻大的寄宿學校，就在第三號哩，碎過去一點，那裏有一棵很大的金鏈花樹和一座橡木門。」老太太說，說到這裏停下來擦眼淚。

「啊，魔鬼捉了金鏈花樹去吧！夫人。」賈說，在焦急之中把他的職業的尊嚴完全忘了。「說得快一點吧；再加點兒蒸汽吧，夫人，請你。」

「今天早上，」老太太慢吞吞的說，「今天早上，她——」

「她回來了，我猜想，夫人。」賈說，精神大振。「她回來了嗎？」

「不，她沒有——她寫了一封信，」老太太答。

「她說什麼？」賈連忙問。

「她說，索要先生，」老太太答——「我就是爲了這個，我要你讓索加明心裏有個準備，溫和的和一步一步的讓他知道；她說她——我把信帶在袋裏了，索要先生，不過我的眼鏡在馬車裏，所以我假使想這樣來指點那地方給你，不過是浪費你的時間，她說，總之，一句索要先生，她說她結婚了。」

「什麼？」賈·索要先生說——不是「說」，是大叫。

「結婚了，」老太太重說一遍。

賈·索要不再聽下去，卻從外科室得到外間舖面，大聲喊着，「笨，我的朋友，她逃走了！」

笨·麥倫先生正在櫃檯後面打瞌睡，頭垂過了膝頭半呎的樣子，他一聽到這個呼號，立刻向瑪丁先生處奔的衝過去，一把扭住這位沈默的僕從的頸巾，表示有把他就地扼殺的意思，而由於常常是絕望所產生出來的那種決斷，他立刻把這意思付之實行，帶着很大的勇氣和外科術的手腕。

瑪丁先生是一個不大說話的人，沒有什麼雄辯和說服的能力，所以他臉上帶着非常鎮靜而和善的表情，忍受着這個行

動，有這麼幾秒鐘；但是，那很快的威脅着發生這樣的結果，使他從此以後對於獲得什麼工錢、膳宿，或其他都永遠無能爲力了。他就咕噥了一聲含糊不清的抗議，把笨加明·愛倫先生摔在地上。而那位紳士的手是纏住在他的頸巾裏的，所以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跟他下地板。他們兩人正躺在那裏掙扎着，鋪面的門開了，兩位極其出人意外的客人的來到，增加了在場的人數。這兩位正是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意爾·維勒先生。

維勒先生所看見的事情使他立刻發生的印象是這樣的：瑪丁先生是索要先生歷來吃烈性的藥，或者弄得發病，以便加以實驗，或者是隨時吞一點毒藥爲了試驗什麼新的消毒劑的效力，或者是做些其他什麼事情來促進偉大的藥物科學。滿足這兩位青年藥劑師胸中燃燒着的熱烈的探究精神。因此，沙姆想不到要去干涉，一動不動的站着，旁觀着，好像他對於那未決的實驗的結果大大的感到興趣。匹克威克先生不是這樣，他立刻用他慣有的那股勁撲向吃驚的交戰者們，並且大聲喊旁觀的人來加入。

這發醒了實·索要先生，他是到現在爲止完全被他的朋友的瘋狂嚇呆了；在那位紳士的幫助之下，匹克威克先生扶起了笨·愛倫。瑪丁先生發現只有他一人在地板上，也就站了起來，四面看看。

「愛倫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什麼事情呀，先生？」

「不要管，先生，」愛倫先生答，傲然不買賬的樣子。

「怎麼的啦？」匹克威克先生問着實·索要，「他不舒服嗎？」

實·索要還沒有回答，愛倫先生一把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用悲傷的聲調喃喃的說，「我的妹妹，親愛的先生，我的妹妹呵。」

「啊，就是這樣嗎？」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希望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解決這個問題。你的妹妹是平安無事，我到這裏來，我的親愛的先生，就是。」

「很抱歉做出什麼打斷這樣非常之有趣的程序的事情來，就像國王解散國會的時候說的囉，」向玻璃門裏面親視過一會兒的維勒先生插嘴說，「不過，這裏還有另外一個實驗哪，先生，這裏有位可敬的老太太躺在地毯上等着解剖，或者電療，

或者別的什麼提神的和科學的新發明呢。」

「我忘了，」笨·愛倫先生喊，「那是我的姑母。」

「噫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可憐的老太太，輕一點，沙姆，輕一點。」

「家庭裏的人的奇怪的境遇，」沙姆說，把姑母抱進一隻椅子，「喂，錫骨頭助理的，把揮發的玩兒拿出來！」

後面這句是對穿灰色衣服的孩子說的，他是剛好把馬車交給了守衛的人看齊，跑回來看看那一切大聲小氣是怎麼回事的。灰色衣服的孩子，實·索要先生和笨·愛倫先生（他把姑母嚇昏了過去，現在很孝心的就愛她的甦醒了），三個人忙著，老太太終於恢復了意識，隨後笨·愛倫先生用迷惑的臉孔對着匹克威克先生，問他剛纔正打算說卻被如此可驚的打斷了的是什麼。

「我們這裏全是朋友嗎，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清一清嗓子說，並且看看那駕駛肥馬所拉的轎車的，臉色陰沈的，不大開口的人。

這提醒了實·索要先生，那穿灰色衣服的孩子正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和貪婪的耳朵在作旁觀。這位初步的藥劑師被抓住衣領舉起來攪出門外之後，實·索要就叫匹克威克先生放心，可以不加保留的說話。

「你的妹妹，我的親愛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對笨·愛倫說，「是在倫敦，健康而快樂。」

「她的快樂不是我的目的，先生，」笨·愛倫先生說，手一揮。

「她的丈夫是我的目的，先生，」實·索要说，「他將是先生，我的離開十二步的目的，而且我要把他做一個很好的目的呢，先生——這下流的惡棍！」這話，照樣子看，原是很妙的威脅，並且是寬洪大量的，但是實·索要先生在結束處加上些一般的說法，卻不免減弱了它的效果，那是說的什麼打他的頭和敲出他的眼珠之類，比較起來自然覺得太普通通過了。

「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在你對那位紳士應用這些性質形容辭之前請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他的錯過究竟有多大，還有更重要的，請你記住他是我的一個朋友呵。」

「什麼，」實·索要先生說。

「他的名字，」笨·愛倫喊，「他的名字。」

「那生弄爾·文克爾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笨加明·愛倫先生慢吞吞的把他的眼鏡用靴子後跟踏得粉碎，拾起碎片分裝在三隻衣袋裏，疊起了手背，咬着嘴唇，用威脅的態度看着匹克威克先生那副圓滑的臉孔。

「那末，是你嗎，先生，鼓勵並且作合這個婚姻的？」笨加明·愛倫先生終於問。

「那末，我想那一定是這位紳士的僕人做的好事了，」老太太插上來說，「在我家門口鬼頭鬼腦的蕩着，想勾引我的僕人們圖謀反對女主人，瑪丁！」

「噯？」那壞脾氣的僕人說，走上前來。

「你今天早上對我所說的你見過他在弄堂裏的那個年輕人，就是他嗎？」

上面已經說過，瑪丁是個不大開口的人，他對沙姆·維勒看看，點點頭，低沈的吼出一聲，「就是他，」向來不驕傲的維勒先生，在他們眼光相遇的時候對那壞脾氣的馬夫微笑一下，算是打一個友誼的招呼，並且用有禮貌的字句說他曾經「拜識過的。」

「我幾乎把他扼殺，」笨·愛倫先生喊，「他卻是一個忠實的人，匹克威克先生，你怎麼敢讓你的什麼傢伙做出引誘我妹妹的事來的，我要求你解釋，先生。」

「解釋看看，先生，」實·索要喊，惡狠狠的。

「是一個陰謀，」笨·愛倫說。

「道地的騙局，」實·索要先生加一句。

「不要臉的欺騙，」老太太發言。

「完全是拆白，」瑪丁說。

「請聽我說，」匹克威克先生懇求的說，那時笨·愛倫先生倒進一張病人們在裏面放血的椅子，把他自己完全交給他

的手絹了。『我對這事，除了有一次在兩個青年人會面的時候在場看着之外，沒有作過更多的幫助；那次會面我阻止不了，因此我覺得我在場的話，可以免除否則可能發生的任何最輕微的行爲不正的懷疑；這就是我在這事裏面所參加的全部，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他們有立刻結婚的念頭。雖然請注意，』匹克威克先生連忙控制住自己加上一句，『請注意，我不是說，假使我知道他們想結婚，我就會加以阻止。』

『你們聽見的，你們全體；你們聽見的吧？』笨加明·愛倫先生說。

『我希望他們聽見，』匹克威克先生溫和的說，對大家看看，『而且，』他接上說：說着臉色泛紅了，『我希望他們也聽見這個，就是據我所聽到的來看，你像這樣企圖勉強你的妹妹的心願，那是一點都不正當的，你倒是應該出於慈愛和寬恕來努力代替她從小就失掉的那更親近的家屬的地位。至於說我的年輕朋友，我必須請你讓我說一句，他在世俗的有利條件的任何一點上，至少都和你平等，縱使不說好得多，除非我們用適合的氣量和審慎來討論這個問題，我拒絕再聽任何關於這事的話。』

『我願意說句把話，附帶在剛纔大發脾氣的那位可敬的紳士提出來的問題上面，』維勒先生走上前來說，『就是這樣的話：在場的人中間有一位曾經叫我做傢伙。』

『那是跟這事情一點沒有關係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插上說，『請閉住你的嘴吧。』

『我就不說那事情吧，先生，』沙姆答，『我祇要說這一點，也許那位紳士以爲有什麼最先的愛情呢；不過那是沒有的，因爲那位小姐在剛交朋友的時候就說，她受不了他，沒有誰擠了他，縱使小姐沒有遇到文克爾先生，那對於他還是一個樣，這就是我要說的，先生，我希望我現在使那位紳士的心裏舒服一點了。』

維勒先生這番安慰話之後，接着是短短的沈默之後，笨·愛倫先生從椅子上起身，申明他從此以後不要再見愛拉貝拉的面。實·索要先生呢，不管沙姆的恭維話，可怕的要緊要對那幸福的新郎報復。

但是，當事情正達到高峯而且還有這樣停留着的危險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發現了老太太是一個有力的幫手，她顯然是很被他爲她的姪女辯護的態度所感動，就試着說些安慰話來勸笨加明·愛倫先生，其中主要是說，總之，也許那還不太壞就

算好的了，越少張揚越可以早點補救。而她老實說，她根本不覺得那是怎樣了不得的壞事。已過之事沒法重來，無可奈何的，就只好忍受。還有其他許多這類新奇而有激勵性的話，對於這一切，索明·愛倫先生回答說，他並沒有不尊敬他姑母或任何別人的意思，但是假使對於他們反正一樣的話，並且他們允許他自由自便的話，他是情願把妹妹恨到她死，以至死了以後。

當這決定被宣佈了半百次數的時候，終於，老太太突然昂起頭來，顯出很威嚴的樣子說，她倒願意知道她做了些什麼來了，以致於對她的年齡和地位竟不加以尊敬；她自己的姪兒，在他出世之前大約二十五年就記得他的，在他嘴裏沒有長一顆牙齒的時候就認識他的，更不用說她親眼看着他第一次剃頭髮，以及在他嬰兒時代的無數次大小事情上幫過忙的了，他對她應該永遠有他的敬愛、服從、和同情的，現在卻叫她不得不來求他這樣了。

這位好太太給索·愛倫先生這些申斥的時候，索明和匹克威克先生到裏面的房間裏密談起來，只看見寶·索明先生幾次湊到一隻黑色瓶子的嘴上，而結果他的臉上就逐漸展開了開朗的甚至愉快的表情。最後，他從裏面出來，手裏拿着瓶子，說是他非常難過，因為曾經自己害自己做傻瓜，現在他提議祝文克爾先生和文克爾太太的健康，他對於他們的喜事非但不妒忌，而且要第一個祝賀。一聽見這話，索·愛倫先生突然立起身來，抓過黑瓶子就喝那祝賀酒，喝得太熱心了，以至於把他的臉幾乎弄成像瓶子一樣的黑。最後，黑瓶子輪流在各人手裏轉着，到它空了為止，而握手和交換道賀是如此之紛紛不絕，連到鐵臉孔的瑪丁先生也屈尊微笑了。

「那末，寶·索明說，握着手，『我們今天有一個快活的夜晚了。』」

「我真抱歉，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我是必須回旅館裏去的。我近來不習慣於疲勞，我的旅行已經叫我極其疲倦了。』」

「你喝點茶好不好，匹克威克先生？」老太太說，有一股不可抵抗的甜勁。

「謝謝你，我不了。」那位紳士答。事實是，老太太的顯著增加的仰慕正是匹克威克先生要走的主要誘導力。他想到了巴德爾太太，老太太的每一個眼色，都使他出一身冷汗。

既然匹克威克先生絕不能被說服了停留下來，所以立刻依照他的提議決定了索明·愛倫先生要陪他同到大文克

爾先生家去，馬車要在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到門口等着。他於是告了別，由沙姆意爾·維勒跟着，回到布煦旅館。值得一提的是，瑪丁先生跟沙姆握手分別的時候，他的臉抽搐得可怕，而且他同時發出一個微笑和一聲咀咒。根據這些徵象看，據最熟知這位紳士的特別脾氣的人們的解釋，那是他表示很高興和維勒先生相識，並且希望更進一步的結交。

「我不要去開一個私人起坐間呢，先生。」他們到布煦的時候，沙姆問。

「啊，不，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吃飯上咖啡間，不久就要睡覺，所以差不多用不着了。去看看有什麼人在旅客休息室裏，沙姆。」

維勒先生奉命而去，不久回來說，那裏只有一位一隻眼睛的紳士。他正和店主在喝一碗比夏昔。

「我要去和他們一塊兒玩，」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個獨眼的傢伙是個奇怪的顧客，先生，」維勒先生領路走去的時候說：「他在向那店主講山海經，先生，弄得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靴子底上還是帽子頂上了。」

這話所說的那位人物，當匹克威克先生走進去的時候，正坐在房間的裏面一頭，在抽一根大次的荷蘭煙斗。那一隻眼睛緊緊盯着店主的圓臉。這店主是個樣子很用心的老年人，顯然是正聽了個什麼奇怪的故事，因為他在發出一些不連貫的叫喚：「噢，我真不相信！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奇怪的事，不可能說那是可能的。」嘴裏同時還迸出其他的驚嘆之聲，一面回報那一隻眼的人同樣的凝視。

「在下有禮，」先生，「獨眼的人對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夜晚呵，先生。』」

「的確是呀，」匹克威克先生答，侍者放了一小瓶白蘭地和一些熱水在他面前。

匹克威克先生在攪着沖水白蘭地的時候，獨眼的人時時掉頭仔細的看他，最後他說——

① Lichop, 用葡萄酒和檸檬、香橙等加糖調成之飲料。

② 原句為 "Servant, sir," 即 "your servant, sir," 是謙卑的打招呼話。

「我想以前是見過你的。」

「我記不得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相信是的，」獨眼的人說。「你不認識我，不過我認識你的兩個朋友，住在伊頓斯威爾的孔雀飯店，那是大選舉的時候。」

「啊，不錯！」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獨眼的人答。「我對他們講過一個小故事，關於我的一個叫做湯·司馬脫的朋友，也許你聽他們說到過的。」

「常常呵，」匹克威克先生答，微笑着。「他是你的伯父吧，我想？」

「不，不——不過是我的伯父的一個朋友，」獨眼的人說。

「他是奇怪的人呵，你的那位伯父，」店主說，搖著頭。

「唔，我想是的，我想我不妨說他是的，」獨眼的人回答說。「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也是關於這位伯父的故事，那恐怕要

叫你們吃驚呢，紳士們。」

「當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無論如何說給我們聽聽吧。」

獨眼的人從大碗裏舀出一杯尼格酒，喝着從荷蘭煙斗裏抽出一大蓬煙來，然後喊住蕩到房門附近的沙姆·維勒，叫他不要走開，除非打發他，因為那故事並不是什麼祕密，於是把他的一隻眼盯緊了店主的眼睛，開始用下一章的字句講起來。

的微笑呵。有一次他被摔出了他的單馬輕便車，頭朝前，撞上一座路碑，他昏厥了，躺在那裏，他的臉被堆在那裏的碎石子磨成那種樣子，用他自己的強烈的表現法來說，縱使他的母親從地下復活出來，也認不得他了。的確，當我想想這話的時候，紳士們，我十分確定的相信她是認不得的，因為我伯父兩歲帶七個月的時候她就死了，我覺得可能就是沒有碎石子的話，他的高統靴子就會叫那位太太吃驚不小呢，更不用說他的快活的紅臉了。總之，他躺在那裏，我聽我的伯父說過許多次，說是那把他救起來的人說的，微笑得那麼開心，像是被人請客大吃一頓之後醉倒在地下樣子，當他們給他放了血，他的逐漸恢復的活力的最初的微笑閃光就是在床上一跳坐了起來，發出一聲大笑，吻了那捧著盆子的青年女人，並且叫立刻拿一份帶肋骨的羊肉和一隻醋浸的胡桃來吃。紳士們，他是非常愛吃醋浸的胡桃的。他說他永遠歡喜那個東西，不帶醋，單吃胡桃，能增加啤酒的味道。

「我的伯父的偉大的旅行是在落葉時節，那時他向北去收賬和接生意，從倫敦到愛丁堡，從愛丁堡到格拉斯哥，從格拉斯哥又回到愛丁堡，再坐漁船回到倫敦。你們要知道他第二次到愛丁堡是爲了自尋快樂。他常常是回去一個禮拜，看看他的老朋友們，跟這個吃早飯，跟那個吃點心，跟第三個吃中飯，跟另外一個吃晚飯。這麼着，這一個禮拜也就沒有什麼閒空了。我不知道，紳士們，你們哪位有過這樣的經驗沒有，參加了一頓真正的實惠而殷勤款待的蘇格蘭式的早餐之後，走出去，去小布歇爾的牡蠣，十來瓶強麥酒，再弄一兩個約金的威士忌收場。假如你們有過，你們就會同意我，說以後再出去吃午飯和晚飯的話是要有一個很強的頭腦纔行的呢。

「但是上帝保佑你們的心和眉毛，所有這類事情對於我的伯父是算不了什麼的呵。他是這樣的習慣了，簡直只當兒戲。我聽他說過，他能够把登梯人拼醉，然後走回家去一步都不幌，然而登梯人有的是強的頭腦和強的五味茶。紳士們，就像你們也許碰到過的波蘭人呢。我聽說過有一個格拉斯哥人和一個登梯人對喝了十五個鐘頭一屁股坐著沒有起身。他們兩人

① 納亨 hoggan, 等於一個 gill, 合 1 pint 的四分之二。

② Dundee, 地名，屬蘇格蘭。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

「我的伯父，紳士們。」旅行商人說，「是世上最愉快、最有趣、最聰明的人中間的一個。我希望你們認識他就好了，紳士們。再想一想呢，紳士們，我又不希望你們認識他，因為假使你們是認識他的，那末在這時候，你們全都是，按照自然的正常過程，縱使沒有死，無論如何是太靠近它，只好登在家裏放棄交際了。那樣的話，就剝奪掉我現在能向你們說話的這種不可估量的快樂了。紳士們，我願意你們的父親們和母親們認識我的伯父。他們會出奇的歡喜他的，尤其是你們的可敬的母親們；我知道她們會的，假使說美化他的性格的那無數優越的成就中間有兩個是最傑出的，我說那就是他做的五味茶和他在晚飯後的唱歌。請原諒我逗留在這位已經辭世的有價值的人的憂鬱的回憶裏，你們實在不容易看到我伯父那樣的人呢。」

「有一點，我一直認為是我的伯父的爲人上的一件大事的，紳士們，就是他，他是倫敦市卡泰頓街別爾孫和斯倫大廈的湯·司馬脫的親密的朋友和伴侶。我的伯父替鐵近和威普斯公司收賬，不過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幾乎走了和湯相同的路，而他們最初相遇的晚上，我伯父就看中了湯，湯也看中了我的伯父。他們相識不到半個鐘頭就打賭一頂新呢帽，各人做一夸五味茶看誰做得好，再看誰喝得快。我的伯父，評判下來是在製造方面得勝，但是湯·司馬脫在喝這方面快了大約半鹽匙，勝了他。他們就各人再喝一夸互祝康健，從此以後永遠做了朋友。這類事情是有命運的，紳士們；我們拿它沒有辦法。」

「就外貌說呢，我的伯父比中等高度矮了一點點兒，比起普通人的身材，他也是胖了一絲絲兒，或許他的臉色也是紅了一些些兒。他那張臉是你們所見過的最快活的了，紳士們；有點像噴奇，鼻子和下巴還要漂亮點兒；他的眼睛老是與高采烈的雲着和閃着光；他的臉上永遠掛着一個微笑——可不是你們的那種無意義的呆頭木腦的禱笑，而是真正的愉快、開心、高興

的微笑呵。有一次他被摔出了他的單馬輕便車，頭朝前，撞上一座路碑，他昏厥了，躺在那裏，他的臉被堆在那裏的碎石子磨成那種樣子，用他自己的強烈的表現法來說，縱使他的母親從地下復活出來，也認不得他了。的確的，當我想這話的時候，紳士們，我十分確定的相信她是認不得的，因為，我伯父兩歲帶七個月時候她就死了，我覺很可能就是沒有碎石子的話，他的高統靴子就會叫那位太太吃驚不小呢；更不用說他的快活的紅臉了。總之，他躺在那裏，我聽我的伯父說過許多次，說是那把他救起來的人說的：微笑得那麼開心，像是被人請客大吃一頓之後醉倒在地下的樣子，當他們給他放了血，他的逐漸恢復的活力的最初的微弱閃光就是在床上一跳坐了起來，發出一聲大笑，吻了那捧着盆子的青年女人，並且叫立刻拿一份帶肋骨的羊肉和一隻醋浸的胡桃來吃。紳士們，他是非常愛吃醋浸的胡桃的，他說他永遠歡喜那個東西，不帶醋，單吃胡桃，能增加啤酒的味道。

「我的伯父的偉大的旅行是在落葉時節，那時他向北去收賬和接生意從倫敦到愛丁堡，從愛丁堡到格拉斯哥，從格拉斯哥又回到愛丁堡，再坐漁船回到倫敦。你們要知道，他第二次到愛丁堡是爲了自尋快樂，他常常是回去一個禮拜看看他的老朋友們，跟這個吃早飯，跟那個吃點心，跟第三個吃中飯，跟另外一個吃晚飯，這麼着，這一個禮拜也就沒有什麼閒空了。我不知道，紳士們，你們哪位有過這樣的經驗沒有，參加了一頓真正的實惠而殷勤款待的蘇格蘭式的早餐之後，走出去小吃一布歇爾的牡蠣，十來瓶強麥酒，再弄一兩個約金的威士忌收場。假如你們有過，你們就會同意我，說以後再出去吃午飯和晚飯的話是要有一個很強的頭腦纔行的呢。」

「但是上帝保佑你們的心和眉毛，所有這類事情對於我的伯父是算不了什麼的呵，他是這樣的習慣了，簡直只當兒戲。我聽他說過，他能够把登梯人拚醉，然後走回家去一步都不晃，然而登梯人有的是強的頭腦和強的五味茶，紳士們，就像你們也許碰到過的波蘭人呢。我聽說過有一個格拉斯哥人和一個登梯人對喝了十五個鐘頭，一屁股坐着沒有起身。他們兩人

① 納爾 *noona*，等於一個 *gill*，或 *1 pint* 的威士忌。

② *Dumdee*，地名，屬蘇格蘭。

真是幾幾乎都在同一個時候閉了氣，但是，紳士們，真有點兒意外，他們是一點點不要緊。

「一天夜裏就在我伯父要坐船回倫敦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他在一個很老的朋友家裏吃晚飯，那人叫做市參議員麥克什麼的，後面是四個管節，他住在愛丁堡的舊市區。在座有市參議員的妻子和市參議員的三個女兒，和市參議員的成了大人的兒子，還有三四個肥胖的，眼睫毛濃而密的，活潑的蘇格蘭老頭兒，那是市參議員爲了我的伯父特地請來湊湊熱鬧的。那是個盛大的晚餐。有風乾鮭魚和燻鱈魚，和一隻羔羊頭，和一隻海吉刺——一種有名的蘇格蘭的食品，紳士們，我伯父常說，這東西放上桌子的時候，他老是覺得非常之像一個邱必得的肚子——其他還有許多東西，我忘記了名字，不過都是很好的東西。少女們是漂亮而討喜歡；市參議員的妻子呢，世上最好的女人之一；而我的伯父是興緻好到透頂；於是乎，在全部那應長的時間裏，年輕女士們吃吃格格的笑，老太太大聲的笑，市參議員和別的老頭子們叫嚷得臉發紅，我不大記得晚餐之後，每個男子喝了幾沒酒杯威士忌混合酒，不過這一點我知道的，大約上午一點鐘光景，市參議員的成了大人的兒子正想唱「威廉釀造一貝刺」的麥芽」的第一句的時候，失掉了知覺；而他早在半點鐘之前就是我伯父之外唯一的一個露在桃花心木桌子上的人，所以我伯父覺得，那差不多是應該想到走的時候了，尤其是，酒在七點鐘就開始，原是為了他可以在恰好的時間回去呵。但是，想想那時候馬上就走未免不大客氣，我伯父就自己上了主席的座位，調出另外一杯，站起來提議祝他自己的健康，給自己講了一段精雅而恭維的演說，用很大的熱忱喝了祝酒，仍舊是沒有誰醒；所以我伯父又少少的喝了一點——這次是純粹的，爲了防止混合酒跟他作對——於是，粗暴的抓起帽子，毅然走出了大門。

「那是個天氣惡劣的括風的夜，我的伯父關上了市參議員的大門，把帽子緊緊帶在頭上，免得被風括掉，兩手插進了口

① Haggis, 用羔羊內臟製成的布丁。

② Oryz's stomach 邱必得，羅馬神話中的戀愛之神，維納司之子，裸體，生兩翅，手持弓箭，但邱必得的肚子卻不知是何真故，或者亦不過謂海吉斯光滑圓滾，有如小孩的肚子乎？

③ Peck, 等於四分之一布歇，這首歌如何，不悉。

袋，拾起頭來對天氣作一番簡短的觀察。那些雲用他們最輕狂的速度掠過月亮：一時完全使她失色；一時又使她發出全部光輝照耀着周圍的一切。不久，又用更高的速度向她衝過去，使一切掩蔽於黑暗。「真的，這不行。」我伯父說，對天氣發言，好像他覺得他受了人身侵犯。「這是跟我的航程一點兒不對勁的呀。這不行的，無論出什麼價錢。」我伯父說，非常之認真的樣子。把這話反覆了幾遍之後，費了些力恢復了身體的平衡——因為仰着頭看了這麼久的天，所以有點暈了——於是快樂的走去。

「市參議員的屋子在卡能該脫，我伯父是要到列斯·華克的那頭，大約有一哩多路。在他的兩面，對着黑暗的天空開着的，是高大的、簷簷可畏的、零落的房屋，門面被時間所污，窗戶似乎也分受了人類的眼睛的命運，因為年齡關係而變成昏暗和凹陷的了。這些房屋是六層、七層、八層的樓房；一層又一層，像孩子們用紙牌搭的——它們的黑影投射在鋪得不平整的石子路上，使黑暗的夜更為黑暗。有一些星散的油燈，互相離得老遠，它們的作用祇是指出一些狹弄的污穢的入口，或者表示那裏有一個共通的樓梯可以經過許多陟嶺而複雜的曲折通到上面各層。我的伯父懷着對這些見識得太多因而覺得不值得注意的那種人的神情，監視着這一切，在荷心裏走着，把兩隻大姆指分別插在兩隻背心口袋裏，嘴裏時而唱着各種歌曲的斷片，唱得那麼有興緻和有精神，叫那些安靜的誠實的市民從最初的睡眠中驚醒，躺在床上發抖，直到聲音在遠處消失，當他們認定那不過是什麼「做不出好事來的」醉鬼回家去的時候路過，就把被子蓋得暖暖的重新入睡了。

「紳士們，我所以特別描寫我伯父在荷心裏走着，把大姆指插在背心口袋裏，是因為，正如他時常說的（而且有很大的理由的），這個故事裏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除非你在一開頭就清清楚楚瞭解他一點兒不是歡喜荒誕無稽或者羅曼蒂克的人。」

「紳士們，我的伯父把大姆指插在背心口袋裏一路走着，沿濟街道的中心，嘴裏一時唱一節戀歌，一時唱喝酒的歌，兩者都唱厭了，就打着音調和諧的唸唱，直到他到了那連繫着愛丁堡的新舊市區的北橋。他在這裏停留一會兒，看看那些在半空中一層疊一層的奇怪的不規則的光叢，它們在老遠的地方閃爍着，高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星，其實是從一邊的堡壘的垣牆裏和另一邊的凱爾頓崗上射出來的。它們照耀得好像真有什麼空中樓閣；同時，古舊的美麗的市鎮在下面朦朧和黑暗之中

沈沈的睡着：它像我伯父的一個朋友所謂「日夜被古老的射箭崗」守着聖路的小教堂和宮殿，彷彿什麼脾氣乖張的守護神，險沈沈怒冲冲的高聲他在守護了如此之久的古城之上。紳士們，我說，我伯父在這裏停留了一會兒，四面看着，然後對那稍為開朗了些的天氣——雖然月亮在沈下去了——恭維了幾句，就像先前一樣的大模大樣繼續走下去；很神氣的揀着馬路中心走，好像非常之可能遇到什麼人跟他爭執這個權利似的事實上根本沒有碰到什麼人想作這種爭奪，所以他就這樣走着，安姆指插在背心口袋裏，安安靜靜的像隻羔羊。

「我伯父走到列斯·華克盡頭的時候，得穿過一塊很大的荒地，纔能走上他回到寓所必須走的一條小街。那時候，在這塊荒地上有一片屬於一個造車匠的圍場，這人是和郵局訂了約，買那些破舊的郵車的；而我的伯父是非常之歡喜車子，無論老的，少的，或者中年的，所以他突然決定從他的路岔開，不為別的，祇爲了從柵欄的縫子裏望一望那些郵車；他記得看見大約一打的车子，被棄置和被卸除了裝置的，擁擠在那裏面。我的伯父是那種非常之熱情的，容易起勁的人，紳士們；所以他覺得從柵欄外面不能夠看個清楚，就爬過柵欄，安安靜靜的坐在一根舊車軸上，開始帶着很大的莊嚴觀察那些郵車。

「車子也許是一打，也許還多些——我的伯父沒有弄得十分確實，而他是一個對於數目字忠實得絲不苟的人，所以他不願意說得確確實實——不過它們是全都亂七八糟的放在那裏，亂得無以復加。車門已經被卸下了，銼鏈而且搬走了，摺裏已經被撕掉，祇是這裏那裏有一隻銹釘掛住一片，燈沒有了，轆桿早已不見了，鐵骨子生了銹，油漆剝蝕了；風在光禿禿的木板的裂口裏噓噓的響，積在車頂上的雨一滴一滴的滴進車裏，發出空洞的和憂鬱的聲音。它們是已死的郵車的朽腐着的骷髏，而在這荒涼的地方，在這深夜，它們顯得沮喪而悲哀。

「我的伯父把頭擰在兩隻手裏，想到多年以前在這些舊車子裏行駛着的忙忙碌碌的人們，現在也是沈默而改變了；他想到那無數的人，曾經由這些破爛發霉的車子之一，一夜又一夜，持續許多年，通過一切的氣候，帶給他們以焦急盼望的消息，熱烈期待的匯款，健康和平安的預定的證書，疾病和死亡的突然的宣告。商人，愛人，妻子，寡婦，母親，小學生，聽見郵差敲門而踣

翻向門口趕去的嬰孩，——他們全都曾經怎樣的守候着這古舊的郵車的來臨呵。而現在他們都上哪裏去了！

「紳士們，我伯父常常說他在那時候想着這一切，不過我懷疑他是以後纔從什麼書上學得來的，因為他清清楚楚說過他坐在舊車軸上看那些朽腐的郵車的時候，好像打起瞌睡來了，是什麼深沈的教堂鐘聲敲兩點鐘把他突然驚醒的。我的伯父從來就不是一個思想迅速的人，假使他想了這一切，我可以斷定那至少要叫他想到正兩點半纔行的。所以我決然是這樣意見，我的伯父打了瞌睡，根本沒有想到什麼。」

「就算這樣吧。教堂的鐘打兩點。我的伯父醒了，擦擦眼睛，吃驚的跳起身來。」

「鐘一敲兩點，頃刻之間，整個這荒涼和寂靜的場所變成了一種最特別的活躍生動的景象。郵車的門弄上了它們的鉸鏈，襯裏重新有了，鐵骨子像新的一樣，油漆恢復了，燈點着了，坐墊和外套放在每個車箱裏，腳夫們在把包裹丟進每一個行李櫃，車掌在收藏着郵包，馬夫們提着一桶桶的水在沖那些簇新的車輪，有許多僕役們在趕來趕去忙着把轆桿裝上每一輛車。乘客們來了，旅行箱被送上了車，馬被套上了車，總之，十分顯然的，每輛郵車都是馬上要開出了。紳士們，我伯父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這一切，睜得那麼大，直到他生命的最後瞬間他總是時常懷疑他居然能够把它們再閉下來。」

「去吧！」一個聲音說，同時我伯父感覺到有一隻手放在他肩膀上。「你訂了一張內座。你最好是進去吧。」

「我訂了內座！」我伯父說，掉過頭來。」

「自然囉。」

「我的伯父，紳士們，什麼都說不出他是這樣的巨大的吃驚了。一切之中最奇怪的，是雖然有那麼大堆的人，雖然每一瞬間都有新的臉孔湧進來，卻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彷彿是用什麼奇怪的方式從地下或者從空中跳出來的，而消失的時候也是同樣。一個腳夫把行李放進馬車，拿了搬運費之後，掉過身來就沒有我了，我伯父還沒有來得及去想他是怎麼回事，就又有半打新的腳夫跳出來，在那些大得像要壓碎他們的包裹的重量下踉蹌的走着。旅客們也都是穿着那麼古里古怪——寬大的，蓬鬆的，滾花邊的上衣，帶着大的硬袖沒有領子，還有假髮紳士們——大大的正式式的假髮後面有一個結。我的伯父弄得莫名其妙。」

「『喂，你進去不進去呀！』先前對我伯父說話的人說，他打扮得像個郵車車掌，頭上帶了假髮，上衣上有無大不大的硬袖，一隻手里提一盞燈，另外一隻手里是一根很大的大口徑鎗，正打算塞進他的小手提箱。『你，就進去嗎？賈克·瑪丁？』車掌說，把燈提向我伯父的臉照著。

「『哈囉！』我伯父說，倒退了一兩步。『不要太隨隨便便了！』

「『乘客表上這樣寫的呀，』車掌答。

「『沒有個『先生』寫著嗎？』我伯父說——因為他覺得，紳士們，一個不相識的車掌來叫他賈克·瑪丁，那是放肆，假使郵局知道的話，是不會批准的。

「『沒有，那上面沒有。』車掌冷冷的答。

「『車錢付過沒有？』我伯父問。

「『當然付過了，』車掌答。

「『真的。』我伯父說。『那末就去——哪部車？』

「『這部，』車掌說，指着一輛老式的愛丁堡倫敦線的郵車，踏腳已經放下了，門開着。『慢——有些別的客人來了，讓他們先進去。』

「車掌剛說完，正對着我伯父的面前，立刻出現一位青年紳士，帶着撲粉的假髮，穿一件天藍色的上衣，滾了銀邊，衣襟非常飽滿和蓬開，裏面是襯着襪頭的，那印花布和背心上有「鐵近和威普斯」的字樣，所以我伯父馬上知道了那全部的料子。他穿了短褲，在他的絲襪和用扣子的鞋子上面包着一付裹腿，他的手腕那裏打了幾褶，頭上帶着一頂三角帽，身邊佩着一把細長的劍。背心的垂邊拖到大腿的半中間，蝶形領結的頭子拖到腰裏，他莊嚴的高視闊步走到車門旁邊，脫下帽子，伸直手臂，把它舉得比頭高，同時把小姆指翹在空中，像有些裝腔做勢的人端茶杯的時候的樣子。然後把兩腳收攏在一起，鞠了一個深深的莊嚴的躬，於是伸出了左手，我的伯父正打算走上去熱烈的握它，忽然他覺察到這些殷勤不是對他獻的，卻是對一位那時剛剛出現在踏腳前面的青年女子，她穿了古式的綠色天鵝絨衣服，罩了長長的胸衣，她頭上沒有帶軟帽，紳士們，卻用黑色

的絲頭巾包着，不過她預備上馬車的時候回頭看了一下，露出的臉是那麽美麗。我伯父是從來沒有見過——那怕在園畫裏。她上馬車的時候用一隻手提起衣服，我伯父講這故事的時候老是大大的咒罵一聲說，要不是他親眼看見，他決不相信腿和脚會達到這樣完美的程度。

「但是，在這美麗的臉孔的這一瞥之中，我伯父看見那位小姐是對，他射了懇求的眼光，她似乎是恐懼而惶惑。他並且注意到，那帶着撲粉假髮的青年人，雖然那些厭惡的表示都很漂亮和高貴，卻在她上車的時候緊緊抓住她的手腕，並且立刻跟着她進去。一個異常惡相的帶着櫻色短假髮的傢伙，穿着一套梅子色的衣服，拿着一把很大的劍，高統靴子一直穿到底股下面，他也屬於他們這一夥之內，當他在那小姐旁邊坐下的時候，她連忙縮到角落裏去，我的伯父就更確信他最初的印象，覺得有什麼黑暗和神祕的事在進行着，或者用他自己常說的話講，「什麼地方有隻螺絲鬆了。」真是十分可驚的，他那麼快的決定了不願任何危險幫助那位小姐，假使她需要的話。

「死和閃電！」當我伯父進了馬車的時候，青年紳士把手摸着佩劍叫。

「血和雷！」另外一位紳士吼，說着他就猛然拔出了劍，向我伯父一刺，也不再打什麼招呼。我伯父沒有帶武器，但是他很技巧的從那惡相的紳士頭上抓了他的三角帽，用帽頂讓劍從正中戳穿，摺起帽邊來，一把緊緊抓住他的劍。

「打後面刺他！」惡相的紳士對他的同伴喊，一面掙扎着奪劍。

「我看他最好還是不，」我伯父叫，用威脅的態度顯一顯他一隻鞋子的後跟。「我要踢出他的腦子來，假使他有什麼腦子的話，要是他沒有腦子，我就踏破他的腦袋。」這時候我伯父用全部氣力從惡相的紳士手裏把劍扭了下來，乾脆丟出了車窗。那比較年青的紳士看見了，就又怒叫一聲「死和閃電！」並且把手伸到劍柄上，神情是非常的兇猛，不過他到底沒有拔劍。也許，紳士們，就像我伯父常常帶着微笑說的，也許他是怕驚嚇了女士吧。

「喂，紳士們，」我伯父說，逍遙逍遙的坐好，「在一位女士面前，我不需要什麼死，無論有閃電還是沒有，我們也已經有了一次旅行足夠的血和雷了。」所以，你們歡喜的話，我們就照安安靜靜的內座乘客們的樣子坐着好了——喂，車掌，把那位紳士的餐刀拾起來。」

「我伯父剛說了這句話，車掌出現在車窗外面了，手裏拿着那紳士的劍。他把劍遞進來的時候，舉起了燈，密切的注視着我伯父的臉。這時候，藉着燈光，我伯父很吃驚的看見一大羣郵車車掌們擁擠在窗戶外面。每人的眼睛都急切的盯着他。他一生一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片海似的白臉孔，紅身體，和急切的眼睛。」

「這真是我所遇到過的最奇怪的事，」我的伯父想——「允許我把你的帽子奉還吧，先生。」

「惡相的紳士默默的接了他的三角帽，帶着疑問的神情看着那正中間的洞，最後莊嚴的把它帶上他的假髮，但是那莊嚴的效果略爲受了些損害，因爲他這時猛然打了一個噴嚏，把帽子又震落下來。」

「都妥啦！」拿燈的車掌叫，爬進車尾他的小小的座位。他們開走了。開出車場的時候我伯父從車窗向外窺望，他看見另外的郵車帶着車夫、車掌、馬匹和旅客，全部人員，在兜着圈子開，大約是一小時五哩的慢速度。我伯父大爲憤慨了，紳士們作爲一個商人他覺得郵包是不能這樣馬馬虎虎塗的，他決定一到倫敦馬上寫信給郵局建議。

「然而現在他的思想是佔據在那位青年小姐身上，她坐在馬車裏面最遠的一角，臉孔緊緊的裹在頭巾裏，穿着天藍色上衣的紳士坐在她對面，穿一套梅子色衣服的另外那位坐在她旁邊，兩人都緊張的看守着她。她只要把她的頭巾的褶裥弄得變動一下，他就聽見那惡相的人用手抓劍的聲音，也聽得出另外一個（很黑，所以看不見他的臉）發出異樣的呼吸聲，彷彿他是那樣大的巨人，可以一口吞她下去。這事使我的伯父越來越激動，他決定不管發生什麼都要把這弄個明白。他對於明亮的眼睛，甜蜜的臉，和漂亮的腿和腳有很高的崇拜；總之，他歡喜整個女性，那是我們家族的遺傳，紳士們——我也是的呢。」

「我伯父設了許多法去吸引那位女士的注意，或者無論如何要引動那兩位神祕的紳士談話。全都徒勞無功；紳士們不說話，女士不敢，他隔了些時就伸頭到窗外，外面喊着問他們幹麼不開快些，但是他喊到啞了嗓子也沒有誰對他作絲毫的注意。他縮進車子來，倚在座位上，想那美麗的臉，和腳和腿。這倒比較有益，可以消磨時間，而且免得叫他想到他是上哪兒去，並且怎麼弄進這樣古怪的處境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並沒有使他太煩惱——他是個了不得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滿不在乎的人。」

● Blood and thunder, 通常是形容庸俗的富於刺激性的小說或戲劇，這裏意思是說，已經有了足夠的驚心動魄的事了。



呵，我的伯父，紳士們。

「突然馬車停了。」哈囉！我伯父說，「什麼花樣呀！」

「這裏下車，」車掌說，放下階梯。

「這裏！」我伯父叫。

「這裏，」車掌答。

「我不幹，」我伯父說。

「很好——那末就留在你的原處，」車掌說。

「是末，」我伯父說。

「得，」車掌說。

「別的乘客對這段對話很注意，發現我的伯父決定不下車，那年輕些的人就從他旁邊擠過，帶那小姐出去。這時候，惡相的人在察看着他的三角帽頂上的洞，那青年女士擠過去的時候，掉下一隻手套在我伯父手裏，並且輕輕的對他耳語——她的嘴唇這樣的靠近他的臉，他的鼻子上感覺到她的溫暖的呼吸了——簡單一個字，「救！」紳士們，我的伯父立刻跳出了馬車，跳得如此之猛，叫車子重新在彈簧上搖起來。

「啊！你想透了嗎，是不是？」車掌看見我伯父站在地上的時候，說：

「我伯父對車掌看了一小會兒，猶疑着好不好把他的敞口鎗搶過來對那拿大劍的人臉上一開，再用鎗柄對另外一個當頭一下，抓住那青年女士趁着煙逃走，但是再想一下，他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實行起來有點兒太傳奇式了，就跟着那兩個神祕的男子他們把女的看守在他們之間，正走進一所古舊的房裏，馬車就是停在這屋子前面的。他們轉進了過道，我的伯父也跟了進去。

「在我伯父所見過的一切破敗荒涼的地方之中，這裏是最厲害的了。它看來好像曾經是一座很大的娛樂場所，不過屋頂有許多處已經坍下來，樓梯是陡峭的，崎嶇的，破壞的。他們走進去的一間房裏面有一隻巨大的火爐，煙囪被燻得漆黑，不過

現在沒有溫暖的火焰照亮它了。白色的羽毛一般的木炭灰仍然鋪在爐底，不過爐子是冷的，而一切是黑暗而陰沈。

「「嚇，」我伯父四面看着的時候說，」一部郵車用一小時六哩半的速度開，並且在這樣一個洞似的地方沒有時限的停下來，真是一件不正當的事情呢，我想。這是要追究個明白的，我要寫信給報紙。」

「我伯父說這話是用很大的聲音，並且是公開的無保留的態度，目的是儘可能引那兩個陌生人和他說話。但是，他們對他的注意不過是一面向他狠狠的盯着，一面互相搗鬼話，那位小姐是在房間的儘裏頭，她冒險揮了一次手，好像懇求我伯父救助。」

「最後，兩個陌生人走近了一點，談話認真的開始了。」

「「你不知道這是私人的房間吧，我想是嗎，傢伙，」天藍色上衣的人說。」

「「不，我不知道，傢伙，」我伯父答，「不過假使這就是爲了現在的事特地開的私人房間，那我相信公共房間一定是非常之舒服的房間了。」說着我伯父就在一把高背椅子裏坐了，用兩隻眼睛打量那位紳士；他對他打量得這樣的精密，祇要根據他的估計，錢近和威普斯就可以替他做一套印花布衣服，不會大一吋，也不會小一吋。」

「「離開這房間，」那兩人一同說，抓住他們的劍。」

「「呢？」我伯父說，像是一點不懂他們的意思。」

「「離開這房間，否則你就死了，」拿着大劍的惡相的人說，同時就拔出劍來在空中揮舞。」

「「打倒他，」天藍色衣服的人叫，也拔出劍來，並且倒退了兩三碼，「打倒他，」那位小姐發出一聲尖叫。」

「我的伯父呢，他向來是非常之勇敢和鎮靜的，他一直對於在進行着的事情好像那樣的漠不關心，但是他暗中在四面尋找防禦的武器或者投擲的器具，就在他們拔出劍來的時候，他看見火爐角落裏倚着一把古舊的柄上有柳條式的護手的細長的劍，套着生鏽的劍鞘。只一跳我伯父就把它抓了過來，拔出來英武的在頭上一揮，大聲叫那小姐讓開，把椅子對天藍色衣服的人捧過去，把劍鞘對梅子色衣服的人捧過去，趁他們手忙腳亂的時候撲上去混戰起來。」

「紳士們，有一個老故事——雖然是真實的，卻不因而減色呢——說是一位很好的愛爾蘭青年紳士，人家問他會不

會彈四絃琴，他回答說他毫無疑問是會的，不過他不能十分確實的這樣說，因為他從來沒有試過。這是不可以應用來說我的伯父和他的劍術的。他手裏從來沒有拿過一把劍，除了有一次在一個私人劇院裏演理查三世的時候，那次是和理區門特約好，讓他從後面跑掉，根本不用在臺上演出戰鬥。但是現在他和兩個有經驗的擊劍者砍着教着，攻防刺，削用無以復加的大丈夫氣概和熟練的手法幹着，雖說到那時候為止他從來沒有想到他對於這門技藝有絲毫的觀念，紳士們，那祇說明了一句話說得多對，一個人決不知道他能够做什麼，等他做了這纔知道。

「戰鬥的聲音是怕人的，三個參戰者各人都被口大罵，他們的劍叮叮噹噹的打得那麼厲害，像是紐波脫市場全部的刀鎗劍戟同時擊撞起來。戰鬥達到頂點的時候，那位小姐，多半是爲了鼓勵我的伯父，把頭巾完全從臉上揭掉，露出那麼令人眩目的美麗的臉孔，使他甘心爲了博得它的一笑，和五十個人對抗到死。他先前已經做了不可思議的事了，現在更加勇猛無比，像發狂的巨人一樣。

「就在這時候，穿天藍色衣服的紳士掉頭一看，看見那位小姐的臉孔露在外面，就發出一聲忿怒和妬忌的叫喚，並且掉過劍來對着她的美麗的胸膛，照她的心刺過去，這使我的伯父發出一聲叫屋子都震動的恐怖的叫喚。那位女士輕盈的閃在一旁，從那青年人的手裏攔過劍來，在他沒有來得及恢復身體的平衡的時候，把他逼到牆壁上，一劍刺穿了他，連帶貼牆板，只露出了劍柄，把他結結實實的釘在那裏。這是個出色的榜樣。我的伯父發一聲勝利的大叫，用不可抵抗的勇猛，逼着他的對手退到相同的方向，把那古舊的細劍刺進他的有花的背心上的，一朵大大的紅花的中心，釘在他朋友的旁邊；他們兩人都在那裏站着，紳士們痛苦的扭着手臂和腿子，像玩具舖子的模型，被一根粗線在牽着，我伯父以後老是說，要處置一個仇人，這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法子之一了；不過有一點是不無可議的，那是就費用而言，因爲每解決一個人就得損失一把劍呢。

「『郵車，郵車，』那位女士叫，跑到我伯父跟前，伸出美麗的手臂抱住他的頸子，『我們還來得及逃走。』」

● Richard the Third, 莎士比亞的戲劇。

● Richmond, 上一劇中之人物。

「『逃走！我伯父喊：『噯，我的親愛的，別的沒有人要殺了，不是嗎？』我的伯父有點失望，紳士們，因為他覺得在屠殺之後來點兒安安靜靜的『做愛』纔對勁，縱使那不過是換換花樣也好。」

「『我們在這裏一刻也不能耽擱，』那小姐說。『他（指一指穿天藍色衣服的青年紳士）是那有勢力的非列托維侯爵的獨子。』」

「『很好，我的親愛的，不過我恐怕他再也不能够受這爵號了，』我伯父說，冷冷的看着那青年紳士，他用我已經描寫過的小金蟲似的樣子一動不動的靠牆站着。『你絕了人家的後代，我的愛。』」

「『我是被這些惡棍從我的家庭和朋友们身邊搶出來的，』小姐說，她的臉由於憤怒而發紅了。『再過一小時那個壞蛋就要殺了我了。』」

「『死不要緊的，』我伯父說，對非列托維的喪死的嗣子投了一個非常鄙夷的眼色。」

「『你從你看見的事情可以猜到的，』小姐說，『他們準備假使我向人求救的話就殺我。假使他們的同謀者發現我們在這裏，我們就完了。再過兩分鐘就來不及了。郵車！——她由於感情的過度興奮，和刺小非列托維侯爵的用力，說了這些話就跌在我伯父的懷裏了。我伯父把她抱起來抱到門口，郵車停在那裏，現現成成駕了四匹長尾巴的垂鬃毛的黑馬，但是在那些馬的前面沒有車夫，沒有車掌，連馬夫也沒有。』」

「紳士們，我希望我對於我伯父的回憶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要說，雖然他是一個獨身漢，卻是在這次之前已經抱過女子在懷裏的；我相信他確實有吻過侍女的習慣，並且我知道，有一次或者兩次，他曾經被可靠的證人看見，用一種非常之明白無礙的樣子擁抱老闆娘。我提到這事，是爲了說明那位美麗的青年女士一定是一個非常的不凡的人，纔能够像那樣的影響了我的伯父；他常說，當她的長長的黑髮拖在他手臂上的時候，當她甦醒之後她的美麗的黑眼凝視着他臉上的時候，他感覺到那樣的奇怪和神經質兩眼直抖了起來，但是，誰能够看進一對蜜蜜甜甜的黑眼睛而不感覺到奇怪呀，我是不能的，紳士們。我害怕看某些我所知道的眼睛，那就是這個道理呵。」

「『你決不離開我呵，』小姐喃喃的說。」

「決不，」我伯父說。而且也是這樣想的。

「我的親愛的救命恩人！」小姐叫。「我的親愛的，好心的，勇敢的救命恩人！」

「不要說，」我伯父說，打斷她。

「爲什麼呢？」小姐問。

「因爲你的嘴在說話的時候這樣的美麗，」我伯父答，「所以我害怕我會處棄的去吻它了。」

「小姐舉起手來像是警告我伯父不要這樣做，並且說——「不，她沒有說什麼——她微微一笑。當你看着——對世上最精緻的嘴唇，並且看着它們輕輕的綻開一個惡作劇的微笑，而假使你是非常之靠近它們，並且沒有別人在旁邊的話，那你就沒有更好的法子來證明你對它們的美麗的形式和色彩的崇拜，除了立刻吻它們。我的伯父就是這樣的，而我因此推重他呢。」

「聽！」小姐叫，一驚。「車輪和馬的聲音！」

「不錯，」我伯父說，聽着。他的耳朵對於車輪和對於馬蹄的踐踏是很靈敏的；不過，從遠處向他們馳來的馬和馬車似乎是多，所以不可能對它們的數目得出一個估計。那聲音就像是五十部車子，每部車子有六匹純種的馬。

「我們被追了！」小姐叫，合着掌。「我們被追了。我唯有指望你了！」

「她的美麗的臉上顯出那麼恐怖的表情，我的伯父立刻下了決心。他把她抱進馬車，叫她不要怕，又把他的嘴唇壓到她的上面一次，然後忠告她把窗子拉上來擋住冷風，就爬上駁者座。

「且慢，愛！」小姐叫。

「什麼事？」我伯父在駁者座上說。

「我有話對你說，」小姐說，「祇是一句話——祇是一句話，最親愛的。」

「我要下來嗎？」我伯父問。女士不答，不過她又微微一笑。那樣的微笑呵，紳士們！——那叫另外一個比起來一錢不值了。我伯父在一雙眼的功夫跳下了御臺。

「什麼呢，我的親愛的？」我伯父說，把頭向馬車窗戶裏伸去。那位小姐碰巧這時俯身過來，我伯父覺得她比先前更美

了。他那時候是非常之靠近她，紳士們，所以他的確是知道這一點的。

「什麼呢，我的親愛的？」我伯父說。

「你除了我決不娶別人嗎——除了我決不娶別人嗎？」小姐說。

「我伯父發了一個大誓，說是他決不要任何別人，於是那小姐縮進頭，拉上了窗，他跳上御者座，弓起手臂，理好韁繩，抓起放在車頂上的鞭子，給那右邊的先導馬一鞭，於是四匹長尾巴的垂鬃毛的黑馬跑了起來，一小時足足十五英里的速度，後面拖着那部古舊的郵車——他們是怎樣的跑着呵！」

「後面的聲音大了起來。那古舊的郵車跑得很快，追趕的也越來得快——人，馬，狗，結成了同盟在追，喧聲可怕。但是，在一切聲音之上是那位年輕女士的聲音，催促着我的伯父，尖叫着「快些！快些！」

「他們掠過黑暗的樹木，像颶風掃蕩之下的羽毛。他們射過房屋門戶，教堂，乾草堆，各種的東西，那速度和聲音就像突然奔放出來怒吼着的洪水。可是追逐者的聲音仍然是越來越大，而我的伯父也仍然聽見那小姐發狂的尖叫着「快些！快些！」

「我的伯父連連的使用鞭子和韁繩，馬匹飛似的跑得渾身由於汗的泡沫發了白，然而後面的聲音更大了，然而那小姐還叫着「快些！快些！」我的伯父在這危急關頭用力頓一下靴子，佐勁，於是——發現那是灰白的黎明，而他是坐在造車匠的圍場裏一部舊的愛丁堡郵車的馭者座上，因為冷和濕而抖着，頓着腳取暖，他爬了下來，急忙向車子裏找那美麗的少女——糟糕！那馬車是既沒有門也沒有座位——它祇是一個空壳子。」

「當然，我伯父很明白這事情裏面一定有點神祕，而一切都恰如他常常講的所謂過去了。他一直忠實於他對那美麗的少女發的大誓，爲了她的原故拒絕了幾個可取的老闆娘，到死還是一個獨身漢。他老是說，那是多奇怪的事，他由於爬過柵欄這種純粹偶然的舉動，卻發現了郵車和馬的鬼魂，還有車掌，車夫和乘客的鬼魂，有合乎規律的每夜出發旅行的習慣，他常常接着就說，他相信他是唯一的一個活人曾經在這些旅行之一的中間當過旅客，我覺得他說得不錯，紳士們——至少我決沒有聽說過有別人呢。」

★

★

★

★

「我不懂這些馬車鬼在他們的郵包裹裝的是什麼，用深深的注意聽了全部故事的酒店老闆說。」

「死了的信呵，當然是。」旅行商人說。

「阿，嗶——不錯啦。」老闆答。「我倒沒有想到。」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執行他的任務，以及他如何在一開頭就得

一個極其意外的幫手的增援。

鐵車在第二天早晨九點鐘缺一刻，馬匹已經套好，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維勒各自就了座，一個在裏面，一個在外面，左側的乘馬馭者被適合的吩咐了首先開到寶·索要先生家去，接索·索明·愛倫先生。

馬車開到有一盞紅燈並且有「索要醫師」這幾個非常清楚的字眼的大門口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把頭伸出車窗，看見那穿灰色衣服的孩子正忙着上門窗上的闔板，真是吃驚不小。上闔板這事，在早晨這樣的時候，是不平常而且不合於營業的，所以他的腦子裏立刻發生兩個推測——其一，寶·索要先生的什麼朋友兼病人死掉了；其二，寶·索要先生自己破了產。

「什麼事情呀？」匹克威克先生問那孩子。

「沒有什麼，先生，」孩子答，把嘴巴拉開得和臉孔一樣闊。

「很好，很好。」寶·索要叫，突然出現在門口，一隻手裏拿得一隻繡繡而髒髒的小小的旅行皮包，另外一隻手臂上搭着一件粗料子的外衣帶披肩，「我去老朋友。」

「你，」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寶·索要答，「我們要正正經經旅行呢。喂，沙姆——注意！這樣簡單的喚起維勒先生的注意之後，寶·索要先生就把那旅行皮包丟進行車尾的僕座，而懷着很大的敬佩在看着的沙姆就馬上把它藏在座位下面。這之後，寶·索要

先生由那孩子幫着忙，勉力把那稍爲太小的分把幾分的粗外衣穿上，於是走到馬車窗前，伸進頭去，狂笑起來。

「這樣的開頭多好呵——不是嗎？」寶叫着說，用粗外套的一隻袖口擦掉眼睛里的淚水。

「我的親愛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有點着惱的說，「我沒有想到你同我們去。」

「不，那是一樣的，」寶答，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衣襟，「是開開玩笑呵。」

「啊，開玩笑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當然囉，」寶答，「那是這事的要點，你知道嗎——丟下生意讓它去照顧自己，因爲它似乎決了心不願照我呵，」寶·索要先生指指鋪子這樣解體圍板的現象，做出欣喜欲狂的樣子。

「保佑我，你難道發瘋了，讓你的病人沒有一個人照顧嗎？」匹克威克先生用非常認真的口氣勸諫說。

「幹麼不呢？」寶問，作爲回答，「我這纔有救呢，你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付過錢，而且，」寶把聲音低成一種說秘密話的耳語，「對於他們是只有更好，因爲我幾乎缺了藥而我現在又買不起，所以就不得不統統拿甘菜給他們吃，那對於他們中間的幾個當然是不對勁的——所以是只有更好哪。」

這個答覆裏有一種哲學，並且有一種說理的力量，是匹克威克先生沒有預料到的。他沈吟了一會兒，比較不那麼堅決的接着說：

「不過這個馬車，我的青年朋友——這個馬車只坐得下兩個人呵，我是約定了愛倫先生的。」

「你不用管我，」寶回答說，「我都佈置好了；沙姆和我合坐車尾的座位，你瞧，這個小條子是預備貼在門口的，」索要醫師可向對面克列浦斯太太問訊，克列浦斯太太是我那學徒的母親，「索要先生很抱歉，」克列浦斯太太會說，「沒有辦法呵——早就被請出去了，請他去和那些第一流的外科醫生會商去了——沒有他不行——任何代價也得請他——大大的手術，」這，寶結束着說，「這我想是對於我最好不過的，假使在本地什麼報紙上登出來的話，那就是我的造化了，笨來了——上車吧。」

說了這些急促的話，寶·索要先生把那騎馬駛者推在一邊，把朋友推進車廂，碰的關上門，拉上踏脚，把條子貼上大門口。

門鎖了，把鑰匙袋了，跳上了車尾座位。喊開車，這一切都做得如此之匆促，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來得及好好想一想到底寶索要先生該不該去，馬車已經帶着寶作爲他的隨從之一軋軋的開出了。

他們的行程還沒有越出布列斯捫爾的街道的時候，這位滑稽的寶一直架着他的職業的綠色眼鏡，並且使他的態度保持着適宜的莊重。僅僅是發表許多諷刺的言論讓沙姆意爾·維勃先生獨享耳福，但是，當他們出現在空曠的馬路上的時候，他就把眼鏡和莊重都丟開，開了許多實際的玩笑，存心要引起過路的人們的注意，使他們把這馬車和車子裏的人物不僅作爲普通好奇心的對象而已，在他這些傑作中間，最不出色的，是極響亮的模仿一隻有鍵的號和炫耀一條大紅色的絲手絹——他把它扣在手杖上，時而用各種表示尊貴和傲慢的姿勢在空中揮動。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在和笨·愛倫作着關於文克蘭先生和笨的妹妹的種種好品質的極安詳的談話中間停下來說，「我不懂我們走過的這些人都這麼盯着我們，究竟有什麼好看的。」

「派頭不小呵，」笨·愛倫答，口氣裏帶着點兒得意，「我相信，他們不是每天都看到這種事情的。」

「可能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作與是這樣，也許是也。」

匹克威克先生很可能說服了，自己相信那真是如此的。可是他那時碰巧對馬車窗外一看，看見那些過路人臉上的表情沒有絲毫尊敬的驚訝，而且似乎他們和車箱外面的什麼人之間，正通着電報式的種種消息，因此他覺得這些表現可能在某種疏遠的程度上和洛波·索要先生的幽默的舉止有關。

「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的活潑的朋友沒有在後面的座位上做出荒唐的事情呵。」

「啊不會的，」笨·愛倫答，「除了昂揚起來的時候，寶是世上最安靜的人了。」

這時候長長的一聲鐘號的模仿衝耳而來，接着是歡呼和嘶叫，全都顯然是從那位世上最安靜的人——或者明白點說，

昂揚原文作 *obtruded*，發聲之意，笨所指即此。但此字原作「登高」，解，故又暗指昂高馬車後，益勉強用「昂揚」起來「譯」之。

賈·索要先生——的喉頭和肺部發出來的。

匹克威克先生和笨·愛倫先生含有深意的互相看看，前者脫下帽子，探出窗外，直到幾乎把背心的全部伸到外面了，只纔對他的滑稽的朋友瞥到一眼。

賈·索要先生不是坐在車尾座位裏，卻是坐在馬車頂上，兩腿岔得開開的，歪戴着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帽子，一隻手拿著極大的一塊夾肉麵包，另外的拿著一隻盤大的矮瓶子，在津津有味的使用它們，爲了免除單調，時而發一聲叫喚，或者和任何走過的陌生人交換活潑的說笑。大紅色的旗子是仔細的紮在尾座的扶手上，豎在那裏，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呢，帶著賈·索要先生的帽子，坐在尾座的中央，在研究着一塊雙份的夾肉麵包，臉上是興高采烈，那表情表示出他對這全部措施的完全的和充分的贊許。

這是足夠叫像匹克威克先生這樣有禮貌感的紳士發惱的了，但是氣人的事還不止於如此。一部裏裏外外裝得滿滿的郵車這時和他們遇了頭，乘客們的驚訝表露得非常之顯然，而且還有大大小小一窩子愛爾蘭人緊跟着他們的輕馬車叫化，喊着簡直喧鬧不堪的恭維話，尤其這家庭中的男人的聲音更鬧人，而他似乎認爲這種招搖是什麼政治的或者別的一種勝利遊行。

「索要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在很激動的狀態之中叫喚說：『索要先生，先生！』」

「哈囉！那位紳士答應了，懷着他一生的全部的鎮靜向車廂的旁邊看看。」

「你發瘋了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一點兒沒有，」賈答，「不過是高興呵。」

「高興，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的叫：『把那丟臉的紅手絹拿下來我求你。我一定要，先生。沙姆，拿下來。』」

沒有來得及沙姆插手，賈·索要先生和氣氣的取下他的旗子，放進口袋，用有禮貌的態度對匹克威克先生點一點頭，擦一擦酒瓶的嘴，把它湊上了自己的。這不用浪費任何言語，是告訴他，他喝這一口是祝他無限的幸福和前途。做了這事，賈小心翼翼的塞好瓶塞，和愛的向下看着匹克威克先生，把夾肉麵包咬了一口，微笑起來。

「算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暫時的憤慨不大敵得過實的牢不可動的鎮靜，「讓我們不要再有這種荒唐事情吧。」

「不囉，不囉，實答，和維勒先生重新交換了帽子，「我並沒有想做荒唐的事，不過因為坐車子坐得太快活，忍不住了。」

「想想弄成了什麼樣子，匹克威克先生勸告的說，「要顧點面子呀。」

「啊，當然的，實說，「那是完全不對的。都過去了，老人家。」

滿意了這個保證，匹克威克先生就重新把頭縮進車廂，拉上了玻璃窗；但是他剛好要恢復被實·索要先生所打斷的談話，卻被一個東西稍稍嚇了一跳，那是個小小的黑色的東西，長橢圓形，露在車窗外，並且在窗子上亂敲着，像是等不及允許急於要進來。

「這是什麼呀？」匹克威克先生喊。

「看樣子像一隻矮瓶子，」笨·愛倫說，帶點兒鬢有興趣的樣子通過眼鏡瞧着那東西，「我看那是實的東西。」

這印象是充分的正確，實·索要先生把那矮瓶子吊在手杖頭上，在敲窗戶，表示他希望裏面的朋友們也嘗嘗瓶裏的東西，以示友誼和融洽。

「叫我怎麼好呢？」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着那瓶子，「這個行為比其他的更荒唐。」

「我想最好的辦法是拿它進來，」笨·愛倫先生答，「拿進來就扣留着，這纔對付他得好，不是嗎？」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

「我想我們所能採取的最適合的辦法就是這樣了，」笨答。

這忠告正合於他自己的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就輕輕放下窗子，從手杖上解下瓶子，於是手杖縮了上去，並且聽見實·索要先生高興的大笑。

「多快活的傢伙，」匹克威克說，手裏拿着瓶，轉過頭來看着他的同伴。

「正是呀，」愛倫先生答。

「你跟他發不起氣來，」匹克威克先生說。



「完全談不到，」笨加明·愛倫說。

在交換這些感想的短促的時間裏，匹克威克先生心不在焉的拔下了瓶塞。

「裏面是什麼呀？」笨·愛倫問，不在意的樣子。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答，同等的不在意。「照它的味道，我看像是牛奶五味茶。」

「當真？」笨說。

「我想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很適當的防止自己已有說得不對的可能。「注意，我是不能夠說得確確實實的，假使沒有嘗過它。」

「你還是嘗一嘗好，」笨說：「那我們就知道個究竟了。」

「你這樣想嗎？」匹克威克先生答。「好，假使你有這種好奇心，當然我不反對。」

永遠願意爲朋友的願望犧牲自己感情的匹克威克先生，立刻嘗了大大的一口。

「是什麼呀？」笨·愛倫問，有點等不及的打斷他。

「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說，唾着嘴唇。「我簡直還不知道。啊，對了，」匹克威克先生第二次嘗了之後說。「是五味茶。」

笨·愛倫先生看着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看着笨·愛倫先生，笨·愛倫先生發笑了，匹克威克先生沒有。

「這樣對付他纔好，」後面這位紳士帶着若干分的嚴厲說。「這樣對付他纔好，把它喝得精光。」

「正是我心裏想的，」笨·愛倫說。

「可不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那末祝他健康。」說了這話，那位卓越的人物就把瓶子極其有力的大吸一番，於是遞給笨·愛倫，他呢，不敢怠慢的學了他的樣，微笑變成互相的了，牛奶五味茶逐漸的和高高興興的被解決了。

「說到究竟，」匹克威克先生喝乾最後一滴的時候說，「他的惡作劇真是非常討人歡喜的——非常教人高興的。」

「你可以這樣說，」笨·愛倫先生答，爲了證明實·索要是世上最談諧的人之一，他就對匹克威克先生大大的和詳詳

細細的敘述那位紳士有一次如何喝得發了瘋，剃掉了頭髮，這愉快有趣的故事的敘述直到馬車開到貝克來沼地的貝爾停

下換馬的時候纔被打斷。

「我說呀，我們在這裏吃飯吧，好嗎？」賓從窗口向裏面看着說。

「吃飯？」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纔走了十九哩，還有八十七哩半要走呢。」

「正爲了這個緣故，所以要吃點東西纔支持得住啊。」賓·索要先生抗辯說。

「啊，在十一點半就吃午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答着看他的錶。

「不錯。」賓回答說。「吃點心是正好。喂，朋友，三容點心馬上開來，把馬牽回去等刻把鐘，叫他們拿所有的冷盤都開出來，弄點瓶頭強麥酒——還要讓我們嘗嘗你們的最好的瑪地拉葡萄酒。」——用了不起的派頭急忙發了這些命令，賓·索要先生立刻趕進屋子監督去了；不到五分鐘，他回來宣布說，東西呱呱叫。

點心的質料充份證明賓的稱讚的得當，所以，不僅那位紳士，索·愛倫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也都盡情受用一頓。在三位的垂青之下，瓶頭強麥酒和瑪地拉很快解決了；隨後（馬匹已經重新繫上）他們重新上了座位，帶着裝滿立時叫到的最好的代替牛奶五味茶的東西的矮瓶子，鏗鏘吹過了紅旗搖過了，匹克威克先生沒有再表示絲毫的抗議。

到了吐克斯貝利的霍普·波爾，他們停下來吃午飯，這次有更多的瓶頭強麥酒，更多的瑪地拉，另外還有點白葡萄酒；矮瓶子在這裏作了第四次的再充實。在這些聯合的刺激品之影響之下，匹克威克先生和索·愛倫先生結結實實睡了三十哩路的覺，同時賓和維勒先生在尾座裏唱二聲合唱。

匹克威克先生足夠的清醒了，向窗外看的時候，已經是很黑了。馬路旁邊的散落的茅屋，一切隱約可見的東西的模糊色調，黑沈沈的氛圍氣，煤渣和磚灰鋪的小路，遠處燐鐵爐的深紅的火，從高聳的煙囪裏噴出來使周圍一切都變黑和被掩蔽的一股一股濃煙，遠處燈光閃爍，載着鏗鏘發響的鐵條或其他沉重貨物在馬路上艱苦跋涉的笨重的貨車——一切都說明他們是迅速接近伯明罕這個偉大的勞動都市了。

他們在那些通到騷亂的中心的狹小道路上得而行的時候，緊張的事業的景象和聲音更有力的打動了他們的感覺。街道上擠滿了工人，勞動的唱和聲在每一座房屋裏迴盪，火光從那些頂樓的長窗格子裏流出，輪盤的急旋和機械的喧聲震

撼着發抖的牆壁。幾哩之外就看出它們的蒼白慘澹的火光的那些燈子，在這都市的大作坊和大工廠裏兇猛的燒着。鐵錘的叮鏗聲，蒸汽的衝擊，引擎的笨重的鏗鏗然，是從四面八方湧出來的粗暴的音樂。

騎在馬上的馭者很快把車子開過了空曠的街道，又開過了介於市郊和老皇家旅社之間的美麗的和燈火輝煌的店鋪。匹克威克先生總開始想到那使到他這裏來的任務的，非常困難和棘手的事實。

這任務的棘手，和用滿意的方式執行的困難，並沒有因為寶·索亞先生的自告奮勇的伴送而減少絲毫。說實話，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他在這事中間出面，不管他是如何的親切和令人可慰，卻決不是他很樂於討的情，他實在倒樂於破費一筆相當數目的款子，只要能把寶·索亞先生立刻送到離開至少五十哩的任何地方。

匹克威克先生從來沒有和老文克爾先生會過，雖然寫過一兩次信給他，並且得到了關於他兒子的品行的詢問的滿意答覆；他極其不安和敏感的覺得，由這兩位都有點醉醺醺的寶·索亞和笨·愛倫陪着對他作初次的拜訪，這不是獲得他的好感的最聰明和最適當的方法。

「但是無論如何，」匹克威克先生說，努力使自己安心，「我一定與盡力做去；我一定要今天夜裏去看他，因為是我誠心誠意答應過的，假使他們堅持陪我去，我只好儘可能使會面的時間縮短，希望他們爲他們自己着想不要露出馬脚。」

當他用這些念頭安慰着自己的時候，馬車在老皇家的門口停了笨·愛倫被從沈睡中弄得半醒，由沙姆意爾·維勒先生抓住領子拖出馬車之後，匹克威克先生總能够下了車。他們被領進了一間舒適的房間，匹克威克先生馬上向侍者打聽文克爾先生的住宅的方位。

「很近阿，先生，」侍者說，「不出五百碼，先生。文克爾先生是一個碼頭老闊，先生，在運河上的，先生。住宅是——嗶呀呀，先生，不出五百碼遠，先生。」說到這裏侍者吹熄了一支蠟燭，並且做出要重點起來的樣子，爲了給匹克威克先生一個機會再問什麼，假使他要問的話。

「現在吃點什麼嗎，先生？」侍者說，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沈默中絕望的點着了蠟燭。「茶還是咖啡，先生，午飯吃嗎，先生？」

「現在不要。」

「很好，先生。要叫晚飯嗎，先生？」

「現在還不。」

「很好，先生。」於是他輕輕走到門口，又突然站住，轉過身來，說，非常慚愧的樣子：

「要叫侍女來嗎，紳士們？」

「隨你的便，」匹克威克先生答。

「隨你的便啊，先生。」

「帶點蘇打水來，」寶·索要說。

「蘇打水嗎，先生？是啦，先生。」因為終於弄到要什麼東西的吩咐，腦子裏顯然解除了一個不堪的重負，侍者就悄悄的溜了。侍者們是從來不走路或跑路的。他們有一種滑出房間的特殊而神祕的本領，那是別的人類所沒有的。

蘇打水在笨·愛倫先生身上喚起了活力的若干微弱的徵兆，他接受了洗臉和洗手的勸告，並且讓沙姆給刷了一刷。匹克威克先生和寶·索要也收拾了旅行在他們衣服上所造成的紊亂，三個人就手挽手的出發上文克爾先生家去。寶·索要一路走一路用煙草的煙充實大氣。

大約離開四分之一哩，在一條安靜的，看樣子都是殷實住戶的街上，有一座舊的紅磚房子，門口有三級階梯，門上有一塊銅牌子，上面有粗大的羅馬體正楷的「文克爾先生」幾個字。階石非常之白，磚頭非常之紅，屋子非常之清潔。匹克威克先生、笨·愛倫先生和寶·索要先生站在這裏的時候，鐘敲十點了。

一個漂亮的女傭人出來應門，看見三個陌生人嚇了一跳。

「文克爾先生在家嗎，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他正在吃晚飯，先生，」女僕答。

「請你把這卡片給他，」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說。「就說我很抱歉這麼晚還來打擾，不過我急於在今天夜裏見他，我是纔到的。」

女僕畏縮的看看實·索先生，他正用種種奇妙的怪相表示對於她的漂亮的讚美，她不自覺瞥了一眼那些掛在過道裏的帽子和大衣，闕照另外一個女僕在她上樓去通報的時候看着大門。但是哨兵很快撤除了，因為女僕馬上就回來道歉說，請原諒讓他們留在街上等着於是領他們到一間舖了地毯的後客堂裏，那是辦公室兼起坐間，其中主要的有實用的和作裝飾的物件是一張寫字檯，一隻面盆架，帶括臉鏡子，一座擱靴子和脫靴子的架子，一張高檯子，四張椅子，一張桌子，和一隻古老的八天鐘。在壁爐那邊是鐵的保險箱的陷在牆壁裏的門，另外還有兩塊懸空的擱書板，一隻日曆和幾疊蒙灰的紙，裝飾了牆壁。

「非常之對不起，讓你們在門口等着，先生。」女僕點着燈，帶着迷人的微笑對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我是完全不認識你的，而我們這裏有這許多浪人跑來，專門偷東西，那真是——」

「沒有作任何道歉的必要呵，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高高興興的說。

「絲毫用不着我的愛，」實·索說，開玩笑的樣子伸出兩臂，這邊那邊的跳來跳去，好像阻止這青年女子走出房間。這青年女子一點沒有被這引誘所軟化，她立刻表示了她的意見說：實·索先生是個「討厭鬼」，當他更加急切的表示慫恿的時候，她就用手指印上了他的嘴巴，說着許多嫌惡和鄙夷的話跳出了房間。

失掉青年女子的陪伴，實·索先生無以消遣，就窺探寫字檯，看過那桌子的所有的抽屜，做出找那鐵保險箱的鑰匙的樣子，把日曆掉轉過來面向牆壁，試着要把老文克爾先生的靴子套上自己的，還把傢俱做了其他幾種滑稽的試驗，這一切，給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不出的恐懼和痛苦，而實·索先生卻得到了同等的愉快。

終於，門開了一位矮小老紳士小步走了進來，一隻手裏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卡片，另外一隻拿着，一支銀燭台，他穿了一套鼻煙色衣服，他的頭和臉竟像是小文克爾先生的頭和臉的模本，祇是有點兒禿。

「匹克威克先生，你好嗎？」老文克爾先生說，放下燭台，伸出手來，「希望你很好，先生，樂於拜識。請坐，匹克威克先生，請，先生，這位是——」

「我的朋友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插上來說，「你的兒子的朋友。」

「啊，」老文克爾先生說，有點嚴峻的看着實·索，「我希望你好呵，先生。」

「好得沒話說，先生，」賓·索要答。

「那另外一位呢？」匹克威克先生叫，「他是，你看了託我帶來的信就知道的，是你的兒子的一個至親，或者我應該說，一個非常親密的朋友，他姓愛倫。」

「就是那位嗎？」文克爾先生問，用卡片指着索·愛倫——他已經睡覺了，那睡姿使他只能被人看見他的背脊和衣領。

匹克威克先生正要答覆，並且要詳細說一說索·愛倫先生的姓名和光榮的優點，但是這時那位活潑的賓·索要先生爲了使他的朋友清醒過來應對一番，就在他手臂的大肉上狠狠的捻一把，弄得他大喊一聲跳了起來。突然發現面前有一個陌生人之後，索·愛倫先生就走上去極其熱烈的握住文克爾先生的兩隻手，搖了五分鐘光景，用一種聽不大懂的話斷斷的辭句咕嚕的說他看見他非常的欣慰，並且客氣的問他在散步之後要不要吃點什麼，還是願意等到「吃午飯的時候」再吃，然後就坐下來楞楞的盯着他，彷彿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而他的確是不知道的。

這一切都使匹克威克先生極其煩惱，尤其當文克爾先生對於他的兩位同伴的反常的——不用說是特別的——行爲表示顯然的驚異的時候。爲了即刻使事情結束，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交給文克爾先生，說：

「這信，先生，是你兒子寫的。你看了內容就知道，他的未來的幸福是依靠於你的慈愛的考慮了。我請你把它加以最和平冷靜的閱讀，以後再用唯一應該用的口氣和精神跟我討論那就感謝得很了。你看我不預先通知而在這樣晚的時候來拜訪，並且，匹克威克先生略微對兩位同伴瞥一眼，接着說，「是在這樣的不利的情境之下，那你就知道你的決定對你兒子的重要和他對這問題的極度焦急了。」

說了這番序言，匹克威克先生把四張用超等優良的信紙寫得密層層的悔過書放在吃驚的老文克爾先生手裏，重新坐在椅子上，注視着他的神情和態度，他很急，那是真的，不過他帶着坦然的神色——那是覺得自己並沒有參與什麼需要原諒或者掩飾的事的紳士的坦然的神色。

老碼頭主把信翻了一個身，看了正面，反而和兩邊精細的察看了封緘印上的胖胖的小孩子，抬起眼睛看看匹克威克先

生臉上，然後，坐上高椅子，把燈拉近了些，拆開封蠟，展開信來，舉到燈光下面，預備讀了。

在這時候，賓·索嬰先生——他的聰明已經斃伏了一些時候了——把兩手放在膝頭上，做出一副陰嘴，模仿那位已故的做小丑的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碰巧大文克爾先生並不如賓·索嬰先生所想的專心注意的在看信，他偶爾越過信紙一看，恰恰看見了賓·索嬰先生；他合理的推測那副臉孔是做出來嘲笑和作弄他的，就用眼睛盯住賓，如此之嚴厲，使得那副已故的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逐漸消解而成爲一種非常之妙的卑恭和惶恐的表情。

「你說什麼的嗎，先生？」在一陣嚴肅的沈默之後，老文克爾先生問。

「沒有，先生，」賓答，丑角的殘餘全都不存在了，除了兩頰的特別發紅。

「你當真沒有嗎，先生，」大文克爾先生說。

「噢，沒有呵，先生，完全沒有，」賓回答說。

「我想你是說了的，先生，」老紳士接着說，帶着憤然的強語氣，「或許你是對我看着的吧，先生？」

「啊，沒有，先生，一點沒有，」賓答，極其有禮貌。

「我聽見這話很高興，先生，」大文克爾先生說。很莊嚴的對難爲情的賓皺了皺眉頭，老紳士重新把信舉到火光下面認真看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緊張的看着他從第一頁的末尾轉到第二頁的開端，又從第二頁的末尾轉到第三頁的開端，再從第三頁的末尾轉到第四頁的開端，但是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變動，可以顯示兒子結婚的消息使他引起什麼樣感情的端倪，而那消息 匹克威克先生知道是在開頭的六行之內就說到的。

他把信看到最後一個字，用一個事業家的全部小心仔細，把它重新摺好；而正當匹克威克先生預期着某種大發作的時候，他卻把一支筆向墨水缸裏蘸醜，像在講着帳房裏的極普通的事情似的平平靜靜的說：

「那生 蕪爾的通訊處是哪裏呀，匹克威克先生？」

「喬治和兀騰目前在這裏，」那位紳士答。

「喬治和兀鷹。那是在什麼地方？」

「喬治場，倫拜德街。」

「在首都？」

「是的。」

老紳士一板一眼的把地址寫在信封後面，然後把它放進寫字檯，鎖了，一面離開板檯和把鑰匙放進口袋，一面說：

「我想是沒有什麼事還需要我們留了，吧，匹克威克先生。」

「沒有什麼了，我的親愛的先生。」那位熱心腸的人在慣然的驚異之中說。「沒有什麼了！對於我們的青年朋友的生活上的這件重大的事情，你沒有什麼意見要說嗎？不用通過我告訴你繼續愛他和保護他嗎？沒有什麼足以鼓舞和支持他以及那向他尋求安慰和扶助的女孩子的話要說嗎？我的親愛的先生，想想吧。」

「我要想的。」那位老紳士答。「現在我卻沒有什麼話說，我是一個辦事業的人，匹克威克先生！我對於任何事情從來不草率從事，而據我所看到的說來，這事的外表我一點都不歡喜。一千鎊並不是大數目呵，匹克威克先生。」

「你說得很對，先生。」笨·愛倫插嘴說，剛剛清醒得能够知道他化他的一千鎊是一點不為難的。「你是個明白人，賈，他這人是非常之聰明的呢。」

「我很榮幸，能够有你，先生賞我這樣的恭維。」大文克爾先生說，鄙夷的看著那位正含意無窮的搖着頭的笨·愛倫。「事實是，匹克威克先生，當我允許我的兒子蕩浪年把功夫見識見識人情世故（他是在你的率導之下這樣做了），免得他涉世的時候還是個可以被一切人欺騙的寄宿學校出身的膿包，我當初是決沒有料想到這事的。他對於這點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假使我因此撤銷我對他的愆愆，他是沒有驚訝的必要的。他等着我的答覆吧，匹克威克先生。夜安囉，先生，瑪加列特，開門。」

在這期間，賈·索要一直用手肘偷偷推着笨·愛倫先生，叫他說點對數的話，因此，笨毫無預示的突然爆發了一通雖簡短而熱烈的口才。

「先生，」笨·愛倫先生說，用一雙非常昏花而呆笨的眼睛盯住那位老紳士，右手狂暴的上下揮動着，「你——你應該

替自己害羞。」

「作爲那位女士的哥哥，你當然是這個問題的最好的判斷者了。」大文克爾先生反唇相譏。「請吧；够了，請你不要再說了，匹克威克先生。夜安，紳士們！」

說着，老紳士端起蠟台，開了房門，有禮貌的指示了過道。

「你要後悔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緊緊咬住牙齒，遏制着怒氣，因爲他知道這對於他的青年朋友可能發生多重重要的影響。

「在目前我倒是不不同的想法，」大文克爾先生冷靜的回答說。「再說一次，紳士們，我祝你們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用發怒的大步子走到街上。實·索要先生呢，完全被老紳士的態度的決斷所制服了，也走出了門。實·索倫先生的帽子隨即滾下了階沿，而實·索倫先生的身體也緊跟着它下來了。全體默然的和不吃晚飯的上了牀；匹克威克先生在入睡之前想着，假使知道老文克爾先生是這樣道地的事業家，那極端可能他是決不負着這樣的使命來拜訪的。

第五十一章

這裏，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舊相識。讀者在這件幸運的事情裏所應該感謝的主要是一些動人心魄的趣事，那是關於兩位有權力的大名人的。

在八點鐘的時候撲到匹克威克先生視線上的燈光，一點都不能夠振奮他的精神，或者減少他的使者職務的意外結果所給他的沮喪。天空是黑暗而陰沈，空氣潮濕而陰冷，街上濕而溼滑。煙，笨笨的懸在煙囪頂上，像是缺乏勇氣上昇；雨慢而頑固的下着，像是連傾注的精神都打不起。在馬廐那兒的一隻鬪鷄，失去他慣有的精神抖擻的一切氣概，悲哀的用一條腿平衡着身體站在一個角落裏；一隻驢子，在一間下房的，偏僻的屋頂下面垂着頭出神從他的沈思的和悲哀的臉色看來像在想着自己。在街上，只看得見雨傘，只聽得見木屐的劈拍和雨點的濺打。

早餐中間只夾着很少很少的談話；索奕先生都受到了天氣的影響和前一天的興奮的影響。用他自己的富於意味的話說他是「吃癩」了。●笨笨，愛倫先生是這樣。匹克威克先生是這樣。

在對於天氣轉晴的持久的企望之中，倫敦來的隔夜的晚報被唸了又唸，那種緊張的興味祇是人們在極度貧困的情形纔有的；地毯上的每一吋都在類乎如此的堅持之下被踏過了；窗戶被向外窺探了許多次，多得值得爲它們設立一項新稅；一切種類的談話題目都被提過，又被放過；而終於，當正午來臨而情況毫無改善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決然斷然的拉鈴叫人把

輕馬車備好。

雖然路上是溼滑的，濛濛的雨比以前下得更大，雖然泥和水打進馬車的窗戶，弄得那舒適的程度對於裏面的一對和外面的一對幾乎是同樣，然而在行動中有一種東西，並且有一種振作起來和實行起來的感覺，那是決然無疑的勝過幽閉在一間氣悶的房子裏，看着氣悶的雨滴打在氣悶的街上，所以，他們在出發的時候一致認為這種變動是一個大改善，並且奇怪他們怎麼會不早就而就誤了如此之久。

他們在克芬屈利停下來換馬的時候，那些馬身上冒出來的熱氣把馬夫掩蔽得完全看不見，但是聽得見他的聲音在煙霧裏說，他希望獲得仁愛會下次頒發的第一個金質獎章，爲了他替騎馬駛者把帽子脫下來，從帽子邊滴下來的水，這位不可見的紳士說，一定會不可避免的淹死了他（駛者），聽得有他極其鎮靜的很快從他頭上扯下它來，並且用一把乾草擦乾了那喘息着的人的臉。

「這有趣，」寶·索說，翻起了外衣領子，並且拉起披肩圍住嘴巴來集中剛吞下去的一杯白蘭地的熱氣。

「非常之，」沙姆答，泰然自若。

「你好像不在乎呵，」寶說。

「噢，我不大看得出在乎它又有什麼好處呵，先生，」沙姆答。

「卻是一個駁不倒的理由呢，無論如何，」寶說。

「是呀，先生，」維勒先生答，「不管是什麼吧，對總是對的，就像那青年貴族說的囉，那是在他們把他記在恩俸名單裏的時候，這又是因爲他的母親的叔父的妻子的祖父曾經有一次用輕便打火線替主上點了煙斗。」

「這個主意不壞，沙姆，」寶·愛倫先生讚許的說。

「正像那青年貴族從此以後一生一世每逢結賬日子就說的囉，」維勒先生答。

「你以前，」沙姆在短短的沈默之後，對那車夫瞥了一眼，把聲音低成一種神祕的耳語聲說，「你以前，當你做鋸骨頭的時候，曾經被請去看過騎馬車夫沒有？」

「我記不得有過。」寶·索要答。

「你在裏面遊魂（就像他們說鬼怪的話）的那個醫院裏面從來沒有見過騎馬車夫吧？」沙姆問。

「沒有。」寶·索要答。「我想是沒有看見過。」

「知道什麼教堂墓地裏有騎馬車夫的墓碑嗎？或者看見過死的騎馬車夫嗎？」沙姆問，繼續着他的問答體的教育。

「沒有。」寶答，「從來沒有。」

「沒有！」沙姆得意的接着說。「將來也未遑不會；另外還有一樣東西也是沒有人看得到的，那就是死驢子——誰都沒有見過死驢子，除了那位穿黑綢短褲，認識那養着一隻山羊的青年女子的紳士；而那是一隻法蘭西驢子，所以很可能並不是真種的驢子。」

「那末，這和騎馬車夫有什麼關係呢？」寶·索要問。

「在這裏呵。」沙姆答。「可不要像一些很敏感的人那麼過火，硬說騎馬車夫和驢子都是不死的，我說的就是這個；每逢他們覺得自己變硬了，做完他們的工作了，他們通常就是一道走掉，一個車夫帶一雙驢子；以後他們怎麼樣了，沒有誰知道，不過很可能是他們走到什麼別的世界上去尋快樂去了，因為活人中間誰都沒有見過無論驢子或者騎馬車夫在這個世界上享過快樂！」

就這樣扯着這種有學問的和出色的理論，並且徵引許多奇奇怪怪的統計上的和其他的事實作為論證，沙姆·維勒打發了到鄧邱區之前的時間，到了這裏又換上乾的騎馬駁者和新的馬匹；下一站是達芬屈利，再下一站是托克斯脫；而雨在每一站完結的時候都比每一站開始的時候下得更大。

「我說呀，」寶·索要對馬車窗戶裏提出異議的說，那時他們開到托克斯脫的「沙拉森之頭」的門口，「這不行的

● Zaracosta Head 旅店名沙拉森人爲阿拉伯沙漠中之遊牧民族，回教徒。宗教戰爭中回教民族與歐洲基督教民族爲死敵，仇恨如此之深，以至於用「沙拉森之頭」做旅館招牌了。

呵，你們知道。」

「噫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剛好從一個瞌睡裏醒過來，「我怕你被打潮了。」

「啊你怕，是嗎？」賓答：「不錯，我是有點兒那個——不舒服的濕，也許是。」

賓是像濕了，雨正從他的頸子、肘子、袖口、衣裾和膝頭滾滾而流呢；他的全身衣飾由於潮濕而發亮放光，可能被錯認做全部是油布做的了。

「我是有點濕了，」賓說，把身體一抖，向四面射出一陣水力學的小雨，他這麼做的時候就像一隻紐芬蘭狗剛從水裏鑽出來的樣子。

「我想今天夜裏繼續走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笨插進來說。

「不成問題囉，先生，」沙姆·維勒說，來幫助解決問題了：「對於牲口也是殘酷的，叫他們那樣做的話。這兒有牀舖先生，沙姆對他主人說：「一切都清潔和舒服，非常之好的小小的午餐，先生，他們能在半個鐘頭裏辦好——公鷄母鷄先生，還有煎小牛肉片、法蘭西豆子、鈴薯，有餛飩的小饅頭，清清爽爽。你是就歇在這裏的好，先生，我假如不妨推薦的話。聽話，先生，就像醫生說的哪。」

恰巧沙拉森之頭的主人這時出現了，他證明維勒先生的推薦的可靠，並且作了許多可悲的推測，說是馬路的情形如何不好，下一站是否換到生力的馬還是疑問，雨要通夜的下是確定無疑，而它在明天早上歇也同樣的萬萬錯不了，還有其他為旅館老闆們所熟知的誘人的話來支持他的邀請。

「好，」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要用什麼辦法送一封信到倫敦去，讓它明天一早就送到，否則我一定不願一切再向前走。」

老闆開心的微笑：「你先生用一張褐色紙頭把信封好，再隨你給郵局或者給伯明罕來的夜班馬車送出去，那是再容易沒有的了。假使你特別掛慮着要儘可能送得快，你就寫出「立即送達」的字樣，那一定就被注意的，或者就寫「快遞郵件，送到取外賞半克龍，」那就更靠得住。」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我們就歇在這裏。」

「太陽裏的光約翰，生起火來——紳士們身上潮了！」——店主叫，「這兒走，紳士們，不用就心騎馬的車夫，先生，你拉鈴要他的時候我就叫他來的，先生約翰拿蠟燭來。」

蠟燭拿來了，爐火撥旺了，並且丟進了一大塊木柴。十分鐘之內，一個侍者來鋪飯桌的布了，帘子拉起了，爐火燒得很亮，一切都顯得（在所有舒服的英格蘭旅館裏，一切都是這樣的）好像早在幾天之前就預期着旅客之來，預備着他們的享受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一張靠牆的桌上坐了，匆匆寫信給文克爾先生，僅僅告訴他他被天氣的力量所留難，但是第二天一定到倫敦；到那時候再說他進行的情形。這信很快被包成郵件由沙姆爾·維勒先生送到樞樞上去。

沙姆爾把它交給了老闆娘，在廚房的火爐前面烘乾衣服，正打算走回去替主人脫靴子，這時候，偶然向一道半開着的門裏一瞥，卻被一位紳士的形象吸引住了；那人有一頭黃沙色的頭髮，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大張報紙，他帶着一個固定不動的冷笑，在讀着一張上的社論，那冷笑把他的鼻子和臉上其他容貌捲成一種威嚴的高傲表情。

「嗨，」沙姆爾說，「難道那隻鬍鬚和那副臉子我還不認識嗎？還有那眼鏡和闊透的瓦，那要不是伊頓斯威爾的，我就是羅馬人。」

沙姆爾立刻發了一聲吃力的咳嗽，目的是吸引那位紳士的注意；那位紳士被這聲音所驚動，抬起他的頭和眼鏡，露出一副深沈而有思想的臉，原來是伊頓斯威爾新開報的卜特先生的尊容。

「請你原諒，先生，」沙姆爾說，鞠了一躬，向前來，「我的主人在這裏呢，卜特先生。」

「別響，別響，」卜特叫，把沙姆爾拉進房間，關了門，臉上帶着神秘的恐懼。

「怎麼的啦，先生？」沙姆爾問，莫名其妙四面看看。

「我的名字提都不能提，」卜特答，「這兒附近是淺黃黨的區域，假使興奮的和容易起鬧的居民知道了我在這裏，我要被撕得粉碎了。」

「那裏話！當真嗎，先生？」沙姆爾問。

「我一定會成了他們的憤怒的犧牲。」卜特回答說。且說青年人你，主人怎麼樣？」

「他是上首都去路過這裏歡一夜，同着兩個朋友。」沙姆答。

「文克爾先生在內嗎？」卜特問，微微皺一皺眉頭。

「不，先生，文克爾先生現在在家裏。」沙姆答。「他結婚了。」

「結婚了！」卜特喊，叫人吃驚的粗聲粗氣。他停了一下，惡毒的微笑一下，用低低的，恨恨的聲調接着說，「報應得好！」

把恨得要死的惡意和對於失敗的敵人的冷酷的勝利之感這樣作了殘酷的發洩之後，卜特先生就問匹克威克先生的兩個朋友是不是「藍黨」？沙姆對於這點所知道的正和卜特自己一樣，但是他給了他一個滿意的肯定答覆，於是他同意跟他到匹克威克先生房裏，在這裏，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並且隨後立刻「批准」了一同吃飯的提議。

「伊頓斯威爾的情形怎麼樣呀？」卜特在靠火的一個座位上坐了，大家也都脫了濕靴子，穿了乾拖鞋，這時匹克威克先生這樣問了。「獨立報還存在嗎？」

「獨立報呀，先生。」卜特答，「是還在挨着可憐的和不能痛快死掉的命運。連少數認可它的卑微無恥的存在的人都憎惡和輕視它；被它自己所大量散佈的污穢悶得要死；被它自己的黏液的臭氣噴得耳聾眼瞎；這卑污的報紙，儼然不知道它自己墮落到什麼程度，正迅速的陷進欺詐的污泥裏去，那污泥彷彿是依靠着社會上的下等卑污的階級給了她一個堅實的立足點，然而卻是正向它的可憎的腦袋上面昇着，很快就要把它永遠淹沒了。」

用兇狂的音節發表了這個宣言（那是它上星期的社論裏的一部分），編輯先生停下來喘一喘氣，對賓·索要凜然的看看。

「你是個年輕人呵，先生。」卜特說。

賓·索要先生點點頭。

「你也是，先生。」卜特對笨·愛倫先生說。

笨承認了這溫和的非難。

「我有生以來就向這些國度的人民立誓要支持和維護的那些藍色主義，你們兩人都是被薰陶得很深的吧？」卜特提醒他們似的說。

「噢，這我倒不大清楚。」賈·索要答。「我是」——

「不是淺黃色的吧，匹克威克先生。」卜特打斷他說，把椅子拉開一點。「你的朋友不是淺黃色的吧，先生？」

「不是，不是。」賈接上說。「我目前是一種格子花呢，各種顏色的混合。」

「一個動插份子。」卜特說，很莊嚴。「一個動插份子。我願意給你看那連的八篇社論，先生，登在伊頓斯威爾新聞報上的。我敢說，你不久就會把你的意見建立在堅決而鞏固的藍色基礎上了，先生。」

「我敢說，不用讀完，我早就變得非常之藍了。」賈答。

卜特先生疑惑的對賈·索要看了幾秒鐘，掉過來對匹克威克先生說：

「過去三個月來斷斷續續在伊頓斯威爾新聞報上發表而引起那麼廣大的——我不妨說那麼普遍的——注意和讚美的文學評論，你看了沒有呀？」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被這問題弄得微微的發窘。「事實是，我被別的事情佔住了，所以實在還沒有得到拜讀的機會呢。」

「你應該讀一讀，先生。」卜特帶着嚴厲的臉色說。

「要讀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它們是對於一本論中國形而上學的書的評論，內容豐富，先生。」卜特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出於你的手筆吧，我希望是。」

「出於我的批評家之手，先生。」卜特說，傲然的樣子。

● 藍色 (blue)，又作喪氣、憂鬱解。

「我設想起來，是個深奧的問題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深奧，先生。」卜特答，顯出聰明透頂的樣子。「用一個專門的但是有意義的術語說，他是速成出來的；根據我的要求，他從大英百科全書裏研究了這問題。」

「當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卻不知道那部有價值的著作裏面包含關於中國形而上學的任何材料。」

「他是，先生。」卜特接着說，把手揷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膝頭上，帶着表示智慧超人的微笑對大家看看。「他是，從M部找到形而上學了，又從O部找到中國讀了，於是把材料結合起來的，先生。」

卜特先生的臉上，因為回想到那飽學的大著所顯示的力量和研究，而附帶增加了如此之多的莊嚴，嚇得匹克威克先生過了幾分鐘還不敢把談話重新開始；終於當編輯先生的臉孔逐漸鬆動，變成它那慣常的、道德超人一等的表情的時候，他就大膽的用發問來重新開始談話：

「不可以不可以問一問，是什麼偉大的目的使你從家裏老遠到這裏來的呢？」

「就是那在我的一切巨大勞動中間推動我和鼓舞我的目的呵，先生。」卜特答，安詳的微笑一下；「我的本鄉不壞呀。」

「我想是有關公益的使命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錯，先生。」卜特接着說，「是的。」說到這裏，他俯就匹克威克先生，用深沈的濁音耳語般的說，「先生，明天晚上有一個淺黃黨的跳舞會要在伯明罕開。」

「上帝保佑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不錯，先生，還要吃晚飯。」卜特加上一句。

「你說的真話！」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的喊。

卜特預示不祥之兆似的點點頭。

西克威克先生雖然裝做對這消息大為驚恐的樣子，但是他對於地方政治如此之不熟悉，所以，那個可怖的陰謀的重要如何，他不能構成一個恰當的理解；看到這一點，卜特先生就拿出版最近一期的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照著唸出如下的一段：

洞穴中的淺黃黨

「一個爬行的同時代者，在我們底出色的和卓越的代表史倫開大人底榮名底徒然的和無望的污損底企圖中，最近會發汗地的噴出他底黑色的毒液——那史倫開，他是我們，遠在他獲得他底現有的高貴的和崇高的地位之前，預言了將有一天，正如他現在這般地，立即成爲他底家鄉底最光明的榮耀，和她底最驕傲的誇耀；同樣地是她底勇敢的防衛者和她底忠實的自負——我們底爬行的同時代者，會使他自已訕笑一隻富麗地浮彫了的包金的煤斗，那是會由他底狂喜了的有選舉權者們贈送給那光榮人物的，而對於煤斗的購買，無名的鄙夫暗喻地說，史倫開大人自己通過他底司，購者底一個密友，繳納了募集了的全部款項底三分之一多些。噫，這爬行的創造物有否看見嗎，即使這是事實，史倫開大人祇是出現在比以前更加——假使那是可能的——可愛的和煥發的光線之中呢，豈不是甚至他底魯鈍也感覺到，實現有選舉權者們全體底願望底這一和善的和動人的意慾，必然永遠地使他對於那些不比豬壞的，或用另外的話說，不像我們底同時代者這樣地下流的、他底同鄉們底心們和靈魂們，成爲親愛的嗎？但是，洞穴中的淺黃黨底卑劣的騙術竟是如此，這些不是它底僅有的詭計，叛遊是逼在的。我們勇敢地宣告——我們是被激而作這揭發的，我們投身於國家和他底警察之前要求保護——我們勇敢地宣告，在這一頃刻，一個淺黃黨底跳舞會底秘密的準備正在進行中，那將在那在一個淺黃黨市鎮裏的淺黃黨居民底心臟和中心舉行那將由一個淺黃黨司儀人主持，那將由四個過激的淺黃黨國會議員出席，而入場底允許，則將由淺黃黨的門票，我們底惡魔般的同時代者有畏縮嗎？讓他在陽萎底的怨恨中扭絞吧，由於我們寫出這些字眼，我們將要在那裏的。」

「瞧，先生，」卜特說，十分脫力的疊起報紙，「就是這樣的情形。」

● 這篇大文寫得有特色，故用另一種字體譯之，並無他意。

這時老闆和侍者開飯進來了，因此使得卜特先生把手指壓在口唇上，表示他認為他的生命是在匹克威克先生手裏，全靠他保守秘密。賓·索嬰和笨加明·愛倫兩位先生在宣讀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那段文章並且繼之以討論的期間，早已失禮的睡了覺，這時被在耳朵邊輕輕一說的「吃飯」這兩個符咒般的簡單字眼喚醒了；於是他們開始吃飯，有良好的消化伺候着食慾，有健康伺候着這兩樣，和一個侍者伺候着這三者。

在吃飯和飯後閒坐的時候，卜特先生曾經在短期間偶爾選就的談談家常題目，告訴匹克威克先生說，伊頓斯威爾的空氣不合宜於他的太太，所以她到幾處名勝的有泉水的地地方行，以求恢復她平素的健康和精神；這是個漂亮的掩飾，事實是，卜太太按照她屢次提出的分居的狠話，根據和她的兄弟陸軍中尉計議而由卜特先生作了決定的一個協議，帶着她的忠實的侍衛，憑着每年從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編輯和發賣所得到的收入和利息的一半，永久的退休了。

正當偉大的卜特先生議論着這些等等，並且隨時引用他的夜間勞作的許多精華使談話為之生色的時候，有一位臉色嚴厲的客人，從那正停在旅館門口卸包裹的要開的驛車窗戶裏喊着問，假使他就下車在這裏過夜的話，能不能得到必要的牀鋪的供應。

「當然咯，先生。」老闆答。

「是嗎？」客人問，他似乎習慣於懷疑的態度的。

「沒有疑問的，先生。」老闆答。

「好。」客人說。「車夫，我在這裏下車，我的屁股行李袋。」

這客人用有點尖刻的態度向其他乘客脫過夜安，下了車。他是一位矮矮的紳士，生了非常之硬的黑頭髮，剪成塞豬似的，或者特油刷了似的式樣，挺硬筆直的鬚在滿頭；他的神色倨傲而有威脅性；他的態度專斷，他的眼睛銳利而不安；整個的模樣顯出一種自信的感覺，和一種比一切別人無限優越的意識。

這位紳士被帶進了原來指派給愛國心切的卜特先生的房間；據侍者看到那無獨有偶的奇事而雖然失聲之餘所說，他剛點上了蠟燭，那位紳士就從帽子裏掏出一份報紙開始閱讀起來，臉上所帶的表情恰恰就是一小時以前使他爲之癱瘓的，而這位紳士的殘酷的鄙薄卻是一份名爲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報紙所喚起。

「叫老闊來。」客人說。

「是，先生。」侍者答。

老闊被叫了，並且來了。

「你是老闊嗎？」紳士問。

「我是，先生。」老闊答。

「你認識我嗎？」紳士問。

「我沒有那個榮幸呵，先生。」老闊答。

「我的名字是史羅克。」紳士說。

老闊微微的側了頭。

「史羅克先生。」紳士驕傲的重複說。「現在你認識我了吧，傢伙？」

老闊搔搔頭，看看天花板，看着客人，怯弱的微笑一下。

「你認識我嗎，傢伙？」客人帶怒的問。

老闊作一次強烈的努力，終於回答說：「唉，先生，我不認識你。」

「老天爺！」客人說，用抱緊的拳頭槌着桌子。「這就是聲望！」

老闊向門口退了一兩步；客人呢，把眼睛對他緊盯着繼續說下去。

「這。」客人說，「這就是多年爲了羣衆而勞作和研究的報答。我潮濕而疲倦的下了車，沒有熱情的人羣擁擠着來歡迎

他們的戰士教堂的鐘是沈寂的，名字也沒有在他們的斑薄的胸口引起感應。這，激昂的史羅克先生說，在房裏走來走去，是足夠把你筆裏的墨水凝結，足夠使你永遠放棄你的事業了。」

「你還要白蘭地和水嗎，先生？」老闆說，冒昧的作了一個暗示。

「甜酒。」史羅克先生兇狠狠的轉過來對他說。「你這裏什麼地方有火爐嗎？」

「我們馬上生一個出來，先生。」老闆說。

「那要到睡覺的時候纔會發火了。」史羅克先生阻止他說。「廚房裏有人嗎？」

「一個人都沒有。那裏有一個很美的爐火。一切都走開了，門已經關掉過夜了。」

「我靠着廚房爐子去喝甜酒和水。」史羅克先生說，因此，拿起了帽子和報紙，他就莊嚴的高視闊步的跟着老闆走到那卓微的房間裏，向火爐旁邊的一隻高背長椅上一坐，擺出了譏笑的臉色，開始帶着沈默的威嚴讀和喝。

現在，正在這時候，有個什麼搗亂的魔鬼在沙拉森之頭上面飛着，完全出於無所事事的好奇把眼睛向下一看，碰巧看見史羅克舒舒服服的跪坐在廚房火爐旁邊，而卜特是在另外一個房間裏喝酒喝得微微興奮了；因此，這惡毒的魔鬼用不可相像的速度射進後面那間房，立刻鑽進了寶·索要先生的頭，使他爲着他（魔鬼）的目的說了這樣的話：

「喂，我們讓爐子熄掉了。下雨之後冷得不得了，是嗎？」

「真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打着寒顫。

「到廚房火爐旁邊抽一支雪茄可不壞呀，是嗎？」寶·索要說，還是被那魔鬼推動的。

「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我想。」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卜特先生，你說怎麼樣？」

卜特先生表示同意；於是四位旅客各人手裏帶着自己的酒杯，立即動身到廚房裏去，由沙姆·維勒走在頭裏帶路。那位陌生的客人還在談着，他抬起頭來，吃了一驚。卜特先生也吃了一驚。

「什麼事情？」匹克威克先生用噓噓的低聲說。

「那個爬蟲。」卜特答。

「什麼爬蟲？」阿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的看着怕臊了什麼長得特別大的黑甲蟲，或者像生了水腫病的大蜘蛛。

「那個爬蟲？」卜特低聲說，拉住阿克威克先生的手臂，指指那個陌生的客人，「那個爬蟲——史羅克，獨立報的」

「也許我們是避開的好。」阿克威克先生低聲說。

「決不，先生。」卜特答，——在二重的心緒之下，鼓着酒後的勇氣——「決不。」說了這些，卜特先生就在對面的一張高背長椅上坐好，從一小卷報紙裏選出一張，開始閱讀着對抗他的敵人。

卜特先生當然是看的獨立報，史羅克先生呢，當然是新聞報，兩位紳士各自用懷恨的大笑和譏諷的鼻息明白表示他對另一位的作品輕蔑，隨後，他們開始運用更公然的表现，說着「荒謬」——「卑劣」，「兇惡」，「騙子」，「惡辣」，「醜」，「離解」，「黏液」，「陰溝水」等類的批評字眼。

實·索和笨·愛倫兩位先生懷着某種程度的愉快看着這些敵對和仇恨的表示，以至於使那正被他們非常用勁抽着的雪茄，增加了很大的附加的味道。到他們開始覺得乏味的時候，實·索先生很有禮貌的對史羅克說：

「你把你的報紙看够了的時候，先生，允許我看一看嗎？」

「你要發現你爲這可鄙的東西，費神是很不值得的，先生。」史羅克答，對卜特做了一個撒旦式的脫視。

「這張你可以拿去。」卜特抬起頭來說，由於忿怒而臉色發白，並且由於同樣的原因話聲都顫抖着。「哈哈！這個傢伙的無恥會叫你覺得有趣呢。」

「東西」和「傢伙」都是用可怕的重音說的，兩位編輯先生的臉開始因爲挑戰而發燒了。

「這個可憐人的下賤是惡劣得無聊了。」卜特說，裝做對實·索要說話，而怒冲冲的脫視着史羅克。

這時，史羅克先生非常開心的大笑一聲，把報紙疊成便於讀新的一欄的樣子，說，這個傻瓜真正叫他覺得有趣。

「這傢伙是什麼樣的一個不要臉的冒失鬼呵？」卜特說，從粉紅色變成大紅色了。

「你曾經讀過這個人的什麼笨話嗎，先生？」史羅克問實·索要說。

「從來沒有。」實答，「寫得很壞嗎？」

「啊，嚇死人，嚇死人！」史羅克答。

「的確呀，這是太可怕了！」卜特在這當兒大叫的說，一面還裝做專心在看報。

「假使你吃得消看幾句惡毒、下賤、虛偽、僞善、欺詐、和僞善的文章。」史羅克說，把報紙遞給實。「那你也許能有所獲，就是讓這不合文法的謔語者的文筆引得你發一個笑。」

「你說的什麼，先生？」卜特問，擰着頭，激昂得渾身發抖。

「那干你什麼事了，先生？」史羅克答。

「你說不合文法的謔語者，是嗎，先生？」卜特說。

「是的，先生，是我說的。」史羅克答；「我還要說藍色的討厭東西，先生，假使你更歡喜那說法的話，哈哈！」

卜特先生對於這該譴的侮辱不置一辭，祇是悠閒的疊起他那份獨立報來，小心的擡擡平，放在靴子底下，踩得碎，彬彬有禮的對上面吐一口唾沫，於是把它擯進火爐。

「瞧，先生！」卜特說，從爐灶旁邊退開，「對付做出這報來的蠅蛇，我就要用那樣的方法，要不是我，算他運氣，被我的國家的法律約束住的話。」

「就這麼對付他吧，先生！」史羅克叫，站起來；「在這種時候，先生，他是決不同法律求教的。對付他吧，先生！」

「聽呀聽呀！」實·索要說。

「再公平沒有了，」笨·愛倫先生說。

「就這麼對付他吧，先生！」史羅克又說一遍，聲音很大。

卜特先生對他射了鄙夷不屑的一眼，那眼光會叫一隻鐵錘也輾掉呢。

「就這麼對付他吧，先生！」史羅克又說，聲音比先前更大。

「我可不要，先生！」卜特答。

「啊，你不要，你不要嗎，先生？」史羅克先生用嘲弄的態度說；「你們聽見的呵，紳士們，他不要，不是因為他害怕，啊，不是他。」

「不要哈哈！」

「我當作你先生，」卜特先生說，被這譏諷所打動了，「我當作你是一條蝮蛇。我認作爲你先生，是一個由於最無恥、丟臉和可憎的社會活動而使自己不齒於人羣的人。我看作你，先生私人方面或者政治方面，不是別的而是一條最無比的和純粹的蝮蛇。」

這憤慨的「獨立者」並不等候着聽完這人身攻擊，他，抓起他的塞滿了零碎東西的氈袋，當卜特轉身離開的時候已經把它舉在空中揮舞起來，然後讓它掃了一個圓圈落到他的頭上，恰好是裝着一把大大的頭髮刷子的那個袋角，因此發出一聲全廚房都聽見的銳利的「噼」並且使他立刻跌在地上。

「紳士們，」卜特跳起來抓住一把火鏟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叫，「紳士們！看天上的面上考慮考慮——救命啊——沙姆——來——請你們，紳士們——來拉架呀，大家來呀！」

喊着這些不連貫的叫喚，匹克威克先生衝進狂怒的交戰者之間，正好趕上把身體的一邊受了氈袋，另外一邊受了火鏟。不知道是伊頓斯威爾的公意的代表們被怨恨弄得盲目了呢，還是因爲都是精明論客的這兩位看出了有第三者在他們中間承受一切打擊的好處呢，總之事實是他們對於匹克威克先生絲毫不加注意，祇管非常有勁的互相激戰，毫無懼色的頻頻運用氈袋和火鏟。匹克威克先生是無疑要由於他仁慈的干預而被結結實實打一頓了，要不是維勒先生——他聽見了主人的叫喚，及時的衝了進來，隨即抓起一隻麵粉袋把那位雄偉的卜特連頭帶肩委住，並且緊緊捏住了他的兩肘，於是有效的停止了衝突。

「把另外那個瘋子的氈袋拿掉，」沙姆對索·愛倫和寶·索要說，他們是什麼都沒有做，除了在旁邊攔來攔去，各人手裏拿着一根烏龜殼做的刺絡針預備給第一個被打昏的人放血。「把它丟下來，你這無聊的小人兒，要不我就把你悶死在裏面。」

被這些威脅嚇住了，也是氣接不上了，所以「獨立者」就讓自己被激了械；維勒先生從卜特身上取下了滅燭帽，給了他一個警告放他自由。



「你們安安靜靜睡你們的去吧，」沙姆說，「要不我就把你們兩人放在一張牀上，讓你們素住了嘴巴打個分曉，就是有一打人我也這麼辦，假如他們玩這些把戲的話，你呢，先生，請你到這裏來吧。」

對主人這麼說了，沙姆就拉住他的手臂，帶他走了，同時，對敵的編輯先生們在寶·索亞先生和索加明·愛倫先生各別監視之下被老闆分頭帶去睡覺；他們一路走，一路吐出許多鮮血淋漓的威脅話，並且含糊其辭的約定第二天作拚命的戰鬥。然而當他們思量一番之後，覺得他們可以更好得多的在印刷品上做去，所以他們就不加耽擱的重新開始了不共戴天的敵對行為，而全伊頓斯威爾就都震響着他們的英勇——在紙上。

第二天一早，別的旅客都還沒有起身，他們就各別搭了一輛馬車走了；現在天氣已經晴朗，那輕馬車上的夥伴們再一次把他們的臉對住了倫敦。

第五十二章

維勒家發生了嚴重的變故，紅鼻子的史的金斯先生太早的垮了台。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假使冒然把索婁或者笨·愛倫介紹給那年輕的伉儷，而他們還沒有充分準備接見他們的話，那是不大好的；並且他覺得應該儘可能免得愛拉貝拉難為情纔好，所以他提議他和沙姆在喬治和兀鷹的附近下車，而那位青年就暫時在隨便什麼地方登一登。他們很樂意的贊成了這個提議，因此付之實行。笨·愛倫先生和索婁先生就上波洛最遠那頭的一家隱僻的小酒店去了。這個小酒店的門後面，在從前那些日子，是常常有他們兩位的名字出現的——名字下面跟着一長串用粉筆寫的繁複的賬目。

「愛呀，維勒先生，」漂亮的女僕在門口迎着沙姆說。

「愛我嗎，那是我巴不到的囉。」沙姆答，落在後面讓主人走遠了聽不見。「你這好漂亮的人兒呀，瑪利！」呀，維勒先生，你胡說八道的什麼呀！」瑪利說。「啊，不要維勒先生！」

「不要什麼，我的親愛的！」沙姆說。

「愛那個「漂亮的女僕答，」呀滾開點。」一面這樣勸告着，漂亮女僕一面帶笑的把沙姆推在牆上，說他把她的帽子撞

● 瑪利說 Dear Mad (愛呀) 是普通的驚嘆句，沙姆故意曲解為「親愛我嗎，我但願是的。」

翻了，把她的髮卷弄亂了。

「而且，我要對你說的話也被你擋住了！」瑪利接着說。「有一封信在這裏等了妳四天，你走了沒有半個鐘頭就來的，不如此，那上面還說是封急信呢。」

「信在哪裏，我的愛？」沙姆問。

「我替你收了，要不，我不敢說早已弄掉了，」瑪利答。「哪，拿去，真算你造化。」

說着，並且經過許多微妙的賣弄風情的懷疑和恐懼，說是希望她沒有弄掉了纔好，於是從頸子下面的小小精緻無比

的棉紗褶領裏掏出信來遞給沙姆，他因此非常慚愧和熱忱的把它大吻一陣。

「我的天老爺！」瑪利說，整理着褶領，並且裝伴不覺得什麼，「你似乎一下子突然歡喜它起來了。」維勒先生對這話祇發一霎眼睛作為回答，那裏面包含的熱烈的意味不是任何描寫所能傳達其萬一的，於是靠着瑪利

在一個窗台上坐了，打開信來一瞥它的內容。

「哈囉！」沙姆喊，「這算什麼呀？」

「沒有什麼事吧，我希望，」瑪利說，從他肩頭上窺探着。

「保佑你的眼睛，」沙姆說，擡起頭來。

「不用管我的眼睛，你讀你的信要緊，」漂亮的女僕說，她這麼說的時候，卻把她的眼睛變得那麼狡猾和美麗，簡直完全是不可抵抗的了。

沙姆用一個接吻提了提精神，讀信如下：

寄自格蘭培候鼠道金

禮拜三日

「我親愛的沙姆兒

「我很難過有這快樂給帶壞小息你後娘傷風變因不小心欠坐雨中濕草上聽牧司講道到深夜因他灌包叁水白蘭地殺不住話幾點鐘之後纔清醒一點的醫生說她假如吞叁水白蘭地在毒前不在事後就好她的輪子立克加油相到的一切辦法做完你父親希王她乖乖的沒事如常但是她轉上拐角我的兒呀走錯了路沖下坡子冲勁有你有沒有見過的大郎中立克下藥中究毋効在昨晚六點不到二十分鐘付過後稅卡開完這路準時抗達或者一部分因她所帶行李很少的元古吧且說你父親說你假如來張我沙梅他是感射不已因他狠狐苦令丁沙姆維爾那字他說這樣寫法我說不對並且有許多事要商量他相信你老板不反堆當然不的囉沙梅因我狠明白他所以他代至敬意我也在內我是沙姆維爾促梅頭該死的你的

「托涅·維勒。」

「多難懂的信呀，」沙姆說：「誰看得懂什麼意思呢，這麼許多他呀我的這不是我父親寫的，除了這個用正楷寫的簽名，那是他的筆跡。」

「或者是他請什麼人替他寫了，後來自己簽名的，」漂亮的女僕說。

「慢一點，」沙姆答，重讀一遍，並且這裏那裏的停頓下來想清：「你說的對，寫信的人把不幸的消息寫出來的時候發好的，但是後來我父親來看了，他橫插一枝花，把東西就弄得一團糟，他就是幹的這種好事，你對瑪利，我的親愛的。」

對於這一點滿意了，沙姆就把信再重讀一遍，似乎這機對它的內容有了清楚觀念的樣子，一面摺信一面深思的說：

「那末這可憐的人是死掉了，我很難過，她倒不是一個生性不好的女人，假如那些教師不纏住她的話，我是非常難過的。」維勒先生用那麼嚴重的態度說這話，所以漂亮女僕垂下眼皮，顯出很莊嚴的樣子。

「無論如何，」沙姆說，把信放進口袋，輕輕嘆一口氣，「現在——並且已經生米做成熟飯了，就像那老太太嫁了富差的之後說的囉，現在沒有辦法了，是嗎，瑪利？」

瑪利搖搖頭，也嘆一口氣。

「我要拿這去見皇上請假，」沙姆說。

瑪利又嘆一聲氣——那信感人如此之深呵。

「再會！」沙姆說。

「再會，」漂亮女僕答，掉過頭去。

「喂，握手吧，好嗎？」沙姆說。

漂亮女僕伸出一隻手來——那雖然是女僕的手，卻是很小巧的——起身要走了。

「我不去多久的，」沙姆說。

「你老是出去，」瑪利說，把頭極其輕微的在空中一拂。「你剛剛來，維勒先生，馬上又走。」

維勒先生把這婢僕中的美人拉得緊緊靠着自己，開始對她作身語式的談話，這談話沒有進行多久，她就掉過臉來賞光重新對他看着了。當他們分別的時候，她有一種決計免不了的必要，先回到自己房裏整理一下帽子和髮辮，纔能够在她的女主人面前露面；她去完成這先導的儀式的時候，一面用輕盈的小步子跑上樓梯，一面從欄杆上對沙姆投過許多點頭和微笑。

「我至多去天把兩天，先生，」沙姆已經把關於他父親的損失的消息報告匹克威克先生之後，說。

「需要多少時候你就留多少時候吧，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充分的允許你留着。」

沙姆鞠了一躬。

「你告訴你父親，沙姆，假如我對於他的現狀能够有任何裨益，我是極其情願和準備把我力之所及的幫助給予他的。」

「謝謝你，先生，」沙姆答，「我要說的，先生。」

於是說了些互相表示好意的話之後，主僕兩人分別了。

沙姆意爾·維勒從一輛經過道金的驛車的御者座上下來，站在離格蘭培侯爵幾百碼遠的地方的時候，正是七點鐘。那是冷而陰沈的夜晚，小街上顯得寂寞而淒涼；那高貴和英俊的侯爵，他的桃花心木的臉上似乎帶着比平常更傷心和憂鬱的表情，在風中搖來轉去，悲哀的發着嘖嘖軋軋的聲音。遮窗板是拉下了的，圍板上了一部分，那些經常在門口成羣遊蕩着的人們現在一個也不見了，這裏是寂靜而荒涼。

沙姆看到沒有誰可以讓他的問一些初步的問題，就輕輕走了進去。四顧之下，很快遠遠的看到他的父親了。

那位錄夫正坐在櫃檯後面一個小房間裏的一張小圓桌旁邊，抽着烟斗，眼睛緊盯着爐火。雜禮顯然是在這天舉行過了，因為在他那還帶在頭上的呢帽上，有一根大約一碼半長的黑色飄帶，它從椅背的頂上鬆鬆的拖下來。維勒先生是在非常出神的和深思的狀態，雖然沙姆幾次喊他的名字，他還是帶着那種固定的和安靜的臉色繼續抽烟，直到他的兒子把手掌放在他肩膀上了，這纔把他驚起。

「沙梅，」維勒先生說，「歡迎你。」

「我喊了你半打次數，」沙姆說，把帽子掛上一隻木釘，「你卻聽不見。」

「沒有聽到呵，沙梅，」維勒先生答，又若有所思的看煮爐火了，「我是在一個幻想裏，沙梅。」

「什麼呢？」沙姆問，把椅子向火爐拉過去。

「在一個幻想裏，沙梅，」大維勒先生答，「關於她的，沙姆維爾。」說到這裏，維勒先生把頭向道金的收場的方向一扭，無言的表示他所指是已故的維勒太太。

「我是在想沙梅，」維勒先生說，很真誠的從烟斗上斜眼看着他兒子，好像要使他相信，他即將宣佈的話無論會顯得怎樣的出奇和難於置信，然而卻是冷靜而慎重的說出來的，「我在想沙梅，整個說來她去了我是很傷心的呵。」

「唔，是應該這樣囉，」沙姆答。

維勒先生點點頭表示同意這種意見，重新把眼睛盯牢爐火，噴出一陣烟遮住了自己，深深思索起來。

「她說的那些話是非常之有道理的，沙梅，」維勒先生在長久的沈默之後用手驅開烟霧說。

「什麼話？」沙姆問。

「是她病了之後說的，」老紳士答。

「說些什麼呢？」

「是這樣的意思，」維勒，「她說，『我恐怕是沒有替你做到我應該做的呵，你是個心腸很好的人，我本來應該使你的家庭更舒服點兒的。我現在開始知道，』她說，『但是已經太遲了，我纔知道假如一個結了婚的女人要奉行宗教，她應該從負擔

家庭的責任開始，使她周圍的東西愉快和幸福，假使她要在適合的時候進教堂、小禮拜堂、或者別的什麼呢，要當心不要把這種事情變做懶惰和任性的藉口。我就是這樣的呵。」她說：「我爲那些比我沈湎得更厲害的人浪費了時間和物質，但是我希望在我去了之後，維勒，你想到我從前沒有認識那些人的時候，想想我生來的真正的樣子。」「蘇三，」我說：「我被這些話一下子抓住了，沙姆維爾，我不否認的囉，我的兒——」「蘇三，」我說：「你對於我是個很好的老婆呵，完全是的，不要說那些了；上點兒勁吧我的愛，你會活著看我抽那個史的、金斯的頭。」她聽了這話微微一笑，沙姆維爾，「老紳士說，用烟斗塞住一聲嘆息，」但是她終歸於是死掉！」

「唔，」隔了三四分鐘——這時間是被老頭子慢吞吞把頭搖來搖去還有莊嚴的抽着烟所消耗掉的——沙姆說話了，爲了盡一點家人的安慰：「唔，老頭子，我們都是免不了的了，遲早。」

「是呀，沙梅，」大維勒先生答。

「那全是天意，」沙姆說。

「當然囉，」他的父親點頭表示鄭重贊同的回答說：「要不然那些喪事承辦人怎麼得了呀，沙梅？」

老維勒先生把烟斗放在桌上，帶着沈思的臉色撥動着爐火，沉湎於由剛纔那句話所打開的廣大的懸想領域裏了。

正當老紳士這麼着的時候，一個模樣兒很健美的穿喪服的廚娘，原先是在酒吧間忙着什麼的，輕輕滑進了房間，對沙姆丟了許多媚笑作爲招呼之後，就靜靜的站在他父親椅子後面，用一聲輕輕宣布她的來臨，這聲咳嗽沒有被注意，所以接着又是比較高的一聲。

「哈囉！」大維勒先生說，一面掉過頭來，一面放下撥火棒，並且連忙把椅子拉開一點：「什麼事情呀？」

「喝杯茶吧，那才是好人呢，」那位健美的女性哄小孩似的回答說。

「我不要，」維勒先生答，態度有點暴躁：「我要你，——維勒先生連忙抑制自己，用低低的聲調繼續說：「走開吧。」

「噯呀呀，倒楣事情多會叫人改變呀，」那女士說，抬頭看看。

「那是這個和能改變我的情形，的醫生之間的唯一的東西，」維勒先生咕嚕着說。

「我真沒有見過這樣脾氣壞的人。」健美的女子說。

「不用介意——那完全是爲我自己的好處囉，這話是那悔過的小學生被他們鞭打了之後說着安慰自己的。」老紳士答。健美的女子用憐惜的和同情的態度搖搖頭，於是向沙姆訴說似的問他，他的父親豈不是真正應該努力打起精神而不是由他這樣消沉下去。

「你瞧，沙姆意爾先生，」健美的女子說，「我昨天就和他說過的，他要覺得孤單的，他不由得不這樣的，先生，但是他應該保持着好心境，因爲，唉，我敢說我們都可憐他的損失，並且願意替他盡力的，人生在世這種事情是再壞沒有了，沙姆意爾先生那是不能補償的呢，這話是一個很有身份的人對我說的，那時我的丈夫才死。」發言者說到這裏，把手伸出來擋住嘴巴又咳嗽一聲，愛戀的看着大維勒先生。

「對不起，奶奶，我現在不需要你的任何談話，你走開好不好？」維勒先生用鄭重而堅定的聲調問。

「唉，維勒先生，」健美女子說，「我敢說我同你說話完全是出於好意呵。」

「很像是的，奶奶，」維勒先生答，「沙姆維爾，領這位奶奶出去，就把門關上。」

這話的意思並沒有被那健美女子忽略，她立刻走出房間，呼的帶上了門，因此使大維勒先生氣得向椅背上一仰，渾身冒大汗，說：

「沙梅，假如我再一個人在這裏住上一個禮拜——只要一個禮拜，我的兒——那個女人就要用武力嫁給我了，還不用等一個禮拜過完哪。」

「什麼，她這樣的歡喜你嗎？」沙姆問。

「歡喜，他父親答，我簡直不能叫她離開我。假如我是鎖在一只防火的保險箱裏，^①她也會想出法子找到我的，沙梅。」

① It is the only thing 'twixt this and the doctor as shall changeny condition. 鑰匙。

② 這裏關於保險箱原有 'with a patent's Brahm'n' 數字 Brahm'n'，別處又作 Brahma，想是一種招牌或商標，茲從略。

「多有味兒，這樣的被追着。」沙姆說，微笑着。

「我一點不以爲驕傲，沙梅。」維勒先生答，猛然撥着火，「這種事情是可怕的。我是真正被它趕出家庭了。你的可憐的後娘剛剛一斷氣，就有一個老太婆送我一瓶菓子醬，另外一個是一瓶菓子膏，還有一個做了該死的一大壺甘菊茶親手送來。」維勒先生帶着極其輕蔑的神情住了口，隨後，四面看看用噓噓的低聲加上一句，「她們都是寡婦，沙梅都是的，只除了送甘菊茶的那個，她是一個獨身的年輕女子，五十三歲。」

沙姆做了一個滑稽的眼色作爲回答，老紳士打破一個頑強的煤塊，臉上帶着那樣認真和惡毒的表情，好像它就是上述寡婦們之一的腦袋似的，隨後說：

「總之，沙梅，我覺得我無論在哪裏都不安全，除了在御者座上。」

「爲什麼在那裏比別處安全？」沙姆插上來問。

「因爲車夫是一個有特權的人呵。」維勒先生答，緊盯着他兒子，「因爲車夫做事可以不被懷疑，別人就不行；因爲車夫可以在八十哩路當中和女人們要好，卻沒有人會當做他要討她們哪一個做老婆。別的人誰能這樣呢，沙梅？」

「唔，那倒也有點道理。」沙姆說。

「假如你的老闆是個車夫，」維勒先生推論說，「你想，縱使事情弄到那種極端的地步，陪審官會判他的罪嗎？他們不會的囉。」

「爲什麼？」沙姆說，有點不以爲然。

「爲什麼？」維勒先生答覆說，「因爲那是違反他們的良心的呵。一個真正的車夫是獨身和結婚之間的一種聯繫的鏈條，每個吃法律飯的人都知道的囉。」

① Practicable man, 譯爲「吃法律飯的人」似覺無嫌，實因案中屢用 practice 一字，特指法律行業，又用 practical gentleman 特指律師等，所以此處 practicable 一字顯爲維勒誤用之結果——但這祇是譯者的設想而已。

「什麼！也許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大家寵愛的人，卻又沒有人打他們的主意吧！」沙姆說。他父親點點頭。

「怎麼弄成這種地步的呢？」做父親的維勒先生繼續說，「那我可說不出。爲什麼長途馬車夫有這樣的魔術，他開過每個市鎮，永遠被一切的年輕女人仰慕——可以說是崇拜——那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是這樣的情形就是了；那是自然的一種安排呵——一種指數就像你的可憐的後娘常說的囉。」

「氣數，」沙姆說，校正老紳士的話。

「很好，沙姆維爾，你歡喜的話就說氣數吧，」維勒先生答，「我是叫它指數的，物價漲得這樣了，他們在報上還是發表那個指數，那不是我們懂不了的一種安排嗎，如此而已。」

說着，維勒先生重裝了和重點了烟斗，再一次顯出深思的臉色，繼續這樣說：

「所以，我的孩子，我看不出留在這裏被結上婚有什麼好處。不管我要是不要，而且我不願意叫自己跟那些社會上的有意思的份子完全隔離。我就決定要去開安全號，重新上貝勒·塞維奇走走，那是我生就了配去的地方呵，沙姆。」

「那這裏的生意怎麼辦呀？」沙姆問。

① 這三段有許多須要解釋：「醫術」爲維勒之語病；「仰慕」原文爲 look up，可作「仰望」解，可作「抬頭」解；「馬車夫高坐御者座上，任何女子除非不看他，要看的則必須仰望也」；「指數，氣數，及物價云云，俱經譯者改過，原文直譯應爲：

「……一個施藥處 (dispensary)，就像你可憐的後娘常說的囉。」

「一個天數 (dispensation)，沙姆說，校正老紳士的話。」

「很好，沙姆維爾，你歡喜的話就說天數吧，我是叫它施藥處的，那是你自己帶瓶子去裝不化錢的藥的地方，老這麼寫着的，癩如此而已。」

「生意嗎，沙姆維爾？」老紳士回答說，「牌子、存貨和裝置，都整掉它，弄出錢來，照你後娘過世之前不久對我要求的辦法提出二百鎊放在你的名下，去投資——那玩兒你們叫什麼的呀？」

「什麼玩兒？」沙姆問。

「就是那老在首都裏上上下的囉。」

「公共馬車嗎？」沙姆提撥說。

「胡說，」維勒先生答，「那玩兒老是漲呀跌的，跟政府公債、國庫券，什麼的很有關係的囉。」

「啊！財政基金，」沙姆說。

「噯，」維勒先生答，「基金二百鎊替你投資基金，沙姆維爾，利錢四分半的，「減價整理公債」。」沙姆。

「多謝這位老奶奶想到我，」沙姆說，「我是非常之感激她。」

「其餘的錢存在我的名下，」大維勒先生繼續說，「到我走完了我的路，那就歸你，所以我的孩子，你當心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化掉，並且當心不要讓哪個寡婦打聽到了你的財產，否則你就完了。」

發了這個警告之後，維勒先生帶着比較開朗的臉色重新抽起烟斗來，把這些事情宣佈，似乎使他的心情大為安適了。

「什麼人在敲門呢？」沙姆說。

「讓他敲去，」他父親答，架子很大的樣子。

沙姆遵守了這指示，門上又敲一下，後來又敲一下，再後來是一長串的敲，因此沙姆就問為什麼不叫敲門的人進來。

「別響，」維勒先生帶着畏懼的神色用噓噓的低聲說，「不要去理它，沙姆，也許是那些寡婦裏面哪一個啊。」

既然不理睬敲門，那位還沒有被看見的來訪者稍為隔一會兒之後就冒昧推開門來朝裏面張了。從那開了一部分的門

● Reduced consols, consols & consolidated annuities 之總稱，但維勒先生誤為 annuities (法律顧問) 所以有第五十五章末之誤解。

里伸進來的不是女子的頭，而是史的金斯先生的長長的黑頭髮和紅紅的臉。維勒先生的烟斗從手裏滑掉了。

這位可尊敬的紳士用幾乎不可覺察的進度一點一點把門推開，直到剛剛足以讓他的瘦長身體通過，於是溜進房間，隨手很小心和很輕的把它關上。他轉身對着沙姆擡起兩只手和兩只眼，作為他對這家庭所遭遇的災難的說不出的悲傷的表示，就把高背椅子端到火爐旁邊他坐慣的角落裏，在椅子邊邊上坐了，掏出一條褐色的手絹，把它應用到他的視覺器官上。當這些在進行着的時候，大維勒先生靠在椅背上，眼睛張得大大的，兩手揀住膝頭，滿臉是凝神的和不堪的驚訝。沙姆完全沈默的坐在他對面，懷着急切的好奇等着這場面的終結。

史的金斯先生把褐色手絹保持在眼睛前面幾分鐘，一面恰到好處的哀哭着，隨後，作一次強大的努力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把手絹袋進口袋，並且扣好按鈕。這之後，他就撥撥爐火，再後，就搓搓手，對沙姆看看。

「我的青年朋友呀，史的金斯先生說，用很低的聲音打破沈寂，「真是可悲的苦難呵！」
沙姆很輕微的點點頭。

「對於那遭天譴的人也是的，史的金斯先生追加說，「它使得一個傢伙的心流血！」

沙姆聽見他父親咕嚕的說些什麼要使得一個傢伙的鼻子流血的話，但是史的金斯先生沒有聽見。

「你知道嗎，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噓噓的低聲說，把椅子向沙姆拉近一點，「她有沒有留下什麼給愛曼內爾呀？」
「這是誰呀？」沙姆問。

「小禮拜堂呵，史的金斯先生答，「我們的小禮拜堂，我們的羊欄，沙姆意爾先生。」

「她沒有留給羊欄什麼，牧羊人也沒有，畜生也沒有，沙姆斷然的說，「連狗也是沒有。」
史的金斯先生鬼鬼崇崇對沙姆看看，瞥一眼老紳士，他是閉着眼睛坐在那裏，像在那裏，像是在睡覺，於是把椅子拉得更湊近些，說，

● 傢伙 FIDIA 以前曾有註釋。

● 羊欄噓教堂，正如牧羊人牽牧狗，羊羣喻教徒。

「沒有給我的嗎，沙姆意爾先生？」

沙姆搖搖頭。

「我想總有一點兒的呢。」史的金斯說，臉色灰白得無以復加了。「想想看呵，沙姆意爾先生，沒有一點兒紀念品嗎？」

「就像你那把舊傘的價值一樣的確。」沙姆答。

「也許。」史的金斯先生深思了一會兒之後遲疑的說，「也許她把我交托給那遭天譴的人照應的吧，沙姆意爾先生？」

「照他說過的話看起來，我想那倒是很可能的哪。」沙姆答，「他剛才還說到你的。」

「是嗎，啊？」史的金斯喊着說，高興起來。「啊！他改過了，我敢說末，我們現在可以很舒服的生活在一起了，沙姆意爾先生，我可以在你不在家的時候照應他的財產——照應得好好的，你知道末。」

嘆了一口長長的氣，史的金斯先生就住了嘴等候回答。沙姆點點頭，大維勒先生呢，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那既不是哼，也不是喉嚨，也不是喘息，也不是咆哮，而似乎相當程度兼有這四者的特徵的。

史的金斯先生把這聲音當做懺悔或者懊悔的表示，勇氣大增，四面看看，搓搓手，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隨後，輕輕穿過房間，走到屋角的一副忘懷不了的架子旁邊，拿了一只沒脚大杯，慢條斯理的放了四塊糖進去。進行到這一步，他又四面看看，憂傷的嘆了一口氣，隨即，輕輕走到酒吧間里，立刻帶了半杯菠蘿甜酒回來，走向那正在火爐架上快樂唱着的水壺，屢上水，攪一攪，嚐一嚐，坐了下來，於是把這沖水甜酒痛快的和長長的喝了一口，停下來透氣。

在這一件事情進行着的時候，大維勒先生繼續用種種稀奇古怪的辦法努力裝做在睡覺，一句話都不說，但是當史的金斯先生停下來喘氣的時候，他向他撲了過去，從他手裏奪過杯子，把賸餘的沖水甜酒澆在他臉上，把杯子攆進火爐。隨後，一把緊緊抓住這位可尊敬的紳士的領子，突然極其兇猛的驅趕他來，每次把他的長統靴邁用的時候，都附帶對史的金斯先生的四肢眼睛，和身體作種種粗暴的和不連貫的咒罵。

「沙姆，」維勒先生說，「替我把帽子戴緊些。」

沙姆靈敏的替父親把那帶着長長的黑帶子的帽子更緊些戴在頭上，老紳士就用比先前更大的勁再驅趕起來，和史的金

斯先生跌跌爬爬的出了酒吧間，出了過道，出了前門，直到街上；——踢是一路繼續着，而長統靴每次揚起那股勁非但不衰退，祇是更增加。

那番光景看起來是美盡而令人興奮的；紅鼻子的人在維勒先生的掌握之中扭着掙着，他的全身在一脚緊接一脚的踐踢之下劇痛不堪而顫抖；但是尤其好看的還在後來，維勒先生經過一番强有力的奮鬥，把史的頭擡進一只裝滿了水的馬槽，按在那裏直到他悶得半死才放。

「滾吧！」維勒先生終於允許史的金斯先生把頭從馬槽裏縮出來之後，把全副氣力放在極其微妙的一踢上面的時候，說，「叫他們那些懶鬼牧羊人無論哪一個來吧，讓我先把他揍一個飽，再淹死他；沙梅扶我進去替我倒一小杯白蘭地。我氣也透不過來了，我的孩子。」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爾先生·屈拉倫的最後的退場，附帶在格雷院方場裏這

天早上大辦一番正事，貝科先生門上的一陣雙響的敲門結束全章。

經過一番精微的準備，並且再三保證一點兒不用灰心，匹克威克先生終於把伯明罕之行的不滿意的結果告訴了愛拉貝拉。她聽到之後，流起眼淚來，並且高聲的抽咽，用動人的辭句悲嘆說，假使父子之間有任何隔膜的話，不幸的根源就是她了。
「我的親愛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和善的說，「那不是你的錯。你看，要預先料到那位老紳士對於兒子的婚姻有這樣深的成見，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追加一句說，瞥一眼她的美麗的臉孔，「他簡直不知道他剝奪了自己何等的愉快呢。」

「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呀，」愛拉貝拉說，「假使他繼續生我們的氣，我們怎麼辦呢？」

「噢，耐心的等呵，我的親愛的，等他想透一點。」匹克威克先生答，很高興的樣子。

「但是，親愛的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他父親取消接濟，那生藉口怎麼得了呢？」愛拉貝拉追問。

「那樣的話，我的愛，」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敢預言他會發現有別人對於幫助他立身於世這件事不至於畏縮的。」
這答覆所包含的意義並沒有被匹克威克先生十分掩飾掉，所以愛拉貝拉是懂得的，因此，她伸出手臂抱住他的頸子，熱烈的吻他，比先前更大聲的抽咽起來。

「別難過了，別難過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抓住她的手，「我們且在這裏再等幾天，看他有沒有信或者別的通知你的丈

夫假使沒有，我早已想到半打的計劃，即便哪一個都能够使你立刻快樂得啦，我的親愛的——得啦！」

說了這些，匹克威克先生輕輕拍拍愛拉貝拉的手，教她擦乾眼淚，免得使她的丈夫難過。愛拉貝拉原是最世上最可愛的女子之一，因此就把手絹收進了手提袋。等到文克爾先生和他們在一道的時候，已經充分恢復了那原先俘虜了他的發光的微笑和閃爍的眼睛了。

「這對於這些青年人是煩惱的處境呵，」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梳洗的時候想。「我要走到貝利科那裏和他商議商議。」

匹克威克先生還有一個迫切的願望，要馬上和那好心的矮小律師結一結賬，因而更急於要上格雷院方場，所以他匆匆吃過早飯，就把他的意願迅速實行了——到那裏的時候還沒有敲十點鐘呢。

他上樓走到貝利科的房間外面，離開他的辦公時間還有十分鐘。書記們都還沒有來，他就對樓梯旁邊的窗戶外面看着消磨時間。

晴朗的十月早晨的健康的光線甚至使這些黑暗的舊屋子也光明了一點兒，有一些那種積了灰的窗戶，在陽光的照射之下都確實像是活潑起來了。一個一個書記從這個那個入口走進方場，擡頭看看屋上的大鐘，於是按他的公事房所規定的時間如何而增加或減低他走路的速度。九點半鐘的那些人突然非常匆忙起來，十點鐘的人們卻改成了極其傲慢的慢吞吞的腳步。鐘敲十點，書記們更急的湧了進來，每人都比他的先行者冒着更大的汗。開鎖開門的聲音在四面八方迴盪而又迴盪，人頭彷彿由於魔術的擺佈在每個窗戶裏出現，守門的站上了他們的一天的崗位，拖着鞋皮的洗滌婦們匆匆走掉，打雜的僕役從這屋到那屋的跑着，整個的法律蜂房忙碌起來了。

「你早呵，匹克威克先生，」他背後有一個聲音說。

「啊，洛頓先生，」他回過頭來看見是這位老交，就這樣說。

「走走路暖得很呵，不是嗎？」洛頓說，從口袋裏掏出一只勃拉瑪鑰匙，上面帶着一個小塞子，那是防灰的。

「你似乎是覺得暖了，」匹克威克先生答，對那位名副其實「熱得通紅」的書記笑笑。

「可不是，我是一路起來的，我告訴你吧，」洛頓答。「穿過巴列根就化了半個鐘頭。不過，我是比他先到這裏了，所以我放了心。」

用這想法安慰着自己，洛頓先生拔掉鑰匙上的鑰子，開了房門，又把他的勃拉瑪重新擦好和重新裝好，拾起了郵差從信箱口塞進來的信件，於是請匹克威先生進辦公室。這時候，只一霎眼的功夫，他就脫了上衣並且從一張書桌裏抽出一件舊的換上，掛好了帽子，從不同的抽屜裏拿出幾張圖畫紙和吸墨紙，夾了一支鉛筆在耳朵後面，於是帶着非常滿意的神情搓搓手。

「你瞧，匹克威克先生，」他說，「現在我是齊備了。我穿上了辦公衣，拿出了拍紙簿，他要來就來吧。你沒有帶着鼻烟在身，有嗎？」

「沒有，我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答。

「憾事憾事，」洛頓說。「沒有關係——我馬上跑出去弄瓶蘇打來。我的眼睛看上去有點古怪嗎，匹克威克先生？」被喊的這位就遠遠的察看一下洛頓先生的眼睛，說是它們上面看不出有什麼不平常的古怪。

「那很好，」洛頓說。「我們昨天夜裏在殘榻熬得怪久的，我今天早上就有點兒不舒服了——且說，貝科是正在辦你的事哪。」

「什麼事？」匹克威克先生問。「——巴德爾太太的訟費。」

「不是那個，」洛頓答。「上次照你的意思替他每鐘還十先令了債，弄出弗利脫的那個人，你知道的——現在就是爲了他到德買拉去的事。」

「啊，金格爾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不錯，怎樣呢？」

「唔，都佈置好了，」洛頓說，修理着他的筆。「利物浦的經紀人說，當你還在從事事務的時候，他幾次承你的情，所以他很高興接受你的推薦用他。」

「那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聽到了很歡喜。」

「但是我說呀，」洛頓繼續說，朝着筆頭的青部預備弄一個新的裂縫，「那另外一個是什麼樣的好脾氣的傢伙呀！」

「另外哪個？」

「噢，那個僕人，或者朋友，或者不管是什麼吧——你知道的，屈拉倫呵。」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微微一笑。「我卻老是把他看得相反。」

「對，我也是的，照我對他所知道的很少一點看起來，」洛頓答，「那祇表示難怪人們會受欺騙。你覺得他也去德買拉拉的話怎麼樣？」

「什麼放棄這裏所給他的嗎？」匹克威克先生喊。

「貝科答應給他十八鎊（先令之俚稱）一禮拜並且他行為好的話還加，但是他完全不放在眼裏，」洛頓答。「他說他一定要跟另外那個去，所以他們要求貝科再寫信去，給他在相同的莊園上弄了一個位置，那位置壞得很，貝科說，假使一個被罰苦工的囚犯在審判的時候穿一套新衣服的話，被送到新南威爾斯弄到的位置還會好得多呢。」

「優傢伙，」匹克威克先生說，眼睛裏閃着淚光。「優傢伙。」

「比優更壞呢，道地的鬼花頭呵，你知道，」洛頓答，帶着輕蔑的臉色削尖筆頭。「他說他是他一生僅有的一個朋友，他依舊着他離不得的，等類，友誼本來是好東西，例如我們在殘廢吧，各喝各的混合酒，各付各的賬，大家是非常的友善和舒服的，可是哪有爲了什麼別人害自己的事任何男子都沒有在這兩個之外的愛好——第一是對那摩溫，第二是對女人，我說就是這樣呵——哈哈。」洛頓先生一半出乎諷諷一半出乎嘲笑，的用高聲大笑作爲結束，但是這笑聲被樓梯上的貝科的脚步聲攔腰截斷了，那聲音一到，他就用極其出色的矯捷跳上板梯，緊張的抄寫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法律顧問之間的招呼，熱烈而誠懇，但是當事人剛在代理人的安樂椅裏面安置下來的時候，就聽見門上一聲敲，並且有一個聲音問貝科先生在不在裏面。

「你聽，貝科說，『那是我們的流氓朋友之一——金格爾阿，我的好先生，你要見他嗎？』」

「你看怎麼樣？」匹克威克先生問，遲疑着。

「唔，我想是見見好。喂，先生，你是誰呀，進來吧，好嗎？」

在這不拘禮節的邀請之下，金格爾和假走進房來，但是一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立刻有點惶恐的站住了。

「唔，貝科說，『你們認得這位紳士嗎？』」

「還消說得，」金格爾答，走上前來，「匹克威克先生——最深的感激——救命恩人——恩同再造——你決不至於後悔的，先生。」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樣說，」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身體像是好得多了。」

「多謝你，先生——大大不同——國王陛下的弗利脫——不健康的地方——非常之，」金格爾說，插着頭，他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假也是如此——他筆直站在他背後，帶着鐵板的臉孔，凝視着匹克威克先生。

「他們什麼時候去利物浦？」匹克威克先生半側着問貝科。

「今天晚上，先生，七點鐘，」假說，走前一步，「坐大馬車，先生。」

「票子買了沒有？」

「買了，先生，」假答。

「你完全決定了要去嗎？」

「是的，先生，」假回答說。

「關於金格爾所必須出的這筆旅費，」貝科大聲對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已經做主決定了一個辦法，從他每季的薪水裏扣出一個小數目，總共一年為止，就可以還清。我完全不贊成你再爲他化費，我的好先生，因爲那不是根據他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行爲而獲得的。」

「當然囉，」金格爾插嘴說，很決然毅然，「清楚的頭腦——精通世故——很對——完全。」

「爲了和他的債權人和解，替他從當舖裏贖衣服，弄他出監獄，還有付他的路費。」貝科不注意金格爾的話，自己繼續說，「你已經損失五十鎊以上了。」

「不是損失，」金格爾連忙說。「都要還——拼命做事——積錢——每一個銅子。黃熱病也許——那沒有辦法——否則的話——」金格爾說到這裏住了口，很用勁的插了一下帽子頂，伸手在眼睛上擦一擦，坐了下來。

「他是說，」假走前一兩步說，「假使他不被熱病弄掉，他要把錢還出來的。祇要他活下去，他是會的，」匹克威克先生。我要看着這件事做到。我知道他要做到的，先生，」假着力的說。「我可以爲這起誓。」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在貝科敘述他的恩德的時候曾經對他幾次繃眉緊眼的加以阻止，但是那矮小的代理人頑強的不願，「你要當心，金格爾先生，不要再打那種忘命的板球了，也不要再恢復你和托馬斯·布來依爵爺的交道了，我相信你可以保持你的健康的。」

金格爾先生聽了這句妙語，微微一笑，然而顯得有點羞慚，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換個括題說，

「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另外一位朋友的情形——就是那比較卑屈的一個，我在洛徹斯透看到的？」

「憂鬱的傑美？」金格爾問。

「對。」

金格爾搖搖頭。

「伶俐的流氓——古怪的傢伙，欺騙的天才——」假的哥哥。」

「假的哥哥？」匹克威克先生喊。「唔，現在我仔細看看，是有一點相像。」

「人們總說我們相像，先生，」假說，眼角上帶着潑潑的狡滑的眼色，「不過我的確是嚴肅的本質，他卻決不是的。他移居美洲了，先生，因爲在這兒被搜索得太厲害，安逸不了；以後就沒有過消息。」

「我想那就是我爲什麼沒有收到『真實生活中的羅曼司之一頁』的原因了，那是有一天早晨他在洛徹斯透橋上想自殺的時候約好給我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着。「他的憂鬱的行爲是自然的還是假裝的，我是不用問了。」

「他能够假裝任何東西，先生，」假說：「你那麼輕易的逃過了，你可以認爲是你的大幸。跟他親密的話，他的危險性很大，大過。」假對金格爾看看，遲疑一下，終於接着說：「大過——大過——甚至於大過我呢。」

「你們一家子真是個大有希望的家族，屈拉倫先生，」貝科說，把一封剛寫好的信封好。

「不錯，先生，」假說：「的確如此。」

「唔，」那位矮小的人說，笑着：「我希望你要引以爲恥了吧。到利物浦之後把這信給經紀人；我勸你們紳士們，在西印度羣島不要太聰明。假使你們丟掉了這個機會，你們兩人都真正活該受絞刑了，而我相信是免不了的呢。現在請你們讓阿克威先生和我單獨在這裏吧，因爲我們有別的事情要談，而時間是寶貴的。」貝科說了這話，就對門口看着，顯然是願意他們的告辭越快越好。

金格爾先生這方面是够快的。他用簡單的幾句話道謝了那位矮小代理人的和善而迅速的幫助，於是面向他的恩人站着，默然幾秒鐘，像是不知道說什麼或者做什麼才好。假·屈拉倫解救了他的窘困，他對阿克威先生鞠了一個恭恭敬敬的表示感謝的躬，輕輕拉着他朋友的手帶他走了。

「一對有價值的人，」房門把他們關在外面之後，貝科說。

「我希望他們將來如此，」阿克威先生答：「你覺得怎麼樣，他們會不會永遠改好呢？」

「貝科懷疑的聳聳肩，但是，看到阿克威先生的憂慮和失望的神色，就回答說：

「當然是可能的。我希望能够實現，他們現在無疑是悔過了；但是你知道，現在是因爲最近的痛苦在他們的記憶裏還很新鮮。到了這些消退的時候，他們會變成怎樣，那就是一個無論你我都不能解覺的問題了。然而呢，我的好先生，」貝科接上說，把手擱在阿克威先生的肩膀上，「不管結果如何，你的目標是同等的光榮。這一種善舉——它是如此之謹慎和有遠見，所以根本是難得有人做的，除非它的所有者是被一時騷混和被傷害了自愛之心——這一種善舉，究竟是真正的慈善還是世俗的假冒，我讓比我聰明的人去判斷。不過縱使這兩個傢伙明天就犯盜案，我對於那種行爲的意見還是同等的認爲高尚。」貝科說這些話的態度，比律師們通常的態度激昂和熱烈得多，說完之後，他把椅子拉到寫字桌旁邊，聽阿克威先生敘

述老文克爾先生的頑固。

「給他一個星期，」貝科說，「有先見之明的點着頭。」

「你認為他會回心轉意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想他會的，」貝科答。「假使不，我們就要試一試那位年輕女士的誘服力；這個辦法，除了你無論誰都早已會先試過了。」

貝科先生把臉上作出種種古怪的扭動在吸一撮鼻煙，表示對於年輕的女士們的誘服力的稱頌，這時候，從外間傳來問話和答話的喃喃聲，洛頓來輕輕的敲門了。

「進來！」那矮小的人叫。

「有人找你，先生。」

「誰呀？」

洛頓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下。

「是誰找我，你不能說嗎，洛頓先生？」

「噢，先生，」洛頓答，「是道孫呵還有福格同他一道。」

「保佑我！」小人兒說，看他的錶，「我約他們十一點半來的，爲了解決你的事情呵，匹克威克，我保證過給他們報酬，撤消你的案子，非常之慇懃，我的好先生，你打算怎麼呢？要不要到隔壁房間裏去？」

所謂隔壁房間卻就是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正在那裏的房間，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他還是留在原處，特別是因爲，道孫和福格兩先生和他劈面相逢是應該難爲情的，而他看見他們卻沒有可羞之處，他帶着激昂的臉色和許多憤然的表示要求貝科先生注意這後一項。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貝科答，「不過我要說，假使你預期道孫或者福格因爲和你或者任何別人敵面，就會表現出什麼難爲情的或者惶恐的徵象來，那你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對自己的預期最樂觀的人了。請他們進來，洛頓先生。」

洛頓先生做了一個歪嘴笑了，馬上請來了那兩位，按照合宜的程序，道孫居前，福格繼後。

「你見過匹克威克先生的吧，我相信？」貝科對道孫說，把他的筆側着指一指那位紳士坐著的那面。

「你好嗎，匹克威克先生？」道孫大聲說。

「噯呀！」福格喊，「你好，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你好呵，先生，我想是臉熟的末。」福格說，拉過一張椅子，帶着微笑四面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極微的點一點頭，答覆這些招呼。隨後，看見福格從外衣口袋裏掏出一束文件，就起身走到窗口去。

「匹克威克先生用不着避開呵，貝科先生，」福格說，解着那束住紙卷的紅絨線，又微笑着，而且比先前更甜。「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些事情清楚得很多的了，我想，我們之間沒有秘密呀。唏！唏！」

「我想是沒有多少呵，」道孫說。「哈哈！哈哈！」於是這一對一大笑起來——愉快而高興：人們在有錢進賬的時候常常是這樣笑的。

「我們要教匹克威克先生出偷看的錢，」福格把文件攤開的時候，帶着很妙的天然的幽默說。「費用的總數是一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四辨士，貝科先生。」

道筆收支賬報出來之後，福格和貝科之間就來了一大番文件的交換和翻閱，這時道孫用殷勤的態度對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覺得你沒有我前次看見你的時候那麼健健呵，匹克威克先生。」

「或許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曾經放射了兇狠的憤慨眼光，但是沒有對這兩位厲害的辦公事的人的任何一位發生最低的效力；「我想是差了些，先生。我最近受了流氓們的迫害和煩擾，先生。」

貝科猛烈的咳嗽一聲，並且問匹克威克先生要小要看看晨報；對這問話，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了一個極其堅決的否定。

「的確，」道孫說，「我相信你是在弗利脫受了煩擾了；那裏有些古怪人物哪。你的房間是在哪裏呀，匹克威克先生？」

「我的一間房子，」那位大受損害的紳士回答說，「是在咖啡間組。」

「啊，果真的。」道孫說。「我相信那是那裏面的非常之好的一部分呵。」

「唔，」匹克威克先生冷冷的答。

這一切之中有一種冷靜，那對於一位容易被引動脾氣的紳士，在那種情況之下，卻是一種發怒的傾向。匹克威克先生用巨大的努力約束着忿怒，但是當貝科開了一張總數的支票，福格拿它放進了一隻小小的皮夾，他的生了許多粉刺的臉上浮蕩着一個勝利的微笑，而那微笑又傳到了道孫的死板板的臉孔上的時候，他覺得他變癩的血液由於憤怒而火辣辣的發痛了。

「那末道孫先生，」福格說，放好皮夾，帶上手套，「我聽你的吩咐了。」

「很好，」道孫說，立起身來，「我是現成的。」

「我很榮幸，」被支票弄壞了心腸的福格說，「能够結識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要把我們像最初拜識你的時候那樣的看得壞呵。」

「我希望如此，」道孫說，是那種被嚴密的善人的理直氣壯的聲調。「匹克威克先生現在比較瞭解我們了，我相信，不管你對於我們這種職業的人的意見如何，我要求你讓我使你相信，先生，在剛纔我的朋友提到的那次，就是在孔黑爾和利曼胡同我們的辦公處裏，你自以為是的說了那些話，但是我並不因此對你有什么惡意或者報復的心。」

「啊沒有，沒有，我也沒有，」福格說，是極其寬恕的態度。

「我們的行爲，先生，」道孫說，「能够替它自己解釋，並且我希望它能够替它自己辯正，任何場合都是如此。我們執行業務已經多年了，匹克威克先生，並且幸蒙許多優秀當事人加以信任呢。祝你早安，先生。」

「早安，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說，說着，把雨傘挾在手臂下面，脫下右手的手套，對那位極度憤慨的紳士伸出和解的手，而那紳士卻把手背在外衣的尾巴後面，用鄙視的驚訝眼光看着這個代理律師。

「洛頓，」貝科這時候叫起來，「開門。」

「等一下，」匹克威克先生說，「貝科，我要說話。」

「我的好先生，請你讓事情停在它所達到的地方吧。」矮小的代理人說，他在這場會見的全部期間一直是心神不安的。
憂慮着的，「匹克威克先生，我請你！」

「我是不能硬被制止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道孫先生，你剛纔對我說了些話呵。」
道孫轉過身來，沮限的點點頭，微微一笑。

「你對我說話，」匹克威克先生重複說，幾乎透不出氣來：「你的伙伴對我伸出手來，而你們兩人都採取了那種寬恕的和高貴的口氣，無恥到這種程度，我真沒有料到，甚至對於你們這種人。」

「什麼，先生？」道孫喊。

「什麼，先生？」福格複述。

「你們知道我會經做了你們的陰謀詭計的犧牲嗎？」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你們知道我就是被你們監禁和掠奪的人嗎？你們知道你們就是在巴德爾和匹克威克的案子裏做原告的代理人的嗎？」

「不錯，先生，我們知道，」道孫答。

「我們當然知道囉，先生，」福格說，拍一拍他的口袋——或許是偶然的吧。

「我看你們回想起來還得意呢。」匹克威克先生說，生平第一次企圖做出一個冷笑，但是很顯著的沒有做成。「雖然我早就很想用老老實實的話告訴你們我對你們的看法，而為了遵守我的朋友利的願望，我還是打算把這機會放過的，可是你們卻採取了那種難於容許的口氣，還有你的侮辱人的放肆——我說侮辱人的放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對福格做了一個兇狠的手勢，嚇得他急急忙忙的向門口退。

「當心，先生，」道孫說，他雖然是他們中間最大的人物，卻謹慎的躲到福格背後，在他的頭後面說着話，臉色非常之白。「讓他打你，福格先生，無論如何不要還手。」

「不，我不還手，」福格說，一面說一面又退後一點，這使他的搭擋顯然安心了，因為，由於這些方法，他已經逐漸退到了外間。

「你們是，」匹克威克先生繼續他議論的線索說下去，「你們是配搭得很好的一對卑鄙的，流氓氣的，訟棍式的強盜。」

「好，」貝科插進來說，「這就說完了吧？」

「沒說完的也總括在這裏面，」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他們是卑鄙的，流氓氣的，訟棍式的強盜。」

「哪，」貝科用息事寧人的口氣說，「我的好先生們，他已經把要說的都說出來了，那末請走吧。洛頓，門是開了沒有呀？」

洛頓先生隱約發一聲格格笑，回答了肯定的。

「哪，哪——早安——早安——請吧，我的好先生們，——洛頓先生，門，」小人兒叫，推着「正中下懷」的道孫和福格出辦公室，「這裏走，我的好先生們——現在請不要把這延長下去了——嗶呀——洛頓先生——門呀，先生——你爲什麼不照應着？」

「假使在英格蘭還有法律的話，先生，」道孫說，一面帶上帽子，一面看着匹克威克先生，「那會要你好看的。」

「你們是一對卑鄙的——」

「記住，先生，你這話化的代價不小，」福格說。

——「流氓氣的，訟棍式的強盜，」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一點不介意對他說的威脅話。

「強盜，」匹克威克先生在兩位代理人下樓的時候衝到樓梯口叫。

「強盜，」匹克威克先生揮開洛頓和貝科把頭伸出樓梯窗戶喊。

當匹克威克先生再縮回頭來的時候，他的臉已經是微笑着的和平靜的；他靜靜的走進辦公室，宣佈說，他現在是從腦子裏解除了一个大份量，他覺得充分的舒適和快樂了。

●這句直譯應爲：「那就是一切嗎？」下句則爲「一切都總括在那裏面。」但在中文（中語）習慣上，貝科居於息事寧人之地位，插上來問「那就是一切嗎？」反而要挑逗更多的話出來。其實他的話意思是「夠了嗎？」茲爲顧全上下連接之語氣，尤其是下句之幽默味，所以都略加改動。

貝科一句話沒有說，直到吸空了他的鼻煙壺，打發了洛頓出去重裝，這纔發作了一陣大笑，持續了五分鐘之久，笑完的時候，他說，他以為他要大大的生氣的，但是他卻還不能夠把事情嚴重的看待——假使他能夠的話，他是要的。

「那末，」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讓我和你來個解決吧。」

「就像剛纔的一樣嗎？」貝科問，又大笑起來。

「一點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摸出皮夾來，並且熱烈的和那小人兒握手，「我祇是說來一個賬目上的解決，你給了我很多好處，那是我決不能報答的，並且也不想報答，因為我寧願繼續承你的情。」

這樣開了頭之後，兩位朋友就埋頭於一些非常複雜的賬目和單據之間，由貝科一板一眼的拿出來和計算過，於是立刻由匹克威克先生付清並且附帶了許多尊敬和友愛的表白。

他們剛達到了這一點，就聽見門上起了極其猛烈而驚人的敲聲，那不是平常的雙敲，而是一種持久的和不間斷的一連串最高聲的單敲，彷彿門環被賊與了永久的運動性，或者是敲的人忘記了歇手。

「噫呀，那是什麼呀？」貝科喊，很吃驚。

「我想是敲門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像這事還有什麼可疑似的呢！

敲門者作了一個超過言語所能達到的強有力的答覆，繼續用驚人的力量和聲響敲着，一瞬都不停。

「噫呀！」貝科說，拉鈴叫人，「我們要把全院的人都驚動了——洛頓先生，你不聽見敲門嗎？」

「我馬上就去開燈先生，」書記答。

敲門的人似乎聽到了反應，並且似乎表示他決不可能等待那樣長久，敲聲變成了猛烈的騷亂。

「真可怕，」匹克威克先生說，塞住耳朵。

「趕快，洛頓先生，」貝科叫，「門板要抽通了。」

在一間黑暗的更衣室裏洗手的洛頓先生連忙趕到門口，旋開把手，看見了下一章所描寫的東西。

第五十四章

包括關於那敲門聲的一些詳細情節，和其他的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交待，那是有關史·李·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士，而對於這部傳記決不是不相干的。

呈现在吃驚的書記眼前的東西，是一個孩子——一個胖得出奇的孩子——小斯打扮筆直站在擦鞋小地毯上，閉着眼睛，像在睡覺。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胖孩子，無論在旅行馬戲班的裏面或外面，這胖孩子，再加上他那樣子的澈底的鎮靜和安閒，那是和合理的預料之中這樣敲門的人的樣子如此迥不相同的，使他吃驚得發楞。

「什麼事？」書記問。

那特別孩子一言不答；但是他點了點頭，於是，照書記的想像看來，似乎輕輕的打起鼾來了。

「你是打哪兒來的？」書記問。

孩子毫無表示，他呼吸很重，此外絕無動作。

書記把問題重覆三遍，都沒有得到答覆，正打算關起門來，那孩子卻突然睜開眼，霎了幾次，打了一個噴嚏，舉起手來，像是
要再敲門。發現門已經開了，驚訝的瞪着眼四面看看，最後把眼光盯在洛頓先生臉上。

「你見什麼鬼啦，把門敲得那樣的？」書記怒沖沖的問。

「哪樣？」孩子說，是低而渾厚的聲音。

「嘿，就像四十個出租馬車夫呵，」書記答。

「主人說，我要一直敲到開了門爲止，因爲怕我要睡過去，」孩子說。

「那末，」書記說，「你來說什麼事情的呢？」

「他在樓下，」孩子答。

「誰？」

「主人。他要知道你們是不是在家。」

洛頓先生這時想到探望一下窗戶外面，看見一部敞篷馬車裏面坐着一位愉快的老紳士，正焦急的抬頭看着上面，他就向他打了一個招呼，因此，老紳士馬上跳下了車。

「那坐馬車的就是你的主人吧，我想？」洛頓說。

孩子點點頭。

其他的一切問話都被老外德爾的出現所代替了，他奔上樓，僅僅和洛頓招呼一下，就立刻走進貝科先生的房間。

「匹克威克，」老紳士說，「你的手，我的朋友，怎麼讓我到前天纔知道你竟讓自己被抓起來坐牢呀？而你怎麼讓他這樣做的呀，貝科？」

「我沒有辦法呵，我的好先生，」貝科答，同時來一個微笑和一撮鼻煙，「你知道他是多頑固的。」

「當然我知道呵，當然我知道，」老紳士答，「雖然，我現在看見他，我是真正高興的。我再也不輕易讓他躲開了。」

說了這些，外德爾又和匹克威克先生握一握手，隨後被貝科同樣的握過，就穩然坐進一張安樂椅子，他的快樂的紅臉上又放射着微笑和健康了。

「唔，」外德爾說，「現在花頭真多哪——你給我一撮鼻煙，貝科，我的朋友——從來不會有過這種日子呵，呢？」

「你是什麼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問。

「什麼意思？」外德爾答，「嘿，我想這些女孩子們都發了瘋了，那沒有什麼稀奇吧，你要說，也許是沒有什麼稀奇；不過那是事實的的確確。」

「你別處不去，偏上倫敦來，難道就爲了告訴我們這話嗎，我的好先生？」貝科問。

「不，不完全是。」外德爾答：「雖然那是我來的主要目的，愛拉貝拉怎麼樣？」

「很好。」阿克威克先生答：「並且我相信她看見你一定很高興的。」

「黑眼睛的小妖精！」外德爾回答：「我曾經很想哪天讓我自己來娶了她呢。但是我也很高興的，非常之高興。」

「你怎麼知道那消息的？」阿克威克先生問。

「啊，當然是我的女兒們說的。」外德爾答：「愛拉貝拉前天有信來，說是她已經偷偷的結了婚，沒有得到她丈夫的父親同意，所以你會經爲這事去了一趟，因爲他的拒絕並不能夠阻止這個婚姻等等，我覺得是和我的女兒們說點正經事的好機會；所以我就說，兒女們不得到父母的同意而結婚是多可怕的事情，等等；但是，保佑你們的心吧，我一點也不能打動她們。她們認爲沒有女債相的婚禮倒是更可怕得多的事，並且說我不妨把我的大道理對喬去宣傳宣傳。」

老紳士說到這裏停下來大笑，笑了一個心滿意足之後，接着說：

「不過這似乎還不是頂好的哪。這不過是已經在進行的戀愛和陰謀的一半。我們在過去六個月一直走在地質上，而它們終於是爆發了。」

「你是什麼意思？」阿克威克先生喊，臉色發白：「不是又有什麼秘密結婚吧，我希望？」

「不，不。」老外德爾答：「還沒有那麼壞——還沒有。」

「那末怎樣呢？」阿克威克先生問：「跟我有沒有關係？」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嗎，貝科？」外德爾說。

「假使回答了並不連累你自己，我的好先生。」

「那末好的，你有關係。」外德爾說。

「怎樣的呢？」阿克威克先生急切的問：「怎樣的關係呢？」

「老實說。」外德爾答：「你是這樣一種火暴的年輕人，我幾乎怕對你說了；但是，雖然假使貝科坐在我們中間防止惡作

劇，我就冒險說。」

關了房門，並且把貝科的鼻煙壺又應用一次來振奮了自己，老紳士就用這樣的話進行他的重大宣佈：

「事實是，我的女兒貝拉——貝拉就是嫁給年輕的屈倫德爾的，你們知道。」

「是的，我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不耐煩的說。

「不要在一開頭就打擾我。另外一天夜裏，我的女兒貝拉·愛米來把愛拉·貝拉的信唸給我聽之後，因為頭痛已經去睡了。在我旁邊坐好，開始和我談這件婚事。」唔，爸，她說，「你覺得怎樣呢？」「唉，我的親愛的，」我說，「我假設那是很好的，我希望那是最好的。」我所以這樣回答，是因為我那時正坐在火爐旁邊有點兒上心思的樣子喝着我的混合酒，我知道我隨時插進一兩個不肯定的字眼，會引誘她繼續談下去的。我兩個女孩子都是她們的親愛的母親的圖畫，我老來只歡喜她們陪我坐坐，因為她們的聲音和容貌把我帶回我一生最幸福的時代，使我暫時年輕得跟從前一樣，雖然沒有那麼心情輕快。「那的確是一個有愛情的婚姻呢，爸。」稍稍沈默了一會兒之後，貝拉說。「是呀，我的親愛的，」我說，「不過這樣的婚姻並不統統是結果最幸福的。」

「這話我有疑問，你注意。」匹克威克先生熱情的插嘴說。

「很好。」外德爾答，「輪到你說話的時候隨你高興提任何疑問吧，但是不要打斷我的話。」

「我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說。

「多禮了。」外德爾答。「我很難過，聽見你發表反對愛情婚姻的意見，爸呵。」貝拉說，臉稍為有點紅。「我錯了並且我也不應該那樣說，我的親愛的。」我說，拍拍她的嘴巴子——儘我這樣一個粗齒的老頭子所能做到的溫和——「因為你的母親的婚姻就是這樣的一個，你的也是。」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爸，貝拉說。「事實是，爸，我打算和你談談關於愛米來。」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驚。

「怎樣的啦？」外德爾停住他的敘述，問了。

「沒有什麼。」匹克威克先生答。「請你說下去吧。」

「我從來不會把話拖拖拉拉說個半天。」外德爾突兀的說。「遲早是要分清的，假使馬上說明白，那就省了我們大家許多時間。那末總而言之，貝拉終於買起了勇氣，告訴我愛米來是非常之苦惱；她和你的年輕朋友史拿格，拉斯自從去年聖誕節之後就經常通信聯絡；她已經很忠心的決定要跟他逃走，算是對她的老朋友和老同學的可嘉許的做效；但是對於這事有些良心上過不去，因為我向來對他們兩人是比較仁愛的，他們覺得不如先給我一個面子，問問我對於他們照平常的實事求是的方式結婚，會不會有任何反對。那末你瞧，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你不妨把你的眼睛收到平常的大小，並且讓我聽聽你覺得我們該怎麼辦，那我就感激不盡了！」

這愉快的老紳士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的彙蹙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沒有來由的；因為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已經變成一副楞脫脫的驚訝和迷惑的表情，看上去怪有趣的哪。

「史拿格——自從去年聖誕節之後，」是這位惶惑的紳士嘴裏所發出的最初的兩句不連貫的話。

「自從去年聖誕節之後，」外德爾重複說，「那是很明白的，而我們竟沒有早發現，一定是我們帶了非常之壞的眼鏡。」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說，深思着，「我真不懂。」

「那是很容易懂的末，」那性急的老紳士答，「假使你是比較年輕的男子，你早就會知道這個秘密了；此外，」外德爾猶疑了一會兒又說，「實情是這樣的，一點不知道這事的我在過去四五個月裏，曾經催促愛米來把我們附近一位青年紳士的求婚好意的看待（假使她能夠的話，我是決不想勉強一個女孩子的心願的。）我完全相信，女孩子的她，爲了增加自己的價值和提高史拿格先生的熱情，就把這事渲染得非常厲害，他們兩人就達到這樣的結論，認爲他們是受着可怕的壓迫的一對不幸者，除了偷偷的結婚或者被熱情燒成焦炭沒有出路。現在問題就是，怎樣辦法？」

「你怎樣辦了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

「我是說，你那結了婚的女兒告訴這事之後你怎麼做的？」

「啊，我是做了些自己坍台的事。」外德爾答。

「正是末，」貝科插上來說，他在這段談話中間做了許多不耐的表示，把他的錶鏈扭了無數次，把他的鼻子含有復仇性的抹了許多抹，等等。「那是很自然的，不過是怎樣呢？」

「我大發脾氣，把我的母親嚇出一場病，」外德爾說。

「那倒是你的賢明之處，」貝科說：「還有呢？」

「第二天我暴躁和冒火了一整天，引起了一番大擾亂，」老紳士答：「最後我厭煩了使自己煩惱和使每人都苦痛，所以我到瑪格爾頓雇了一部馬車，套了我自己的馬，上首都來藉口帶愛米來來看愛拉貝拉。」

「那末外德爾小姐是和你一道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當然一道，」外德爾答：「她這時是在亞德飛的奧斯遜族社，除非你的冒險的朋友在我今天早上出來之後已經帶她逃掉。」

「那末你諒解了，」貝科說。

「完全不是，」外德爾答：「她從那以後就一直哭着，和快快不樂的樣子，除了昨天夜裏，在晚茶和晚飯之間的時候，她裝腔做勢的大寫其信，我假裝不注意。」

「你們需要我對這件事給你們忠告吧，我想，」貝科說，把眼光從匹克威克先生的沈思的臉上移到外德爾的着急的臉上，並且運着吸了幾撮他所寵愛的刺激品。

「我假設如此，」外德爾說，看看匹克威克先生。

「當然，」那位紳士回答。

「那末，」貝科說，站起來把椅子推開，「我的忠告是，你們兩人都走開，或者步行，或者坐馬車，或者用什麼別的方法，因為我厭煩你們了，你們自己去談這事吧。假使我下次看見你們的時候你們還沒有得到解決，我再告訴你們怎麼辦。」

「這倒不壞，」外德爾說，不知道是發笑還是發氣好。

「呸呸，我的好先生，」貝科答覆說，「我了解你們比你們了解自己多得多了。你們骨子裏已經得了解決。」

這樣表明意見之後，那矮小紳士就用他的鼻煙壺先戳一下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再戳一下外德爾先生的背心，因此，三個人都大笑起來，笑得尤其厲害的是其中後兩位紳士，他們立刻又互相握手，而毫無任何明顯的或者特殊的理由。

「你今天和我一道吃中飯呵，」外德爾在貝科送他出來的時候對他說。

「不能作準，我的好先生，不能作準，」貝科答：「無論如何，晚上我要來看你的。」

「我在五點鐘的時候等你來，」外德爾說：「喂，喬！喬終於被弄醒之後，兩位朋友就坐上外德爾先生的馬車走了，那馬車合乎人情之常的有一個僕座在後面給胖孩子坐，假使那裏祇是一塊踏腳板的話，他是會在第一次打瞌睡的時候就滾下去送掉自己的命的。」

開到喬治和兀鷹，他們發現愛拉貝拉因為接到愛米來通知她到了倫敦的便條，隨即帶了女僕雇一部出租馬車到亞德飛去了。外德爾有事情要在街上辦，所以就叫馬車和胖孩子先回旅館，帶口信說明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五點鐘的時候回來吃飯。

胖孩子受了傳達之命，在僕座裏睡着回去，一路在石頭上顛簸，他卻彷彿在彈簧羽毛牀上一般的安寧。馬車停下來時候，他由於某種非常的奇蹟，自己醒了過來，隨後把身體着實搖了一陣，激起精力，於是下車去執行他的任務。

究竟是這一搖非但沒有把他的精力安排妥當反而弄得一團糟呢，還是在他心裏喚醒了太多新的念頭以致使他忘記了正常的手續和禮節呢，還是（那也是可能的）等他上了樓就證明出那對於防止他的昏睡並未成功呢，且不管吧，無疑的事實是，他沒有先在門上敲敲就走進了起坐間，因此，他看見一位紳士用手臂圍住他的小姐的腰，非常親熱的裹着她旁邊坐在一隻沙發上，而愛拉貝拉和她的漂亮女僕卻在房間的另外一頭裝做專心注意的看着窗外。一看見這個現象，胖孩子發出一聲驚呼，女士們一聲尖叫，紳士一聲咒罵，幾乎是同時發出的。

「你這討厭傢伙，你來幹什麼的？」那紳士說，他呢，不用說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了。

嚇得不輕的胖孩子對這話簡單的回答說：「小姐。」

「你找我做什麼呢？」愛米來問，把頭歪了過去，「你這笨貨！」

「主人和匹克威克先生五點鐘的時候來吃飯。」胖孩子答。
「出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對那狼狽的青年人瞪着眼睛。
「不，不。」愛米來連忙接上去說。「貝拉親愛的，幫我商量商量。」
因此，愛米來和史拿格拉斯、愛拉貝拉和瑪利，都擁到一個角落裏，用耳語聲急切的談了幾分鐘。胖孩子在這時候是打瞌睡。

「喬，愛拉貝拉終於說，帶着極其迷人的微笑回頭看看，「你好嗎，喬？」

「喬，愛米來說，「你是個很好的孩子；我不會忘記你的，喬。」

「喬，史拿格拉斯先生說，走到那吃驚的孩子面前，抓住他的手，「我以前沒有知道你這五先令是給你的，喬！」

「我也要給你五先令，喬，」愛拉貝拉說，「因為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知道，」另外一個迷人的微笑丟給那肥胖的侵入者了。

胖孩子的感覺是遲鈍的，他開頭是受寵若驚，用非常詫異的態度楞脫脫的四面看看。終於，他的闊大的臉上開始表現出一個同比例的闊大的露齒笑的徵象；於是，把他的兩手和手腕分別追隨着兩隻半克龍銀幣放進了兩隻口袋，就呵呵的優笑起來；這樣的笑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

「我看他是理解我們的，」愛拉貝拉說。

「他最好是馬上有點東西吃吃，」愛米來說。

胖孩子聽見這個提議幾乎又大笑起來。他們再略略擣了幾句鬼話之後，瑪利從他們一夥裏碎步走出來說

「我今天陪你吃飯呵，先生，假使你反對的話。」

「這裏來，」胖孩子急忙說。「那裏有一個好得很的肉餅哪！」

說着，胖孩子就領頭走下樓去；他的漂亮的同伴跟着他走進膳食間的時候，迷住了所有男侍者和激怒了所有的女侍者。那裏有這位青年如此之起勁的說到的肉餅，不懂肉餅，還有肉排，和一碟馬鈴薯，和一壺黑啤酒。

「坐下來。」胖孩子說。「啊，我的眼睛呀，多妙！我好餓呀。」

在一種狂喜的狀態中把他的眼睛提了五六次。這青年人就在小桌子的上手一頭坐好，瑪利坐在下手一頭。

「你吃一點這個嗎？」胖孩子說，把刀叉的整個頭子完全埋進了肉餅。

「一點兒吧，你高興的話，」瑪利答。

胖孩子給了瑪利一點點，給了自己許許多多，正打算吃了，卻突然放下刀叉，從椅子裏俯身向前，讓他的兩手帶着刀叉落在膝頭上，慢吞吞的說：

「我說呀，你多漂亮呵！」

這話是用讚美的態度說的，並且，就這點而言是令人滿意的，但是在這青年紳士的眼睛裏仍然有够多的吃人生番的樣子，使這恭維話成爲可疑的一個。

「噫呀，約瑟夫，」瑪利說，裝作害羞。「你這什麼意思呀？」

胖孩子逐漸恢復先前的姿勢，沈重的嘆一口氣作爲回答，若有所思的過了一會兒，長長的喝了一口黑啤，完成了這壯舉之後又嘆息一聲，於是專心的獻身於肉餅了。

「愛米來，小姐是多漂亮的人兒呀！」長久的沈默之後，瑪利說。

胖孩子這時已經吃完了肉餅，他把眼睛盯着瑪利，回答說。

「我知道一個更漂亮的。」

「當真？」瑪利說。

「是真的！」胖孩子答，異乎尋常的活潑。

「她叫什麼名字？」瑪利問。

「你叫什麼的？」

「瑪利。」



「那就是她的名字，」胖孩子說。「你就是她。」孩子拉開嘴，笑一笑，加強這句恭維話的力量，並且把他的眼睛做出一種介乎斜視和側目之間的東西，那有理由相信他是打算做個送眼風。

「你不能和我那樣的說話呵，」瑪利說。「你不是那種意思。」

「我不是嗎？」胖孩子答。「我說——」

「唔。」

「你以後經常到這裏來嗎？」

「不，」瑪利答，搖搖頭。「我今天晚上就走了。你問幹麼呢？」

「啊！」胖孩子說，是有強烈的感情的聲調。「假使你在這裏，我們吃飯的時候該多舒服呵！」

「也許我在什麼時候會來的，來看看你，」瑪利說，裝作難為情的學弄着拾布。「假使你幫我一個忙的話。」

胖孩子從肉餅盆子看到肉排，彷彿他覺得所謂幫忙一定是在某種意味上和吃的東西有關，隨後又拿出那半克龍銀幣的一只，神經質的看看。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瑪利說，狡猾的盯着他臉上看。

他又看看那只半克龍，微弱的說，「不懂。」

「小姐們要你不要對老紳士說到那位青年紳士在樓上的事，我也要你這樣。」

「就是這樣！」胖孩子說，把那半克龍重新發好，顯然安心得很了。「當然我不說的。」

「你看，」瑪利說，「史拿格拉斯先生很歡喜愛米來小姐，愛米來小姐也很歡喜他，假使你說了什麼呢，老紳士就要把你弄到老遠的鄉下去，你在那裏誰都看不到。」

「不，我不說，」胖孩子堅決的說。

「那才是好人呢，」瑪利說。「現在我要上樓去替我的小姐弄飯了。」

「且不要走，」胖孩子懇求的說。

「必須走了，」瑪利答。「再會，暫時。」

胖孩子做了一個象徵拙笨的惡作劇，張開手臂來想強求一吻，但是要避開他卻不需要怎樣的敏捷，所以在他把手臂合攏之前他的美麗的奴役者已經不見了；因此，這位無情的青年人帶着感傷的臉色吃了一碟光景的肉排，結結實實的睡了。

在樓上，要說的話是這樣多要商量的計劃——假使老外德爾繼續殘忍，就怎樣逃走和秘密結婚——又是這樣多，所以當史拿格拉斯先生最後告別的時候離吃飯時間只差半點鐘了。女士們趕忙到愛米來的臥室裏去打扮，那位情人拿起了帽子走出房間。他剛走到房門外面，就聽見外德爾的聲音在大聲談論，從樓梯欄干上對下一看，看見他帶着別的一些紳士們上樓來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對於這座屋子的情形一點都不熟悉，在慌亂之中，匆匆走回剛離開的那間房，從那裏走進裏面的一間（外德爾先生的臥室），輕輕關了門，恰好在這時候，他所瞥見的那些人也走進起坐間了。那是外德爾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那生，蕭爾，文克爾先生，和笨加明，愛倫先生，他是不難從他們的聲音辨認出來的。

「很幸運，我總算沒有糊塗，我避開了他們，」史拿格拉斯先生微笑一下這樣想，順着腳走到蠡床的另外一扇門旁邊，「這門也通那條過道，我可以靜靜的和舒舒服服的走掉了。」

對於他的靜靜的和舒舒服服的走掉，只有一個阻碍，那就是，門鎖着而且鑰匙沒有。

「今天讓我們喝點你們的最好的酒，茶房，」老外德爾說，搓着手。

「一定拿最好的來，先生，」侍者答。

「告訴女士們，我們來了，」

「是，先生。」

史拿格拉斯先生卻熱忱的希望女士們能夠知道他，又來了呢。他有一次冒險的低聲對鑰匙孔喊了一聲「茶房」，但是他忽然想到可能跑來一個不認識他的茶房，並且感覺到自己的處境極其類似另外一位紳士最近被在附近一個旅館裏發現的情形（關於他的不幸情形的記載是在那天早報的「警務欄」裏出現的），所以他向一只皮箱上一坐，劇烈的發抖起來。

「我們一點不用等貝科，」外德爾說，看看他的錶，「他永遠是準時的。假使他要來，到時候就來了；假使不來，等也沒有用。哈！愛拉貝拉！」

「妹妹，」笨加明·愛倫先生喊，把她極其羅曼蒂克的擁抱起來。

「啊，笨親愛的，你渾身的煙味多厲害呀，」愛拉貝拉貝說，有點被這愛情表示所壓服的樣子。

「是嗎？」笨加明·愛倫先生說，「是的嗎，貝拉，唔，也許是的吧。」

也許是的，因為他剛剛離開了一間有一只大火爐的小後客堂裏的一些愉快的抽煙的同伴——十二個醫學生。

「不過我很高興看見你，」笨·愛倫先生說，「祝福你，貝拉。」

「哪，」愛拉貝拉說，湊向前去吻她的哥哥，「不要抱住我親愛的笨呀，你把我弄得不成樣子了。」

親熱到進一步的時候，笨·愛倫先生讓他的感情和雪茄和黑啤酒征服了自己，帶着潮濕的眼鏡四面看看在旁邊看着的人們。

「沒有什麼話同我說說嗎？」外德爾張開着手臂說。

「有許多呢，」愛拉貝拉低聲說，一面接受着老紳士的誠懇的撫愛和祝賀，「你是一個硬心腸的，沒有感情的，殘酷的怪物！」

「你是一個小叛逆，」外德爾用同樣的聲調答，「我怕我要出於不得已而禁止你進我的門了。像你這樣不顧一切別人而結婚的人，是不應該在社會上被放任的，但是來吧，」老紳士接濟大聲說，「現在吃飯了，你坐在我旁邊，喬，該死的孩子，他是醒的！」

使他的主人大為驚訝的，胖孩子的確是在一種精神抖擻的狀態；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並且似乎要保持着如此。而且他的神態裏面帶着活潑，那也是同樣的不可解的事，每逢他的眼睛碰到愛米來的或者愛拉貝拉的，他就媚笑和謔笑；而有一次，外德爾可以發誓說看見他緊眼睛。

胖孩子的舉動上的這個變化，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重要性增加了，他因為被小姐們信託而感到驕傲；那些媚笑、謔笑、和

要眼睛，是許多表示她們可以信任他的忠誠的謙和保證。但是這些表示卻非但不足以滅除倒反足以引起猜疑，而且也是有點兒討厭，所以愛拉貝拉時而對它們還報揚眉頷和搖頭，但是胖孩子以為那是叫他發覺，而為了表示他的充分瞭解，就雙倍實力的媚笑、譁笑和要眼睛起來。

「喬，」外德爾先生搜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之後說，「我的鼻煙壺在沙發上嗎？」

「不，先生，」胖孩子回答。

「啊，我想起來了；我今天早上把它忘掉在梳粧台上了。」外德爾說，「到房裏去替我拿來。」

胖孩子走進隔壁房間，隔了一會之後，帶着鼻煙壺和一副任何胖孩子都不會有的最灰白的臉，回來了。

「這孩子怎麼的了？」外德爾喊。

「我沒有什麼呀，」喬回答說，神經質的樣子。

「你見了什麼鬼嗎？」老紳士問。

「或者喝了酒吧？」笨·愛倫加上一句。

「我想你說得不錯，」外德爾隔着桌子低聲說，「我確定他醉了。」

笨·愛倫回答說他想的，因為這位紳士是見過許多這種毛病的，所以外德爾在腦子裏浮過了半小時的一個印象，證實立刻得到結論，胖孩子是喝醉了。

「你把眼睛盯住他看一會兒吧，」外德爾咕嚕的說，「我們不久就會發現他到底是醉了沒有的。」

這不幸的青年不過是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交換了幾句話，那位紳士要求他秘密的請他的朋友解救他出來，就把他連帶鼻煙壺推出房間，恐怕他就擱太久會引起人家來把他發現。胖孩子臉上帶着極其心亂的表情想了一會兒，就出去找瑪利。但是瑪利替她的女主人梳粧之後已經回家去了，胖孩子重新走回來，比以前更加惶恐。

○ 上句見了鬼的鬼字原為 *鬼*，又作酒解，所以這句原文用了這字。但中文無 *鬼* 之字，眼可譯。

外德爾和笨·麥倫先生交換了眼色。

「喬」外德爾說。

「是，先生。」

「你出去幹什麼的？」

胖孩子絕望的看看在座每一個人的臉，吃吃的說他不知道。

「啊」外德爾說，「你不知道嗎？把這乳酪拿給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呢，正是健康和精神最好的時候，所以在一切吃飯時間都是充分愉快的，他這時正跟愛米來和文克爾先生在大談而特談：說到着力的時候就文雅的點頭，輕輕的揮動左手加重他的言辭的力量，滿臉閃爍着平靜的微笑。他從整手裏拿了一塊乳酪，正打算回過頭去重新開始談話的時候，胖孩子彎下腰來把頭碰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頭相平的地方，用大拇指指向肩膀後面指指，做了一個極其可怕可憎的鬼臉，聖誕節的亞劇裏最出色的也不過如此。

「嗶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嚇了一跳，「多麼的——呃！」他住了嘴，因為胖孩子把他拉了起來，而自己是，或者假裝是，睡
得結結了。

「什麼事情？」外德爾問。

「這真是個極端古怪的小子！」匹克威克先生答，不安的看着那孩子。「說起來似乎難聽，不過，請相信我的話，我恐怕他有些時候是有點兒精神病。」

「啊！匹克威克先生，請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愛米來和愛拉貝拉同時叫着說。

「當然，我並不能確定。」匹克威克先生在深深的沈默和普遍的畏氣神情之下，這樣說：「不過他這時對我的態度，實在是非常之驚人啊！」匹克威克先生尖叫一聲跳了起來。「我請你們原諒，女士們，那是因為他用什麼尖東西戳我的腿他確定是不安全。」

「他喝醉了，」老外德爾冒火的吼叫。「拉鈴叫茶房來他醉了。」

「我沒有，」胖孩子說，當他主人過來抓住他的衣領的時候，他跪下來了。「我沒有喝醉。」

「那末你是發了瘋——那更壞。叫茶房來，」老紳士說。

「我沒有瘋，我蠻明白的。」胖孩子答，哭起來了。

「那末，你見什麼鬼把尖東西戳近匹克威克先生的腿呀？」外德爾怒沖沖的問。

「他不對我看，」孩子回答說。「我要和他說話。」

「你要說什麼呀？」半打的聲音同時問。

胖孩子喘一口氣，看看臥室，又喘一口氣，分頭用兩只手的食指的關節擦掉兩滴眼淚。

「你要說什麼呀？」外德爾問，盯着他。

「住手！」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吧。你要和我說什麼呢，我的可憐的孩子？」

「我要湊着你的耳朵說，」胖孩子答。

「我想你是要咬掉他的耳朵吧。」外德爾說。「不要靠近他；他是惡毒的；拉鈴，讓他們弄他下樓去。」

正當文克爾先生把鈴繩抓到手裏的時候，一聲普遍的驚呼阻止了他；那位被虜俘的情人，窘得滿臉通紅的，突然從臥室裏走出來對大家「均此不另」的鞠了一躬。

「哈囉！」外德爾叫，放掉胖孩子的領子，蹣跚的退後一步，「這算什麼！」

「因為你回來，先生，我就被擱在隔壁房間裏出不來了，」史拿格越斯先生解釋。

「愛米來，我的女孩子，」外德爾責備的說，「我痛恨卑鄙和欺騙。這是不成話和正派到極點了。我真是愛米來，不應該從你手裏受到這個呀。」

「親愛的爸爸，」愛米來說，「愛拉貝拉知道的——這裏每人都知道的；喬知道的——我沒有把他藏在那邊。奧古斯說，憑上帝解釋一下！」

史拿格越斯先生原祇是在等人家聽他，所以立刻把他如何陷於那種窘境的經過說了一遍；如何祇是爲了怕引起家庭

間的不睦，所以在外德爾先生進來的時候避開，如何他不過是想從另外一道門走掉，而發現它是鎖的，只好逼不得已的留著。隨於這樣的處境是痛苦的，但是現在他也不懊惱，因為那給了他一個機會，可以當著他們共同的朋友們的面，承認他是深深的和忠誠的愛上了外德爾先生的女兒，他覺得驕傲，因為感情是相互的，而縱使他們相隔了幾千哩路，或者隔了白浪滔天的海洋，他也決不會有一瞬間忘記那些幸福的日子，就是當他們最初——等等。

史拿格拉斯先生把話說到這一步，就又鞠一躬，緊盯著手裏的帽子的頂向門口走去。

「慢！」外德爾喊：「請，還那一切——」

「冒火的，」西克威克先生溫和的提示說，他以為要發生什麼比較壞的事情了。

「得——還那一切冒火的說吧，」外德爾採取了這字眼說：「你不能一開頭就把這一切對我講嗎？」

「或者信任我呢？」西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噢，噢，」愛拉貝拉說，出頭幫忙了，「現在還問這些幹什麼呀，尤其是，你知道你已經把你的貪財的老心放在一個更發財的女婿身上，而且又是那樣的橫兇霸道，弄得每人都怕你，只除了我。跟他握手吧，並且替他叫點飯菜來，爲了老天爺面上，因爲他的樣子像是餓得半死了，請你馬上弄酒來喝，你要不至少喝過兩瓶，是不會不叫人討厭的。」

那可敬的老紳士拉拉愛拉貝拉的耳朵，肆無忌憚的吻了她，又非常慈愛的吻了女兒，於是熱烈的握住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手。

「無論如何，有一點她是對的，」老紳士與高采烈的說：「拉給叫酒！」

酒來了，同時貝科也上樓來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在旁邊的一個靠牆的桌子上吃了飯，吃完之後，把椅子拉到愛米來旁邊坐了，老紳士一點沒有反對。

這個晚上是妙極了。小小的貝科先生大顯身手，講了許多滑稽故事，唱了一個戲齣的歌，那幾乎也跟那些逸事一樣的歌。愛拉貝拉非常之媚人，外德爾先生非常之暢快，西克威克先生非常之和諧，笨·愛倫先生非常之起勁，愛米來非常之沈默，文克爾先生非常之多話，而大家都是非常之快樂。

第五十五章

沙樂門·派爾先生，由一個高尙的馬車夫委員會協助着，處理老維勒先生的事務。

「沙姆維爾，」維勒先生在舉行葬禮的第二天早上招呼他的兒子說，「我找到了沙梅。我想一定是在那裏末。」

「你想什麼是在什麼地方？」沙姆問。

「你孩孃的遺囑呵，沙梅，」維勒先生答，「根據這個，我昨天對你說過的關於錢的處置辦法，就可以實行了。」

「什麼，她沒有告訴你遺囑放在哪裏嗎？」沙姆問。

「一點兒沒有，沙姆，」維勒先生答，「我們是在磋商着一些不同的小意見，我在鼓勵她打起精神來，所以我忘掉這事了。我不知道縱使沒有忘掉的話，我會不會就問她。」維勒先生接着說，「因為，你一面伏侍着病人，一面卻轉他們的財產念頭，那是很古怪的事情呵，沙姆。那就像你把你一個擲下馬車的外座乘客拉起來的時候，一面伸手進他的口袋，一面嘆一口氣問他，怎麼沒有嚇昏過去，是一樣的囉，沙梅。」

用這比喻說明了他的意見之後，維勒先生打開皮夾，拿出一張污垢的信紙來，那上面有亂七八糟寫着的許多字。

「這就是那文件，沙梅，」維勒先生說，「是在酒吧間壁櫥裏頂上一格的一只小小的黑茶壺裏找着的。她在沒有結婚之前，老把鈔票藏在那裏，沙姆維爾。她揭開蓋子拿錢付賬，我看見過不知多少次。可憐的人，到後來，她可以把家裏所有的茶壺都裝了這囑，也不會使她覺得什麼不方便了，因為近來她真是難得拿什麼錢，除了開節制晚會的時候，他們要喝茶來戒酒。」

「那上面說些什麼？」沙姆問。

「就是我告訴你的我的孩子。」他父親答。「二百鎊「減價整理公債」給我的前頭的兒子，沙姆維爾。」其餘我所有的一切種類的財產都給我的丈夫托涅。維勒先生，我指定他做我的遺囑的唯一執行者。」

「就是這樣嗎？」沙姆說。

「就是這樣，」維勒先生答。「有關係的就是我和你兩個人，而我們當然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想我們不妨把這張紙燒掉算了。」

「你幹什麼呀，你這歡子。」沙姆說，搶過遺囑來，因為他的父親完全不懂事的樣子，撿撥火預備把說的話付之實行了。「你倒是個好執行者，你。」

「爲什麼不是？」維勒先生問，嚴厲的掉過頭來看看，手裏拿着撥火棒。

「爲什麼？」沙姆叫。「因爲它還有證明、檢驗、和宣誓等等的手續，一定要辦哪。」

「你這話是當真？」維勒先生說，放下撥火棒。

沙姆仔細的把遺囑扣好在邊袋裏，同時做了一個眼色，表示他說的是真話，而且非常之認真。

「那末我告訴你吧，」稍爲想了一下之後，維勒先生說，「這是那個大法官大人的知己朋友的差使了。一定請教派爾，沙梅。他是解決法律上的難題的人。我們馬上拿這玩兒送到破產法庭去吧，沙姆維爾。」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昏頭昏腦的老腐敗。」沙姆發火的喊。「中央刑事裁判所囉，破產法庭囉，不在場的證明囉，一切種種的胡說八道，他的腦子總會想到你還是把出門的衣服穿好，上城去辦正經事，可不要站在那裏講你根本不懂的大道理吧。」

「很好，沙梅，」維勒先生答。「任何能够把問題早點解決的事，我都很贊成的，沙梅。不過，注意這一點，我的孩子，只有派爾——只有派爾才能够做法律顧問。」

「我不找別人，」沙姆答：「那末，現在你好走了吧？」

「等一下，沙梅，」維勒先生答。他靠那掛在窗子上的那一面小鏡子的幫助，已經扣好了披肩。現在正用極其神奇的努力在向他的上衣衣服裏覓。『等一下，沙梅；你到了你父親這麼大年紀的時候，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容易弄到你的背心裏面去了，我的孩子。』

「假使我不能這麼容易的進去，我滾他蛋的根本就不穿，」他兒子說。

「你現在是這樣想的，」維勒先生說，顯出了年紀的人的莊重，「但是你會發現，你變胖了些的話，你也就聰明些了。胖和聰明，沙梅，永遠是一道理長的。」

維勒先生發表了這個沒有錯兒的金科玉律——多年的切身經驗和觀察的結果——就在身體的神妙的一扭之下使得上衣的最下一只扣子擔負了它的職務。歇了幾秒鐘透過氣來之後，他用手肘擽了擽帽子，宣佈他已經準備妥當。

「四只驢袋比兩只好，沙梅，」他們坐着雙輪輕馬車在向倫敦去的路上開着的時候，維勒先生說，「而且這樣的一筆財產對於攪法律的紳士們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所以我們要帶兩個我們的朋友去，假如他攪什麼鬼的話就馬上可以揍他；我兩個那天送你到弗利脫去的朋友吧，他們是最好的判斷家。」維勒先生用一半等於耳語的聲音追加說，「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好的對於馬的判斷家。」

「對於律師也是嗎？」沙姆問。

「能夠對於一隻牲口有正確的判斷的人，也就能夠對於任何東西有正確的判斷，」他父親答，口氣如此之專斷，所以沙姆不想辯駁了。

「爲了推行這值得注意的決定，就邀請那位斑駁的紳士和另外兩位非常之肥的馬車夫來幫忙——是維勒先生選中的，也許是爲了他們的肥胖和因而產生的聰明吧，——請好之後，大家進了葡萄街的一家酒店，從那裏打發人上對街的破產法庭請沙樂門·派爾先生馬上就來。

傳達消息的人幸運的發現沙樂門·派爾先生正在法庭裏，用一塊阿貝爾乃雪餅乾和一條乾臘腸這樣的冷點心在款

待着自己——因為生意是益漸淡的。消息剛被低聲吹進了他的耳朵，他立刻把點心裏進口袋裏的許多業務文件之間，非常敏捷的趕到對街，他走到酒店裏面的時候，帶信的人還沒有能够從法庭裏解脫出來呢。

「紳士們，」派爾先生說，觸情致敬，「我聽各位指教了。我不是恭維你們，紳士們，但是世上任何其他五個人都不能叫我今天走出法庭來的。」

「這麼忙呵，呢？」沙姆說。

「忙，」派爾答：「我是完全被壓倒了，就像我的朋友已故的大法官大人在上議院聽了控訴出來常常對我說的，可憐的傢伙他真是容易疲勞；他老覺得那些控訴吃不消。我真不止一次的想到他會被它們壓得爬不起來呢；的確的末。」

說到這裏，派爾先生搖搖頭，住了嘴；老維勒先生聽了他的話，用手肘暗暗的碰他，他降座的人，教他注意這位代理人的上層交接，於是問他，那種繁重的職務有沒有對於他的高貴的朋友的體格發生什麼永久的壞影響。

「我不認為他曾經完全恢復健康，」派爾答：「事實上，我確信他從來沒有。」派爾，「他曾經好多次對我這樣說，「你怎麼能支持得下你做的那種頭腦工作的，在我真是不能理解的神祕。」——「唔，」我常是這樣回答，「憑我的生命說，我也幾乎不知道我是怎麼弄的。」——「派爾，」他接着說，嘆着氣，並且帶點兒妬忌看着我——「那是友善的妬忌，你們知道，紳士們，不過是友善的妬忌呵；我是決不介意的——」派爾，你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不可思議的人。」啊紳士們，你們會非常之歡喜他的，假使你們認識他的話，給我三便士的甜酒，我的親愛的。」

整調裏帶着抑制了的悲傷，對女侍者說了最後那句話，派爾先生就嘆一口氣，看看他的鞋子，和天花板；這時候甜酒來了，他拿了喝掉。

「然而，」派爾說，拉了一把椅子靠桌子坐了，「一個法律行業的人，在他的法律幫助被需要着的時候，是沒有權利想到他的私人友誼的。且說，紳士們，自從我們上次在這裏分手之後，我們都哭過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派爾先生說到哭字的時候，掏出一塊手絹來，但是他沒有把它作其他的應用，只是擦掉沾在嘴唇上的一點兒甜酒。「我是在報導者上面看到的，維勒先生，」派爾繼續說，「保佑我的靈魂，沒有出五十二呀！噫呀——想想吧。」

這種表現「用心思的精神」的話是對班臉紳士說的，因為他的眼光碰巧給派爾先生碰到，班臉的人對一般事物的理解是遲鈍的，他聽了那話，不安的在座位上動着，發表意見說，就已成事實而言，事情怎麼變成了這樣真是無話可說的，這句話裏面包含了那種難於爭辯的，微妙的命題之一，沒有誰提出異議。

「我聽說她是一個非常之賢慧的女人，維勒先生，」派爾用同情的態度說。

「是的，先生，她是呵，」若維勒先生答，不很樂於用這種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不過他總覺得，那位代理人既然和大法官大人有長期的深交，一定是對於一切上流社會的事情最瞭解的，「她是非常之賢慧的女人，先生，當我最初認識她的時候，她那時，先生，是一個寡婦。」

「哪，這才怪呢，」派爾說，帶着一個悲哀的微笑四面看看，「派爾太太是一個寡婦。」

「那是非常的奇怪，」班臉的人說。

「唔，那是奇怪的巧合，」派爾說。

「一點也不奇怪，」大維勒先生粗獷的說，「寡婦結婚的比單身女人多。」

「很好，很好，」派爾說，「你說得很對，維勒先生，派爾太太是一個非常風雅的多才多藝的女人，她的風度是我們的隣近普遍讚美的主題，我看她跳舞的時候我很得意，在她的動作中間，有種什麼東西如此的堅定，高貴而又自然，她的舉動真正是天真爛漫——啊，得了，得了！原諒我問一句，沙姆意爾先生，」代理人用比較低的聲音繼續說，「你的後母高不高？」

「不很高，」沙姆答。

「派爾太太是高個兒，」派爾說，「一個堂堂的女子，有高貴的身材，還有那只鼻子，紳士們，生得有魄力而威嚴，她是非常之愛我——非常之——而且非常之關切，她的父親的兄弟，是一個法律書籍商人，因為八百鎊破了產。」

「唔，」維勒先生說，他在這場討論中間有點不耐煩起來，「說正事吧。」

這話對於派爾的耳朵是音樂，他原是在腦子裏轉着到底有沒有什麼事情要辦，還是不過請他來喝一杯露水白蘭地，或者分享一碗五味茶，或者什麼諸如此類的職業上的客套而已，現在這疑惑卸解決了，而他並沒有表現出絲毫急於要解決的

神情呢。他把他的帽子放在桌上，眼睛裏發着光，說：

「什麼事情呢——想是哪一位紳士要過法庭的關嗎？我們得要拘捕的，一個友善的拘捕就行了，你知道；我們這裏大家都是朋友吧，我假設。」

「把那文件給我，沙梅。」維勒先生說，從他的似乎對這場暗會很感興趣的兒子手裏接過遺囑來。「我們所需要的，先生，是這個玩兒的檢查。」

「檢驗，我的親愛的先生，檢驗。」派爾說。

「唔，先生。」維勒先生答，粗聲粗氣的，「檢查和檢驗可完全是一樣的；假如你不懂我的話，先生，我倒相信我能够把你當做懂的。」

「不生氣吧，我希望，維勒先生？」派爾馴順的說。「那末你是執行者。」他接上說，把眼睛對文件上一瞥。

「是的，先生。」維勒先生答。

「這幾位紳士們呢，我猜是承受遺產的人吧，是不是？」派爾問，做一個祝賀的微笑。

「沙梅是忍受遺產的人。」維勒先生答；「這幾位紳士們是我的朋友，是來監察的——算是公證人。」

「啊！」派爾說，「很好。我不反對的，確的末。我要先問你要五鎊再開始辦事情，哈哈！」

經過委員會的決定，這五鎊可以先付，維勒先生就拿出了錢，隨後，就來了無關緊要的長久的討論，在這中間，派爾先生使那些監察的紳士們大為滿意，因為他顯示了這件事要不是交給他辦的話，一定完全出毛病，理由他沒有明白說出，然而無疑是充分的。這個重要之點達到之後，派爾先生就被費那筆財產用三塊排骨和麥酒和火酒款待了自己，隨後大家動身到民法博士協會去。

● 維勒說的是 *proba*，派爾說的是 *probat*，而維勒又誤為 *proba ite*。

● *Legaten*，維勒先生說做 *legat-casey*，所以那樣譯法。

第二天，又上民法博士協會去了一次，並且和一位做證人的馬夫大費了一番周折，因為他喝得爛醉，除了裝傻，神明的咒罵之外，拒絕任何賄賂，使一位代理人兼代表人大受侮辱。第二星期，又到民法博士協會去了幾次，另外還到遺產稅局去了一次，並且談判租地權和營業權的處理，和取得批准，還有財產清單要開，點心要用，正餐要吃，以及如此之類的有益的事情要做和大堆的文件要辦，所以，沙樂門·派爾先生和那學徒、外加藍色公文口袋，全都變得如此之胖，幾乎誰都不認得他們就是幾天之前在葡萄牙徘徊徬着的那個男子，和那個口袋了。

這一切重大的事情統統處置好之後，就定了一天出賣和轉讓股票，並且因此要拜訪一位住在英格蘭銀行附近什麼地方的股票經紀人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他是沙樂門·派爾特地介紹的。

那是一個過節似的日子，所以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維勒先生的高統靴是新擦的，衣服是特別加意整理過的；班臉紳士在鈕扣洞上帶了大大的一朵帶幾片葉子的天竺牡丹；他的兩位朋友的上衣都裝飾了用桂花樹和別的長綠樹紮起來的花球。三人都穿了嚴格的休假日服裝，那就是說，他們都一直裹到下巴下面，並且儘可能穿了許多衣服在身上，那是，並且曾經是，自從驛站馬車發明以來，一個驛站馬車夫的理想之盛服。

派爾先生在約定的時間在碰頭的老地方等着；甚至他也穿了一件乾淨襯衫和一雙手套；前者因為常洗的原故，領子和袖口已經磨得很壞了。

「兩點差一刻，」派爾說，看着酒店裏的鐘。「假使二點過一刻我們會到弗賴受先生，那就是最適合的時間了。」

「喝一點啤酒的話，你們覺得怎樣，紳士們？」班臉的人提議說。

「還弄一點冷牛肉，」第二個馬車夫說。

「或者是牡蠣，」第三個說，他是一位喫嚼子的紳士，兩條非常之粗圓的腿子撐着他的身體。

「聽呀，聽呀！」派爾說；「爲了祝賀維勒先生獲得他的財產呵！哈哈！」

「我完全贊成，紳士們，」維勒先生答。「沙梅拉鈴。」

沙梅照做了，黑啤酒、冷牛肉和牡蠣，不久拿來之後，就被絕不辜負的吃掉，每人都非常活躍的參與一份，所以要替他們分

一個高下，那幾乎是不公正的；不過，假使說有一位比別人表現了更多的力量，那就是那位嘎嗶子的馬車夫，他吃了國定度量衡一派因脫的醋搭牡蠣，而不動絲毫聲色。

「派爾先生，」大維勒先生說，攪和着沖水白蘭地，那是牡蠣壳子收拾掉之後在每位紳士面前都放着一杯的；「先生，派爾先生，我本來打算現在提議喝點酒開玩笑，但是沙姆維爾對我搗鬼話說——

帶着安閒的微笑靜靜的吃了他的牡蠣的沙姆意爾·維勒先生，這時用很高的聲音大叫一聲「聽！」

「——他搗鬼話說，」他父親繼續說下去，「不如把酒獻給祝你成功和發財，並且謝謝你把這事情解決得那樣好。現在祝你健康，先生。」

「殺住，」斑臉紳士插進來說，突然起了勁，「你們把眼睛看着我，紳士們！」

說着，斑臉紳士站起身來，別的紳士們也就站了起來。斑臉紳士對大家察看一番，慢慢舉起了手，因此，每人（包括斑臉的他自己在內）長長的吸一口氣，各自把沒腳大杯舉到唇邊。一瞬間，斑臉紳士的手已經放下來，而每只杯子也都空空的放下了。這動人的儀式所產生的驚心動魄的效果是不可能描寫的，既高貴，莊嚴，而又動人，綜合了一切堂皇的因素。

「唔，紳士們，」派爾先生說，「我所能夠說的就是這種信任的表示，對於一個法律行業的人必然是非常的可慰的。我不願意說任何可能是自負的話，紳士們，但是我很高興，爲了你們自己的好處，你們來找了我，如此而已。假使你們找了這一行裏面什麼低三下四的人，那我堅決相信，而且我保你們那是事實，你們早已置身於怪街了。我但願我的高貴的朋友能夠還活着看我處理這件案子；我不是出於得意而說這話，但是我想——然而，紳士們，我不必多說什麼來麻煩你們了。我通常是在這裏可以找到紳士們，不過假使我不在這裏或者對面，那末那是我的地址。你們會發現我的條件是很便宜和合理的，沒有人再比我已結當事人了，而且我希望我對於這一行是還懂一點兒的呢。假使你們有什麼機會把我推薦給你們的朋友那末，紳士們，我是非常之感激你們，而當他們知道了我之後，他們也要感激你們的。祝你們的健康，紳士們。」

這樣表現着他的感情。沙樂門·派爾先生放了三張寫了字的小卡片在維勒先生的朋友們面前，於是再看，說恐怕是動身的時候了。根據這個暗示，維勒先生付了賬，於是，執行者、承產者、代理人 and 公正人，一同出發，上市區去。

股票交易所的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的辦公室是在英格蘭銀行後面一條胡同裏的一所房子的二層樓。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的公館是在薩雷的布列克頓。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的馬和馬車是在附近的一個奇異馬廐裏。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的當差的是到西頭去送什麼東西去了。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的書記是吃飯去了，所以，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在派爾先生和他的同伴們做那帳房間的門的時候親自喊了「進來。」

「早安，先生，」派爾說，「麻煩你，我們想轉讓一小筆股票。」

「啊，進來吧，好不好？」弗賴受老爺說，「坐一會兒，我馬上就奉陪。」

「謝謝你，先生，」派爾說，「不忙啊，椅子上請坐吧，維勒先生。」

維勒先生坐了一張椅子，沙姆坐了一只箱子，公正人們坐了他們所能弄到的，並且帶着那種勒着眼睛的尊敬對貼在牆上的日曆和一兩張紙頭看着，彷彿它們是些古代大師們最好的作品。

「好，我可以和你賭半打紅葡萄酒來，」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繼續了，被派爾先生進來所暫時打斷的談話。

這話是對一位非常時髦的青年紳士說的，這人的帽子歪帶到右邊的額上，正倚在一張寫字臺上用一把簿記尺拍着蒼蠅。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用一張辦公室板橋的兩條腿支持着身體的平衡，用一把鉛筆刀戳着一只封緘紙盒子，時常極其熟練的戳進貼在盒子外面的一張小小的紅色封緘紙的中心。兩位紳士都有非常開闊的背心和非常挺括的領子，非常極小的靴子和非常之大的戒指，非常之小巧的錶和非常之粗大的錶鏈，還有均稱的褲子和噴了香水的手絹。

「我從來不賭半打，」另外那位紳士說，「我要賭一打。」

「成，息茂利，成，」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

「P. P. 注意，」另外那位說。

「當然，」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答，用一支金套子的鉛筆在一本小簿子上記了下來，另外那位也用另外一支金套子



的鉛筆，在另外一本小簿子上記了下來。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張關於包浮的告示，」息茂利先生說，「可憐的東西，他要被趕出屋子了！」

「我放你對折和你賭十金尼，他要割斷自己的喉嚨，」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

「成，」息茂利先生答。

「且慢，我不幹，」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深思的說，「也許他會上吊呢。」

「很好，」息茂利先生答，又拔出金套子的鉛筆來了，「我不反對接受你那說法，總之——解決了他自己。」

「殺他自己，事實是，」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

「正是如此，」息茂利先生答，記下來，「弗賴受——十金尼對五金尼，包浮自殺。」我們說定在多少時間之內？」

「十四天，」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提議說。

「滾吧，不行，」息茂利先生答，停頓了一下，用簿記尺去打一隻蒼蠅，「一個禮拜。」

「湊合湊合，」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就算十天吧。」

「好，十天，」息茂利先生答。

因此，在各人的小簿子上記了：包浮要在十天之內自殺，否則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要給弗蘭克·息茂利老爺十金尼；假使包浮是在這期間自殺，弗蘭克·息茂利老爺就要給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五金尼。

「他的破產很使我難過，」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他的飯菜括括叫的。」

「還有他的紅葡萄酒也很好，」息茂利先生說，「我們要打發我們的司膳到拍賣場去，買點那種六十四的。」

「滾你的蛋，」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說，「我的用人也要去的。五金尼打賭我的人拍贏你的人。」

不解，或係葡萄酒的牌子。

● 貨品之價目，不悉究係先令或便士或鎊，似以先令較多可能，該係當時通行之權價耳。

● Outbid, 拍賣時承購者出較高之價勝過他人而買定。

「成。」

小簿子上又用金套子鉛筆記了一筆；這時候，息茂利先生打死了所有的蒼蠅和打好了所有的賭，就揚長而去，到股票交易所看看那裏有些什麼事。

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現在就屈尊接受沙樂門·派爾先生的指教，隨後，填好了一些印就的表格，要大家跟他到銀行去；他們當然照辦。維勒先生和他的三位朋友懷着無限的驚異對所見的一切楞着眼睛，而沙姆是用一種任什麼都不能擾亂的冷靜對待一切。

穿過一個一片喧嘩的院子，經過兩個裝束得像是和那滾動到一個角落裏去的紅色救火車相匹敵的守門人；他們走進了辦理他們的事情的一個辦公處，派爾和弗賴受先生把他們留在那裏站一會兒，他們自己就上樓到「遺囑部」去。

「這是什麼地方？」斑臉紳士對維勒先生耳語說。

「『整理公債』的衙門。」執行人用耳語聲回答說。

「那些坐在櫃檯後面的紳士們是什麼人？」嘎嚨子的馬車夫問。

「我想就是『減價整理公債』吧。」維勒先生答：「他們不是『減價整理公債』呀，沙姆，維爾。」

「嘿，你以為『減價整理公債』是活人嗎？」沙姆問，有點鄙薄的樣子。

「我怎麼知道？」維勒先生反問：「我想他們的樣子很像就是了。他們是什麼人呀，那末？」

「書記。」沙姆答。

「幹麼他們都在吃火腿夾麵包呀？」他的父親問。

「因為他們在辦公吧，我想。」沙姆答：「那是制度的一部份；他們老是在這裏做着，整天在這裏。」

維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還沒有來得及想一想這個和國家的貨幣制度有關的古怪規矩，派爾和威爾金斯·弗賴受老

● 「整理公債」請看第五十二章末的註釋。

爺已經來了，並且把他們領到櫃臺的一處，那上面有一塊圓形的黑色牌子，牌子上有大大的一個W字。

「那是什麼意思呀，先生？」維勒先生問，使派爾注意那牌子。

「是死者的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派爾回答說。

「我說呀，」維勒先生說，轉過身來對着那幾位公正人，「這裏有毛病了。我們的第一個字母是V呀——這不行的。」公正人們立刻發表他們的決定意見，認為事情在W這個字之下進行是不合法的，所以那是完全可能要至少僵持一天了，幸而沙姆採取了迅速的然而初看是不孝的行動，他拉住父親的衣襟，拖他到櫃檯旁邊，揪牢在那裏，直到他在兩張證書上簽好名字才罷，根據維勒先生的寫字習慣，那是一個如此之繁重和費時間的工作，所以當它完成的時候，那承辦的書記已經餓了和吃了三只力普斯頓蘋果。

因為大維勒先生堅持立刻把他的一份賣掉，他們就從銀行走到股票交易所的大門口，威爾金斯·弗賴受老爺進去了，一小會兒，就帶着一張史密斯、塔恩和史密斯的支票回來了，那是五百三十鎊，就是第二位維勒太太的公債儲金的結餘之數，照當天的市價算給維勒先生的。沙姆的兩百鎊轉到了他的名下，於是，威爾金斯·弗賴受先生拿了付給他的佣金不在乎的丟進上衣口袋，逍遙遙回他的辦公室去了。

開頭，維勒先生頑固的決定支票非兌換現款金鎊不可；但是公正人們提醒他說，假使那樣，他就得破費買一只小口袋裝錢回去了，所以他同意了接受五鎊頭的鈔票。

「我的兒子，」他們走出那銀錢業的舖子的時候，維勒先生說，「我的兒子和我不，今天下午和一家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我希望把現在這件事馬上解決，所以，讓我們就找個什麼地方算一算賬吧。」

一個安靜的房間不久找到了，賬目被拿出來算了。派爾先生的賬單由沙姆認了，有些需要沒有被公正人答應；但是，儘管派爾先生帶着許多莊嚴的誓言宣稱他們對他真是過於刻苦，但這卻是一筆比他從來有過的不知好了多少的生意，他靠這

● 牌子上原為「渣囉」縮寫之第一字母，派爾是故意開玩笑，因「維勒」之第一字為W，但維勒先生一貫自以為V。

解決了以後六個月的吃、住和洗。

公正人們參加一番小酌之後，握手告別了，因為他們當夜還得開車下鄉。沙樂門·派爾發現再沒個什麼可進行的了，無論是吃的方面還是喝的方面，就作了友善的告辭，留下沙姆和他的父親。

「喂，」維勒先生說，把皮夾放進衣服的透袋，「租地權的款子和這加起來，有一千一百八了。現在，沙姆維爾，我的孩子，把馬頭帶過來向着喬治和兀鷹吧！」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意爾·維勒之間開了一次重要的談判，沙姆的父親參與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紳士意外的來臨。

匹克威克先生正獨自一人坐着，深思着許多事情；他的許多思慮之一，就是如何最好的供應那年輕的一對，他們目前的不安定的狀態是使他經常惋惜和焦慮的。這時候，瑪利輕輕的跨進房來，走到桌子跟前，有點急忙的說：

「啊，先生，對不起，沙姆意爾在樓下，他問他父親可不可以來見你。」

「當然，」匹克威克先生答。

「謝謝你，先生，」瑪利說，碎步向門口回頭走去。

「沙姆來了不久吧，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啊，不久，先生，」瑪利急切的說，「他是剛剛回來，他說他不再請假了，先生。」

瑪利說完的時候，也許自己覺察到她報告這最後一件事的時候懷着超過實際需要的熱情了，或者她也許觀察到匹克威克先生對她看着的時候的善意的微笑了。她低下了頭，察看着身上那條非常漂亮的小小的圍裙的一角，那樣的仔細，無論那裏出了怎樣的岔兒也是用不着的呢。

「告訴他們儘管馬上上來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瑪利顯然大為寬慰，連忙去傳達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裏走了兩三個來回，一面走，一面用左手擦着下巴，似乎全神貫注在思索之中。

「唔，唔，」匹克威克先生終於說，是一種溫和而帶着憂傷的聲調，「那是我能够報答他的忠誠的最好的辦法了：就這樣辦吧，憑上天的名義說。一個孤獨的老年人的命運，就是他周圍的人一定會發生新的和另外一種的愛戀而離開他。我沒有權利來希望這命運對我有什麼不同，不能，不能，」匹克威克先生比較愉快的繼續說，「那是自私的和不知感恩的。我應該快樂，因為有機會可以把他安排得這樣好。我是快樂的。我當然是的。」

匹克威克先生是如此的貫注在這些思索之中，門上敲了三四次這纔聽見。連忙坐好，回來了慣常的愉快面容，他就發出所要求的許可，於是沙姆·維勒進來了，後面跟着他的父親。

「很好，你回來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好嗎，維勒先生？」

「很愜意，謝謝你，先生，」那位隸夫說，「希望你還是好的囉，先生。」

「很好，多謝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要和你稍為談幾句，先生，」維勒先生說，「假使你可以爲我耗費這麼五分鐘的時間，先生。」

「當然，」匹克威克先生答，「沙姆，給你父親端張椅子。」

「謝謝你，沙姆維爾，我這裏有一張椅子了，」維勒先生說，一面端過一張來，「難得這麼好的天氣呵，先生，」老紳士加上一句，坐下椅子的時候把帽子放在地板上。

「的確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非常之合時。」

「我所見過的最合時的了，先生，」維勒先生答，說到這裏，老紳士發了一陣猛烈的咳嗽，咳完之後，點點頭，緊蹙眼，對他兒子做了幾個懇求的和威脅的手勢，但是這一切沙姆·維勒堅決拒絕看。

匹克威克先生覺察到那位紳士有什麼煩心的事情，就裝作專心在裁開一本在手邊的書籍，耐心的等維勒先生提出他此來的目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惹氣的孩子，沙姆維爾，」維勒先生說，憤憤的望着他的兒子，「我活到今天都沒見過。」

「他做了什麼，維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他不先說，先生。」維勒先生答：「他知道我有要緊事情的時候是說不出話來的，而他站在那兒看我坐在那兒佔掉你的寶貴時間，並且讓我自己出醜，卻不哼一聲幫助我。這不是孝道的行為，沙姆維爾。」維勒先生說，擦着額頭上的汗：「差得很遠哪。」

「你說你來講的。」沙姆答：「我怎麼知道你在開頭就洩了氣呀？」

「你可以看得出我開不了口的囉。」他父親答：「我開錯了路，退上了柵欄，碰盡了一切釘子，你卻不伸出手來幫我。我替你害羞，沙姆維爾。」

「事實是，先生。」沙姆說，微微鞠躬，「老頭子付到他的錢了。」

「很好，沙姆維爾，很好。」維勒先生說，帶着滿意的神情點點頭：「我並沒有對你發氣呵，沙姆，很好。這樣開始很好，馬上就把要緊話說了吧，真是很好，沙姆維爾。」

在極度滿意之中，維勒先生把頭點了非常之多的次數，於是抱着傾聽的態度等沙姆繼續發言。

「你坐了吧，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知道這次接見是可能比他預料的長久。

沙姆重鞠一躬，坐下了；他的父親左右看看，他就繼續說。

「老頭子，先生，付到了五百三十鎊。」

「減價整理公債。」大維勒先生低聲的插嘴說。

「是不是減價整理公債那沒有關係的？」沙姆說：「總數是五百三十鎊，對嗎？」

「對，沙姆維爾。」維勒先生答。

「在這數目之外還有房子和營業。」

「租地權，招牌，貨物，和裝置。」維勒先生插上來說。

「弄到的錢總共加在一起，」沙姆繼續說，「是一千一百八十鎊。」

「當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聽了很歡喜，我祝賀你，維勒先生，弄得這樣好。」

「慢一點，先生，」維勒先生說，用不同意的態度舉起一隻手來，「說下去，沙姆維爾。」

「這個錢呢，」沙姆說，稍為遲疑一下，「他急於要放在他認為安全的地方，因為，假使他自已帶着，他就會借給什麼人，或者拿去化了買馬，或者丟掉了他的皮夾，或者不這樣就那樣的把自己弄成了一個埃及木乃伊。」

「很好，沙姆維爾，」維勒先生說，那種滿意的樣子就好像沙姆是在對他的謹慎和遠見致最高的頌辭，「很好。」

「因為這些原因，」沙姆繼續說，心神不安的亂扯着帽子的邊，「因為這些原因，他今天拿了錢就和我到這裏來，無論如何要交給，或者說——」

「這樣說，」老維勒先生耐不住了，「它對於我是沒有用處的，我還是要照常的開馬車，沒有地方好放，除非我出錢給車掌替我管着，或者放在馬車夾袋裏，那對於內座乘客又是一個誘惑了。假使你能替我保管着，先生，我就非常之感激你了。也許，」維勒先生走到匹克威克先生面前湊着他耳朵說，「也許，它對於那個案子的化費有一點兒用處總之，一句話，請你保管着，我向你要的時候再給我吧。」說了這話，維勒先生把皮夾塞在匹克威克先生手裏，抓起他的帽子，跑出了房間——那樣的迅速，幾乎不是這樣胖的一個人所可能被預料到的。

「叫他不要走，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着急的叫，「追上他，馬上帶他回來，維勒先生——來——回來！」

沙姆看到主人的命令是不能不服從的，他父親正要下樓的時候，他追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臂，用勁把他拖了回來。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抓住那位老年人的手，「你的誠懇的信任使我感動得很。」

「我認為那是說不上什麼的，先生，」維勒先生頑固的回答說。

「我實在說，我的好朋友，我有的錢我自己用不了呢，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活到死都用不了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沒有誰知道他能够用多少錢，要用起來纔知道，」維勒先生說。

「也許，」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我並不想試一試這種經驗，所以我不大可能弄到拮据的地步，我一定要請你把這傘回去的，維勒先生。」

「很好，維勒先生說，帶着不滿的神色。」注意我的話，沙梅，我要把這筆財產亂幹一下的，亂幹一下！」
「你還是不要好，」沙姆答。

維勒先生想了一小會兒，隨後，懷着很大的堅決把上衣鈕子扣好，說：

「我去管卡子。」

「什麼！」沙姆喊。

「卡子，」維勒先生通過咬緊的牙齒回答說：「我要去管卡子。和你父親說再會吧，沙姆維爾，我把旗下來的日子交給卡子就是了。」

這威脅是如此可怕的一個，而且維勒先生似乎完全決定要付之實行，因為他像是被匹克威克先生的拒絕弄得非常痛心的樣子，所以這位紳士經過短時間的考慮之後，說：

「好，好，維勒先生，我就把錢收着吧。也許我能够比你把它用得更好的。」

「正是的末，」維勒先生說，高興起來，「你當然比我能够囉，先生。」

「不要再說這件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把皮夾鎖在寫字檯裏：「我誠心誠意的感謝你，我的好朋友。現在重新坐下吧，我要聽聽你的忠告。」

這次拜訪的勝利的成就，使維勒先生發生了一個內在的大笑。這笑，在皮夾被鎖起來的時候，不僅抽撞了他的臉，並且還有他的手臂、腿子和身體；但是當他聽見那句話的時候，它就突然被一種極其得意的莊嚴所代替了。

「你在外面等一會兒，沙姆，好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沙姆立刻退出。

維勒先生顯得異常的機伶和非常的驚訝，因為匹克威克先生用如下的說法開始了談話：

● 卡子指稅卡，其意味如何第一節中早已說過。

「你不是一個贊成結婚的人吧。我想，維勒先生呵？」
維勒先生搖搖頭。他是完全說不出話來了；因為，有什麼壞心眼兒的寡婦對匹克威克轉念頭成了功，這種隱隱約約的想法，哽塞了他的言語。

「你剛纔和你兒子來的時候，在樓下有沒有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我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孩兒，」維勒先生簡單的回答說。

「你覺得她怎麼樣？直截了當的說，維勒先生，你覺得她怎麼樣？」

「我覺得她很豐滿，生得很結實。」維勒先生說，帶着評判的神氣。

「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錯，據你所看到的，你覺得她的風度怎麼樣？」

「很討歡喜，」維勒先生答，「很討歡喜，很那個。」

維勒先生在那最後一個形容辭上究竟加的什麼意義並不清楚，但是從他說的腔調聽來顯然是一個表示好感的字眼，所以匹克威克是等於完全明白一樣的滿意。

「我對於她很關心，維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維勒先生咳嗽一聲。

「我是說關心她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一種願望，希望她生活舒適和順利。你懂嗎？」

「懂得很，」維勒先生答，他其實還是什麼都不懂。

「這個年輕的女人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是愛着你的兒子的。」

「沙姆維爾·維勒嗎？」做父親的喊。

「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② 「那個」原文爲 *Conformable*，勉强可作「溫柔」解。

「這是自然的。」維勒先生稍爲想了一想之後說，「自然的，不過有點兒驚人。沙梅一定要小心纔好。」

「你這麼講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要小心不對她亂說什麼。」維勒先生答，「要很小心，不要在無意當中被弄昏了說出什麼可以犯毀棄婚約罪的話來。匹克威克先生，只要她們一轉你的念頭，你和她們在一起就決不安全感了；你是想不出辦法害她們的，可是正當你在想的時候她們卻害了你。我自己第一次就是這樣結了婚的，先生，而沙梅就是這個陰謀的結果。」

「你沒有給我多大的鼓勵來說我所要說的話，」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還是馬上說出來吧。這個青年女子不僅是愛着你的兒子，維勒先生，而且你的兒子也愛着她。」

「唔，」維勒先生說，「這倒是對於父親的耳朵好得很的事情哪，這倒是。」

「我會經觀察過他們幾次，」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評論維勒先生最後這句話，一切我都覺得毫無疑問了。假設我願意幫助他們作爲一對夫婦，好好做點小生意或者小事情，將來有希望過點舒舒服服的生活，那你覺得怎樣呢，維勒先生？」

在開頭，維勒先生做着一些歪臉堅持他那對與他有關的任何人的婚姻問題的定理；但是因爲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爭辯並且強調瑪利並非寡婦的事實，他就逐漸比較順從了。匹克威克先生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且事實上，他是被瑪利的相貌很打動了心的，已經對她丟過幾次很不合爲父者身份的眼色。最後他說，他不是反對匹克威克先生的意思的人，他很樂於接受他的忠告；因此，匹克威克先生高興的相信了他的話，就叫沙梅回到房裏。

「沙梅，」匹克威克先生說，「你的父親和我，曾經談了些關於你的事。」

「關於你的，沙梅維爾，」維勒先生說，是保護者口氣並且是令人感動的聲調。

「我不是那樣的首目，所以我早已看出你對於文克爾太太的侍女抱着超過友誼的感情，」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聽見了嗎，沙梅維爾？」維勒先生用還像先前的那種裁判者的口吻說。

「我希望，先生，」沙梅對他主人說，「我希望那沒有什麼壞處吧——一個青年人對一個不可否認是生得好看和品行端正的青年女子注意。」

「當然沒有，」匹克威克先生說。

「一點兒都沒有，」維勒先生表示同意說，溫和的然而儼然尊長的樣子。

「我對於這種非常自然的行爲，非但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我的意思倒是要幫助和促進你這方面的願望。根據這種觀點，我和你的父親稍爲談了一下，並且發現他是同意我的意見。」——

「她並不是個寡婦呵，」維勒先生插上一句作爲解釋。

「她不是一個寡婦，」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着。「我願意使你從現在這個職務的束縛解放出來，而爲了表示我看重你的忠誠和許多優點，我要使你能够馬上和她結婚，並且能够維持你們的小家庭的獨立生活。假使我對於你的前途的幸福貢獻出我的感謝的照顧，」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聲調到這裏爲止是有點遲疑的，但是現在恢復它的常態了，「我是引爲驕傲和快樂的。」

短期間是深深的靜默，隨後，沙姆說話了，他的聲音低低的，帶點兒嘆，然而很堅決：

「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先生，就像感激你的本人一樣；但是那不行的。」

「不行，」匹克威克先生吃驚的叫。

「沙姆維爾，」維勒先生威嚴的說。

「我說不行，」沙姆用比較高的聲調重複說。「那你怎麼得了呢，先生？」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答，「我的朋友們中間最近發生的變化，會把我將來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的；而且，我年紀又大些了，需要休息和安靜。沙姆呵，我的奔波勞碌要完了。」

「我怎麼知道呢，先生？」沙姆辯駁說，「你現在是這樣想，假設你改了主意呢？那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爲你的心裏還是二十五歲的人的精神；那末沒有我你怎麼得了？那是不行的，先生，不行的。」

「很好，沙姆維爾，你的話很有道理，」維勒先生鼓勵的說。

「我是經過長久的考慮纔說的，沙姆，我一定要實行我的話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搖着頭。「新的情景已經展開在我眼

前，我的奔波勞碌是要結束了。」

「很好，」沙姆答。「那末，正因為如此，所以要有了解你的人跟着你，來幫助你和使你舒服呀。假如你需要一個更好的人，你就用他好了；但是，有工錢也好，沒工錢也好，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供膳宿也好，不供膳宿也好，你從波洛那個老旅館裏弄來的沙姆，維勒總是釘着你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由他一切人和一切事鬧個不亦樂乎，總阻止不了這一點。」

沙姆極其激動的把這段表白說完的時候，維勒先生立起身來，把時間、地點和規矩這一切考慮都置之度外，高高舉起帽子揮動着，猛烈的歡呼了三次。

「我的好朋友，」當維勒先生有點害羞自己的熱情衝動，重新坐好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也應該替那位青年女子着想呀。」

「我是替她着想的，先生，」沙姆說。「我替她着想過了。我對她說過，我告訴過她我的處境，她預備等我預備好，而我相信她是要等的。假如她不等，她就不是我以為她的那種女人，那我是樂於把她放棄的，你以前就知道我的，先生。我下了決心的話，什麼都不能改變的。」

誰能够和這種決心爭執呢？匹克威克先生是不能的。他這時候從他的卑微的朋友們的公正的愛戴所獲得的驕傲和感動，是比當代最偉大的人們的千言萬語的誓言所能在他心中喚起的還多哪。

當這場談話在匹克威克先生房裏進行的時候，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矮小的老紳士，後面跟着一個拿着一隻小旅行包的脚夫，在樓下出現了；他弄了過夜的舖位之後，問侍者有沒有一位文克爾太太歇在這旅館裏，對於這問題，侍者當然回答了肯定的。

「她現在是一個人嗎？」那矮小的老紳士問。

「我相信是吧，先生，」侍者答，「我可以去叫她的女用人來，先生，假使你——」

「不，我不要叫她，」老紳士很快說，「帶我到她的房間去，不要通報。」

「死，先生？」侍者說。

「你寧了嗎？」矮小的老紳士問。

「不寧阿，先生。」

「那末聽着，請你。你現在能好好的聽着嗎？」

「是，先生。」

「那好，帶我到文克爾太太房裏去，不要通報。」

矮小的老紳士發這命令的時候，擦了五先令在侍者手裏，對他緊緊的盯着。

「真是，先生。」侍者說，「我不知道，先生，究竟——」

「啊！你肯的吧，我知道？」矮小的老紳士說，「你還是馬上照做的好。省了時間。」

那位紳士的態度裏有種東西是如此之非常冷靜和鎮定，所以侍者把五先令放進口袋，不再說一句，領他上樓了。

「就是這間房，是嗎？」那紳士說，「你走吧。」

侍者照辦了，心裏非常的疑惑這位紳士是什麼人，和需要什麼；矮小的老紳士等他走出視線之外，就敲那房門。

「進來。」愛拉貝拉說。

「唔，無論如何是個美麗的聲音。」矮小的老紳士喃喃的說，「不過那算不了什麼。」他說了這話，就開了門走進去。正坐

着在做生活的愛拉貝拉，看見是一個陌生人，就站了起來——有點兒莫明其妙，但是一點沒有顯得尷尬。

「不必立起來呵，夫人。」那位不知誰何的人說，走進房來，隨手關了門。「是文克爾太太吧，我想？」

愛拉貝拉點頭。

「就是跟伯明罕的一個老年人的兒子結婚的，那生菲爾·文克爾太太吧？」陌生人說，帶着顯而易見的好奇看着愛拉

貝拉。

愛拉貝拉又點點頭，不安的四面看看，彷彿決不定要不要喊人來。

「我知道我使你吃驚了，夫人。」老紳士說。

「是有一點，我說實話，」愛拉貝拉答，「越來越疑惑了。」

「我要坐一坐，假使你允許我的話，夫人，」那陌生人說。

他坐了，從口袋裏掏出一隻眼鏡盒子，悠閒的拿出一副眼鏡，架在鼻子上。

「你不認識我吧，夫人，」他說，那樣緊緊的看著愛拉貝拉，她開始覺得吃驚了。

「不，先生，」她畏縮的答說。

「不呵，」那紳士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會認識我末。不過，你是知道我的名字的，夫人。」

「我知道嗎？」愛拉貝拉說，抖着，雖然她幾乎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可以請問嗎？」

「馬上告訴你，夫人，馬上，」陌生人說，眼睛還是不離開她的臉。「你是最近結婚的吧，夫人？」

「是的，」愛拉貝拉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說，放開手裏的女紅，她是很激動了，因為有一個先前發生的思想現在更有力的出現在腦子裏。

「沒有建議你的丈夫應當首先徵詢他所依靠的父親的意見吧，我想是嗎？」陌生人說。
愛拉貝拉用手絹擦眼睛。

「甚至都沒有作什麼間接的努力探聽明白老年人對於這件事他自然要覺得和他很有關係的事物的感想吧？」陌生人說。

「我不能否認，先生，」愛拉貝拉說。

「並且沒有足夠的屬於你們自己的財產來長久支持你丈夫獲取人間的福利吧，而這，你知道，假使他在父親的同意之下結婚的話是會得到的？」老紳士說。「這就是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稱為毫無利害觀念的愛情的東西——直到他們自己有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於是用的比較不雅的和很不相同的眼光來看事情了！」

愛拉貝拉眼淚滾滾而流，訴說她年紀輕，沒有經驗，要求寬恕；她說她只是爲了愛情纔做了所做的這件事；她是幾乎從嬰兒時代就被剝奪了父母的忠告和指導的。

「這是錯的，」老紳士用比較溫和的聲調說，「非常之錯。這是愚蠢的，羅曼蒂克的，不合乎實業作風的。」

「這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先生。」可憐的愛拉貝拉答，啜泣着。

「胡說，」老紳士說，「他愛了你，不是你的錯吧，我想。不過卻也是的，」老紳士說，有點詭譎的-looking 愛拉貝拉，「是你的錯。他是叫做不能自己。」

是這小小的恭維話，或者是這小小的老紳士的古怪說法，或者是他的轉變了的態度——比開始溫和得如此之多——或者是這三者合在一起，使愛拉貝拉在眼淚中間發出了一個微笑。

「你的丈夫呢？」老紳士突兀的問，收掉一個剛剛在他臉上出現的微笑。

「我想他這就要回來了，先生，」愛拉貝拉說，「今天早上我勸他去散散步。他是非常消沉和苦惱，因為沒有得到他父親的答覆。」

「苦惱嗎？」老紳士說，「活該！」

「我恐怕他是爲了我阿，」愛拉貝拉說，「並且，先生，我爲了他也是呢。我是使他陷於現在的處境的唯一的原因。」

「不要爲他去介意，我的親愛的，」老紳士說，「他是活該。我高興——真正高興，就他而言的話。」

這些話剛從老紳士的唇邊發出，就聽見上樓來的脚步声，這聲音他和愛拉貝拉似乎同在那一瞬間就聽出來了。矮小的紳士臉色發白，用勁強作鎮靜，立起身來，而文克爾先生已經走進來了。

「父親！」文克爾先生喊，吃驚的退縮着。

「嗯，先生，」矮小的老紳士答，「先生，你有什麼要對我說的？」

文克爾先生默然無語。

「你是害羞呢，先生，還是不害羞？」老紳士問。

① *Traubensalike* 不循規蹈矩，不有條有理，但亦可解爲不合實業作風，尤其因爲老文克爾是這樣一個實業家。

「不父親，」文克爾先生答，把愛拉貝拉的手臂挽住。「我不爲自己害羞，也不爲我的妻子。」

「當真的，」老紳士譏諷的喊。

「我很難過，因爲做了使你減低對我的愛護的事，父親，」文克爾先生說，「但是同時我要說，我沒有理由因爲有這位女士做妻子而害羞，你有她做女兒的話也是一樣。」

「把你的手給我，那生，」老紳士改變了聲調說。「吻我，我的愛；你無論如何是一個非常之媚人的媳婦呵！」

幾分鐘之內，文克爾先生找着匹克威克先生一同來了，他見了他的父親，兩人不時的握手握了五分鐘。

「匹克威克先生，我極其真誠的感謝你對我兒子的一切恩惠，」文克爾先生說，說得坦率直白。「我是個粗心的人，上次我看見你的時候，我是煩惱和驚慌，我現在攪明白了，我是不懂滿意而已呢。我還要再道歉嗎，匹克威克先生？」

「哪裏，」那位紳士說。「你已經做了完成我的快樂所唯一需要的事了。」

說到這裏，又來了一次持續五分鐘的握手，同時有許多恭維話，這些話除了恭維的性質之外，還有附帶的和很難得的值得一提之處——誠懇。

沙姆盡責的送父親到了貝勒·塞維奇，回來的時候在胡同裏遇到胖孩子，他是替愛米來·外德爾送信來的。

「我說呀，」異乎平常的多話起來的喬說，「瑪利是個好漂亮的女孩子呀，不是嗎？我是多歡喜她呢，我！」

維勒先生沒有作言語的答覆，祇是對胖孩子盯了一會兒，被他這種放肆弄得目瞪口呆，隨後，抓住他的領子拖他到角落裏，不傷害他的然而多禮的給了他一腿，送他走路之後，他打着燈暗走回家去了。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社終於解散，而一切事情都結束得使一切人滿意。

自從伯明罕的文克爾先生的快樂的來臨以後，整個一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維勒都是成天的不在家，祇到吃飯的時候纔回來，臉上帶着一種神祕的和重要的神情，那是他們本來完全沒有的。顯然是有什麼很重大的事情在進行着；不過究竟怎麼回事，卻有種種的猜測。有些人（丟普曼先生在內）以為匹克威克先生在計劃着結婚；但是這種想法，女士們極其堅強的排斥。另外有些人卻相信他已經有了遠行的計劃，現在正忙着作預備的佈置；但這又被沙姆堅決否認。他被瑪利整問的時候曾經明確的說過不會有新的旅行。到最後，大家的腦子被絞了長長的六天，東猜西想而毫無所得的時候，一致決定要叫匹克威克先生解釋他的行動，把他為什麼這樣疏遠了他的崇敬他的朋友們的道理說個明白。

爲了這個目的，外德爾先生請全體在亞德爾飛吃飯；酒過二巡，於是言歸正傳。

「我們都急於要知道，」那位老紳士說，「我們做了什麼得罪你的事情，使你疏遠了我們，去熱衷那種孤獨的散步。」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巧得很，我正打算就在今天來自動詳細解釋一下的，所以，假使你們再給我一杯葡萄酒，我就滿足你們的好奇。」

酒器從手到手的遞了過去，快得異乎尋常；匹克威克先生對他朋友們的臉環顧一周，帶着高興的微笑說了下去：

「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指那已經發生的結婚，和那將要發生的結婚，連帶着它們所引起的變化，使我必須冷靜的和立刻的想一想我的將來的計劃了。我決定在倫敦近郊找一個安靜的、舒適的地方退隱；我看到一所恰恰合於我的理想的房子，我把它弄了下來，並且陳設好了。一切都已經佈置妥當，並且想馬上就搬進去，我相信我可

以在那裏過幾年安靜的退隱的日子。籍我的朋友們的鼓舞，樂其天年，在他們的友愛的記念中死去。」

匹克威克先生說到這裏停頓下來，滿桌流過了一陣低聲的喃喃的議論。

「我弄的房子，」匹克威克先生說，「是在德爾維區，有一所大園子，地點是倫敦附近的最愉快的地區。它是爲了舒適和便利而加意佈置過的，也許還有點兒豪華，不過這你們自己判斷好了。沙姆在那裏陪我。由於貝科的推薦，我請了一位女管家——年齡很大的一位女管家——其他她認爲需要的傭僕我都要用。我提議在那邊舉行一個儀式——我覺得那很有趣——來紀念我這小小的退隱生活的開始。我願意，假使我的朋友外德爾不反對的話，在我住進去的那天，讓他的女兒在我的新房子裏舉行婚禮。青年人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有點激動地說，「向來是我的生活裏的主要快樂。在我自己的房子裏面看到我的最可愛的朋友們的幸福，那是使我的心溫暖的。」

匹克威克先生又停頓一下，麥米來和愛拉貝拉出聲的嗚咽。

「我已經親自去並且寫信去和社裏說過，」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告訴了他們我的意思。它在我們長久離開的期間已經發生了很嚴重的內部分裂；由於我的名字的取消，再加上這個那個其他條件，它已經解體了。匹克威克社已經不存在。」

「我決不懊悔，」匹克威克先生低聲說，我決不懊悔用了兩年時間的大部分，交接了人性的種種變異和形象。縱使我對於新奇的追求也許在許多人看來是無謂的。我以前的生活幾乎全部是用在事業和財富的追求上，其中有無數的景象是我先前所不瞭解的，現在我漸漸的領悟了——我希望那足以擴展我的心靈和改進我的理解。假使我做過的好事情太少，我相信我做過的壞事情是更少的；我所遭遇的一切對於我無非是晚年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回憶的來源。上帝保佑你們每人吧。」

說了這些，匹克威克先生用顫抖的手倒了滿滿一大杯酒；他的朋友們全體起立，由衷的對他乾杯祝賀，他的眼睛潮濕了。

塞格拉斯先生的婚禮不需要很多預備的佈置。他是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從小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個被監護人，所以那位紳士是充分熟知他的已有財產和未來的希望的。他把這兩者告訴了外德爾，外德爾非常滿意——假使他告訴他的是別的情形，他幾乎也是一樣滿意的，因爲這位老紳士是滿心的高興和仁愛——他給了麥米來一筆很可觀的陪嫁，婚

禮決定那天之後的第四天舉行。準備時間的匆促，使得三個女裁縫和一個男裁縫急得要發瘋。

第二天，老外德爾把馬車套了驛馬走了，帶他的母親上倫敦來。他用他特有的急性，把消息告訴了老太太。她立刻昏迷了。很快救醒過來之後，她就叫把那織錦緞袍子立刻收拾出來，並且開始敘述一件情形類似的事，那是關於已故的托林格洛亞夫人，她女兒的喜事，這敘述佔據了三個鐘頭，最後還沒有說完一半。

風倫德爾太太被告訴了，在倫敦做着的一切巨大的準備工作，因為她的健康情形不太好，所以消息是由風倫德爾先生告訴的，怕會使她受不住。但是並沒有使她受不住，因為她立刻就寫信到瑪格爾頓買一頂新帽子和一件黑色的緞袍，並且宣佈她決定去參觀婚禮。因此風倫德爾先生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風倫德爾太太應該是最清楚自己的情形，對於這話，風倫德爾太太回答說，她覺得她吃得消，並且她決定要去；這醫生是個聰明而又謹慎的醫生，既知道什麼對於自己有好處也知道什麼對於別人有好處，因此就說，也許風倫德爾太太悶在家裏比出去更壞，所以或許還是去的好。所以她就去了，醫生就出於小心送了半打藥來預備她路上吃。

除了這些麻煩之外，外德爾還被交待了寄兩封小小的信給兩位小小的小姐，請她們做女傭，接到信之後，兩位小姐被弄到急得要死的地步，因為沒有現成的「東西」應付這樣重要的場合，而又沒有時間弄出來——這事似乎倒沒有使兩位小姐的兩位可敬的爸爸怎麼樣，除了滿意的感覺之外，無論如何，舊的單衫整理了，新的軟帽做出了，兩位小姐打扮得可能希望有多麼好看就多麼好看了；在後來行禮的時候，她們在適當的地方哭，在應該的時候抖，博得全體旁觀者的讚美。

那兩位窮親戚也到了倫敦——究竟是走去的，或者坐在驛車的屁股後面去的，或者搭貨車去的，或者互相輪流着駝了去的，那可不清楚，不過他們是到了倫敦，並且在外德爾之前，在婚禮的早晨，最先敲匹克威克先生的門的人，就是那兩位窮親戚，兩人都帶着微笑和襯衫硬領。

但是他們受了熱烈的歡迎，因為發財或窮困對於匹克威克先生不成問題，新的僕人們是活潑而起勁，沙姆是在無比的奧高采烈的狀態，瑪利容光煥發，帶着漂亮的絲帶。

新郎即先在家裏登了兩三天，這時英俊的出發上德爾維區教堂去接新娘，由匹克威克先生、笨·愛倫、笨·索和笨·普

曼先生陪着沙姆·維勒坐在車外，鈕扣洞上擱了一朵白花，那是他的情婦的禮物，身上穿着特地爲這喜事設計出來的一套新的漂亮衣服。他們在教堂裏會到了外德爾們、文克爾們、新娘和女僕相們、和屈倫德爾們。行禮之後，幾輛馬車得的開到匹克威克先生家裏去吃早飯，到了那裏，小小的貝科先生已經在等着了。

這時候，這件事中間的比較莊嚴的部分的一切輕雲都過去了，每張臉都快活的發起光來；只聽見一片祝賀和讚美的聲音。一切是這樣的美，前面的草地，後面的花園，小型的溫室，餐室，起坐間，臥室，吸烟室，尤其是書房，裏面有圖畫和安樂椅，有奇異的密室，古怪的桌子和無數的書籍，還有一隻大大的，暢快的窗戶，面對着一片悅人的草場，俯瞰着一切美麗的風景，這裏那裏點綴着幾乎被樹木掩蔽了的小小的房屋，再就是窗簾，地毯，椅子和沙發，一切是這樣的美，這樣的緊湊，這樣的整潔，有這樣高雅的風味，每人都說實在說不出哪一樣是最可讚美。

而在這一切之中，站着匹克威克先生，臉上照射着微笑，那是任何男子、婦女、或小孩的心所不能抗拒的，他自己正是大夥兒中間最快樂的一個阿，他和同一個人一再握手，而當自己的手比較空閒的時候，就愉快的搓着，每逢人家有喜慰或好奇的表示，他就圍圍轉的上去應接，用他的快樂的神色鼓舞每一個人。

開早飯了，匹克威克先生領着老太太（她的關於托林格洛頭夫人的話說個不完）坐在長桌的頂端，外德爾坐了底端，朋友們排列兩旁，沙姆站在他的主人的椅子背後，笑和談停止了，匹克威克先生致了謝辭之後，稍停一會，四面看看，他這樣做時候，在充份的快樂中間，眼淚滾下了他的兩頰。

讓我們把我們的老朋友留在這種最真純的幸福的一個瞬間吧，這種幸福的瞬間，假使我們要追尋的話，是經常可以找到一些來鼓舞我們的無常的存在的。大地是有黑暗的陰影，可是對比起來，它的光是較爲強烈的，有些人是像蝙蝠或者貓頭鷹一樣，對於黑暗比對於光明，眼睛更好；我們呢，沒有這樣的視力，是更樂於當這世界的短促的陽光正充份照耀着他們的時候，對這些陪伴了我們許多孤寂的光陰的想像中的伴侶，作最後的告別的警視的。

禮決定那天之後的第四天舉行準備時間的匆促，使得三個女裁縫和一個男裁縫急得要發瘋。

第二天，老外德爾把馬車套了驛馬走了，帶他的母親上倫敦來，他用他特有的急性，把消息告訴了老太太，她立刻昏暈了。很快救醒過來之後，她就叫把那織錦緞袍子立刻收拾出來，並且開始敘述一件情形類似的，那是關於已故的托林格洛亞夫人的大女兒的喜事的，這敘述佔據了三個鐘頭，最後還沒有說完一半。

屈倫德爾太太被告訴了在倫敦做著的一切巨大的準備工作，因為她的健康情形不太好，所以消息是由屈倫德爾先生告訴的，怕會使她受不住，但是並沒有使她受不住，因為她立刻就寫信到瑪格爾願買一頂新帽子和一件黑色的緞袍，並且宣稱她決定去參觀婚禮。因此，屈倫德爾先生請了醫生來，醫生說屈倫德爾太太應該是最清楚自己的情形，對於這話，屈倫德爾太太回答說，她覺得她吃得消，並且她決定要去，這醫生是個聰明而又謹慎的醫生，既知道什麼對於自己有好處也知道什麼對於別人有好處，因此就說，也許屈倫德爾太太悶在家裏比出去更壞，所以或許還是去的好。所以她就去了，醫生就出於小心送了半打藥來預備她路上吃。

除了這些麻煩之外，外德爾還被交待了寄兩封小小的信給兩位小小的小姐，請她們做女僕，接到信之後，兩位小姐被弄到急得要死的地步，因為沒有現成的「東西」應付這樣重要的場合，而又沒有時間弄出來——這事似乎倒沒有使兩位小姐的兩位可敬的爸爸怎麼樣，除了滿意的感覺之外。無論如何，舊的單衫整理了，新的襖帽做出了，兩位小姐打扮得可能希望有多麼好看就多麼好看了，在後來行禮的時候，她們在適當的地方哭，在應該的時候抖擻得全體旁觀者的讚美。

那兩位窮親戚也到了倫敦——究竟是走去的，或者坐在驛車的屁股後面去的，或者搭貨車去的，或者互相輪流着駝了去的，那可不清楚，不過他們是到了倫敦，並且在外德爾之前，在婚禮的早晨，最先敲匹克威克先生的門的人，就是那兩位窮親戚，兩人都帶着微笑和襯衫硬領。

但是他們受了熱烈的歡迎，因為發財或窮困對於匹克威克先生不成問題，新的僕人們是活潑而起勁，沙姆是在無比的興高采烈的狀態，瑪利容光煥發，帶着漂亮的絲帶。

新郎預先在家裏登了兩三天，這時英俊的出發上德爾維區教堂去接新娘，由匹克威克先生、萊、愛倫、賓、萊和丟普

曼先生陪着沙姆·維勒坐在車外，鈕扣洞上擱了一朵白花，那是他的情婦的禮物，身上穿着特地爲這喜事設計出來的一套新的漂亮僕服。他們在教堂裏會到了外德爾們，文克爾們，新娘和女僕相們，和風倫德爾們。行禮之後，幾輛馬車得得的開到匹克威克先生家裏去吃早飯，到了那裏，小小的貝科先生已經在等着了。

這時候，這件事中間的比較莊嚴的部分的一切輕雲都過去了，每張臉都快活的發起光來；只聽見一片祝賀和讚美的聲音。一切是這樣的美前面的草地，後面的花園，小型的溫室，餐室，起坐間，臥室，吸煙室，尤其是書房，裏面有圖畫和安樂椅，有奇異的密室，古怪的桌子，和無數的書籍，還有一隻大大的，暢快的窗戶，面對着一片悅人的草場，俯瞰着一切美麗的風景，這裏那裏點綴着幾乎被樹木掩蔽了的小小的房屋，再就是窗帘，地毯，椅子，和沙發，一切是這樣的美，這樣的緊湊，這樣的整潔，有這樣高雅的風味，每人都說實在說不出哪一樣是最可讚美。

而在這一切之中，站着匹克威克先生，臉上照射着微笑；那是任何男子，婦女，或小孩的心所不能抗拒的；他自己正是大夥兒中間最快樂的一個呵！他和同一個人一再握手，而當自己的手比較空閒的時候，就愉快的搓着；每逢人家有喜慰或好奇的表示，他就團團轉的上去應接，用他的快樂的神色鼓舞每一個人。

開早飯了。匹克威克先生領着老太太（她的關於托林格洛亞夫人的話說個不完）坐在長桌的頂端，外德爾坐了底端；朋友們排列兩旁；沙姆站在他的主人的椅子背後笑和談停止了；匹克威克先生致了謝辭之後，稍停一會，四面看看他這樣做的時候，在充份的快樂中間，眼淚滾下了他的兩頰。

讓我們把我們的老朋友留在這種最單純的幸福的一個瞬間吧，這種幸福的瞬間，假使我們要追尋的話，是經常可以找到一些來鼓舞我們的無常的存在。的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陰影，可是對比起來，它的光是較爲強烈的，有些人是像蝙蝠或者貓頭鷹一樣，對於黑暗比對於光明，眼睛更好；我們呢，沒有這樣的視力，是更樂於當這世界的短促的陽光正充份照耀着他們的時候，對這些陪伴了我們許多孤寂的光陰的想像中的伴侶，作最後的告別的瞥視的。

那是大多數人們的命運，置身於廣大的世界，甚至達到生活的高峯，交到許多真正的朋友而又在自然的過程中喪失他們，那是一切著作家或編年史家的命運，創造想像中的朋友而又在藝術的過程中喪失他們，而這還不是他們的不幸的最大限度，他們還被要求把那些朋友作一番敘述。

爲了適應這一習慣——無疑是一個壞習慣——我們添幾句傳記文字，說一說在匹克威克先生家裏聚集着的這幾位吧。

文克蘭先生和太太，被那老紳士所充分寵愛，所以不久就搬進了一座新造的房子，離匹克威克先生家不到半哩。文克蘭先生擔任了他的父親在倫敦的經紀人或聯絡員的職務，把他穿慣的服裝改成了普通的英國人的裝束，從此以後在一切外貌上完全顯出一個文明的基督徒的樣子。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太太在丁格來谷住了家，在那裏買了一小片農場經營，與其說爲了賺錢，不如說爲了事業。偶然要出神和憂鬱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是直到如今在朋友和熟人中間享着大詩人的名氣的，雖然我們不能發現他曾經寫過任何的詩，增強這種信仰。有許多有名的人物，文學的，哲學的，或其他，也是根據類似的條件而享盛名的。

丟普曼先生呢，他的朋友們結了婚而匹克威克先生定居之後，就在契門德住下，並且以後一直住在那裏。夏季他常常在台來斯上面散步，帶着青年人似的和愛修飾的神氣，這使他獲得無數住在附近的單身的老太太們的讚美。他決沒有再求過婚。

賓·索要先生先上了報紙，就上了孟加拉·笨加明·愛倫先生是同他一道，兩位都就了東印度公司的外科的職位。他們各人生了十四次黃熱病，於是決定試一試戒酒；從那時期以後，他們都攪得不壞。

巴德爾太太的房子租過許多易於親近的單身紳士，獲利甚多，但是決沒有再打過毀棄婚約的官司。她的代理人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繼續執行業務，從中獲得很大的進項，並且被一致認爲是脚色中間的脚色。

沙姆·維勒保守着他說的話，維持着不結婚，兩年之久。年老的女管家在這期間的末尾死了，匹克威克先生把瑪利升了這個位置，條件是要她立刻和沙姆結婚，她呢，一句不說的接受了。後花園的門口常常可以看見兩個胖胖的小孩子，從這事看來，有理由假定沙姆是成了家。

老維勒先生開了十二個月的馬車，但是發了風濕病，被迫退休，然而那皮夾裏的東西被匹克威克先生投查運用得很好，所以他退休下來還有很可觀的收入，他就靠這經常在射著坡附近的一家很好的酒店裏生活着，他在那裏被當作聖賢般的敬仰着；大吹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如何的親近，並且堅持着那決不可屈服的對寡婦的反感。

匹克威克先生自己呢，繼續住在他的新居，用空閒的時間整理備忘錄，那就是後來交給那一度馳名的會社的祕書的；或者，他就叫沙姆·維勒唸書，帶着那些他自己腦子裏忽然想到然而匹克威克先生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史拿格拉斯先生，文克爾先生和屈倫德爾先生，無數次的請他做他們的子女的教父，這在開頭的時候很使他覺得麻煩，但是現在他已經習慣，視為當然的加以履行。他對於金格爾先生的仁厚，並沒有使他後悔，因為那人和假·屈拉倫後來都成了社會上的有價值的人員，雖然他們老是堅決反對回到他們從前當到的地方和從前過慣的生活。匹克威克先生現在是有一點不健旺了；但是他保持以前全部的少壯的精神，並且還常常可以看見他到德爾維圖畫廊去看畫，或者晴天的時候在風景怡人的附近地方散步。附近的一切窮人都知道他，每逢他走過，他們決不會不懷着很大的敬意向他脫帽；孩子們把他當偶像一樣崇拜；而且整個鄰近的人們全是這樣對他。他每年到德爾維圖先生家去作一次大規模的家庭歡聚；在這場合，正如在其他一切場合，他總是由忠實的沙姆侍從着；在沙姆和他的主人之間，存在着的一種堅強的互相的依戀，那除了死亡沒有任何東西能够使它終結。

譯後記

迭更司 (1812-1870) 的作品很多，我們已經翻譯過來的卻很少。除了最早有林琴南譯的賊史 (Oliver Twist) 塊肉餘生述 (David Copperfield) 雙城記等，此外簡直直到近年才看見一兩個短篇，和聽說在桂林戰時出版過塊肉餘生述。林譯雖曾風行一時，現在早已絕跡。於是迭更司在我們中國就幾乎成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空虛的符號。雖然常被文字上或口頭上提到，也不過是提到罷了。爲什麼這位巨人獨在中國得到如此的遭遇呢？想必有極多樣的原因吧。我不知道，也無心探究。我只知道不久就會有幾部巨大的迭更司作品絡繹和讀者相見，重新尋求它們的遭遇。將來結果如何，無疑是上述問題的一個實際的解答。

迭更司出身於薪水生活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曾經因爲負債被囚於債務人監獄。他很小就被送到什麼一個鞋油廠當學徒，很受過一些磨折。後來家庭稍稍好轉，有機會讀了兩三年初級學校，就去當書記，當新聞訪員，自謀生活。二十幾歲的時候開始發表一些短篇小說，用鮑茲的筆名，而那些小說幾乎連發表費都撈不着的。他的震動文壇的第一部傑作是匹克威克外傳，也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寫的，但即使這部不朽傑作，最初幾章還祇是作爲一位有名的諷刺畫家西摩的連環圖畫的附屬品罷了。(他在這書的自序裏說得很明白的。)然而他的天才到底是不可埋沒的。匹克威克外傳獲得了出版史上空前的成功。隨後，一部又一部的巨大傑作像大衛·考普菲爾、雙城記、奧列佛爾、荒涼之屋、艱難時代等等，使他成爲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的泰斗，並且終於成爲世界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之一了。

評論迭更司，我自慚學力淺陋，加之，假使不妨說的話，我要訴苦對日戰爭使我僅有的一點書籍被弄得精光，再加這一

來因爲種種原因，我的腦力已經壞到可悲的程度。但是，既已追隨着幾位翻譯老手學習着分譯了一點，說一說粗淺的感想似乎也是必要的吧。

第一，小資產者的迭更司始終沒有背叛他的階級，無論向哪一方面，有的時候顯然傾側到頗遠的地步，而他總是及時的打住。很難說是什麼些因素使他永遠停留在這個圈子裏面，不過我相信當時英國社會的向上發展，必然是一個重要原因；甚至他個人生活的改善或許也是原因之一。試想，你所暴露和抨擊的對象接受了你，你是不接受他嗎？例如匹佛，嘲諷當時的司法制度，然而當作者寫再版序言的時候就有了何等等的安慰呢？訴訟法改善些了，法庭改善些了，監獄改善些了。在他的時代，社會是在進步之中。大編輯們逐漸比卜特之類像樣些了，政治運動比「藍黨」或「淺黃黨」像樣些了，即使進步少吧，究竟是在進步。時代和社會註定迭更司跳不出人道主義、改良主義和溫情主義了。人道主義溫情主義的迭更司，所以終於使可笑可憐的匹克威克先生變成了可親可喜的忠厚長者，使大衛的心裏沒有仇恨，使奧列佛的靈魂裏充滿了聖潔……使每一部作品都裝滿了道德和宗教（固然都不是枯燥的說教），使毒辣的諷刺轉成和善的幽默，以至於，在生在不幸的苦難時代的我們看來，表現出思想的貧弱和藝術完整性的不足了。

第二，但我同時願意提起讀者的注意，偉大的迭更司並不是任何三言兩語可以說盡的一個藝術家。我們有人——反映某種風氣——很歡喜一眼把別人看扁，相信他們假使生在當時的英國，毫無疑問是在迭更司抨擊者的健將之列——那時這樣的人確實是不少的，可惜歷史證明了他們的失敗。我相信那種武斷的批評絕不是出乎無原則的惡意，而是出乎無原則的偏見。所缺乏的原則是什麼呢？就是從廣泛的現實的觀點來看作品，也就是：不懂論思想意識，不懂論現實反映，不懂論性格描寫，不懂論風格，不懂論語言，不懂論結構或技巧，卻要整個的把它放在人生的匏盒一切原素的洪流裏估一估它的比重。

迭更司曾經被人罵得一錢不值，有人說他的人物是缺乏完整性格的，這是的確；有人說他的故事是勉強湊合的巧遇，這也不錯；有人說他的人生道主義是平庸的，有人說他的風格是拖沓的，語言不簡練，結構散漫，這些也都是事實。可是，一切的抨擊者就都沒有想到或者故意抹殺了一點：迭更司的作品是真正的偉大藝術。這話怎麼講呢？難道說，所謂藝術可以離開思想背景、人物、故事結構、遣辭造句等等而論嗎？不是。難道說，所謂藝術真有那布爾喬美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不可名狀的神祕

嗎？我知道，稍稍瞭解我的觀念的讀者豈不至替我作肯定的回答的。恰恰相反，正因為藝術是依靠上述種種因素而存在，所以我爲迭更司作百年後生小子的無謂的多餘的嘆息了。但是，迭更司的藝術的偉大，卻無法否認呵。因爲照我看來，裝滿了再精深不過的思想或者磨練了再流暢不過的語言或者安排了再自然不過的結構，也都不能够就此算做藝術的藝術，必須是藉那種種因素而構成一種境界，使你一旦進入就有流連忘返之勢。不記得是外國哪個批評家說過藝術是建立在欣賞者的默契之上的。且不管說這話的人是誰，是怎樣的人，這句話總是確確實實的真理。無論看戲看畫看書聽音樂，沒有相當的所謂默契，那真是不堪設想的。而如何達到或形成默契，以及這默契又是如何千差萬別，那固然要看欣賞者的修養和社會風尚等等的條件，而我以爲藝術品自身能否構成一個引人入勝的境界卻是尤其重要的。迭更司的成功和偉大或許正在於此，他善於使他和他的結成默契。儘管我們能够利用時代的賜予來向他誇耀更高深的思想，卻不能不驚嘆他反映的廣闊和概括的精微；儘管我們看不慣典型的諛畫化，卻不得不同時就被他的形象的生動所吸引；儘管我們喜愛現代文學的簡練的語言，卻不會不發現他那充滿全部作品的淺顯樸素而又巧妙靈活的修辭能給予我們多麼重大的教益。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他獲得幾乎僅次於莎士比亞的廣大的讀者的爲什麼守舊的批評家如英國的蔡司特頓和法國的莫洛亞那樣對他推崇備至，而同時，馬克思對他熱烈稱道，高爾基奉他爲啓發他走向爲人生的戰國文藝的前輩，以至蘇聯批評界每逢迭更司的紀念節都不厭倦寫文章加以評論，和蘇聯工農羣衆把他作爲少數被熱愛的外國作家之一，並且是決不能被當作祇是普通的對待一位成功的作家而已的。不過，像蔡司特頓那樣，把迭更司視爲神聖，把他的缺陷比做日月星辰的缺陷，或許可以說是不免失於偏愛的吧。

第三，迭更司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約摸可以比做法國的巴爾扎克和俄國的果戈理。尤其後者。這三位都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人，十九世紀寫實主義文學的蓬勃和輝煌，不僅和他們的名字分不開，而且實在由於他們所造成。而迭更司對於英國近代文學的影響，比果戈理之於俄國文學，或許更大。果戈理之前有普式金，迭更司之前也早已有過斯威夫特，狄福，哥爾德史密斯，史各脫等人，他們的成就都是很大的，但是真正使小說反映英國現實社會的，卻是迭更司。真正使小說在英國文學領域佔據主角地位的，也是迭更司，他繼往開來，他的諷刺、幽默、溫情和睿智，無限的深深影響了他的後輩，直到現在。英國文學的

特色，有許多簡直是迭更司所賦予。所以從文學史看，迭更司無疑是近代英國寫實主義文學的大宗師。蘇聯一輩批評家就迭更司的現實反映之密切立論，也稱他爲寫實主義者。但是迭更司的寫實主義不僅和弗洛伊德或左拉不同，和巴爾扎克也不能一致的。所以例如莫洛亞竟稱他爲理想主義者。高爾基在論及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時候，說迭更司正像果戈理一樣，不能被確定的稱爲寫實主義作家，而且高爾基從他們身上看出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端倪，這點，我相信對於高氏的文藝體系——包括創作和理論——是很重要的。他除了用自己的作品表現之外，並且在許多地方強調的申述對於「庸俗卑瑣的寫實主義」之厭惡，而頌揚那基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浪漫主義。自然，「基於現實」是不容忽略的，否則那將與一切沒落的統治者的夢囈合流。但是庸俗卑瑣的寫實主義實際是現實的閹割，的屈辱。正如高氏所說，當革命的智識份子已經大批投入戰鬪而英勇無比的忍受着迫害、流放、和屠殺的時候，庸劣的寫實作家還只能表現他們的動搖、虛無和軟弱。當然這不是說現實的卑微醜惡的一面就描寫不得，但是，歸根結蒂，文藝的任務何在呢？假使不但不能走在時代的尖端，倒反永遠落在現實的後面撿拾一些垃圾，那又何貴乎文藝？我是因此對於我們的作家們跳出軟弱和卑瑣的任何努力不勝嚮往的。但是回到迭更司。他的思想和理想是另外的問題，他的人生觀和「文藝觀」對於我們有大可獲益之處。衆所周知，果戈理寫不朽的死魂靈的時候沒有能够克服現實和理想的矛盾，終於焚毀了第二部原稿，悲哀的自承失敗。但死魂靈所沒有做到的，卻在匹克威克外傳實現了——且不管這實現完美到何等程度。我們沒有理由說果氏受到迭更司的影響，但是這兩位異國同時的巨人的企圖的一致，實在是饒有興味的。但是或許果戈理的失敗正如塞翁失馬而迭更司的成功恰恰是塞翁得馬吧。換句話說，或許死魂靈由於缺了下半部而分外增光，匹克威克外傳由於下半部而不覺減色吧。然而果氏所收穫於「執着現實」者，迭更司是可以而且應該補償於「熱愛人生」的。

迭更司在匹克威克外傳的結尾處說：

「……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陰影，可是對比起來，它的光是較爲強烈的。有些人是像蝙蝠或者貓頭鷹一樣，對於黑暗比對於光明，眼睛更好；我們呢，沒有這樣的視力，是更樂於當這世界的短促的陽光正充份照耀着他們的時候，對這些陪伴了我們許多孤寂的光陰的想像中的伴侶作最後的告別的瞥視的。」

這就是他對於人生和對於文藝的看法。他即使在晚年的不愉快的生活裏，仍然堅持着和貫徹着的。有許多瑣事證明他如何遷就讀者的願望而改動他的人物的命運和性格，那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流於庸俗，但是我寧願說他善良，因為在他文藝不僅是暴露，而更多是激勵，不僅是表現，而更多是創造，不僅是現實，而更多是理想，不僅是憎，而更多是愛。讀迭司而用蝙蝠或貓頭鷹的眼光，那大致是一無所得的。

廉價的安慰是一種麻醉，然而面對着淚泉血海的現實而安於平庸卑瑣，是何等不光榮的懦怯呵！

「匹克威克」傳最初發表的年代是一八三六，形式是所謂「先令月刊」，每月出一分冊，附有插圖，而且開頭是以插圖為主。分冊出版的時候封面上寫着「匹克威克社遺留的文件，中有關於社員的遊歷、奇遇、旅行、冒險、遊戲事項的忠實記錄。」茲編輯，附有四驛的插圖四幅。但是不久西摩自殺了，插圖者換了布斯，而匹傳也就改成以文字為主的東西。布斯據說是一位高超的畫家，可是沒有刻銅版的技巧，而那時沒有現代製版術，必須用手刻，而且大多要畫家自己動手。所以布斯不久就被布朗所代替，他在他的插圖上用菲茲的筆名，爲了和迭司的筆名鮑茲相呼應。這些插圖我們現在都翻印了出來。對於版畫有興趣的讀者大概是可以獲得相當滿意的。

譯文所根據的是一八六八年（迭氏逝世前兩年）出版的 Cambridge Riverside Edition 的迭氏作品集。這和那實到兩三萬美金一套的匹傳珍本——分冊的合訂本——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不過插圖的精美卻決非目下流行的版本所可比擬。而在文字上，其實各種版本都完全一樣，祇是編排略有不同。例如我所根據的這版本，把全文分做四卷：第一卷自第一章至第十四章；第二卷，第十五章至第二十八章；第三卷，第二十九章至第四十二章；第四卷，第四十三章至第五十九章。看來不過是把全文作大致相近的四等分，沒有什麼重要意義，所以譯文改作上下兩冊，第二十八章以上為上冊，第二十九章以下為下冊，取消了分卷的辦法。迭氏在「序」裏說：那分冊刊行的版本上已經有過一個序，但是似乎那篇文章並沒有被作者自己或是別人所重視，因此就沒有好好的流傳下來，而那被收藏家珍視的分冊合訂本據說現在全世界只有十四套，我們當然不容易看到。但是現在這篇序，我覺得已經好得儘够，它用有力的言辭說出一篇序所要說的，而且恰到好處。所以我希望讀者們仔細一讀，打破迭氏的幽默「定律」，序雖然不斷被寫，卻難得被讀——纔好。

迭氏的風格不是簡鍊的，文字亦然。翻譯的時候，幾次猶疑要不要加以修整，但結果仍然決定任其渾渾——或許譯文拖沓得過了份也未可知。這要諸好心的讀者指教了。我祇是盡可能保持原來的語氣，這往往是一個字或者一個的字都有關係的。全文原是敘述體，不過中間的許多插話尤其是講故事的腔調，因此我相信讀者不難發現每逢插話的譯文總是比較流利的。遇到那些長得可怕的句子，我總盡力保持原樣，不隨便割斷，因為我覺得把外國文的結構在合理範圍內介紹給中國人參考也是翻譯的任務之一。至於有幾處例如「言歸正傳」、「且聽下面分解」之類，那完全是偶合，並不是譯者自作聰明，好在對於百年前的作品是還適合的。

迭氏的文字雖不簡鍊，然而靈活之極，也豐富之極。就文字技巧而言，匹敵之我所讀過的迭氏其他著作尤其巧妙而變化多端。幾乎每一頁都有許多實例，不勝枚舉，諸讀者細加尋味。英文的字彙比中文——尤其我所能駕馭的中文——豐富得無法計算，這是翻譯的一個先天的困難，再加新文學的傳統裏，文字技巧這一門可以說是貧弱，我既然沒有承繼到多少，自然顯得出的手段更少了。我祇是盡力做，當然不免出許多毛病，卻也學了許多乖。

必須申明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小維勒等人的言語的翻譯作品裏人物的語言切合人物的身份，在外國作品是早已不算什麼的。這也是近代文學的特色之一，雖然現在有人懷疑把這特色無條件保留的價值如何。而在迭更司的時代，語言和人物的完全吻合，似乎還只是開始，還沒有完成。至少迭氏的作品不能說達到完成。以匹傳而言，匹克威克先生有他的冗長，文縷縷，紳士派的語言特色，而旁人卻不見得。表面看是都有金格爾的破句，貝科的「我的好先生」等等。但這些都只能算表面的徵象，所謂「性格」卻是難說的。大小維勒呢？大維勒是一個寫得極其成功的典型，因而他的語言也表現出更特徵的情調，除了沙彌一貫的歡喜作「就像誰誰說的」徵引之外，他們（和別的一些下層社會的人）的語言的最大特色是有規律的拼音錯誤和文法錯誤。至於措辭方面，除了若干「黑話」，都是並無特色的。翻譯的時候最感覺躊躇的就是這個問題。拼音的錯誤固然不能轉達，文法的錯誤也沒有方法照辦，因為要變成可笑的「不通」。在我們中國，受過教育的人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言語的分別，主要是用詞字限不同和語言的結構不同。但要把握這不同具體表現在例如匹克威克和沙彌身上，我慚愧沒有這個能力，並且懷疑那樣是否太偏於「創作」而不是「翻譯」。記得有人試過用山東土話譯蘇格蘭方言的辦法，

我倒覺得在原則上不失為好辦法之一。可惜是我坦白說，我不精通任何一種方言——包括自己家鄉話在內——而說他「不南不北的『普通話』」那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好照平常的譯儘量弄得「通俗」一點而已，這是一件憾事。

還有些下層階級的粗話原不妨用「媽的八字」之類來譯，很能傳神，但我一概避免，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這樣的國粹沒有再流傳的必要，也不是因為我自己已在言語裏也會漏出這種字眼來的反證，不過覺得安在迭更司的筆下不太適合吧了。

書中疑難之處甚多，屢承錢鍾書先生指教，深為感激。我總算是儘可能的認真做了的，雖然不敢保證沒有出於偶然的疏忽或自以為是的曲解而生的錯誤，敬請高明的讀者不吝賜教，還有少數無法索解的地方，大多已經註明，含糊帶過的雖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的確是很少很少。譯匹傅這樣的書實在是在吃力不討好的。我先譯了迭氏的另一部作品，竟又發狠要譯匹傅，原有點傻，那是一九四四年，盤居敵僑統治下的上海，環境固然不佳，個人亦復苦惱。不過該死的已經決然要死，方生的正在初昇，所以生活的勇氣還好的。譯完那部之後於是決定譯匹傅。進行到大約四分之一，像文化界的許多人一樣，我也被日本人找了麻煩。從「憲兵隊」出來之後，翻譯工作停頓了好久。後來在顛沛不安的生活環境裏勉強又譯了四分之一，不久也就來了所謂勝利。勝利之後，我又正如許多別人一樣，亂忙了好一陣，不但把自己的什麼翻譯拋在一邊，更重要十倍百倍的事也被我耽誤了。我並不後悔什麼，使我悲苦的是突然爆發的「病」。我瀕於毀滅。

但是，扯到這些，我真是不知所云了！假使人家可以在封面裏用一頁的地位紀念一個什麼愛人或者朋友等類，我是不是可以用這幾行的地位寫下我有生以來最大最嚴重最可怕的心理和生理的危機——一年多了，它還沒有渡過，而且是否終於能够渡過，我都沒有信心了！不，我不。我應該學得聰明一點，聰明的人說得很少，而最聰明的是永遠不說。縱使我懷疑談或病菌把我整個吞沒的時候，留下那一份聰明是為的什麼。

這一年多來，餘下的四分之一譯完了。這期間，功夫儘有，卻不是什麼都有，而所沒有的或者竟是更重要的。並且，我漸漸覺得自己不是迭更司的合宜的譯者。我的性格越來越笨重，祇是已經開了頭，應該做到底。於是我做了，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世上的一切祈禱原都未必有效，但是，讓我對着這滾滾血海的現實祈禱我靈魂的安寧和堅定，無論我活得下去活不下去。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於滬，改定譯稿後記。

駱駝書店刊行

安徒生童話選集(全六冊)	煙草路	相持	雙城記	奧列佛	匹克威克外傳(上下二冊)	大衛·科波菲爾(上下二冊)	城與年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二冊)	戰爭與和平(全四冊)	高老頭	亞爾培·薩伐龍	貝多芬傳	約翰·克利斯朵夫(全四冊)
安德生著 陸敦容譯	加德維爾著 董秋斯譯	史坦倍克著 董秋斯譯	送更司著 羅毅南譯	送更司著 蔣天佐譯	送更司著 蔣天佐譯	送更司著 董秋斯譯	費定著 曹靖華譯	尼克拉索夫著 高奧譯	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譯 <small>地合譯</small>	巴爾扎克著 傅雷譯	羅曼羅蘭著 沈起子譯	羅曼羅蘭著 傅雷譯	羅曼羅蘭著 傅雷譯



匹克威克外傳

著者 迭司
 譯者 蔣天佐
 出版者 滄海書局
 定價 下冊二十二元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初版
 有版權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下

87

3 5 3 0 11

3

X